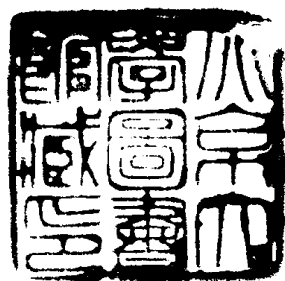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2003/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六六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三經見聖編輯存二卷

〔明〕譚貞默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民國二十六年嘉興譚氏綠絲欄鈔行篋叢書本

一

四書經學考十卷補遺一卷續考六卷

〔明〕徐邦佐 陳鵬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一一

四書讀六卷

〔明〕陳際泰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仁和黃氏刻文藻四種本

二二六

四書則不分卷

〔明〕桑拱陽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松風書院刻本

二九三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二十六卷(一)

〔明〕徐養元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留耕堂刻本

五八五

三經見聖編輯存二卷

〔明〕譚貞默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民國二十六年嘉興譚

氏綠絲欄鈔行篋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三經見聖

編一百八十卷》提要

遠本九世祖梁公諱貞默即贈太僕寺卿昌言公長子字坤庵少曾中
副車以昭天礪甲子登順天鄉試賢書崇禎元年戊辰成進士授工
部主事督理軍器尋差以勞瘁致疾乞歸仍留覽於書每訪不誤
家僮十五年杜門益著書暇亡後即瞿忠宣公之聘洪文襄公之薦年
七十餘卒嘉郡稱文學宗二省日明季太僕日彝外推公為主盟云氏
國初軍里人建高士祠於南御之濱祀歷代遺老公亦與祀

三經見聖編輯存卷上

嘉興譚貞默梁生著

高孫新嘉志賢甫錄

見清平湖陸清獻公 附其四書講義因勉錄

孝哉閔子騫章

譚梁生曰大金胡雲峯謂閔子後

母蘆花事出自韓詩外傳今考韓詩外傳實未載

此事而闕里志孔庭記諸書備載之

南容三復白圭章

譚梁生曰南容三復白圭正不

廢免刑戮之原本也南容嘗從孔子同適周問禮

於老子及老子送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

見聖編輯存上

嘉興譚新嘉志

好讖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

惡者也南容實與聞之時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

見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誠能

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孔子謂弟

子曰小子識之此亦南容所聞三復白圭有由來

也宋史云吳祥妻謝氏其子名賀賀與賓客言及

人之短夫人屏間竊聞之怒笞賀一百或解夫人

曰臧否士之常忍笞之若是夫人曰愛其女者必

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

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涕泣不食賀由是悔

懼謹然

顏淵死章

譚梁生曰顏路名字互異據家語名繇

音由字季路則名字竟與子路同矣史記名無繇

字路索隱注繇音遙與繇繇之繇同音是也

又曰王肅云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歲而卒

是時孔子年六十一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魚伯魚

卒時年五十是時孔子年六十九計其年當在顏

見聖編輯存上

嘉興譚新嘉志

後今魯論顏淵請車時孔子已言鯉死非魯論誤

則家語誤矣魯論或設事之詞然按孔子年譜諸

書孔子六十三歲在陳蔡顏淵尚從也孔子六十

四歲反魯六十九歲孔子之孫子思生子伯魚卒

後數月顏淵亦卒顏路請車此其時也蓋顏淵少

孔子三十七歲耳不然子在而豫設此不祥語豈

人情哉顏淵先子路死四年先孔子歿五年

陸龍其按朱子論語序

門人欲厚葬之章 附譚梁生曰先儒謂顏子之死

家貧而厚葬以不稱其有無為不循理若然則其失亦未大夫子何責之痛也且家自葬則宜貧薄曰門人厚葬之則不關顏路矣與家貧何與故知夫子意不在貧也即富而有財豈遂當厚葬哉當日賻贈禮必不乏人無論衣衾棺槨之不美而慮有十分越禮之舉動夫子不欲厚葬之意為其僭非為其貧猶不欲門人為目之意也

閔子侍側章 譚梁生曰三子或和中有諍或直中有和而子路則純任剛健四子皆剛毅任道之器

見聖賢存上

三

見聖賢存上

門人不敬子路節 譚梁生曰子路德性有餘問學不足致廣大而未盡精微極高明而未能道中庸者也

非吾徒也節 譚梁生曰時哀公患三桓之侈三桓亦患公之妄君臣多間國蒙幾作矣夫子導哀公以自律非待康子以不二俾冉有宣力調護於其間匡救冉有固以匡救康子迨夫子沒康子卒哀公不旋踵而孫邾矣

是故惡夫佞者節 譚梁生曰夫子嘗惡子路以詐

此復惡以佞何詐佞偏在于路不在他人也信人諱詐直人諱佞唯子路不詐故夫子偏以詐惡之子路不佞故夫子偏以佞惡之觸其大忌激其深悔而其意自阻彼世之詐人佞人面不赭背不汗即惡之何益夫子猶循善誘亦何肯覲面稱惡以成扞格不入之勢哉夫子終不聞罵他弟子而獨往往高聲大罵子路如野哉由由之惡不一而足子路聞罵則改所謂聞過則喜也

點爾何如節 譚梁生曰子問亦時點猶撫瑟而未

見聖賢存上

見聖賢存上

鼓也藉一堂之中三子言志點鼓瑟以間之其為僥言非禮孰甚焉則知曾點鼓瑟蓋亦辭畢而點始鼓也點爾何如蓋點瑟終而夫子始問也

均見

請問其目節 譚梁生曰不敏請事則是足發不情

見進不見止之象是以其心三月不違仁也曾子

一言則曰唯顏子九言則云然

君子敬而無失節 譚梁生曰說理亦靡靡可聽若

周公誅管蔡云何

又曰司馬牛憂懼之意多敬恭之意少敬恭憂懼
似之而非子夏之言正言君子蓋敬恭者無惡於
志不愧不作之君子也

又曰處牛之勢唯有去而已子夏之言非寬其憂
也策其憂也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計當持身避難
東禮異國是無兄弟而有兄弟也詰曰患之將至
思而弗憂則子夏導牛意也牛不能從至鬼之叛
宋欲滅桓氏而始出奔不違擇國而處其亦晚矣
子張問明章 譚梁生謂假女揭芭苴醉飽燕樂之

見聖編卷上

五

利以行其指諧安得不行指據名奪位嫁禍陰賊
之害以行其指諧安得不行蓋兩者從己利害起
見非從人利害起見人之利害可視為隔膜己之
利害必急於燃眉此語其按此論甚好但以

此語其按此論甚好但以

何以文為節 譚梁生曰質勝文則野勝文且不可

況去文乎子成不特文勝質而直欲去文存質是
不特為野人之說而直為異端非禮非樂之說也
盡徹乎節 譚梁生以朱子合作均分之說為誤謂
古今公私情事不甚相遠所謂一夫受田百畝受

而耕非受而食也所食者百畝之餘故僅足八口
也猶今之佃戶此說大可駭異

百姓足節 譚梁生曰大夫陪目之足百姓所以不
足在官則不在民也百姓之不足君用所以不足
在私則不在公也

君君且且章 譚梁生謂自晏嬰沮尼谿之封孔子
接漸而行反於魯時年四十二是歲昭公薨定公
立孔子自此用魯後去魯周流列國不復更入齊
境矣是知景公問政在昭公之世也是時弑莊公

見聖編卷上

五

者崔杼也滅崔氏者慶封也圍逐慶氏者樂高陳
鮑也孔子之對不專在去陳氏追陳乞子恆弑簡
公去孔子對景公問時且三十年所矣

是聞也節 譚梁生曰是聞也非達也如謂問行與

干祿是截然兩義也問行則是干祿則非也達者
不求人之有譽獨求己之無咎聞者反是

樊遲退節 譚梁生曰見字一經電切視也一形句
切顯也露也俗作現現字義屬物見屬人同韻相
見之見本如字諸集註每一處兩音如儀封人前

後音現中音見此章見子夏音建見於夫子音見
以上十一條
均見類訓

誦詩三百章

譚梁生曰此夫子自衛反魯則詩時

語也所以深誘人學詩也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
去其重取其可施禮義者凡三百五篇處當時後
世學者之見少而不潛心於誦學也故云然蓋謂
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故可以興觀羣怨事父事君
達政專對所必由也誦之有用則此三百篇足矣
誦之而無益雖多亦安用哉深明三百篇正達政

見聖編卷上

七

見聖編卷上

專對所必需勿求多於三百篇之外勿徒誦於三

百篇之中多者指未刪之三千篇而言也

一言而喪邦兩節

譚梁生曰此夫子用魯為司寇

攝相時承定公之問而從容論道責難陳善開邪
之語也

父為子隱節

譚引吳志徐衆云蒼桎洗一作聖妻

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與直躬
一例

居處恭章

譚梁生曰鄉黨所記多恭敬忠之事

又曰春秋時夷狄中國尚間錯而處如戎狄之鄰
周雖徐之鄰魯萊牟之鄰齊以至秦楚吳越皆夷
狄也有禮義有天王則謂之中國無禮義無天王
則謂之夷狄凡出疆越境未有不往來於中國夷
狄之間者若夫子之周流轍環有今日中國明日
夷狄者矣故曰夷狄之有君子欲居九夷皆實語
實事也雖之夷狄不可棄亦然

行己有耻節

譚梁生謂說者見由賜一輩問答之

言知夫子救其失而不知夫子長其善

見聖編卷上

見聖編卷上

敢問其次節

譚梁生謂宗謂大宗小宗族謂九族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譚梁生曰與者可與共學可

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之與也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譚梁生曰世豈無一種易

事易說模稜無主之人亦豈無一種難事難說嬌

尚不情之人其利害天下國家也小唯此君子小

人其利害天下國家也大故夫子相提而切論之

也以上九條
均見子路

三經見聖編輯存卷下

嘉興譚貞默梁生著 喬樸新嘉志賢甫輯

見清平湖陸清獻公疏其四書講義續困勉錄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譚梁生曰此章孔子自序

一生年譜節節可按年歲復歷明其言去夢莫不

遠蓋作春秋後語也嬉戲陳俎豆即是志學不待

十五十五以往問禮問官即是博學無方之學三

十以往從昭公出亡留齊七年不仕齊魯此立之

大節四十以往儒道修明不惑於老楊墨墨見行

可仕不惑於季平陽貨此不惑之大節五十以往

當學易之年攝相用魯魯國大治女樂去魯席不

暇煖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畢聚十年之間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此知天命之大節六十以往自

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詩三百篇皆絃歌

之以合韶武雅頌之音此耳順之大節七十以往

九月而成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比從心不踰矩之

大節

由誨女知之乎章 譚梁生曰子路聞斯行之好勇

而果夫子患其有不明而行之事此言只是告以

不知闕如勿欺而犯之義以上為政二條

定公問君使臣章 譚梁生曰孔子對定公問在司

寇攝相用魯之日當昭公平子君不君臣不臣之

後告君以昭公為鑒臣以平子為鑒以上八條

唯仁者能好人章 譚梁生曰唯仁者對強仁小仁

而言非對不仁者而言

德不孤章 譚梁生曰凡可孤而德不孤凡鄰不必

有而德之鄰必有仁以上二條

己矣乎章 譚梁生曰顏子不貳過子路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聖門實難其人夫子此歎蓋顏路請車

季路結纓以後語以上公治長一條

雍也可使南面章 譚梁生曰仲弓可使南面德行

實政事也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章 譚梁生曰閔子在季桓

子時嘗為費宰兄家語是未墮費前事此季康子

時復使為費宰是夫子自衛反魯後事

仁者雖告之曰章 譚梁生曰宰我為臨淄大夫欲

仁者雖告之曰章 譚梁生曰宰我為臨淄大夫欲

仁者雖告之曰章 譚梁生曰宰我為臨淄大夫欲

盡逐田氏謂禍不旋踵之地有忠君利社稷之仁
在如井有人之象甘心從之故微商於孔子孔子
知其意故厲聲怪拒曰何為其然也以上三條
奢則不孫章 譚梁生曰此章是論禮外之奢儉故
前有禮字此無禮字含禮論俗又奢儉之濫觴也
君子坦蕩蕩章 譚梁生曰長戚戚非樂天知命之
君子亦非般樂怠傲之小人凡慍見憂懼皆所未
免以上二條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譚梁生曰泰伯繒太

三 嘉慶二十五年

三

王之緒當康平庚丁武乙之時得百里之地而君
之寶能朝諸侯有天下視君吳更易三讓商王非
讓周伯也

以能問於不能章 譚梁生曰全是大舜好問好察
舍己從人然又入不格姦意 又曰此章是曾子
為顏淵作贊下章是為子路作贊曰君子人下贊
召忽荀仇輩則過上贊伊周則不及子路曾子所
畏此是贊畏反之辭子思作中庸以子路次顏子
明是師承

禹吾無閒然矣章 譚梁生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
兩句足了菲飲食三句之義以上三條

衣敝緼袍章 譚梁生曰此章記於數十年之後追
憶數十年之前夫子教子路語顏末合識以明夫
子之善誘子路之深造何用不臧語在入門時夫
子將進之升堂何足以臧語在升堂時夫子將進
之入室相去年遠觀終身字可見以上一條

季氏富於周公章 譚梁生曰聚斂附益即用田

賦事以上一條

三 嘉慶二十五年

四

顏淵問仁章 譚梁生曰顏冉請事九字只是曾子

一唯字以上一條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譚梁生曰在陳絕糧有兩

事此是厄於無上下之交非陳蔡大夫兵圍之事
兩事相去三年

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譚梁生曰學識是

夫子文章一貫是夫子性天

直哉史魚章 譚梁生曰意在比類揄揚不在品陟

高下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章 譚梁生曰此與中人以上

章互相發明以上衛靈公四條

季氏將伐顓臾章 譚梁生曰季氏是季康子時孔

子幣迎反魯與聞國政冉有子路為季氏宰以伐

顓臾問孔子是康子訪田賦故事孔子感激動人

心於是顓臾得止伐不見春秋經傳

益者三友章 譚梁生曰夫子所論友乃是切偲輔

仁之友非世俗妄庸之友使辟善柔使佞只與直

諒多聞友不是醜惡敗類若然豈止損

見聖編解存下

見善如不及章 譚梁生曰此章與逸民章語意小

異大同以上李氏三條

陽貨欲見孔子章 譚梁生曰此在定公初立季平

子強偕陽虎專政孔子自齊反魯退僭詩書禮樂

教授弟子不仕平子時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譚梁生曰宰我知足知聖善

為說辭短喪之間得罪名教非小是豈無為而言

時魯衛行三年喪齊不行三年喪宰我為臨淄大

夫蓋代晏子為政而因循齊俗不能善變故有此

問

君子尚勇乎章 譚梁生曰此與六言六蔽章莊子

路初見夫子時語此章又先之家語文甚明由瑟

章是子路升堂究竟語

君子亦有急乎章 譚梁生曰夫子所惡者敗常亂

俗之人子貢所惡者欺世盜名之人以上陽貨四條

齊人歸女樂章 譚梁生曰季桓子初困於陽虎侍

孔子之意甚殷及三都既墮倚孔子之意寢衰故

女樂之歸齊得而問之以上微子一條

見聖編解存下

邾與魯閔章 譚梁生曰仁政作力行移公不能行

仁政不在暴而在慢即倉廩一事直徵其慢孟子

之齊往來道邾而無意乎用移公者以此以上梁惠王一條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譚梁生曰北宮黝是荊軻弄

政一流孟施舍是蘭相如毛遂一流孟子先後同

時多此習氣以上公孫丑一條

滕文公問為國章 譚梁生曰雖為善力行公田經

界也力行公田以許行陳相之言徵之孟子殽後

二十餘年膝至公丘始亡於秦孔子當三桓而魯
不為齊晉孟子當七雄而膝不為齊楚此見聖賢
之蓋人國 又曰五十七十百故之不同者非夏
后氏一畝澮溝洫股人又一畝澮溝洫周人又一
畝澮溝洫於地道水脉代有紛更也 又曰學校
未設人倫未明而井地可先明之小民未親而井
地可先親之

以上滕文
公三條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譚梁生曰孔子亦獵較非孔
子身在田獵角逐中謂孔子為來田時職其事而

不禁羊其俗

一鄉之善士章 譚梁生曰萬章篇所與論列皆于

古德顯莫大遺事是以末後特與言誦詩讀書論

世尚反此一篇之後小序也

以上萬
章二條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譚梁生曰鴻為大鳥鵠為

小鳥大小恍惚將至乃見二心

以上告
子一條

君子有三樂章 譚梁生曰王天下謂名世非謂王

者

以上盡
心一條

此書經義考作四書見理編一百二卷四庫指目作三經見理編一百二卷
余疑此時曾開族高祖雲波公言清道咸向吳山潘山尚有藏本自洪
楊兵燹後未聞有見過者也余於光緒中修家譜時獲見潘友詩存
什刻見理編自以畢生精力老於此書去年編梓先出遺書總目如
日中閣上庫國書第二部漢書目錄有三經見理編一百二卷春官四
春官治二年刊七十二冊雖卷帙浩繁目首每從措手異時仿從以
錄刻得錄錄刻遂列兩出後日旋於陸藏其註者已佚四書詩義
因刻錄中輯錄所引見理編七十餘條聲為二卷名曰輯本不過什
一於叶陌耳且公之書雖以章句為名然與程朱牴牾處不少如
四庫稱其可謂敢為異說者矣此七十餘條乃清獻公欽心必其不牴牾
於程朱可安也若以全書而論尤非公精心默列憲耳中華民國二十
年春分前五日高孫新嘉坡南放跋

三經見聖編一百八十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明譚貞默撰貞默字梁生別號埽菴嘉興人崇禎
戊辰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是編前有自序結銜
稱勅掌國子監整理祭器書籍等務而不言祭酒
明史職官志亦無此稱蓋明人杜撰之文也其序
謂六經無非孔經而論語爲著子思子之書今名
中庸大學者實一中庸統稱孔經編孟子七篇則
曰孟經編又言論語子夏述也中庸子思繼論語
而作也大學卽中庸之後小半也孟子繼中庸而
作者也中庸天命之謂性三句接論語知命章明
是釋詁論語讀子懷明德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不膠自連讀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而孟子何
必曰利亦有仁義不呼自應今之所謂四書實三
書也云云說殊穿鑿至其詮釋支離類皆因言求
事如以論語孝弟章爲有子譏刺三家巧言章爲
孔子評論老聃皆率其胸臆務與程朱牴牾可謂
敢爲異說者矣卷中或稱默按或自稱譚子體例
亦叢雜不一云

四書經學考十卷補遺一卷

續考六卷

〔明〕徐邦佐 陳鵬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經學

考十卷補遺一卷續考六卷》

提要

四書經學考序

立言家捫三寸不律衙官

屈宋奴隸風騷意不可一

世者豈不謂句字落紙便

與河洛北瑞謨誥同風經

經學考 序一

曲袞鉞披之王國直堪載

賡載詠乎然學人士治一

家言者魯鄒之外崑攻一

經他便帖括薰心日不暇

給猶且引古人以解嘲曰

論語即六經之菁華此言殆非欺我且善易者并不言易善六經者又何事言六經乎哉噫此語一出何怪陽明先生有詰以來歷

經學考

序二

却自茫然之歎耶吾友徐孟超氏窮經好古人也呶喁之暇集魯鄒之待徵者漱以六經之芳潤反博以約滙賸於簡令覽之者真

如五河之吐流源泉如一且更參訂周考人以世論物以器辨俾一開卷而犁然雜陳莫不朗然於心目之間矣方今

經學考

序三

聖明畱心講席使其踵光武正旦之美讀此書者人々可奪席五十重解經不窮何必戴侍中哉以是書而當立言要言不煩超超玄

著真不媿立言之旨矣剖

劄告成書此以志竒文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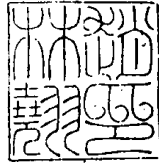
賞之意時

崇禎元年戊辰菊月

武林趙林翹梓木父題

經學考

序四



四書經學考自序

六經其天地乎四書其日月乎

懸象著明烺朝炳夕剖百代之

幽陰開八荒之長夜日月尚矣

若夫流化元命吞吐精芟郭廓

周通噓納衆理則天地舉焉天

經學考

自序

一

地不得日月無所測其高深日

月不得天地無所麗其熠燿或

表或裏或緯或經經之於書猶

木之於本水之於源軀殼之於

腑臟草木波濤之於山川羽毛

鱗甲之於鳥獸蟲魚可分爲六

可名爲四可總爲九可廣爲十
三而必不可偏去其一者也祖
龍一談典籍揚爲劫灰漢儒存
亡繼絕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
稍備具當時太常總領四十博
士其中間有不立學官者猶推

經學考

自序

二

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天子時
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所以綱
羅遺軼昭明經術其意遠矣

高皇帝平一字內開設制科右文
之治雅重明經然而專經之法
立故人尊一喙各爲尸祝朝菌

不知晦朔蟭蛄不知春秋毋論
英資該敏統六爲一者難其人
卽四籍中所載試舉問之雖朱
子所詮有不解爲何語者矣嗟
乎古之學者六經爲一今之學
者六經爲六或有甫窺一編卽

經學考

自序

五

儼然披青紫它敝帚視之矣剪
綵爲花枝茂根萎魯魚亥豕訛
滋記誦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
學廢我

明神聖代興超唐越宋坐令經書
四分五裂欲以成一代鴻文之

盛追漢人宏博之規其又可得耶昔薛文宗四書人物考足徵文獻而於所引經文缺如也間討其意彙爲一書詩書易禮凡所引證或錄其篇或節其半或兼采傳註或廣搜爾雅諸書一

字之微必纂其玄一句之單必剔其義不敢離經兼資博洽讀書卽所以窮經問經卽所以精書互相爲用體約意該當今諸子橫恣軌轍雜踏艱深隱澁牽附鈎挾謬悠荒僻虛無寂滅置

足於首生手於腹正須根本六經沃其虐燄夫天高地下日月運乎其中其體歷萬古而不虧而其用亦時有所不及故夫目有晦月有弦幽崆蒨房之下邨容光而自遠勢不得不假之以

燭是編也雖皓旦之燭火時雨之浸灌而于尊經之士亦或有所助乎哉

崇禎元年歲在戊辰重九夜一日錢唐徐邦佐孟超父撰



圖書經學考

凡例

一四籍列十三經必原于易書詩春秋禮記明所始也。

一士人窮經強半爲舉業用。茲于四籍援用者彙其全文以備原委庶立言之旨與援引之意豁然在目。

一引經復及名物者周禮爾雅亦經也。間以廣雅埤雅諸子百家輔之以襄經之不逮亦以

經學考

凡例

補人物考之未足也。

一名物紀載甚夥。摘其簡貴可助舉業者核其顛末以供欣賞餘不樂入恐滋贅也。

一是集以六經爲主一切名物原係旁及作補遺矣或更有一二缺漏者以其無甚關涉且無意義足取耳。

一采輯依書次序便搜討也。

一引用經文以矢圈標出上註其章引此俾無混淆。

一經文重引者目錄內明註見前以便稽查所引以重經也。

一名物前後互見目錄內不復重標以滋煩擾。

一引經易書詩春秋俱采全文惟禮經不克全收以有段落故耳。

一註釋遍采慮煩擇其切要者錄之以供識取。

一國號人物考已詳故不采入。

一是編原錄以自考非敢溷懸國門友人輩聚於膳寫兼請公諸同好將原集重加參訂則

經學考

凡例

二

同社諸君子之力居多焉。

寶溪居士徐邦佐識

四書經學考目錄

卷之一 大學

釋明明德章

康誥 太甲上 中下

釋新民章

康誥見前 大雅文王篇

釋止於至善章

商頌玄鳥篇 小雅綿 衛風淇奥篇 周頌烈文篇

釋本末章

釋治國章

周南桃夭篇 小雅蓼蕭篇

釋平天下章

小雅南山有臺篇 小雅節南山之篇 大雅文王篇見前 楚書

經學考

目錄

一

經學考

目錄

二

卷之二 中庸

費而隱章

大雅旱麓篇

道不遠人章

幽風伐柯篇

素位章

正鵠

譬如行遠章

小雅常棣篇

冠禘章

鬼神 祭祀 齋 張

大孝章

大雅假樂篇

無憂章

三年之喪

達孝章

春秋 祖廟 宗器 裳衣 時食

哀公問政章

五達道 百工 送往迎來

前知章

禎祥妖孽 著龜

卷之三 中庸

至誠無息章

天 日月星辰 地 土 華嶽 河海 山石 水

大哉聖人之道章

大雅丞民之篇

愚而好自用章

車 書 行

三重章

周頌振鷺篇

經學考

目錄

二

祖述章

天時

聰明睿知章

中國蠻貊 舟 霜 露

尚綱章

衛風碩人篇 鄭之丰篇 錦 風 小雅正月篇 大雅抑之篇見前 商頌烈祖篇 周頌烈文篇 大雅皇矣 大雅丞民篇 大雅文王篇見前

卷之四 論語

學而時習章

學

為人孝弟章

孝弟

禮之用章

禮

為政以德章

北辰

詩三百章 魯頌

子奚不爲政章 君陳篇

孔子謂季氏章 舞

三家者章 周頌維篇

季氏旅於泰山章 泰山

君子無所爭章 射揖讓

禘自既灌章 禘

與其媚于奧章 奧竈

射不主皮章 鄉射

經學考 目錄 三

子貢欲去章 告朔

關雎樂而不淫章 周南關雎

哀公問社章 社 松柏 栗

器小章 三歸 塞門 反玷

子語魯太師章 太師 樂

儀封人章 木鐸

子謂韶章 韶武

君子懷刑章 刑

孟武伯問子路章 武

令尹子文章 崔子欲齊君

子華使於齊章 晏 隣里鄉黨

孟之反不伐章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祝鮀之佞章 祝

觚不觚章 觚

甚矣吾衰章 晏

子行三軍章 三軍

曲肱而枕章 堯

加我數年章 易

經學考 目錄 四

子所雅言章 詩 書

陳司敗章 吳孟子

卷之五 論語

子與人歌章 歌

子疾病章 禱 子雅小旻篇

召門弟子章 蓮豆

所貴乎道章 蔽冕 宮室 溝洫

禹無間然章 蔽冕

達巷黨人章 御

府冕章 麻冕

鳳鳥不至章 鳳 河圖

子見齊衰章 齊衰 衣裳

有美玉於斯章 玉

子欲居九夷章 九夷

出則事公卿章 酒

苗而不秀章 苗

衣敝緇袍章 衛風雄雉篇

君召使摯章 摯

經學考

目錄

五

入公門章 中門

執圭章 圭 享禮 私覲

君子不以紺緇飾章 紅紫 絺綌 素 狐貉 佩 帷裳 蓋

食不厭精章 食 膾 醬 藟

鄉人飲酒章 鄉飲 饅

鹿焚章 鹿

居不容章 版 雷

色斯舉章 婦

南容三復章 大雅抑之篇見前中節

由之瑟章 瑟

子路使子羔章 社稷

如或知爾章 會同 塲

請學爲稼章 農圃

子適衛章 樊

行已有恥章 宗族 算

南人有言章 巫 醫 雷風恒

桓公殺公子糾章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陳恒弑其君章 齊人弑其君于舒州

經學考

目錄

本

君子思不出其位章 兼山艮

子擊磬於衛章 磬 衛風甌有苦葉篇

卷之六 論語

書云高宗章 商書說命上中下

衛靈公問陳章 陳

顏淵問爲邦章 夏時 殷輅 周冕

季氏將伐顓臾章 虎 兕 蕭牆

有馬千駟章 小雅行野篇

不善不入章 絕瓜

女爲周南召南章 則書 召南

齊人歸女樂章 女樂

太師摯適齊章 亞飯三飯四飯 鼓 鼗

堯曰咨爾舜章 大禹謨 湯誥 周書泰誓上

卷之七 孟子

王立於沼上章 大雅靈臺篇 鴻雁 虞鹿

河內凶章 山林 宅 桑 豚 狗 彘

晉國天下莫強章 東敗于齊 西喪地于秦

不嗜殺人章 旱 雨

經學考

目錄

七

齊桓晉文章 王 鐘 小雅巧言篇 大雅思

王之好樂甚章 管篇 田獵

文王之囿章 周 兔

交隣章 周頌我將篇 劬 大雅皇矣篇見前

雪宮章 周書泰誓篇見前論語

毀明堂章 明堂 小雅正月篇見前 大雅公

將謀救燕章 商書仲虺之誥 遼 寬

當路於齊章 霸 置郵

不動心章 麒麟 行潦

以力假仁章 大雅文王有聲篇

仁則榮章 周風鵲鳴篇 大雅文王篇見前

尊賢使能章 後魏 墨 關 夫布 垓

術不可不慎章 矢人 田人 弓人

孟子將朝王章 曲禮 毛滌

孟子道性善章 商書說命篇見前論語

滕定公章 居廬

卷之八 孟子

滕文公問爲國章 周風七月篇 小雅大田篇

經學考

目錄

八

許行章 周書泰誓篇 魯頌閟宮篇 布帛 小

枉尺直尋章 小雅車攻篇

大丈夫章 冠 嫁

周霄問曰章 耕助 蠶織 惟士無田

後車數十乘章 梓匠輪輿 商書仲虺之誥見

好辨章 周書大禹謨見前論語 蛇 江淮漢

魯頌閟宮篇見前

陳仲子章

升

李

趙

劉

趙

卷之九

孟子

離婁之明章

五音六律

大雅以樂篇見前中

人倫之至章

大雅蕩之篇

愛人不親章

大雅文王篇見前

小德役大德章

大雅文王篇見前

大雅桑柔

安其危章

商書太甲篇見前大學

桀紂之失天下章

見前

艾

大雅桑柔篇

存乎人者章

降于

經學考

目錄

九

男女授受章

紆復

惠而不知為政章

杜梁

何取於水章

溝澮

王者之迹息章

構机

西子章

沐浴

天下之言性章

日至

世俗不孝章

博奕

舜往于田

旻天

不告而娶章

齊風南山篇

卷

九

或曰放章

齊曲

盛德之士章

堯典虞書篇見前

禮房記喪服

雅下武篇

大禹謨見前論語

卷之十

孟子

堯以天下與舜章

周書太誓篇見前論語

伊尹割烹章

商書伊訓

自齊於秦章

虞師晉師滅下陽

冬晉人執虞

孔子聖之時章

金聲玉振

交際章

康誥見前大學

經學考

目錄

十

不託諸侯章

康人

市井之臣章

小雅大東篇

生之謂性章

雪

行吾敬章

尸

性無善章

大雅烝民篇見前

多賴章

楚麥

王之不智章

鵠

舍生取義章

熊掌

欲貨者章

大雅既醉篇

五穀者章 黃平

固哉高叟章 小雅小弁篇 耶風凱風篇

孟子居鄉章 周書洛誥

五霸者章 蔡丘之會

二十取一章 泰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版築 鹽

賢者之爲人臣章 太甲篇見前

安富尊榮章 魏風伐檀篇

盡信書章 武成見前

經學考

目錄

十一

我善爲陳章 商書仲虺之誥見前 革車虎賁

稽大不理於口章 耶風柏舟篇 大雅絲之篇

禹之聲章 追蠡 軌

用其一章 布縷粟米力役

諸侯之寶三章 珠

曾皙嗜羊棗章 姓 名

卷十之一 補遺

大學 盤銘 邦樂 黃鳥 丘園 淇奥竹

中庸 須臾 追遠 昭穆 序事

論語

力策 蒲盧 既廬 草木禽獸 寶藏
千乘 稅輓 屋漏 銀錢 州地 梓

門戶 六尺之孤 唐棣 上大夫 下

大夫 趨息 暑 帶 菜羹 席

杖老 顏 綬 紉 舞雩 東蒙

孟子

道路 銍基 備 絲木求魚 室 皮幣

索綯 穀 藿 戟 几 倉 粥 茅

介廩 濟 潔 圭 田 方里 未耜 蠅 蚋

媼 鈞 規 矩 率 繩 爵 符節 漆 市 澤

侵 鐵 樓 牀 公侯伯子男 卿大

夫元士 市井 杞柳梓棗 桐梓

欄 徑 棘 狼疾 匹 謳歌 醬肉

經學考

目錄

十一

詩經卷之十目錄終

四書經學考卷之一

錢唐徐邦佐孟超父采輯

汪一麟彥徵父

同社

張奇齡天生父

參閱

汪逢吉修仲父授正

大學

康誥康叔文王之弟武王之弟武王命為衛侯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

經學考

卷一

公咸勤乃洪大誥治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

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服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

子來之意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封康叔名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不敢侮鰥寡庸康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

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

乃大命文王登戎服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

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釋經義

經義考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通乃文考紹聞承德言往敷求於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毒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通音

經學考

卷一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

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

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勸懲和若有

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剿

人無或剿刑人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

有倫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

釋明經義

賈篇意若史家
記傳之所載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阿衡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

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

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

忝厥祖夏都安邑在晉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為周

王惟庸罔念聞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于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

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昧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昧爽之大也顯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奢後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

朕以懌萬世有辭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懌發也

王未克變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於桐

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經學考

卷一

五

太甲中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徂往也允信也允信而有請已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於亳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喪既除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於德自底不類欲敗度

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

經學考

卷一

本

惟厥終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于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先王于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金其有我厥鄰

乃曰侯我后后來無罰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

休無斁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天位艱哉。申誥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終始慎厥厥。與惟明明。后治而謂之德者。不謂其德。而謂其治。故曰。與惟明明。后。

治而謂之德者。不謂其德。而謂其治。故曰。與惟明明。后。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

茲哉。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告以進德之序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無母通。毋安民事。而思其難。毋安君位。而

經學考

卷一

七

思其

慎終于始。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

道。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

于休。

堯典堯。唐帝名。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爲常法。故又訓以爲常也。

訓以爲

明義考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羲和。主曆象。按時之官。若。順也。昊天。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

日。陽精。一曰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

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

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

經學考

卷一

八

且考。駘之。恐其指步之或差也。宅。居也。嵎夷。卽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饗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

曆。日月而運。運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日。朝方出之日。而測其出之景也。平。均。秩。序。

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爲適中。也。星鳥。南方

朱鳥也。春公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衆於暘。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溫也。乳。化

口。榮。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

夏。厥民因。鳥獸希革。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

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

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

化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大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為正陽位也。因併而又析以氣愈然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

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西謂西極之地也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

名也。饒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為適中也。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毳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也。

經學考

卷一

九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

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隩於到反氄而隴反○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為

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也。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于為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栗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義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此下至鯀績用形咸皆為補舜張本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

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采事也都。數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

帝曰咨四嶽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

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命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

命圯族命曰於鯀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

弗成湯音傷。於音烏。異音異。○四嶽官名。一人而總四嶽諸侯之事也。

經學考

卷一

十

帝曰咨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嶽曰

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

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嶽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

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

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嬀汭于虞。帝曰。欽哉。朕古

稱之通號。蓋升宋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

以受人而先之四嶽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

此亦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蓋理降下也。嬀。水名。水

北口。汭。亦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

堯。二女之辭。

大雅文王篇

文王在上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

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明公追述文王之德

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成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沒而

其神在上。昭明於天。是以周邦雖自后殷始封。千

有餘年。而其受天

命則自今始也。

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

維周之柏。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承上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

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音將于京。厥作裸

將常服。黼音哱音王之。蓋臣。無念爾祖。殷士商孫子之

也。將行也。酌而返之也。誦誦哀也。哱

殷冠也。王指成王也。爾祖文王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

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遘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

戡。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尚頌玄鳥篇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命武湯。正域

彼四方。玄鳥。鳥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姚氏

女簡狄。祈于郊。禱。鳥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

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此亦祭祀之廟

之樂。而追叙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

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

子。方。命。厥。后。四。方。諸

侯。無。不。受。命。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龍旂十乘。大糝是承。武王

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旗

也。大。糝。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樂。湯。號

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

無。不。奉。黍。稷。以。助。祭。也。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來假。格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

是何。景。山。名。商

所。都。也。

小雅綿蠻篇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此。微。賤。勞。苦。而。思。有

所。託。者。為。鳥。言。以。自

綿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也。飲之食之。

綿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衛風淇奥篇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音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諼人美武

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與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音精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會

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青瑤瑩剛茂盛之貌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珩諸侯以石會經也弁皮弁也以玉飾皮弁之

經學考 卷一

證中如星之明也

瞻彼淇奥綠竹如簟音簟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寬兮綽兮倚重音重較音角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也竹之實且似之則盛之至也金錫言其鍛鍊之精純圭璧言其生質之溫潤重較士之車也較兩轡上出軾者謂車兩傍也

周頌烈文篇

烈文辟音璧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此祭時宗廟而

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武功繼序其皇之

辭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

前王不忘又言莫強于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也

訟

周易曰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

川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

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

作事謀始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

經學考 卷一

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九二不克訟歸

而逋其邑人三百无眚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

下訟上患至掇也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

无成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

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九五訟元吉象

曰訟元吉以中正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周禮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詒

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

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圖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造至也。兩辭俱至。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劑禁也。兩齊券書。入鈞金。三月乃致于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罷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以肺石赤石也。達窮民也。

經學考 卷一 十五

凡遠近憚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歛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一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

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以五聲聽訟。獄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

經學考 卷一 十六

服之刑。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宣布於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官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懸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掌士之八成。一曰邦。為。二曰邦。賊。三曰邦。誅。四曰邦。誅。五曰邦。誅。六曰邦。誅。七曰邦。誅。八曰邦。誅。

問刺探。四曰犯。邦令。五曰橋。同。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鄉士。遂士。縣士。皆各掌其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于朝。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經學考

卷一

二二

方氏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立獄訟于國。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論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

周南桃夭篇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文王之化。男女正始。婚姻以時。故見及起興。

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桃之夭夭。有實其音。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小雅蓼蕭篇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上聲。今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長大貌。蕭。蒿也。君子指諸侯也。寫。輸寫也。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音。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如晉。詎無蓄羣公子。泰鍼懼遷之類。故以宜兄宜弟之美。

經學考

卷一

二八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偉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謂厚貌。偉。偉也。革。轡首也。馬轡所把之。在轅曰和。在轡曰鸞。昔諸侯車馬之飾也。

曹風鴈鳴篇

鴈鳴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不兮。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鴈。鴈也。結。結也。亦名。蘇。勝。今之布。故也。何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也。如結。如物之同。結而不散也。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于事一。故言鴈鳴。在桑。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其儀一。則心如一。結矣。

鴈鳴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

其弁伊異

鴈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鴈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小雅南山有臺篇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臺大氣即茅草也。萊草名。樂香可食者也。以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經學考

卷一

十九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楸。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小雅節南山之詩

平天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瞻。憂心如惓惓不致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此詩宋父所傳。刺王用尹氏以亂政。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為政者不平其心則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災。亂人怨而謗其上也。然尹氏曾不懲罰吝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毘。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

經學考

卷一

二十

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靡。音武。瑣瑣小貌。婿之父也。

昊天不弔。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閱。音缺。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音酒。病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感慨靡所騁。音大。感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儼。如相騁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家父白言。作爲之誦。

以窮究王政寄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

楚書

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曰。楚

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

觀射父。能作訓詞。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

實。又有以左使倚相。能通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

善政於寡君。使無忘先王之業。此楚國之寶也。若夫

經學考

卷一

王

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禮記檀弓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

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

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

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

子其辭焉。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

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

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

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

而不私。則遠利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東。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西伯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其三師。穆公悔過誓。

告羣臣。史錄爲篇。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首之爲言。第一義也。

經學考

卷一

王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

俾如流。是惟艱哉。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狗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

俾如流水。略無停格。是惟艱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狗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爲誓言。

爲誓言。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勿云來。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

月之速。若無復有來日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

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古之謀人。老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成之士也。今

之謀人。謂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爲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前進。姑樂其順便而規信。

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謂其黃髮之人。則
應有所慰。蓋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考
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伉伉勇夫。射御不違。

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番音波。番番。老貌。伉。伉。勇貌。截。截。辭給貌。詞。巧也。

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試。慕本既拱。者我猶庶。

義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起。

來。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辭給善。

巧。龍使君子。變易其辭。記者我皇。服多有之。哉。

良士。謂塞侯。勇夫。謂三帥。論言。謂杞子。先儒皆謂。

穆公。悔用杞子之言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職有利哉。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邦之杌隲。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杌隲。不安也。

也。懷。安也。

府庫

釋名曰。庫舍也。舍也者。言物所在之舍也。凡安國治

民從近制遠者。必先實之。故天有天庫。藏府之星。玉
者。審五庫之量。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
曰樂庫。五曰宴器庫。

馬

春秋說題辭曰。地精爲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

合功。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

禮記曰。士大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步路

馬必中道。感路馬。有誅。路馬死。埋之以帷。書傳。士

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騤騤。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

雞

春秋說題辭曰。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

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雞之爲言佳也。佳而起爲人

期莫寶也。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雞平頭戴冠者。文也。

足傳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見食却告者。仁

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雖有九德。猶曰淪而食之者。

何也。以其所從來近也。周官曰。工商執雞。取其守時

而動。

水

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外內饗之膳羞，鑑焉。凡酒醴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盤冰。夏，頒冰掌事。秋，刷。凌，冰室也。三其凌者，三倍藏冰以備消釋也。鑑，如甕，大口以盛冰。秋，刷者，秋涼不用，則清除冰室也。人君春夏祭祀及其常食，卒有凶事，則得以飲。人臣無冰室，其終卒，君錫之冰。左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牛

經學考

卷一

五

周官曰：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政令祭祀供享。禮記曰：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祭天地之牛角璽。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羊

說文曰：羊，詳也。論衡曰：解豕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禮記曰：凡祭宗廟之禮，羊曰柔毛。

百乘

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二爲屋。

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兵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

經學考

卷一

五

四書經學考卷之二

錢唐徐邦佐孟超父采輯

江若鏡淨舍父 叅閱

同社 鄭士翔以寧父 汪逢哲夢錫父投正

中庸

大雅旱麓篇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此亦以詠德麓山足也。

經學考

卷二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玉瓚圭瓚也。黃流鬱也。

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械。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幽風伐柯篇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周公居東之暇。東人欲見周公之難。

言此以比平日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邊豆有踐。東人言此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詞也。踐行列之貌。

射

禮記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射之為言。繹也。繹者。各釋已之志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射。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

正鵠

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大射之候。棲皮為鵠。賓射之儀。畫布為正。凡候皆以布為之。其中三分之一以

皮綴其中。爲射之的。故曰棲皮爲鵠。賓射之候。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畫。謂之正。正鵠皆鳥之黠捷者。趙氏德曰。正者正也。明射者內志須正。鵠者直也。明射者外體須直。

小雅常棣篇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此燕喜兄弟之樂歌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哀。兄弟求矣。言死喪之

畏惡。惟兄弟相恤。至于積尸哀聚于原野之閒。亦惟兄弟爲相求也。

經學考

卷二

三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脊令。飛則鳴。行則搖。

有急難之意。故以起興。

兄弟閔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戎。音傷也。戎。助。

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上章言患難之既兄。

弟相救。非朋友可比。此章言安寧之後。有親兄弟不如友生者。作理之甚也。

賓爾饗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言妻子好合。如琴瑟。

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宜爾室家。兄弟兄弟。

鬼神

禮記。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經學考

卷二

四

祭祀

禮記曰。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疎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尚書大傳曰。祭之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于神也。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祭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祭日于壇。祭月于坎。日于東。月于西。祭不欲數。數

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疎疎則怠怠則忘。王立七祀。
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諸侯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諸侯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諸侯五祀
曰公大夫三祀。曰族。曰士二祀。曰門。庶人一祀。
立憲。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
大患則祀之。日月星辰人所瞻仰。山林川谷丘陵人所
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齊

禮記曰。致齋于內。散齋于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
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
所為齋者。

服

董子繁露曰。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故其可適者
以養身體。其可威者以爲容服。體之所爲興也。劬之
在左。青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鈎之在前。赤
鳥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
夫能通古今。別然不然。乃能服此也。

大雅抑之篇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
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疾。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誦于其側以自警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謨定
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
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掃
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
蠻方。
遏音

經學考

卷二

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
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
不承。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
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可射思。

辟爾爲德。俾貳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

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無角曰童虹讀龍也龍或以修德之契而又言爲德而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必修德而可以報人者是牛

荏苒桑木言縉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
告之語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而命之
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風知而
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
經學考 卷二 七

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豷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
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弔回適其德俾民大棘
適僻棘也

大雅假樂篇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
自天中之君子指王也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
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音于
位民之攸暨音暨

葬

禮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弗得見也左傳曰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
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釋名曰葬不如禮曰埋埋
瘞也不得埋曰棄不得其尸曰捐葬下棺曰窆

經學考 卷二

三年之喪

禮記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疎貴賤之節而
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鄉鉅者其日久痛甚
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
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苦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
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春

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

神勾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
臭膻其祀戶祭先脾。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
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盛
德在木。天子乃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以迎春于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于朝命相
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命
樂正入學習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
牝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毋變天之道毋
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雜考

卷二

九

秋

孟秋之月日在翼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
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
門祭先肝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
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盛德在金天
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
迎秋于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于朝天子乃命將帥
選士厲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
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

薦寢廟命百宜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
宮室坏垣墻補城郭

祖廟

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
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
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遠廟爲祧
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釋名曰宗尊也廟貌
也先祖形貌所在也○按七世之廟在商時已然周
以文武親盡當祧而有功德當宗別立文武世室百
世不遷故周獨有九廟自後穆祧者藏文世室昭祧
者藏武世室

雜考

卷二

十

宗器

按書顧命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
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赤刀武王誅紂時以
赤爲飾大訓三皇五
帝之書及又武之訓
天球鳴球玉磬也

裳衣

周禮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
祭祀則各以其衣服授尸以衣服想其容色

時食

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蠃羶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有客之禽獸凡令禽獸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鱠膳膏臊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蠃羽膳膏鍾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膳會不會蠃音羶音搜

趙格菴曰四時之食以奉人者薦神蓋以生事之也

旅酬

按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謂之酬

齒

禮記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郊社

禮記曰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

經學考 卷二 十二
敬之至也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吳氏微曰冬至祀天于南郊之圜丘夏至祭社于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其次則祭地于社社

之天子而下皆得行之。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士大夫庶人之社謂之里社。

禘嘗

禮記曰。凡祭有四時。春曰祠。夏曰禘。陽義也。秋曰嘗。冬曰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嘗之日。發官室。示賞也。草艾則蠶。蠶五刑之輕者。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

經學考

卷二

十三

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彰者。其志也。敬祭敬。則境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考周制。春曰祠。夏曰禘。四時祭中。無禘之名。則程子所為五年一禘之說。為是。

五達道

白虎通曰。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堅也。矢志自堅。固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父子者。孽孽無也。夫婦有何謂也。夫者扶也。以

者。況也。况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百工

攷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勸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則或治絲麻以絀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

經學考

卷二

十四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

送往迎來

周禮春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送逆。及疆。夏官懷方士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建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此校節送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門閭之委積。以養孤老。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

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
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
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
之以時頒之

朝聘

禮書曰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因朝以
人貢則遠者不至于懈邇者不至于罷矣侯服每歲
朝甸服二歲朝男服三歲朝采服四歲朝衛服五歲
朝要服六歲朝而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于京師周
禮玉人琢珪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特來曰聘衆
來曰類小聘曰問大聘曰殷

禎祥妖孽

本有今異曰禎如國本有雀今有赤雀是也本無今
有曰祥如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也衣服歌謠草木
之怪爲妖禽獸蟲蝗之怪爲孽許白雲曰禎者正也
人有善天以符瑞正告之祥之爲言詳也天欲降以
禍福先以吉凶之兆詳審告悟之

著龜

周禮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
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式三曰巫目
四曰巫比五曰巫祠六曰巫参七曰巫环八曰巫式
九曰巫目○易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周禮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

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蠃屬南龜曰獵屬北龜

曰若屬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致

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

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大卜掌

三兆之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

體皆百有二十其領皆千有二百以邦事作龜之八

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

曰雨八曰瘳○神龜之象上圓法天下方法地背止

有盤法丘山玄文交錯以成列宿五光照若玄錦文

運轉應四時

運轉應四時

四書經學考卷之二終

錢唐徐邦佐孟超父采輯

同社 鄭 墳宜伯父 泰閱

王應魁梅生父

汪逢聖于留父校正

中庸

天

釋名曰天坦也坦然高而遠也物理論云水土之氣升為天爾雅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

經學考

卷三

上天

董子曰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見其光高其位所以為尊也下其施所以為仁也藏其形所以為神見其光所以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見光者天之行也故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內深藏所以為神外博觀所以為明也任羣賢所以為受成乃不自勞于事所以為尊也汎愛羣生不以喜怒賞罰所以為仁也

日

說文云日者實也太陽之精又君象也淮南子云日出於暘谷入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

之上爰始將行是謂朏音明也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泉音重也多水之地故曰曾泉是謂早食次

于桑野是謂晏食音食于衡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音吾丘在是謂正中靡于鳥次鳥次西南是謂小遷至于

悲谷悲谷西南是謂朏時音明也至于女紀女紀西南是謂大遷經于泉闕是謂高春言尚未冥上蒙頓于連音石

是謂下春連石西北山名言將欲爰止義和爰息六

經學考

卷三

蟠是謂懸車薄于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

昏日入崦嵫經于細柳西方入虞泉之池曙于蒙谷之浦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

月

淮南子云月者太陰之精釋名云月闕也言滿則復闕也漢書云月立夏夏至行南方赤道日南陸立秋秋分行西方白道日西陸立冬冬至行北方黑道回北陸分則同道至則相過晦而見西方謂之朏朔而見東方謂之朏音明也釋名云朏月未成明也

魄月始生魄然也。朔月初之名也。朔蘇也。月死後蘇生也。晦月盡之名也。晦灰也。死爲灰。月光盡似之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絃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遙相望也。

星

釋名曰。星者散也。言列位布散也。漢書云。星者金之散氣。與人相應。凡萬物之精上爲列星。長庚太白星也。春秋說題辭曰。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

經學考

朱三

三

辰

按日月之所會。謂之辰。辨列宿之垣以定天之躔離。○一辰爲天之壤陰象也。又不從天數而從地數。陰中陰也。

地

白虎通云。地者元氣所生。萬物之祖也。董子曰。地卑其位。而上其氣。暴其形。而著其情。受其死。而獻其生。成其事。而歸其功。卑其位。所以事天也。上其氣。所以養陽也。暴其形。所以爲忠也。著其情。所

以爲信也。受其死。所以藏終也。獻其生。所以助明也。成其事。所以助位也。歸其功。所以致義也。

土

董子曰。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土居中央。爲之天潤。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時之事故。五行而四時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雖各職。不因土方不立。若酸醎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氣也。猶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

經學考

朱三

四

華嶽

按華山五嶽之西嶽也。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于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又白虎通云。西方華山。火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

河

說文云。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尚書稱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北至于砥柱。東至于孟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絳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海

釋名云。海晦也。主引穢濁。其水黑而晦。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海曰百谷王。

山

國語云。山者土之聚也。爾雅云。土高有石曰山。釋名

經學考

卷三

五

云。山產也。言產生萬物。說文云。山宣也。宣氣散生萬物。有名而高象形也。

石

周易艮爲山。爲小石。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輔陽。故山含石。石之爲言託也。託立法也。土精爲石。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之生爪牙也。釋名云。山體曰石。石磳磳也。落堅捍磳也。山多大石曰礧。礧。音學也。大石之形。學學然。山多小石曰礧。礧。反。礧也。每石堯堯獨處而出見也。礧。小石也。磊。衆石也。

礧。文石也。琅玕。石似珠也。礧。硤石似玉也。

水

淮南子云。積陰之氣爲水。文子云。水之道。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江河。書稱水曰潤下。坎爲水。位在北方。終藏萬歲者也。

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夫水渟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槃。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

經學考

卷三

六

也。而水以爲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遠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萬物。產于金石。集于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

龍

龍。龍之大者。闊或至一二丈。天地之初。介潭生。先龍

精專而善司察歟

周頌維天之命篇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祭文王

詩之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大雅烝民之篇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

昭假格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宣王命樊侯仲

山甫築城于夷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經學考

卷三

九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此備舉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此備舉仲山甫之德繼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

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此章備舉仲山甫之德

蕭蕭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音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不侮於音解寡不畏疆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音解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

出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關維仲山甫補之王雅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彭彭

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祖行祭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遏其歸吉甫作

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車

周制冬官頒職事以令民察朴俗而徵至○周禮巾

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

經學考

卷三

十

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

常十有二旂以祀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

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吳

姓以封四曰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

封四衛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

面鷩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

嬰羽蓋王之喪車五乘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

綬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

不在等者。其用無常。

考工記曰。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旒。以象大火也。鳥集七旒。以象鵠火也。熊旂六旒。以象伐也。龜蛇四旒。以象宮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書

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書制有六。一曰象形。二曰假借。三曰指事。四曰會意。五曰轉註。六曰諧聲。使

經學考

卷三

十一

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淮南子曰。昔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論語言。協辭令。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又外史掌達詩書名于四方。疏正其字。使四方讀之。

行

禮記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

周頌振鷺篇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夏之後。杞之後。宋之後。

于周爲客。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

在彼無惡。在此無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在彼。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于彼。

天時

董子曰。仁義制度之數。盡取之天。天爲君而覆露之。地爲臣而載持之。陽爲夫而生之。陰爲婦而助之。春爲父而生之。夏爲子而養之。秋爲死而棺之。冬爲痛而喪之。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成生。以一時喪死。死之者。謂百物枯落也。喪之者。謂陰氣悲哀也。是故天之行陰氣也。少取以成秋。其餘以歸之冬。聖人之行陰氣也。少取以立嚴。其餘歸之喪。喪亦人之冬氣。故入之大陰。不用于刑。而用于喪。天之大陰。不用于物。而用于空。

經學考

卷三

十一

中國蠻貊

禮記曰。中國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

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

舟

淮南子曰古人見窾木浮而知為舟周易曰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湯雄方言曰自關而西謂舟為舩自關而東或謂之舟說文曰舟言周流也舩言循也循水而行也

霜

大戴禮去霜陰陽之氣也陰氣勝則凝而為霜易曰

霜

卷三

十三

履霜堅冰至陰始凝也釋名云霜者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春秋感精符云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京房易傳云誅不原情其霜附木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下淮南子云霜神名青女

露

大戴禮云露陰陽之氣也夫陰氣勝則凝為霜雪陽氣勝則散為雨露白虎通曰露者霜之始寒則變為

霜瑞應圖云露色濃為甘露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其草木晉中興書曰甘露降者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眾則竹葦受之甘露者仁澤也其凝如脂其美如飴甘露一名天酒

衛風碩人篇

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碩人指莊姜也姊妹之夫曰私言之也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此言其容貌之美

卷三

十四

碩人敖敖音說于農郊音高四牡有騶音曉朱幘鑣鑣

翟弗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音括施罝音加濊濊音連鮪鮪音鮪發發

蔹蔹揭揭音音庶姜孽孽庶士有暵音夫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

盛儀如此

鄭之丰篇

子之丰兮俟我于巷兮悔予不送兮婦人所期之男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明悔之而作是詩也

詩經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去聲錦去聲聚同裳同。衣錦聚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裳錦聚裳。衣錦聚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錦

劉熙釋名曰。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

帛與金也。丹陽記曰。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

故三國時。魏則市于蜀。吳亦資西蜀。

風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曰風。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

經學考
卷三
五

八風。立春條風至北。春分明庶風至東。立夏清明風

至東南。夏至景風至南方。立秋涼風至西南。秋分閭闔

風至西方。立冬不周風至西北。冬至廣莫風至爾雅云

東風曰谷風。南風曰凱風。西風曰泰風。北風曰涼風。

風師曰。飛廉祭風。尚書曰。休徵曰聖時風若。大傳

曰。舜將禪禹。八風修通。

小雅正月篇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瘁。此詩大夫所作。所以憂幽王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瘠。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

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去聲其臣僕。哀我人

斯。予何從祿。瞻音烏音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

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爲岡爲陵。

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之占夢。具曰予

聖。誰知烏之雄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音斯

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音蜴。音斯

瞻彼阪田。有苑音其持。天之扞音我。我如不我克。彼求

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

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音如輸爾

載音將伯助予。

無華爾輔。負音于爾輻。屢顧爾僕。不愉爾載。終貽絕

險。曾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休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
念國之爲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
憂心惓惓

此仇彼有屋穀穀方有殺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極
章音弼矣富人哀此惻獨

商頌烈祖篇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烈祖湯也此祀成湯

經學考

卷三

十七

既賦清酤齊我思成音亦有和羹既戒既平禮假音

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禮音

約軼音錯衡八鸞鶴鶴音以假以享我受命萬將自

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禮大

顧于燕嘗湯孫之將

大雅皇矣篇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

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入上帝者之憎其式

靡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此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

作屏

作之屏之其苗音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樹例啓之

辟音之其種其楮音攘之剝之其稟音其祐帝遷明德

串音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此章言太王遷

帝省其山柞枳斯拔音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

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

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入其心躬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

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音呼援音無然音歆羨音誕先登于岸密人

不恭敢距大邦侵阮音徂共音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接音徂旅以雋周祐以對于天下此文王征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

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解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于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華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

劉義音與爾臨衝以伐崇庸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誠安安是類是禡
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仡仡是伐
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四書經學考卷之四

錢唐徐邦佐孟超父采輯

袁師孔則學父

同社

鄭琦公韓父

參閱

徐洽廣生父校正

論語

學

禮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
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
之謂乎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
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
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
長也兌命曰教學半其此之謂乎古之教者家有塾
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
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
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
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
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魚起反子時術之其此之

謂乎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與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其此之謂乎

孝弟

經學考

朱由

二

孝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禮

禮記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禮必本于天殺于地列于鬼神達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

捫音豚音汗尊而杯音飲音蕢音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為

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

別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

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

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壽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

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

之有可以義起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禮有以多為貴者有以少為貴者

有以大為貴者有以小為貴者有以高為貴者有以

下為貴者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

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

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

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

越席犧尊疏布簠音簠音杓音此以素為貴也禮之以

經學考

朱由

三

北辰

經學考

卷四

四

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處則在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週迴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週迴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有五星在紫微中其正中爲太乙居所不動如天之磨心然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邵子曰天之無星處皆辰地之無石處皆土辰龍角也以其爲列宿之始又日月見地之始也故

魯頌駉篇

故心之遠
美之

經學考

卷四

主

以車繹繹。思無敦。思馬斯作。

無邪思馬斯徂。

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

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性慎乃司茲率厥常懋

昭周公之訓惟民其又

我聞刊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
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
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則釋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
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經學考

卷四

六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
創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

中上章成王慮君陳之猶已此則慮君陳之猶君也
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猶君以為生殺惟當審
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犯此姦宄敗常亂俗
三者雖小罪亦不可

宥以其所
關者大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達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
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舞

蔡邕月令章句曰舞者樂之容也有俯仰張翕行綴

長短之制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人氣
壅闕故為作舞以宣導之禮記曰治民勞者舞行綴

經學考

卷四

七

遠治民逸者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左傳曰天

子八佾六十諸侯六佾八十大夫四佾三十士二佾

人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用八周禮樂師掌

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

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帔析玉色繒也羽析羽也
皇舞五采羽如鳳皇毛持

者手舞也旄舞者龍牛之尾也干舞者兵舞也人舞
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也

周頌離篇

有來離離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武王祭
文上之詩

於薦廣壯相子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廣壯大牲也皇考文

也王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此美文王之德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烈考猶皇考也文母

太姬也

泰山

按泰山五嶽之東嶽也博物志云泰山一日天孫言

為天帝孫也主召魂東方萬物始成故知人生命之

長短五經通義云一日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功

經學考

卷四

八

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

為羣嶽之長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

也禪者廣厚也皆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以自効也

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示報天

禪梁甫之趾以報地梁甫泰山下小山

射揖讓

射必有耦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北面揖及階揖升

堂揖是三揖而升堂也射者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

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畢司射命設罍于四楹之西

勝者之子弟洗鬴酌酒奠于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
升堂三揖至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
坐取鬴立飲興揖不勝者先降凡飲酒賓主勸酬必
拜以送爵令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
為罰也

禘

禮記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洽

及其高祖

經學考

卷四

九

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典瑞共

灌獻之圭璋禘日展典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

滌事和鬱鬯以賓彝而陳之濯灌玉詔灌將之儀與

其早晏之節及沃盥之事將灌則王服袞冕而入奏

至夏后服副禘從主而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則奏肆

夏王以圭瓚酌尊彝之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

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為一獻后

乃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

奠之是為二獻灌以求神謂之二始蓋闕人尚臭故

以鬯臭也。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于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瑤爵。饌饋既殊。而樂奏亦異。此大禘之禮也。

與竈

爾雅。口室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窔。釋名曰。竈造也。初造食物也。月令曰。孟夏之月。其祀竈。又曰。竈者老婦之祭。盛于盆尊于瓶。

鄉射

經學考

卷四

十

白虎通曰。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物有室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兩射者。人臣示爲君親視事。身勞苦也。侯者以布爲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所以名爲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則射之。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嵩獸而射之。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

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禮曰。賓主執弓請升。射于兩楹之間。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近也。

告朔

按告朔。視朔。聽朔。朝廟。朝享。朝正。二禮各有三名。同日而爲之也。周禮太史頒朔于邦國。諸侯藏之祖廟。每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聽此朔之政。謂之視朔。又謂之聽朔。其日又以禮祭于宗廟。謂之朝廟。周禮謂之朝享。其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

周南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之文王。又得聖女。姬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于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社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社祭土神。而以勾龍配之。報其養萬物之功也。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按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屬陽。右屬陰。陰主殺。

松

劉向神仙傳曰。偃佺好食松實。能飛行。速如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能服。松者橫也。時受服者皆至三百。

經學考

朱四

十三

歲嵩山記曰。嵩高山有大松樹。或百歲。或千歲。其精變爲青牛。爲伏龜。採食其實。得長生。

栢

爾雅曰。栢。掬也。史記曰。松柏爲百木長。而守宮閭。劉向列仙傳曰。赤須子好食栢實。齒落更生。廣志曰。栢有續。栢有計。栢崔實月令曰。七月收栢實。

栗

毛詩曰。版有漆。隰有栗。周官曰。饋食之邊。其實栗。漢書曰。燕秦千樹栗。與千戶侯等。

三歸

說苑曰。桓公以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金仁山曰。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周策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間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

塞門

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于門。樹屏以蔽塞之。蓋小墻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幃。

經學考

朱四

十三

反玷

蔡虛齋曰。玷。受爵之器。以木爲之。楹柱也。謂兩柱盈盈對立也。按鄭玄註。以玷爲主賓獻酬反爵之處。許東陽曰。管仲大夫本無反玷之禮。當時齊伯。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覲于管仲家。故設此。延之。

大師

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

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大祭祀帥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桴音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廞歆作匱柩凡國之瞽矇正焉

樂

禮記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

經學考

卷四

十四

也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併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難者其禮具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和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偽

木鐸

禮有金鐸有木鐸武士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木鐸以孟春巡行警教於民間

經學考

卷四

十五

韶武

董子繁露曰作樂者必反天下之所始樂於已以爲本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也故韶韶者昭也禹之時民樂其三聖相繼故夏夏者大也湯之時民樂其救之於患害也故護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也故武武者代也四者天下之樂同一也其所同樂之端不可一也作樂之法必反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是故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代殊名則各順其民始樂于已也

刑

春秋元命包曰。刑者側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之人。人井陷於川。刀守之。割其情也。古之用刑者。畫象而不犯。蓋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取之。後世嚴刑而人不禁。故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

賦

按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蓋古者田有稅。丘

經學考

卷四

十七

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賦不以田。用田而賦。舉丘之賦而加之田。非正也。

崔子弑齊君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襄公二十五年。胡傳曰。齊莊

公見弑。賈舉州綽等十九人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

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

不苟者是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

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于昏亂

而莊公變之者。死非其所。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

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

粟

說文曰。粟嘉穀實也。粟之為言續也。春秋說題辭曰。粟五變。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祭。謂之粟。四變曰米。五變而蒸飯可食。

隣里鄉黨

經學考

卷四

十七

周禮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合璧事類云。鄉之為言向也。眾所向也。里之為言止也。眾所止也。二十五家為一里。萬二十五百家為一鄉。大司徒云。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哀公十一年春。齊為鄆故。國書高无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

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取也大不列于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俟于党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

經學考

卷四

十八

帥右師顏羽御郕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

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于郕洩子羽銳受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于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祝

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

經學考

卷四

十九

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策祝凡大禮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小祝掌卜祭示將事候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臯疾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旬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禱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觚

禮器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上圓象天下方

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破觚爲圓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孔子歎之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夢

周禮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

經學考

卷四

三

始難駭疫

三軍

白虎通曰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三軍者何法天地人也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加五千人

雲

易

春秋元命包曰陰陽聚爲雲說文曰雲山川氣也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鄭司農注云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程頤曰易之爲書卦爻象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

經學考

卷四

三

陽一道也太極无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細細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偶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于瞬息微于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

詩

卜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

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

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

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

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

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問之者

經學考 卷四 三

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

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

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

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

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

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小大故有小

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

神明者也詩之至也

書

蔡沈曰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

心得其心則道與治罔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

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

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則嚴

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

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心

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

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

經學考 卷四 三

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文

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于書猶化工之妙著

于物

吳孟子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哀公十 胡傳曰孟子吳女昭公

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禮取妻不取同

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

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昭公

不謹于禮欲結強吳以去三家之僮忍取同姓以混

男女之別不命于天子以弱其配不見于廟不書于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書孟子卒雖曰爲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經學考

卷五

三

四書經學考卷之五

錢唐徐邦佐孟超父采輯

同社 吳希文郁之父 泰閣

方雲蛟漢升父

呂之望子希父按正

論語

歌

禮記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繁縟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嗷歎之嗷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禱

說文曰除惡之祭爲祓會禱之祭曰脩告事求福曰

請道主之祭為禘潔意以享為禋以類祭神為禴

小雅小旻篇

宛音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音贏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風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音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邊豆

事物紀原曰邊以竹為之類薦果核可容四升豆以木為之以薦菹醢亦容四升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周禮籩人掌四豆之實

蔽冕

白虎通曰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紼以韋為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所以有冠者幘也所以幘持其法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首別成人也禮記曰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嚳而祭周人冕而祭冕所以前後遂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現邪纁塞耳示不聽讒也

官室

世本曰禹作宮釋名曰宮穹也屋見垣上穹隆也禮記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管子曰黃帝有合官以應政周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老子曰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溝洫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此

按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滄。所以通水于井也。溝通于洫。洫通于畝。畝通于滄。所以距川而東也。

御

周禮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

車僕掌戎車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屏車之萃。

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

旅革車。大射共三之。僕猶御也。萃猶副也。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五車皆有副者。

經學考

卷五

四

兵內戰。危以備不虞也。

麻冕

白虎通曰。麻冕何。周宗廟之冠也。麻爲之者。女功之始。亦不忘本也。

鳳

孔演圖曰。鳳火精也。毛詩草蟲經曰。雄曰鳳。雌曰皇。其類爲鸞。鸞或曰鳳皇。一名鸞。一名鷟。毛詩疏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鳳有六像。九苞。六像者。一曰頭像天。圓也。二曰目像日。明也。三曰背像月。偃

也。四曰翼像鳳。舒也。五曰足像地方也。六曰尾像綈。

五色具也。九苞者。一曰口。包命。不妄鳴也。二曰心。合

度。進退精也。三曰耳。聽達居高明也。四曰舌。詡伸能

變聲也。五曰彩色。光文彩呈也。六曰冠。矩朱南方行

也。七曰距。銳鉤。武可稱也。八曰音。激揚聲遠聞也。九

曰腹。文戶不妄納也。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

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卽都。知我惟黃。竹竹

來。鳳神鳥也。韓詩外傳曰。黃帝卽位。宇內和平。惟思

鳳象。召天老而問之。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

經學考

卷五

五

蛇頸而魚尾。鸞類而鷟思。龍文而龜背。燕領而雞喙。

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國之外。過崑崙

飲砥柱。濯水弱水。暮宿丹宮。見則天下大安。寧於是

黃帝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齋于殿中。鳳乃蔽日

而至。止帝東園。集梧樹。食竹實。沒身不去。黃帝使令

繪制十二箇。聽鳳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黃鐘

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少皞氏以其鳴合十

二律。故設鳳鳥氏之官。以爲歷正。及帝舜之時。作簫

以象之。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鳳不食生蟲。不履生

河圖

周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

齊衰

白虎通曰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

經學考

卷五

太

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布衰裳麻絰簫并繩纓苴杖為略及本絰者亦示也故惣而載之示有喪也腰絰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

衣裳

白虎通曰聖人所以制衣裳何以為絺紵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所以名為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郭也

以隱形自郭閉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

玉

大戴禮曰玉在山而木潤瑞應圖曰玉璫者聖人之應也不汲自盈王者飲食有節則出禮記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

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

經學考

卷五

七

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九夷

白虎通云夷者傳狄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舊稱俗仁而壽後漢書云東方曰夷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夷有九種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酒

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吉凶所起造也。漢書曰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順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福之會。酒經曰空桑穢飲。醴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麴。醴醪乳九投澄酒百品。酒之終也。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猶羹也。四曰醕齊。五曰沉齊。以節度作之。故以齊爲名。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久也。三曰清酒。

苗

經學考

卷五

人

管子曰苗始其少也。駒駒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同。免。勉。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

衛風雄雉篇

雄雉于飛。泄泄與異同。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婦人以其

君子從役于外故言。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

檜

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檜。賓有介。賓傳命于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檜。末檜傳之次檜。次檜傳之上檜。上檜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

中門

中間有闌。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闌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

經學考

卷五

九

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闌西爲右。入以闌東爲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闌之中。蓋避君出入處也。

圭

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秋官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享禮

周禮小行人合六幣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

私覲

按聘禮賓者出賓告事畢賓奉束錦以請覲是欲交其歡敬不用羔者因使而見非特來也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

紅紫

禮書曰青赤玄黃白黑正色也綠紅碧紫繡緇緇間色也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尅者相生者爲正色

經學考

卷五

十

和尅者爲間色故甲巳合而爲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尅土故也丙辛合而爲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金尅木故也乙庚合而爲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尅木故也丁壬合而爲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尅火故也

絺綌

周禮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微草首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備度受之

裘

白虎通曰裘所以佐女工助溫也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鹿之爲物善接其類而麋尤出于天性故先王取焉說文曰裘皮衣也

狐貉

按狐善疑貉善睡其營窟皆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俗云狐貉同穴而異處狐之出穴以貉爲道狐貉皆藏獸素問曰其主狐貉變化不藏狐性疑疑則不可以合類故從狐

佩

經學考

卷五

十一

按凡佩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有珌珌珌璜璜珌牙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玼而緼組綬若事佩則如內則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小鵬金燧右佩玦捍管帶大鵬木燧是也其制上有折衝下有雙璜中有珌珌下有珌珌貫之以組綬納之以纁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宮徵角羽之應其行有采齊肆夏之節其象有仁智禮樂道德之備

惟裳

按帷幕帳也。朝祭法服取其方平。故裳用正幅如帷。上下齊闊。猶今之裙然。

食

丹鉛錄曰。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一石五斗爲穀。得四斗爲鑿。得三斗爲精。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稌。南海之秬。周書曰。黃帝始烝穀爲飯。

膾

禮記曰。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

經學考

卷五

十三

豕爲軒。皆聶而不切。

醬

禮記曰。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

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實蓼者。實蓼于醬中也。

薑

說文曰。薑。禦經之菜也。春秋運斗樞曰。璇星散爲薑。薑辛而不臭。古者諸侯燕食。所加三十一物。而終于薑。桂。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鄉飲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絮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賓主象天地也。介饌。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饌

按饌作難。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駭疫。古者

經學考

卷五

十三

一歲三難。季春命國人饌。以畢春氣。仲秋天子饌。以達秋氣。季冬天子命有司。令鄉人大饌。以逐疫。以達陽氣。

廐

左傳疏曰。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于墉野。秋分農功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廐。此周典之制也。廐。馬舍也。周禮校人。掌頒良馬。四馬爲乘。三乘爲皂。三皂爲繫。六繫爲廐。六廐成校。此蓋名廐之始也。按投人天子十二閑。邦國六閑。然則閑廐之制。自周始。

也

版

周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比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

雷

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入能除害。出則興利。人君象易曰。雷出地奮。

經學考

卷五

十

豫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除災害。萬物須雷而解。

雉

雉有十四種。春秋運斗樞曰。玳星散爲雉。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因地之墳衍以爲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爲主。餘者雖衆。莫敢鳴。十一月雷在地中。雉性精明。故先知而鳴。

瑟

按世本。宓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瑟者。嗇也。閉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黃帝使素女鼓五十絃。

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

社稷

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闢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偏祭。故立稷神以祭之。禮記曰。厲山氏之子柱。周弃爲稷。共工氏之子后土爲社。

會同

按周禮大宗伯。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玄注云。此禮以諸侯見王爲義。時見者言無常期。王將有征伐之事。則合諸侯而見之也。十二歲王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故曰殷。

經學考

卷五

主

端

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端肅整齊。故謂之端。玄則其色也。

農圃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秬秠麻大小豆。大小麥。圃卽藪師所云場圃。任園地。謂在田畔樹

菜蔬果蓏者。

僕

禮書云。夫禮有六藝。馭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周官太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士爲之。故有以同等爲之僕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有以子弟爲師之僕者。有以貴者爲賤人之僕者。

宗族

白虎通曰。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

經學考

卷五

士

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待聖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

族者何也。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

算

九章算法云。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畛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買變易。三曰衰分。以御物價貴賤。四曰少廣。以御積募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

御遠近勞費。七日盈朒。以御隱雜。互見八口方程。以御錯揉。正員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

巫

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恒。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珥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祀前。

女巫掌歲時祓除蠶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祀前。凡邦之大災則歌哭而請。

經學考

卷五

士

醫

說文曰。巫彭初作醫。世記曰。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周官疾醫掌萬民之疾病。以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色五氣五聲視死生。察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物理論曰。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穴。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原疾病之輕重。而量藥劑之多少。貫微達幽。不失

小

易恒卦

雷風恒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無所容也。

桓公殺公子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華公九年

胡傳曰：取者，不義之辭。

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武奪或子，于義各

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于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

經學考

朱五

丈

請于魯殺之，然後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

陳恒弑其君

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哀公十四年

史通按：春秋書弑稱

君，無道稱臣，臣罪也。如齊簡公未聞失德，陳恒構

逆罪莫大焉。而哀十四年書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賢君相抑而賊臣是黨，求諸舊例，理獨有違。但此事

絕筆，後嗣之後弟子追書，豈由以索續紐，不類將聖

之能者乎？何乖刺甚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山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孔疏曰：上下皆山，故為兼山。直置一山已能鎮止，今

兩山重疊，止義彌大，重艮之象也。

磬

世本曰：無句作磬。

無句，堯臣。

磬，立秋之樂也。白虎通曰：磬

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大，磬謂之磬。徒擊磬謂之

蹇。在東方曰笙，磬在西方曰頌磬。

衛風：匏有苦葉篇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此刺淫

亂之詩。

經學考

卷五

尤

有淵濟盈，有鷺雉鳴。

以小反。

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其配，亂而犯禮以相求也。

雖雉鳴，歷旭旦始。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言古人之

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

招招白鵲，步于王前。

同。

否人涉，否人須我友。

配耦而相，刺此人之不。

此男

女必待

四書經學考卷之五

四書經學考卷之六

錢唐徐邦佐孟超父采軒

沈修齡屏修父

同社

參園

徐鳴澧蘭生父

金朝玉瑗如父校正

論語

商書諒陰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

王宅爰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

經學考

朱大

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

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臬令

免喪而猶弗言諫諫以爲過于禮也故咸諫之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

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資予良弼其代予言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若金用汝作鸛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

啓乃心沃朕心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惟暨乃寮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

以康兆民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

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命中

經學考

朱大

惟說命總百官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

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

其賢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王曰有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闕于行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經學考

卷六

三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遷于荒野入

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甘盤臣名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

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言從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

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

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陳

經學考

卷六

四

六韜曰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

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

亦有前後左右之列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

此謂人陳虎鈴經云結陳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

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棲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棲者

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

不可使不知變

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三相生變

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

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諸葛武侯八陣圖李衛公
六花皆出乎此。

夏時

周書云。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
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曆志曰。夫統之正
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
在寅。物成而黑。

殷輅

郊特牲疏。大路。殷祭天車也。五采一成曰就。天質慤。

經學考

卷大

五

故止一就。明堂位云。魯車有虞氏之輅也。鈞車。夏后
氏之輅也。木車。殷輅也。乘輅。周輅也。留青日札云。泰
始皇問三代之車。獨有取于殷輅。南史齊志曰。殷有
瑞。因乘鈞而制車。因乘根而爲色。乘根車。一曰金根。
車言桑色黃如金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
出根車。根車。應載萬物也。

周冕

按周禮春官司服。玉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
而帶。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王饗射。

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
羣小祀。則玄冕。天子之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
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旒各十二玉。公之袞冕九
旒。九玉。侯伯七旒。七玉。子男五旒。五玉。孤三冕。三玉。
大夫三旒。三玉。士以弁庶以冠。

虎

虎犬寒之日始交。七月而生。性至猛烈。雖遭逐猶復
徘徊顧步。其傷重者。輒咆哮作聲而去。聽其聲之多
少。以知去之遠近。鳴一聲者。爲十里。靠巖坐倚木。

經學考

卷木

木

而死者。終不傷其。其物不過三。不中則捨之。其食
物值拜輒止。以爲觸其名。名耳故也。嘗傷人者。耳輒
有缺。若鋸。夜視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
之。目光墮地。得之如白石。或曰。卽虎脰也。又知衝破
能畫地。以下令人有畫物上推其奇。偶者謂之
虎。下懸其鼻于戶。令人生男。

兕

晉郭璞贊曰。兕惟壯獸。似牛而黑。力無不傾。自焚以
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說文曰。嶧家之山。其獸多兕。

蕭之言也。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

小雅行野篇

我行其野。蔽芾其樹。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

畜。復我邦家。爾而不見。取爾故作此詩。

我行其野。言采其蕒。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

言歸思復。亦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蕒。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

亦祇支以異。

匏瓜

埤雅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蓋匏苦瓠甘。

繫而不食。以苦故也。左傳曰。匏不才於人共濟而已。

按天文圖。有匏瓜星。大象賦云。匏瓜薦果于震。閔注

云。五星在離珠北。天子之果園占大光潤。則歲豐。不

爾。則瓜果之實不登。

周南

關雎。周之文王。有聖德。又得聖女。妃氏。以爲之配。

詩

葛覃。后妃既成。綉紵而賦其

卷耳。后妃以君子不在。而

樛木。后妃能遠其德。而無嫉妬之心。

采芣斯。后妃不棄其德。而無嫉妬之心。

桃夭。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始。

鬼置。化行俗美。賢才聚多。故詩人

采芣。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

漢廣。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于江

經學考

汝墳。汝旁之國。亦先渡文王之化。者。故婦

鹿趾。文王后妃德修于身。而示孫宗族。皆

召南

鵲巢。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

采芣。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

草蟲。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

卷耳。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

采蘋。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

采芣。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

甘棠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

行露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

羔羊節儉正直故詩人美之

殷其雷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

標有梅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

小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忘忌

江有汜汜水之旁賸有待年于國而嬀不與之偕行

之故賸見江水之

有汜而因以起興

野有死麋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

何彼穠矣王姬下嫁于諸侯不敢挾

騶虞前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

朱子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

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

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于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

其樂章以南名之川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

世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道

改火

按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榆柳色青木生火

夏行爲火棗杏色赤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

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櫟色白金生水柞櫟色玄因時

改火以達其氣亦贊化育之一事火之爲言委隨也

火者南方陽光輝爲明聖人嚮之而治取其象也

女樂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

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

經學考

卷六

十

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于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

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

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我之爲先併矣蓋致地焉犁

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

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

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

子與魯君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

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于大夫則吾猶可止桓

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組于大夫

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之孔子歌曰彼歸之口
可以走出彼婦之謁可以死版蓋優哉游哉維以幸
哉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
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亞飯三飯四飯

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晝食哺食暮食凡四飯諸侯
三飯大夫再飯

鼓

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

經學考

卷六

土

以正田役風俗通曰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鼓
甲而出故謂之鼓周禮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
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鼙鼓鼓役
事以晉鼓鼓金奏

鼗

爾雅云小鼓謂之應應鼓曰鞀鼓亦曰鞀鼓樂之
所成曰鼗鼓大鼗謂之麻小鼗謂之料周禮鼗矇掌
播鼗按鼗帝矇制之應于房宿設諸師中以助常陽
人諧祝致之節

少師擊磬

周禮小師掌教鼓鼗祝故填簫管絃歌六樂聲音之
節與其和眡瞭掌凡樂事擊頌磬笙磬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帝謂舜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曰以下即

禹承于帝之言也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

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經學考

卷六

十二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
有四海爲天下君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

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

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

夷來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
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

用。休。之。月。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九功令六與三也

帝。曰。命。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曰。終。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老。期。倦。于。勤。汝。

惟。不。怠。總。朕。師。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佞。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

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

在。茲。惟。帝。念。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十。五。刑。

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

經。學。考

卷六

十三

懋。哉。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

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

于。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曰。來。禹。澤。水。懋。予。成。允。成。功。懋。汝。賢。克。勤。于。克。

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替。天。下。莫。與。汝。爭。

能。女。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用。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

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

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女。諧。

經。學。考

卷六

十四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神宗堯廟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

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

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

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

有。勲。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

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

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慙。祗。載。見。辟。毀。變。齊。懷。替。

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命。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厥來朝。乃作誥以與天下更始。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經序考

卷本

十五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怙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

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周書

泰誓上

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固以泰誓名之。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經序考

卷本

十六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親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饋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辟懲其侮。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

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

爾有衆底天之罰。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錫予一人。永清

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維學考

朱六

士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羣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

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額天。殺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民。

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

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

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今朕必往。

我武惟揚。至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勗哉夫子。用武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

維學考

朱六

十八

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斷朝涉之脛。剝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

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

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

其攷攷。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

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

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

厚賞。不迪有顯戮。

四書經學考卷之七

錢唐徐邦佐孟超父采輯

魏介如石父

同社

沈超又超父

參閱

翟翎殷之父授正

孟子

大雅靈臺篇

經始靈臺經之管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國之有臺所以望氣候災祥時觀勸節勞佚也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營表之際而

經學考

卷七

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也故曰靈

王在靈囿應鹿攸伏應鹿濯濯白鳥嚶嚶王在

靈沼於勿魚躍

虞音巨業維音維樅音樅貴音貴鼓維音維鏞音鏞於論音平鼓鐘於樂音洛辟

靡

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音靡鼓逢逢音逢朦朧音朦朧音朧奏公音公日音日曠

無群子曰音群曠音曠古者樂師皆以音

鴻鴈

鴈夜泊洲渚令鴈奴圍而警察飛則銜蘆而翔以避

鴻鴈有遠害之道周禮大夫執鴈以知保身又欲有

去就之義而不失其序蓋鴻之爲物其進也有漸其

飛也有序又其羽可用爲儀君子之道也禮曰前有

車騎則載飛鴻以其有行列也鴈霜降南翔冰泮北

徂其性惡熱故中國始寒而北至

麋

麋水獸也青黑色肉蹄一牡能乘十牝鹿屬也故麋

之文從鹿從米則以麋性善迷故也麋善迷而害稼

故周官大夫供麋侯麋言討惑除害也又云冬獻狼

經學考

卷七

二

夏獻麋者夏稼生之時麋害稼之衆者春秋書多麋

爲是故也白虎通曰諸侯射麋

鹿

字統曰鹿性警防分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蓋鹿萃

善走者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

防物之害已故詩以况君臣之義毛詩草蟲經曰鹿

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周官視朝則皮弁服皮弁

正以鹿皮爲之取鹿愛其類發于天性

湯誓

夏桀暴虐湯征之亳衆懼于征伐故湯論以弔民伐罪之意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音胎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邇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經學考
朱七
三

山林
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邦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宅
釋名云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天子宅于畝諸侯宅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

桑
典術曰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蟲食葉爲文章人食

樵老翁爲小童王盤農書云桑種甚多不可徧舉世

所名者荆與魯也荆桑多樵魯桑少樵魯桑之類宜飼大蠶荆桑宜飼小蠶凡桑果以接傳爲妙昔人以之譬螟子者取其速育之義也凡接枝條必擇其美根株各從其類

豚
豚豕子易曰信及豚魚正言豚魚者豚微物而遁逸魚微物而潛逃信所難及故也

狗
春秋考異郵曰狗三月而生陽主于三故狗各高其

經學考
朱七
四

尺爾雅曰犬生三摠音宗二師音祈一獬豸音未成毫狗家豸也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易曰艮爲狗狗善

警吠止禦又其性前趨故艮爲狗詩曰無感我悅兮無使尫也吠爾雅曰尫狗也狗善警警非禮相陵則

警吠故詩以惡無禮

蟲
春秋說題辭曰斗星時散精爲蟲四月生應天理竭其尾故謂之豕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詩曰有豕白駒烝涉波矣月離于畢

俾露霽矣。

東敗于齊

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於齊。齊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使龐涓將。令太子申爲上將軍。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

西喪地於秦

惠王三十年。魏與秦戰元里。秦取魏少梁。三十一年。

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兵

既相距。衛鞅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惠王恐。

經學考

卷七

五

使使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

大梁。

南辱於楚

楚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

邑七。

旱

春秋考異郵云。旱之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洪範五行傳云。旱之爲言乾。萬物傷而乾不得水也。上持亢陽之節。暴虐于下。故旱災應也。

雨

爾雅云。小雨曰霏。霖雨三日已上曰霖。久雨爲霖。暴雨曰東雨。時雨曰澍雨。雨與雪雜下曰霰。春秋說題辭云。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釋名云。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

王

論語摘輔象曰。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伯不先正。尚武力。桓譚新論云。無制令。刑罰謂之皇。

經學考

卷七

六

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與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伯。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

鐘

釋名曰。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白虎通曰。鐘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秋分之音也。世本曰。鍾作鐘。爾雅曰。大鐘謂之鎛。其中謂之剗。小者謂之棧。

小雅巧言篇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音無罪無辜亂如此恤昊天已

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大夫傷于諫無所

亂之初生偕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

黜庶遘音沮君子如亂庶遘已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上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

甘亂是用餒音匪其止共音維王之音叩音餒進叩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

子忖度之躍躍音躋音免遇犬獲之

往染桑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音碩

經學考 卷七 七

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煇

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水草交謂之麋

大雅思齊篇

思齊大音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太王京室之婦太

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詩亦承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

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人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

商賈

白虎通曰商之爲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

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固有其用物以待民來

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

市

風俗通曰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匿也易牙

農氏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

經學考 卷七 八

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六四祝融作市祝融頤周禮

建國後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財出糶

量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

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

商賈阜財而行布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

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管

象箴長尺圍寸有六孔無底大管謂之蕭蕭者高也

其中謂之篴篴密也聲相密也小者謂之箛謂聲音

清奴也。禮記云。管漆竹。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

簫

竹管三孔。所以和衆聲也。周禮簫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簫。

田獵

禮記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天子無事。則歲三田。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三田者。夏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田獵名。

經學考

卷七

九

圃

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獸。囿。御苑也。左傳疏。天子曰苑。諸侯曰囿。漢書注。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囿。種植謂之園。古今合璧云。古之初苑。圃必丁東方。蓋東方乃物所生之地。所以養萬物。

兔

兔。兔。兔。玉衡散爲兔。論衡曰。兔視雄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兔口有缺。吐而生子。故謂之兔。或曰。兔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

周頌我將篇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此祭文。王于明堂。以禮上帝之樂歌。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畏天所以畏文王。天與文王一軌。

劍

釋名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管子曰。昔葛天廬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鏃。此劍之始也。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劍。隸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帶劍。無事不得帶劍。

卷七

十

巡狩

白虎通曰。巡者。循也。狩者。牧也。王者爲天循行以牧人也。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必視見五年再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巡。詩禮記。王者巡狩。太師陳詩。以觀民之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

述職

自下達上曰述職。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是也。

徵

按徵者社也。物盛大而繁。社也。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凡歸爲事。徵聲洪者。則其事難。

角

按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凡歸爲民。角聲繆者。則其民怨。

明堂

按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以象天地。四面

經學考

卷七

十

堂各從其色。以倣四方。天稱明。故曰明堂。

大雅公劉篇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音易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

于蒙于蒙。思輯用光。矢斯斯張。下武戚揚。爰方啓行。

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召康公以成王將游。故宣戒以民。故詩公劉之下以告之。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

則在巖巖。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珞。御琫琕容。

刀。魚。水。族。得其所。不。思。舊。也。巖。山。頂。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觀于京。京

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京

高山而聚居也。處處。居室也。廬。寄也。旅。寄旅也。此言曰。言。論。難。曰。說。此言營度邑居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聲仰。逴逴。乃依。

乃造。其哲。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音青之飲之。君之

宗之。曹。萃。衆。之。處。也。此言官室既成。而落之。既。以飲食勞其羣臣。而又爲之。君爲之。宗焉。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

軍三軍。升音升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鋌。止基迺理。爰

衆爰有。夾其皇淵。邇其過音平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卽。

經學考

卷七

十二

亂。解之。謂。澗。水。名。也。自。過。二。澗。名。芮。水。名。鞠。水。外。也。此。又。總。叙。其。始。終。

大雅縣之篇

縣縣。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

未有家室。謂。漆。二。水。名。在。幽。地。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諫。也。遠。大。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

聿來胥宇。

周原膺膺。音莖武音武謹音謹茶如飴。音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

止曰時。築室于茲。言。周。原。土。地。之。美。雖。湯。之。苦。者。亦。林。於。是。太。王。始。與。幽。大。之。從。已。者。

止曰時。築室于茲。

之 謀居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訃。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事不為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經則直。縮板以載。

作廟翼翼。

抹音之陟陟音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音百

堵皆興。磬音鼓弗勝。音扶盛土于器也。陟陟眾也。度投

應聲制屢。成而削治重復也。馮馮。皆堅聲。此言治宮室也。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

經學考

卷七

十三

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音厥愠。亦不隕厥問。梓械音援音矣。行道兌音矣。

混音夷音駿音矣。維其喙音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黷音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

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國名。

商書仲虺之誥。仲虺為湯左輔。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

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

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

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夏王有罪。殛誅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滅。式商受

命。用夷厥師。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

巢之有稂。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

聽聞。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

經學考

卷七

十四

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殛予。后。后來其蘇。

民之載商。厥惟舊哉。

佑賢輔德。顯忠達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

邦乃其昌。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

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

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上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履皆暴。欽崇大道。永保

天命。

霓

疏爾雅曰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

霸

左傳孔疏曰霸者把也把持王政風俗通曰霸者長也言其成建五長功實明白

置郵

廣雅云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增韻曰馬傳曰置步傳曰

郵

卷七

十五

麒麟

爾雅曰麟麇身牛尾一角說文曰麒麟仁獸也春秋保乾圖曰歲星散爲麟毛詩義疏曰麟馬足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黃鍾王者至仁則出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廣雅曰麟者舍仁懷義行步中規折還中矩游必擇土翔必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

行不犯陷穽不罹罟罟文章彬彬微祥記云麒麟者

毛之長牝曰麟牡鳴曰游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勿秋鳴曰養綏

垤

埤雅詩云鶴鳴于垤垤蟻冢也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峯鶴鳥見之長鳴而喜

行潦

爾雅釋詁文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

雜學考

卷七

十六

大雅文王有聲篇

文王有聲通音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丞哉武王遷鎬之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丞哉築城伊瀉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適追來孝王后丞哉

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丞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丞哉鎬京辟離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丞哉

以方假左
引之

壓

垠

按氓之爲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

矢人

考工記矢人爲矢。鏃矢弗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三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筭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三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彈矣。刃長十圍寸鋌十之重三琬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起是故夾而搖之以砥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砥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筭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巢。

經學考

卷七

十九

函人

考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惟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凡察甲之道。砥其鑽空而窓則革堅也。砥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砥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橐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齡則變也。屬甲之札葉相結也。

弓人

考工記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曲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父與先生呼召不得稱議

其稱諾則似寬緩驕慢

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

經學考

卷七

二十

俟屨在外不俟車節者以玉爲之所以明信。君命也。君召臣以三節者謂君召臣急則以二節緩則以一節。急緩不出于三節。

居廬

儀禮喪服子夏傳云居倚廬。寢苦枕塊。哭晝夜無時。歆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剪屏柱。相寢有席。食蔬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禮書傳曰父師之喪。居倚廬。齊衰之喪。居聖室。芻豢不絀。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床可也。廬立於既殮。毀於既練。廬男子

之事。成人之體也。故婦人與童子不虛廬殿者也。

經學考卷之七

四書經學考卷之八

錢唐徐邦佐孟超父采輯

張之采去浮父

同社

吳思孫尼父

參閱

鄭士翊以時父校正

孟子

幽風七月篇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音發。二之日音烈。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

經學考

朱人

子。儲彼南畝。田畯至喜。

火。大火。心星也。感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周公以成王未

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替滕朝夕。誦以教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

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

殆及公子同歸。

蓋是時猶晏于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于蠶桑之務。故

其詩嫁之女。所以謂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蟄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

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鵲。

音決。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

朱孔陽為公子裳。

此言蠶績之事。

四月秀麥五月鳴蜩音條八月其穫音錢十月隕穫音托一
之日于貉音緇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
武功言私其獫音宗獻新于公此言作獵之事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
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入向
瑾音親尸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音郁七月亨葵及藟八月剝棗十月
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
叔苴音苴采荼薪樗食音我我農夫此言果酒嘉蔬以供
老疾奉賓祭瓜瓞其
經學考
茶以爲常食少長之
義禮俗之節然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平穆六禾麻菽麥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音賁爾于茅宵爾索
綯音亟其束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淶場音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
彼公堂稱彼兕觥音萬壽無疆
小雅大田篇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皂既堅既好
不根不莠去其螟螣音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穰田祖
有神秉畀炎火音未堅者曰阜螟螣蟊賊皆害苗之蟲
也
有渰音萋萋與雨祁祁雨我公田遠及我私彼有不
穫穰此有不斂穰音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
利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
盡取又與鰥寡共之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
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此詩爲農
夫之詞以
經學考
頌美
其上
陶治
疏陶作瓦器之匠也冶鑄金之匠也
禹貢
禹敷土隨山川木莫高山大川敷分
也冀州帝都之地
三面距河
既載壺口載始也
壺治梁及岐
冀州既修太原至
于岳陽岳太岳也陽
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也冀州不
名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言冀
不
者冀天子封內之地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衛二
水名
無所事于貢篚也

島夷皮服以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在北平縣

口之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史九河一日徒駭二曰太

五日胡蘇六曰簡潔七日鉤盤八曰鬲津雷夏既澤

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既道者既順其道也

澤者水離沮會同離沮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墳土脈墳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君天下者以

薄賦為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澤于河

其道離沮二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

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繡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松怪

石萊夷作牧厥篚檠絲浮于汶達于濟因于克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又淮沂二蒙羽其藝山名

大野既豬大野東原底平東原今之厥土赤埴墳草

木漸包埴也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

五色羽畎夏翟翟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璆魚

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彭蠡在豫章郡陽鳥攸居陽鳥

震澤既定太湖篠簜既敷

蕩大竹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

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璫現篠簜齒革羽

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公于江

海達于淮泗

荆及衡陽惟荆州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江漢朝宗

于海九江孔殷九江即今洞沱潛既道沱潛二雲土

夢作又雲夢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

貢羽毛齒草惟金三品枹幹枯栢礪砥砮丹惟齒簠

楮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璆組九江納

錫大龜浮于江沱潛逾于洛至于南河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洛瀍澗滎波既

豬滎波二導河澤被孟豬不常入厥土惟壤下土墳

墟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枲紉厥篚織

纁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岷嶓二沱潛既道蔡蒙

旅平蔡蒙二和夷底績和夷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

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祭磬熊羆狐狸織皮

西何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汙入于渭亂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涇渭汭漆沮水名。漆沮既從。澧水攸同。漆沮二水名。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荆岐二山名。終南惇物鳥鼠亦皆山名。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下隨山也。岍岍荆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皆冀州山。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太行恒山皆冀州山。
經學考
卷八
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栢陪尾豫州山。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內方大別嶓冢山也。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亦皆山名。嶓冢山也。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亦皆山名。嶓冢山也。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敷淺原山名。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此下濟川也。合黎山名。山叙水皆自西。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北而東南。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泝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嶓冢導漾。漢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

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滙。東爲中江。入於海。導沅水。東流爲濟。入於河。瀘爲蒙。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於海。導淮。白桐栢。東會於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於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於澗。瀍。又東會於伊。又東北入於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經學考
卷八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鉅。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有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蠻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蠻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

稼穡

說文曰。種曰稼。斂曰穡。

五穀

合璧事類云。穀之種不一。有言三穀者。梁稻菽是也。
有言五穀者。麻黍稷麥豆是也。有言六穀者。稻黍稷
梁麥瓜是也。有言九穀者。稷秫黍稻麻大小豆大小
麥是也。有言百穀者。又包舉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
經學考 卷八

蔬菓之實助穀各二十是也。

范計然曰。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
禾。五土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豆。平而陰者多
五穀。

司徒

周禮地官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
賦一作

埤雅鴈伯勞也。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義。
陰氣爲殘賊。伯勞賊害之鳥也。其聲鴈鴈。故以其音。

名云

小雅伐木篇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
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
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音序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
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粲灑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
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上聲兄弟無遠。民之失

經學考

卷八

九

德。乾餱音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
存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魯頌閟宮篇

閟宮有恤。音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匹。上帝是
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
平。稷音種穰穰。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
稻有秬。音奄有下土。繼禹之緒。詩人歌詠其事。以爲頌禱之詞。而推本后

稷之生而不及
及於億萬年耳。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

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臨帝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

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驛犧。是饗是宜。降福既

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耳耳。禾從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駢剛。犧尊將將。毛魚庖

藏。音慈。羹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

經學考 卷八 十 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

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福衡施于牛角。所以土觸也。三壽。三卿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音騰。二矛重平弓。公徒三萬。貝胄

朱綬。音綬。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考與試。俾爾

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僖公常從。秦桓

公伐楚。故以此美之。而祝其昌大壽考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

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龜蒙。二山名。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譖。魯侯是若。龜繹。二山名。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

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

髮兒齒。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皆魯之故地。見侵于諸侯。故魯人以是願生細者。亦壽徵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

有焉。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

是若。徂來。新甫。二山名。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奚斯。公子魚也。

經學考 卷八 十 布帛

禮記。仲夏月。毋暴布。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尺廣狹。不

中量。不鬻于市。呂氏春秋曰。戎人見暴布者。問曰。何

以爲此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灌濯可爲莽莽

也。莽。莽。長貌。灌濯。濯。洗也。綿帛之總名。

麻縷

郭璞麻贊曰。草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不給。服無不

加。至物在邇。求之好遐。

周禮典泉。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文。以待時頒功而

授齋。案麻也。經緯紵皆布名。而有精麤之別。草葛積之屬。

絲絮

周禮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價損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所入有出于蠶室所獻者。有出于野蠶所成者。故必辨其物色。評其價值。絮敝綿也。

屨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屨。黃屨。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句當作絢。重底為舄。單底為屨。

經學考

卷八

十二

小雅車攻篇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音龍。駕言徂東。周公相洛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于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此言將往狩於圃田也。

之子于苗。音毛。選徒囂囂。建旒設旆。搏獸于敖。此言至東都而

選徒以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有釋。此言諸侯來會朝于

東都也。

決拾既飲。音次。矢弓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音忒。此言既會

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此言其終事嚴而願

會均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此章總叙其事之終美之。

終而深美之。

冠

經學考

卷八

十三

禮記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

故冠于阼。以著代也。醺于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

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嫁

禮記親醺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

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

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

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

合卺而醺。所以合體同尊。早以親之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廟成婦之義也

耕助

禮記天子親耕於南郊諸侯耕於東郊以供粢盛又月令曰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畝籍田儀注曰其田東去宮八里遠十六里爲千畝天子耒耜一具三公耒耜三具九卿耒耜九具立方壇以祠先農

蠶學考

卷八

十四

蠶繅

禮記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

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

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

曲禮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祭祿者先爲祭服王制曰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梓

考工記梓人爲筍簋天下之大獸五脂希膏春羸春羽者鱗者筍簋所以懸樂器者橫者爲筍直者爲簋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凡試梓飲器鄉衡而

蠶學考

卷八

十五

實不盡梓人罪之

爲侯廣與崇左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匠

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槩以縣砥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象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輪

考工記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
和之。較也者。以為利轉也。幅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
者。以為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三木較
輪牙也

輿

考工記。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凡居材。大與小無併。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
奔。飾車欲侈。

武成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
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城二字遂以

篇名

經學考

卷八

十七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伐商。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

戌。柴望。大告武成。

既生魄。庶邦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王若曰。鳴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

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劬王家。我文考文王。克

宋小國書

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
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
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
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
人。敢祗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恭厥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
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

經學考

卷八

十七

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

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

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

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百。位事惟能。重民五教。

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蛇

云蛇屬紆行。埤雅云。蛇盤向壬。又云。蛇以眼聽。

江

江。公也。諸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貢也。所出

珍物。獻貢也。周官揚州其川三江。按三江。漢書地

理志。岷江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

蓋一源而三日。尚書稱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水名又東

至于澧。水名過九江至于東陵。地名東迤北會于滙。東爲

中江入於海。是也。

淮

釋名云。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也。按淮水出

經學考

卷八

十九

南陽平氏縣桐栢山。尚書云。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

沂。入于海。是也。

漢

漢。楚水也。按漢水出隴坻道縣嶓冢山。初名嶓水。東

流至武都沮縣。始爲漢水。尚書稱嶓冢導漢。東流爲

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

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是也。

豹

埤雅曰。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易曰。君子豹變。古

今注曰。豹尾車周製也。所以象君子豹變。語曰。豹死

留皮。人死留名。廣志曰。狐死首丘。豹死首山。言不忘

本也。豹一名程。列子曰。程生馬。古詩曰。俄狼食不足。

饑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其字從勺。

當爲是也。

犀

犀。南徼外。牛而似豕。一角在鼻。一角在頂。今徼外所

送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則有珠甲。山犀無之。今

通天犀。長且銳。皆腦上角。千歲者耳。長且銳。有一白

經學考

卷八

十九

縷。直上微端。名曰通天。通天則能通神。可以破水駭

雞。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得三寸以上。

刻爲魚而御之。以入水。水常開方三尺。又以角盛米。

置羣雞中。雞欲往啄。將至數寸。輒驚退。至屋上。則鳥

鳥不敢集。置積穀上亦然。其獸專食百草之毒者。及

衆木之有刺棘者。不妄食草木之柔滑者。其在山中

晦明之外。光正赫然如炬。

象

長身牙室前如後。三年一乳。行孕肉棄。

十牛命在其鼻其所食物皆以鼻取之或食必再三整齊乃食能別道之虛實稍虛輒不肯過故晉時帝行則以象車道引以試橋梁其鼻端有爪肉得之可以拾針體具十二少肉惟鼻是其本肉膳不附脂隨四時在足字說曰象齒感雷莫之為而文生天象亦感氣莫之為而文生人于象齒也服而象焉於天象也象而服焉周官玉路以祀象路以朝王仁也象義也

周書君牙篇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

經學考

卷八

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繼乃舊服無忝祖考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

惟爾之中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春秋

董子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

經學考

卷八

主

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春秋義之大者也得一端而博觀之視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其溫辭可以知其寒怨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愈近而言愈謹矣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故聖者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胡氏傳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登

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井

釋名云井清也泉之清潔者也風俗通曰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井有天井坎井火井雲井風井金井鹽井冰井浪井粉井雲母井藻井腐井甘井沸井軍井家井

經學考

卷八

三

李

西京雜記曰漢武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樹有朱李黃李紫李綠李青李綺李青房李車下李顏回李合枝李羌李燕李猴李李少君謂武帝曰冥海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甌臣以食之遂生奇光

蟾

爾雅蟾蜍蟾蜍糞土中蟲又云蟾蜍謂在木中者二物大抵相似以所處為異大者如足大指而蟾蜍在腐柳中者內外潔白故詩人以比碩人之頰說者以

為齊人曹氏之子所化

蚓

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是雖微物其啓閉有時故月令孟夏蟬鳴後五日而丘蚓出冬至之日丘蚓結勸學者取之以為其用心之一周書曰蚯蚓不出壁奪后丘蚓不結君政不行夏夜好鳴於草底故江東謂為歌女

鵝

埤雅鵝類如鴈長脰善鳴又善轉旋其項古之學書者法以動腕義之好鵝者以此卞子曰羊性淫而狠豬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蓋鵝義首似傲故曰傲也名之曰鵝其謂是鵝鵝伏隨日說者謂乳鵝伏卵隨日光所轉禽經曰鵝見異類差翅鳴

經學考

卷八

三

書經學考卷之八終

書經學考卷之九

錢唐徐邦佐孟超父采輯

徐江湛爾衡父

同社

泰閣

范 禎祥先父

鄭 壽貞先父校正

孟子

六律五音

律曆志曰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以統氣類物呂以旅陽宣氣言六律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

經學考

卷九

十

律呂之法每三分而損益隔八位以相生不以八十
一數之黃鍾不能正夫音之宮不以五十八數之林
鍾不能正夫音之商不以四十八數之南宮不能正
夫音之羽不以九十四數之姑洗不能正夫音之角
樂書曰述天地自然氣數而以聲通之謂之律聲之
曲折而成方則比而成文謂之音六律非生于五音
正五音之所自生者也

按劉歆鍾律書宮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
爲四聲綱也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凡歸爲

君宮聲亂者則其君驕

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

事爲言凡歸爲臣商聲錯者則其臣壞

羽者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

事爲德凡歸爲物羽聲差者則其物亂

長樂陳氏曰律起于黃鍾終于中呂其長短有度其

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而萬法之原畢會於是幽有

以辨天地四時之理深有以通神祇祖考之情施之

於教治足以齊風俗而立民信用之於戰伐足以審

經學考

卷九

二

勝負而詔吉凶則律之爲用豈不大哉

城郭

管子曰內之爲城外之爲郭釋名云城盛也盛受國

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

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

大雅板篇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

管不實千璽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此凡伯刺幽王之詩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此凡伯刺幽王之詩無然泄泄辭之輯

大民之治矣。辭之憚矣。民之莫矣。定也。欣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言。維服

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譖譖。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

音爾用憂譖。多將矯矯。不可救藥。老夫詩人自稱。病弱廢也。

天之方懜。音無為夸音。毘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

方殿屎。音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隔民如墮。音如篴音。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携無

曰。益。隔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經學考

卷九

三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

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价大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

其本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音。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大雅蕩之篇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音。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音。天生

丞民。具命匪誥。音。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疆禦。曾是掎音。克曾是在

位。曾是在服。天降禍音。德女興是方。詩人作此詩時。人知此詩。

託于文王所以嗟歎殷朝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顯禦多音。流言以

對。寇攘式內。侯作音。侯視音。靡恤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怨於中國。欲怨以爲德。不

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泯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

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

經學考

卷九

四

人尚乎由行。內與音。于中國。單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育

害本實先。殷喪不遠在夏后之世。

大雅桑柔篇

芄彼桑柔。其下侯句。將音。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

憂。倉兄填兮。俾彼昊天。寧不我矜。音。刺厲上而作

以桑爲此者。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反其采之也。一謂而盡。無黃落之漸。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馬旌旗而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所艱瘁。民孔棘我困

爲謀爲毖。亂况斯創。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經學考

卷九

五

如彼遘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井音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瘁。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牲牲音其鹿。朋友已譜。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

其長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經學考

卷九

六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同迪。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譽。音雖曰匪。子既作爾歌。

類

類如小狗。水居食魚。平以正月。取魚于水傍。四面陳之。謂之祭魚。類不祭魚。國多盜賊。蔡邕月令章句曰。類毛蟲。西方白虎之屬。水居而殺魚者也。春之時。以一柔配庚剛。故金得殺於木。毛蟲害魚於春陽。自然。

之氣不爲妖異故以爲候祭者陳之陸地進而弗食
類歲常兩祭古者魚人候此而入澤梁類性能知水
之高下其爲穴必預度水所不至鄉人以是爲潦水
之候桑大夫曰水有獮獮而池魚勞國有強禦而齊
民消

鷓鴣

埤雅鷓似鷓黃色燕頤鸛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
鳩鴿燕雀食之釋鳥曰晨風鷓

艾

經學考

卷九

七

庶草治病各有所宜惟艾可用炙百疾故名醫草歲
或多病則艾生之亦天預備以救人爾荆楚之俗五
月五日未雞鳴采之詩曰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
歲兮艾以久畜爲善

眸子

靈樞經岐伯曰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爲
之精精之窠爲眼骨之精爲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血
之精爲絡其窠氣之精爲白眼目者榮衛環變之所
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

者也

豺

釋獸曰豺狗足豺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
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
先王侯之以田俗云豺羣噬虎言其健猛且衆可以
窘虎也又曰瘦如豺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豺

狼

狼大如狗青色作聲諸竅皆沸里語曰狼卜食狼將
遠逐食必先倒立以下所向故今獵師遇狼輒喜蓋
經學考

卷九

人

狼之所嚙獸之所在也其靈智如此古之造式者以
狼牙爲柱虎善擬其前狼善顧其後古之烽火用狼
糞取其煙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

杠梁

釋名云杠公也衆所公共也爾雅云隄謂之梁卽橋
也玉海云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
涸則成梁梁者造舟爲之未有橋之名也

溝洫

考工記匠人爲溝洫邦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

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邨
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
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
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

檮杌

檮杌奸闖至死不却西荒中獸也狀如虎尾長三尺
人面虎爪口牙一丈八尺或曰檮杌卽餘左傳顓帝
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蓋指伯鯀又楚史謂之檮杌
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檮杌之爲物能逆知來事故以
經學考
卷九
九

此目之

沐浴

沐謂滌髮浴謂盥手頭曰沐身曰浴

日至

按天無體以日月星辰爲體星辰之位次不可名以
日月經度爲名故日月皆有至御言日至者以日能
周天也造曆者歲以日至之日爲數始傳所謂履端
於始序則不忒是也又必推上元大初之時歲日月
時皆甲子以爲曆元則七曜之行皆會牽牛之次無

紀傳分曆書所稱合璧連珠是也

博

說文曰博局戲六著十二棋也古者烏曹作博

奕

博物志曰堯造圍棋丹朱善棋尹文子曰以智力求
者喻如奕奕進退取與攻却放舍在我者也

旻天

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
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

經學考

卷九

十

覆閣下則稱旻天自下降監則稱上天挺據遠視之
蒼蒼然則稱蒼天

齊風南山篇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
曷又懷止
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
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

葛屨五兩冠綏
音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

止曷又從止

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
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葛又極止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琴

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絃曰少宮少商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于身非若鐘鼓陳于宗廟列于簾懸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誼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而感發善心也凡琴曲和樂而作命經學考卷九 士

張

張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舜讓于德弗嗣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朔日也文祖堯始祖之廟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以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以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

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禮

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

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禋山川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禋山川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三帛諸侯世子執

執展一死士執雉所以為贊而見者特特牲也執展一死士執雉所以為贊而見者特特牲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庸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也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

告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

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

密八音。

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舜終告攝此

詢于四嶽。開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蠻夷率服。

經學考

卷九

十三

舜曰。咨四嶽。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

疇。食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

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

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寬。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

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

稽首。讓于父。新。暨伯。與。帝曰。兪。往。哉。汝。諧。垂臣名。父

名臣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兪。曰。益。哉。帝曰。兪。咨。益。

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兪。往。哉。汝

諧。朱虎熊羆。四臣名。

帝曰。咨。四嶽。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

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兪。往。欽。哉。伯夷臣名。夔龍二臣名。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經學考

卷九

十四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帝曰。龍。朕。聖。謗。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

出。納。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坊記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

示民有君臣之別也。

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

小雅北山篇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方剛。經學考 卷九 一五

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執事失容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大雅雲漢篇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

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禍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故仍作此詩以美之。

早既大甚。憂隆盛。蟲蟲不珍。禮祀自郊徂宮。上下奠饗。

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電如雷。周餘黎民。

靡有子遺。早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丁摧。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

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早懸。爲虐如慘。如焚我心。

極暑憂心。如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遜。

早既大甚。黜勉畏去。胡寧瘳我以旱。惜不知其故所。

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左記。猶言窮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介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其寧。然之明。見于有雨。故也。

大雅下武篇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哲王通言大王王季

也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此章美武王能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言武王之德而長合于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也

德而長合于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于天下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昭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哉也一人謂武王

昭茲來許維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維學考

卷九

七

書經學考卷之十

錢唐徐邦佐孟超父采輯

胡本黃氏華父

同社

陳鵬霄天弘父

曹鳳翔仲苞父校正

孟子

商書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本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

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維學考

卷十

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日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

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

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哉自毫鳴條夏所宅也毫湯

所宅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今嗣王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

邦終于四海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諛弗弔先民時若居上克明

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於有萬邦
茲惟艱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制官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
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
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
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
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

經學考

卷十

二

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用。小
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隆厥宗。

虞師晉師滅下陽。僖公二年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
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不能強諫。且
少長于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
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虞伐鄭也三門冀之既病。則
亦惟君故。以虞况晉今虢為不道。保于逆旅。以侵敝

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
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會虞師
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冬。晉人執虞公。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殄。一之謂甚。其可
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
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

經學考

卷十

三

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
虞能親于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
戮。不唯逼乎。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
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
德是依。神所憑依。將在德矣。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
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晉
侯圍上陽。冬十二月。晉滅虢。虢公奔京師。師還。館
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
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井伯。鄭百里奚穆姬。虢公女。送女曰。嫁以

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金聲玉振

樂書曰。乾之爲卦。其位則直西北之維。而於物爲金玉。金者陰精之純。而生乎西。其材從革。其聲始降。而終殺。聖人鏗之以爲鐘。以譬道之用也。王者陽精之純。而生乎北。其材不變。其聲清越。以長而無隆殺。聖人戛之以爲磬。以譬道之體也。古之作樂。鏗金以始。之。戛玉以終之。始則出道之用。以趨時。終則反道之體。以立本。

經學考

卷十

四

廩人

周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殺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歲之上下。即豐凶也。鬴。釜同。稍。食仁者。祿廩。

小雅大東篇

有饑。簋餐有捭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願之。滑音焉出涕。求國困于役而傷于敗。譚大夫作此。

以告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冽洳音。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

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棄棄衣服。舟人之子。

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韜韜佩璫。不以其長。維天有漢。

監亦有光。跛彼織女。終日七襄。

經學考

卷十

五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

西有長庚。有捭天畢。載施之行。啓明。長庚。皆金星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

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雪

韓詩外傳云。草木花多五出。雪花六出。六者陰極之

數。釋名云。雪。綬也。水下遇寒而凝。綬綬然下也。

董子曰。天之道。出陽爲煖。以生之。出陰爲清。以成之。

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漂也。不能有熟。功已畢成。

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空。空者實地而已。不逮物也。

尸

通典祭所有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醉飽孝子之心也。夏后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喪禮始喪而奠。則無尸。以人道事之也。既葬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

經考

朱十

本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于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

麴麥

說文曰。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麴。周所受來麴也。百穀各以初生爲春。熟爲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爲麥秋。麥神名福習。

董子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五穀最重。粟麥。

鵠

鵠。禽之大者。色白。又有黃者。丹者。善高翔。湖海江湖間有之。楚辭曰。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識天地之盈虛。

熊掌

爾雅翼云。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者。羆力尤猛。熊似豕。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冬蟄不食。餓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留青日札云。熊食少許鹽。卽宛轉而死。

經考

朱十

七

大雅既醉篇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此父兄所

之詩。君子謂王也。爾亦指王也。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公尸嘉告。以

善言告之。謂般辭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指賓客。助祭者。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孝子。主祭人之嗣。

子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壺。宮中之器也。言深

遠而嚴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美稗

說原云。稗。稗二物也。皆有米而細小。水旱無不熟之。時。禱而吹之。亦可備荒。

小雅小弁篇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

經學考

卷十

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鸞。雅鳥也。小而多羣。幽王太子宜臼

被廢而作此詩

蹶蹶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惄如擣。假寐

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

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漙者淵。萋萋淠淠。淠。音壁

彼周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

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鳴。雅鳥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墮之。君子秉

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君子信讒。如或醕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

矣。折薪。地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佗。音他。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

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邶風凱風篇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劬。之淫風流行。雖有

經學考

卷十

七子之類。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覲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周書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上。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之事。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者告之辭也。成王勿周

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子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

作民明辟。

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

東溷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佯來以

圖及獻卜。

佯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

土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

匪休，公既定宅，佯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予齊百工，佯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經學考

卷十

十

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敘工。」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

弗其絕。

厥若彝及撫，享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佯嚮卽有

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公曰：「已汝惟冲，予惟終。」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夷

侮。」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

慶，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

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

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經學考

卷十

十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遂衡不

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誌祀。

王曰：「公功棗迪篤，罔不若時。」

王曰：「公子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哉，我惟無

斃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

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孺子來相宅其大悼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

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佻來誌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音曰明禋拜手稽

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惠篤叙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王佻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經學考

卷十

十三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驛牛一武王驛牛一王

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煙咸格王入

太室裸。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葵丘之會

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桓宋子襄衛侯文鄭伯文許

男信曹伯于葵丘宰周公者以冢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胡傳曰桓之會有天子之事三於洮既序王人於諸

侯之上而同盟焉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

不敢同盟焉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

會世子桓知節矣春秋是以予桓也會盟同地再言

葵丘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

之盟美之大者也。

公羊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

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

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

經學考

卷十

十三

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

黍

汜勝之書曰黍者暑也種必俟暑以大暑而種故謂

之黍。

韓子曰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以為上盛也。

春秋佐助期云黍神名倂佞蘭郝。

版築

版牆版也築杵也。

鹽

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
世子亦如之凡齋事齋鹽以待戒令注鹽之所產不
一有刮地而得者為苦鹽有煮海而成者為散鹽形
鹽則築為虎形者也飴鹽則其甘如飴者也祭祀賓
客膳羞之用鹽各有所宜鹽人各因所宜以共之也
齋事和調之事也齋則化之以水鍊之以火用以和
五味之齊也

魏風伐檀篇

經學考

卷十

十四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不稂不莠。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不稼不穡。不稂不莠。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不素餐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不稂不莠。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鵲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革車虎賁

革車以皮為飾者也。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

邶風柏舟篇

汎汎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邁。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親聞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懷。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追蠡

筆乘云。追。親字書。並無以追為鐘紐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蠡謂之幹。又因蠡。遂附會以為鐘紐。即周禮之旋蟲。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

義當爲捷擊之追。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捷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蠶繭之形。蓋近者捷。蠶者其形似也。

軌

禮書曰。車迹爲轍。轍廣爲軌。

布縷粟米力役

按織麻曰布。析絲曰縷。帶殼曰粟。脫殼曰米。布縷出於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其成在夏。故夏征之。粟米出於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其成在秋。故秋征之。力

經學考

卷十

十

役出于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至冬有暇而始征之。

珠

管子曰。玉起于禺山。珠起于赤野。韓詩外傳曰。良玉度尺。雖有百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

山海經曰。三珠樹生赤水上。其爲樹如栢。葉皆爲珠。

姓

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

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

潛夫論曰。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于爵。或氏于志。凡厥姓氏。不可勝紀。

名

白虎通曰。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于祖廟。于祖廟者。謂子之親廟。

經學考

卷十

十

則當爲宗祖主也。一說名之于燕寢。名者。初少卑賤之稱也。寡略故於燕寢。

曲禮曰。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四書經學考卷之十

錢唐徐邦佐孟超父采輯

徐懋昭仲閻父

叔

徐懋芳君采父

泰正

徐胤仲仲父

兄

徐胤翹幼父

補遺

盤銘

禮。沐用盤。盥漱亦以盤。則盤沐器也。浴器亦曰盤。古

經學考

卷十之一

一

有盤孟之戒。孟卽杆。亦浴器也。銘字從名。名者書也。

古謂字書爲名。釋文曰。刻金曰銘。古人之有訓戒勲

業者。多刻之于金器。若鐘鼎之類。猶後世刻之于碑

碣也。然則刻字書于金。故曰銘。古者凡器必有銘。蓋

器爲常用之物。而銘以自警也。

邦畿

詩傳云。畿。疆也。疏云。畿者爲之畿限。疆。畔。故爲疆也。

白虎通云。京師者。千里之邑號也。法日月之徑。千里

黃鳥

方言云。驪黃自關而東。謂之創鵲。自關而西。謂之驪

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爾雅翼云。荊州每至冬

月。于田畝中得土。堅圓如卵者。輒取以賣。破之。則鷖

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目聚伏。而土堅勁。候春始

生羽。破土而出。說文云。離黃。倉庚也。鳴卽蠶生。當樞

熟時。來在桑樹。鳴則蠶熟。

丘隅

爾雅釋丘云。非人爲之丘。風俗通曰。丘之字。二人立

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

經學考

卷十之一

二

淇園竹

述異記云。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淇園。殷紂竹

箭園也。見班彪志。竹譜云。竹曰青士。類有六十一焉。

竹根曰鞭。以鞭行時。八月爲春。二三月爲秋。又云。植

類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根幹將枯。花

復乃縣。華陽國志云。哀牢夷有竹。其節相去一丈名

僕竹。南荒有筓竹。長百丈。圍三丈餘。可以爲大舟。笋

味甚美。成都有竹名對。青半青半紫。二色相映可愛。

南垂界有百葉竹。一枝百葉。故名。又名筓竹。有葉。

人以刺虎豹。中卽斃。錦江心礪石上產桃竹。可爲杖。竹性中虛。此竹獨實。類木。謝莊詩云。直而不介。弱而不彫。杳裊人圃。蕭瑟雲巖。推名楚澤。美質梁池。江道賦云。有嘉生之美竹。挺純姿于自然。含虛中以象道。體圖質以儀天。託宗爽塏。列族園田。

切磋琢磨

爾雅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周禮百工飭化八材。鄭玄註。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

經學考

卷十之一

桃

典術云。桃者。五木之精。故厭伏邪氣。制百鬼。今人作桃符著門。以厭邪。西京雜記。漢武帝上林苑有細桃。紫紋桃。金城桃。霜桃。

矩

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于圓方。圓出于方。方出于矩。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夫矩之于數。其裁制萬物。惟所爲耳。

須臾

僧祇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古者樂不踰辰。燕不踰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

罟獲 陷阱

周禮小宰獸人掌罟。罟。獸。辨其名物。又罽人爲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又雍人。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爲阱。獲秋塞。罽杜獲。丹鉛總錄云。罟。獲。以罟爲獲。而

經學考

卷十之一

罟

掛之。陷罽爲陷。如罽以陷。罟獲以罽。罽禽獸。今之扣網也。陷罽以陷。墮禽獸。今之賺坑也。

衽金革

中庸管窺曰。衽。衣衿也。論語被髮左衽之衽。金銅鐵之屬。革皮也。以皮爲繩。穿金葉以爲甲也。

鳶

埤雅釋鳥云。鳶。鳥。醜。其飛也翔。高飛曰翔。布翼不動曰翔。鳶。鵟也。摩風迴翔。故其飛也翔。前禮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將風。故也會經曰。暮鳴。鳴。卽小

雨朝鳶鳴。仰大風。昔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今人乘風放紙鳶。鳶輒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蓋放於此。

淵

管子曰。水出地而不流者。命之曰淵。荀勗學云。積水成淵。而蛟龍生焉。

天子

公羊注云。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呂氏春秋云。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經學者。卷十之一。五。而勿櫻之。謂天子。

追王

禮大傳云。追王大王。竄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物原云。周武王始制追王之禮。晉文公始制追封之禮。

昭穆

決疑要錄云。父南而故曰昭。明也。子北而故曰穆。順也。程公泰曰。先儒謂禘祭之日。羣昭向南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羣穆向北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然而

此特在室事者然耳。至于堂事。昭在東而向西。則非取向明之義矣。穆在西而向東。則非取深遠之義矣。況廟制定規左昭右穆。蓋昭穆不以向南向北而得。名。左爲陽。而有明顯之義。故曰昭。右爲陰。而有深遠之義。故曰穆也。

序爵

按禮。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若此類。所謂序爵也。

序事

經學者。卷十之一。太。中庸輯畧曰。玉幣交神明也。裸鬯求神于幽也。故天地不裸。則玉幣尊于鬯也。故大宰贊之。鬯則大宗伯涖之。裸則又卑于鬯也。故小宰贊之。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

方策

方。版也。方策云者。書之于版。亦或書之竹簡也。通版爲方。聯簡爲策。

蒲盧

埤雅云。細要曰。蒲。一曰蒲盧。細要土蜂。謂之蒲盧。義

取諸此留青日札云鄭玄以螺贏爲蒲盧今按楊子曰螟蛉有子。殪而逢蜾蠃。蜾蠃凡細蟲皆可負去。必齧死之而寄生一子于其上。積四五蟲乃以泥封之。久之卵得其氣而生。其初生也。必食其蟲俱盡。則可以啓封而出戶矣。又大戴禮雉入海爲蜃。曰蜃蒲盧也。謂蚌也。沈子曰。蒲葦也。蒲葦不擇地而生。藝蒲葦者。遂之而已。解頤新語曰。瓠之細腰者曰蒲盧。其莖各異。

既廩

經學考

卷十之一

七

周禮彙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草木 禽獸

說原云。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故草木無知。禽獸知而不全。人則無不知也。又云。草木一莖之細。一核之微。其香色葩葉相傳而生。千載不變。益根幹有生死。而其神未嘗死也。木植三百六十。松爲之長。草

植三百六十。著爲之長。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那昂爾雅疏云。禽者。禽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

寶藏 貨財

臨川戴氏曰。寶藏如五金之鑛。貨財如菰蒲萑葦。珍珠珊瑚之屬。爾雅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巴山之金石焉。西方

經學考

卷十之一

八

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有岱嶽。與其五穀魚鹽生焉。管子云。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綠石者。下有鉛錫。上有赭。下有鐵。又云。玉起于禺山。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先王爲其遠至之難。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又云。禹九年水。湯七年旱。人無餽。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泉。以贖之。禹以歷山之金鑄

泉救人之困。梁書云：林邑國有山，赤色，其中生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神異經云：西南有銀山，長五十餘里，廣四五里，高萬餘丈，皆悉白金，不雜土。山漢武內傳云：五百歲天下名山一開，開時金玉之精湧出。

山海經云：珊瑚生海中，欲取之，先作鐵網沉水，珊瑚貫網而生，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形如小樹，因絞網出之。珍玩考云：琅玕樹生海底，丹柯碧葉與珊瑚畧同，出水紅潤，旋變為青，擊之作金石聲。五音相節，靈異記云：鮫人從水出，寓人家，積日賣綃，將去從主人

經學考

卷十之一

九

索一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人，故曰：泉客慷慨以泣。珠文子云：水之為物，擊之無創，射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利穿金石，功濟天下。又云：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濛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鍾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

經綸

旣林伐山云：經引之，卽今之織牽絲也。綸理之，卽今

之織刷絲也。牽而引之，使之不斷，理而刷之，使之不亂也。

屋漏

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趙旂爨言云：古人宮室門東偏南向，故謂西南為奧，西北曰屋漏，不掘屋漏，猶曰不愧暗室也。

鈇鉞

說原云：鈇，莖斫刀也。鉞，大柄斧也。黃鉞以金飾之，古今注金鉞黃鉞也。鐵鉞玄鉞也。武王以黃鉞斬紂，太

經學考

卷十之一

十

千乘

公以玄鉞斬妲己，將軍出征，授黃鉞者，亦以銅為之。司馬法云：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

輓輶

禮書曰：先儒以大車為牛車，小車為羊車。羊車轄端曰輓，牛車轄端曰輶，理或然也。後漢李尤車銘曰：圓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之謙虛，疏達開通，兩輶郭邪，尊卑是從，輓輶之用，信義所同。

諸夏

師古曰諸夏中國諸侯也。夏大也。言大於四夷。

旅

爾雅云旅陳也。又云祭山曰旅。縣。里于山足曰旅。禮書曰旅非常祭也。國有人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

瑚璉

三禮圖曰瑚受一升。制度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簋而兌音下。

經學考

卷十之一

十一

桴

疏云桴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

墻

釋名云墻障也。所以自障蔽也。神異經云西北裔外大夏山有宮以黃金為墻。南方裔外岡明山有宮以赤石為墻。西南方裔外老壽山有宮以黃銅為墻。東南裔外閭青山有宮以青石為墻。西方裔外西明山有宮以白石為墻。異物志云大秦國以瑠璃為墻。

居蔡

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二寸。

山節藻梲

禮記鄭注云邊柶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棨。諸侯斷而礪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

醢

周禮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齊菹醬屬

經學考

卷十之一

十二

氣亦所以釀菜而柔之也。以濟百味。

簠瓢

禮書曰簠。笱飯器也。圓曰簠。方曰笱。書曰衣裳在笱。則笱亦盛衣矣。本草云瓢之小者曰瓢。韓愈詩舉瓢酌大漿。

門戶

釋名云門們也。在外為人所們摸也。戶護也。所以謹閉塞也。李尤云門之翕張為宅表會。納善閉邪。擊柝防害。

六尺之孤

留青月札云。周禮國中七尺。野外六尺。皆不從征。六尺年十五。七尺年二十。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

唐棣

埤雅云。唐棣一名移。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先開而後合。物類相感志云。唐棣生江南。出谷中。樹潤無風。葉自動。花反後合。

上大夫 下大夫

儀禮疏。上大夫卿也。國皆有三卿。五大夫。言上大夫

經學考

卷十之一

十三

是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

趨

爾雅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

息

物類相感志云。鼻者肺之門。通華蓋之氣。人或閉口。候鼻之息。一緩一急。若直而急。則陽時也。若緩而散。則陰時也。

暑

荀爽傳云。夏則火旺。其火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梅聖俞苦熱詩。大熱曝萬物。萬物不可逃。燥者欲出。火液者欲流。膏飛鳥厭其羽。走獸厭其毛。人亦畏絺。絺。况乃服冠袍。

弔

禮記。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生。傷而不弔。

菜羹

爾雅曰。菜謂之蔬。禮記月令。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趨

經學考

卷十之一

十四

民務蓄菜。說原云。蔬植三百六十。菜為之長。禮記曰。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士不貳羹。戴子卯。稷食菜羹。凡居人之右。無選羹。謂嫌疾也。無絮羹。謂調和也。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

席

禮記云。奉席如橋衡。請席何嚮。請衽何趾。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不重。

杖者

禮記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

杖於朝。

藥

世紀云神農使岐伯嘗草木之味。典藥療疾。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一君二臣三佐五使。

綬

禮書曰。綬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則有貴賤。

沂

水經注云。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卽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一十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

經學考

卷十之一

十五

孔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東門外。卽爰居所止處也。

舞雩

雩者祈雨之祭名。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爲舞雩。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

斗筭

向注曰。斗筭。小器也。音義曰。筭。竹筭也。受一斗。

驥

東方朔傳曰。驥驥騄耳。飛兔騏驎。天下之良馬也。將

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犬。回紇傳。唐太宗時。

東骨利幹國。產良馬。首似橐駝。筋骸壯大。口中馳數

百里。太宗時來其大酋。候斤因使者獻之。帝取其異

者。號十驥。皆爲美名。曰騰。霜白曰皎。雪聰曰凝。露聰

曰懸。光聰曰決。波駘曰飛。霞驪曰發電。赤曰流。金駘

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禮具使曹操。樂麻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厲揭

經學考

卷十之一

十六

章懷太子注曰。由帶以上爲厲。由膝以下爲揭。見爾雅

紳

合璧事類云。紳。大帶。所以揜笏。垂三尺。天子素帶朱裏。以繒采飾其側。諸侯不朱裏。大夫飾其紐。及末士。但飾其末而已。處士錦帶。並紐約。用組。組之廣三寸。長齊於帶。麻者不紳。古之制也。

鄭聲

宋張端義集云。鄭衛之音。皆淫聲也。夫子獨曰。放鄭聲。何也。衛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

旗

史

史通云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于三代其數漸繁按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

東蒙

經學考

卷十之一

七

地理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顯史國在蒙山下

干戈

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戟楚謂之干吳揚之間謂之戈周禮戈秘六尺六寸白帖云進戈者前其鋒也後其刃

千駟

禮書曰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馬一閑每來一師三千馬十二匹二阜爲繫三十六匹六繫爲廐二百一

十六匹六廐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廐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彼衛文公之駟牝三千齊景之馬千駟皆僭侈而違禮者也

稷

師古曰稷摩田器也亦見說文

日月之食

春秋正義日月同處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云日有食之以月不可見故不言月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入內或月在日裏

經學考

卷十之一

八

從肉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五經通義凡日食皆于晦朔不于晦朔食者名曰薄南齊志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新唐書曆志云日君道也無月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從而浸遠遠極又從而近交所以著臣人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于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爲之蝕矣

道路

釋名云道踣也。路露也。人所踐踏而露見也。爾雅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縣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達。禮記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又云。季春。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挺
釋文云。挺。木片。

俑

埤蒼云。木人送葬。設闢而能俑跳。故名之曰俑。

緣木求魚

釋名考

卷十之一

雙魂歲抄云。鯢魚出峽中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舍水上山。以車葉覆身。張口俟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將食。先縛之樹。鞭之出汗。如白汗。乃無毒。訥魚出四川雅州。榮經水及西山溪谷。似鯢有足。亦能緣木。聲如兒啼。蜀人食之。

室

釋名曰。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

皮幣

周禮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以和諸侯之好。以皮為幣也。

鼎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澤。魍魎魍魎。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于下。著為鼎象。析木以炊也。主父偃傳云。丈夫生不五鼎食。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

釋名考

卷十之一

三

鎡基

釋名云。鎡基。大鋤也。

褐

釋名云。褐。編裘襪也。一曰短衣。

戟

說文云。戟。有枝兵也。戟長丈六尺。讀若棘。又云。鎡鉞大戟也。

几

演繁露云。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

飡粥
同飡
僧

廣雅曰粥糜餽也。釋名曰糜煑米使糜爛也。粥濯于糜粥粥然也。周書曰黃帝始烹穀爲粥。

茅

合璧事類云茅說文謂之菅叢生根如相連葉長三四尺生于荒野間野人刈以覆屋

索綯

經學考

卷十一

主

小爾雅曰。綯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紬而戾之爲綯。

穀
祿

疏云穀所以爲祿故云穀祿

主田

禮書云卿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商禮也。卿以下有圭田。猶天子諸侯之有籍也。

方里

留青日札云玉制疏步百爲畝是長百步闊一步畝

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所謂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也。佃治土也。夫三爲屋。是三頃也。屋三爲井。闊三百步。長三百步。是九百畝。長闊一里也。若夫路程。則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又方一里。計十二萬九千六百步也。或曰。三百六十步爲一里。若夫居止。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或曰。五家爲軌。十軌爲里。

来
来

說文云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垂作耒耜以振

經學考

卷十一

三

倉廩

儲粟曰倉。藏米曰廩。釋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廩。矜也。寶物可矜惜者。投之其中也。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

濟潔

釋名曰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大明會典云濟河出王屋山至河南濟源縣二源合流其水或伏或見東出於陶丘北又東北會於汶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元人作金口霸傍有河

流並入會通河。地理志云。潔水出東郡東武陽縣。

汝漢

水經注曰。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孟山。山海經云。漢水出隴氏道縣嶓冢山。初名漾水。東流至武都沮縣。始入漢水。東南至葭萌與羌水合。至江夏安陸縣名沔水。故有漢沔之名。周昭王溺于此。又東至音陵合滄浪之水。屈原遇漁父之處。又東過三澌水。大別山入江。

泗

經學考

卷十之一

三

地理志云。泗出濟明乘氏縣。又云。出下縣北。大明會典云。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于兗州東門外五里金石作壩建閘。過泗之南趨國朝因而修築。每夏秋水長。則啓閘放使南流。會沂水。由濰里河出師家莊。開冬春水微。則閉閘。今由黑風口東經堯城入濟。又南流會洸水。至濟寧。出天井閘。

狐狌

名山記云。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爲狐。

故其怪多自稱阿紫。玄中記云。狐五十歲能變化爲

婦人。百歲爲美女。爲神巫。或爲丈夫。與女人交接。能

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卽與天通。

爲天狐

論衡曰。小盜狸步鼠竊。狸之伺物。卑身而伏。以候赦者。似狸而小。文彩班然。異于羆貉。性善擬度。故大射以狸步張三候。異物志云。狸狸一體。自爲夫婦。故能媚人。

蠅蚋

經學考

卷十之一

三

爾雅曰。蠅。醜扇也。青蠅者。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蠅黃點玉是也。又云。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西陽雜俎云。蠅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聒。巨者首如火。一名景跡。說文曰。秦晉謂之蚋。楚謂之蚊。蓋蚋喜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因雨而生。與蚊實異。一名替肉。

媒妁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

會男女

瓦

物原云伏羲始以茨覆屋。禹作土塹石墼。臣昆吾作甌瓦。舜作墼。周公作壁。

匪厥玄黃

禮圖云。簠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益也。又云。必入玄黃于簠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王能革殷之否而泰之。是能如天地之覆載以養民者也。

經學考

卷十一

主

哇

說文云。哇。菜哇也。老圃賦云。濯濯我哇。

蒹

疏云。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爲蒹。

沛澤

風俗通曰。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

巨擘

野老記。聞云。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善擘。

地以行呼之聲也。卽蚯蚓之大者。

規矩準繩

前漢書律歷志云。權與物均而生衡。衡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圓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圓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權衡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

爵

經學考

卷十一

主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爲雀。一名嘉賓。言棲宿人家。如賓客。古今注云。雀性多淫佚。故一升曰爵。所以戒荒淫之飲。

符節

文心雕龍云。符者。孚之義也。詔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璽。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縑矣。禮書曰。節之爲物。或以玉。或以角。或以金。或以竹。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或用以民。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角節也。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符節也。璽節也。旌節也。小

行人之所達者六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旌節也。符節也。管節也。掌節也。守節也。用節也。玉節也。守節也。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用虎節。玉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爲之。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此用於使與民者也。析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漢高紀封皇帝璽符。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爲契者也。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將命者持之爲信。

漆洧

經學考

卷十之一

三

水經。漆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

侵

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

鏃

爾雅曰。金鏃。剪羽謂之鏃。骨鏃。不剪羽謂之志。

棲

疏云。牀曰棲者。蓋取類于禽棲也。

牀

釋名曰。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天文集云。紫宮門外有夫牀六星。

公侯伯子男

釋名曰。公。貢也。才德兼於人。人咸貢薦于王而用之也。韋昭辯曰。公直也。取其正直無私也。

周書云。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孝經援神契云。侯。侯也。所以守藩也。

風俗通云。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也。

經學考

卷十之一

三

要略云。子者。孳也。孳孳恤下之稱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

要略云。男。任也。任治政事。受王命爲君也。

卿大夫元士

釋名云。卿。慶也。言萬物皆慶賴之。又卿章也。言貴盛章著也。白虎通曰。卿之爲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

井市

留青日札云後漢循吏傳注因井爲市故稱市井

杞柳栝櫟

初學記曰杞柳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木理微赤齊民要術云楊性勁直堪爲屋材柳性儒軟久無不

說文云栝櫟也栝屬本孟也

桐梓

古史考云清明之日桐始華不華則歲有大寒齊民要術云梧桐山石間生者爲樂器則鳴詩義疏云椅

經學考

卷十之一

三九

實桐皮曰椅舊說椅卽是梓梓卽是楸蓋楸之疏理而白色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其實兩木大同而小別也今呼牡丹謂之華王梓爲木王蓋木莫良于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玄中記云凡梓木爲楹居下則水鳴謂之爭位

栝櫟栝櫟

疏云栝櫟也栝山楸也栝櫟小酸棗也栝櫟可以爲琴瑟才栝櫟無用之才也

狼疾

按狼之喻最多言其恣貪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威顧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戾言其專悞則曰狼很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檢則曰狼籍言其乖謬則曰狼狽

匹

禮記檀弓以匹爲驚匹字音作鳴鳴從省作匹

謳歌

說文曰詠詩曰歌獨歌謂之謳謳齊歌也

燔肉

經學考

卷十之一

三九

公羊傳云脰曰脰熟曰燔左傳曰祀有執燔戎有受脰禮之大節也

瀾

釋名云風吹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小文相次有倫理也

徑蹊

釋名曰徑經也人所經由也步所由道蹊蹊係也射疾則用之故還係于正道也

羊素

爾雅注實小而圓紫黑色俗呼羊矢藁鄴中記云石
虎圖中有羊角藁潘岳賦云藁下纂纂朱實難離清
吳錄云百益一損者藁醫氏目爲百益紅漢武內傳
云老子西游省太貞王母共食玉門之藁其實如龍

續經學考序

我

高皇帝龍飛之初召儒士許

元葉躋十餘人日令二人

進講經造數陳治道命王

宗顯開郡學延葉儀宋濂

序一

為五經師時喪亂之餘罕有

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右文崇學斯上勤矣其滅

吳之策設科取士大意則

曰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

之經術以視其業試之書

算以觀其能策之經史時
務以觀其政事洪武三年
復定為科舉格然則我
朝養士之厚取士之周雖三代
盛王豈有過歟及

文皇帝登極命諸儒臣彙輯十

序二

三經注疏性理大全諸書
頒行天下厥功茂矣一時
儒者六生棄詩賦歌辭
之學而知有聖賢性命之
書夫上以此求之而不以
此應之必無之事也風會

遷流制沿弊起父兄所教
子弟所習非時文不為工而
於國初頒行諸書高束不
讀今

天

子下明詔黜浮靡敦實學懸
懸懇至豈上求之而下乎豈

序三

以應之歟邇來孔孟程朱之
理稍表著于天下如習刑
名農墨黃老之言者之文
而習兩漢諸史唐宋諸大
家又上而習五經四書諸儒
傳注然余謂兩漢諸史唐

宋諸大家與刑名曲農墨黃
老之其文有工拙說正之
不同而其於聖賢之旨雖合
之相半至習五經四書法儒
傳注之言醇矣而苟非學有
原本胸有定識之豈可以

奉
四

應

明詔而無負所謂黜浮靡敦
實學者乎昔王荆公毅然
以斯文為己任注見周茂
三顧不見反而求之六經乃
卒以泥古之法流毒蒼生則

使當世而有尊經學古如荆
公者猶非

天

子下詔求賢之意况尊經學古
更有不及荆公者乎去友天
羽益超脫玉不憚較進考訂
其芳績四書經學考編類

奉
五

點之欲學者習其讀則核
其詳顧其名必究其寔俾
我

朝收左文崇學之報而儒者所
為學經學古繇乎此而小者
繇乎此也伊以曰有詞章之

學有訓詁之學有重經之學
 儒者宜審所以自處矣
 崇禎七年甲戌癸月山陰
 祁熊佳文載南陽書



續四書經學考

凡例

一經學考緊。士子要書舉業宗旨也。理必本之
 六經。語必出之名。頌非可以。蔓見支言。混雜
 者。也有正集。以示其鵠。應有續集。以盡其微。
 是集乃廣搜精採。俾海內得睹全璧。為大愉
 快。

一正集止引經全文。所以備考也。有考而無解。
 猶恐學者誤認于甲乙。則毫厘之差。千里之

左例

謬。其滋惑殆甚。今持于六經全文中。摘出某
 節某句。本旨原係如斯解法。今四書引來證
 合。又應如彼解法。令觀者燦然心目。不能掙
 奪于兩歧。

一考者。從流而遡其源也。解者。從源而清其流
 也。有考有解。而不合。滙旨以參之。終無益于
 舉業。故遠稽舊日宗公。近述今時名碩。從諸
 講意。講旨中。正大精奧者。逐段逐句。一一採
 出。間有抽新吐穎。愈為理脉。開揚者也。

一易詩書禮諸經止于就題闡發。獨春秋傳悉皆事實。引用不明。受誤非淺。今盡從全傳中抹出。定有賞識者。

一解引易詩書禮記春秋。併四書滙旨。下註某入姓氏。使存已見。俾無涸涸。

一援引期于共信。即從國語國策。唐宋諸文。羽翼六經者。悉竭心目。茲亦採珠羅錦之意。他如老莊荀列諸書。爲功令必點者。不敢載入一字。

是例

一考解戒乎浮汎。今寧約毋博。寧精毋粗。誠不欲學者草草看過。

一圖點如△者。最精者也。如○者。至佳者也。並不敢妄加批閱。

一是編原錄以自考。亦非敢涸懸國門。就正集所未逮者。新加增訂。全賴同社諸君子之力居多焉。

寧靜居士陳鵬霄識

書經學考目錄

卷之一 大學

大學之道節 明明德 親民 止至善

知止節 知止 定靜安慮 能得 先後近道

古之欲明明德節 修身 正心 誠意 致知

釋明明德章 康誥 太甲 堯典

釋親民章 盤銘 康誥 大雅文王

釋止于至善章 商頌玄鳥 小雅綿蠻 衛風淇澳

周頌烈文

經學考 目錄

釋誠意章 慎獨 心廣體胖

釋正心修身章 正心 辟

釋治國章 康誥 仁讓 國風周南桃夭

釋平天下章 小雅蓼蕭 曹風鳴鳩 大雅文王

慎德 康誥 秦誓 大道

卷之二 中庸

中庸全旨 天命 率性 修道 戒慎恐懼

君子中庸章 中庸

舜其大智章 大智 乾兩端

君子和而不流章 流倚 不變室

君子依乎中庸章 依 遜世 不悔

費而隱章 費隱 大雅旱麓

道不遠人章 幽風伐柯

素位章 易儉 居行

辟如行遠章 小雅棠棣

鬼神章 為德 使天下之人 大雅抑之

大孝章 誠之不可掩 大雅假樂

達孝章 達孝

經學考 目錄 二

哀公問政章 敏政 道仁 修道 義宜 修身 三達德 五達道 前定 試身明善 不思不勉 擇善固執

前知章 前知

自誠章 誠者物之終始 時措

至誠無息章 周頌維天之命

大哉聖人之道章 禮儀威儀 寡 尊德性 厚 不驕不倖 興容 大雅烝民

三重章 微諸庶民 周頌振鷺

祖述章 川流教化

至誠為能經綸章 無所倚

尚綱章 衛風碩人 小雅正月 大雅抑之 周頌烈文 大雅皇矣 大雅烝民 大雅文王

卷之三

學而時習之全章

為人孝弟章 務本 為仁之本

道千乘章 敬信

君子不重章

禮之用章 附禮記 蘇子瞻

食無求章 敏慎

經學考 目錄 三

無諂章 衛風淇澳

詩三百章 魯頌駉焉

道之以政章 道德齊禮

吾十有五章

溫故知新章

君子不器章

先行其言章

君子周而章 周比

學于祿章 聞祿在

子奚不爲政章 若陳

問十世章 禮

三家者章 周頌

林放問章 禮本

君子無所爭章

素絢章

禘自既灌章 禘說灌

與其媚章 與龜

經學考 目錄 四

告朔章 魯文公六年十六年

關雎章

哀公問社章 魯有二社

不仁者章 安利

富與貴章 無終食違仁

君子之於天下章

能以禮章 禮讓

一貫章

喻義章 喻

吾未見剛章 剛德

夫子之文章章 文章性道

孔文子章 春秋

子謂子產章 使民義

樊平仲章

臧文仲章 詳左傳

令尹子文章 左傳

崔子章

季文子章

經學考 目錄 五

甯武子章 左傳

子在陳章 狂簡

定公問章 不遇不二

賢哉回也章 蘇長公顏樂亭贊
晉書江統說

孟之反章 左傳哀公十一年

人之生也章 宜

博施章 立達

默而章 默識

志于道章 游藝

子謂顏淵章	用行舍藏
閔鄒章	禮樂志 莊固由通賦
假年章	附阮籍通易論
雅言章	
見聖章	恒
仁遠章	欲仁
泰伯章	吳越春秋
召門弟子章	小雅小旻
興於詩章	附樂書
經學考	目錄
好學善道章	篤信
禹無間章	無間
衣敝緼袍章	衛風雄雉
唐棣章	
卷之四	下論
先進於禮樂章	附蘇長公從先進論
回也非助章	
南容三復章	大雅抑之
柴也章	

回也其庶章	
子張問善章	室述
所謂大臣章	大臣
居則章	如其體樂 喟然與點 爲國以禮
顏淵問仁章	克已復禮 一日克已 天下歸仁 克已由已 目四勿
仲弓問仁章	出門使民 不欲勿使無怨
仁者其言章	爲之難
君子不憂章	內省不疚
子張問明章	明遠
經學考	目錄
子貢問政章	兵食信
君子質而章	文猶質 虎豹犬羊
盍徹章	春秋宣公十五年稅畝 百姓足
子張問崇德章	主徒
齊景公問政章	史記世家
子路無宿諾章	左傳哀公十四年
季康子患盜章	左傳哀公三年 德風
夫達也章	質直好義 觀察
樊遲從章	

樊遲問仁章

君子以文章

子路問政章 先勞

正名章 續衛事

上好禮章

定公問一言章 與邦喪邦

南人有言章 恒卦九三爻詞 不占

鄉人皆好章 好惡

子路問士章 切切惻惻怡怡

經學考 目錄

羿善射章 左傳定公四年

爲命章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問子產章 左傳昭公二十年

問子西章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問管仲章 荀子仲尼篇

問成人章 文禮樂

臧武仲章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齊桓公正而章

桓公殺公子糾章 左傳莊公八年

九合諸侯章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

君子思不出章 兼山艮

不逆章 先覺

莫我知章 下學上達

書云高宗章 商云說命上

子路問君子章 敬修

在陳章 左傳哀公元年

子一以章

無爲章

經學考 目錄

參前章 見

直哉史魚章

子貢問爲仁章

行夏章

君子義以章

君子矜而章

知及仁守章

季氏將伐章 修文德 升分

禮樂章

隱居章

齊景公章

公山弗擾章

左傳定公癸卯十二年

佛肸章

微子章

史記宋世家 明夷說

柳下惠章

齊景待孔子章

史記

周有章

孟莊子之孝章

經學考

目錄

十

哀矜章

夫子之得邦家章

立道綏動

堯曰章

執中 大禹謨 湯誥 周書泰誓

卷之五

上孟

孟子見梁惠王章

王立於沼上章

大雅靈臺 湯誓

交隣章

皇矣上帝 周書泰誓

雪宮章

徵 角

毀明堂章

小雅正月 大雅八

將謀章

商書仲虺誥

不動心章

師充 氣體 浩然之氣 集義生

以力假章

故語邪道校僭 離窮

仁則榮章

幽風鵲鳴 商書太甲

滕文公問爲國章

幽風七月 小雅大田

許行章

魯頌閟宮

枉尺章

小雅車攻

後車章

周書武城 周書泰誓

好辨章

虞書大禹謨 周書君牙

經學考

目錄

十一

卷之六

下孟

離婁章

六律五音 大雅假樂 大雅板之篇

聖人人倫章

至 大雅蕩之篇

愛人章

大雅文王

小德役章

大雅桑柔

安其危章

商書太甲

道在章

仁之實章

君子之所異章

幾希

王者述熄章	五世章	禮記大傳	私淑
天下之言章	故利	造曆	
君子存心章			
盛德章	小雅北山	大雅雲漢	大雅下武
堯以天下章	大禹謨	周書太誓	
伊尹剖烹章	商書伊訓		
孔子聖之時章	集大成	始終條理	
班爵章	天子公侯伯子男	君卿大夫	
經學考	目錄	十一	
市井章	小雅大東		
富歲章	平旦	倍亡	
孟子居鄒章	周書洛誥		
盡心章	存養	順受	
人之不學章	良知良能		
君子所性章	根心	生色	
性也有命章			
君子反經章			
經學考目錄終			

續圖書經學卷之一	山陰陳鵬霄天羽父采輯
大學聖經	同社
大學之道有箇大本體	徐邦佐孟超父
明德是也道有箇大作用	沈達新義聲父
新民是也道有箇大歸結	杜若芳蘭如父參訂
止至善是也道有箇大根宗	
修身是也道有箇大次第	
經學考	卷一
第本未先後是也道有箇大窾竅	致知格物是也
明明德	萬心
明德不必挿入心性字樣	
虛猶鑑之空靈猶鑑之照	
惟空故靈原是極明的明之者復却虛靈之本體不	
曾分外加增	張羽臣
親民	
民者廣衆通稱論學皆以匹夫而具大人之量故以	
君臨者而稱民不必分果相臨凡身所值者卽是親	

則我去提醒他使他心下明白與之精神相貫肝膈相通真如一體然故謂之親民。葛屹瞻

止至善

止至善與明德之本體相為渾合也。易言止其所書言安止敬止。此止字註疏。郭深源

至善無形何物可止。不動于欲。天則自如。止水無波是也。洪覺山

至善是恰好處。不是盡頭處。湯養林

知止

經學考

卷一

二

德之統體為止而明之發竅為知。誠能依真明以為止。超然覺悟。真見道體。知此止矣。按上文說在止于至善。若不說箇知字。教人如何下手。故又提出知止二字。項仲昭

定靜安慮

定者定于止也。有者昔無定而今有定也。有知乃有定也。惟有定則自無膠擾。乃能靜。靜則自然順適。乃能安。安則自然精明。乃能慮。慮是不慮之慮。良知之變化正人心中明德之明處也。項仲昭

能得

定靜安慮。指點出止中光景。卽此是復了明德本體。卽此便合了本來源頭。故謂之得。不可說得其事物之理。陸鏡弘

事物本末終始

明德新民。性中物也。曰有本末者。先明德而后可新民也。知止能得。物中事也。曰有終始者。先欲明德以新民。尤在先能得以知止也。二句非板對體。黃葵陽

先後近道

經學考

卷一

三

知止之知。工夫已到了。然用功有先后。非空空知得。正是實下手處。重在本始上。但以本始為先。而後自無不舉矣。不必又說何者為後。張羽臣

修身

修身二義。去其有餘以治妄身。補其不足以完真身。

正心

正者居中而待應者也。心稍滯于一隅。則發而中節者鮮矣。只在復其靜虛之本體上說。陳白沙

誠意

心之一念爲意。意之全體爲心。意心之動幾也。不誠則前此未發之體頓失。後此已發之用悉乖。誠意是實實爲善去惡。無少虛假。毋自欺有自慊也。汪伯倫

致知

意是好善惡惡。知是知善知惡。若知善知惡處十分明透。則好善惡惡處十分真實。張羽臣

明德本明。真知涵焉。緣明起知。借知完明。工夫本體只是一件。陳居一

致知格物

經學考

卷一

四

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意心身家國天下皆謂之物。格乃通徹而無間者。蓋他處所論知皆帶着心意言。此將心意等別出爲物。則知乃懸空無寄。而物正知之所寄。凡物所在。無處不是我知體之包括。若于物上有一毫間隔。卽於知內有一毫虧欠。故須用格。謂于意心身家國天下。無一處之不通徹也。在字與先字不同。先則有次第可分彼此。在乃卽此便是。故格物只是致知中事。不宜作兩項看。葛屺瞻格如感格之格。須于形迹之外。通其神明。方是格也。

蓋物無窮。而理則一。苟得其理。皆資吾身心之實學。故在格物者。乃指出知之簡易切實處。不欲人之玄虛索照也。梁維均

修身爲本

格致誠正而不本諸身。二氏玄虛之學。修治齊平而不本諸身。五霸功利之學。故於八條目中。揭出個本字。見大學之道。只了得我這一身。非指修身爲齊治均平之本也。湯養林

心意知爲內身。國家天下爲外身。耳目肢體爲幻身。

經學考

卷一

五

一掬惺寂爲真身。修則無內外。無真假。體受歸全。端然不壞。親疎物我一體同條。故曰本也。黃貞父

康誥

此武王封其同母弟。康叔爲衛侯。作誥以諭之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書意原含愛民好士。隱然德化人心。爲造周之本。今據傳釋只以本體之明言。克明二字相連。只是醒惺不昧勿涉工夫。杜蘭如

太甲

太甲不明已德。伊尹屢訓不從。營宮於成湯陵墓。奉太甲居之。使知省改。及其既悔。迎歸。示以得天下之所自。欲太甲知所重也。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今據傳釋。只在心體常若有見上說。澄然視于無形之內。而躍然照于有覺之際。所謂常視此明命也。徐孟超續

帝典

此是史臣贊堯的事。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峻德。書

經學考

卷一

六

意原承上光被二句。而著放勳之實也。峻德。卽欽明文思恭讓之德。德性出于安安恭讓。成于允克。兼體用而言。今據傳釋。但自其全體無限量處。謂之峻耳。明處自是峻。峻處自是明。渾然與天合德。却與本體上未嘗增加毫末。陳天羽續

湯盤銘

古者凡器皆有銘。因器爲常用之物。而因以自警。如戶牖。几杖。車輿。刀劍。鐘鼎。靡不有銘。沐浴盤。浴亦用盤。故朱子合沐浴二字。是指一身言也。註湯以人之

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三句。確不可移。釋文曰。刻金曰銘。想把此數句。刻在盤上。爲是。杜蘭如續

康誥作新

書云。汝唯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此武王期望康叔。必至于化民。而後爲明德之極功也。言能和保。則人臣之作新。不有以助王之作新乎。今據傳釋。不必說到助王。只說斯民染紂惡習。今沐浴我周維新之化。已有興起之機了。故當鼓舞而振作之也。重上之人去振作他。徐孟超續

經學考

卷一

七

詩云周雖舊邦

大雅文王首章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詩是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受命而代商的緣故。以戒成王。說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於今。是以周邦雖自后稷始封。千有餘年。而其受天命。則自今始。今據傳釋。當云周國雖舊。文王修德格天。而上天眷注之命。已屬于周。當時化行南國。有二歸心。比前國還不同。故曰維新。陳天羽續

用極

孟子推開說。用極工夫。只在自新上。云無所不用者。卽念茲在茲之意。謂非可以一端概也。梁維均

極字指三聖人之成法。卽日新作新維新。此亦不重。所重在無所不用。見成規具在。處處可摹。不容一毫少遺者。此是歷引書詩。以印證親民而繹之者也。葛此瞻

詩云邦基千里

此商頌玄鳥之詩。第四章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

經學考

卷一

本頌武丁中興時。邦畿有千里之廣。爲民所止。而開拓光復。又不局於邦畿。今據傳釋。見得王爲爲四方之極。猶至善爲萬理之極。引詩只借一止字。以寓意。若曰。有個道理。當然聽人自止。徐孟起續

詩云綿蠻黃鳥

此小雅綿蠻之詩。第二章云。綿蠻黃鳥。止于丘隅。原爲微賤勞苦者。思有所托。故爲鳥言以自比。今據傳釋。只重人當知其所止。復引聖言。謂鳥于丘隅當止之處。尚知棲止。可以人不如鳥。是借鳥來喚緊警省。

非真謂人不如鳥也。杜蘭如續

詩云穆穆文王

此大雅文王之詩。第四章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本承上文。於昭者在天。而穆穆者在心。不已者洋溢於天下萬世之口。而緝熙敬止者。常清明于文王之心。敬一天德也。心一天心也。今據傳釋。不甚重文王。只借以指當止之處。卽入心之邦畿丘隅也。穆穆文王一句。作叫過之詞。只重緝熙敬止四字。文王心中。無然畔援。無然歆美。物累既空。自然繼續。自然光明。杜晚玉續

經學考

卷一

九

詩云瞻彼淇澳

此衛風美武公進德之詩。先以淇澳莠竹。猗猗美盛。興武公加切磋琢磨功夫。造瑟調赫喧地位。而民終不可諠。今傳者先引詩一通。後又逐句解釋。大意謂詩之所云如切如磋者。是講習討論于理欲上。剖析得十分瑩徹。詩之所云如琢如磨者。是省察克治于

剝復處銘鍊得十分淨盡。由是存于中者。惺惺主敬。何等惻惻。所云瑟僞者。有如此也。由是發于外者。可畏可像。何等威儀。所云赫咍者。有如此也。由學問自修之功。造惻惻威儀之地。則德盛而無以加。止于至善之地矣。明明德到此。渾淪圓滿。人人具足者。自處處靈通。秉彝好德。自不能忘。所云終不可諠者。有如此也。呂仲生續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

此周頌烈文之詩。第三章云。無兢維人。四方其訓之。

經學考

卷一

十

不顯維德。百刑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此言周先王能盡人道爲莫強。故四方其順之。周先王能盡君德爲莫顯。故百辟其象之。於乎廟中先王往矣。今日思慕而來助祭者。沒世不忘。此道德維係人心之一証。今據傳釋。是說前王有典有則。以貽來世。有師道曰賢。創業垂統。以貽子孫。有父道曰親。賢其賢識大識小也。親其親。宜君宜王也。風清俗美曰樂。樂其樂者。享其遺化。分田制產曰利。利其利者。沐其餘澤。四其字俱指前王言。此以沒世不忘。總承君子小人相安。

大化上講。要想見明德所在。止至善所在。徐孟超續

慎獨

誠意工夫。只在好惡不自欺其知耳。要不自欺其知。依舊在知上討個分曉。故曰必慎其獨。獨是知體靈然不昧處。黃貞父

心廣體胖

心廣體胖。正是潤身處。體胖又本心廣來。心曠神怡。曰廣。安閒自適曰胖。潤字正對著字。表暴于外之謂著。浸灌于內之謂潤。項仲昭

經學考

卷一

十一

正心

正心。只在誠意工夫裏面。體認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王陽明

辟字

五個辟字。就是不能知。非由于不知也。此知卽是良知。本體工夫。全在致知。項仲昭

康誥如保

據書詞。王曰。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此言謹罰。

足以化人。開釋無辜。是以保子之心。保善也。今據傳釋只就保赤一節。不學而能。可見孝弟慈之根于人心。皆良知良能。有天動神隨之妙。陳天羽續

仁讓

仁卽孝弟慈之藹然處。讓卽孝弟慈之秩然處。雖說一家。要本君子身上來。一國與仁與讓。就在一家仁讓看出。要形容觀感之速。方與機字相關。張天如

詩云桃之夭夭

周南桃夭首章。本詠南國賢女。被文王之化。男女以終學考

卷一

十二

正婚姻以時。故際仲春。桃夭之月。知其嫁而必有以宜家。今據傳釋。說到齊治君子身上。先有以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亦有以宜其家也。陳天羽續

詩云宜兄宜弟

小雅蓼蕭第三章云。蓼彼蕭斯。零落泥泥。以興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故賢侯來朝。周天子設燕以示慈惠。故稱願之。今據傳釋。說到齊治君子身上。先有以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亦宜其兄弟也。徐孟超續

詩云其儀不忒

曹風鴈鳴第三章云。鴈鳴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詩本美曹之君子。用心均平專一。故威儀無差忒。而足以表正四國。亦儀一之爲法也。今據傳釋。說到齊治君子身上。爲父爲子。爲兄爲弟。先有以足法于人。而後一國之民。亦法其爲父子者。爲父子也。亦法其爲兄弟者。爲兄弟也。看來儀字。當作表率上言。莫泥威儀。陳天羽續

平天下傳旨

經學考

卷一

十三

平天下者。先平心。此心同出而異名。或謂之矩。或謂之德。或謂之善。或謂之仁。或謂之忠信。總之以心爲樞。以好惡爲用。以用人理財爲政。此之謂絜矩。張羽臣

絜矩

明德止至善爲吾心本然之則。曰矩。然則絜矩。卽是明明德於天下。盧玉溪

詩云樂只君子

小雅南山有臺第三章。南山有杞。北山有李。以興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此燕享通用。道達主人尊賓之意。

特美君子有親民之德。今據傳釋以好惡言細味所好所惡二所字不可忽。正是絜矩處。陳天羽續

詩云節彼南山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故首章先言山高大。而石巖巖以興師尹赫赫位望尊嚴。見一有舉動。爲民瞻仰。今據傳釋有國者。是指治平的人。好惡不可以不慎。辟則好惡不能絜矩。而爲天下之大辱。陳天羽續

詩云殷之未喪師

經學考

卷一

十四

大雅文王篇第六章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峻命不易。詩本謂爾祖文王。緝熙敬止。而天命集焉。若棄德不修。修德不繼。則與爾祖不類。非念爾祖者也。故念爾祖。只在修德。常常修德。卽是永配命。而盛大之福。自我求之。又言殷未失衆心之時。足以對乎上帝。後來殷臣服于周。宜以爲鑒省焉。則知大命之難保矣。今據傳釋。蓋言未喪而配上帝者。得衆則得國也。然則好惡能絜矩。而爲民父母者。此也。言鑒殷而命

不易者。失衆則失國也。然則好惡不能絜矩而爲天下大僂者。此也。杜蘭如續

先慎乎德

此承上不可不慎來。先字對上好惡說。不對人土財用說。着一慎字。又着一先字。直從慎獨處生來。蓋隱微處收攝得潔潔淨淨。而后所好所惡無不自慊也。故好惡能絜矩。卽先慎也。卽明明德也。宋羽皇

康誥曰唯命不于常

據書詞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

經學考

卷一

十五

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此總結康誥一篇之意。蓋言康叔承大命之後。而有助王宅命之責。故望以上延天命也。天命主于民心。因小民難保。故云不常。今據傳釋。是言有德。則能絜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者在此。所以得天命者在此。無德則不能絜矩。是之謂不善。所以失人心者在此。所以失天命者在此。陳天羽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

此穆公深悔不聽蹇叔。而用杞子之言。故誓告群臣。

者曰昧昧我思之。若有一个臣。云至利哉一段

言良士之有益于國家。以明已尚有良士之意也。云

至殆哉一段。句句與上相反。是言小人之有害于

國家。以明已不皇。有謫言之意也。看來良士即寒叔

騙言謂巧言。小人即杞子。今傳者引來。不過舉可好

可惡之人。以為下好惡張本。重在君天下者當絜矩

以好惡之。不重在大臣身上。常惺初續

是故君子有大道

理財而必先慎德。用人而必仁人。方能好能惡。可見

天下未有不自人主心術中流出者。緊接是故二字。

指出忠信驕泰。見得平天下的大道。得失仍在主心。

大道即絜矩也。提一大字。見掣約而反廣。宋羽皇

忠信一點真心。寔寔以真寔之心。視民病癢。自一一

相關。卽此便是絜矩。就是得大道。吳因之

四書經學考卷之二

山陰陳鵬霄天羽父承輯

同社 祁熊佳文載父 參閱

深國成維均父

杜 蘅晚玉父叅訂

中庸全旨

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誠者真心之謂。總是發明

此真心。天命之性。未發之中。卽誠者天之道也。率性

之道。修道之教。發而中節之和。卽誠之者人之道也。

經學考 卷二 一

此真心藏于不睹不聞。最隱最微。極於位天地育萬

物。莫見莫顯。顯見卽在隱微中。故其功夫只在戒慎

不睹。恐懼不聞。以慎獨。惟慎獨則中和致而位育兼

舉之矣。首章已括盡大旨。後乃詳發之。葛水鑑

天命

猶言上天之囑付。天雖非諄諄命之。而以陰陽之氣

健順之理。化生萬物。未嘗不降鑒於上。人性雖無始

自有。而生身和合處。必借其氣以成形。亦必借其理

以成性。而仰承其付畀。若上天之命令於我者。葛水鑑

率性

率乃直達本性出來。蓋性中若有一毫造作。便不是本然之體。惟率直行去。便喚做道。如通行道路一般也。葛水鑑

修道

道既托於行。未免參差不齊。要修治他。此有個方法。差不得毫釐。自修在此。人之取則亦卽在此。故喚做教。葛水鑑

戒慎恐懼

經學考

卷二

二

其所不睹。其所不聞。則自有不隨睹聞俱滅者矣。但所不睹聞。卒無可睹聞。只有惺惺不昧一法。故戒慎恐懼作此題。勿從不睹聞索解。只就須臾討脈。宋羽皇

位育

位乃職位之位。天在上而得其司覆之職。地在下而得其司載之職。故曰天地無全能聖人成位于中。萬物育。亦非必一一能化之。如虎豹龍蛇各歸其所。四罪而天下咸服處皆是。並育于天地。正所成位處。

時中

是字有三解。隨時處中。論工夫隨時而在。論本體無時不中。論應用極至處。此論應用極至。董思白

大知

智與中原無二體。智體合不着中體。便是小智。智體合着中體。就是大智。張羽臣

執兩端

兩端不指定過不及。大凡同則一不同則兩。兩者不一之謂執。此不一之論。酌量之。參詳之。陶石簪

流倚

經學考

卷二

三

心體中有一毫依回處。便是流。有一些粘帶處。便是倚。此處矯得盡。方是大勇。袁了凡

不變塞

兩不變者何事。卽中和也。本不流不倚可了矣。有道德無道。特極其境遇言之。宋羽皇

依

依則與之爲一矣。到此是非交喪。顯晦都忘。依便不悔。非依然別有不悔。沈無回

邈世

避世與避世有別。避者必隱。避者不必隱。君子有中庸之德。而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兩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避。管束漢

悔與慍有辨。慍者是已。而非人。悔者徇人而忘已。不慍自反之至。不悔自信之至。顧涇陽

費隱

道是率性之道。率性之道是費。天命之性是隱。朱公迂

詩云鳶飛戾天

大雅旱麓之詩。原歌詠文王之德。第三章鳶飛戾天。

經學考

卷二

四

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還不作人。詩言鳶魚飛躍。而不知其所以然。君子豈弟。鼓舞作興。亦不知其所以然。此主天下化成言。今據子思引此。特指點出真机。以形容斯道之妙。舉在目前。活活潑潑。無一毫隱藏曰察。陳大羽續

詩云伐柯伐柯

幽風伐柯之詩。第二章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邁之子。遠且有踐。當日周公東征。故東人喜得見公。作此以深致其喜之之意。如伐柯者。得其舊斧之柯。而

則不遠矣。如娶妻者得其媒妁之通。而婚禮成矣。今據子思引此。只採不遠二字。形出道之不遠。且承詩言作一轉語云。執已成之柯。而伐未成之柯。尚岐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若人之則。卽在人之身。乃真不遠矣。故君子之治人也。卽以人所自有之道治人。所當治之身。改而止者。不是止而不治。改者。復其所以爲人。止者卽此是道之意。陳天羽續

易險

位之所當行者理也。順理爲易。逆理爲險。皆就心上

經學考

卷二

五

說居有隨遇而安之意。行有逐物外馳之意。袁了凡君子無動不靜。歷盡險阻。其心常夷。故曰居小人無靜不動。尸居一室。其心亦馳。故曰行。宋羽皇

詩曰妻子好合

小雅棠棣之詩。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所以極言兄弟之情。與人關切也。詩中莫如兄弟四字。已盡題旨。弟七章又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是言兄弟不但患難相救。卽當安寧無事。妻子好合。如瑟琴之和。斯時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是可見爾之室家。兄弟有以宜之也。爾之妻。兄弟有以樂之也。故第八章復申此二句。今據子思引此。是言妻子之和。兄弟之宜。非爲順父母也。而父母自順焉。家庭克諧以孝。卽是宇宙太和光景。不必說妻子兄弟爲卑邇。而父母爲高遠。亦不必說妻子兄弟父母俱卑邇。而高遠自寓于中。林聖羽續

鬼神之爲德

鬼神天地間。只一氣流行。而有陰陽耳。無二氣也。鬼神卽是氣之靈。而能嘿運是氣者也。德是鬼神得之

經學考

卷二

六

而爲鬼神者。卽屈伸往來之妙也。不可指氣爲鬼神。氣之中。而有鬼神在焉。盛字虛含下文。蘇紫溪

體物

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卽鬼神之體。蔡虛齋

使天下之人

使天下之人。乃人心之精誠。自不容已者。若或使之。若云鬼神之靈。去使人心。則岐人心。鬼神爲二物矣。

詩曰神之格思

神之詩。衛武公作此。以自警。第七章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日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詩意不專在祭祀上。蓋言屋漏之地。鬼神無所不至。故謹儀者。友君子。如是在爾室。亦如是。顯而觀如是。不顯而莫觀亦如是。然後內外合一。顯微無間。信乎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今據子思引此。只要歸到體物。不遺上人自度。射他不得不必。纏上文。以爲不可度。申洋洋如上。不可射。申齊明盛服。杜蘭玩末節一夫字。如此夫三字。乃是申贊其威。非推本

經學考

卷二

七

其威也。只因上二節。驗鬼神體物不遺。說得發揚充滿。似太顯了。然原是箇不見不聞的。故云微之顯也。所謂虛寂中之感通。竊冥中之變化者也。天地間實有是理。卽實有是氣。一誠之外。別無鬼神。故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汪伯倫

舜其大孝

庸德莫大于孝。故中庸以大孝達孝。歷言之。此章稱舜之大孝。全重在德。張羽臣

以孝格天。以天孝親。岳之揚。舉其未升。聞以前

之孝中庸之贊。贊其既升聞以後之孝德爲聖人尊爲天子二句。原當作領。宋羽皇

詩曰嘉樂君子

大雅假樂首章云云。是公尸之所以答鳧鷖也。大意言周王有顯德而宜民人。固所以受之者也。祿在天。只要人承受得起耳。保而調護之。右而輔助之。命而錫予之。皆天也。而天復申保之。申右之。申命之。天所以眷德而無已也。今據子思引此。只要見得令德宜民人。卽物之裁也。受祿而自天申。卽天之培也。天何經學考 卷二 人

嘗不因君子之材而篤哉。王世爵續

武周達孝

祖孫父子此心。百世如一。不須尋求不用接續。只此心靈明變化耳。先後能必其盡同哉。不拘拘于先人之志事。而又無非先人之志事。所以爲善繼善述。要非盡中庸之道者不能。宋羽皇

文武之政 全

人存政舉。通章綱領。而所謂人存者。生理存則存。故下緊着仁者人也一句。沈無同

敏

敏政敏榘。鉛字訓不得速字。必流行活潑方是敏。兩道字不空。剛柔合質曰地道。明良會合曰人道。吳因之

蒲蘆

當以姚承菴含生意之說爲是。

道仁

道者綱常倫理。身之範圍。卽五達道之道。仁者惻隱慈愛。身之精神。卽三達德之仁。原非兩層。一串說。吳因之

經學考

卷二

九

義禮

仁之裁制爲義。非仁外又有義。義者宜也。全在心上區別事理。尊賢爲大。全在講明親親之理。所以於仁上見。這個等級處。卽是禮。是天然品節。不待安排布置。故曰所生。湯養林

修身

故君子節。單重不可以不修身一句。遞下歸到知天。最難體認。蓋知人有自然之則。不參情識。不著意見。皆天理也。不知天而強欲知人。非以善惡徇吾之意。

則以毀譽徇人之情其何以知人 注伯倫

一節總是修身。知天是修身窮源處。事親所以誠身也。知人知天所以明善也。但當于知事二字討根源。不必于天人二字辨離合格。物窮理盡性以至乎命。至于辨官掄材而化工肖物耳。是徹頂學問。非到思知人時始及此也。天人二字。卽下天道人道二字。皇

五達道

要關上文來。蓋修身以道。道必合五倫而始全。句句

經學考 卷二

十一

少不得身字。身相隣而爲君臣。身相生而爲父子。身相匹而爲夫婦。身相序而爲昆弟。身相交而爲朋友。王觀濤

三達德根上。修道以仁。而仁必兼智勇而始備。蓋非達道先有箇智仁勇以行之。卽於行達道見其有不昧之知。無私之仁。不息之勇。此行字是以三達德貫徹于其中。而運用不窮之意。一者只是不二不雜之謂。如知則純乎知。仁則純乎仁。勇則純乎勇。而究其所爲一者。則誠是也。且莫露誠字。陶石簪

前定

非先時料理其言。先時經畫其事也。凡事皆在外。而理只在心。先明乎理而養之未發謂之豫。客感未形而此心確有真宰。萬變不滯。謂之前定。袁了凡

誠身明善

自善之渾備于身爲誠。自誠之粹然昭于理爲善。善卽大學之至善。明善者洗淨此心。絕無一毫私欲之蔽也。去妄歸誠。只是一事。非先知而後行之說。鄒峰山

不思不勉

經學考 卷二

十一

不思而得。是善之悠然會心處。不勉而中。是善之安然恰合處。此是本來天機靈透。未經障蔽。自然合着天道三句。一氣滾下。絕無工夫。羅康洲

擇善固執

善是本體。卽誠者天道也。善何待擇。正在人心夾雜中。擇出一種天降的真原來。不在見聞上。辨別是非。中間有一而字。須串講守而不失。便爲固執。吳因之

前

無欲則靜虛。靜虛則明明則通。周子考至誠則一。

則精精則察微 張文定公

誠者物之終始

自卽物也。單言之曰自。合言之曰物。不曰物之始終。而曰物之終始。言物終矣。而復始者。見此誠之脉絡。貫徹未嘗息也。 宋羽皇

時措

按時字卽終始二字。已與物同歸于一物。隨終隨始。無終無始。時措咸宜。所以爲自成。 宋羽皇

詩云維天之命

經學考

卷二

十二

周頌首章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詩原頌文王之德。上同天命之不已。以天命文德並言者。正見天與文一而已矣。蓋天命者一元之運。爲亨爲利爲貞。而貞下又起元。循環迭運。莫窺其端。使有端可窺。則亦有時而盡矣。故於穆。政以贊贊不已之命。人心念念息息。純乎天理。而無一念一息人欲之雜。所謂文德之純也。於乎不顯。政以贊嘆純德之心境。子思引此兩下分開。緊接蓋曰。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兩所以正言上文不已。

與純處。蓋天之爲天。於穆不已。文德之純。則亦不已。人而天矣。至誠無息。豈非上同于天乎。此所以爲天道也。 洪履偕續

大哉聖道

天高地下。萬物眇眇。而禮制行焉。禮儀威儀。正發育峻極之實際也。本此意發爲妙。 宋羽皇

待其人之入。正應聖人之入。可見道不虛行。而修凝之功自不可少。 張羽臣

凝

經學考

卷二

十三

凝是專一翕聚之意。乃學問大根基。天地之道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吾人精神。易于浮洩。易于輕動。只是不密。密所以凝也。此正經綸之本。化育之樞。待其人而後行者。以此。 錢緒山
故君子正修凝之人也。以尊德性爲主。而道問學正尊德性所用的功夫。德性中本自廣大。而未始不精微。本自高明。而未始不中庸。本自故而含新。本自厚而醞禮。皆德性中天然自具之條理也。致之極之。盡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皆所以道問學以尊德性。

也。莫依舊訓。似涉支離。蓋尊德性之外。別無近
學功夫。

厚是吾心中真懇純篤。一闢天理。所謂良能也。敦者
不使之偷薄。雕琢壞了本厚的德性。禮即厚中節文
合當如此。則如此言也。我這裏敦厚便是以崇禮以
字。是一直說去的。湯睡菴

上數句。皆用而字轉。此獨下一以字。一節都以此句
結穴。黃幼玄文末云。於是有德以財之。有性以居之。
有問以益之。有學以聚之。有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新

經學考

卷二

十四

故相生以醞釀終始之。是皆所以致之。皆所以崇之
也。皆所以疑之。皆所以行之也。朱羽皇

居上不驕。爲下不倍。俱要從德性來。帝王相臣之業
不是尋常小可的。從德性發者。即屈天下萬世以從
我。不謂之驕。即以臣子而矯君父之失。亦不謂倍。如
參一分情識。用一分智術。即是驕倍了。吳因之

言足以興。非徒興起在位。真有興道致治鼓舞人心
轉移世道意。默足以容。非徒緘默免禍。是善藏其用。
妙運其機。令人不疑不忌。唯吾轉移之意。湯養林

詩曰既明且哲

大雅蒸民之詩。是宣王時尹吉甫所作。以美仲山甫
之德。第四章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
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明是說山甫明于理。
哲是說山甫察于事。保身是說山甫順理守身。非徒
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也。今據子思引此。把既明且哲
貼尊德性一節。把以保其身貼居上不驕六句。若謂
其此修德凝道。而處上下治亂咸宜之謂與。陳天羽

王天下有三重

經學考

卷二

十五

王者以制作歷服天下。便轉徙移動他不得。故曰重
立此重典。令人人畫一守之。故曰寡過。重君寡民。通
上王天下。是受命興起。而爲創業之君。非繼體之主。
陳玄危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本字極妙。經世制作。不根身體
上做出。便做得十分精采。終是掇拾君子實以至德
凝至道。而三重經綸皆從性中派出。則乘時御位。誰
不信從徵諸庶民。正以本諸身者徵之也。吳駁公
民雖至愚。同此德性修悖。一有不齊。即是善身未善。

詩庶民正是默默考信于民所以求其本諸身者之盡善也。宋羽皇

知天知人是君子用修凝功夫。妙契天人之理。上文本諸身內已含蓄有了。不必作推原語。蓋鬼神天道運質鬼神而無疑。這便是君子之制作。洞契于天道處。聖人之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這便是君子之制作。洞契于人道處。只是深贊其妙以起下文。張羽

是故君子動而節全由知天知人來。唯知天人之聖。經學考 卷二 十六

而制作盡善。故使人信從而寡過也。動有鼓舞率先之意。不止于兼言行。世爲天下道。是遵路遵王之意。行是經綸言是刑令。世法世世爲法度。世則世世爲準。則不曰天下道君子。而曰世爲天下道。此處不重感化。只重君子有三重而足爲天下道。法則亦然。黃葵

詩曰在彼無惡

周頌振鷺之詩第二章云。在彼無惡。在此無教。庶幾風夜以求終譽。詩本曰夏商二王之後祀宋來助祭。

詩云在彼不以我輩其命。而有惡于我。在我不以彼望其命。而有厭于彼。公論既明。人心大定。庶幾風夜以求終此譽矣。詩本如此。子思引末。只重三重君子必知天知人。而本諸身者如此。然後徵諸庶民者方有信從而自然有譽也。寡過之化豈倖致者哉。詩言未終譽。子思言蚤有譽。未有不蚤有譽而能永終譽者。杜蘭如續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何以王天下者。歸到有譽處。此飛龍之所以異于潛見二龍也。聖人經學考 卷二 十七

作而萬物睹。不但異潛龍之遯世。亦異于見龍之善世矣。故大德者必徵之得名。管登之

川流敦化

小德川流。其燦然者。全體之分。卽率性之道。時中之中大德敦化。其渾然者。萬殊之本。卽天命之性。未發之中。子思始以天地喻夫子。終謂夫子卽天地。故不曰天地之大。而曰天地所以爲大。仲尼卽太極也乎。流卽流其所敦。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萬象。敦卽敦其所流。萬象一五行。五行一陰陽。陰陽一

至聖為能聰明

這章要想川流從敦化流將出來。文勢如源湧委毫無停滯。溥博淵泉時出。緊承五德來如天如淵。緊承溥博淵泉來。敬信悅。緊承時出來。聲名洋溢莫不尊親。緊承敬信悅來。從聖德說到發外。從發外說到及人。從及人說到配天。夫是之謂川流。杜晚玉

至聖聰明睿智。令下仁義禮智俱以德言俱就心體上說。為能二字貫至一節。此所謂天能也要得自然。

經學考

卷二

十八

足以有臨。連上句讀。言其足以君臨天下。是何如其聰明睿智也。下俱倣此。汪伯倫

至誠為能經綸

這章要想敦化從川流處敦將進去。俱就德之統體于心源者說。至誠以實心言。為能字貫三句。汪伯倫

經綸節書以窮理盡性至命分疏。今仔細看來。只將經綸二句為主。性說經綸是盡性作用處。立本是盡性停蓄處。知化之會着盡性源頭處。徐岩泉

夫焉有所倚。不倚心思智慮。不倚耳目見聞。只是至

誠自然流出的意思。許白雲

有倚。是見聞知識。無倚是聰明睿智。有倚是假無倚是真。所謂固也。固聰明睿智知虛中生白。靜中起照。方能達天德。纔是至誠。張爾初

詩曰衣錦尚絅

天命之無聲無臭。是德的原頭。惡文而闇然之心。是入德立定的主意。近自微。是入德者。闇然用功的實地。省于不見。存于不動不言。正是闇然于近自微處。所用的功夫。至于不賞不吝。而極于不顯。是功夫已盡。即極于風遠顯。而仍歸于近自微。乃德之至極處。總完得一箇天命之性。徐慈齋

經學考

卷二

十九

衛風碩人篇云。碩人其順。衣錦褰衣。此二句。詩本美莊姜容服之盛。子思引來。只重君子為己之學。專取尚絅二字。文非可惡。只是惡其著也。是不欲炫耀之意。故下學君子為己之道。不曰闇。而必曰闇然。正如帷燈室劍。寶光隱躍。恐人以為不章。故又曰日章耳。見章一闇也。須如此轉抱。方妙。闇然者。只是精神意念收斂在內。略不馳騁于外。小人所以不能闇然者。

只爲世味濃郁所染。君子一切嗜慾沾染不上。所以
淡自不厭。簡自文。溫自理。而至味生于無味。至文生
于無文。至辨生于無辨。只是從旁形容君子闇然的
妙處。非有實跡可摹也。三知字。卽闇然中之覺照。聖
學功夫。原非影見。虛悟實由。體認中來。此知不可淺
淺看過。知遠之由于近常。在近處用功。知風之由于
自常。在自處用功。知微之由于顯。常在微處用功。知
得方闇得此。是闇然實用功處。可與入德。正謂從微
處做起耳。杜蘭如

經學者

卷二

二十

潛伏

小雅正月繁霜之詩。大夫所作。以刺幽王聽讒之詩。
第十一章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蓋以魚之易見。比禍亂之反。
無所逃也。子思引來。把潛伏形微字。孔昭形顯字。以
見微之中。而有顯者。在這裏容不得纖毫疾病。故君
子決要謹獨。呂仲生

爾室

大雅抑抑威儀之詩。衛武公作此以自警。第七章視

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無曰不顯。其予云邁。蓋言威儀之謹。不但修之
于外。又當修之于內。子思引來。直把屋漏作心曲隱
微之中。要常常惺惕。卽把上文謹獨功夫。做得完密。
田地非有二也。陳天羽

奏假

商頌嗟嗟烈祖之詩。所以祀成湯也。第二章既載清
酌。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嚴假無言。時靡有
爭。蓋言天子進此和羹。以祭。穆穆然極其誠敬。無有

經學者

卷二

十一

言說而相祀羣臣。循禮之度。更無紛擾。所謂人心肅
將是也。子思引來。只重無言靡爭四字。見得君子謹
微之學。直到及人田地。必須有忘言之治。然後爲德
之威。陳天羽

不顯

周頌烈文辟公之詩。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
樂歌。末章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
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蓋言勢力非競。維人道爲競。
四方其訓。而幾何如。又非爵位。非顯。唯君德爲顯。百

辟其刑而顯何如。前王往矣。今爾雖而來駿奔而捐者。何以人心思慕之不忘也。豈非道德維係人心之一證乎。所以勉飾辟公之意如此。子思引來。若謂君子聞到極處。是為不顯之德。合着之命。初體篤恭而天下平。是我與天下同歸。到天命之性。同到闇處。真箇德非在內。天下非在外。人人還以不疚不愧之理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陳天

不大聲色

大雅皇矣上帝之詩第七章歌詠文王之德云。帝謂

經學考

卷二

二十二

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詩託言上帝懷此明德之君明而不自用其明。與天合德。絕不外飾聲音笑貌之迹。絕不添入侈泰紛更之迹。淵乎微乎。入乎無形。而混乎無迹。絕不參之以知識。一惟順乎此心之天理也。子思引來。借以形容不顯之德。今但言不大而非至也。若未足以形容之也。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與詩各開說。並非釋詩。味末之一言。可見為開德所不貴。陳天

德輶如毛

大雅天生蒸民之詩。尹吉甫所作。歌詠仲山甫之第六章云。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之維。仲山甫舉之。蓋言德本易知易能。人皆莫能知。行而仲山甫能知能行。真天授非人力也。子思引來。只形容不顯之德。如毛之輕。庶乎可以形容矣。而猶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而非至也。亦未盡其妙也。毛猶有倫。是子思之言。非詩人之言。生

天載無聲臭

大雅首篇文王在上之詩。末章云。上天之載。無聲無

經學考

卷二

二十三

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載。漢儒註連也。蓋取車載運旋之義。較勝朱注事字。蓋言天載之無聲臭而難度。不若文德之顯而可法。則萬邦作而信之。是周公勉成王法祖修德。以未配命意。子思引來。只是以無聲無臭形容不顯之妙。是從天命本原上會得。那不睹不聞之真。合着源頭玄微處。夫是之謂至矣。呂仲

續四書經學考卷之三

山陰陳鵬霄天羽父采輯

同社 洪 基履倩父 參閱

周 演時釋父

章之采去浮父叅訂

學而時習

尼父一生學而不厭盡之矣。此章分明自寫照也。善學者味得此中消息。便曉得悅在學而時習。先樂在有朋。遠來先。君子在不知不愠。先。然後三不亦字三。經學考 卷三 一

乎字光景。真如水月交映。詩云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此之謂也。

天道人心總是一個生理。天以生生而成時。人心以生生而習乎其時。因時為習。則天命不已之真機。與吾心相為循環而不息矣。悅只是時習中真光景。不是兩層。徐近溪

學與天地萬物為一體。假令獨學無侶。此心便自不覺。朋自遠來。則覺吾學問中之精神血脈。充滿洋溢。而樂即是此悅之大地處。張得臣

同人處。仍是自証處。語語歸到自心。樂字方切。馬君

人不知而 節

不知不愠。正是不厭不倦處。來者朋。不知者人。字不虛。宋羽皇自知則私。人知則公。朋知則小。人知則大人。知于學。原關係匪細。且到人不知之境。不但寂寥。兼生譏謗。此寔學者難堪處。當此而能不愠。豈不是第一流人品。顧九疇

不知不愠。不是曠達。總是潛心自志。學以來。早已如此。若到不知方不愠。則不能不愠矣。馬君常

經學考

卷三

務本

本字雖暗指孝弟。只渾說是良心真切之地。註猶根妙。不可就事之根說。項仲昭

本無所不包。務無所不至。作此題。要句句為道生作地。宋羽皇

孝弟為仁之本

二語須就上文兩個不好意思翻罵。不必添出民胞物與等語。王觀濤曰。仁者以萬物為一體。而親與兄是一體中更親切者。故即此愛親愛兄之一點良心。乃

無所不愛之根。沈無回曰。本以此心之根抵處。人惟孝弟與生俱生。一念包孕。千枝萬葉。無不攝入。故曰爲仁之本。此只就當體說完足。項仲昭

敬事而信

敬信要說得相。因事字貫着信字。敬事者不敢慢之心。又要不忍欺之心。就事中國結。雖事勢之窮。亦濟以變化之權。而至誠惻怛者。常貫焉。是之謂信。非信于號令也。敬信兩用也。而實一心。安頓而字要無痕迹。宋羽皇

經學考

卷三

三

君子不重 全

通章重學上主忠信。原是君子之學。雖不專爲爲養重而舍主忠信。別無以養重。卽擇友改過。都是主忠信裏工夫。威重忠信之形于外也。擇友以輔主。而過弗憚改。不徒是形迹。精神俱打轉主忠信內。玩題中正反語氣應如是。宋羽皇

禮之用 全

全爲和主論。救和正是救禮。原禮而救其弊上節。特爲下節原始耳。兩救之說非也。只卷三 節一

語便是此章註脚。認得時上下原無兩項。宋羽皇
附禮記曰。和寧禮之用也。蘇子瞻曰。夫禮之初緣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爲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

無求安飽

題面從無求說到敏慎。從敏慎說到就正。句句起着好學題神。作文全要使題神躍然。宋羽皇

敏慎皆是於道上致力。自疑旣斷。千聖一心。何必就而正之。蓋其望道未見之心。必不敢自以爲是也。有

經學考

卷三

四

自以爲是之心。卽是非道。此全是從心上精微處討個對証。周季侯

無諂無驕 全

通章只以不自足爲主。吳無障

心學全重一知字。知者人心之靈機。學問中境界無窮。只在此機之轉與不轉耳。得樂與好禮。而無諂無驕者轉矣。得切磋琢磨。而樂與好禮者轉矣。得告往知來。而切磋琢磨者又轉矣。張利臣

切磋琢磨

這兩句是衛風淇澳之詩。美衛武公進德。有進無已。故云如切如琢。是于人心理欲。看得大較分明了。然去欲存理。又要到至精至遠處。故復云如磋如磨。四個如字。卽詩人亦不自知其何以摹擬得此也。子貢引來。有見于斯無終窮。斯無止法。進一級又有一級。進一步又有一步。正與詩如字合神。此處不關貧富了。是直言學問無止足之解耳。陳天羽續

思無邪

此句是魯頌駉篇之詞。美魯僖公牧馬之盛。繇于立

經學考

卷三

五

心之遠。而思無邪一言。卽是王道本于誠。意爲無疆無期等根本。書曰思永。春秋傳曰思禮思義。魯侯有焉。然尼父引來。是欲學者反求而得之于心。不必泥魯頌駉篇之詞也。陳天羽

此只教人以讀詩之法耳。若謂思無一言。是作思骨子。則六經孰非心學耶。艾千子

道德齊禮

德就躬行。禮就範身。方是人君之道。若詩文德講成。清淨玄嘿。禮講成吉凶軍實。雖大義無損。而毫釐

里矣。艾千子 德禮都在自己。全不從民起。見方是道齊本領。楊子常

吾十全

全題膏肓。只在一學字。矩字。志卽志此矩。不踰矩。只定得一個學字。首尾相呼應。不可用始終字面。恐非聖人無間斷的學問。陳大士

學卽時習之學。志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立即立于所學之中。自志學後。更加操鍊。則心與理打成一片。絕無出入之端。不惑不可就事物上講。蓋事物障

經學考

卷三

六

也。卽理境亦障也。到此時理境上。瑩瑩徹徹。無幾微毫髮之疑。方是不惑。知天命之知。非知解之知也。直與造化合德。若天命爲其所司者。當發出與時屈伸。知來而藏往。意耳。順是聲忘乎耳。耳忘乎聲。全是以虛應世。不惟以形用者化。卽神用者亦化矣。心所欲處。卽是矩。從心所欲。卽是不踰。夫矩本方也。而曰從。曰不踰。隨其員而能不失其方。如珠走盤。而不出于盤。正是聖心神化妙境。樊致虛

學道人十年一換。寔實道力道運如此。講三十四十

等不可忽。宋羽皇

溫故知新

故是新之所積。新是故之所觸。引類旁通。固自故來。今是昨非。亦由故見。世人只要拈新。先已放故。學脈亂矣。故特揭一溫故而知新以定其宗。張侗初

不器

不器就用上見。不必說深。才能之伎倆有限。學問之經濟無窮。君子不器。只是學力所到。故不為才伎所局。宋羽皇

經學考

卷三

七

先行其言

時解只說得個重行耳。先行其言處。正宜徵參。宋羽皇聖賢垂世立教。言之功居多。故六經皆言也。惟從躬行心得說出。故聖賢之心。繇是而傳。先行其言。其字不虛。項仲昭

周比

心公卽一人相信亦周。心私卽到處傾蓋亦比。馮玉

闕

闕是缺陷之缺。終身放不下。正是做工夫處。若一筆

何謂始公案如何銷得。張元帖

祿在

在中語脉。不是說祿。是說不必祿耳。若云寡尤寡悔必祿。則與于何辨。黃贊伯

奚不為政章

定公五年以前。孔子不仕者。以季平子逐君強僭故。定公五年以後。孔子不仕者。又以家臣陽虎作亂故。然則定公初年。孔子不仕者。蓋以昭公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也。按照公兄。定公弟。昭公為季孫

經學考

卷三

人

意如所逐。薨于乾侯。定公又從季氏。葬于墓道南。不與先君同兆。故曰昭公不得正其終。且定公以弟承兄。非先君所命。故曰定公不得正其始。魯之不孝不友。失政本矣。夫子以孝友論政。其旨微哉。林聖羽

書云孝乎

周公遷殷頑民于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書之本意。本為商民難化。由于民蕩泯亂。成王

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正其本也。寔含師保之意。子引來全是諷定公以孝正家。全重一孝字。看來孝之所施。真心貫通。卽其唐虞雍睦。宇宙和平景象。非政而何。卽此便是千古帝王治法。陳天羽緒

問十世

聖王因革全以維持民心。民欲難極。極則必壞。民性欲復。復則思返。凡文質循環。一故一新。總因民之性也。世有變。性不變。爲世轉。則不可知。以轉世。則何不可知。董思白

經學考

卷三

九

禮

禮乃馭世之大權。經世之大物。萬世不可易者也。夏商周所必因也。所損益者。不過禮中之制度文爲。所以維持此禮之變耳。數可知。單自損益言。其或二字。逆推之詞。不必泥定尊周。湯藎林

雍徹

雍徹。天子祭畢。則歌雍而收其俎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此二句。正是雍詩之詞。詩之本意。原爲天子合萬國之懷心。以祀其先。故有助祭之辟公。而天子一

點誠敬。潛藏于莫測。嘿與烈考父母。神往神來。不待形容之顯著。故曰穆穆。卽至和無聲。至敬無文之意。孔子引來。提出天子二字。明係春秋書法。奚取二字。要作冷語。隱刺法方妙。若將大夫陪臣道破。反不似譏詞。周時澤

禮本

禮之本。分明指人一點真心說。儉雖未必得中。亦自心之未雕。未琢者率之耳。至于居喪寧戚。其驗真心尤爲親切。故直指儉戚爲禮之本。王觀海

經學考

卷三

十

無所爭

通節一氣。不作轉語。單說不爭。尚是馮道胡廣一流。此獨從爭說到不爭。方是君子大作用。馬君常正是說君子之爭。爲鄉愿掃盡窟穴。宋羽皇

素絢

此逸詩也。巧笑二句。子夏已明。但問素以爲絢一句。古詩有云。却嫌脂粉污顏色。深掃蛾眉朝至尊。據詩人之意。正謂不用鉛華。生質自美。卽此質素便可當絢爛了。子夏誤認爲字。謂將素來爲絢。若曰只素自

何消又加粧飾。正暗合詩人童質意思。而問却合蓄不露。唐士雅

禘說

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禘者天子祀之于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祀之。源源本本之意也。接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于東面。而始祖退居南面以配之也。徐孟超

灌

經學考

卷三

十一

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古人祭祀。釀秬爲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取其氣芬芳條暢也。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于陰。既奠。然後取血。實之于蕭。以燔之。使臭達牆屋。求神于陽。徐孟超

媚與竈

孟春陽氣出。祀戶。孟夏陽氣盛。祀竈。又祀中霤。中霤者。古人復穴爲室處。孟秋陰氣出。祀門。孟冬陰氣盛。祀行。行者從辟除之類也。五祀之主。戶中霤。主北向。門行。主南向。竈主西向。五祀皆有尸。各以類從。祀竈

之尸。膳夫之類。祀門之尸。闔人之類。然則祀山川之尸。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祀泰山。召公爲尸可知矣。與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于奧。雖有常尊。然尸竈之類。乃祭之主。而奧非祭之主也。以奧之尊。見竈爲卑賤。夏屬火。竈以火費。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徐孟超

告朔

朔之爲言蘇也。謂月之魄已滿。明皆盡至晦日而死。月之一日明乃復生。是死而復蘇也。王藻天子玄冕

經學考

卷三

十二

聽朔于南門。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凡聽朔。必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卽以此日聽治此月之政。一告朔而有三重焉。尊正朔。重天子也。告太廟。重祖考也。修月令之政。重民事也。魯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十六年四不視朔。此後屢不告朔。春秋亦不復書。譏之也。徐孟超

關雎

雎鳩水鳥。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游而不相狎。物類之最善者。關關雎雎相應和鳴之聲。故遂以此

爲篇名

周南之首關雎卽如易之首乾坤也。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故閨闈化洽而後朝廷闢喜起之風。萬邦行作孚之化。清廟揚盛德于無窮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叙于首篇。旨深哉。窈窕是從幽閒德容。想見他有貞靜之德。卽此就謂之淑女。直從洽陽渭涘。鍾靈毓秀以來。而純亦不已。聲色不大。就是倪天之妹。與文王順帝之則。何以異也。故當其既得宮人。不能無琴瑟鐘鼓之樂。當樂而樂。寧至于害經學考 卷三 十三

和當其未得。宮人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當哀而哀。寧至于失正。凡此皆爲淑女故也。所以爲得性情之正。全要闡揚聖母之德。閨門爲王化根本。後來汝墳遵化。江漢潔清。而小星江汜之悔悟。白茅唐棣之感孚。皆繇于此。張去浮續

樂卽已暢之哀。哀卽未暢之樂。不作兩層。楊維斗

問社

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者則殺之于社。按民非土穀不生。故

社以祈報焉。祈者在去歲而祈。今年之有秋焉。報者在今秋而報。歲功之有成焉。社立壇壝而不屋。所以通天地之氣。和陰陽之交。

魯有二社

一曰周社。一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于諸侯。以垂亡國之戒。故魯有二社也。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則魯二社。亦聚民警戒之也。魯昭以來。政繇季氏視周社之主。固已甚愧。而相去亳社。其間不能以寸矣。經學考 卷三 十四

哀四年六月。亳社災。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徐孟超

安利

里仁節說。個擇處之智。此節說不仁處。約樂之難。可見能處約樂。惟安仁之仁。欲爲安仁之仁。又須從利仁之智入。宋程星

仁字。昭約樂說。仁者智者。照不仁者說。安利照不可長處。久處說。語語自對。針若恐粗。而拓糞便離母矣。謝象三

無終日違仁

一日間而有貪戀心。卽欲富貴而處也。一食間而有厭棄心。卽惡貧賤而去也。無違只是純此不處不去之心。了了分明到底。說個造次顛沛。正見其無終食之違。愈完愈密。非一節深一節之意。兩必于是正是。指無違之心。陶石簣

比義

此節以天下處天下手段。一氣渾說下。無適莫就是比義。不是無適莫外。又尋個義去比。汪伯倫

經學考

卷三

十五

禮讓

禮非威儀之禮也。乃人主所立之制度品式。以治國之事也。而讓非禮外之讓。乃人主爲禮處。一種謙冲遜抑之真心。所謂立身于四海億兆之上。退處于匹夫匹婦之下者是也。作文全要從爲國揭出。能以題神方妙。宋羽皇

一貫

此章原不爲道學立宗門。全爲下學傳心訣。宋羽皇與體認者言道。直當化其執着之心。故以一貫空忠

想正微指以精實中之靈通也。與疑惑者言道。正不容執一恍惚之解。故以忠恕實一貫。是并以微妙中之親切也。馮五玉

喻義利

心之喻不可知。正從其行事之精熟處見。宋羽皇此章辨君子小人。與他處不同。還當從君子入喻義。從小人入喻利說。須于危微關頭。再不失脚處洗發爲妙。張天如

剛愎

經學考

卷三

十六

剛體難言。指破一愆。便覺一片清虛神境。隱隱參前。悵也。愆句。借來一照。只微微指出剛體。句句是未見之思意。宋羽皇

文章性道

文章卽性道之流露處。性道卽文章之元本處。非有二也。說個可聞不可聞。是卽文章之易聞。形出性道之妙。夫子之言。言字卽當文章字看。方合書脉。楊龜山云。夫子之文章。乃所以言性與天道。蓋性道精微。豈從聞得。可聞仍非性道矣。此子貢悟後語。陳正文

孔文子

春秋傳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姊嬖
子朝出孔子文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
初妻之姊嬖于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
之孔子止之遂奪其妻或滔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
以獻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其弟遺使室孔姑孔文
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
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
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聞豈敢度其私訪衛
經學考 卷三 十七
國之難也 宋元衡

鄭子產

子產為政三年與人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
有田疇子產植之 又云子產為眾母

釋使民義

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當時鄭國強族分食
都鄙必多侈僭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各有尊卑故
曰都鄙有章且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不得踰侈故
曰上下有服當時井田制壞漸開阡陌侵越兼并之

思于是乎生子產使民封土為疆通水為洫以正田
間經界故曰田有封洫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即鄉
田同井相友相助之意故曰廬井有伍或云歸政于
子皮子產授之 陳天羽

晏平仲

平仲下交魯之處士蘇晉上交魯之大夫吳翰至老
不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最知之深故表而
出之 易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以為君子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為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正
經學考 卷三 十八
其志皆莫之能守也貞吉之道也 邵翼飛

臧文仲

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段使柳下惠在下位不與
僉立於朝 廢六關 關塞所以禁絕往來者而廢
之 妾織蒲 以蒲為席與民爭利三不仁也
作虛器 蔡之室山節藻梲有其器無其位故曰
虛 逆祀 夏父弗忌躋僖公逆祀非禮而弗禁
之 祀爰居 爰居海之大鳥止于魯國東門外三
日使國人祭之三不智也 陳天羽詳左傳

令尹子文

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惡其女之淫亂而生。使棄諸夢澤中。虎乳之。邲子田獵。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此子文得名之繇。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代陳。遂取焦夷城。頻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經學考

卷三

十一

二十八年。爲呂臣實爲令尹。代成得臣。奉已而已。不在民矣。言但能奉職。無爲民之大志也。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聯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蔣。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爲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按此傳政之說。亦舊政告新令尹之

証。

崔子

襄公二十五年。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弑之。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晉也。白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問公。輒侍人賈舉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覲。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俯極而歌。欲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闔門甲與。

經學考

卷三

十一

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扞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于極。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洪範傳續

楚令尹子文爲相。僭王猾夏。

左傳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闕穀於蔣爲令尹。楚自熊通僭號。是爲楚武王。實桓公之八年。僖公九年。楚人代鄭與齊桓公爭。諸侯連年侵伐。于齊爲陽穀之會。僖四年。齊桓有次陘之師。雖受盟於召陵。而明年子文有滅弦之師。以威江黃道柘。

又六年楚人圍許。與齊桓公爭鄭。僖十一年伐黃。明年滅之。十五年伐徐。齊桓公救徐。而楚卒敗徐于婁林。僖二十年。子文身有伐隨之師。以爭漢東諸侯。二十一年。宋襄公爲孟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又明年敗宋師于泓。取鄭二姬以歸。子文無諫。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子文以令尹賞之。及晉文公立。而楚伐宋伐齊。子文又重子玉之權。以遣之。卒以致敗。然猶爭霸不已。凡此皆僭王猾夏之事。杜曉玉

經學考

卷三

二十三

陳文子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復歲而

復反於齊。

崔杼之弑君。申鮮虞責閭丘嬰曰。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死不能死。鮮虞尚以責嬰。况陳文子爲大夫。其不能正君討賊。安得無罪。

襄公二十五年。經書齊崔杼弑其君。

光不書陳須無

出奔。二十七年。宋向戌弭諸侯之兵。齊許陳

須臣請許之。其六月。齊慶封陳湏無皆至會。則是崔

子綰君之三年。陳文子已復反于齊矣。杜曉玉

季文子

使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聞晉侯病。乃求遭喪之禮以行。既而晉襄公果卒。文公十八年。襄仲殺惡及視。惡魯文公太子視。惡之弟也。而立宣公。文公庶子也。夫人襄氏歸于齊。其子被殺。故歸齊也。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齊地。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

經學考

卷三

二十三

故公與齊會。而位定。厥后文子位愈固。宣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假立庶帝。罪而逐之。始終所謂私意起而反惑者是也。柯文聲

甯武子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伐曹。假道于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聞楚細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遂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使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癸

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或訖元咺於衛侯曰。立紀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以入守。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經學考

卷三

二十三

衛侯既入前驅射殺叔武。而元咺訟于晉。晉文公執衛侯歸于京師。囚之深室。甯武子職納橐饘焉。蓋親以衣食爲已職也。元咺歸立公子瑕。二十年納賂于王與晉侯。乃得復歸衛。殺元咺及公子瑕。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晉文欲殺衛侯而罪不至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甯武子視衛侯衣食。得知其謀。乃以貨賂醫。使簿其酖。魯僖公爲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秋乃釋歸。王世喬讀

狂簡

學者胸次不高。有兩樣病痛。好周旋世故。不簡于塵緣一也。好博涉見聞。不簡于學問二也。周旋世故。做今人的鄉愿。好博涉見聞。做古人的鄉愿。胸次不淨。總一般不得狂。語在小子。神在思歸。宋羽皇

不遷不二

顏子心學。全在兩個不字。是大得力處。不遷。怒調養此心體。必使之常定。不二。過是檢點此心體。必使之常一。

經學考

卷三

二十四

顏樂

天生蒸民。爲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游。六鑒交闢。驚而不返。跬步自愛。偉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票。虎豹却走。渺然其身。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有。執瓢從之。忽焉在後。蘇長公顏樂亭贊

顏回以簞食瓢飲。揚其仁聲。原憲以蓬戶繩樞。邁其清德。晉書江統說

孟之反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帥師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左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獨在軍后。抽矢策馬云云。王世喬補

直生

乾曰其動也直。坤曰敬以直內。乾坤一于直也。乾所以爲易而坤所以爲簡也。直是本然性體。焦漪園

立達

立達加一欲字者。立達原做不到頭。終日惟此欲。欲即堯舜之猶病也。立達之欲動于已。立達之境寄于

經學考

卷三

二十五

人已欲立達而立達即徹于人。精神起處已到彼境。宋羽皇

默識

只拳拳服膺而弗失謂之然。非意言所可及。蓋森然于不睹不聞之中者也。註解不言而存諸中極當。猶云不言而躬行之意。陳伯玉

志道

從志據依游。透出道德仁藝。以志據等爲心。以道德等爲矩。妙合從心。不喻矩之旨。黃齊伯

游藝非作游戲之游。不知此處煞有功夫在。惟不分作外項所益密全修。不是直到依仁方去游藝。即志道時。未嘗不游藝。不然終無游藝時矣。游藝工夫不是粗。正志道據德依仁之從容處。韓求仲

用舍行藏

行藏俱無成跡。目前相對微處相參。一點機關正可相視莫逆。子路看用行舍藏。亦非難事。正欲以勇決當行藏。而不知其道之微耳。夫子亦非示以行軍正指點出所以能用行舍藏之妙。全在心境精微處默

經學考

卷三

二十六

默相印。宋羽皇

聞韶

禮樂志云。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道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佗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

齊景公二十一年。師摯自魯適齊。夫子亦是年適齊。

夫子與太師論樂。在齊聞韶實有據。林聖羽

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于千載。班固幽通賦

不圖句只是想像不如親聞。非至此方知其妙。張公亮

假年學易

易者變易以從時者也。人生動靜酬酢時時是易。順天時行。便是學易。便是無大過。湯霍林

形迹之過小。心體之過大。全在心上理會。乾卦六爻潛見惕躍飛亢。吾人當下一時具備。楊復所

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之類。皆過也。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中。利于貞正。非貞則過矣。坤六二履霜有堅

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則過矣。周季侯

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陽長則陰

經學考 卷三 十七

消。陰長則陽消。一消一長。天之理也。人而學易。則知

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為善為吉。陰為惡

為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得

中則凶。陰亦為然。以天理言。則為消息盈虛。以人事

言。則為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

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

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

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全體皆易也。真西山說

易者何也。乃昔之玄真。往古之變經也。道至而反。事極而改。反用應時。改用當務。卦體開闢。乾以一

為開。坤以二為闢。乾坤成體。而剛柔有位。故木老于

未。水生于申。而坤在西南。火老於戌。木生于亥。而乾

在西北。剛柔之際。故謂之父母。陽承震動。發而相承。

專制遂行。萬物以興。故謂之長男。水老于辰。金生于

巳。一氣存之。終而復起。故巽為長女。震發于風。陰德

有紀。火中鳴。母道將始。故離為中女。又在西北。健

戰將升。季陰幼昧。衰而不勝。故兌為少女。倉中拔匿。

墜幽為陽。在中未達。舍而未章。故坎為中男。周流接

合。萬物既終。造微更始。明而未融。故艮為少男。乾圓

坤方。女柔男剛。健柔時推。而禍福是將。循化知生。從

變見亡。故吉凶成敗。不可亂也。陰陽性生。性故有剛

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惡生得失。得失生悔吝。

悔吝者。而吉凶見。八卦居方。以正性。著龜圓通。以索

情。情性交而利害出。故立仁義以定性。取著龜以制

情。仁義有禍而禍福分。是故聖人以建天下之位。定

尊卑之制。序陰陽之適。別剛柔之節。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故犯之以別求者。雖吉必凶。知之以守篤者。雖窮必通。故寂寞者。德之主。恣睢者。賊之原。進往者。反之初。終盡者。始之根也。是以未至不可斥也。已用不可越也。紂有天下之號。而此匹夫之類。周處小侯之細。而亨西山之賓。外內之應已施。而貴賤之名未分。何也。天道未究。善惡未淳也。阮籍通易論

也。阮籍通易論

雅言

經學考

卷三

二十九

詩只是無邪。書只是執中。禮只是毋不敬。皆心學也。聖人常言。只是常道。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皆日用間所不可缺者。夫子故常言之。雅言即聖人之經。從所字看出。宋羽皇

恒

天地不二之精。賦于人而得之為恒。書曰恒性。孟子曰恒心。這是人皆可為聖的真脉。徐自溟

欲仁

仁即在我。前念迷即非仁。後念覺即為仁。只在一念

移之間。欲即是此仁之覺。覺即是此心之仁。凡

泰伯

吳越春秋云。古公知季歷子昌聖。欲傳國以及昌。因更名曰季歷。泰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共立以為勾吳。古公將卒。令季歷讓國于太伯。而三讓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

戰競臨履

經學考

卷三

三十

小雅小旻之詩。這三句原說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蓋雖喪亡未形。而盈庭不斷。國事無成。滄訛用而眾賢退。國家未有不喪亡者。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所謂我視謀猶。亦孔之叩者此也。詩之本意。見人君當慎謀猶。如治河之謀不決。遂致滔天之患。鹽鐵之謀不決。遂有瘡痍之憂。以致唐之維州。宋之靈州。謀非一人。謀非一日。卒至吐蕃之叛。開四夏之彙者。皆謀之不慎致之也。曾子引來。斷章取義。只形容保身之難。當戰而恐懼。競競而戒謹。如臨如履。

正戰競之至也。而今得免。正見平日保守不易。語畢復呼小子。亦望小子之保身也。洪履情續

興詩全

感發興起處是詩。執守處是禮。和順於道德而理于義是樂。三於字是心。與詩禮樂奏合處。王陽明

筆解韓曰三者皆起于詩而已。先儒畧之遂惑於二矣。

李曰詩者起于吟咏情性者也。發乎情是起於詩也。止乎禮義是立於禮也。刪詩而樂正雅頌是成於樂。

經學考

卷三

三十一

也。三經一原也。退之得之矣。

樂書云學道之序始於言故興於詩中於行故立於禮終於德故成於樂。詩者養蒙之具。禮樂者成人之事。孔子之於小子則曰何莫學夫詩於成人則曰文之以禮樂。此謂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者也。

好學善道

看下節不入不居。耻富貴賤全是硜硜介介學問。重信守死爲是。張元帖

信是信何物。求志達道。爵祿何以不苟。名聲何以不負。聖賢自有寔見得處。故至死不變。非極深研几盡道之變者。誰能信之。孰能守之。須照下兩耻字看。朱羽皇

篤信原不是自了漢。用舍行藏都有實見得處。語語吸盡一章。周介生

無間

問自心間。無間正其存心之密直。從帝王升降處。想出合一之原。若只在衣食居室等項推敲。真是三家。

經學考

卷三

三十二

村一老勤儉耳。朱羽皇

不伎不求

此二句原是衛風雄雉之詩。婦人爲君子行役而作。此行役當知德行畢竟恃才炫智。功名攘臂而必欲居人之前。或覬覦要求。富貴陰翳。而不欲居人之後。此皆伎求心也。他鄉羈旅。只宜屏除私智。皆以大公至正處之。安往而不善哉。詩之本意如此。夫子雖引來証。由然不必作引詩。只承上節不耻說下。盖伎求因耻心而生也。不耻自無伎求。何用不藏精神在一。

月字 呂仲生備

唐棣之華

偶觸詩詞指點思趣不止爲詩翻案。詩本是思人
夫子借其言却主思理又不明破理字。渾說爲妙。
語意虛活。只借豈不爾思反言之。以點醒人中涵無
限意思。言只是不思。那得有遠中間更着一字。若說
未之思所以遠。誠能思便不遠。則意味斬然矣。
陳伯玉

續四書經學考卷之四

山陰陳鵬霄天羽父采輯

陳昌言獻之父

同社

傳所知夢良父

采聞

林 儒聖羽父采訂

先進於禮樂

文敵救之以質。夫子感傷舉世尚文故模擬先進一
段質樸之意。像個野人。後進一段嫺習之文。像個君
子。兩語形容便可想見古今人意未不同。非必當時

經學考

卷四

有是言。高中玄

如用之謂設用。禮樂以經世。蓋禮樂非藉有權位。則
不能用也。分明有擔當世道移風易俗手段。直還世
界如文武成康之舊。終是從先進。沈無回

附蘇東坡作孔子從先進論

主意在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伊
尹管仲始進。便欲以其君王。以其君霸。商鞅懷詐挾
術以欺其君。只是始進之不正也。不然豈有負帝王
之略。而每見輒變以徇人者乎。聖人則不然。其志愈

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則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如其始于少貶。而其漸必至于凌遲而大壞也。故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時。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水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聖人以爲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厥后孟子不肯枉尋直尺。孟子之從先進也。君子之得君也。既度其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不可爲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爲而爲是輕其身。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甚無曰我將權以從道也。此是宇內大擔荷文字。讀者宜善會焉。愚謂欲用禮樂以經世。決不可徇世。其不可徇世者。正始進以正也。杜蘭如

回非助我

非助我無不悅。一氣說下。非以下句申上句也。回心上領受。忻然油然。無一毫疑信相忤之意。更不待反復思維。而胸中已神解矣。丘毛伯

經學考

卷四

二

回不但了其未盡之蘊。且又悟其未發之秘。而與聖心相悅以解。而無所不領受也。游登翼

吾言無所不悅。就一言之中。婉轉無盡也。非無言不悅之謂。汪伯倫

白圭

白圭以白玉爲圭也。大雅抑之詩。衛武公有意修德。不但敬爾威儀。又且慎爾出話。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警。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蓋有意於謹言。故今白圭之詩在。而衛武之心傳也。南

經學考

卷四

三

容取自詩。而時時口誦心維。不厭再三反復。以自防其玷。真是守心而非徒守口也。真是治心而非徒治詩也。此是一段真精神修省處。蓋本兢業以爲言。箴分明借篇釋以爲心箴耳。今人無南容謹慎心腸。每爲支爲誕。傷易傷煩。動輒得咎于人。豈非言之不能寡尤乎。陳天羽續

愚魯辟嘖

全要望四子轉移變化上講。不可太說壞了。愚者真樸未散。稍知變通。明就在愚中翻出。學者立志堅確。

極力磨礱。敏就在啓中得來。辟者能去華以就實。何真淳之不可反。嘍者能由粗以入細。何禮樂之不可文。方文伯

回也其庶乎

顏子進門。便從澹漠而入。故能聰明不事。意見俱清。任他外境蕭條。只是不相干涉。故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奈何。賜之不受命而貨殖也。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屢中。試把這種聰明。還想到屢空光景。縱饒過人聰明也。須冷然消歇。蓋當端木子知識熾然之經學考
卷四
四
日特地把一個冷淡人。砭他一劑。周季侯

善人

張問善人之道。分明究其行之路。故以不踐不入言之。迹室二字。都就道上。看道之有規矩繩墨。曰迹。道之精微闊奧。曰室。善人必體渾然。不曾損壞。往往天資暗合。然欲到神化地位。亦未能耳。不入室。正在不踐迹。內見之。無兩層意。此只就善人一時規模說。非謂他究竟如此。張羽臣

所謂大臣

所謂二字。發得剴切。自見題神。不從君之欲。必行己之志。傳中解題最精。宋羽皇

事君者。先持個不可則止之節。斯行得個以道事君之忠。胡疑初

大臣就立身行己品格言。不以位言。然以道事君。勿涉諫諍上去。杜靜臺

如其禮樂

禮樂正足民完局。蓋足民之中。而寓化民成俗之意。非禮樂不可。則以俟之履中蹈和之君子。非求所能

經學考
卷四
五
及也。汪伯倫

喟然與點

春風方暮。沂雪當前。茫茫問志。忘却晴風煦日。若非點言。豈不當前錯過。喟然一嘆。全無意必。點就見前結撰。夫子亦就見前契會。兩人到此。都不算着。知不知。作者何必着許多迂話。宋羽皇

與點。不是與他日大用於世。分明是與他今日有點志趣。便可使字內同春。眼前即用世。性分即事功也。湯霍林

爲國以禮

此爲國就未仕者言。必先有治心養性之功。然後可試之。爲此題徑說爲國。亦無難處。惟須根柢由來。語語切着。子路又要語語可接。不讓。布局養脉頗勞意匠。
宋羽皇

克已復禮

此直指心體以論仁。工夫最直捷簡易。已克卽是復禮。非克已後方復也。禮復就是仁。非復禮後方爲仁也。克非克去之克。乃戰而獲勝之名。丘毛伯云。心上。

經學考

卷四

六

初起念時。一念回頭。萬火自降。若持念頭發出。克晚矣。看來節意。雖有三轉精神。只在克已上。
陳天羽
克已二字內。吸得由已之神。遂爾乘風直下。不煥轉折。
宋羽皇

禮字不必說天理之節文。卽一心之本體也。此心本體原有個恰好天則在。
丘毛伯

克已目原在下。此中只大槩明仁之血脉。不宜實講克復二字。無急絃高張語。只閒閒舒寫描孔顏論仁大意。
湯養林

一日克復

一日不由平日積累而來。顏子心體如紅爐點雪。立時消化。卽時克。卽時復。卽時無不克。卽時無不復。一刀兩斷。直捷痛快。易云。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可會一日之解。
汪伯倫

天下歸仁

歸者復也。歸仁跟復禮來。盡吾之心體。卽天下同然之心體。吾完吾仁。卽令天下一元之仁。有六合一體之規模。無物我相睽之迹。直指出真心渾淪統同無

經學考

卷四

七

涯的境界。
陶石簣

克已由已

克已之已對禮言。由已之已對人言。下文非禮勿視等。克已也。請事斯語。由已也不須別添註脚。若以二已字渾作一樣。終是說夢。
顧徑陽

請問其目

顏子一聞克復之訓。已與禮使自瞭然。只在自己身上。故直請下手的條件。夫子當體直指。若曰已卽是視聽言動。克已不教。汝拋却視聽言動。只非禮勿視

聽言動耳。四勿要看得細。非曰非禮之形交于外而後克之也。非曰非禮之念萌于中而後克之也。要在獨知之地。先已了明白。如此則爲非禮之視聽。便不萌。欲視所聽之心也。如此則爲非禮之言動。便不萌。欲言欲動之心也。此是心體上。潔潔淨淨。完全天理。正下手克復工夫。日用最切條件。四勿總是一勿。一勿總是此心做主張。湯肅菴

四勿

人心之主不在勿而在禮。勿從禮出。禮不從勿出。禮

經學考

卷四

八

常爲主。自能燭非幾之萌而克之。纔動卽覺。纔覺卽化。不使到視聽言動上去。葛岷瞻

外註程夫子視聽言動四箴不可不讀

四勿已是顏子到境。夫子就他當身點出。還他語氣甚急捷。不容逐句析講。如析講便視顏子爲未了漢。文亦成呆局矣。宋羽皇

仲弓問仁

出門使民六句如流水一派瀉出。方妙。蓋此心愈收。愈自愈公。海愈公。溥自愈感孚。而仁在是矣。湯菴林

持守嚴則心體自淨。心體淨則欲惡自通。敬以生恕。恕以敬行者也。游登翼

吾心有主。何見非賓。吾心有神。何承非祭。只是教他無不敬的意思。不須把人所易忽來相形。李九我出門使民。只是拈出話頭。以之爲例。說一出門。無時不該。說一使民無事不該。見賓云者。心求無一念不可以對人。承祭云者。心求無一念不可以對天。徐自溟

使民如承大祭

是儼然上帝臨汝。酌意思此正是顧畏民。若匹夫匹

經學考

卷四

九

婦。或能勝予之心。只在身上描寫。董思白

不欲勿施邦家無怨

不欲勿施。處處流通。我在邦在家。常存此敬恕之心。以感孚邦家之人。若有不合。亦盡其在我。必令吾心毫無怨悔。方是爲仁工夫盡頭處。卽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之意。丘毛伯

回雍請事斯語

克己復禮。乾道也。顏子當下識取。有徑捷要約之意。主敬行恕。坤道也。仲弓下手去做。有積累須密之意。

洪藹林

不欲勿施。卽是見賓承祭之心。不分存發。邦家無怨。卽是不欲勿施之心。不分人己。方文伯

仁者其言也訥

只想仁者二字。便有下落。正是教他于所以認處着力。作文要隱隱透出下意。但勿太露。周季侯

爲之難

爲難。就是心存。不落兩層。不說心難。而說爲難。何也。心存終無形迹可驗。故就爲難時。寫出心難耳。蓋人

經學考

卷四

十一

只一心。心存于爲。凜凜然若履水。若馭朽。則爲之此。心言之亦此心。不敢苟且去爲。乃敢苟且去言。一難便都難了。莫作言行相顧說。游奎翼

克養完粹之人。意常收斂。自然持重。不輕發。精神全在得無二字。宋羽皇

難字要認。不是事難做。話難說。卽是其難。其慎之難。千古聖人的心法。商景逸

內省不疚

凡人險處惶惑。原是易處錯過。不曾做得工夫。古之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震雷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懼。皆有內省不疚工夫。陳大士

明遠

明是心體。遠是明體。明則必遠。並無兩層。此從心境上談。明諧愬是設象耳。求明者從不行處。源頭磨勘。令心體瑩徹。如明鏡常懸。自無不照。不然。浸潤膚受。豈一時僥逆可得耶。故心之明而不蔽于近者。是不行先一着工夫。識先覺之賢。便知明遠之故。

經學考

卷四

十一

聖人反復叮嚀之意。不行謂諧愬雖巧。而不得行之於我也。非我不行人之諧愬也。王字泰人心觸之不動。撼之不驚。便是虛空妙明。光照萬里。故曰體寂若太虛。用照同日月。張何初

兵食信

食者民之天。兵者民之衛。信者民之心。足食足兵。非如後世富強之說。總是爲民。故下賢之。信先足食。繼足兵。是施爲次第。而信則存於兵食之先行。于兵食之內肯也。許敬菴

之矣。二字最耐玩味。蓋曰足食。則食固已足矣。曰足兵。則兵固已足矣。止曰信民。焉知民之已信乎。未信乎。必起而視其民。亦既信之矣。然後可爲政。此據見成說工夫。全在兩足字上。鄒肇敏

去兵中。隱隱見食信之留於去食中。又隱隱見信之留方妙。去兵去食。正是足兵食之旨。要之去非與去。去正以隱然存之也。急難之時。寧與民共死生。而決不爲兵食行一切苟且之政。此卽所謂去也。信在而兵食雖去。猶之乎不去也。蓋能足者。能去經常而經學考。卷四 十二

無苟且之政。始能濟變而有伸縮之宜。宋羽皇

文猶質質猶文

二猶字莫作相等。蓋文待質而生。質待文而顯。原分拆不開的。子貢從合一處指出。文卽質之文。非質外之文。質卽文之質。非文外之質。畢竟子貢之論。合于彬彬之旨。勝子成一籌。

虎豹犬羊鞞

質固當重。然世界亦靠這文扶持。故交質少得那一件。卽如虎豹之皮與毛。亦是拆不開的。惟其毛其存。

始足貴。如以其鞞。則本質雖在。文彩已無。所謂可貴者安在。而其賤亦與犬羊之鞞等耳。士君子與細民。一般雅俗相混。成何道理。

魯自宣公稅畝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按公田之法。業已十取其一矣。今又復民間餘畝。復十取其一。則是十而取二。遂以爲常。故曰初。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生不過藉以豐財也。周法八家之民。各耕百畝。公田百畝。借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禮矣。

經學考

卷四

十三

陳天羽續

百姓足不足

全要在君民一體上想。那徹法當行。君之與民真如父之與子。子之貧富。卽是父之貧富。民之豐歉。卽是君之豐歉。父不能離子。而爲之父。君又何能離民。而爲之民。冉有兩呼百姓。大有深意。若云閭閻之間。果克實。則通國之民皆君之。所以濟緩急。寄有無之民。閭閻之間。若蕭條。則通國之民皆待哺于上。寄生于國之民。此處最要透講。得君民相關痛切處。丘毛伯

主忠信徙義

崇德工夫全在徙義上。然根基須從實地做起。如云主忠信去徙義也。蓋自一念之真實積爲百念之員。通忠信義之外別無德主徙之外別無崇。講須斟酌。於千于。

齊景公問政孔子

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孫氏叔孫氏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齊。齊處昭公爲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乃問政于孔子。周時釋讀

經學考

卷四

十四

君臣

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于國。左傳昭公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晏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夫以家量貸而臣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魚鹽唇哈。弗加于海。

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承食其一。公行而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復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杜蘭如

經學考

卷四

十五

昭公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目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友。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悞。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目爲國也。對曰。禮之可目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敬。夫和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

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陳天羽

父子

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左傳哀公五年。齊燕姬。景公夫人。生子不成而死。嬖妾鬻嬖之子荼。諸大夫恐其爲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爲樂。何憂於無君。公疾立荼。寘羣公子於萊。公卒。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經學考 卷四 十六

黨之乎。六年八月。陳偃子使召公子陽生而立之。是爲悼公。公使朱毛遷孺子荼於駟。不至殺諸野幕之下。陳天羽

公曰善哉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以大斗予。陰行其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田氏得齊衆心。後益強。田本陳氏。景公太子死。有寵姬之子荼。景公命二相改爲田氏。

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爲太子。田乞不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田乞懽。昔荼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鮑牧與諸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國惠子奔莒。荼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而立之。是爲悼公。使人殺孺子荼。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悼公有隙。弑悼公。齊八共主其子壬。是爲簡公。田恒與闕止俱爲左右相。田恒心害闕止。蓋因闕止有寵于簡公。權弗能去。於是復修釐子田乞之政。以大斗出。以小斗收。人甚德之。

經學考

卷四

十七

田恒擊弑闕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遂弑簡公于徐州。恒立簡公之弟驁。是爲平公。田恒爲相。言于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齊政皆歸于田恒。遂割齊自爲封邑。至數傳而後。田和立爲齊侯。至齊威王。偕稱王。以令天下。陳天羽

子路無宿諾

右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呂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

同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陳天羽續

季康子患盜

季氏竊柄。康子奪嫡。左傳哀公三年。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若生男。則告公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男矣。敢告。遂奔衛。康子請追。公使共劉視之。則武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杜蘭如續

經學考

卷四

十八

德風德草

舊以二德字作感應二字解。大差。愚謂德字卽上善字。決承上不欲善君子之德也。而民善小人之德也。風草二字。方以感應言。

聞達辨

達者。自我達彼。聞者。使彼聞我。質直二字。全是一團寔意。色取仁三字。全是一張質直者。必好義察。

言觀色。慮以下人。色取仁者。必行違居之不疑。總是一套事。游登翼

質直好義

質直好義。不是兩層。質直而不好義。則在何處用工。義而非根於心之好。便與質直之心體相違。故講好義。宜粘質直上講。陳正文

察言觀色

觀察正是好義工夫。全要摹寫他小心謹畏。不敢侈然自足的意。特下此句。爲慮以下人。張本全不重自。

經學考

卷四

十九

考句。下人者。收歛退抑。不爲軒昂恢大的模樣。與無忌憚相反。非謙恭周旋人事也。張羽臣

從遊舞雩

想夫子遊舞雩時。此中有一段翕張造物太空晴雲景況。樊遲適問。洗心學力。正合夫子心境。故善其問。通章俱要會得此意。呂仲生

樊遲問仁

通章上三節。問答是從仁及智。下三節。問答是卽智成仁。上勢順而下勢逆。須以愛字作主。朱羽皇

舜湯選舉舉陶尹

能使之故。帝王用其道而不自識。豈可盲解。舉一人而不仁自遠。意解之而已。知能使之妙。則知其不止言智。併前之未達亦豁然矣。宋羽皇

有天下三字不得忽畧。要從仁天下者一片轉移之妙來。方孟旋

會友輔仁

總一心也。並無兩層心。不能出而默證。必藉之發露者。以會而輔之也。以字最重。文會友而曰以。則未會

經學考

卷四

二十

之先。自有所玄覽。而非鶩博以溺心。友輔仁而曰以。則會友之時。自有所主持。而非徇人以忘已說。文字須映仁字。說會友須應輔仁。此反約工夫。不可單認做取友之助。吳因之

先勞

政未有舍心以爲運用者。無倦意已包在先勞內了。上下只是一意。曰先必無一息之可後。曰勞必無一息之可逸。無倦云者。非以逸先勞也。乃明所以爲先勞也。葛屺瞻

續衛事

世子蒯聵耻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穉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其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陳天羽續

經學考

卷四

二十

蒯之子輒以拒蒯聵。左傳哀公二年。衛侯遊于郊。子南侯。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呂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公卒。夫人曰。命公子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于他子。且君沒于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徐五超續

上好禮義信

學以經世爲太三個上字。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講得透徹。若只以下底應話。頭平鋪直敘。便顧奴失。

主。流無回

興邦喪邦

君心自見其難便是興邦的機括。君心自恃其樂便是喪邦的機括。全在爲之者何如耳。曰爲君難曰無樂爲君與喪皆由于此。湯霍林

不恒其德

易恒卦九三爻詞云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蓋剛已過中而巽爲不果進退無常者也。承如承奉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三不言凶而言羞者以凶害

經學考

卷四

二十二

懼之不若以羞辱愧之尤爲激切也。其凶害猶可逃。羞則內愧已外愧人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故其象曰無所容。此節陳相見許行而大悅者不可以富貴利達說。蔣瞻北續

不占

恒心之存主處爲居。恒心之應用處爲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無時無處不占也。唐荆川

和同

就心之相合處言也。與周比肩愛者不同。天下唯天

理爲最合。唯人情爲最睽。君子從天理起參伍是和。不是同。小人從人情爲阿比是同不是和。丘毛伯

皆好皆惡

好惡憑人胸中全無欄柵仍須從自己作主張。

切切惻惻怡怡

全在涵養德性上論。士切切惻惻怡怡如只是一句。要想像出一段中和的氣象來。涵養却在切切惻惻怡怡之前。朋友兄弟是隨境自然之應。張羽臣

切切惻惻怡怡如也。融成一片安有異施。朋友兄弟

經學考

卷四

二十三

正見其中節之妙。是如字中不盡之旨。無二層。宋羽

昇善射昇盪舟

昇滅夏后相而篡其位。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用寒浞以爲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昇于田。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左傳哀公四年。魏絳進虞人之箴于晉侯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川不擾。在帝夷昇。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恆于畀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

懲乎。界泥之子也。恃其讒詐。不德于民。用師滅其。灌及其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滅泥而立少康。少康誅豷。傳夢良續。

爲命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送勞于棐林。文子入聘。事畢而出。言于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

經學考

卷四

二十四

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詞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諸侯。是以鮮有敗事。北

宮文子所謂有禮也。汪文培

或問子產

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

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伐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也。古之遺愛也。陳天羽

問子西

經學考

卷四

二十五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潰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目。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陳天羽

問管仲

荀子仲尼篇。齊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

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幸也。立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距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族少長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文之以禮樂

文卽斐然成章之謂。當活字看。禮樂只就心之中和言。只是涵養渾然粹然。銘化無迹意。張子韶之詠。當味四者相資體亦成。體成須要得兼明。當知禮樂非

經學考

卷四

二十六

文具。乃是其間造化名。張伯倫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

子欲立之。訪于臧紇。即武仲紇曰。吾為子立之。使公鉏

為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

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公鉏然

之。孟孫惡臧仲。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熙謂公鉏

荀立羯。孟莊子請誓臧氏。孟莊子卒。公鉏奉羯立。下

尸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秋焉。莊子公鉏曰。羯

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

先是武子廢公鉏而立悼子。故公鉏以此答而武子無以應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

羯。秩奔邾。臧孫入哭。其哀多涕出。孟氏閉門。豐熙

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証諸武仲欲為季孫仇臧氏也。不使我葬

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

臧為出在鑄。賈為二人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

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

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

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不為兄

經學考

卷四

二十七

馬臧孫如防。使來告焉。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

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避邑。乃立臧為。杜蘭

如續

齊桓公

桓公伐楚。使義執言。不由詭道。左傳僖公四年。齊

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

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

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寔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

服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自微。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自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舉也。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對曰。君惠淑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

經學考

卷四

二十八

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晉文公

文公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設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

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

禧公二十八年。晉侯侵曹伐衛。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晉侯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與晉兵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

經學考

卷四

二十九

晉侯欲臣取。子玉欲復曹衛。不可失矣。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若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悅。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夾攻使襄陽。揚塵而走。而僞遁。楚師馳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左師潰。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至于衡雍。作王官于踐土。獻楚俘于王。王饗醴。命晉侯

宥。

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

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菽戊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無知僖公之侄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納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齊侯游于姑勞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履反誅履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

經學考

卷四

三十

卿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闕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小白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奔魯夷吾召忽于糾之傅小白公陳天羽續子糾俱僖公庶子也九年雍廩殺無知公伐齊魯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莊管召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魯莊召忽死之管

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僂使相可也公從之陳天羽續

九合請侯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偁師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失昭舊職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

經學考

卷四

三十一

易艮卦大象傳詞云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為山前後皆山有止而不過之義故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曾子引之見得個思是動機最為無涯位是吾身之所最為有定如以思則浮游之想可以妄臆于天地萬物之外如以位則見之在素即近取于須臾几席之間不出即是思止其所陳天羽續

先覺

億逆只是以意見伺之心體上加了一層先覺只是以虛靈照之心體上炯然無蔽隨作隨覺隨不信隨

覺。不落人後。不墮人計中。自然無物。完得個良知本體。賢是賢其本體之妙。不指人言。

此題不難于玄幻。難于清虛。全在唱歎處傳。抑亦是乎四字虛神。若闡發太露。便痴。宋羽皇

莫我知

莫我知。只是已獨知。不怨不尤。數句作一氣看。下。即學。即達。即下。即上。即上達。即天知。天知全在自知。自知全在上達。上達全在下學。下學全在不怨尤。此潛修獨得之事。無與于人。而人不知。非無以異人。而致

經學考

卷四

三十一

其知也。巢曉子

每于下學處。尋討上達之妙。可見上達只在下學中。非下學外。又有上達也。須細認。丘毛伯

識得達機。便識知境。學到達處。心自開。心中有天。自開自見。那時唯我天晤對。豈不相知。此自知之妙。不可以告人。故曰知我其天。陳大士

高宗諒陰

商書說命上。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唯弗言。書本意以高宗既免喪。而猶弗言。群臣以爲過于禮也。

故咸諫之。子張引書。想只就高宗居喪時言。故曰三年不言。何謂也。

諒陰解 諒。信也。陰。默也。謂信任。

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讀作諒闇。言居倚廬爲天子居喪之名。儀禮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陳天羽緒

要想他不言時。必有含華歛英。究極乎所以作則表立者。何在高宗恭默思道。此亦足以觀矣。董思白

修己以敬

修如修道之修。已。即天地萬物爲一己之已。敬。即戒謹。恐懼。疊疊翼翼。居敬之敬。兼常惺常。欽二意。常惺。

經學考

卷四

三十三

則已不昧。常欽則已不弛。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二以字最妙。是即以修己者安之耳。蓋人能修己。則精神志慮。自與人情不相間隔。自爾知明處。當實有修安道理。不就感化言也。堯舜其猶病諸。正堯舜修己以敬處。游登翼

在陳絕糧

左傳哀公元年。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

也以禍。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侵陳。修舊怨也。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絕糧。此其時矣。陳天羽續

予一以貫之

聖人一貫。豈是空空然。全無所學。全無所識。若然則入于禪學矣。聖人不倚學識以爲知。亦不離學識以爲知。以吾心之理。貫通乎事物之理。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無不洞然有所學。卽是不厭之學。有所識。卽是

經學考

卷四

三十四

聖識之識。所謂迷則處處生顛倒。悟則頭頭合自然。

湯養林

無爲而治全

無爲而治。非全無所爲也。順其自然。而無所作爲。所謂居敬而行簡。只把一段兢業的精神。不動聲色而運之于上。人見其恭已正南面而已矣。馬君常

參前倚衡

二見字在心上看。作心常惺惺說。不徒曰見。而必曰參前倚衡。見此理非玄遠之理。乃切近之理。非外樂

之。乃一點元神凝聚不散之物。如顏之卓。曾之唯。湯之傾。子思之鳶飛魚躍。皆心精妙會處。此二句。莫泥定工夫言也。工夫熟妙之後。精神流注。空中結象。隨在恍然。非可襲取。陳正文

史魚尸諫

家語衛靈公不用蘧伯玉。而任彌子瑕。史魚驟諫。公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不能遜賢退不肖。是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靈公吊而問焉。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

經學考

卷四

三十五

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伯玉而退子瑕。孔子問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尸諫。忠感其君者也。陳天羽續

蘧伯玉不對孫林父寗殖放綏之謀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戒孫父子。卽林父寗惠子。卽寗殖使共宴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

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林父歸私

邑。以見蘧伯玉。曰。君子暴虐。子所知也。社稷傾覆。將

若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

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驍子伯子皮與孫子盟。孔子皆殺之。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剌。孫林父與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爲復來復。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喜係甯殖之子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問其入。遂行。陳天羽續

子貢問爲仁

事賢友仁。全是借彼賢仁。激發自己心思。不是藉他夾輔。亦不是取必於大夫士也。要在已有爲仁之真

經學考

卷四

三十七

心上說。吳因之

行夏之時四句

非僅以禮樂言也。行夏時。是敬天勤民的心法。乘殷輅服周冕。是文質彬彬的心法。樂則韶舞。是太和德讓的心法。分明聖賢相與經世大手段。張天如

義以爲質全

君子所以爲君子。只是完此心而已。義是人心正方之體。卽人之本質也。而此心原有中正節文。則君子之推行處以之也。此心原有雍和氣味。則君子之時

出處以之也。此心原有真精主宰。則君子之成就以之也。折之雖有許多名目。合之渾成一君子。故曰君之。謂完其心體之妙也。非以人品言也。丘毛伯

矜群

天下惟理之所在。最方正。最寬平。君子以理自處。是其矜也。而藹藹融融之意。未嘗不在。何至於爭。君子以理處人。是其群也。而是是非非之意。未嘗不在。何至於黨。徐若泉

世道之禍。皆起於兩種人。一邊立異。一邊尚同。此等

經學考

朱附

三十七

人識見不高。力量不大。反借君子之名。以自標榜。揭出君子二字。把全副中和精神。信足主張世道。且爲立異尚同的藥石。吳因之張羽臣兩說

知及仁守全

全章當以仁守爲主。知及之。所以求吾仁。蒞之動之。所以持養吾仁。知及而不仁守。終是知不真。仁守而不莊以蒞。不動以禮。終是守之缺欠。董思白

說者皆知提仁守。然工夫全在知及上。此知之微始終曰仁。此知之微內外曰莊。此知之微人已曰禮。要

知莊與禮總是仁守中事。仁守總是知及中事。此古人精一無盡之學。沈無四

修文德

有謂文德即均和安。有謂文德是禮樂法度。愚謂二說相須方妙。蓋修非空空去修。國家畢竟廢不得禮樂法度。而但於其中有一段均和安的精神。方謂之修。孔同如

邦分崩離析

左傳定公五年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

經學考

卷四

三十人

逐仲梁懷。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誛。逐公父獸。及秦遄。皆奔齊。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亂也。必及於子。先脩諸。林楚御桓子。桓子曰。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桓子曰。往也。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父與陽氏

賊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吾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予。陽虎入於譙陽關以叛。杜蘭如續

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因孫於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陳天羽續

經學考

卷四

三十九

禮樂征伐

此章脩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陳止齋

當時政在大夫。世道一大變。夫子以匹夫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非議政也。欲及其在大夫者而歸之天子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徐儼絃

隱居行義

志與道字。要看得合。一當以道字作主。學術不周於世。用便非求志。功業不根於性天。便非達道。未見其人。乃嘆出處合一之難。非慨世傷時語。張羽臣

齊景公有馬千駟說

按崔杼弑景公之兄莊公。而景公得立。恬然在上。莫之問也。觀其於牛山於路寢語。及代謝感慨悲傷。眷戀富貴。直欲無死。孰知其死也。泯滅無聞。可勝嘆哉。
王公直

崔杼弑君。賈舉州綽等十九人死之。而不得以死節。
經學考 卷四 四十一

稱晏平仲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九人者。真其私暱。任此宜矣。及景公得立。富有千駟。忽一日。圉人有殺公之馬者。公怒。援戈將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于四隣。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愚謂十九人死于私暱。而不得以死節。稱圉人殺景公之馬。

而罪當死者三。噫。馬死猶釋圉人之罪。而有馬千駟。不足以博身後之名。然則晏子數圉人之罪。數公也。利兄之弑而立之。而罪當死。立兄之位而不爲兄弑。賊而罪當死。有君如此。渙然爲四隣長。而罪又當死。景公無德而稱。不待死之日也。有馬千駟。歿後無聞。此陳文子有馬千乘。棄而違之。孔子曰。清矣。而終不許其仁。稱何容易哉。劉越石文致采滑稽傳一段

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說

大都尚論古人者。先要得大根源。方知聲施不朽近。
經學考 卷四 四十一

說夷齊只重讓國。而耻食周粟。衆微餓死。當置勿論。愚謂只重讓國。如許由不受堯讓而逃。下隨務光不受湯讓而隱。史何以僅曰。此何以稱焉。如曰耻食周粟。衆微餓死。當置勿論。則西山一歌。迄今凜凜有生。氣列傳首誌之曰。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而末復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但此章語意隱而不露。作者要想得大根源處。毫無虧欠。不必沾沾在讓國不食周粟。有跡象。杜南如結

公山弗擾以費畔

按公山氏弗擾名卽不狃字子洩費邑宰也與陽虎共執桓子虎敗出奔弗擾據邑以叛

左傳定公癸卯十二年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費邱成也叔孫氏墮邱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

經學考

卷四

四十二

佛肸以中牟畔

按佛肸趙鞅家臣因鞅叛而亦叛

史記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以范仲行伐中牟佛肸叛置禹于庭曰與我者受邑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至于邑田甲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以而富不如烹蹇衣將就鼎佛肸脫屣而生之趙以費取中牟賞田甲甲曰不可也我

受賞使中牟之士受耻非義也遂辭賞之楚陳天羽續

微子箕子比干

史記宋世家微子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紂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箕子比干皆紂伯叔之親故曰諸父紂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盃爲玉盃必思遠方珍奇之物以御之而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諫紂不聽囚之人曰可以去矣箕子曰諫不聽而去是彰君過也乃佯狂受辱鼓瑟自歌相傳爲箕子操比干曰君有過而不以死諍民何辜也直言

經學考

卷四

四十三

諫紂紂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殺比干剝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主臣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過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遂遜于荒野以存宗祀武王伐商微子持祭器造軍門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杜蘭如續

附易箕子明夷說

晉爲晝明夷爲夜晉爲賞明夷爲誅日東出西人明滅而繼明爲代禪之變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

子以之。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艱貞。晦其明也。人生天地不昧者心。微箕比干。異域同仁。但剖心痛忠臣之懷。行遜愜哲人之慮。其明易見。囚奴受辱。不死不去。佯狂正志。其意甚艱。如暗室琉璃。光明內照。非夫子達觀其志。烏知明之不可息哉。明德一也。素位行心。同稱三人之仁。履艱用晦。獨稱箕文之貞。杜蘭如續

柳下惠爲士師

按柳下惠名獲。字季禽。無駭之子。盜跖之兄。食邑柳下。謚曰惠。仕魯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惠

經學考

卷四

四十四

曰直道事人。焉往不三黜。枉道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彼其妻亦曰。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不去。亦可耻矣。惠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裸裎安能浼我。油油然與之處而不自失焉。及卒。門人將誄之。其妻曰。不如我誄之。爲真知也。門人從之。周時繹續

齊景待孔子孔子行

史記齊景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欲以尼蹊之田封孔子。晏嬰沮之。曰。儒者滑稽。而不可執法。倨

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今孔子盛容繁飾。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休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議以季孟之間待孔子。待之亦不薄矣。但吾老不能用之言。則無心於用賢也。故孔子行。周時繹續

周有八士

四孔皆雙生。因爲異事。一門八士皆賢。尤爲異事。一以見周時氣運之隆。二以見祖宗培植之遠。

經學考

卷四

四十五

連取明理。適取容衆。突取禦難。忽取應變。夜取柔順。夏取剛明。隨取因應。騶取馴良。

按八士乃南宮氏。文王時爲虞官。故晉晉臣曰。文王詢于八虞。及武王伐商。命伯達遷九齔于洛邑。命伯達散鹿臺之財。則註以爲成王宣王時人皆非也。陳天利續

焉能爲有無

目之爲有。則不弘不篤。目之爲無。則曰執曰信。此等道德。不能定其有無。猶云若存若亡耳。非謂其人不

是爲輕重也。丘毛伯

孟莊子之孝

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獨孟莊子不改。父臣如董父。仍用之爲車右。豐黜仍用之以御駒也。不改父政。如平莒之政。一聘宋之良法。伐邾之舉。一服鄭之遺風也。杜蘭如續

哀矜勿喜

經學考

卷四

四十六

虞書曰。欽哉。唯刑之恤哉。欽則自然有哀矜之心。恤則自然無喜幸之意。哀矜勿喜。將有明不忍灼。而法不能施者。真是如天好生之心。若保赤子之念。司刑者不可一日忘此四字。馬含英

立道綏動

四斯字。便見至聖神化之妙。如化工造物。春回而百物欣榮。秋至而萬象歛肅。不見其迹。莫知其然。神矣哉。如之何其可及。正打轉猶天之不可階而升。勿作

兩樣看

張羽臣

允執其中

執中不宜在政事上說。中是聖聖相傳。只宜就心上說。縱橫開闢。此心皆有。個天然至當的道理在。似若有執。故曰允執。其實不待安排。則有執而實無執也。如有執着。則不中矣。陳正文

舜亦以命禹

堯當時告舜。只允執其中一句。舜之命禹。又添三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是命禹做工夫處。記者不增一字。第曰亦以見三聖相承。更無別法。沈無同

經學考

卷四

四十七

予小子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故曰湯誥。書詞本云。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后。是湯言夏王得罪于天。故不敢赦夏王之罪。而必伐之。然征伐大事。我惟聽命於天。遂用玄牡以昭告于皇天后土。以請夏王當問之罪于天。書云。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爾僻。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于一

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此大都重在責已。而屬望諸侯之意在其中。上帝之心。卽所降之衷也。與其衷合者。便爲天之肖子。拂其衷者。便爲天之戮民。簡在之意如此。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者。言我不能盡輯寧之道也。一人有罪無以萬方者。言罪之在我者。無與于人也。今魯論引來大同小異。帝臣不蔽。指事求元。聖言。朕躬有罪。指命德討罪言。萬方有罪。指爲善去惡言。在皇皇后帝分。雖是兩意。然上下自相貫合。請命以前受命以後。皆是告諸侯之詞。亦要見湯治

經學考

卷四

四十一

得統于堯舜禹之中道也。杜蘄如

雖有周親

此周書泰誓之詞。武王伐紂既渡河。集諸侯之師而誓戒之。史臣記其辭爲泰誓。雖有二句。見伐商有必勝之理。百姓二句。見伐商有不容已之勢。言紂至親雖多皆離心離德。不如我周多仁人。皆同心同德也。言百姓皆責我不正。尚罪是期望我之切。不得諉也。

李元我

續四書經學考卷之五

山陰陳鵬霄天初父采輯

呂 麓仲生父

同社

馬文燦涵英父 參閱

王 臣世喬父參訂

孟子七篇

大都皆稱仁義二字。說出許多話來。至如言性善。言孝弟。言知言養氣。言平旦鷄鳴。言存心養性。陳王道黜霸功而闢楊墨惡鄉愿。以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統。皆不出這個腔子。方孟旋

經學考

卷五

一

經始靈臺至於勗魚躍

大雅靈臺之詩。原民樂文王之詞。今引來大都與詩意不甚異。然民樂文王。却在以民力爲臺爲沼下方說明。則引詩只好隱帶樂意。全要依詩註云。文王之臺方其經度。當表之際。庶民已來。作之所以不終日而成。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而民心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從此數句內細玩。方其已來。戒令不召。數字便含樂意了。至靈臺之下有靈囿。而王在焉。鹿

適其性鳥。若其天至靈固之中有靈。沼而王在焉。沼忘乎魚。魚忘乎沼。全要。想見餘恩及物。萬類咸若。光景非徒引詩而已也。陳天羽

湯誓曰。時日皆喪。予及女皆亡。

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于征伐。故湯喻以弔民伐罪之意。曰。湯誓。今其汝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弗怠。弗恤。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此書詞也。今孟子引來。不過見人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君不能獨享其樂之意。周時經

經學考

卷五

二

詩云。王赫斯怒。至以對于天下。

大雅皇矣。上帝之詩。第五章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說先登于岸。審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審人不是。來侵周乃。侵阮也。但文王是方伯。而審人擅與師旅。分明是無文王矣。故曰不恭。敢距大邦。假使文王不當怒而怒。便是畔援歆羨矣。天心福德。而審人距命。則周祚几薄。民心惡亂。而文王不從。則民望以失。以遏徂莒。正以篤尉枯也。亦以對天下也。

應天順人之師。何畔援歆羨之有。詩之大意如此。孟子引來。蓋因王赫斯怒。怒字遂發一端。而安天下之民的意思。見怒者勇之發也。陳天羽

書曰。天降下民。至越厥志。

書本意是言。武王自任君師之責。以見伐商之不容已。作之君。是使操威福。以治爭亂。作之師。是使民典禮。以覺人心。天所以立為君師者。以其能助上帝之不及。以寵安乎天下。鋤強遏惡。立綱陳紀。使無一人不遂其生。無一人不若其性也。寵字在君師者。心裏說。本其教養實心。致寵愛乎民。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如父母之愛子然。有罪當討。一奉天以討之。無罪當赦。一奉天以赦之。天下誰敢有過。越其心志者乎。孟子釋書。遂承越志二字。見得天下敢有橫行而作亂者。必為武王之耻。耻亦勇之發也。遂生出一怒而計安天下的議論來。呂仲生

經學考

卷五

三

徵招角招

戴經樂記。官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註官絃最大。用八十一絲。聲重而導。故為君。商屬金。絃

周七十二絃。次宮如臣。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絃。聲居
宮羽之中。清濁相半。民之象也。徵火音屬夏。夏時長。
養萬物。絃用五十四絲。禮事亦有禮。故配事羽屬水。
絃用四十八絃。聚貴物之象。故爲物。詩是樂章。所謂
歌以永言者也。依徵聲歌出。便謂徵招。依角聲歌出。
便謂角招。總是一章詩。按招爲舜樂。招樂在齊。謂齊
作一通招樂。便有意趣。陳天羽

寄矣富人

詩正月繁霜之篇。大夫憂亂有致亂而作也。末章云

經學考

卷五

田

小人不宜有屋而反有屋。小人不宜有穀而反有穀。
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桀喪之耳。亂至於此。富人猶
或可勝。執獨甚矣。寧不可哀也哉。詩旨原如此解。孟
子引來。只是見文王無所不仁之中。而此錄寡孤獨
尤爲加意耳。陳天羽

公劉好貨太王好色

一是公劉遷邠之詩。在平集安定之後。故以完積聚
爲先。公劉何嘗好貨哉。一是太王遷岐之詩。在泥雖
播散之餘。故以完室家爲務。太王何嘗好色哉。孟子

善子引君。從公劉詩中借乃積乃倉一句。從太王詩
中借爰及姜女一句。全是無中生有。議論只重在與
民同之句。杜蘭如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

昔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
口實。台湯之名爲湯左相有仲虺者。乃作此詰詞云云。乃
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
獨後予。彼祖之民。室家相慶曰。猷予后。後來其蘇。民
之戴商。厥惟舊哉。孟子引凡三見。一收蕪章。一宋小
經學考

卷五

五

國章。一我善爲陳。章俱大同小異者。湯一征。至奚
爲後我。先引書。而民望若大旱之望雲霓。二句又已
意釋之。見湯師未至而民望之切。歸市者不止。至
民大悅。是孟子先解以已意而復引書詞。後我后。
來其蘇。二句以證之。見湯師既至而民悅之深。今燕
之所以望齊者。何如而悅齊者。又何如也。當如此解。
杜蘭如

不動心章

大意謂不動心之學。異於告子者。在知言養氣而知

氣願學孔子爲宗是不動心之大根源也王觀

帥充

志者心之所之。變心盲志者。單說個心。便渾然在中。說不得氣之帥。帥者能操能縱。權有獨運之意。充字要見得能輔志意。若使卒徒單薄。則主帥失馭矣。沈無回

氣體

氣與體有辨。體即耳目口鼻之類。氣是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之謂。曰體之充者。謂氣乃體之所以充周徧

經學考

卷五

六

滿不至於餒焉不振者。異因之

大學許多功夫。全在格物致知。孟子論浩然之

氣。只在知言。蓋知得言。方能養氣。是功夫入手處。養

成氣。自能知言。是功夫得手處。知言養氣。孟子自有

江脚。當渾渾還他。宋羽皇

至大至剛四字。已盡了浩然之氣。塞天地之間。只復

得原初剛大本體。非以充塞爲剛大之實。董思白

人身之氣。何以能塞天地。要認得氣從何來。人身之

氣。即天地之氣。人只認得落在軀殼中。謂之血氣。鼓

而用之。謂之客氣。非浩然之氣也。浩然之氣。直是乾

坤靜專動直。靜翁閑的氣。不以私意而害之。此氣沒

了原初本色。則吾之氣。即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即吾

之氣。但見舉目間。升降飛潛。溫涼寒暑。薰蒸透徹。充

滿無間。不知孰爲吾之氣。孰爲天地之氣。真是塞乎

天地之間。王陽明

道義所在。本人所當爲。但道義是虛的物。得氣襯貼

起來。便張大無所不達。有振動天地之勢。卑重氣一

邊。莫認爲兩物相合。若無此氣。雖知所當爲。而遠巡

經學考

卷五

七

畏縮。自爾不振矣。對下生字看。便知爲餒。不可謂道

義以無氣而餒。朱羽皇

集襲

論養成之后。氣固配乎義。論始養之時。氣實生乎義。

但集襲二字。亦要分明。集如集大成之集。握義之樞。

而事事逢源。襲如襲衣之襲。只在皮膚上裝飾。生字。

取字。一則從內邊發生。一則從外邊強取。王聖俞

生

生字要看得細。不是事事合義了。又另有一種浩然

之氣猛地發出來。就是這義勇往奮發精神鼓舞。有勃然不可禁者。此即氣之發生。吳因之

誑淫邪通蔽陷離窮

誑淫邪通四者相因言之病也。實緣于蔽陷離窮四者相因心之病也。蓋言之誑者。猶在正路上。只見得這邊不顧那邊。緣他心上不明理之大全如物遮隔一般。故曰蔽。誑則流而為淫。如水之泛濫四出。漸漸出於正路矣。緣他心上錮蔽已久。遂陷入深處而不出。故曰陷。淫而不已。必至于邪。邪則此心全離了正。

經學考

卷五

八

道矣。故曰離邪而不已。必別生支節。如亡子出奔一味躲閃。唯恐人得其踪跡也。緣他心之離而至于窮。窮于其理。不能自伸。如旅人離鄉終年飄泊。窮無所歸矣。故曰窮。當看四所字。誑淫邪通是病證。蔽陷離窮是病源。所蔽所陷所離所窮是病源所受之處。孟子知。如明醫察病直洞其源矣。徐儼弦

天地間道理元亨利貞起于元仁義禮智起于仁。意必固我起于意。誑淫邪通起于誑。故欲治蔽陷離窮之病。先治其蔽去蔽之道。當若何。有為氣稟所蔽者。

有為物欲所蔽者。有為學術所蔽者。有為習俗所蔽者。孔子嘗云六言六蔽。緣於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好學始。

聖人復起非說後聖。正指孔子。此是願學句。伏臘如云安得起尼父而問之之意。聖人不易吾言。正其自信之深。不少動其心處。知言之學。全衛聖道。提出聖人二字。大有深意。朱羽皇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經學考

卷五

九

大雅文王有聲第六章。錫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蒸哉。詩本意言武王遷錫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今孟子引來。重一思字。見以德行仁者足以繫人之思。以證王者心悅誠服之意。陳天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

詩豳風鴉鵲之篇。周公之所作也。武王克商。使弟管叔蔡叔監于紂子武庚之國。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流言周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東征。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也。周公作此詩以貽王。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鴉鵲而謂之。

喻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王室也。第二章復云。迨天之未陰雨。喻已及時圖治意。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喻已任賢圖治。吐哺握髮之勤意。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託鳥自謂我之備患詳密如此。庶幾有備可以無患。喻已深愛王室如此。此詩之主意也。今孟子引來。迨天之未陰雨。國家閒暇之譬也。徹彼二句。明其政刑之譬也。今此二句。大國必畏之譬也。意重未陰雨上。迨字正與及字相應。陳天羽續

天至春秋。淒然陰雨矣。尼山布衣。其代公行逆者乎。
經學考 **卷五** **十**

刪述以當制作。木鐸以當石膚。想當日之朝廷。予不可得。每伊人之夢寐。恨不躬逢。不覺讀其詩。遊其際。咨嗟感歎。而不能已也。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懷其人。又若不知其人。知其人。遂若深味乎其人。思深哉。宋羽皇

詩云。求言配命。云 太甲曰。天作孽。云 引自求多禍之詩。証福自己求。引自作孽之書。証禍自求。俱要在提醒世主上發揮。周時經

云。晝爾于茅。

風七月之詩。周公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而作也。第七章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是言農事之終。而卽念農事之始。邠民至十月禾稼無不納於場。自野入都邑治室。取茅以覆屋。索綯以編茅。急於治屋者。蓋以來春又將播種百穀。又將出就田野之宅。以居不暇治邑居故耳。詩之本意如此。今孟子引來。若曰。卽其詞而玩之。則知有周盛時。臣所以咨嘆而告戒者。惟此民事。君所以味嘆而圖維者。惟此民事。古人急之。而今可緩邪。全是要文公以此爲法。若只以民自急其事說。非旨。陳天羽續

詩云。雨我公田。

小雅大田多稼之詩。第三章云。有渰萋萋。渰指興雨。雲言與雨。 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農夫先公後私之心。孟子特因詩中兩語。想像得當時文武爲君。周公爲相。豈不能創制立法。而助法却承殷之舊。則助法之善。信乎當行。雖周亦助四字要味。徐孟超

詩云。周雖舊邦。

詩本旨解同大學。但此處引來。重子力行之二句力。

行者須猛自奮發不阻於國勢之卑弱意新國承新命來故曰亦以新子之國蓋行助以養其生而立學以復其性勝國規模從此煥然一變這便是天命歸向處見得力行能如文王縱不有天下亦可以新命不在效驗上說

呂仲生

九河濟漯汝漢淮泗

九河濟漯西北之水從兗豫諸州而來者汝漢淮泗東南之水從荆揚諸州而來者海與江則爲衆水之所歸也

周時繹

經學考

卷五

十二

魯頌曰戎狄是膺

魯頌閟宮有泚之詩第五章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蓋以戎狄荆舒世爲魯患故詩人以服遠之功爲魯僖公頌也膺者彼侵我我當之也懲者我伐彼情創艾之也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膺之爲言亦斷章取義之意只重亦爲不善變句正爲前變於夷句

陳天羽續

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小雅車攻之篇周宣王中與朝會諸於東都而因及

武事第六章因言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發矢如椎破物蓋言射御之合法也王良引來見得要我廢法詭遇決然不可故曰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孟子引王良一事明總是不可枉尺直尋之意

陳天羽續

有攸不惟臣東征

周書武成篇是史臣記王武功之成故取武成名篇書詞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是言周王有吊民伐

經學考

卷五

十三

罪之德故民之來迎天休震動是推原民之所以歸上天眷顧我周之休命默有以鼓舞乎斯民故相率歸周而奉幣以昭德自不容已耳書本旨如此孟子引來文義大同小異其君子以下是倒釋書詞君子小人四句應匪厥二句救民水火應東征二句只重取殘二字推言武王所以得民之故

陳天羽續

太誓曰我武惟揚

此武王表已伐商之公心也言我所以威武奮揚以侵紂之疆界者正以商紂暴虐天下患之故欲取彼

兇殘以極民於水火之中。予以建永清之烈。于以成
未集之勲。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焉耳。于湯有光。言
我之取彼兇殘。繇紂之罪。浮于桀。則于湯之心。豈不
益顯于天下乎。特下一個光字。見湯武心事俱青天
白日。卽重華協帝之謂。非謂其光更有加于湯也。姚承

書曰泮水警予

虞書大禹謨。是帝舜雖稱美皋陶之功。而攝位之命
終當歸于禹。故又申前意以命之也。昔日洪水爲災。
經學考
卷五
十四
逆行汎濫。乃天示警戒于我。泮水舜敷治時事。曰警
予者。以相道自責也。常人以爲負數之適。然聖人以
爲人事之未盡。故災自堯時而曰儆予。以身任之也。
馮具區

文謨武烈丕顯丕承

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錄其誥命之詞。以君牙命
篇。此中勉君牙盡教養之道也。謨烈俱兼教養說。其
其出于經畫而言曰謨。自其著于成功而言曰烈。非
有二也。譽髦斯士。懷保小民。敷文王之謨。而曰丕顯

者。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也。重民五教。大賚四海者。武
王之烈。而曰丕承者。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也。佐啓承
謨烈說。咸以正。指合天理。當人心言。無缺。指大綱舉
萬目張言。書本穆王申勉君牙之詞。而孟子引來。說
在周公相武身上。亦斷章取義耳。陳天羽續

續四書經學考卷之六

山陰陳鵬霄天羽父采輯

同社 梁鄭標錦生父 蔡聞

周 繁水鑑父

宋禹銓元衡父蔡訂

離婁全

舊分三段。細玩語氣逐節相生。不必過爲分截。首節借制器審音。引起堯舜如詩與體。見堯舜且不能外仁政爲治。則法如何可廢。因言徒善等之徒法而

經學考

卷六

下卽接云。遵法可以無過。因言不因先王。不得爲智。而下卽接云。唯仁者宜在高位。因言不仁者。喪亡無日。而下卽接云。方蹶無然泄泄。見挽回天意。全在臣子急爲救正。故終之以責難。此章無窮屬望之意。俱在轉折處傳神。所云責難者。因首以堯舜開端。故責其君爲堯舜之君焉。張羽臣

六律五音

六律陰陽各六。以節五音之上下。黃帝所作也。命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嶰谷之竹。截爲兩節。間

而吹之。以聽鳳凰之鳴。鳳鳴爲六。凰鳴爲六。

經學考

卷六

二

按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律者法也。陽氣與陰氣爲法。呂者助也。陰氣助陽宣氣。總言之。陰陽皆稱律。故謂之十二律。黃鍾者陽氣所鍾。位於子。十一月太簇者隨陽而發。位於寅。正月姑洗者去故就新。位於辰。三月蕤賓者陰小。不用。位於午。五月夷則者萬物被傷。位於申。七月無射者陰滅陽生。位於戌。九月大呂者陰氣助陽。位於丑。十二月夾鍾者萬物孚甲。位於卯。二月仲呂者萬物盛長。位於巳。四月林鍾者物皆茂。盛。位於未。六月南呂者助陽成功。位於酉。八月應鍾者陽應不用。位於亥。十月人聲亦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又制十二律以制五聲。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十二等。所謂律和聲也。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個大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大簇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正是一箇小陰陽。宮屬土。爲君。牙音最濁者也。商屬金。爲臣。舌音稍濁者也。角屬木。爲民。喉音清濁半者也。徵屬火。爲事。齒音稍清者也。羽屬水。爲

物。唇音最清者也。杜蘭如續

詩云不愆不忘

大雅假樂之詩。稱頌王者。以顯德而受福。而詳言子孫之多賢也。第二章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大凡人情。善作聰明。爲愆。愆則大過。而以舊典爲不足。由安於窳惰。爲忘。忘則不及。而以舊典爲不能。由此皆德之不足也。今賢嗣以穆穆中存之敬。形爲皇皇之美。不特爲君者無愧。而爲王者亦無愧。此所以不愆不忘。而率由舊章。詩旨原如此解。今引來見用法。必善於治起下法。所當遵意。陳天羽續

經學考

卷六

三

詩曰天之方蹶

大雅上帝板板。下民卒瘁。蓋周衰之詩。實刺幽王而作。託爲同列相戒之詞。第二章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蓋太平世界。猶可易處。至板蕩之時。存亡決於頃刻。日難。至國祚顛覆。將轉運於他人。日蹶。憲憲者。卽戲豫之意。泄泄比憲憲深一步。對夙夜匪懈。說皆在心上看。今引來見上無道。揆下

無法守。賊民興起。喪亡無日。軋坤。爲臣子的。胡可怠緩。悅從。不急救正也。事君無義。一節正怠緩悅從之實。陳天羽續

泄泄沓沓

沓沓。不是解泄泄之實。泄泄。東周時語。沓沓。戰國時語。一則諷諭在朝廷。寄念於憂國奉公。一則清議在閭閻。致慨於憫時憤世。俱是儆官邪。勵臣箴意。唐虞之臣師師。三代之臣蹇蹇。隆周之臣謇謇。衰周之臣泄泄。戰國之臣沓沓。廖伯生

經學考

卷六

四

聖人人倫之至

聖人爲人倫所自出。隨意所適。無非典常的確。不可移易。故曰至。往說作唯。聖盡倫。還隔一膜。陳正文

詩云殷鑒不遠

大雅蕩蕩上帝之詩。至末章云。商紂之所當鑒者。近在夏桀之世。所鑒者。何不明爾德。以至酒酒縱奸。使本實先撥也。詩雖託言商紂。實重在周厲王身上。孟子引來。又爲當時不仁之君。又當以幽厲爲鑒也。陳天

詩云商之孫子

大雅文王在上之詩。第四章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於周服。第五章接云。侯服於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大意謂文王之德。藏于宥密。而聲色不大。長夏不形。穆穆哉。一私不容。萬理明淨。此天命之所以歸于周也。今以商孫子觀之。其數不止于十萬之衆。而皆臣服于周焉。然不惟商之臣子。皆來臣服。天命無常。雖商士之膚美而敏疾者。皆執裸獻之。

經學考

卷六

五

詩云誰能執熱

大雅苑音彼桑柔之詩。芮伯刺厲王而作也。第五章云爲謀爲音。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涅。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大意謂王豈不自

以爲謀且慎哉。但謀且慎者。顧復忍心之人。故謀之不得其道。適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爾以憂之當恤。而誨爾以爵之當序也。誨爾序爵。是辨賢奸。審邪正。使不顛倒錯亂爲序。誰能執熱二句。見序爵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也。其何能淑二句。慨王不能序爵。故亂終不能已。詩旨如此。孟子引來。見國君欲無敵於天下者。決在行仁。陳天羽續

太甲曰天作孽

此太甲致敬於伊尹。以求圖終之道也。天作孽。如災

經學考

卷六

六

青變異之類。或氣候偶差。非繇感召在人者。猶可挽災爲和。違而去之。若自爲不善而致孽禍。則惡自我作。罪自我受。不可得而逃免也。孟子引來。要見得不仁者。安危利災。樂仁無非自取之意。周時繹續

詩云其何能淑

詩旨說見前篇。孟子引來。見今之諸侯。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者。與此何殊。陳天羽

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求便不是了。親長無俟求。人人親親長長。更何所求。

味人八二字。便有不特屬望聖人之徒。真有屬望待興之只意。只重引人於孝悌。正見道不遠而事不難。指點出良心切近。更無有他。若多講天下平。便非題神。宋程皇

仁之實全

此是教人從孝悌識性也。宇宙名理。那一件不包裹在這裏。玩五個實字。舊作五段講。殊覺太板。若不分又混。須講完首四句。直接下三段。透盡智禮樂意。總點斯二者一句。出脫題面。立法纔高。蔡元履

經學考

卷六

七

以一脉真心。名仁名義名智名禮。而又收之以樂。是將許多名目。銷融於一和樂之中。直到學慮不知。天籟自呈之始。而後合粹然無雜之性體。孝弟原有真樂。生處不著人力。樂處亦無工夫。只是復得個原初赤子之心耳。林樗逸

幾希

不依註人物之分爲少異耳。當從人心中一點靈覺。最爲微妙。故曰幾希。庶民去之。去此幾希也。君子存之。存此幾希也。存存無間之謂存。卽憂勤惕厲四字。

之明德。物察人倫。禹之惡旨酒。好善言。湯之執中立賢無方。文王之視民如傷。望道未見。武王之不泄邇忘遠。周公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私淑諸人。而延此教澤於不衰。正所謂憂勤惕厲而君子存之者是也。王六超

王者迹熄而詩亡

周幽王娶於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幾與諸侯無異。遂無朝會燕饗。而小雅之詩亡矣。遂無受釐陳戒。而大雅之詩亡矣。故彼黍離離之詩。遂降爲國風。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詩作之于上。以教天下。周自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之詩。體制卑瑣。與列國之風同。非聖人能降之也。杜蘭如

詩亡然後春秋作

詩亡作春秋者何故。蓋詩以志王迹之盛。春秋以維王迹之衰。詩亡則春秋不得不作。六經爲宇宙元氣。

經學考

卷六

八

有經必續。但看春秋有是非。詩有美刺。便見春秋所以續詩之義。正人心。幾希。絕續之介。顧涇陽

人但知此題者。眼在王者二字。而不知此題筋骨。在其事則桓文一句。夫以赫赫宗周。臨之在上。而列國之史。獨惟霸事之載。此王降而霸迹之所以熄。而孔子不得不明其義也。抑霸存王。是正大議論。宋羽皇

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禮記大傳全文云。共高祖者。為三從兄弟。相為服。經麻服至此窮也。共高祖之父者。為五世。已無服。但不

經學考

卷六

九

忍遠絕之。故不襲不冠。為之袒裼。免音冠以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知滅殺也。共高祖之祖者。為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殺而竭。不變吉可也。引此以證五世而斬。先儒云。親也。服也。澤也。實相因者也。陳天羽續

私淑諸人

幾希之心。人人可以自淑。孟子果待人而淑耶。淑而曰私。自揣此心。獨得之妙。分明是自任之意。其所以私淑者。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是也。陳正文

作者多說幸聖澤之未斬。不知此正自任繼往之功。

而憂將來之斬。有無限深心也。孟子去孔子止百有餘歲。尚未及五世。況千古聖脉。不以去之而不存者乎。宋羽皇

故者以利為本

性學不明於天下。只因智者鑒之。故孟子發其即情原性之旨。宋羽皇故者原初之意。猶言故物。非後來

遷換者也。利只是任天而出。真機自流。方是原初本體。一有不利。不得謂之故。亦不得謂之性矣。本者本體之本。非本末之本。焦游園

經學考

卷六

十

如智者亦行所無事

行所無事。豈但蹈故守常。正有識窺無始。盡透源頭。處大字。不于成功處見。正于本源空洞。超盡情識處見。此合下節。總是明智之不必鑒。非以治水治曆平分。因地因天。特借作波瀾耳。宋羽皇

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

元考

甲子朔日。夜半冬至。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為曆始。夜半。即甲子時也。歲月日時皆甲子為曆

以建寅月爲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
建子月爲一歲之最初。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
于此矣。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與朔同
日。故云夜半朔日。冬至若以建寅爲正。則平旦爲朔。
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則周
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五候一氣。二
十四氣爲一歲。氣起於度。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
與度古今不同。如堯時冬至日在虛。周時冬至日在
牽牛。宋時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獨邵堯夫立差
法。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盈虧求之。遂不差矣。
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夏至者日
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矣。又云夏至
一陰生。而日漸短。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治曆以
曆元爲據。順推已往。便可逆推將來。千歲以上。千歲
以下。俱已在內。杜蘭如續

君子存心章

存心二字。通章綱領。然存心不可見。正於三自反見
之。而終身之憂。正發明君子自反念頭爲法。可傳二

意。正發明君子終身憂念頭。君子以仁禮存心。只存
得個人所同有之心。故合天下於仁禮之中。方是爲
法。可傳處。卽瞽瞍傲象可化。何況橫逆。若不能感化。
終是仁禮未盡。不如舜處。君子所以異人者。以此。無

千古聖人多矣。何只舉舜。正爲處橫逆者。作榜樣耳。
然爲法可傳。不但在遭遇上說。須從授受傳心處說。
來。方得竅脉。如舜而已矣。句。莫作贊舜語。須似君子
憂思中悠悠不盡爲佳。宋羽皇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小雅北山之詩。大夫行役而作也。孟子已明釋之矣。
曰。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
賢勞也。故善讀詩者。不可因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
可因一句而害作詩之志。須以己意迎取作者本志。
乃爲得之。陳天羽續

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

此周宣王憂旱。而仍叔作此詩以美之。第三章云。旱
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

有子遺。詩本意。厲王大亂之後。民不聊生。而又值此
久旱。斯民真如無半身之遺者。孟子若謂如泥北山
莫非王臣一言。遂信子可臣父。則如雲漢所言。是周
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
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杜蘅如續

詩曰末言孝思

大雅下武維周之詩。美武王能繼先緒也。第三章云。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末言孝思。孝思維則。蓋言武王
時時念念。善繼善述。以求世德。故能成王者之信于

經學考

卷六

十三

天下是理可自信。亦能信人。所謂以天孚天。天無不
贊者也。而下土之人。皆得以緣分盡孝。故曰式。蓋因
武王孝出于恩。此末孝之所以爲可法也。若一念不
可以對天。卽不可以對人。而又何能爲法于天下。詩
本旨如此。孟子引來。見舜尊親養親之至。亦本孝思
自然。豈有以天子而反臣其父者乎。陳天羽續

書曰祗載見替臆

大禹謨之篇。是益歷著遠人有可格之理。而欲禹還
兵修德之詞。故云祗載。見替臆。變爻齋栗。替臆亦允

若夫替臆頑父也。可以敬格之。則苗雖頑民也。獨不
可以德化格之乎。書本旨如此。孟子引來。只重替臆
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于其子。是爲父不得
而子也。近來作者。謂祗載齋栗。正是舜之孝思。看得
最妙。陳天羽續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

昔武王伐紂。與天下諸侯會於孟津。出令以誓戒師
旅。史臣記誓師之言。爲上中下三篇。此合天人而言
之。見伐商有必往之勢。天視聽以福善禍淫言。民視
聽以好善惡惡言。孟子引來。見民之歸舜。爲天所與
也。徐孟超續

經學考

卷六

十四

伊訓曰天誅造攻

此伊尹先卽夏事。以見天命祖宗之不足恃。欲太甲
以桀爲戒也。蓋言天之所以誅桀。而假手于湯者。以
桀造可攻之孽于鳴條。而湯修德于亳都。惟德可以
除暴。故天命湯以伐桀也。孟子引來。舊謂証伐夏救
民之事。近來作者云。大都掩取襲人者。動無光明正
大之行。你看牧官與亳都地之相去甚遠。伊尹匡扶

何等正已不苟。可見決無辱身的事。非特証伐夏救民而已也。杜曉王續

孔子聖之時

不是唯聖趨時的語。乃聖心與元化同流而時出。不窮有大德以敦化。而時妙于如環。有小德以川流。而時乘乎各正。所謂有未發之中。又有中節之和者是也。陳正文

孔子之謂集大成

緊跟時字來。惟其時也。不拘一定。不徂一方。包羅統

經學考

卷六

十五

括謂之集大成。聖德天成。何待于集。承上三子說來。乃其大無不包。非合小以成大也。自其出之而無不。宜謂之時。自其兼之而無不備。謂之集。吳因之

始終條理

始條理者。謂金聲以後條理。皆自此引起。終條理者。謂玉振以前條理。皆從此收拾。始終字。指金玉言。條理字。指衆音言。陳天羽

天子公侯伯子男君卿大夫士

父天母地而爲之子。曰天子。爵位盛大而以無私爲

德曰公。屏藩於外以若人爲德曰侯。體仁足以長人曰伯。德足以養人曰子。德足以安人曰男。出命足以正衆曰君。知進退而其道上達曰卿。智足以帥人曰大夫。才足以事人曰士。周時經

詩云周道如底

小雅大東之詩。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因言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蓋周道平直。爲君子小人所往來。未嘗有疲于奔命者。詩本旨。是指賦役言。孟子引來以爲借証。見君子所履之禮義。爲小人所視效。決不肯踰越而往君之召也。陳天羽續

經學考

卷六

十六

平旦

平旦者。晝夜分辨之時。卽昧爽之際也。良心屬理。而乃云平旦之氣者何。理氣原不相離。虛靈一念每乘氣機出入。氣清明則理發見。陳天羽

特亡

此二字要味。試觀桎梏之苦。上至于頂。下至于足。更無寸膚可以動活。放失良心者。旦晝所爲。紛紛擾擾。

束縛無有時刻自在。蓋良心寓于形體之間。形體既枯。良心安得動活。周永鑑

書曰享多儀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復命成王。欲告歸明農。而成王懇留周公。命治洛邑。史臣記其君臣相告語之詞。故以洛誥名篇。周公告成王。以統馭諸侯之道。而統馭言享上者。洛邑告成之日。適諸侯享上之享多儀以下。是汎論其理多儀儀字。作禮意。不及物物字。作禮文言恭敬之心存于中。而威儀之節著于外。是

總考

卷六

十

乃所以成享。而不在于物也。惟不役志于享。是書自解。為其不成享也。孟子解書。然則儲子之餽成享乎。不成享乎。陳天翊

存養

存養功夫。各該動靜。靜時默存。動時惺存。是謂存心。靜時寂養。動時順養。是謂養性。俱透項語。呂作生

順受

命只承上章殀壽言。不必入註吉凶禍福字。順受全在修身以俟之上講。命之正不正。全在順不順之

間。若命固無不正者也。杜蘭如

良知良能

良知良能。只是一點良心。與生俱來。天然自有者也。知處即是能處。王陽明只認良知有見。陳天羽

根心生色

心即性。性即心。不可說仁義禮智之性。又根于心也。根字全是心上私欲淨盡。天理渾涵。外物一毫搖動。不得方謂之根。下畔面盎背施四體皆因此根字。周時

總考

卷六

十

合不謂性不謂命

上節性指嗜欲。命指氣數。君子不謂性。可見要安命。下節命指稟受。性指義理。君子不謂命。可見要盡性。合觀之。性中有命。命在性中。不可太分拆支離。陳天羽

君子反經

經即上文德宇堯舜孔子所傳之中道也。反經只在人心上發明。復此真是的道理。玩而已矣三字。見轉移世道。只在開明人心。別無他法。陳天羽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四書經學考十卷補遺一卷續考六卷

四書經學考明徐邦佐撰續考陳鵬霄撰邦佐字

孟超錢塘人鵬霄字天羽山陰人經學考成於崇

禎戊辰雜鈔故實疎漏實甚續考成於甲戌皆時

文評語講章瑣說

權量

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鍾之重。一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權量

權量

權量

量者侖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黃鍾之侖。用度數審其容。以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以井水準其槃。合侖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甄量嘉矣。

四書讀六卷

〔明〕陳際泰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仁和黄氏刻文藻四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讀十

卷》提要

四書讀

此後三清求由本矣第求其簡要精確
囊括各遠者百多二惟先生之文不數言
而包涵多於不尺帛而墨蘊咸賦誠後學
津梁也爰梓之以同好三益主人謹識

原序

臨川陳大士先生以文名於明之季才思敏捷一日
可得數十藝錄生平所著以千計迄今海內文士素
為知獲也予才不及先生萬之一而嗜先生之文先
生文之行世者前輩如艾千子張受先天如顧麟士
楊子常沈龍劍劉伯宗錢吉士周勒鹵介生陳龍友
葉聖野徐昭子諸訂本及人文聚同書暇編史緒錄
山集續古瑞芝亭壯國表大社合刪名文奇行卷表
經赤繡山溪甲戌科論又房書潔帶戌合刪九科及
序

諸選所載子既嘗受而誦之矣獨惜梁間越宿物收
貯祝融宮中不可得見也其鄉後輩之言曰先生大
之未刻者數千篇故無恙子孫重秘之不敢示人或
曰十餘年前雲間某大史督學江右已稱載而歸矣
夫劍之埋於上也珠之藏於淵也其光氣常上燭於
天不出而見珍于世不已而其未出也鬼神亦時時
暗禁而守護之今古奇策秘簡類如是詎人力能沉
晦之哉先生之有四書讀亦猶左氏之有外傳也世
之人能讀先生之文者必樂得此書而誦習之舊板

既廢予在留者為金沙王瑞東欲購一編不可得
予思其將與先生未刻之文同泯沒也商之石子桐
侶重付雕間以廣其傳行且謀刻先生之五經義以
公同好云

乾隆三年歲在辛酉秋將清和既望江寧後學徐渭
瑛魚手誦書手評書

序

二

弁言

進既得大士先生五經讀梓以行世矣同學之士謂
進能公所幻近復于散麓中得先生四書讀讀之而
益任喜也先生在明季其文與正希先生並驅猶詩
家之李杜幾無軒輊世傳其行文日可得數十藝先
生少孤苦無師學傳授於四子五經書俱從深心冥
索而出故洋洋灑灑下筆輒數千言實於此中有逢
源之樂是書因友人之請成于不日然妙義紛繪層
見閒出雷同勦襲之說一掃而空之閱之未有不渙

弁言

然釋怡然解者梓之與五經讀並行知足為來學之
助也

仁和後學黃道識



四書讀大學

臨川陳大士先生著

後學仁和黃道識

受業錢塘夏校方汝祖校

大學之道章

古者大學天子之子與公卿士庶之子皆入焉學修
已治人之方學內聖外王之極其作用甚實其規模
甚宏在明明德在親民觀止乎而未也明德未止至
善或然曲學焉不然神化未臻也新民未止至善或

四書讀

大學

聖學語氣
渾成凌厲
貫注俱無
用此篇
法錄錄
一片神行
當作古文
讀

於前言往行之際而知古人學問之源蓋灼然善當
明德焉當新民焉當止至善焉至此無復有為在養
之而已至此無復多事在俟之而已終日惶惑於岐
路而不能自定也而今不然也往日周章於從違而
不能自靜也而今不然也夫安者得道之侯也危而
不安其事易勉而不安其事難從安至靜其境僅在

時日之間從靜至安其境當需歲月之久蓋安而能慮而道已得矣使非先知止焉至是乎吾以是而知欲近道者不可不知物有本末之說也知之而始急急於修身也吾以是而知欲近道者尤不可不知事有終始之說也知之而始急急于致知也古之人所為欲明明德于天下欲治國欲齊家而必先修身古之人所為欲修身欲正心欲誠意而必先格物以致知彼非苟而已誠見必格物以致知而後大學明德之道可近也誠見必致知以修身而後大學新民之道可近也由斯以談修身固不重歟天子雖貴不得貴也庶人雖賤不得賤也天子不修身無以次帝王之統庶人不修身無以開大道之要古之人所為在上美政在下美俗本治而末應之厚厚而薄者隨之非修身之故歟夫修身為本則格物致知不容緩也不待言矣吾因是而知大學之道修身為要而致知尤要此先後之不可以不知也

康誥曰章

言明德而不言天則不知本之所以出言明德而不

於迷即迷
字道便立
言本古確
有見地

言峻則不知量之所以宏明德之新自昭代溯之至陶唐而止無以異也明德之功自文王溯之至帝堯而止無以異也論明德漸自堯而不及成王所以示明徵之意論明德特溯之湯堯而不及大禹所以示道統之傳自明者言不任乎天也自明者言不藉乎人也且自明者言不逮及乎治也

湯之盤銘章

民者天之心順乎民則應乎天矣是故民者天之所務重焉亦君之所務重焉善治民者不以法治民而

四書讀

大學

三

以德治民故民不以為強而自見其天善治民者又不以德先民而以德自先故民不以為欺而樂從吾教古之王者有見于此是以重用乎民而嚴事乎己其新民也緩而自新也急其求于民之新也常怨而求于己之新也常刺蓋曰新焉復以見天地之心曰新又曰新焉乾以待反覆之道至此而新民也有諸已而求諸人無諸已而非諸人始無慚于新者矣至此而作新民也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殆有妙于作者矣夫民者天之所苦重者也吾能新

民而天已眷之矣。吾能不苟于新民而天益眷之矣。則君也。當新民乎。不當新民乎。則君之新民也。當自新乎。不當自新乎。夫苟於新民者。非其至也。新則必期于王也。苟于自新者。非其至也。新則必期于聖也。至者極也。蓋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云。

邦畿千里

天下行之理不如止之理止者其懷焉者也天下太
過不及之理亦不如止之理止者其至焉者也人誦
邦畿之詩可以觀止矣人誦緇蠻之詩可以觀知止

四書讀

大學

四

通書俱引
詩詞邦畿
言止紙壁
言知止文
王獨爆敬
止以為法
至洪漢則
貼明德之
止刻文則
則新民之
止應而言
之祇完得
一個止至

矣。雖然。吾釋明德首引文王而言之也。吾釋明德首引衛事而言之也。今釋止至善則猶是志也。盡觀文王及衛武公乎止者。天理人心之極則也。此止之理。誰則無之。而究之。遂于外物之交。昧其本心之正。君臣父子之間。難言之矣。所以然者。唯不敬焉。故也。敬止于內者。無不憚之。而入敬止于內者。無不慮之。而出文王所為。立極于君臣父子之間者也。越數百年。而其孫有武公焉。武公衛之最文者也。以其有絕學之本原也。武公衛之最武者也。以其有拒私之神力。

善章去國
轉如國偏
重欲止探
驛得珠

也不言止而言敬者。敬則無不止矣。不言敬而言恂慤則無不敬矣。其敬也以恂慤為入道之門。而以威儀為得道之侯。蓋至是間而武見焉。至赫喧而文見焉。民非不忘其有是也。不忘其所以有是也。非吾盛德至善易以異此。夫止至善文王尚矣。武公亦庶幾焉。雖然止至善非徒明德而已。其善明德者其善新民者也。蓋不獨新君子。亦且新小人。不獨新一時之天下。抑且新後世之天下。有典則以貽子孫。又有茅土以貽子孫。孫有沐浴歌咏以遺黎庶。又有甘食美服以貽黎庶。一時經制之周。雖以英主慮之。不能以相過。一時區畫之精。雖以中主守之。尚足以為治。殆觀前王不忘而新民止于至善。固已覩矣。自非敬以止之。庸有異乎。

四書讀

大學

聽訟吾猶人章

無情者。無實者也。詐偽之人。而後樂以訟自逞。浮薄之人。而後輕以訟相加。若有情焉。斷不能訟矣。吾窮之以明彼畏焉。猶未也。吾厲之以威彼畏焉。猶未也。吾平曰。教之以孝弟忠信之道。民已信我之教。吾

物即物有
知即知所
先後之知

臨時論之以睦鄰任恤之意民益憐我之誠畏民之
形者畏之小者也畏民之志者畏之大者也畏民之
志者斷訟之本也有物焉以畏民之志者出治之本
也即清訟之一端而凡學道者其本亦可例推矣

誠意章

誠意者致知之後夫致知者吾人生平學問之總途
也致知有二一清好惡於乎旦之際一證是非於戰
辯之間自此以後則舉心動念凡善之當為惡之當
去已灼如矣然知之非難行之為難非獨行之為難

四書讀

大學

六

即意之亦難于是有知則誠然意則有不誠然者矣
此時意雖不誠然而意則朗然以朗然之心照其不
誠然之意非自昧其好之心乃自欺其好之心此明
明自知當好之心必有不適然者可謂一念獨知之
處無入知乎非自昧其惡之心乃自欺其惡之心此
明明自知當惡之心必有不快然者可謂一念獨知
之中無入察乎故誠意者非有別法也非有別法可
慊也吾誠知其如此則如此而行之吾誠知其如此
則如此而意之毋自欺其好如好好色焉即好之心

四書讀

大學

七

慊矣毋自欺其惡如惡臭焉即惡之心慊矣然則
意之初起也當誠乎不當誠乎意之獨知也當慎乎
不當慎乎慎則誠然而知之即誠然而意之入之所
以不慎獨者正謂意之不誠已雖知已得而欺之人
不知已得而覆之殆觀于小人其當閒居既不能愛
于其迹其當眾見又不能掩于其心然後知誠中形
外理有固然一不誠意已自有見乎其外者矣一不誠
意已有著乎人者矣即欲不慎獨焉得而不慎諸十
目十手之可嚴斷如此也且慎獨亦何負于人也

此章乃大學一節極緊要處首言戒欺求慊而其
功在慎獨也中言小人自欺之弊以見獨之當謹
所以為戒也終言誠意之效所以為勸也傳之諸
章每章皆連兩事獨此章單舉誠意蓋知止意誠

意欲實而
心不虛此
以心之應
物者言制
于外所以
養其內也

固是相因然致知屬知誠意屬行知行畢竟是三
事當各自用力不可謂知便是能行所以誠意並
不連致知說

所謂修身章

有所者有因也焉竊按其斯當也心為私心而非公
心公心為正不公即不正矣有所者有處也焉竊按
其斯化也心為滯心而非虛心虛心為正不虛即不
正矣四者至吾心閒焉自可于周章之中應焉所應
而此不能四者去吾心釋焉自可於倥傯之後思焉
四書讀大學

所謂齊其家章

家人不可以法治也情焉而已矣家人不可以情解
也平焉而已矣家人最不可不平情然家人之際最
難以平情何者他人與我不相涉者也本屬無情昨
以平情而家人則否他人與我不相近者也偶爾施
情所以平情而家人則否家人于我有情愛焉人之
係于我而至不可回家人于我有毀譽焉人之入于

此身之
施于家
此好惡
情之

我而至不能釋于是有親愛畏敬哀矜而辟焉好而
不知其惡者矣所謂莫知其子之惡之類也於是其
戚惡其情而辟焉惡而不知其美者矣所謂莫知其
苗之碩之類也夫辟焉若此吾思見好者或提其驕
以凌乎見惡者而禮我我不能惡吾又恐見惡者或逞
其怒以加乎見好者而名分不及爾家之不齊也又
何怪焉而益知修身以平情不可以已也

所謂治國章

治國有機焉機一動而善惡皆應機者何修身以教
四書讀大學

九

家也握機于家而應機于國所以然者何也理一焉
故也家國一理家然而國亦然孝弟慈一理慈然而
孝弟亦然夫理一而後機可施也吾而仁讓則不獨
其家應之吾而暴戾則亦不獨其家應之我作彼應
機原如此而不止于一途一言僨事一人定國斯語
誠然所謂機動而善惡皆應者也堯舜所以無暴民
桀紂所以無良民也由斯以談民從好不從令可知
已君當倡民以好而不當倡民以令又可知已何者
機者無論善惡要握于君之獨佛者也又握於君之

首言家國
相親之理
誠謂之必
詩貴乎物
而但要乎
已之所成
然後民始
曉然知上
之所為而
不以為欺
此直垂其
德者矣
然則治國
者預可不
修身以齊
其家也哉
夫修身以
齊家而德
不能治國
是家國二
理而機不
相應也夫
豈其然雖
然善之釋
治國一則
曰齊家再
則曰齊家
而家之所以
齊則機乎
未之及也
夫家之所以
齊者
乎未之及
於握機之
義何居非
有已哉身
之旨也吾
於是難引
乎詩之所
稱以微寓
乎意之在
大桃天

四書讀

大學

十

之詩止曰宜其家人而已。蓼蕭之詩止曰宜其兄弟而已。至觀鴈鳩之詩而後知其儀不忒言修身也。正是四國言治國也。前之所歷言者此若刪其所繁前之所未言者此若補其所闕而後治國之義與齊家本於修身之義始明。嗟嗟人知治國在齊其家抑能味在家之義乎哉。

所謂平天下章

上老而民興孝。上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人心之善如此。是可感而化者。簡人心之同如此。

四書讀

大學

士

是可揣而符者。而不繫規而繫矩者。一定之心。可以知天下不定之心。不可以知天下也。不繫好而繫惡者。所好之心。上人之所素嘗所惡之心。上人之素所未嘗也。猶未也。君之心受美不如受惡之為甚。民之心與福不如去禍之更甚。夫君者位愈高而責愈重。而心愈憂。豈不慎焉者乎。是不為民之父母。而寧去為天下僂乎。蓋鑑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之故。而君子慎德以端絜矩之原。有不得不汲者矣。夫一有德遂至人土財用之俱歸。由斯而論。本末端可知也。奈何外本內末而令爭奪之風。開之有上乎。此亦闢天命得失之機。而翻今晉楚二臣笑也。雖然其所當絜矩者。又不獨區區理財之間也。人主之職在論相而已。美人主即不計黎民。寧不計子孫。然而唯決于斷。之臣與媚嫉之臣之間。唯人主欲仁。黎民欲仁。子孫勢不得不仁。賢人仁。賢人勢不得復仁。小人而何慢者。過者之卒以自禍也。非獨不能仁。黎民也。併不能仁。子孫矣。非獨不能仁。子孫也。併不能仁。其身矣。總而言之。不絜矩以理財。而禍卒中之君。

四書讀

大學

士

不絜矩以用人而禍亦辟中之君君之當絜矩也明矣。當絜矩而不絜矩者何以故。非不欲為絜矩之事也。而始於無絜矩之心也。忠信其名甚。舉驕其甚。甚高而不知忠信之心。近實而驕泰則浮。忠信之心近慈而驕泰則忍。故古今人主得失之數不可紀。陳然而生往相分者必此類也。有可廢積者其即令其人得失之事雖未形現。然他日為此者必此人也有可預決者其所能絜矩不能絜矩者職此之故乎。夫絜矩以禮財者尤以為當本于絜矩以用人蓋用人理財相為表裏者也。且絜矩大道也。即理財亦何妨于用大道也。開財之源節財之流。即使便為大道。即使便為足用。奈何至以天下之太而愛財又奈何。至以人主之重而謀利與仁人異乎。夫仁人非獨精於仁也。精于義也。非獨精於義也。精于利矣。而以身發財者遂至以利為利。不以義為利。甘心出一獻子下此其理財非也。乃其用人非也。小人始焉能以不可善之小術中乎人。繼焉遂以不可挽之大禍貽之國家。至此而後知小人不精于義之甚者也。至此

四書讀

大學

士

而後知小人不精于利之甚者也。夫用人理財相為表裏者也。始焉以絜矩自理財。始令吾以絜矩自用人。始有國者辨于此而平天下思過半矣。此章重絜矩只與民同欲四字盡之。理財用人其大端也。自誠意章至此皆以好惡為用力處。而惡尤吃緊。如論語請怨中庸講忠恕皆在不欲弗施。故朱子謂絜矩正是恕者之事。至云絜矩以理財當本絜矩以用人。看書有眼。

四書讀中庸

臨川陳大士先生著 後學仁和黃 暹春渠重訂

受業錢塘夏校芳汝番校雠

天命之謂性章

大學言心中庸言性心所以存發此理者而性即其理也天命之於夫中庸原道之書性則道之所自來教則道之所由入率性乃為道也率性則草木所修無滅帝王之業率性則夫婦所與可參神聖之能故

四書讀

中庸

一

率性尚焉而率性固不强天下之齊也於是有性道之教本道以為修而教之名所揭道以為修而教之統振凡此者欲人緣教以尊道者也顧道何以必遵也則以道之不可須臾離也是以君子有不離道之功焉不睹不聞時戒懼焉所以致中莫顯莫隱時慎獨焉所以致和致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天下之大木植矣致和于喜怒哀樂已發之時天下之達道生矣致中則無虞然之不中致和則無虞道之不達矣達而在上一位一育王者所以著其事窮而在下

一位一育聖人所以存其理斯蓋盡性之極功而不離道之能事矣

此章為第一大文乃全部中庸之綱領道之大原出于天其所謂道率性而已聖人之所修以為教者因其不可離而品節之君子之所由以為學者因其不可離以持守之平時存養臨時省察慎獨雖以發動之端言然人心良知無時或息即不見不聞而獨知之體自在上下工夫貫通合一至觀在人性情之德則道之在人心者又本不可離也

四書讀

中庸

二

大本達道不過在人情之內中庸指點必從存養省察入手達到致中致和方為聖賢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後之大禹文武周公無非致中和者

二章至十一章

子思引仲尼之言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夫道惟一中而中本自庸君子固時中者也夫時之處事精矣小人與君子背道而馳未嘗無其才智而相反在敬肆之間彼固不知中庸之至也噫民鮮能之亦已久矣合之者少病在好奇純之者少病在不持久而

以心字補
實即惟精
惟一久執
勝中為帝
王心法也

四書讀

中庸

三

道之所以不行不明者。我知其故。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愚賢不肖之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即日用易見者。以曉人。道在當前。且不及察。由不明故。不行是可慨也。冉雍往古。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此明主術也。人皆知堯仁如天。舜知如神。於是求之濫指。文明之間。以為舜在是矣。而不知舜之所以為舜者。不在斯也。吾見其好問而好察。適言矣。以虛心求天下也。吾見其隱惡而揚善。美以恕心待天下也。吾見其執其兩端。美以

四書讀

中庸

四

在中庸矣。故君子和以與人。則能自守以正。未嘗遽理以隨眾也。子然自立。則能自信以是。必不易方。以從人也有道而富貴。不變其生。平無道而貧賤。自安於義命。君子之強。真能御正氣。以理自持者哉。無何有索隱行怪。知之過而不擇。子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人情厭常喜新。後世亦或有稱述之者。然而斯世盜名。非大道之正也。是故務置之已焉。而不虞名。為君子者。擇中庸之道。而遵行之。半途而廢。亦有其人。家條之士。或轉而為奇僻之行。庸有

自第二章至此為第三大支。皆以發明首章之義。蓋戒懼慎獨。以體道不外知行。知以知此道。仁以行此道。勇以輔其仁智勉而進此道。故引孔子

理境陰蔽
一片明
常與常

贊舜之知許回之仁。進由之勇以例之。而唯依中庸之君子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也。

十一章至二十章

君子之道其用至廣。其體至微。率性之謂道。故曰費而原於天。則隱矣。道即夫婦而在。即理人而在。即天地而在。然而無物不存。亦無物能盡。無物不存。是道入于物之中也。無物能盡。是道載于物之外也。舉一為魚飛躍而知盈天地間皆物。盈天地間皆道也。隨處見端。隨處見察。此亦可謂費之至矣。而道顧匿于

四書讀

中庸

五

其中何隱如之。然則人但從目前之人。倫目前之物。理一穴心焉。察莫察於此矣。隱莫隱于此矣。豈必離此而他索乎。道固不遠人也。吾謂入之道。即為人之道而已矣。觀于治人而道在。當人之身可知也。故一忠恕之心。即可以體道。一忠恕之事。即可以合道。由此思之人。無過視人矣。人無過視道矣。子臣弟友人也。求盡于臣弟友之間。道也。吾嘗身試之。而知其當也有不必遠求者矣。吾嘗身試之。而知其難也。有不得易求者矣。試之以議論。彌覺其易。試之以踐履。彌

引書易說
北起沐淵
求

覺其難。使能權衡于虛實之際。言無過。言行無時。行

而生平之技止矣。而生平之願止矣。亦足為懷。之君子奈何。反求于倫理之外乎。故知遠不遠。人亦不宜遠。人以為遠也。惟君子素位而行。外此不顧焉。止天下之事。亦何嘗以願得之也。是故當貴貴賤賤。狄忠難。一以素而行之。無入而不自得。斯有從容閒適之安矣。以此心居上位。不凌下。而無求于下。以此心在下位。不援上。而無求于上。曠然于天人之際。而超然于得失之間。吾乃今知素位而行之。君子善自

四書讀

中庸

六

處危者也。善自取安者也。其與行險僥倖之小人異也。此與反求諸身之射者同矣。夫君子進為之。道固有序也。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皆其所積而推焉者也。凡人一有高視之見。則於家庭之內。必有厭薄之者。而已失人道之所尊矣。書以教族之敘。著九族之理。然而古矣。惟即詩人之詠歌者求之。而其事更近。易以風火。傷兩儀之神。然而渺矣。惟即聖人之贊歎者思之。而其理益明。使以道為高遠。高遠至鬼神止矣。人多言無鬼神。此闕於天道者也。人即言有鬼神。而無

四書讀

中庸

七

與于人此亦關于物理者也。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弗見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遺德之顯也。用能鼓天下孝子慈孫之念而興吾人慈高悽愴之心誠有如詩之所謂由此觀之微莫微于鬼神。顯莫顯于鬼神。而後知鬼神之實有于天壤也。謂聖人借以立教非也。自古聖人莫如舜亦祇成其孝之大而謂道遠于人乎。舜不為天子。祇有長為農夫以沒世而已矣。其當其樂其休非暇乎昔之念及此也。祿位名壽固自舜之大德致之凡此者皆天也。天之生物亦各有

四書讀

中庸

其彝未得申其孝思也。而何幸有周公成文武之德也有聖子以述聖父又有聖弟以述聖兄而總歸于文王之有子王季有光文何憂乎。然則武王周公以孝治天下。通天下而稱之則達孝矣。上無懈于天之靈下不來乎萬世之訪焉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孝也。而武周之絕志述事則莫大乎祭祀之制有修之陳之設之薦之者矣。前有此乎無有也。有序之辨之逮之燕之者矣。前有此乎無有也。我踐我之位我行我之禮我奏我之樂而苟宴會于志事之間已儼然代先王而並著其節我敬我之尊我愛我之親而苟深體乎志事之意已諳然代先王而曲致其心雖事生事存何以加焉孝之達孝之至者也。更觀于祀帝祀先之禮其制彌精其義彌詳何者非先王志事之所有也哉。故孝至武周而達矣。孝至武周而至矣。禮與倫乎。昭代而文武之政班班可考也。有人道而政舉故為政在人。然人未易取也以不軌不物之身括士士顯顯于其迹以不真不實之身括士士隱窺于其心則修身以道而修道以仁固已一仁而道

說理通
八書通
四書通

修于家庭親：為大也乃一仁而道修于天下又安
可不別事理之宜尊賢以仁君身古之修身君子汲
汲事親急急知人而要歸其用于知天非明此理之
所生也哉夫仁之與君如此其重也修道故也雖然
親親特道中之一耳究之有五行之以三達德仁亦
德中之一耳究之有三而行之以一誠此道也此德
也無分知愚而無不知無不能者也達焉故也惟然
故能好學力行知恥則不徒近仁近知近勇以修身
已而行五達道于一身且推仁推知推勇以治平人
四書讀 中庸 九

崇善字

赤子大人
二義精確

理境澄澈
赤子大人
一義透關

人能修則舉為文武之舉而可以致治矣
自十二章至此為第三大支皆申明首章道不可
離之意以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惟十二章此隱
並批下專言費而三十四章三十五章言道之費
於小十七十八十九三章言道之費於大惟十六
二十兩章則費費隱包小大而言也
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
人之性本明依其誠焉赤子之初也其誠雖隘然夫
理人心之則強壯昧之重推明之矣非有學問之功
四書讀 中庸 十
性固然爾推其誠焉大人之極也其慧已生彼鈞深
致遠之間推數者昧之任理者則之矣非有奇異之
術性固然爾故曰自誠明謂之性性出于天授而一
念所開因以直指其本體指者何人此亦授受關焉
爾性出于自然而爾事所察因以徐致之躬行致者
何事此亦功力積焉爾故曰自明誠謂之教夫赤子
之性無大靈通者也即君子之性未甚神異者也非
性有異也未盡焉故也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則盡
人盡物以贊天地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若是者

天地是配也。以是知盡性之難矣。以是知至誠之難矣。雖然致曲亦能有誠也。其出身及人之際以漸而見焉。即以漸而盛焉。由形而著而明。足以驗得道之深之候。由動而變而化。足以驗動人感應之神。非至誠孰與于斯。而致曲者固至是乎。夫至誠者。精神者也。精神者。精明者也。理之所精。其前知在道德之際。意之所出。其前知出術數之先。至誠知神。所謂誠則明矣。夫誠者。天命之性。物之所以自成。而道即率性之道。人之所當自行。蓋性道為能體誠也。誠者。物之

四書讀

中庸

士

終始而人心不誠。則所為皆虛矣。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蓋能誠以成己。併能誠以成物。成己為仁。成物為知。而仁與智乃天命之性。固有之德也。仁固在內。而知亦非外。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吾有驗于至誠焉。有至誠之盛德。必有至誠之功用。至誠殆無見者乎。德性堅定存而不變也。道理充實外如其中也。久也徵也。而功業之氣象則悠遠矣。必有不狹隘者矣。博矣。必有不淺薄者矣。厚矣。斯時也。有人道之高。明起焉。禮樂是也。有天道之高明起焉。昭融是也。由

論解至道
至德備見
清真

是而博厚載物。天下沐深厚之仁。高明覆物。天下仰文明之化。悠久成物。其覆載蒼生。始終無間也。此聖人與天地同用也。而配天配地無疆者。則與天地同體矣。夫豈有意而然哉。功業出于自然。既足以合天地之無疆。又足以合天地之無跡。故曰天地之配也。善觀天地者。不觀生物之不測。而觀為物之不息。善觀至誠者。不觀成物之無疆。而觀本體之無息。是故博厚高明。悠久至誠。與天地共焉。天生物不盡。而付之地。地生物不盡。而付之山水。而要天之所以為天

四書讀

中庸

士

者。命焉而已矣。命者。天與地不二焉者也。又天地與至誠不二焉者也。天地得之以為不已。至誠得之以為純去。純與不已。非有異也。此所為誠者。天之道也。夫率性之道。惟聖人全之。大哉聖人之道乎。極于至大。而無外。入于至小。而無間。必待其人而後行者。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也。以天下所共。由曰達道。以聖人所獨盡。則曰至道。以天下所同。得曰達德。以聖人所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達道學所以

四書讀

中庸

七

致知而極乎道體之細也。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存心之屬也。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致知之屬也。如是則德修德修則道凝而修凝之君子盛德有馥所固然者明哲保身美周臣仲山甫之詩可為頌也。彼自用自專生全反古者何為乎。王初法本于大同無德之子孫尚不敢作禮樂況無俾之臣民乎。況乎此聖賢為而為下不倍之義盡可知矣。夫所謂王天下者乃身有北德而又有其時與位者也。有量而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夫豈易言哉。君子之進本諸

四書讀

中庸

五

行其中似相反而實不相違也。小德者全體之分如川之流焉。大德者萬殊之本。敦厚其化焉。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仲尼何異是哉。承小德川流而言天下至聖其生知之質足以有臨其渾成之德仁足以有容義足以有執禮足以有敬智足以有別迨其及時而出之已預于溥博淵泉之中真有不可究竟者矣。真有莫可形容者矣。蓋至於民莫不敬信說而後知至聖之足以治天下也。窮地之所受不足以語太化之廣敷極天之所施始足以譬神明之能事乃承大德敦化而言天下之理脩乎誠惟聖人極誠無妄是為天下至誠。大經者道也。大本者性也。化育者命也。經綸即其致和立本即其致中。知化育即窮理以至於命。凡此者皆功用自然不思不勉夫焉有所倚而為之哉。由至誠之功用而想至誠之心體其經綸也。此其仁也。其立本也。淵淵其淵也。其知化育也。浩浩其天也。此其境難至矣。此其境亦難知矣。苟非實有聰明聖知之資而達仁義禮智之天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明非至誠之明其孰能知之。故曰惟聖人

能知聖人也

自二十一章至此為第四大支。上言以智仁勇之德修費隱之道而誠則有天人之分。諸章皆推明此意。各係以天道人道也。

子曰衣錦尚絅章

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慮學者馳為于高遠而忘下學之上達。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由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于精微。不可擬

四書讀

中庸

五

表之地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也。夫學道之人必有近道之賢。惟聞然之君子似之。彼非惡文惡文之著。蓋敘其文而文藏。君子所以目章也。暴其文而文熄。人所以目亡也。故君子之適在此。不在彼。君子非若不以不簡不溫者之侈然于外人。非若為淡為簡。為溫者之索然于中。此所謂近道之賢而資性最實者也。故能知天下之幾而入天下之德。蓋惟心統于內。若能知天下之幾。無不起于微而亦惟心知于幾者。能冥天下之微。無不達于跡。其入德而至乎人所不

清端刻露

知則潛伏之詩是已。可謂微焉已矣。其入德而至乎

已而不知則崖淵之詩是已。可謂微而微焉已矣。入德至此必在功化將指而為顯。入德至此必有功化亦然而為微。于是上人施夫利于不言。下人忘帝力于何有。不徒為進退相戒于慶賞刑威之外。抑且大侯小伯相冥于篤恭無為之中。則入德之心微而人微。豈聲色可喻者乎。豈倫類可擬者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亦微之極矣。而不意君子之至是也。究其事自知幾始知幾。自為己之心始。故吾以為

四書讀

中庸

六

學道者必有道之賢而後可也

首章曰道與章曰德。道字說得廣。德字說得親。以德者得此道于心者也。然聖人之所以為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中庸以慎獨戒懼始焉。

四書讀 上論

臨川陳大士先生著 後學仁和黃 龍春舉泰訂

受業錢塘夏枝方安菴校讎

學而時習之章

明心見性之謂學。惟時習焉以合之。而其中有操存焉。不欲其虛也。格物窮理之謂學。惟時習焉以廣之。而其中有博約焉。不欲其驟也。夫時之為言久也。時之為言漸也。賢希聖。聖希天。說固學之真境也。學至四書讀 上論 一

至理名言
助題解

此而道義廣矣。其交游山川不能阻其興學。其而文章閱于性。命君相不能貴其身。其朋來而樂見君子。所學之實與空寂之學異。其人不知而不愠。見君子所學之純與功利之學又異。此論學之全也。

其為人也章

孝弟無不仁之事。以所尊孝弟為行仁之本。以學言君子者。季為人而名之者也。觀於務本而為人其求至於君子焉可矣。

巧言令色節

巧言令色之徒。愚人近之。而智人遠之。蓋剛者淡而易防。柔者難測也。

吾日三省節

省者慎獨之功。日者道遠之器。夫人生計功常以而計過。恒多不求益之將日損也。不思去之將日深也。

道千乘之國節

不曰治而曰道者何也。治者法術之名。道者仁義之用也。因敬以昭其信。因信而益輔其敬。固節以行其

四書讀 上論 二

所未及

愛因愛而益輔其節。先之以精明畫一之程。而歸其用于樽節愛養之中而已矣。

弟子入則孝節

弟子者。材未成而習與長志未變而教與心成。親長之前。言行交際。賢不肖於此。基焉情識未分。誦讀易。學文亦其時也。吾甚愛弟子之有餘力也。

賢賢易色節

古自觀察以來。以天地間其學。而圖書未啟之日。何以先有聖賢。今自誦讀以後。以咕嗶名其學。而載籍

蒙養為聖
功之始

論治學
道學有別
可補朱註

道在言
則之輯

標明其

極博之餘何以多慚名教故五經六藝不藏辱行之
儒而廣見洽聞難免疚心之論學固以實不以名學
固在此不在彼也

君子不重章

有議論
屬地處

形不生於地而生于心學不託于浮而託于實故營
浮動之後追思向之所獲而自覺茫然者人亦一望
而測其中成也不重者非君子也雖然學不本以誠
擊之心而前此之矜持總為表飾學不篤以堅貞之
守而後此之補救亦屬無憑忠信固其主也顧忠信

四書讀

上論

三

之人志存自牧而或悞于濫交氣多用柔而或悞于
容愜以是知弗如已者之不可友而過之弗可憚改
也故夫忠信所以救養重之弊也擇友改過所以救
忠信之弊也

大全蔡氏曰首一節舉為學之弊欲人先有以立

其度後三節指為學之要欲人知所以立其功大

士先生謂學本忠信以忠信救養重之弊以擇友

改過救忠信之弊章法融鑄渾成具見識力

夫子至於章

題外

禮一十五國春秋以成書問條七十二君極皇
豈云得志然以溫良恭儉讓之夫子周旋其間而德
容之感乎固已異矣

信近於義節

夫人之言行次第特此當前慎重之心而明理知人
持以一日精席之學凡此者慮終而慎始也

君子食無求飽節

今有方見
好學何事不分情於世迷不役志於長傲也淡于欲
故夫子理不甘為庸俗故下于聖賢

四書讀

上論

四

詩三百節

事之邪也猶格于權之所不偶思則匹夫之賤或馳
平萬乘之尊事之邪也猶需於時之所徐及思則起
念之微或窮乎終身之境且思未有不見為事者矣
忠臣孝子每生於一念不自欺之志亂臣賊子亦起
子一念不自愛之心

吾十有五章

夫子明學之宗旨也世之學者窮幽極渺不以實而
以虛不以漸而以驟故夫子自言進德之序未嘗不

思學說得
有關係

確有見也

精而非虛也未始不近而非驟也此聖賢之學與

端之學有異也

以忠形孝
深得聖人
玄言本旨

忠臣不忍以非禮加于其君孝子不忍以非禮加于其親春秋之君自蔡桓而外無有見禮于其臣者矣春秋之大夫非三桓之徒無有見禮于其子者矣始終一於禮者惟手其大節而守其大故無違者不陷親于非孝也孟氏能為子矣不貽親以僭忠也孟氏能為臣矣

四書讀

上論

五

子游問孝節

父子主恩君臣主敬於是敬之說或不施于父母之前故教曰孝其言曰養子是養之說遂獨行于庠序之際聖人反其語所以矯世之情其言詞所以惕人之慮

吾與回言節

夫子終日言即夫子終日發也如愚之時本心靜正已有以會性情之精微本體清明已有以備日用之條理故公而存之私而發之體夫子終日之言者

發字破的

望醒人所
易忽處

題中旨法
清新

也不違者存回之故是發者併發回之新矣

先行其言節

不曰先行而曰先行其言不止曰先行其言而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若行易也至取其言行之而行難則笑言易也至取其行言之而言多作矣教以勉然自勵見篤行之學教以介然不欺見誠意之學故稱君子不虛也

學而不思節

學而不思既無得于心思而併不存于口耳故曰罔學而不思既無得于心思而併不存于口耳故曰罔

四書讀

上論

六

也思而不學于理有所難信而于心有不安故曰殆也

子張學干祿章

夫古者以言行取人至春秋已漸變矣取人者或雜出於功利之途而求取于人者亦思易其辭儒之非於是子張學干祿而夫子謂夫義言可以市也學行可以加人也今即不盡然然亦無所試之耳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而始博一察尤也此即吾儒慎以言揚者已多見闕殆慎行其餘而始博一察悔也此即吾

子張有從
俗之意夫
于統教以
古法言揚
行舉原非
為已者所
貴及

儒術以行舉者已

李庚子節

夫臨之以莊君道也孝慈則忠親道也舉善教不能
師道也

或謂孔子章

君陳之書成王為繼周公而尹東鄰者作也以君陳
而紹周公謂宜修談治績而乃僅著不既之原以君
陳而格殷頑謂宜轉舉紀綱而胡祇及永言之義以
是知孝友而為政之本雖權詞亦正詞也

四書讀

上論

七

魯自逐昭立定國事非美五年以前不仕者以平
子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節夫子引君陳之節
以孝友為政詞意深婉

三家者節

夫八伯猶無敵也而歌雍則有証矣八伯猶在庭也
而歌雍則于堂矣其當祖宗之前而歌此也死若三
家自為諷詞以傳於祀史之口宛若三家自為諷
以達於在天之靈而初不虞其自言也

人而不仁節

以李氏
據此

說宋程註

不仁之人備禮樂極大意有所用之也夫用禮樂之
人與作禮樂之人無以異也仁人于治定功成之後
作禮樂以飭太平而不仁則無以參通德之途仁人
於清明廣大之中用禮樂以昭盛美而不仁則無以
通神明之德故曰無如之何也

君子無所爭節

題前着解

君子何以無爭也功名事業世人以為相爭之具而
君子以淡定處之其識趣美聰明才技世人以為相
爭之端而君子以寧靜御之其養定矣

四書讀

上論

八

巧笑倩兮章

夫子於商與賜皆許言詩而詩之傳獨屬之商猶之
於參與賜皆言一貫而一貫之專獨屬之參

此聖賢重質之意相引而深言詩言繪言禮須益

活句

夏禮吾能言之節

有恩代
以恩周之

夏殷典章吾不能無見于周官如公其權於文獻
補昭代之所闕以拾其遺而致昭代之所盛以復其
舊其祀宋宣稱之乃今已矣

此章寄慨

雖聯甚妙

同之文而
以獨盛

禮大禮器
之事平日
習而未見
初仕助祭

禘自既灌節

魯之禘也吾不能得其所以來亦不敢問其所以宜用
獨自既灌而後吾已虞其盛矣氣大而器不容何不
似列侯之規制乎自既灌而後而吾又虞其來矣文
其而情已散何不似初集之精神乎

或問禘之說節

夫子有不欲觀之心而或人始有問矣夫禘以報功
則應揚之烈不滅矣輔之助禘以親則康叔之封
豈下龜蒙之裔然而夫子有難言者豈夫子而不知
四書讀

上論

九

之乃不直言不知而大其事于天下隱其意于指掌
君子曰不言禘而正意寓焉矣

周監於二代節

監於二代而盡獲神聖之遺則其文非未脩之文監
于二代而猶存忠厚之思則其文非積弊之文

子入太廟節

謂夫子以問風波跡之失因以敬僭踰之端此猶不
足言也是謂讓之適也禮之原也是敬謹之心也禮
之本也以草茅之士驟列於駟中執有不得越節

亦須變之

命者以宗廟之尊一旦從事于史記勢有不得戾然
自輕者故知每事問之為禮也

闕雎樂而不淫節

此節而後有降之者矣闕雎蓋其後給者焉風有初
有中有晚而闕雎之哀樂獨猶然隆古之遺者何也
國之氣運為之也江漢而南有清之者矣闕雎蓋親
炙者焉風自來自國自天下而闕雎之哀樂獨依然
聖賢之徒者何也上之德教為之也

管仲之器章

四書讀

上論

十

周之有桓公也而周以存然而儼然三周矣齊之有
管仲也而齊以興然而儼然三齊矣桓公識明而量
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仲與桓公合轍焉桓公服
楚之後震而矜之叛者九國而仲亦沾沾于三歸反
沾之間器量之局人也如是夫

里仁為美節

夫里之仁也有風無焉不幸不生淳古之世而里之
仁也有風化為生子當罪之鄉魯之間
惟仁者節

可白之情
是公可恃
之體是正

人者善惡無定之稱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而天下服何也？以在己有可白之情也。愛憎毀譽之權廢而好惡之用始行。以在己有可恃之體也。是非賞罰之事行而好惡之實自立。

人之過也節

人之過也，有常焉。未可一槩棄也。蓋天下之過，有可以知人者矣。心所不忍，或大過而用其必至之情，心所自安，或蒙過而冒其不白之事。此猶易知也。遭逢不幸，雖聖賢無可如何而卒行，權以濟其窮，此過也。

四書讀

上論

士

然與其拘也不若其通也。賦子不齊，雖天地無可如何而卒任質以見其本，此過也。然與其通也不若其拘矣。過之不可概棄人也如是夫。

大金胡氏曰：人之過，蓋君子小人而言。觀過獨指

君子言，過以事言，仁以心言。有行權之過，有守經之過，事不同而心同，不可不辨。

君子之於天下也節

夫適莫先心也。君子損其所以待夫義之所能起，適莫又滯心也。君子去其所滯，以得夫義之所能通。

精義神以致用也

辨君子小人于心中術之微一分一毫名論

朱刊

禮外無讓者題深細

蓋靜存之先，早取天下之精義而辨之，造物至是而皆如平生之明見，則是非明而百世之經雖定矣。日早舉天下之大義而任之，追時至議，終而不越在吾之有素，則從違當而千古之功名出矣。

君子懷德節

夫君子小人分於所懷也。定之于所懷，也不懷德與刑，不成為君子；不懷土與惠，不成為小人是懷德以分懷德與刑，愈成為君子；懷土與惠，愈成為小人是人又以此懷分何謂定？君子有變節于未達者矣。

四書讀

上論

士

小人有自新于晚節者矣。未足以定君子小人之歸，而惟至于懷若有思而不釋者焉。豈非一成不變者乎？故曰懷可以分人，懷可以定人也。

能以禮讓節

以我之實意行于郊，天地之間此其於政則為道。德而於治則為神明，以我之誠志行于拜學齒，則此其于朝廷則為意旨，而於閭閻則為風俗。由是知為國之必以禮而禮之必以讓，以禮誣國與無治同，以禮誣禮與無禮同。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夫子向曾見曾子時。與一會而後不知也。夫子向
 曾欲以一時。與曾子語而始自思也。至此而曾子
 之候已至矣。不復待矣。至此而夫子之候亦至矣。不
 復藏矣。一呼一唯。夫子與曾子相喻以心而門人不
 悟也。不悟者淺言之而非也。深言之而亦非也。悟者
 深言之而合也。淺言之而亦合矣。不悟者以其心分
 言之而非也。合言之而亦非也。悟者以其心合言之
 而合也。分言之而亦合矣。夫子之遵忠恕而已矣。忠
 四書讀 上論 主

以行恕一事自為一心。而道可以分恕以全忠。眾事
 共為一心。而道可以合。不知忠恕之可以一貫也者
 其不知一之可以貫也。故知夫子之呼。曾子之唯。千
 古之所不廢也。
 聖賢傳道正以傳心。之自然者一貫也。心之勉
 然者忠恕也。一字指道之存于心者。屬體之字。指
 道之發于事。屬用。乃合一之謂一也。

君子喻於義節

有君子之喻。然後可以其義絕迹于小人。有小人

幾字說得
婉志字看
得深

喻然後可以其利絕名于君子。故治心者無待其附
 之成。觀人者不必其事之著。惟論其造意之始而已。
 性理南軒先生云。無為而為皆義也。有為而為皆
 利也。學莫先于義利之辨。喻字深看。

見賢思齊節

人有求益之心。不必師其師也。賢不賢皆其資矣。不
 必見其人。也。古與今皆吾學矣。

事父母幾諫節

幾諫者何也。使人子若不知父母之有過者。然使父
 四書讀 上論 主

母若不知有人子之諫者。然投于情勢之所生而妙
 于神明之所不自覺。蓋至此父母終不改過。必無顯
 出者矣。志不從可。喜也。然至此父母縱無大過。或有
 陰藏者矣。志不從可。虞也。但志者目之所不能見。而
 子獨係之以意志者。口之所不爭。而子獨肅之以心
 此其用情更苦矣。

父母之年節

人子之知年也。其人子之愛日也。與喜與懼。交集於
 一印而一喜一懼。爭勝于一心。我生而親已晚。我長

而親不留父母之年。知之否耶。

古者言之不出。

不出者。不出口也。今日言之。而明日行之。言之可也。故或不出。而不誠。在行乎。則寧默其府。當言可也。不出者。不出口也。職之所宜言。即職之所宜行。言之可也。故或不出。而不誠。在行乎。則寧言其府。當言可也。耳古之人。於是為弗可及矣。

德不孤。

大人君子。道大莫容。然而所當者。遇也。詩書之教。其

四書讀

上論

生

謂才不
誠德千五
必有鄰也

事君數節

善事君者。不陷君有辱。諫臣之名。善交友者。不陷友有疏。諫友之名。且君未嘗負諫臣也。為臣者。自負其君耳。友未嘗負諫友也。為友者。自負其友耳。當初諫君之時。而知即取辱焉。與君無與也。當初諫友之時。

斯字透

而知即取疏焉。與友無與也。

子謂子賤節

子賤之為君子也。天性然矣。雖在弱冠之時。氣格已成。子賤之為君子也。地直然矣。非生鄰魯之間。典型安在何地。無才而道德性命之士。獨聚而居一隅。若以供子賤之用。何地無才。而切磋琢磨之功。集益而成一品。若以顯魯地之奇。吾不多子賤。而多其為君子者。也。吾又不多魯國。而多其下君子者。也。君子之品。在聖人善人。悼人之際。二十齡之小子。何以遽能

四書讀

上論

共

君子之成。在父事兄事友事之中。十九人之英賢。竟收捷效。吁。子賤為弗可及已。

晏平仲節

凡君子之交。必使已可以至之於人。久而故。昨以治已也。凡君子之交。必使人不能至之於已。久而故。佛所以治人也。

吾黨之小子節

夫吾之所志者。遵之行也。苟素志有違。則及其失焉者而已。矣。次焉者。道之傳也。傳而永焉身之行。與徒

夫子凡三
至陳此言
終于三在
陳之時

之行豈有與于吾之斯期者士之中也苟風期有與
則亦及其士之次焉者而已矣次焉者士之狂也狂
而簡焉狂簡之傳與中行之傳豈有異乎詩之錄也
終于檢其細為已甚矣故不得不變而之正轍之環
也終于陳其窮為已極矣故不得不歸而思傳夫小
子之品不狂則天工已薄也雖欲哉不能也小子之
章不成則人力未足也雖欲哉不能也而何幸小子
之進于是也哉則小子之品不狂而中矣哉則吾人
之道不行而傳矣

四書讀

上論

七

巧言令色足恭節

巧言令色足恭天下之譖人也匿怨而友其人天下
之險人也其為譖也若此其為中之有妄婦焉其為
險也若此其為中之有妄婦焉巧言令色足恭人以
為調而已矣然至達官貴人之前而行其狐媚之態
苟其人失勢焉則其為下石之媒者又此人也匿
怨而友其人人以其險而已矣然以仰天推心之事
而托於生平之歡其其人得志焉則終結為婦媚之
好苟亦此人也此其人惡之猶高之也耻之乃甚之

聞盡世情
談此名論

此重子游
治在得人
非子游特
身正未未
能得人如
滅明之正
大也

也

犂牛之字節

夫氣之鍾也必有所專而後可不分于其先者獨集
於其身可知也則雖謂非是父不能生是子其亦可
矣抑生之與也以無所因而益見不受于其親者別
受于其天可知也則雖謂非是父不能顯是子其亦
可矣

此祇廷論世類難拘不必顯言仲弓偶然評論記
者知其言之所發而繫之如此也

四書讀

上論

六

子游為武城宰節

宰之所以為賢者不在其書期會之間也下士之風
馳矣千旌之貴豈伊異人然宰所以下者久不在浮
薄逢迎之士也道德之際難矣典刑之存獨宜仰止
而不意子游固已得入如澹臺滅明者也滅明之賢
蓋即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手偃之室是以觀
滅明矣夫君子之取人也豈有存古質之惑焉求士者
必于世之所必使必爭擅貢媚而後樂之天下豈少
其人哉武城雖小或庶幾焉君子之取人也豈有大

累之概焉。求士者必於士之自見。其天使必終身萬全而後知之。則亦名為相士者之過矣。偃雖不肖。或免此焉。

中人以上節

上知不必學也。下愚不能學也。故與之商確古今。開揚性命。往在中。八上下之間。中人去中人以上不遠。而自中人以下。去之則遠矣。猶之中人之去上也。中人去中人以下不遠。而自中人以上去之則遠矣。猶之中人之去下也。惟品之相懸若此。故教者之語

四書讀

上論

充

與默因之。均一來學之人也。或與之言天命之微。或不與之言天命之微。為學不異。而泰以中庸之事。諄諄焉。特以中人以上者少耳。後世深渺之士。謂聖賢之教無所。以自高。此聞其一說。而不聞其又有一說也。若身與中人以上者。並立於一堂。而深遠乃居其半矣。亦惟品之相懸若此。故學者之悟與昧。因之均一。教人之說也。或見以為精微之論。或見以為非精微之論。為言不異。而碩目為下學之事。聖焉亦以中人以上者少耳。後世淺陋之士。謂聖賢之言要歸

深者見深
淺者見淺
總之聖人
因時而篤
神而明之
固存乎其
人

於其近此。非人之凡庸。而正在已之凡庸也。若身為中人以上者。得聞其緒論。而深遠乃統其全矣。

知者樂水節

一世之中。而有知之人。馬有仁之人。馬一心之中。而有知之念。馬有仁之念。馬在一世之中者。其人分性情也。在一心之中者。其人分氣候也。大抵境之合也。本其中之所存。效之符也。因於前之所致。則夫知者之樂水也。因其動之性也。既已為動之性。則樂之事應之。一人之知。與一念之知。無不動。則無不有水。

四書讀

上論

平

之境與樂之效也。仁者之樂山也。因其性之靜也。既已為靜之性。則壽之事應之。一人之仁。與一念之仁。無不靜。則無不有仁之境。與壽之效也。夫善言天下之理。不必幻言之也。山水之境。壽樂之效。仁知之有。以至乎此也。此非有法。而可傳。而各居于天之所存。善言天下之理。不必質言之也。山水之境。壽樂之效。仁知不必至乎此也。特得其意。而為言。而卒不求其事之必合。然言其意之所擬。而似者至矣。美言其意之所似。而直者可想矣。

聖夫子深
契乎易而
教人學易
意在乎外

山水是心之感動靜是心之體樂壽是心之效此
夫子就知者仁者之心想像言之也

加我數年節

大易之作也歷數聖之手而為五經之原歷數聖之
手則倫而精理居人事其與非之際為五經之原則
深而一道在天命氣與數之間此而可不學乎此而
可易學乎吾年易蓋晚而意之也天乎其假我以年
乎以終其學易之功乎而後可以無大過乎

子所雅言節

四書讀

上論

主

詩斷自周而不及夏商天下雅正之書無如此矣一
日不可不理性情則不可一日不言詩故夫子雅言
詩詩斷自唐虞而不及義黃天下雅正之書無如此
矣一日不可不道政事則不可一日不言書故夫子
雅言書禮斷自周不盡于周而自夏商以遠溯唐虞
天下雅正之書無如此矣一日不可不謹節文則不
可一日不言禮故夫子雅言禮易非不可言易不可
知而居神明之會於質雅宜有異焉且為其為性道
之事不可得而聞又或晚而喜之前此未及學也春

此見夫子
不違天下
是非之公
又不在位
子思厚之
道

秋非不可言春秋不得已而嚴誅絕之義於大雅疑
有傷焉且為其有忌諱之辭不可以直見又或晚而
作之前此未及作也此雅言所以歸詩書執禮也歟
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勿謂是三經夫子時未
有禮經要看執字

三人行節

取友宜嚴宜專故一人行而後足以友取師宜恕
廣故三人行而亦足以師夫師者長善于微救惡于
忽之義也非其人長我善我善由彼而長非其入救

四書讀

上論

主

我惡我惡由彼而救義已係之乎師矣

陳司敗章

司敗之問夫子之不幸也夫子欲維禮而拒於君夫
子即不以君故與禮而又拒於先君虛望之傳外臣
無指實之事縱知司敗有心而言不得不出諸此故
此一問也以為夫子之不幸也而何幸有司敗之知
也此夫子所以自賀也

子與人歌節

古者有歌而後有詩溯康衢擊壤則知風之所以興

此以見天
上之善人
衆人之心
而皆浸入
聖人之心
而皆浸也

繹嘉起南風則知雅之所由始子與人歌者探風雅
之意于道途也古者有歌而後有樂觀升歌于堂上
則知在朝之貴人聲考工歌于鹿鳴則知在廟之有
咏歎子與人歌者習射則知聲于平日也噫嘻矣矣
夫性情之理之不即于人心也則此一歌也苟其止
乎義理合乎雅頌則雖謂之為聖賢之徒可也夫有
不能以自已矣夫夫中和之音之不見于遺響也則
此一歌也苟其直而不倨曲而有體雖謂之為詩
之奏可也夫有不得以自苟故不得不和焉而又不
可書讀

止論

重

君子坦蕩

君子小人之分非獨善惡之際也善惡之著於心而
有好惡之說猶曰名言之也善惡之著於世而有禍
福之加猶曰物極之也至善之曰此為心之坦蕩
也則固已所自享者矣而誰不樂得之又語之曰此
為心之長戚者也則固已所自病者矣而誰不樂
去之而抑知得以享此者固君子耳不得以去此者

則言言民
性易轉機
執全在上
之人

固小人乎甚矣君子小人之所造遠以自食其報也

君子篤於親節

夫移風易俗類非俗吏之所能君子曰道在我而已
于是欲民之興於仁也即不可先示以不仁之為吾
篤吾親焉耳一體之所分九族之所合或與之體其
意焉或與之慮其全焉而總歸之于篤其民也而獨
無是心也乎哉仁親之事自其天性固然故雖殘忍
之民未嘗不自愛其類而有以動之固存以知其不
能止也欲民之不侮也即不可先示之以不侮之為
如書讀

上論

孟

吾故舊不遺焉耳彼時之爾若先世之所勸或為之
錄其功焉或為之掩其過焉而總歸之于不遺夫民
也而獨無是心也乎哉厚故之事亦其天性固然故
雖刻薄之民未嘗不自念其先而有以引之固存以
知其不能忘也

孟敬子章

夫天下之最愚者在乎自恃其權而惟吾之所得焉
釋然于脩檢之途而紛然于纖小之務此其間誠無
能禁之者吾恐物有以遷其所至也天下之最愚者

又在于自率其性而惟吾之所欲為不樂規矩乎聖賢之體而好經營乎細人之為此其間誠有所安之者吾恐天下有以測其所偏也是故君子寧于自命之難也一容貌物來求我之所動矣斯必遠暴慢而後可焉君子不失體於人一顏色物來求我之斯正矣斯必近信而後可焉君子不失色于一辭氣物來求我之所出矣斯必遠鄙倍而後可焉君子不失口于人君子能是三者則大體得矣有司之事雖一無能無意也君子不能是三者則大體失矣有司之

四書讀

上論

卷

事雖一一能之無益也夫君子之皆人也務盡其誠而以己之所治者推而予之君子之自修也觀乎其大而己之所習者矯而歸之故君子審乎自命之難也

此修己端為政之原也操存在未動未正未出之先省察在方動方正方出之際好處在三斯字其本領工夫全在言外

狂而不直節

造化之生物也唯所予之物不辭其極少而正

有是病而無是德夫却本來面目故深疾其出于常情之外也

相償焉造化之生物也唯所守之而物不加者太狹之際得自名焉夫古無矯揉之狂而今乃有之其矯揉雖不狂若不若也古無猥薄之伺而今乃有之其猥薄雖不伺若不若也古無狙詐之慳慳而今乃有之其狙詐雖不慳慳若不若也物貴得於其天則雖偏物也天下亦無相勝之處物宜安于其分則雖病質也天下亦多自恕之辭而乃狂而不直如此也伺而不愿如此也慳而不信如此也造化不仁與不自賊之與蓋至吾不知之而夫人亦可以自返矣

四書讀

上論

卷

禹吾無間然美節

帝道莫著於堯而王事莫尊於禹吾歷稽之若禹者其無間然矣乎承文明已開之會而值平成已泰之時雖於飲食衣服宮室之間用自養焉亦盡飾之道也而禹不然也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美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矣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矣天之生人也不偶命之以為天下者其人事為天下者也自夕之所圖維唯神與人而一身有所不計於此見造化之權焉人之受質也不移其始之為天下者其

卒以為天下者也。生平之所誠然，唯勤與靜。靜平有所不更於此，見性情之理焉。甚矣禹之無可議也。為三王首開四百餘年，豈偶然也哉。

禹當帝終王始之會，不無可議。夫子從帝王升降處，想其精神合之一原，即此三者觀之，可見後其身以先天下，約其身以裕天下。王道之純，此其大端矣。非專於三事中見其無間也。

大哉孔子章

夫子之道一以貫之者也。博者道器之迹，亦世事之

四書讀

上論

毛

名不足以明其所得也。無所成名，則博學矣。以此為大而稱之，又何怪乎聖學之難名也哉。黨人志在矜聖人之博也。夫子若託於不敢當，而因以自謝之辭，蓋正言之。嫌為自進也。姑與之為辭焉，而其意亦自見耳。弟子志將惑於聖人之博也。夫子若託於不其類，而因以自反之辭，蓋質言之。無以起問也。姑昵之愈下焉，而其情已大白矣。故於射御之間，權而居焉，此得意而為言也。

黨人美夫子之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不知無所

成名止，所以為大夫子承之以謙，但舉一藝自居，以見道之無乎不在也。

譬如為山節

天下之事，分于志而已矣。志苟自怠，度其必有所止也。志苟自奮，知其必有所進也。夫志當得，上達諸天，而旁該諸人也。哉，甚矣為山之譬之足以相警也。

此章雖未明言為學，然明下而學意當補本文之上

四書讀

上論

毛

四書讀

臨川陳大士先生著 後學仁和黃 遜春渠重訂

受業錢塘身校芳溪書校

先進於禮樂節

夫禮樂與世推移以國初視唐虞夏商而先進後進分矣以今日視文武成康而先進後進又分矣樂其盛於唐虞之世而禮莫倫于昭代之初然禮樂統于監三代者求焉適日降而退人目升而進其先焉後

四書讀

下論

一

焉稱進固也彼野人君子之論不足以定聖心之從違何也禮樂之文至昭代焉止矣天地之精粹於此萃矣文明以說見明脩之章奈何求勝之乎禮樂之文亦至昭代焉止矣人物之倫則于此究焉文明以止見中正之通奈何竟弊之乎此夫子所以決意從先進也

此夫子據時論而述其意有折衷禮樂主持一世之深心用禮樂不第指得位行道從先進從文武成康之舊也論進字有特見

此夫子深喜顏子之善於問句合看方盡形容

回也非助我節

與之淺言倫與理在焉已明著生人之則二三子以為夫子有隱也回深信乎夫子之言日用飲食中庸而已爾與之深言性與道在焉已微証先天之藏二三子以為夫子難聞也回深信乎夫子之言原始要終神明而已爾無所不言即夫子終日之發而未發之體嘗存回無所不說即回終日之不違而如愚之天自合夫回不助夫子其為助也多矣

孝哉閔子騫節

四書讀

下論

二

以曾子大非比閔子千古史評

聖門之為孝者多言曾子願夫子獨推閔子者何也曾子之遇既已父自狂豪母自聖善曾子之事又不難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舍此二者而處之善其惟閔子乎孝哉閔子騫其所遇難與舜等焉爾孝哉閔子騫其竟順親亦與舜等焉爾蓋移他人而居閔子之地移他人之身而當閔子之親非順父而出母即順母而殺身順父而出母小弁所以致譏也而閔子且乞留其母焉順母而殺生申生所以不免也而閔子且卒化其母焉夫閔子之最難處者無如母矣母稱

南谷三復節

此以治詩得治心之箴從南容身上看出語有根

下論

三

據

柴也愚章

夫聖門自顏冉而下無有不愛氣質之害者矣聖門
自造就以來無有不愛氣質之利者矣愚嘗辟咤豈
非天也哉然而幸其非人之為之也愚嘗辟咤豈非
古疾也哉然而幸其非今之為之也試以柴言之殆
愚乎即其三年之齒得諸堅忍之餘從此而推之柴
之為柴已大槩可知矣又以參言之殆魯乎即其一
貫之傳得于真積之後從此而驗之參之為參亦大

夫子語四子氣質之偏欲使之自斂矯其偏而歸

于中也愚以行執滯而少變通魯以知言遲鈍而少敏決辟以容言藻飾有餘而真實不足嗟無

中書

余論

血)

言貌粗率有餘而雍和不足愚魯之偏當由學問擴充出去辟嘒之偏當由學問矯持入來

同也其庶乎章

近道獨稱回而賜不能者何也天道不能使回獨
貧猶其不能不使回獨慧也是適然之數也人情不
能與回爭道猶其不能與回爭貧也是判然之心也
屢空而知回于此道輕矣屢空而不動而知回于此
中定矣樂天知命而不憂已見盡情之學聰明聖知
而能固更深達德之功斯非幾於道者乎賜於此有

顏淵問仁章

君子成人節

夫美惡之品也一觀於其所成而美惡之成也一肖

於其質故獨為之耻君子與小人共之而寡和之愛
君子亦與小人共之

子貢問友節

夫交至于善道而盡心斯以至矣至於不可則止而
善道斯以至矣不自辱所以全其名不自辱所以觀
其後

朋友列於五倫說道毋自辱所以觀其後猶然也
告善道之苦心也語極微至

冉子退朝節

四書讀

下論

七

謂弟子而
其以政還
其以政還
急也

夫天下之政不患其窮之而患其忘之竊之猶秘不
敢露也忘之已公然矣夫于欲救之而不能而特于
冉子之退朝示其意焉夫政在朝不在家也明矣
政而當在朝不在家也抑又明矣胡然季氏忘之而
公然議于家也胡然冉有忘之而公然議于季氏之
家也恬而與之語晏而忘其出吁嗟乎使三家盡若
此使陪臣盡若此天下尚復有魯乎即魯尚復有政
乎夫于於此憂之深懼之甚於是若為朋知也者探
其所以出之由而抑其所以言政之語若曰子誤

此固人心
以驗政遠

近不可就
一邑言

議論開

耶渾之何警人若是自後止可言事因復言政點
季氏不必然之非矣魯君不必知魯老之臣不必聞
自哉其為事也上誤焉其失小子誤焉因公孫氏受
天下之獄其失大子幸為我言之而苟語諸人其所
聞於子與子之大夫非細也吁此夫子隱語也亦夫
子苦心也然于門弟子不為鳴鼓之攻而為隱語之
諷轉覺季氏非復人臣而冉有非復人弟矣哉矣

近者說節

夫近者必必致其悅者矣遠者來必有致其來者

四書讀

下論

八

夫太平微于有象偏觀至治之風王道本乎人情坐
見主術之美故政政致此觀止矣

和而不同節

君子和於君子亦且和于小人不獨不同于小人也
且不同于君子小人不獨同于小人也且能同于君
子不獨不同于君子亦且不自和于小人

鄉人皆好之節

夫古人之舉士以鄉謂鄉之人盡公乎吾以為就
好皆惡觀人不如此就分好分惡觀人就分好分惡觀

人不知就出好出惡之人觀人故借鑒于鄉先當借
鑒于後而後衡于物先當受程于夫善者好之已
定其則于同月之當不善惡之復亦其事于異意之
人以斯知其為君子無疑也

此論觀人之法非論人也于貢欲稽人於對惡之
同夫子則決人于好惡之類末二句合看

泰而不驕節

均一威儀也均一威儀之不後于卑也均一心神也
均一心神之不動手物也然君子知其必為恭矣小

四書讀

下論

九

人知其必為驕矣何也君子之御此也有純倫之學
乎故得謂子泰焉無惑也而小人無是也其何以處
得泰當自廣焉而為驕爾且君子之御此也有純
之心乎故僅止於泰焉無惑也而小人無是也其何
以禁為泰當自越焉而為驕爾甚哉君子小人之分
驕泰也固可望而知之也

剛毅木訥節

夫仁之遠也屈于物焉而已有惜身家保妻子之念
不得不察其情以時世而紉本念以要之其不可以

此言四者
近仁此兼
論而後近
也則就體
說就就用
說本就密
說說說就
言語說

此就德性
論論士
即外可以
知內俱宜
察看皆子
路所不足
也

語聖賢之學必此人也即此而觀然後知剛毅者之
可以近仁也彼其人不干以私不可乘其間無如
此性可知矣尚有免焉於世如人受靡之所為也哉
仁之遠也遠於物焉而已有悅紛華耽聲色之亦不
得不逐乎欲以相嗜而入其途以嘗之其不可以列
禮義之門必此人也即此而觀然後知木訥者之可
以近仁也彼其人不綱於揖讓不綱於言語外如此
中可知矣尚有超然于世如世人浮動之所為也哉
子路問曰何如節

四書讀

下論

十

夫士不必視其性也觀其情而思過半矣其人而切
切惻惻也者其人必真實者也其人而怡怡也者其
人必和平者也其大而切切惻惻怡怡也者其人必
參合而施者也其人而朋友切切惻惻兄弟怡怡也
者其人必傾儲而出者也如此乎其不偏也殆博而
博之者矣如此乎其不混也殆時而措之者矣非若
曷致此乎而不足為主乎

有德者節

大言與勇天下之人之所樂得者也於是乎強而取

此言人可
以內而必
其生達以
外高仁其
中必安修
身自足則
古無觀人
者如所尚
乃有是
德則無害
亦言無勇
非勇也則
不必是活

下論

士

之然政不必強而取也修其本而末自應言爾德與
仁亦天下之人之所樂得者也於是乎詭而冒之然
政不必詭而冒也沿其流而源自別焉爾故夫朝廷
有大議盈廷之人終日諍之而不得而有一人焉徐
徐然出而以一言定之天下自是服其省超于天下
之識乃究其所以能當此者又平日之不樂以言自
見者也非有言之人而有德之人也然至欲以言必
德則又不可何也言者外之可託者也其言即此有
德不殊然終不能必于其心是故觀人者第當取必
四書讀 下論 士
于德之一途而姑置其言斯德與言兩得之朝廷有
大事舉朝之人畏難避之而不敢前而有一人焉凜
凜然出而以身當之天下自是服其有益于天下
之氣乃究其所以能當此者又平日之不樂以勇自
見者也非有勇之人而有德之人也然至欲以勇必
仁則又不可何也勇者力之可矯者也其勇即與仁
者不殊然亦不能必于其心是故觀人者第當取必
于仁之一途而姑置其勇斯仁與勇兩得之由是觀
之德與仁其為權也重矣學者不必從言勇中偏注

防之宜也
小人必無
偶得則反
之宜也

其意但問其能德乎能仁乎否致其功焉可矣
君子而不仁節

夫小人託于仁也非其託於仁也託於君子而已矣
吾欲絕小人之託第當嚴君子之途蓋論一偏之仁
君子固往往而有而小人還平旦之幾希亦庶幾焉
論全體之仁君子未數然也而小人存十千于千
百尚有幸焉彼見夫君子一念之不仁無妨于仁因
而附之吾直斷之曰此政君子有妨于仁者也而小
人之謀紉矣彼見夫君子萬念之仁亦間有一念之

不
論

主

不仁因而絕之吾直解之曰此僅君子不得恃爲全體於仁者也而小人之策察矣蓋專君子之不足不使小人得而步誣之不得不甚其辭以抑君子而絕其挾援之端尊仁道之一途不使小人得而竊附之不得不高其事以推仁而杜其希冀之念所謂嚴君子以絕小人者歟

于路問成人章

禮樂者人道之至文也人之性情各受五方之氣而一游于禮樂之途高土之民衍土之民與邠魯大學

之士彬彬如網故知廉勇藝俱可陶冶鑄也人之技
能不結一途之迹而一取于禮樂之歸或用其全或
用其偏與天縱多能之體渾渾如爾故知廉勇藝皆
可神而明也以斯知禮樂之道尊也雖然非所繫于
今之成人也今之成人政不必脩其才也俟其才脩
而後成人幾無成人矣今之成人政不必深其養也
俟其養深而後成人尤無成人矣觀品者先觀世之
所必收炳者先觀世之所需故見得思義見危授命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足以當成人之選於以知世

四書讀

下論

士

變為已極矣

若字貫四句只借作知廉勇藝名目不重四子以
智廉勇藝未必得中故文之以禮樂全在心上涵
養陶鑄禮樂不在四者外文不在禮樂外也

晉文公節

夫帝降而王王降而伯君子以世變為已極矣顧不
虞伯之中又有降焉其齊桓晉文之謂乎晉文公在
外已十九年矣一旦得國不勝英雄武畧之志其所
謂與勇化趙衰諸人謀者無非陽施陰數之圖事捷

以論禮文
行事不
和文公
論世則
皆不正也

而功多而過亦隨之至今令人思晉文何其大類後
人之儀範也讀而不正晉文之斷明矣齊桓公登營
已歷一年矣有意圖伯不勝需時待事之為其所為
與管仲既朋諸人謀者大抵老成持重之法念深而
禮讓而容亦許焉至今令人思齊桓何其猶有近古
之風聲也止而不滿而齊桓之斷明矣向使晉文之
先已有晉文則夫子早受請降之奸向使齊桓之後
復有齊桓則楚人當長負茅之責吁嗟手有降伯有
降乎可慨哉

四書讀

下論

士

管仲非仁章

夫子糾之齊非在長君之班也而忽與仲之於糾非
有委贊之義也子糾之爭非矣名怨之死過矣故仲
得以從義為辭仲亦得以立功自贖雖然仲相其君
端冕以臨諸侯天下皆論乎桓公之志仲相其君控
大邦而扶小國天下皆沐乎仁者之功顧猶不足以
釋仲而責其死不已又責其相乎然仲不死子糾之
難政以其相也政以其相之功也使不相即不如死
矣使相而無大功于天下即不如死矣其餘感震乎

殊俗遺教被乎來茲即奈何責其相乎故夫賢者誠重其死解憂賤人感慨而自殺非能勇也其計蓋無復其仲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功名之不立則政賴其父相足以自謝也哉

公叔文子之臣章

此天子評論人物而稱其忠也
故其文仲取功爵之制而不及薦賢之事嗟嗟大臣之事而就有其于薦賢者乎即今其不能盡收則豈

四書讀

下論

五

極得開幽微旨

以班制見遺耳且公叔薦賢有異焉如之何而遺之夫子既推其所大而又拾其所遺於是即舉僕一事遂躍然曰可以為文矣更安論其他哉蓋欲揭公叔薦賢之事為後世大臣風焉

陳恒弑其君章

引如其不
夫陳恒之弑君也告老之臣汲汲焉即君可知矣告老之臣汲汲焉即三家可知矣然而夫子也正不必誅亂臣賊子之身第欲誅亂臣賊子之心是故明知魯君之弱之不敢從吾告而正惟其弱焉不敢從

吾告也夫子所以愈告也賊之當討一告正欲凡為人君者皆知賊也亦明知三家之強之不肯從吾告而改鳴其強焉不肯從吾告也夫子所以愈告也賊之當討與君命之當從一告焉欲凡為人臣者皆明此義也呼此舉也夫子固不以甲兵討人而以口舌討人哉

不逆詐節

先覺在人
大逆詐先天下之詐而逆之也億不信先天下之不信而億之也其已有詐天下之心矣其已自不信天

四書讀

下論

六

見明學問
到義理明
二意

下之心矣其逆億而中已不勝勞至於勞已以御天下之變此其於已亦不適矣孰若閉心自照使物來映其情也不更逸乎其逆億而中已不勝勞至於勞知以生性命之險此其於理亦大私矣孰若平心以待使物自皇其象也不更公平乎

驪不稱其力節

此即詩之
比驪君子
之德意
而能知其心驪之性所以超天駟之品也蓋上乘之

聖人樂天
知命故言
命以折之

力顧而循其德馬之技至矣馬誠有之士亦宜然相
士者顧獨必其才乎

公伯寮愬子路章

夫魯之用孔子權在季孫伯寮之言入而夫子之道
沮矣此景伯所為發憤於孔子之失職而欲於伯寮
甘心也雖然是未聞於天命之際也故夫行廢一聽
諸天而人為無權行廢不預於人而我為無憾道之
不行而廢也有使之者矣寮之不薦而愬也有主之
者矣尤人無當怨天不祥

四書讀

下論

七

高宗諒陰章

嗣君委君
道以伸子
道百官蓋
臣道以成
相道此古
人處傳之
權也

夫喪禮之廢久矣後世人主有以日易月之說而不
知古未有是也三年之喪諒陰之制觀之高宗而然
觀之高宗以外之諸君而亦然太甲居桐之後成王
復辟之先往往而是即奈何其短之武王木主雖墨
服而臨戎然記者之謬康王蟻裳雖吉服以宣命亦
太保之疎則以日易月何為哉

上好禮節

好禮有以致其恭夫固有所樂焉好禮又有以明其

義創而
確

此見聖人
之過雖躬
而道自不
窮

此見學貴
反躬問上
貞德博哉
問以發之

分夫固有所安焉故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此欲人主以身作則之意禮主名分一邊說

原壤童子節

一叩脛而知形復相關一將命而知禮為我說其所
造於兩人豈渺小哉

衛靈公問陳章

問陳之舉衛靈之志荒矣殆不計乎削弱之國而思
逞之首也夫抗衝於鉏豆之間不猶愈於鋒鏑乎問
陳之舉衛靈之心謫矣殆陰探乎黷忌之微而故激

四書讀

下論

六

多學而識之章

之者也夫素稱為習禮之儒豈復伍於王孫乎於是
乎去齊既有接浙之行去陳亦有絕糧之事而聖人
弗恤也曲意留衛豈聖人之心也哉

夫多學必有不能盡學者矣多學而識必有不能盡

識者矣然則夫子何居乎而當年不能究也夫子何

居乎而累世不能殫也得其一故能造博以自傳得

其一故能入博以無訛一以貫之而天下之故齊矣

學識云乎

善會朱注
以古言

有論古之
識

此重知人
之明在立
教上說為
是

子張問行章

夫欲行於天下也以知術之節行之不得也以道德之高行之亦不得也人情不甚相遠大要欲其實踐已爾大要欲其平易已爾書紳之意庶幾參前倚衡之見也哉

直哉史魚章

夫史魚之諫也為伯玉也君子歲身遠逝此何等時也吾敢愛吾身乎伯玉之去也為史魚也諫官折檻伏蒲此何等時也吾敢愛吾位乎尸諫忠有餘也史

四書讀

下論

九

魚之死也賢其生也辟難權不足也伯玉之去也賢其死也

可與言節

夫同調之人行天壤間未數數然矣而不意其遇聞聲而相思日進前而不御也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也此惟無知人之明也同調之人行天壤間未數數然矣而不意其知者決策於過人賢者程能於不肖也夫不可與言而與之言也此惟無知人之明也若知者於此必能酌於賢愚之際又能權於緩急之間誠失

讀先生此
文想見生
平自命之
概

人失言之足以招尤於先又識失人失言之足以致禍於後是故知智之於人急也

志士仁人節

夫志士仁人之為世也至矣古帝古王所共維持之宇宙古聖古賢所共植立之綱常奈何當吾之身而愛一死以敗之令國家不同君父不尊乎死者人所不免特事也速即不死於刀鋸而死於疾病豈非不達數之甚也哉我死而世不喪今固甘之矣志士仁人之愛身也又至矣生平師友所共期望之功業生

四書讀

下論

十

平龍錯所共謹惜之微名奈何當難之際而避一死以棄之令史氏書我萬世笑我乎一生之大事以死而明當含笑入地耶不死於忠義而或死於汚辱豈非不知命之賊也哉身死而名益彰我固樂之矣

子貢問為仁節

夫大夫之賢與士之仁固為仁之利器也草茅之人不知朝廷之際名爵之問焉謂名公巨卿或偶然致此乎此然居此位耶及居是邦觀於賢大夫而後

大夫曰賢
已見於行
事者也士
曰仁方見
於心為若
也為一貴
有所資

在事友真
心上

儒生之識量自淺而大夫之識量自深州里之士不知天壤之大名流之勝安謂崇工哲匠或虛名之所附與意氣之所伸耳及居是邦而觀於士之仁而後過然自廢也道德性命一見一聞應自別然後知一鄉之善士自隘而天下之善士日廣然則我而事之也而嚴憚生矣我而友之也而切磋起矣斯非為仁之利器也哉

顏淵問為邦章

夫為邦有三大法焉有大戒焉得其大法而玉事盡美

四書讀

下論

主

章為天德
此章為王
道有斯學
春秋從周之文既拘而多畏即緣救時之論以少損周之文以致用乎夏之忠亦隘而未脩皇皇四代固不任的而歲之乎夫政先成於民而求治端於天時可以必夏也為非為舜為禹各正其月至夏愈有明據之文終古終歲終日各為十二至寅始為人事之起而乘殷賡何也格之數一故其為物行地無疆體下而力勞先王制禮有勿敢過焉於是乎受之以節而卒成其尊斯其善用節乎而服周冕何也冕之數

人主擔當
世道言說
遠慮在道
理上說近
發方指事
說遠所以
時言不以
地言

此深識其
微實非力

不一顧其為物象天以制質微而服進先王制禮有不敢不及焉於是乎受之以貴而卒當其分斯其善

用文乎雖然世之所積而禮成和之所盛而樂生故微禮必於三王之隆而稽樂必於唐虞之際禮近乎地樂近乎天其事重不得不遲之於後至禮近乎玉至樂近乎帝其道尊不得不遜之於先故歸其用於韶之舞已焉至於放鄭聲遠佞人而玉道純矣有進取之志而法其大法焉有慮患之思而戒其大戒焉即氣運不及盛虞乃三代之治豈多遜哉吁聖人為四書讀
下論
主

人無遠慮節

夫無遠慮者弊至數傳之後而實開創之際已弊其端無遠慮者禍在子孫之世而實祖宗之朝已遺其事必有者斷辭也不驗者有矣然終不可謂今日不慮之時非今日可憂之時禍雖在遠憂乃在近吁人何不遠慮哉

臧文仲節

夫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君子直斷其病何也下

証其病位也

此於涉世中論道理非為遠怨而為之然必至遠怨乃為自修之至

此為妄行若戒

惠直者也。同立焉。必不容竊。故文仲懼之。嗟嗟。文仲不以賢熟聞。竟以不容下惠。獲此詬厲。後世為大臣者。亦可以少鑒矣。

躬自厚節

夫怨毒之於人。甚矣。然召怨不必造怨。夫人事事不可厚已。而惟責已。不可不厚。厚責已。人必大服。其公夫人。事事不可薄人。而惟責人。不可不薄。薄責人。人必共推其恕。人與我相提而較也。理責得其平。而君子正不必平。以君子長者自處。而以眾人望人。人於

四書讀

下論

主

我過督無已也。情可以自安。而君子政不自安。以有缺失者待已。而以無不可感化者待天下。世途相觸之端。不起於世。而起於我。我誠以克己之意。移置其間。然後可以見人心尚在。適遠世道之平。人情相逼之處。亦不當咎乎。世而第咎乎。我誠有聖賢之思。均分其願。然後可以見宇宙甚寬。自獲居身之利。怨之遠也。理有固然。又何怪焉。

不曰如之何節

夫人無自解盡之心。則其心已相。夫人無自逼迫之

心。則其心已安。蓋天下不患有無。何如何之事。天下第患有無。可如何之心。至於賢知束手而旁觀。而後知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之自計疎也。

君子疾沒世節

夫生前之名利也。而後世則公矣。生前之名。而後沒世則實矣。功德不傳於身後。姓氏不掛於人間。尚不足疾乎。於是乎汲汲思所以致之者矣。

此表君子激發之心。以做人及時自勉。非疾其無名。正疾其無實也。

四書讀

下論

主

君子矜而不爭節

夫不矜則隣於黨。而矜又爭之門也。不群則隣於爭。而羣又黨之路也。君子不然。矜矣而未始爭也。吾自立吾氣節耳。群矣而未始黨也。吾自據吾度量耳。爭化而後為君子之矜。有矜以為羣。而後可以不黨。黨化而後為君子之群。有群以為矜。而後可以不爭。矜君子固世道所賴也。

不以言舉人節

失以言舉人。人或不如其言。究且因人之故而併追

此言字皆在句一邊

此於君子之持已處。衆見涵養之純。須合二句看。

看上句橫
於用入下
句爲終曉
言

有此快論

書理用反
筆醒出

每於恭看
愛快題之

咎其言則言結君子不以言累人而言之利始全以
人廢言言或不如其人究且因人之故而併全棄其
言則言亦紕君子不以人累言而言之途始闊故也
為此皆以言詰也

過而不改節

夫一書遂足棄人將往邇千古自堯舜而外若湯武
之聖猶不免於反身之功一書遂足棄人將近索若
徒難德行之科若斯氏之子猶未辭乎不遠之復故
知過而能改聖賢之所不棄也

四書讀

下論

孟

當仁不讓於師節

夫天下事可讓仁不可讓微言之神明心術之開
一讓而千古之脉遂絕顯言之忠臣孝子之第一讓
而五常之任俱廢故讓不可為當仁訓也

君子貞而不諒節

夫人皆謂君子不諒惡平執然諒有異焉善用諒者
善用貞者也擇而守之固不至為取必之小人中而
守之又豈致為自經之匹婦吾人至於貞焉足矣奈
何求勝君子乎

辭兼明道
之辭經世
之辭

請此可悟
作長題之
法

辭達而已章

辭達吾之意即止矣辭達作者之意即止矣古之君
子不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故天下以為賢不樂有
言不得已而言出故天下以為口實呼此可為知者
道而已

季氏將伐顓臾章

夫顓臾負三不可伐而季氏貪於富強藉口於子孫
之謀與冉有諸臣謀稱兵也噫此其於計左矣夫
謀國者明其分而守之君臣輯睦上下安如四隣無
四書讀

下論

孟

境內之虞國家無一旦猝然不可測之患則不必勤
兵於遠不服僅脩文誥已耳既服僅事撫安已耳其
處已約故留心境內不貪高世之功名其見事明故
抑遠奇謀不聞後來之患蓋蓋遠人之服叛與我內
治無增損也而季氏汲汲此也求脩其外而禍乃在
內噫豈盡備季氏之過也哉

君子有九思章

夫五事之中思主其九事之中思統其全其聰明
溫恭敬者若美德也一一思之庶幾有以自全焉其

以見引起
未見意重
下節

其為疑為忿為得三者惡德也一思之庶幾有以自克焉爾

此君子之心學也思不是空想作為即在其中

見善如不及章

夫天之生君子也非獨令其自善而已即人之自負也亦非獨令其自善而已由斯以談見善如不及其人誠于好善可知見不善如探湯其人誠於惡惡可知其人與其語符焉豈非一快倒不若有志於天下者之所為也吾獨有意乎其而今已邈然不可及

四書讀

下論

主

矣何也彼其人之隱居非若他人之隱居也殆有與焉西方利病當途者之所思維而顧默識其事四方職業貧賤者之所經營而獨高尚其風此其心何常一日忘天下之蒼生乎彼其人之行義非若他人之行義也殆有異焉達其身者其所及已私而彼不屑乎鄙夫之策固移而用之於公達其才者其所及必粗而彼不屑乎英雄之圖又移而御之以正其心何常一日忘生平之幼學乎所謂有志于天下者之所為視誠於好惡有分矣而乃獨闕其人於此乎

似此世列
止於人
取知擇

益者三友即

五倫之中有朋友而無師弟友之至者此師等也然人必自明而後能知人必知人而後能取友學乎朋友則義矣夫人之取友也誰不其益而益者三焉夫人之取友也誰不其損而損者三焉所謂三益友者何也則直諒多聞其人也三益先其重而後均不可無耳立已而無矯曲與物而無阿回父要而不忘平生之言居今而能道上古之事其為友知此友之能無益乎夾而持之其益小漸而化之其益大是故

四書讀

下論

主

與此三人友者不盡君子勢不能不為君子則是人何可一日不友也哉所謂三損者何也則使辟善非便佞其人也三損先其輕而要均不可有耳窮太過物而失其居損讓則從而非其事入而賊人甘之而無非刺之覺言而成理按之而非志義之深其為友如此友之能無損乎不能有其持其損小不能有其漸化其損大與此三人友者不盡小人勢不得不為小人則是人又何可一日與之友哉天下得益之人少而得損之人多是以君子致慎焉交遊之難也

於能言
本原

此夫子正
名以維風
化之意

陳亢問於伯魚章

大學詩何以能言也其取材也博而御氣也平言之
與與言之本積此矣學禮何以能立也其辨防也嚴
而約體也嚴倫之立與身之立積此矣雖然此固夫
子雅也豈獨過庭而亢迄不聞也至觀遠子之語
謂聖人為避嫌戒亢真過人哉

那君之妻節

夫夫人所以配神明之統而理萬物之宜生民之始
王道之原皆在子此是故聖人務重已而自君稱
四書讀 下論 无

推而遠之為邦人之稱為異邦人之稱冠之以夫人
君夫人之號所以防其凌替而後並后匹嫡之禍不
生自夫人自稱遠而推之為播于異邦之稱卑之以
小童寡君之名所以遏其恣橫而後晨牝女戎之讟
可寢凡此者皆有所為重乎此不敢忽焉者也夫妻
者身之主也盛衰之致存亡之由可不慎哉

子張問仁節

夫仁在乎心而已矣然而心可匿也心之說可託也
故善言仁者反其常論之所存而絕乎物情之所託

此夫子示
以為仁之
實功於子
張以全副
精神行徹
底作用

理在天下
為道有得
于己為德
執德為行
一信道
屬知一邊

子張之于仁也不難于言而難於行不難於心之有
可託而難于行之不可掩故夫子從而質言之必能
行五者於天下而後乃許其為仁夫舉心而彼于事
謂之能行則不得不求之恭寬信敏惠之間與物而
物受之乃謂之能行則又不得不求之於不侮得眾
人任有功足使之間

執德不宏節

夫執德不宏者以為愈于不執之人不執之人不能
為有無苟能執焉庶幾免乎然而終未窺乎執之量
四書讀 下論 丰

也且此一執也知其一而昧其下則不宏者猶得為
獨行之士務乎小而棄乎大則不宏者遂不免為稼
穡之夫由此言之則執德不宏者不能為有無于世
也固已明矣夫信道不篤者以為愈于不信道之人
不信之人不能為有無苟能信焉庶幾免乎然而終
未全乎信之事也且此一信也不深於此而依違之
尚不失為羈縻之人不深於此而遷徙之遂不免為
畔決之子由此言之則信道不篤者不能為有無于
世也亦已明矣於道德中不能為有無可恥也于世

非意法
不外中
而承大子
氏重相
以相守皆
以故次
歷落純平

古文

界中不能為有無更可恥也。乃執德信道之人不免斯議。故君子非獨瘝瘝純小人也。亦疾乎不能純為君子者也。

堯曰咨爾舜章

堯舜顧於天下之大而不能私其子。湯武離于臣子之際而不能有其君。此以明天命可畏之執甚焉。是故天下大物也。以天下與人大事也。然而堯之所以命舜。舜之所以命禹。中之外無餘旨。禹而上下之語廣而成之一中之外無他傳焉。而前後之際會而

四書讀

下論

主

一之甚哉。中為古帝古王心法治法之要也。夫堯舜知不以天下易一宗也。故終身不見湯武之事。堯舜知不以一子輕天下也。故不得已為舜禹之讓。迨桀紂之世而困窮之禍亟矣。永終之言驗矣。故天棄桀紂之不中而與湯武之中。天武之成不如湯之詰也。以為無復哀矜自歎有求助於諸侯之詞。而要自大賚而外其需。帝臣與需仁人固其引萬方之過與引百姓之過同。況乎更事之始。收拾人心之舉。一代不變之圖。又固已彰彰如是也乎。而後知帝王之道同

其實也大哉三代之王其以寬信敏公統天下乎。而虐虐深遠矣。夫桀之惡不如紂。故其身不登大亂之數。湯之事自於武。故其後因無多方之擾。雖然其執中之學亦豈不如堯舜也哉。

四書讀

下論

主

四書讀上語

臨川陳大士先生著 後學仁和黃 遜春渠重訂

受業錢塘夏枝芳汝荷校讎

孟子見梁惠王

人主之勢託于天下自庶人而上轉而屬之以奉一尊此非區區之權所能與與分之所能維聖人于此有微權焉夫世主之事仁義不可參以利參以利則其心已偽然世主之事仁義不可不語以仁義之利

四書讀

上孟

反復指陳利害無非由引于仁義也孟子一身學問經濟于此見之

不語以仁義之利則其心將怠惰而不舉故夫仁義者人主借以利天下之具也而亦人主借以利一身之具也善利天下與善利一身者視天下之與爭而取與權于其際天下趨利如水之就下而不可止而人主挾其厚餌以自開其端此至危之道而失策之甚者也惟急急於仁義之所為子已以至美之名亦子天下以至美之名子天下以必有之利因于已以必有之利至觀我不遺天下而我早已受其不遺我不後天下而我早已受其不後則利與仁義之分尚

待再計決乎吁仁義者聖人執以持天下之微權者也

寡人之於國章

以節重泰不重教切重時弊以六言

救荒之策有急計有本計急計修救本計修政夫救之之策出于賑則可出于移未見其可以此沾沾是五十步百步相笑之說也則何如修本計之為可乎本計亦分緩急夫民已饑而我取其田疇而耕之取其子弟而教之豈不甚善然要不可以為王道之始何也民旦夕待斃而區畫井田動經數年之擾民夜

四書讀

上孟

十

食不給而勤救學校反厭五教之拘故夫道在國民之所有而樽節之蓋至養生送死之無憾而後井田為可經也而後庠序為可謹也于是王道終矣凡此所為本計焉王者之歲天不可得而凶王者之凶天不可得而殺焉為蓄積豫也今王不加意于此其民之饑也固宜乃猶然不能省已以給人出財以賑衆徒區區以民後粟于其間至無救於民之死而移其咎于歲之凶咎是豈所以多民之道也哉

文王之囿章

此後開闢
用華古訓

文王之為而制侈矣。此文王外傳以自玷以釋商紂之疑而內又不可奪民生之利於是規為七十里之廣或如後世包南山之阻而縱百姓採取其中則名雖君而與民同自存之澤藪無以異也若齊有侵于四十者乎他日寇從東方來將麋鹿觸殺之乎民之怨之固難責人心之不古也

見孟子於雪心章

君之樂非獨當公之賢即民亦欲得之欲得之而卒無以予之於是天不有非上之民夫民太上忘其次

四書讀

上孟

三

頌而下乃至乎非夫非誠不安下之分然吾獨以此而見民視上之極也我既以為君之民則下之妻孥兄弟在皆君所當憐恤之情我既以為君之民則上之宮觀園池種皆我所當幾幸之物故民之非可解而君之非斷不可解且與民同樂亦何負于王也合天下而成愛合天下而成王宇宙寬餘併而助我之愉拂物情推戴歸而省我之驅除以是知同樂之計未疎也故能與民同樂者不王亦伯不伯亦顯夫景公以晏子之言可得免流連荒亡之譏獲致

經義解題
一唱三歎
不肯息
無致也

峭刺似南
也亦記

興發補助之譽聲施不朽臣主俱榮豈非與民同樂之明效歟夫南之說人主之所難堪乃景公獨諒其忠而破之管絃今好君或有其人矣願王知之毋令景公專美也

鄒與魯問章

一日之戰而三十三人之死責之以何為而不親上何為而不死長雖誅之亦何辭然民未嘗無辭也有司之死何如老弱之併命三十三人之死何如幾千人之逃亡好還為天之道好復亦人之情今而後得

四書讀

上孟

四

反固快其當今而後得反猶恨其遲故夫民不可得而誅以其猶有辭也

齊人伐燕二章

且夫伐燕之後功未有高于此者也用五旬之師舉萬乘之國若振槁然夫燕天府之國得之況長城易水之固魚林胡樓煩之地南面而爭天下其於計誠便故勿取之說與取之說爭其數不勝也然孟子初不決策於取而引文王武王之事以視民情之所歸蓋孟子已早策齊王非伐燕之人而懷定安輯非其

破空而行
控縱無不
如意

所能孟子已逆知燕民有中變之事而候間踴躍非其所定故托於人心以決之而其意已了然特王貪不悟耳無何果取燕果殺父兄果繫人子果果致人宗廟果遷人重甍天下果借之以為名而動救燕之兵然而幸方在謀也夫天下雖忌齊雖忌齊之外又添一齊然齊誠行仁政天下之兵決不動蓋古有以地之大因民之心而取人國者文之後有一武世有以地之小因民之心而取人國者武之前有一湯使齊如湯不殺人父兄不繫人子弟不毀人宗廟

四書讀

上孟

五

不遷人重甍齊雖強齊雖藉地之彈諸侯之心得而忌諸侯之兵不得而動而齊不然是天下既已陰忌齊之實而齊又復陽借天下之名天下之兵之動者為是之故耳雖然實者天下之所不敢陽出者也而特出于名則止天下之兵者莫若伐其謀而奪其情而又不可後發以成天下之先夫後發則又借天下以其名而事將不可止此惟暗于兵者知之是孟子策齊之最善也

滕小國也三章

章法
離奇
過渡
處如
風掃
庫馬

夫滕不幸而介于二大國之間裂滕之地不足為富伴滕之民不足為強然而齊楚二大國沾沾此黑子也此滕所為日夜計之而未知所出者然而有一策焉以事齊楚之力轉而繕完我城池以事齊楚之心轉而拒我蒼赤以氣節激厲平眾而以忠義感率其民事之濟否總不可知然而事之可為者固止于是則已矣此守一計也然而去又一計也無何而齊人果築薛乃其意則在偏勝此其勢不得不議去蓋大王嘗用之而卒以王然而未可以也夫君子不與狄人爭尺寸之地而寧別創之以懾勇遠子孫會有基而可守以稍盡我為祖宗者開建之勢君子不與狄人爭旦夕之命而寧別創之以忠厚遺子孫後有善而可遵以微示我為祖宗者留傳之意如斯而已彼成功在天而何可預必也乎且即不去滕又何能他有所為也雖此策不應尚足為名此強為善之外所以無異圖乎夫滕始終困于大國而孟子始終進以太王太王自祖宗以來窺于戎狄之間故世有狄禍然太王歷以利厭其心而卒不免于土地之棄

四書讀

上孟

六

提挈數字
以成章見
先輩用意
用筆之古

何也夫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人謂我何于是太王杖策而去之邠人歸擁而從之卒未嘗不云國也非勝今日所當法者乎非勝與今日效死之事所併擇者乎蓋三叩馬而孟子之辭不易此亦見大賢應變之效矣

夫子當路章

夫取天下有大端焉時勢而已有可乘可恃之時勢猶然建功不深若管晏之為之也者雖足飽時人之所慕然不免為君子之所鄙何也二子在以齊伯以

四書讀

上孟

七

齊顯終非以齊王夫竭廢而僅足以伯顯與反手而遂足以王相去豈不遠哉然此又非所語于文王也文王宜王矣而卒不王所以然者六七之賢聖既足係天下之心而深天下之澤二三之元老又足挽將絕之運而收垂散之人時之難若此而況有二三分徒存虛號一民尺土皆奉上供執又未易崛起者取夫時勢之說即齊人而能言之願齊大非今日文王比也以幅員之廣復以民之安危勞逸參之則舉此至速之德乘此最易之時勢其事半功倍又何怪焉

即不易王得乎夫非德行遠過要亦時勢使然彼管晏者不足顧也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夫人之所以肆應咸宜者心而已矣然後可經於富貴貧賤事難之途納之至煩而不亂投之至大而不驚雖然不動心之道未易以言也人有生而不動心者矣此英雄之略而非聖賢之資人有強而不動心者矣此攝持之方而非中和之理蓋古人始仕之日在四十之時似有所因聖人不惑之時亦在四十之

四書讀

上孟

八

年或有所驗故不動心之道非數十年之養未易以言而告子顧捷取之其人非英雄者也其人乃攝制者也夫不動心天下之總名也乃究其實則北宮黝孟施舍之徒豈有幸哉而後不得不推尊乎曾子之道夫動北宮黝之心一力士足爾其所恃者微矣而孟施舍難此恃人與恃己之別也然以曾子循理之學觀之則孟施舍之守氣不如曾子之守約何者以理自持而已故北宮黝非曾子敵也即孟施舍亦非曾子敵也夫一貫之傳曾子蓋晚而得之不動心之

上章是問
功業此章
是問心學
偏於甚多
先生以時
古之華
無遺蘊

道曾子亦晚而得之此我不動心之原乎而告子之
學遠矣我嘗子之學出於養告子之學出於制夫言
與氣均出於心者也而皆能累乎心然有偶失之步
趨無偶失之議論故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尚可不得
於言勿求于心斷乎有所不可雖然不得於心勿
求於氣亦安見其甚可吾惡其分視氣也吾惡其專
視氣也志固氣之帥而氣亦體之充志固氣之帥擅
莫尊之谷而氣亦體之充居至親之地則志固當持
而氣亦何得暴乎觀于志氣交動之機而知言之不
可以不知也尤知氣之不可以不養也此氣也天地
浩然之氣也易知而實難養難養而亦難言善養者
以天地至剛至大之氣葆之一身直養而無害以塞
天地為侯以配道義為期雖然既成之氣固能取道
義而用未成之氣則實因道義而生其集義已乎善
集義者取養之別名也且善集義者亦循理之別名
也即集義則生平無愧怍之事而亦多忍耐之功故
曰氣之生也生於義也告子生平外義豈復有此集
也耶豈復有此生也耶既不集義何緣而不餒氣既

四書讀

上孟

九

不生氣何緣而不動心由此觀之養氣養也名之養
氣則養氣名之養心則養心矣隨其所注之意已
焉然集義而懼其害猶直養而懼其害之正之者害
之者也正之而不得遂從而置之則忘正之而不得
遂從而強之則助彼告子強制者也原無集義之念
又安出于正助之途夫忘助皆害也而助為甚忘
者再加鼓奮尚有生發之時助者已經摧殘下勝沮
喪之念故曰甚也夫我既善養吾浩然之氣而我又
復知言既知言之所由生又知言之所由轉既知言
之弊之所從始又知言之弊之所由終生于其心而
言肖之既曲肆其說以不鬱其一念之精神生于其
心成于其言而作用隨之又堅行其說以不詭其生
平之學術夫吾之知言若此能知異端之言之恨於
心即能知凡人之言之根于心知言以養心而志以
持集義以慎心而氣已養持志而帥以立養氣而帥
益強以當王伯奚動心之有然此持志養氣之說實
發源于孔子微見于曾子之言自子思以來相傳至
我特出其理而新之者也夫孔子具仁聖之資兼言

四書讀

上孟

十

講天時地利
和語
有報

語德行之總非門人諸子之所收望亦非古昔聖賢
之所能齊故三子具體而微而若夷若尹其同者
僅在德之盛心之正之間抑何寥寥千古也哉觀宰
我子貢有若之言而知堯舜非孔子弗傳禮樂非孔
子弗修麟鳳山海非孔子弗拔而出之則信乎孔子
之為至聖乎知言若氣之學終之以孔子達其哉

六時不如地利章

善戰在常操必勝之術而使天地之無權夫今之談
兵者修風角之占則在天時精交地散地之說則重

四書讀

上孟

士

地利至人和初未及之者夫甲子以之興亡九州是
不一姓天時地利惡足與人相同日語乎蓋至重兵
臨于堅城之下而險地棄為盜賊之資然後人和始
見重於天下而區區封疆兵革始不足益其多寡之
數而操其勝負之權吁大順之心大戰之策豈不在
得道哉

孟子將朝王章

夫人主欲立高世之功當有高世主之見而不宜於
倨見國士齊王之託疾召孟子也是上凌下之情也

筆力古勁
絕似左盲

微詞隱諷
所謂仁人
之言其利
溥哉

以今日之召而疾以明日之弔而愈孟子非人臣矣
然此可謂禮其君不可謂之不敬其君耳平日以堯
舜望王是為不敬其君者乎夫觀於三墳聖即奈何
以臣禮相絕也且吾未見人有為之君之召士也彼
其知天下之權之在士故往往爭天下之先而因以
就其功今天下非有受禪之望也兵而手自湯始兵
而伯自桓始然而大者阿衡小者仲父今之諸侯至
欲臣仲父與臣其勝於仲父者是以建功不深齊至
之召非高世主之見其不足遠續桓功宜矣

四書讀

上孟

士

孟子之平陸章

天下一齊也全齊一平陸也民之困頓甚矣孟子自
孽而心非之以為說一人蘇一方其利小說一人因
而及全齊其利大故之平陸而詰其大夫曰此失伍
之士也乃距心弗悟也曰此坐視牛羊之死而不返
命者也距心始爽然自失感然而若無以自容而遂
可借一夫以激主矣所謂說一人因而及全齊也一
人謂距心也他日之謂意在直攻齊王甚自切實竟
亦爽然自失感然而若無以自容也所謂說一人因

城遷之去
就由官孟
子之六就
由官引証
論漸其見
卓識

而及全齊因而及天下也一人又謂齊王也吁事雖
未行孟子為天下之意誠深哉

子之辭梁邱章

夫善為天下者在先明其職事然後可以責其能
子用魯而齊人歸歸田孟子用齊而齊人昭昭仲
即孟子未用齊而以為用齊何也此用齊也太師以
樂而去魯城遷以諫而去齊皆聖賢用世之效也夫
左一諫臣以責齊事文虛立一孟子以激諫臣則城
遷能以口舌爭能去就爭抓遷之言責盡而孟子

四書讀

上孟

志

之言責亦盡矣斯應之官守行而孟子之官守亦行
矣獨不宜明明以言責律孟子也使孟子而有言則
不必立諫官而使之言諫官言孟子不言斯亦兩
不失責守乎又不宜明明以官守律孟子也使孟子
而有守則不必立諫官而使之守諫官守孟子不守
斯亦兩不失責守乎吁此可精思而自得之齊人
見未及此矣

孟子為卿章

弔勝使孟子而孟子行何也孟子言守舊也齊臣

正思泉所
謂虎門文
字從題逐
字想出精
意來

敘語便成
銖案

題之上下
中邊層次
釐出

多矣何獨使孟子也重滕也又重孟子也孟子與王
驪落一爾使輔行何也重王驪也又或驪自諱也孟
子一拒驪于公行子之喪再拒驪於輔滕之時而孟
子之道於是乎不可行於王驪切齒之齊甚孟子之
道亦于是乎不可行於城倉聞風之魯然而道竟全
矣

沈同以其私問章

援神之名甚尊然自素舜以來歷百世而不可再征
誅之義甚大然自湯武而後更千祀而不可復故夫

四書讀

上孟

志

燕之罪既以無天子而相授受齊之罪又以非天吏
而輕征誅吁燕伐燕無一可也勤也乎哉
仕而不受祿章

王之可為湯武於畫猶思其事王之可為湯武而卒
不可為湯武于夢已見其端今日思之轉覺初識之
更精也而茲始念之耳今日思之轉覺初念之太過
也而茲似醒之耳故不必發志而遂不受祿此非古
者有法而可傳者也去者在志已尚未決也即受祿
庸何憊然獨不虞羈吾身乎去者在志人尚未知也

即受祿庸何譏然獨不虞詭吾心乎

民事不可緩章

夫國重民事信已周公作歌陳戒追原國家之始而繪民間之風蓋以訓成王焉以斯知恒產之當亟也夫恒產係以民仁樂不仁之歸而亦定人主仁與不仁之因是以賢君務急之用此以禮下亦用此以取民凡此者不適于富之途適于仁之途也三代制產之法具在擇其精而用之則助要焉而或疑格于昭代之制是又不然觀于滕而世祿尚在觀於詩而

四書讀

上孟

孟

助法昭然行此法不獨可以為養抑且可以為教人道所以常尊行此法不獨可以為師亦且可以為王天命所以詭受夫制度自井田始井田自經界始所以去暴君汚吏之弊而使侵盜無併不可得而施所以成分田制祿之規而使君子小人有所待而終至其間在野在國之權宜圭田餘夫之補劑而風俗緣之以陰厚名分緣之以蕪明誠得君臣酌而行之三代之治豈多遜乎哉

有為神農之言章

之役史而

異端之惑人也昨託甚遠則尊所治甚苦而若便

于天下便則易從然而實不然也其徒數十人已得數十詐行矣陳相悅而學之文得兩詐行矣其言曰賢者並耕而食穀餘而治此夫意欲亂滕而不利子孟子之說於是乎不可以無說夫耕且並而可託子當肆行之然而一衣一冠一釜一鐵一說詐子若不以為厲天下而與之勞而官中虛無事也則大人不必自為而後用之夫復何疑故明乎天下之通義而知勞心者不必勞力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焉而平

四書讀

上孟

孟

以利天下使天下受其仁之賜而不自知向使堯僅憂百畝而不思得舜舜又僅憂百畝而不思得禹皇陶益稷契諸臣則已不能為天下得賢臣以仁天下雖惠與忠之名且難之而巍巍蕩蕩之業益無與也信乎許行之學與堯舜反者也陳相之學與魯子反者也從而師之與周公反者也嗟嗟一市價耳許行直憤憤焉且不能知況治國乎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君子不肯枉尺直尋一見諸侯者何也非輕伯玉也

孟子一身
以直守
不見諸侯
乃正已以
正天下根
源橫經而
談自見本
色

正所以垂伯玉也。吾垂伯玉，不得不重其所以致之
之術。觀孔子贊虞人之言，奈何今守道者出守官者
之下沾沾以枉尺直尋言也。且以吾好義之正窮之
而吾之說伸，不若以人好利之情還窮之。而人之說
自伸，蓋枉者立乎不自主之地，故尺未效，不得不厚
繼以尋，直者懸乎不可必之數，故尋難求，不得不薄
取乎尺，理有固然，無怪者言利之弊。一至於此，亦
豈欲利之初心乎。且天下之守正者何多也，辱人賤
隸之間，虞人不繼于前，王良不辱于後，士君子於此

四書讀

上孟

七

彭更問曰章

天下之功，顧孰有大於士者乎。夫守一藝，皆足以得
食，況守道者乎。人之守道，或守于奇，而士獨尋正，朕
於家庭日用之際，人之守道，或守以意，而士獨示定
衡于躬行心得之餘，蓋宇宙之間，世喪道，道喪世絕，
不可知，吾計其大而己，退居寬閒之野，誨求其簡便

乃仁義皆
即人等出
弟守先待
後之人有
功其如士
則當食亦
莫如士

不見諸侯
乃是君子
所養自不
可也

後之人有以知古人致治之要，化民成俗之規，於一
時之亂矣。願乎哀邪之蹤，家各習其所能，人各私其
所見，總不可齊焉。存其正而亡，進與二三之子，紹明
其統，使後之人有以見三代為學之意，終已治人之
方於百家之說矣。愛乎此人也。此心也。此功也。此罪
也有不足于子所食乎。詰之所以食功，乃隨而食志
即遁而食志，卒不食無功之志，士有莫大之功，百計
欲沒其實，主有可食之理，百計欲奪其情，更之心吾
不知其何如也。

四書讀

上孟

六

不見諸侯章

諸侯不見士，無以成人主之失士，不堅不見諸侯之
節，無以遂士君子之高。夫士人有廉恥而後天下有
風俗，故古之賢君有與古之賢士交重之合其心以
治天下。此千木所以踰垣而避魏文，泄柳所以閉門
而拒魯繆也。斯其所以為士者過矣。斯其所以為
二君者亦過矣。然律以孔子見陽貨之事，遂不免于
已甚，然而寧為千木泄柳之所甚，不為曾子子路之
所譏也。蓋孔子之道大，故能權於所見君子之力小。

豈宜輕於所當然則學孔子者無如于木泄柳豈妄也哉

好辨章

自古以來天下未有無變者然皆有大人君子起而維之而天下卒以安相扶以至今日要皆不得已之心夫聖賢不欲有功不得已而功成故天下以為賢聖賢不欲有言不得已而言故天下賴其議則孰謂孟子好辨者乎蓋自鴻濛以迄於今為天下者常知天下也其間盡人事有為之故而成人道通變之

四書續

上孟

九

端帝之後復有帝焉王之後復有王焉不能常治而不亂故人事動不能常亂而不治故人事起其治亂相循之勢與治亂相救之人歷歷有可數者天變之起也其始在氣而無與于人其繼在人而併及于物故堯之亂在水紂之亂在人又在物堯無以致之故疏淪而自平紂有以致之故征誅而始定然而禹與周公之振變終不若孔子救變之奇也禹以八年周公以三年孔子以二百四十二年二聖以實事建宇宙之綱維孔子以空言扶天王之斧鉞斯已奇矣顧

此聖賢之好辨也
特世道之
意正人心
乃一草
好辨之旨

不虞楊墨之為禍更烈也亂臣誅矣至楊氏而復無君賊子誅矣至墨子而復無父其禍必至於人與人相食而後已蓋其人已生心非其道已成其事必窮則雖欲不懼焉得而不懼諸則雖欲不辨焉得而不辨者誠念三聖人已快之宇宙不宜獨缺于二氏併之時誠念三聖人已著之功名不宜獨缺于二氏爭衡之日而正人心以息邪說正人心以距跛行正人心以放淫辭三聖人不得獨斬于我而我不得獨殛于三聖人夫若此則其言當辨乎不當辨乎其辨其滋感與乎

四書續

上孟

年

四書讀下孟

臨川陳大士先生著 後學仁和黃 暹春霖重訂

受業錢塘夏校芳洛菴校雠

離婁之明章

心之所著謂之政政之所著謂之法夫政法先王稽以治天下之具即堯舜以來未之有改君臣動色相戒也蓋有法中主可以治天下無法堯舜不能以治一家曲藝不可以廢法況治天下者乎夫政而仁也

四書讀

下孟

孟子固當時諸侯于井田學校之類不遺古法故辨此論章內重仁政二字振發領襟縱自如大家之善下藏

則法而道矣此道也有之必可以澤天下必可以法後世無之必不可以澤天下必不可以法後世然後知徒善不足以為政與徒法不能以自行等焉則則欲免愆忘之過者舍遵先王之法何由焉且先王不能廢法與其法之善而可遵固昭昭如也竭心思而仁民之途轍已窮矣仁政之繼所以接其心之不足竭心思而仁民之經綸已悉矣仁政之繼所以繹其心之有餘于以見先王之法之善而可不遵乎遵焉則因矣因焉則智矣智焉則仁矣而奈何天下不知

四書讀

下孟

者之多也而奈何天下不仁者之多也夫舉朝臣工俱蒙蔑法之名則惡矣舉天下君子小人俱蒙犯科之名則惡矣舉朝臣工與天下君子小人共舉人國而覆之為天下後世所指名則惡矣然究其故由于上之無道揆致下之無法守而後有此也豈非播惡於衆乎夫上之人稍能自揆必知已之法決不能違過於先王又必知已之棄法決不能強繩乎臣下則奈何不自揆于此而令法守之壞先自上也夫既曰先王之法又曰先王之道則以政出于仁法即道也此真當遵而因焉固而守焉者也顧不亦自揆度而今法守之壞先自上則犯義犯刑以趨于亂又何怪焉則無理無學以逮于亡又何怪焉雖然此亦國無重臣之效也重臣力能回天而忠可悟主無怠緩悅從之意而有憂勤惕厲之恩彼其以嚴見憚立朝有剛直之風彼其以禮自居進退無尺寸之失言必先王動稱古昔不導君以易而特取難以責之此其待主甚尊不攻君之邪而特陳善以匡之此其用心更苦立無道揆之朝事無道揆之君救無道揆之事為

臣者不當如是耶。而奈何泄者之僅賊其君也。故吾侪以責臣也。

樂正子章

自古君子不與鄙夫游。言天下事不與鄙夫共。立天下功誠慮其終也。樂正子亦既學古矣。其于古今成敗非愚之能知之。不可謂不多矣。幾見有此小人相與而能自免者乎。古之君子間有閤于小人以名。殉之而不能自拔者。非盡其心之所樂為也。又非盡其初之所久昵也。立談之頃。嬉笑之間。或有失焉。後

四書讀

下孟

三

雖欲悔之而不可信。如樂正子之從子敖來。談子敖有所薦引。將就之乎。抑不就乎。就之則為權媚之私。人私之而不從。則賤不就。則為權媚之憎。人憎之而不已。亦賤然。則樂正子奈何為哺啜之故。至危其身也哉。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四章

幾希之言。子聖之所未發也。人心道心名目分矣。方隅立矣。不如渾以幾希之一言。幾希者。人物之所從分。而庶民君子之所由判也。舜得之無故而能晰倫

古今道統
聖曰曰承
合而章而
敘次之純
是古文章
法

物之精。舜得之不倚。而自神仁義之道斯。萬世之通統。附矣。統斷自舜而上而不及。堯者尊堯也。殊禹于舜而別序之者。尊舜也。篇末決禹于見知錄實。禹聖且王。非皋陶比也。故序之序之何尊也。自禹而湯。自湯而文。道統之所承也。武王亦未序。而此序之聖且王。周非武王。武王也。前此皆君也。未有及相者。及相。自周公始。尊周公也。周公則相矣。孔子則儒矣。三王之世。未有無于周公者也。百王之世。未有無于孔子者矣。且無孔子堯舜以來之道。庸其平

四書讀

下孟

四

即孔子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赫如也。又安在無主不主序。孔子且別序之者。尊孔子也。惡青酒好官言。執中而本原端矣。立賢無方而奇材出矣。視民如傷。其安民無時而釋也。望道而未之見。其求道無時而釋也。不泄過。無過見也。幾希之下。瞬息之間。有勝謹凜者矣。不忘遠。無遠見也。四海而遙。百世而久。有不勝圖維者矣。近有未合。故未合則有繼日之思。理無不合。故既合則有待旦之坐。夫周三聖精勤如此也。乃不數世而黍離之事見焉。君子以世變為已

極矣夫春秋何以作也曰以明王迹也以存王迹也
 周之盛時以畿內之詩雅王宮之詩及漢之詩著
 之二南以為風首以晏享之詩受釐陳戒之詩著之
 二雅以為正聲迨後天下之風俱變王朝與王畿憂
 說畏戰男女怨傷之詞亦類附之雅而變小雅大雅
 作矣然而不名詩亡者以其猶係之乎雅也迨周東
 遷政教號令不行于天下斯時周之為周亡之已極
 于是黍離而下降為王風降者天子自降之也蓋意
 不在此聊采之以附之風焉爾詩非能使周之亡詩
 四書讀 下孟 五
 正可駭焉之亡夫子都詩而論然乎明王之不作也
 于是因魯舊史自平王四十九年接乎隱公之元年
 而作春秋前乎不作為有所興焉至此已無望矣然
 非有取乎四十九年因隱公元年爾也未作之前依
 然各國之史而已既作而桓文之事始有復史官
 之文始有筆削大義炳若日星微詞與旨其義最為
 難曉凡此皆裁自聖心游夏不能贊一詞而各國之
 史廢矣然何以明王迹而存之其所託者社稷之後
 其所志而存者黃農虞夏之公是性命之文而明王

引禹後以
 形顯子以
 重顏子以
 自況也

之法也其後百年而得孟子焉老子小人之澤必五
 世而斬而孔子之道獨萬世不斬況在五世之中謂
 不可以私淑也乎而直統于焉尊矣

禹後當平世章

夫孔子救時者也則其心將曰人有意乎天下者吾
 有意乎其人矣其賢禹稷也固然無足怪胡為乎至
 此焉耳夫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而思于四
 載也顏子有是乎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而汲

四書讀 下孟 六

汲千百救也顏子有是乎則何以謂之同道何以謂
 之皆賢噫嘻此徒見未易地之顏子而未見可易地
 之顏子也請以闢可大均一開也均一杖也均一被
 髮纓冠之往也乃可于同室而不可于鄉鄰何也吾
 因是以知禹稷急天下之故矣吾因是以知顏子不
 急天下之故矣吾又因是以知顏子亦可轉為急天下
 之故矣禹稷可以佐帝顏子亦可以佐王蓋時不偶
 知命樂天豈非賢哉非賢哉

曾子居武城章

未以筆
脫印書
如神龍
尾

曾子善抗師道者也故每於人情急迫之中示之以
自暇亦母于人情仰望之際而自尊其意態首如若
安之以為固然因是而師道始明因是而師道始重
蓋越寇一端正可借以立教而尊嚴一節正可藉以
明報也不能曾子且以授子思已用其事於齊魯豈
有身反昧之者乎

舜往於田章

人之愁困未嘗不呼天也人之疾苦未嘗不呼父母
也舜不得於親而呼天與父母以恩之怨焉慕焉不

四書讀

下五

七

知者曰勞而怨也君子知之曰此孝子不忍即怨之
心乎人但知舜之父母求於子者太刻不知舜之
為子尤求於親者之太刻何也人之父母庸有不愛
其子者自常情寬以自處與寬以處親吾供職焉以
盡其心而親猶然不我愛焉則已矣而舜不然彼以
為親之愛子萬萬不可轉移之事而子之愛親之愛
萬萬自為缺憾之端其視親不太苛故盡職焉而
不敢怨也此心蓋經好色富貴之途而猶然是也屬
心賢家聯姻帝室享王食登寶位世謂為天下之大

感既淋漓
龍門之神
融盡是矣

辨駁明透

富人大貴人雍直以為天下之大窮人何者親不我
順故也真窮人之時親不以為我為子不得之禍固可
懼也如窮人之時親以我貴而子之矣然尚未化于

子不順之故亦可憂也此不敢自恕之心經于好色
富貴之途而猶是者也常人慕父母之心隨境而移
大孝慕父母之心終身不啻舜當好色之時年雖三
十而當富貴之時年已五十矣猶有窮人之象猶是
憂不順親之心則從此以往慕寧有已乎不可信其
終身乎大聖大孝之心豈常情忍然者所測哉

四書讀

下五

八

娶妻如之何章

夫舜得罪於父猶可言也舜得罪于弟不可言也父
不欲其子之有妻至以順天子之周旋猶可言也弟
不欲其兄之有妻至思薦天姬之枕席不可言也乃
舜于此過聽思君之言遂有子治之命初若不知其
殺者何也以為不知而非也以為偽喜而非也然則
其說何居夫使象之明有以知舜而猶然為此舜即
不遽除之亦必明教之以愛兄之義也必不縱象其
又使象之才足以死舜而仍然為此舜縱不愛其身

聖人心迹
曲曲傳出
非具此識
力不足論
古

亦不明陷之以殺兄之名也。亦必不繼矣。夫今觀衆之所為其明其才俱不足以有成。特其出野性暴之性。與其父母驕悍之情。無知而必欲殺兄。就以為此。其入易與也。於是存推焉以善。手和足骨肉之閒。迎其偽託之語。而予以可轉之速。蓋舜平日手象其亦受焉。象憂而舜死矣。舜非自憂其死。象之死。其兄也。喜焉。象喜而舜生矣。舜非自喜其生。喜象之生。其兄也。其平日之用心如此。特無可迎之機。使弟得有所轉。以善。手骨肉手足之閒。而幸有。陶

四書讀

下孟

九

思君之言。乃猶然數其往事。而誅其詐心。則象將就出焉。而其禍益甚。縱勝之其操已多。天下後世存分象之責。而舜亦不得為聖矣。舜聖人也。而為此乎。是故聽其思君之言。遂有子治之命。初若不知其殺已者。蓋不深責其愛子之心。特竟求其愛兄之過。此其權甚微。非聖人其孰能之。至若子產校人之論。可以喻舜之無偽。象未可喻舜之知象也。

成邱蒙章

盛德之士其忠于君必于人有加矣。而今乃曰君不

前辨無呂
君之禮重
非老舜攝
一句後辨
無臣父之
禮重以天
其高注題
如炬

得而臣。夫君恨不得賢。臣得賢。臣適足以為累。臣不得自賢。臣自賢亦以累已也。是君必有不肖之臣。而可以安其身。臣必不肖。而後有忠義大節也。有是理乎。盛德之士其孝于親必于人有加矣。而今乃曰父不得而子。夫父恨不得賢子。得賢子適足以自累。子不得自賢。子自賢而亦以累已也。是父必有不肖之子。而後可以繫其身。子必不肖。而後有天性純敦也。有是理乎。蓋至于詭造人子所以不安之狀。偽構理人所以不滿之詞。而野人之言真可恨也。齊語有云。

四書讀

下孟

十

怪者猶未若此其甚也。且臣堯之說何居乎。即書所言舜何緣南面而立。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堯老而舜攝之。說斷斷無疑也。若夫臣父之說尤與舜心相違。夫為天子不得謂舜藉是以忠。其君而為天子則可謂藉此以孝。其親是舜之不以天子之故。臣父尤甚於未嘗為天子之事。以臣父也。且吾恒怪人心之不明而好事者之妄也。不逆探古人之苦志。而以思親養親之為臣親。不細稽大聖人之深思。而以尊親養親之為臣父。噫嘻。是亦惑矣。庸知舜之親正藉

一氣奔故
若無敗壞
可身細被
帝本於此
健處一氣
不漏

四書讀

下孟

士

割烹章

夫任天下之重者必先自重其身於取予之際出處之間可以現其人之生平焉割烹之事與伊尹之人品大相懸絕矣夫伊尹當夏桀之時天下之未知朱墨皆其所遺懷宇宙之匹匹婦皆其所軫念此其視世亦重矣此其視身亦重矣混迹農氓之下遊神唐虞之上此其所樂者何適此志而期若何事其大小俱嚴也不出則已出必欲大有為于天下一時而器然再聘而器然三聘而始幡然則生平之自重蓋

四書讀

下孟

士

可知其任天下之重矣彼其堯舜君民而顧親見之也非一時意氣之許也必先知先覺之學自負知天意而不虛生以覺後知覺後覺之權自矜知天民未宜開善彼其心其欲濟一世于唐虞而後愉快也豈僅借家事哉夫非人強之又非人代之介匹夫而何以有此也計天下尊禮賢豪可與成事猶有湯耳為救民不得不伐夏為伐夏不得不就湯三聘幡然以出豈唯於取予之際出處之間能以自重而後有任天下之重之功事不苟功名不苟附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夫尹有正天下之事而不免於辱已之疑得無以近于君而又不去于君為不潔乎此迂儒之談也至今讀伊訓之篇伐夏救民其事彰彰嗟夫此豈窮鼎之夫所能辨也哉

百里奚

百里奚知人也其去秦以報虞仇也其食牛不恥小辱志將有所為矣人而秦伯夫彭衙王官之後紛紛焉孰為之義為之然其迹不遠善藏厥用五穀大夫之賢可勝道哉此意予未明也

孝弟高文
末句何著

古峭

不見諸侯章

士之不見諸侯何也為市井之臣為草莽之臣而非
為執贄之臣其德士也其分居然庶民而已其是故
可役而不可召蓋召可加于無聞之人不可加于多
聞之人召可加于不賢之人不可加於能賢之人師
而事之可友之即不可友之且不可召之愈不可夫
士之不置身于庶人之下也明矣太過之招不能強
一虞人不及之招豈能強士彼其以禮義自持而為
衆人所法即奈何聽人之召人亦奈何召之召之之
四書讀 下孟 古

魚我所欲也章

天下有舍貧賤而取富貴者天下之大賄也天下有
舍生存而取死亡者天下之大貪也貪者生所欲也
大貪者生於甚欲也人欲生而惡死吾不欲生而不
惡死此其間人以為非愚即狂而不知不然彼蓋取
甚焉者也吾反覆推之而知不欲生者所欲有其於
生者美不惡死者所惡有甚于死者美此心也皆有
之心也賢者因以長存衆人亦因以偶發觀于嗟爾

左論所罪
可意如
氣如海
朝如海

蹴爾之際蓋可知也而獨不能保其不喪于萬鍾也

夫萬鍾之視簞豆其數不勝也公卿之視行乞其數
不勝也富室之美妻妾之衆窮乏之得之視生死其
數不勝也乃向也不可已而猶已之今也可已而不
知已此其人非無本心也無本心又何以憐物物然
於嗟蹴之間也蓋理義之心不足以制人也人心急
迫之所發即為理義故行人乞人當羞惡所激之時
何暇顧理義然唯不暇而真心見焉暇則萬緒起矣
故理義之心非徒不勝生死併不勝富貴彼行乞乘
四書讀 下孟 古

其不暇者也受萬鍾乘其暇者也暇與不暇一心焉

此賢者事耳然後知解者為天下之大貪者也

名實章

孟子願學孔子而親受業於子思其志姑舍乎吏
伊尹而其賢高過乎公儀子柳百里奚乃其心又未
嘗不以名實為然然在三卿之中卒以名實未加于
上下而去察其由豈非君不用之故哉孟子以其明
之而見之意細矣顧引伯夷伊尹柳下惠不同之未
以自託于可解之辭若不喻其意而與見發難之音

既服其識
則服其臆

不相中則其故何也且是非真以孟子為賢也非真以孟子及公儀子柳子思用魯諸人之為賢也彼以為凡孟子平日議論稱引所共替為賢者卒空語無事實耳至百里奚賢人也獨孟子識之見未嘗不識之蓋至雜引煩稱要其歸于有功而後和見果以名實律人矣果不以賢許孟子矣夫孟子適其能隱其旨于夷惠三子之間蓋以甚見之疑決見之辨而況又以孔子自解乎引孔子之言與引三子之節未有擇焉者也孟子平日所攻辨者至為快意而今四書讀

四書讀

下孟

士

以一辨再辨卒無以絀見之口而其意亦少貶矣非也夫孟子之不得志於三卿也君之不用實為之夫不及公儀思柳之任而欲責百里之功雖孔子不能而孟子又不欲自見其意以顯君相之罪故低徊隱約以身受其不自此亦孔子微罪之家法也

五伯章

王降而伯伯降而為今之諸侯伯得罪于三王猶可言也今之諸侯得罪于五伯不可言也夫今之諸侯伊誰為之而大夫之罪於是為不可逃何也追維三

桐五霸諸侯大夫遇言其推用華古時

代盛王上無不巡狩之天子而下無不述職之諸侯勤之以巡狩而慶賞行律之以述職而軍政當當時豈有擅天子討罪之權如五伯者乎然而猶勝於今之諸侯者以能明天子之禁耳而今之諸侯於桓之五命猶如也然若歸罪于今之諸侯而歸罪于今之大夫此又何也噫嘻使今之諸侯隔朋相左仲父相右寧至是乎自大夫長君逢君而王靈益竭矣

古之君子章

四書讀

下孟

士

君子之行道也每委曲焉以真遂之通蓋自古而然故所就至而去三合之而成君子之仕夫如此而就不如此而決不就審如是則所就不亦少乎世不皆聖賢之君安能致君子之就哉故夫所就有三焉而後所就之途寬然猶不足以致君子之就於是乎有窮於天下後世而不得議我之難于得君如此即去不必不如此而後去審如是則所去不既多乎世不皆聖賢之君安得免君子之去哉故夫所去有三焉而後所去之情怨所去之情怨然猶不足以免君子

賢王賢士
註雖兩平
按何獨不
然一轉自
應側入士
矣

此德心術
上辨五伯
三之守皆
持道言通
不外仁義
也

之去於是乎有辭於天下後世而不得病我之惑于
棄去蓋古人之仕如此

古之賢王章

勢位之君起于末世者也而古不然古之時道德之
隆也甚矣君與士交相於勢位之外則君已失其
所恃而士已失其所歸君與士交相重於道德之中
則君已不得有所平而士已不得有所依倚君
不得士不成其為賢而士不得君安往而不得為士
也夫不得而臣甚矣不得而見又甚矣然士自重其

四書讀

下孟

七

適以承人主之需所以為士也士自貴其身以成人
主之大亦所以為君也

堯舜性之也章

帝降而王王降而伯其自性而之身自身而之假理
有固然然言有慨于伯者之即假也吾又竊有慨于
伯者之即真也帝之道遠五伯不假也而獨假諸王
兵車之會儼然征伐之風性之說尊五伯不假也而
獨假諸身執言之功宛然仁義之旨蓋至于久假不
歸而五伯猶可嘉也然至於久假不歸而五伯深可

勢位之於
桐者亦得
諒陰之禮
而行之非
直放之也

言君子用
恩不說所
施則輕重
未得其序

恨也孟子於此平其詞無大誅貶之文且數之於帝
王之末蓋無五伯不知幾人帝幾人王矣亦春秋之
旨也

子不狎于不順章

自古未有以臣伐君伐君自成湯始而伊尹實助之
自古未有以臣放君放君自伊尹始而成湯實命之
行不得已之權而遂其不可居之功伊尹之志乃衆
所共信之志也

君子之於物也章

四書讀

下孟

六

萬物一體之說非也物與民有異焉四海一家之說
非也民與親有異焉一分之于情之所不齊一阻之
於勢之所難徧心以無憾而懷物以各適而平

孔子在陳章

天下有經焉自堯舜相傳以來而未有改也此經也
中行合之狂狷近之而鄉愿賊之是故思中行不得
不得不思狂狷思狂狷不得不思鄉愿思鄉愿
平鄉愿以誅取吾庶民之深也鄉愿媚世也亦媚鄉
愿不羣然斥之為天下之妖人反羣然稱之為天下

此章以中
道為中
道即所謂
經也孔子
思任士正
以其能存
中道而鄉
愿以偽亂
真故直了
直以反經
一藉聞而
絕之

之愿人此其故何也所謂以計取之者也蓋至親非
刺之無從流汗之不計託於忠信廉潔之名以傾
其庸衆而自是其思而始無異于鄉愿矣而始有惡
於鄉愿矣凡此道惡其叛之不忍其亂之天下之人
惑于其為似是而不知其為真非真非之賊道叛而
賊之者也庶人稱助我而驅之似是之賊道亂而賊
之者也庶民反我而應之此時謂思所以勝之
術而不宜爭之以力爭之以力謂不能勝也則道
在反經哉

四書讀

下孟

九

四書讀十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明陳際泰撰際泰有易經說意已著錄際泰以制
義名一代是編詮發四書大義亦畧如制藝散行
之體其議論駿發視章世純留書過之而不及世
純留書時有精義蓋際泰用縱橫之才去說經之
道遠世純用深湛之思去說經之道近也

四書則不分卷

〔明〕桑拱陽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松風書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則無

卷數》提要

四書則序

夫人心所恃以常存者聖賢之教著之經書足為人心閑也而聖賢之教所以範圍乎人心者賴吾儒發明傳述秉道樹則足繼其教於不磨焉

國朝樹功令取士四書壹準紫陽自

牽附設和者畔於繩墨之外橫於人心之中舉聖賢一縷真脉幾至晦觸生心害政為世道隱憂久矣吾河汾桑暉升先生潛脩松風館中甫舞象時輒蒐羅千載貫串百家於漢儒註疏宋儒語錄及昭代諸名家纂著靡弗咀英鉤玄融

洽胞臆至其家學淵源壹受則於
仰亭先生之庭訓守嚴一介功足
三餘午夜篝火竊窺經史尚矻矻
不能釋卷屢為尊人所覺而裁抑
焉及冠婚後依然狹赤之初志據
依游總領群蒙承漁維之餘緒泝
周孔之心源出其長技直當拾芥

科名然猶先歷以經明行脩之選
天之所畀成名儒碩彥者亦若有
則存乎其間歟當仰亭先生之見
背也號泣昊天百憂駢瘁寧直不
知有利達并不知有身名又遑知
有文字著述一切不飲不茹皆率
其性中自然之則既襄大事慈侍

依依疏水融融日與諸及門士談
經論道考德問業於松風書院以
至出王游衍莫不即事以明道因
顯以闡微至其永言孝思旦暮蒸
嘗手澤堂前羹牆時見若臨深履
薄也者實未嘗役志於文且求顯
達癸酉秋登薦賢書善氣默迎旋

舉麟祥

帝心簡在名世當興時 大中丞吳
鹿友先生因以孝薦特薦徵聘草
茅先生猶日侍庭闈養志潛心必
欲作千秋大業視今之利達是求
者處此何啻霄淵予不敏携兒曹
躬詣弘道堂中危坐靜齋獲領玄

緒相與縱談名理針芥投合時退
省其私則澹泊寧靜絕盡繁囂世
態而兢兢惟學之不講是憂即席
說書郡邑士子蜩集環聽至有不
遠數百里負笈從遊者先生授旨
揭與剖玄解頤折衷諸氏根抵群
經罔不的哲中竅厭服群聽歷寒

序

○四

暑風雨曾無怠容諸士子亦莫不
惕然省躍然興欣欣然若有所得
也間出其所發明傳述示人總不
忍數越先訓凌獵後學自淑淑人
其出之也有本而會之也有歸片
楮條分統匯真筌不週歲而全集
已合予得之若珙璧之錫名之曰

四書則殆孝思之維則乎若先生
之人之文豈但可為說書者作則
哉道維一致學貴得師彼的立而
射者趨焉途坦而由者樂焉先生
文章道德可目羽翼千秋其大者
孝於親廉於物信於友敦禮義於
鄉閭聲色變態其則不渝故著書

序

○五

立言其則不遠吾儕管窺弋獲於
斯集中求先生明善誠身之要順
親獲

上之本將見即心是則先生之言特
借以傳心非以心傳也且暮間先
生顯道作人或代為
綸言或敷為訓誨施於政令達於蒼

生慨然以一人之文行挽一世之軼習而歸於正的坦途人心恃臣不泯聖教賴以不晦者實權輿於此矣千載下獲覩洙泗之淵源伊傳之勲華其在先生歟雖曰世為天下則可矣予何幸躬逢其盛耶崇禎歲在庚辰孟冬吉

序

○六

山陰司訓同社弟李紫登謹題



自叙

余生平負質鈍庸自安迷昧於聲華世味漠然無關凡博奕技術都無所解勿承先君子慈訓及伯兄鏡明先生家庭啟迪稍知向學然僅僅誦讀自了也每繙閱講本余父兄叩以旨趣若何則茫然無以應既而取先儒傳註及名公諸刻俛首讀之初不能解偶有解者亦刺刺不合但拈取一書即思自立一見如是者數年復閱前所解爽然自失謂偏見作障礙真不啻認影迷頭也洩取諸書誦之則有合有弗合及研窮既久始覺諸儒所見各闡至理危坐洞觀若五都之市百貨具陳洞庭之野五音齊奏然物理之精粗音韻之高下又復茫然無以辨也先儒所云游騎無歸殆謂是

○一

歟更歷之十年餘苦思力索沉心體會
以向所質辨於父兄者叅觀於簡冊以
已所靜察於齋居者就正於名哲加以
事物之歷練人情之感觸及門諸子之
商訂山川夷險之往來風雨憂愁之積
想古今人物之印合再取群書讀之始
知諸儒所見是非較如開卷疑神似有
確然無容自昧者前時穿鑿管窺且自

自序

〇二

悔南轅北轍矣因思此點靈明從中躍
露本非得之外來而胡以數十年埋沒
弗現必千迴萬轉鏃積寸累而反觀始
有隙明焉學問之難窮也如此居常反
覆循省覺虛明一點兢兢不敢自放而
復恐一隙心光乍開旋蔽日知月無忘
之謂何因取衆論不同者刪定歸一而
間以已見叅之彙集成冊余命曰則誠

以天然自具之則即四海同心千聖面
命無復容私見作障礙也近日共友談
懷稱耳說苦友人曰理雖一致解有萬
端安知子所見爲是者非即人所見爲
非乎又安知子今日所見爲是者非即
子異日自見爲非乎竊恐其則不遠者
睨而視之猶以爲遠矣盍錄之請正於
海內賢哲以驗同然之則可乎余唯唯

自序

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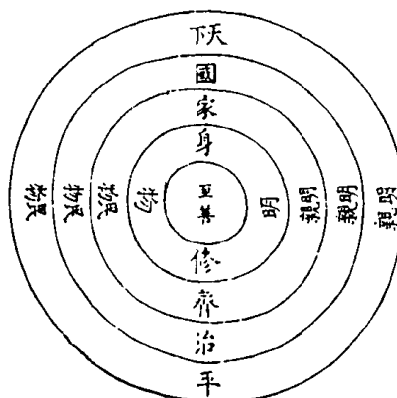
旋授諸梓以求謚宗工而追述其繇來
君斯

崇禎歲在辛巳復月吉

河汾松風道人桑拱陽暉升甫自識



大學圖



大學圖解
此中虛而無物乃太虛渾淪之體遠於天載謂之命具於人心謂之性人心虛靈不昧具衆理而應萬事虛靈者明德也所具之理性也應萬事情也其理精純神妙渾然太極無可加損者至善也心則理之管也意則心之發也知則心之靈也而心意知總完具於身皆物也家國天下亦物也故統言之知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物理悉具於至善之全體而分言之至善之理又貫通於知意心身家國天下之中至善者中也未發之體先天之性入生而靜之杓也精一所以執也格致所以明此也誠正所以體此也脩齊治平推此也克齊而後湯曰恒文曰止孔子曰一曾曰矩思曰中曰誠孟子曰性善周子曰主靜立極明道曰識仁朱子曰天理之極皆所以狀至善也明新必止於是為所以定性宗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之謂大學也

大學圖說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生人生物妙合而凝人得其秀賦畀完成理與氣合虛而含靈主宰一身有心之稱其理曰性應事曰情性純乎理至善斯名何為曰善太極渾淪融何為曰至無與無聲其體冲漠其光昭明內通天載外通群生是曰明德無善無氣拘物蔽濁染交攻晦厥靈根珠玉塵封究極本體一寂時萌學欲明此滌盪心骨開端踐實存省克充明以還真如鏡未蒙明以洗妄如水融冰天心透現剖破藩籠親疎物我一體開通民心陷溺惻然悼棄其良知腐其良能舊染之污雪釋水鑄新美之化雷動風行明新無已至善歸宗本然帝則曰矩曰中何以止之如墨從繩何以至之健行無停盡性至命造極登峰天理純粹纖欲皆空思為俱泯印合玄穹止為究竟

知為起程若射中的起自操弓定靜安慮歷級而登曰德曰民一物包容曰止曰得事分始終循序漸進業廣德崇大明天下願力恢弘格致誠正務詳厥功身心意知故物精瑩家國天下萬物備躬有物有則即物研窮表裏透會知體明矣真知至善定向可微存真去妄是為意誠意既誠矣波定水清太空順應神寧於宮心靜而正天君宰形舉動循理好惡必公是為身修既安且寧身修以後明德光至德明於家和氣克盈德明於國輦轂從風明於天下於變時雍均平齊治百慮淵澄是謂得止天人渾同以言其德圖映空洞以言其新蕃變薰蒸以言其至透闊混濛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靈歸根性命素簪玄工無窮無達無損無增不雜功利不墮虛妄窮神達化聖域崇隆大哉學也百五其經
聖經共二 松風道人識

四書則大學

河汾桑拱陽纂著

門人 柴週振 全較錄

聖經

大學以止至善為宗蓋明德屬心至善屬性至善太極也太極萬善之母也善以至稱即極以太稱之謂也性善原於太極淑慝判於陰陽陰陽有對而太極無對此至善之源頭也心有機械性無朕兆心有思為性無思為大學一書用許多思為功夫俱要合到那無思無為的本體上來學至此乃為至也凡明德親民都要到止至善處所謂盡性合天分量圓滿達不加窮不損自天子至於庶

人而無餘欠者止至善之學性宗也

聖經一章自相註解何謂大學蓋落根至善合天子庶人而一致內之不為虛無寂滅之學外之不為權謀功利之學條分之不為異端懸空頓悟之學此之謂大學章內身心意知皆德也家國天下皆民也格致誠正所以明明德也齊治平所以親民也知止而定靜安慮得所以止至善也究言之物格則知止意誠則定心正則靜身修則安齊治平則慮而得以此見至善為明親之統宗非與明親有二其間始終本末先後次第條理不紊始稱至善之學通章譬之人一身明明德為首知止為目親民為四肢百骸至善為心至明明德於天下直舉內外身心九竅百骸一以貫之矣虛靈不昧四字註解極精言虛靈洞徹萬理咸備也具衆理以靜言

應萬事以動言氣稟拘自有生之初言物欲蔽自有生之後言明德之功有二一是因其本明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其不明而澄洗之使之復還本明全體皆明是性之大人復還本明是反之大人○性靈總只一個若只求自己明了不去開導他人即自心便成障礙又若只去開導他人不先明了自心即人情亦終隔絕親民者痛痒相關鼓舞化導使之皆有以自新也至善即性善之善是得之於天而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體乃吾心統體之太極也見於日用之間而各有本然一定之則者至善之用乃事事物物各具之太極也止字非影響語亦非死煞語實是透性歸宗精神在本源安頓所謂盡天理之極也此止字是功夫時時進步性體時時合符不是止吾止也之止○如孝是明德不

大學

二

及固非孝過其則必有割股之事須要到恰當至善為妙親民如勞來振德變化無已也要做到盡善處不是民之自新止於至善乃言新之止於至善也○必至於是而不遷只是功夫歸一念頭別無遷轉非是功力駐手

論止至善雖是到頭學問其實即出門功夫未有劈頭不知止而共究能得所止者故緊接知止二字便見德之統體為止而明之發竅為知蓋人心本體原無不定者大悟後萬善歸根則萬念歸一靜亦定動亦定矣定則念念只是至善並那念也不起胸中無擾萬境皆空何等靜靜則心無攪擾神閒氣鎮一真自如優游順適何等安至於安則心體自然靈妙杜是萬象紛紜而虛靈不昧之體自若不忙不錯處事精詳此是不慮中之真慮也錄知止而定

靜安以及慮則凡明德以新民處處悉合天理之極而自能得所當止之至善也○知止是洞然知至善之所往斯可以言大悟矣大悟之後不廢漸脩之功而定而靜而安應得乃悟中起脩脩中仍起大悟可與起凡而入聖矣○人之心一時能止便一時有定靜安慮的光景然非定有之安可曰能必止日益深繞光景日益別一步能定又一步能靜又一步能安能慮蓋學造實際必非旦夕竣驟可至故孔子十五志學是知止從心不踰矩是慮而得然志學時豈或踰矩而謂之從心則未也必學之三十纔立能定矣至四十纔不惑能靜矣至五十纔知天命能安矣又至六十而七十纔耳順從心慮而得夫大學知止一條蓋孔子將平生定歷境界筆寫以示人見止為學之最要耳似無漸次而實未始無漸次

也

大學首揭三綱要緊求之曰知止豈不是重止若只單言止畢竟止歸何處將無遺事絕物以求止乎將無選擇入定以為止乎如此則止亦何難吾儒有天下國家的担子何可放下既放不下此担子如何可止故聖人從事物中分別本末先後教人以求止之方言世人所以不得所止與道背馳者以速感本末顛倒終始故也故隨說這明德道理中間包羅人已物件自有個本末而中間應物工夫自有個起頭結尾此先後之序也知所先後則明可以該新知可以會止近道者自用功之初而指其幾及之詞即寓有止至善之意

最初弘願便是明明德於天下此所以為大學者於字便從自身上

起化志願必合天下以歸一身功夫必錄一身以達天下譬如室中燈光獨一室一燈亦徧十燈亦徧此性體也欲分千燈先求一燈但有一燈即具千燈此教體也已之明德明於天下其一燈之徧乎人之明德皆明於天下其千燈之徧乎○心本自正正心云者若中而待應無所着焉之謂也廓然大公物未順應是為正心○心無形影未易捉摸正心者須於初動處着功夫意者心之端倪功夫乃有用處○意有两岐知惟獨照致知云者致極其知還其至虛至靈之體不以一隙之明自足也○人心之知觸物而形因物察則無往非格是從物裏邊探討出至善道理即曾子隨事精察也如格物之本則參悟自心格物之末則照了諸境此格物是徹上下語發軔於意未誠心未正之先而亦不廢於國已治天下

下

下已平之后○因物而察則即事以窮理格物致知也一物各具一則致知在格物也萬物統體一則物格而后知至也就吾心格物理致時有格也借物理驗吾心格時有致也知體愈明物理愈透格物愈至致知愈明內外先後分別不得必欲分之則知在格之先致在格之后或疑其說余曰如我求對篇章而知已含靈不有是知將甚去格此知之所以在格先也日日在物理上磨勘使此知精微畢徹是致之所以在格後也或曰知與物孰先曰此却分不得知合於心心亦是物特未格之只是一物既格之物無非知合上節總見明德以知止為先而知止又以格致為先也

物格知至者致是方去推求與格一同並進至則已至其域乃在能格之後矣故曰知至也知未至一切虛妄念頭都不覺得知既至

繞有起念便自照了方可不瞞昧其意意緣此誠矣意未誠必能累及其心只着人於不好處平時結想純熟無意中不覺忽萌動此乃是意根種入心內故能為心累耳意既能誠則不以妄念繫心方可養得本體中和心緣此正矣心不正無論恣情妄動即着力簡身終有偏此失彼不及收護之處心既能正則緣心而生色方可簡照照管身緣此脩矣身脩則一家方好着我様子去做好人而家齊則化漸達於國而國治則化又漸達於天下而天下平還句有而後云者非謂了此即能得彼乃謂至此方可到彼也正見功效不容躐等意○知至意誠以下事各不同正須逐處還他下落繞見造詣寔際如見地透悟的虛妄念頭亦多打破大段圓能誠意然或單尚解脫得虛景而忽責脩者世多有之此亦是自

大學

○五

便之私未淨總為意不誠意誠固大聚心正至無心忽起一念多有不及覺者如程伯子吟風弄月後尚然見獵有喜心豈即隨意正乎心正固大聚身脩然身于惡人照管初時着意簡束似覺容易及至正心後着不得念細微錯誤或反不免孔子從心不踰矩至七十始能蓋難言之矣至脩身後亦間有家不齊者大聖如舜尚有頑嚚可見家人亦須逐漸感化霎時即便整頓得來家齊亦有國不治者如舜當蒸蒸又不格姦後至其攝政四凶猶煩天誅則國人豈能速變國治亦有天下未平者文王化行南國止於三分有二則那一分未歸正是參差不平處故謂而后云者正謂德明而民可漸新知止而得可漸能也聖賢學問精微莫露於此正須逐節需次俟其功夫火候果到則效驗亦自相因而至要非終

隔遠而難企者矣○八條目之序不離日用見之吾人時時刻刻與物應接物最先矣物至則知故知次之知然後好惡形焉故意次之意動而心從之故次心心動而身從之故次身身之所處近而家遠而國又遠而天下其序之不可亂自如此然則無先格致夫

拾致誠正總完得脩身一事而齊治平都起於此觀古人學問如此便緊接云信手物有本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既謂大學天子庶人俱在學內其人則窮天壤其世則貫元會凡無崇卑任無小大脩已治人教政立教一以貫之此其所以為大學也

三綱領歸重止至善八條目起手在格物而總結修身為本見至善

大學

○六

棲泊此身不落玄虛格物從身起手非屬泛濫前云物有本末者正本之此身耳○堯舜即天下以仁而民從之為天子者可不脩身乎一人貪戾一國作亂為諸侯者可不脩身乎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為鄉大夫士庶人者可不脩身乎○如何本亂而末便不能治曰本亂則末不齊而所厚者薄乃欲國治天下平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明明德於天下者不論有位無位中和一致位育潛通舜家以風國舜國以風天下一有聞其風而興起者皆吾明德之所及也孔子其選矣亦有不易世不成名終其身雖世不見知而不悔者若無所用於世而或有立大本知化育之至誠隱迹於中則先天而天弗違其幽贊神明之功更不可量此非中人以下可與語也是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雖大行不

加焉雖窮居不損焉真止至善之大學也

明德傳

章內引出文湯堯皆是古來大聖人而所以為大人總是個明明德克明即緝熙敬止有以全此明德之體也

顧是精神所注繞精神聚處便是天之明命顧即帝天之淺其靈耳峻字要得光明廣大意惟無欲故能弘勿專說功業蓋明德超然物表巍巍難量與天合德便自可証峻體也

首一皆字見千聖本無心外訣六經須拂曉中座

古人慎獨之學皆自畏天命來峻德如克猶曰欽若昊天純德如文猶曰昭事上帝聖人與天合德正以其畏敬之常存耳此大學以碩謨之訓入於康誥堯典之間而總結之曰皆自明也有以哉

新民傳

新之為說要時時精彩刻刻明瑩若一點雲翳便遮隔矣故新之工

力只割露他繁淨本體出來

學問須日長一日故日日新比首日新有別至又日新比日日新又

別若謂日新又新昭前常如此則學問不長即消亦豈有中立之理細玩湯銘正見法輪常轉永無退絕即下無所不用之意○苟

字介然有覺又字毅然有守○止善如把舵日新如行舟

新民二字連作新民者鼓舞不已從汚俗中振作出個方新之民來

此新字屬民上

其命維新與碩謨之命總是上天囑付之意以神理言斯為降衷之命以氣數言則為降祥之命若到其命維新處便是理能轉數觀

文王聖德彰聞天休滋至近悅遠來三分有二即民歸便堯天與

處○新一家之命新一國之命新天下之命都是要見人人皆有自新新民的功夫人人皆有回天造命的分量只看用極何如耳

極之為言至也即至善也無所不三字言自新新民事事要到極至處君子不求治於民而求吾德之可以新民不責效於天而求吾治之可以格天若一息不用便與天命隔絕○極字是皇建有極之極用非用極乃用力以求其極亦愈用而愈至其極也白沙曰

無極老翁無欲教一番拈動一番新即無所不用之旨

至善傳

章內次第井然引玄鳥見民各有止引黃鳥見人當知止引文王畫出止的樣子引武公說出敬止的工夫末援引文王之詩見明新

到至善處通天下後世而無止極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也其斯為至矣

王畿四方之極猶至善為萬理之極須想至善即人心邦畿想邦畿中一規一制先王都有個至善去處人心徑寸耳却有個至善在

○千里二字要貼至廣意至善之理全體渾淪無所不包下一民字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道理當前聽人自止之意○二節知字即首章知止之知乃教人下手用功也於止知其所止原是醒人並非贊鳥

緝字從系如絲之聯續熙字從火如火之光明敬者儆若思以敬為止乃儆若者常主於中也○敬為聖學始終之要後篇慎字嚴字

畏字皆是敬○五止是就人倫數之註中物各有所當止謂自君

臣父子以至事物細微各有至當不易之則然總是一止如月落萬川處處圓○緝熙敬止文王明德止至善也可想見定靜安慮意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文王親民止至善也可想見慮而能得意○緝熙敬止格致誠正脩也止孝止慈是家齊止信是國治止仁敬是天下平

過下當云主敬若文王明新止至善矣而學文王者亦自此心之敬始○天理人欲界限甚細極力剖析令大段分明如切的一般然似是之幾毫厘千里須研窮揀擇討個至善出來如磋的一般揀出天理便湏着力礪成體段如琢的一般然幾微沾滯未是精純又湏刮磨光淨如磨的一般此正是爾絲牛毛稍懈怠便不是善矣○恂慄只是虛靈不昧功夫盡處便露出心之本體來精精明

大學

明炯然自若既如此一段精神嘗收飲在虛明之內自發越於動盪之間可畏可象是謂威儀○學問是知的工夫即格物致知也自脩是行的工夫即誠意正心脩身也至恂慄中存則心正矣威儀外見則身脩矣盛德不能忘則德已明而漸及於新民矣○未明求明道學也既明又磨自脩也磨之洞鑑肝胆恂慄也磨之表裏堂堂威儀也盛德至善而民不忘是一光齊照物我通融○明德是得於稟賦之初盛德是造於踐履之後無存發說

過下當云民不能忘可謂至善矣然猶止於當世必若文王沒世不忘乃為至也○賢即前王之明德有典有則以貽來世有師道焉故曰其賢親指基業創業垂統以貽子孫有父道焉故曰其親其樂是前王耕鑿之澤樂其樂者風清俗美樂其造化其利是前王

教畜之仁利其利者分并受屢沐其餘澤本末傳

此把聽訟一節說個本末樣子此謂知本是教人於大畏民志上探討悟頭不消粘定亦不作推原只看一使字知本全在此○大畏民志不是本所以使之大畏處是本所以使是明德却不說出宜云人主所以使無情者不待盡其辭蓋大有所以畏服其志者存也即使民之意而推及於畏民之本則經文所謂物之有本而人當知所先者此之謂也○大學明新之道無不兼該然及用人理財而不及治兵何也曰需生訟訟生師用人理財到極平處在上違事事明在下處處處新訟且不與安用師故知大畏民志是偃武的真消息必也無訟是去兵的大源頭

拾致傳

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即格物一傳之註解然致知之要當知至善之所在而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曰格物亦非一端如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共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共當否皆窮理也又謂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理亦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若謂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朱子與門人善曰觀書察理草草不精皆繇此心雜而未一莫若收斂身心淨掃雜慮令其光明洞達作得主宰方能見理絲是觀之欲格物致知者可不敬乎○世有求致知於格物之外者為中下二乘之禪學又有汎濫格物而知難致者為訓詁詞章之俗學

誠意傳

此章三字貫即毋自欺兩字貫即慎獨一字貫即敬誠意全在致知慎獨即致知功夫非是八條目之外又有致知一條

○毋自欺者在直達其本心之良知不令纖毫瞞昧而已良知本體洞然明白自欺者雖一時苟且而此心終不快然必實實存善去惡方自己快足無憾○獨字與幾字有別幾是念頭初發獨是此初發處炯然不昧者是也吾心將動時映發獨照吾心發動時反觀獨醒吾心既動後回想獨認此皆獨也非專自甫萌之念頭言也方動時之獨有急防法禁動時之獨有靜剖法既動後之獨有力挽法此皆所謂慎獨○曾子恐人無處致知故下一獨字朱子恐人不知獨又指出一獨知人肯不欺獨知一生受用不盡蓋

自作自受正在此獨瞞了他落得自討煩惱依了他落得自討快活

厥然是自覺惡之可厭著善是自覺善之可好只是不能真好真惡所以不得自憚人之視已不但君子看破是人都瞞不過誠中形外無善惡渾說實有是念在中即實有是形在外中外相通必然之機此節君子慎獨正以入心起念少差雖非無不至之閒居而充類至盡亦是人如見之肺肝故君子吃緊省察戒欺求慊

曾子又將平日之言切身味嘆一番以見其嚴曾子曰三字不可忽

○小人只說見君子之時有人指視所以厥然揜著當閒居時原為無人指視所以無所不至不知指視雖在見君子之時而所以指視已在閒居之日譬如種五穀者當其下種時恰似無人指視

不知既有此種必有此苗可見人之指視不在生苗之後而即在下種之日矣小人有此心術必有此舉動有此意念必有此事為不嚴於心術意念而徒嚴於舉動事為此小人所以卒露肺肝而悔之無益也○小人閒居無指視到大廷方知衆指衆視所以見君子而厥然君子閒居有指視到大廷反無衆指衆視所以千萬人吾往矣

知其嚴而嚴之則意誠矣即德也○潤字妙如琉璃水晶表裏光堂○必誠其意雖獨提誠意而毋自欺句為致知格物致實踐之功心廣體胖句為正心脩身格馴養之路信誠意為扼要關

此章自相註解如何是不自欺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如何是自欺小人節是如何是自憚德潤身心廣體胖如何是慎獨十日所視十

手所指其嚴乎○朱註以意為心之所發何也蓋心之發情也是就心裡面自然發動正與性相對意是心上發起一念思量運用要德地耳且如一件事物來在內主宰者為心動出來或喜或怒為情裏面有個能動出來底為性運用商量要喜那人要怒那人為意心向所喜所怒之人是志喜怒之中節處又是性性中道理流出來即其當然之則處是理其所以當然之根源處是命看來意者思量運用心有專主之謂正心傳

人一身以心為主說身即是心

此正字即中庸未發之中正心功夫只是敬以直內虛以應物若一落於方所便非空虛本體是四者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也此指

未發時不可先着私意○四凶之誅忿懷而無所忿懷勝予之戒
恐懼而無所恐懼三握之勤好樂而無所好樂泝水之警憂患而
無所憂患何者因於民而不生於身也此數者若不本乎天理而
一以私心出之則一朝之忿已甚之疾是有所忿懷矣加卿相而
動心過橫逆而失容是有所恐懼矣好色好貨驕樂佚遊是有所
好樂矣小人長戚戚鄙夫患得失是有所憂患矣

心不在就是眼前耳邊口頭的全不顧得况天下國家之有大於此
者安可以不正之身脩之也故謂脩身在正其心○攫金不見市
人心不在市人也聽古樂惟恐卧心不在古樂也當食失匕箸心
不在匕箸也○笠叟曰身有所忿懷一章只是聚言人心有所不
正則身無從脩非指意既誠之人言也之其所親愛一章亦只是

大學

卷十

聚言人身之不脩則家無從齊非指心既正之人言也○周子以
主靜立人極程子見人靜坐即嘆其善學正心者可不是務乎但
主靜誠可以立極而所謂主靜者非但以靜坐為事也靜坐雖可
以入道而所謂靜坐者非但以排遣為功也何則有托於天下國
家之身斯有交於家國天下之事行有餘力則靜坐以涵養之勿
失其時而已矣離事求靜則偏於靜矣奚其正且夫見我之有畔
援欣美而遺之以靜見物之可畔援欣美而排之以靜此動因非
靜因也假令久久得靜正如巨石壓草石下潛滋當其靜時似有
歸着及至應物猶然故吾君子奚取焉君子之於靜也不求妄心
之不生而求照心之相續於念念中嘗自觀察我之所以無我與
物之所以為我知無有我綿綿密密寂寂惺惺從較勘得收歛從

收歛得純益從純益得澄湛從澄湛得光明夫是之謂主靜以主
動君子之於動也不求情念之不起而求性覺之不昧於事事中
嘗自觀察我之所以無我與物之所以無我知無有我得了明明
堂堂正正從敬畏得閑熟從閑熟得洒脫從洒脫得圓融從圓融
得泯合夫是之謂攝動以主靜靜之所得出動以鍛鍊之動之所
得入靜以保任之以明契止雖止而不晦其明以止發明常明而
不失其止此大學之格致誠正所以不在家國天下之外而大學
之脩齊治平所以不在定靜安慮之外也歟

脩身傳

君子以一身處於家之中好惡難夫公好惡於一家中抑又難矣
家人之情有美有惡有美中之惡惡中之美然不齊然則吾何

大學

卷十

以齊一家之美惡只齊吾一身之好惡耳齊以一念之知而不至
辟耳○好惡之通於國則曰其所令及其所好而民不從其通於
天下則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總即好好色惡惡臭之
一點真好惡而治國平天下皆此也此正所謂格物致知之真脉
絡也

首節玉辟從上四有所發報就已發時說見情之所之不能無過則
處○之字有一往不還之意不作於字解辟字正從之字生來如
一個念頭認定該如何便着了所了一向往那條路上去豈非辟
乎辟則偏僻非大通之路辟則幽辟非互照之區○親愛等皆是
處家之情所不能無然論其中節之情則親愛當隆於二人而繼
愛妻孥則辟矣賤惡當加於不肖而棄之不養則辟矣畏敬自在

長上而禮勝情離則辟矣如小雖當哀憐而惟事姑息則辟矣僕妾不足當禮遇而任情侮嫚則辟矣此皆好不知惡惡不知美之通弊其實所辟還不止此○所好且知其惡一家孰敢為惡所惡且知其美一家孰不為美○正心以謂所防在源故患其有所正心以後所防在流故患其有之致知者所以清其源而制其流也天下易障蔽者無過家庭之間家庭最易蔽者無過愛子圖利之心明從愛掩智從利奪人情所蔽大抵如斯此一節正是所辟之病根非引證語

齊家傳

通帝開鍵在不出家而或教於國句章內許多字面分之為孝弟慈合來只是仁讓再合來只是一恕○血脉在誠者一點真精神有

本學

十五

此真精神聯貫其中而不可解所以能使一國翻然勃然不待教而興此真精神謂之誠即謂之所好不誠不足言好也實有諸已誠也實無諸已誠也令必如所好誠也不曰所出乎身而曰所藏乎身見此皆真精神所繫結也不然豈能如赤子然喻於無言之天合看來誠為真心恕為如心即如此誠之心也言恕而誠在內脩其身纔可以言教身不脩是我無可以教家者故云不可教非家人不率教也不出家句一章精神不出即不出其位之義言只管脩身以教家而自然成教於國○君子之所以教家者不出教家之孝而所以事君者不外此餘例看○孝所以事君世之孝其親者多矣何忠以事君者之鮮也豈忠孝畢竟二乎抑猶未得便言孝乎大率以先意承志為孝者必以格心靜正為忠以幾諫諭

意為孝者必以責難陳善為忠若以服勞奉養為孝者必將以奔走承順為忠矣奔走承順可謂忠乎服勞奉養可謂孝乎

接下節言教國之理不出教家者正以一心之相通出於至誠不假勉强為之耳○引書緊剔心誠求之一句是總證三句不只證慈幼一句偶以說慈耳保赤慈家如保慈於國○妻子具而孝衰於父母闕牆起而操戈於同胞入於孝弟猶有薄者至暴戾之夫舍鄙之人一見自己赤子未有不慈愛油然而生故舉此保赤一端言之而孝弟之不學不慮者自見○誠求即誠意求之斯慊矣赤子不能言父母保之雖不中不遠况民之能言而意易曉者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雖不中民之心亦不遠矣慈足使衆一念之誠合也而孝弟之所以事君事長亦其一念之誠無不合也蓋誠求赤子

本學

十六

之心便中赤子之欲誠求父兄之心豈不中父兄之欲中赤子父兄之心的道理便是中君長衆人之心的道理此所以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也○未有學養子即在誠求內看出養子不學而能其心誠也

惟誠求之理如此故教家仁讓便可一國與仁讓此雖說一家仁讓要本君子身上來○貪是愚不肖者之病只要自討便宜不啻人吃虧與仁相反矣是賢知者之病與讓相反賢知之士刻意尚行矯情拂衆其所為多有乖戾不合人情處縱是實心為國亦足以釀禍而激變二字清濁雖異其為一國作亂則一也○唐諫議大夫陽城居中條山行古人之道兄弟友愛奴僕亦化之一家之仁耳晉之鄙人董其德而善長者幾千人一國之仁也窮而在下

如此況連而在上者乎東郡韓延壽昆弟以田相讓終身不復爭一家之讓耳郡中翕然傳聞二十四縣吳肯以訟言一國之讓也賤而為民者如此況貴而為君者乎晉武帝賣官錢入私門共始不過一人之貪耳其後錢神之論一興風俗陵夷卒成劉石之難海內塗炭豈非一國之亂乎梁惠王燔其民而戰之不過一人之戾耳迄夫三面受敵驅及所愛子崇不免於死豈非一國之亂乎○一家仁讓方能一國感化只一人貪戾便一國作亂又不但此也即一言亦便債事可見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所謂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其不可忽如此○恐人說一人仁讓家人不仁讓如何能使國人與仁讓故又說一人亦足定國見教家者當自作主張不可諉諸家之人也○其機蓋治機亂機說

大學

○十七

此承上又推到身上來非以堯舜証一人定國也其堯舜禁討來說不過借以明民之從好不從令以引君子當以所好喻民○帥字不是驅率即將帥之帥以至仁主帥於上其所號令悉自身出天下自無不從之也蓋所令如其所好也○民不從暴如狂風動樹濁水援魚上暴則下不得安其性○好字應上誠字所令指仁所好指暴有諸已指仁無諸已指暴求諸已足欲人為仁非諸人是欲人去暴求之非之應令字是出乎身者喻人者也有之無之應好字是藏乎身者所以喻人者也○恕字與他處別他處重及人此重推已恕正所以體仁所藏乎身不恕即是未能有諸已無諸已而徒責諸人即是不恕所藏字即退藏於密之藏蓋令之示乎人者可見好之藏乎身者不可見以不可見之精點與天下相

感通故天下亦默喻之

桃夭南國被化也蓂蕭所以享諸侯也鳴鵲亦有國之頌頌也今桃夭只言宜家家人蓂蕭只言宜兄弟鳴鵲只言儀不忒都不言其所以然詩人蓋指出齊家之妙令人自思○世間最難化者婦人天下最難得者兄弟引詩言正是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千家邦交齊家者在難處下手○宜者情意浹洽無少撓戡法者截然整齊無少參錯

父子兄弟是法言我之為父慈為子孝為兄友為弟恭皆是以為法於家人而後國入法之也○吾之為父能慈則所以使衆者握之於我吾之為子能孝則所以事君者握之於我吾之為弟能弟則所以事長者握之於我舉治國之理而皆握在我則不出家而法

大學

○十八

則脩矣而後民法之夫亦喻吾之恕從吾之帥而共與於仁讓也平天下傳

總言平天下只在絜矩絜矩只在與民同好惡同好惡只在用人理財之間同與不同而人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皆從此處分也然其根本總在慎德慎德則此心常公即謂之仁人慎德則寔心愛民即謂之忠信慎德則不私其利即謂之以義為利而天下之平盡此矣故朱子未句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便是此章之旨首節

先自老老長長說起者蓋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也而所以使之得親其親長其長者必有道以處之道在絜矩○老老長長恤孤不指在家言蓋孝則孝吾親弟則弟吾長慈則慈吾幼是

皆行於家者若老老長長恤孤則泛指人之老而吾老之人之長而吾長之人之孤而吾恤之不必屬在自已且彼以齊家起治國此以治國起平天下意旨原各有所為總要見上下人心同然之矩意○矩字從經中格字畫出治平一傳明新總圖矩即心也即至善之則也○矩從平字生矩所以為方乃天下一定不可易之尺寸須量度處置俱要合著一定的尺寸章內凡言天命言得衆言善則得可見此矩不惟可以量人直是方寸中一副量天尺

所惡節

上下前後左右只是畫出個矩的圖前後如交代官左右如東西鄰提言六合處處要取方是將方寸上所惡一點真心打個式樣

大學

○十九

此式樣度之六合以內要處處合得方不成缺陷世界○所惡於上下數句是矩母以使事數句即是矩要只是一恕字圖○矩即是知上下前後左右即是物繫此矩而所惡反觀知上下前後左右之情同即是格物蓋格物理者格人情格人情者格已情而已○上節言人心本不間於已故曰有此言已心能不間於人故曰此之謂繫矩之道

樂只節

要繫矩來勿施所惡則所好在其中故以好惡並承惟好惡能繫矩則為民父母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也

南山節

慎從獨生來謂以十日之規十手之指而惕此萬衆之瞻也○辟字

忤字拂字都是心與矩違般之節

上言為民父母是得衆便有得國之意為天下慘是失衆便有失國之意故此引文王詩結之上二節見已心與人心相通此一節見人心與天心相通

先慎節

惟繫矩之關係如此則吃緊當慎而莫先慎德蓋此德即矩之所以立矩是已心必已心無偏倚方繫得人心如何使已心無偏倚先在隱微獨知處密自簡點直要存公心如好好色援私念如惡惡臭彼父母具瞻上帝降鑒全把此念凝承如何不先慎○慎字作何光景立是心有巖石心有上帝○格致誠正即是慎德○慎德

大學

○二十

便有其德矣有德能繫矩而得人心故入主財用一有俱有此字是見成字義見都在此中

德者本也二節

見本末了然須先把利字割絕故說民之好惡多端惟財貨一件是最不可遠者能掩世主好惡之公心者亦多端惟聚歛一節是最易溺者遂舉以為言○財用在天地間只有此數在上既事聚歛則民窮無所出自然相侵相盜而劫奪起矣爭民者君爭民之利也奪則民之奪君而君實先施之以此教也此則府庫財非其財矣

財聚節

事亦則乖違之形見民未有不散者民之散以財聚散之也財散非

散財只是流通不聚歛意

言悖節

是故二字又承民散來言民之散者財亦不終聚也民散在事奉之後悖出在民散之後見得空言尚且要報實利豈能甘心言悖乃君欲橫歛出個令民做令出怨言是悖出悖入也

惟命節

言民情之聚散而天命之去留因之慎德能繫矩所謂善也不慎則不能繫矩所謂不善也善則有德而有人不善則悖入而悖出故天命隨之

楚書二節

人君外本內末而失天命然則財貨何足寶哉楚書所以不寶金玉

宋

王

而寶善人也豈惟金玉即國土亦何足寶哉文公所以不重得國而重仁親也○楚有臣觀射父能作辭命取重於諸侯又有臣左史倚相練達典故使主君能保先世之業○楚昔二書承上起下若將無以為寶者終上不專利之意將惟善以為寶者起下能愛入之意○惟善為寶惟親為寶亦見真心之合矩處此謂知本也戰國諸侯畧畧帶得王道便可以制馭群雄

秦誓節

言人主不務繫矩而甘心寶貨財者則以輔相失宜而奸人用事故耳遂引秦誓列出相道中君子小人兩等人以起下好惡二意○斷如斷絕言斷斷今無一毫才情意見之累隱然見惟此忠君愛國之心耳休休是一切都休斷除煩惱羨畔之根以平為境以易

為懷也惟大臣操可致之權其念更廣祿欲持寵欲固名位欲保子孫欲綿其難休尤甚無畔援無欣羨斯謂之休休休休則無我視天下無一物而非我矣○有才是有才彥聖是有德蒙引以能保我子孫作一句黎民尚亦有利哉作一句此說尚亦字明白○入主不能論相則一人用舍之誤足以自禍其子孫宰相不能好賢則一念好惡之偏足以空人之國家秦誓之言足為萬世鑑

仁人節

仁人正慎德之君子心體空平故放流之法精明果決自昔大奸巨孽投閒散地常覬朝廷意向以圖進用放流之不與同中國正處置小人停當處○觀容賢之臣至利及黎民正民所共好的妨賢之人至殆及黎民正民所共惡的惟仁人愛人而不使惡人得以

宋

王

問其志故曰能愛惡人而不使善人得以被其害故曰能惡此是因惡推出他能好昔人云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仁人之用心如此○此處最可以觀君相之相須以平天下處俱在此心君心空而無私則能愛能惡相心空而無私則能容能保君心以能放流為繫矩相心以能容為繫矩惟相心之休休能容群賢惟君心之仁不容不肖秦誓節好君子如好好色其惡小人可知如此纔稱得宰相相人節惡小人如惡惡臭其好君子可知如此纔稱得入君○人主擇天下第一入而相之宰相擇天下衆賢才而任之天下不患不太平

見賢節

見理精明心力甚軟故不免於慢與過命與急觀賢相反却像不把

天下事放在心上忽畧輕易以解豪傑之體也過是錯過了癡愚之大典寬縱放過以種奸人之芽也○若不見賢者猶有所異不肖者猶有所畏見之而猶如是則賢知其必不用矣不善知其必不退矣

奸人節

好惡情也而曰拂性推本言之耳拂人之性豈惟人惡之天亦惡之故苗必逮夫身身字正點醒世主語夫世主好惡偏僻專為自害圖快樂乃及身之禍即在目前言及於此有天下者即不為子孫黎民計獨不為身計乎

大道節

是故直從前面繫矩收來此節要想是結脉語矩即是大道配上帝

大學

○三

疑天命通人心何等樣大忠信則盡已之心而不違乎物驕泰便恣已徇私以人從欲而不得與民同好惡矣前兩言得失是人心天命存亡之幾此節得失是吾心天理存亡之幾○忠信是真寔心矩之體也忠字義就誠恕可想信字義就誠求可想即誠意也首節老三句已括忠信之義起手說個繫矩也只憑這點真心有此點真心視天下有不得遂其分願者真如疾痛疥癩時刻不能去心必思所以曲處而安全之故大道以之得一有驕泰之心則傲然自放視閭閻疾苦漫不相關一膜之外便為胡越豈能處置得盡故大道以之失

生財節

根上繫矩大道即生財亦在其中矣生衆四句皆是人主立定經制

如此以開源如此以節流所謂務本節用也生衆又不以飲食耗其生為疾是不緩其生用舒是不盡其生斯其來無窮其去有限故恒足也恒字是渾同上下公私皆足意

發身節

仁者通天下為一身民即吾肢體財即吾膏液同民好惡不封不殖元氣處處流貫血脉在在融通而肢體強固此便是發身中廣聲名洋溢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即發身之說○以財發身不特人君為然如人積而能散濟人利物人人感戴之嘆服之祝頌之將必身家安樂子孫昌盛以發身財亦不特人君為然如人貪財好利以奪人之有而擁諸已致衆怒群猜呼天呪罵將必鬼神嗔怒天地誅絕而不能久享其所有

大學

○三四

上好仁節

正是仁者以財發身言仁者雖散財以得民然卒亦未嘗無財凡為君者不必外本內末以聚財也只一個道理在上喚作仁必公利於民在下喚做義自不私所有終字寬說指輪將之事言力出於民者尚不敢自愛而反有利上之財者哉○府庫之財用之於神者為其福民也用之於臣者為其養民也用之於旅者為其勤民也用之於兵者為其衛民也雖其用之君者亦為臨民而非謂其獨異於民也此見府庫設之於朝廷僅屬積貯之常理而府庫子之於明聖始為安榮之厚寔

孟獻子節

世主不務好仁以得民而專殖自封非獨不仁亦不義非獨不義亦

不利也。○引獻子言之。○昔公儀休按園葵去織婦不使與細民爭利。董仲舒亦曰天有定分與之。適者去其角。傳之翼者兩其足。見受大者不得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若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求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則鬼神亦忌。盛矣。○以義為利之說。見義者宜也。上之人宜愛育黎元。有國者知此義。實心去愛民。能公天下之利。自然良心激發。皆樂於愛戴。歸往是義。固所以利之也。不專指終事守財言。

長國家耶

以利為利。非獨不利。又有其害。其原皆繇人主內多欲。而小人適中其欲。便以為有利於國。而善之耳。彼指君言之。指小人言。人主善之。則必使之為國家盡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

大學

五

而不知怨歸於上也。小人柄國。將國事弄得大壞。天怒人離。當寧並至。到覺悟時。別用君子以挽之。則釀禍之根。雖非自今日而禍之交。作始見於今日。據事之人。已非如昔日而事之難處。更甚於昔日。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夫利即無害。且不可務。而並至之害。已如此。義即無利。且亦當為而發身之利。又如彼。人主鑒此。信當公好惡。以理財用人。本之以忠信之心。行之以絮矩之道。而天下可平矣。

聖賢千言萬語。其論學術。只在過人。欲以存天理。其論治道。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大學首章言本末治亂之端。而末以義利終之。通剖得義利分明。方可明新以止至善。而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矣。此大學也。

大學總論

聖經是孔子親定學譜。十傳是曾子親筆記錄。凡六經四書之理。俱不外此。魯論時習而悅。即明明德。朋來而樂。即新民。不愠而為君子。即止至善。然而識之是透徹。至善學。即明明德。誨即親民。不厭不倦。仍是止至善也。知及仁守。是明明德。莊莊動民。是親民。共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即是親民。未止於至善處。仍屬知仁明德之功。未完也。共諸互相發明。處極多。不能一一盡數。即大賢如顏魯思。五千古最著者。正以學術相傳。總同此脉。顏子之博文。擇中庸。即格物致知之說。其約禮不違。仁即誠意。正心脩身之說。至家齊是一家。歸仁也。國治是一國。歸仁也。天下平是天下歸仁也。問為邦是欲明明德於天下也。為仁由己。不由人。是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大學

五

也。遠佞人是仁人放流之。不與同中國也。不施不伐。若無若虛。是斷斷休休。可以為王佐也。曾子之言。忠即明德也。言恕即親民也。言一貫。即明明德。進至善也。物格知至。蓋知所以一也。意誠心正。蓋得所以一也。身脩者。貫於四體也。家齊者。貫於一家也。國治者。貫於一國也。天下平者。貫於天下也。其言弘。即體用一源。明德明於天下。其言毅。即徹始徹終。學問止於至善。子思言天命之性。即至善。言率性之道。即明明德。言脩道之教。即新民。言明善知幾。即格致。言慎獨。內省。即誠意。言戒懼敬信。即正心。言誠身。篤恭。即脩身。家齊是致中和於家也。國治是致中和於國也。天下平是致中和於天下也。而無聲無臭。以合天。即止於至善之宗也。孟子言性善。即至善。言盡心知性。即格物。致知至知性。知天。則物格而後知至。

矣存心養性修身誠正修之說也立合天則至善之極也知言是格致集義養氣是誠正修其願學孔子之時中即止至善塞乎天地即明明德於天下也其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之本在身宛然齊治平之旨而所性分定雖大行不加焉雖窮若損焉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窮無達而無完欠者明新止至善之大學也然不止此也凡古今來聖賢所載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六經諸書皆大學全譜也學果在多乎哉道果有二乎哉

大學

中庸

中庸圖



此中虛而無物乃太極渾
倫之體凡元會運世皆周
流太極中前際無始後際
無終在天為元亨利貞之
命在人為仁義禮智之性
俱渾渾此心雖是冲漠無
朕而天地萬物子臣弟友
之理森然畢具夫子恐人
看得玄虛故又曰中不離
庸見此理和貫通於天地
萬物子臣弟友之中所謂
欽之方寸太極在躬即此
中也散之萬事其用不窮
亦此中也故曰吾道一以
貫之而子思體此作中庸

中庸圖說

易有太極三才同源庖羲一畫肇開宗傳先舜曰中精一密釋孔子曰庸
非遠非玄其虛曰性至善無偏其理曰誠充塞兩間無古無今無際無邊
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繁短為方時中為圖總此一中有經有權帝王師相
制作推遷時行時止躍魚飛鸞喜怒哀樂天則現前子臣弟友達道無全
惟聖性者任天周旋純亦不已兢兢業業憂君子復性明善精研造端夫婦
戒慎必先屋漏隱微夕惕朝乾富貴貧賤功力常綿夷狄患難動忍獨堅
內外顛晦操存靜專及其充滿九聖聲有中和既致睹睟天淵盡入盡物
一體貫穿經綸參贊三百三千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四靈畢至風雨無愆
變化神鬼旋轉埃垓華夷共戴萬古千年揆厥根本溥博淵泉滿溢於外
退藏於潛閑然至德上下同聯不離日用直透玄詮符合帝載聲臭都捐
是曰中體是曰還元大哉聖人渾然一天

松風道人識

四書則中庸

河汾桑拱陽纂著

門人關鳴和全較錄

朱元達

朱慎新

邢昌祿

天命章

中庸一性字可貫性即命也道即性也教不過修道以復性也不可離惟其性也戒慎恐懼存性之本然也隱微慎獨審率性之初幾也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以其無倚名曰中發而中節率性也以共無戾名曰和此性極天地萬物故曰大本此性通天地萬物故為達道致中和盡性也位育性中之能事滿性量也○天命一章

亦自相註解如何是天命之性後面未發之中是也如何是率性之道後面中節之和是也如何是修道之教後面戒懼慎獨致中和天地位而萬物育此修道之極功盡性至命之全學也○聖學宜向天上歸宗故中庸首揭乎天以示道之大原終歸於天以示修道之極致

性道教從未有此名目子思從頭指點出來以為性非彫琢天命便是性道非遠人率性便是道教非強世修道便是教○自然之謂天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曰天命流行物與无妄此理遍滿天地無此子空缺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天命字就如帝降錫于一般此純粹至善之理即謂之性註中性即理也一語最確論性全無夾帶不着氣質言以性屬之天只是借言以見人與天原一

脉相通其鑒觀不爽則作獨中之微戒其凝承如一則啟位育之根源○靜虛之體包涵萬有天命本如是人得之為性真是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冲漠無朕萬理森羅但色色任他本來此性盎然流行便謂之道不然止就事體上周旋此是率事若在人情上打點此是率物不是性即不是道○孟夫子解天命最精如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便知性中不假一毫造作果可以為為可以致至乎率而行之即是道彼赤子之不學不慮而知愛敬與至誠之不思不勉而中天道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其率性一也○率性固是循其自然若人之乾乾不已自強不息亦是性之自然合該如此○率性既為道又何待修只緣智愚賢不肖氣稟不齊習染易壞有不能盡率其性者聖人因道以修治之以為

法天下使無論動靜寂感密察保持俾人皆遵道而行以為復性合天此之謂教修道即戒懼慎獨致中和與禮樂刑政制作參贊之類○千古聖賢留下的規矩總是教人方法然不離自身做榜樣合了自己如何教人不是教人亦成不得自己成己成物自修在此人之取則亦在此○性教不特在人即隨物之性如牛可耕馬可乘鷄可司晨犬可司夜其所發皆有自然之理如隨草木之性則桑麻可衣菽粟可食春宜耕夏宜耘秋宜穫人物皆有自然之理聖人修道既使人存理過欲而至於天下之物亦順其欲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聖人裁成輔相之道與後面盡人物之性參天贊化其道一也○知天命謂性則空寂不可謂性知率性謂道則虛無不

可為道知脩道謂教則刑名功利不可為教

二節責成學者不是道離不得人乃言人不可離道須更熟感言
道何以離心稍昏遠便是離一息不是道就一息內天命斷人性
絕故此不可離是人真念頭上一點過去不得所在試想此念從
何來便識得天命本體此念從何結便透得戒懼的消息○戒懼
恐懼亦有分別目視有內出故曰戒懼耳聞自外入故曰恐懼恐
恐然懼其有所聞也君子終日乾乾精神收管在內即大學之所
謂止至透性根也○戒懼恐懼即所以養其未發處言自所親所
聞以至所不親所不聞皆當戒懼此在聲色未交思慮未萌之時
画出須臾不離的功夫方見性於此定命於此疑的意○朱子曰
不親不聞不是閉耳合眼只是萬事皆未萌芽最好操存性體自

中庸

四

家先恁地戒懼恐懼常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
圖也○如何提起此心曰寧寧如對上帝

隱是心曲之萌微只一念之動有隱念即有覺隱之念有微端即有
識微之端故莫見其顯隱是看不見處隱隱有倪似屬於微微乃
微微譬如微風過亦必有聲雖不必分貼親聞即分貼亦說得去
○隱微即下文喜怒哀樂將發之際此時將離靜而動雖向動而
猶未甚隔靜乃性命離合關頭纖毫或疾雖欲自安而不可得故
君子必慎其獨○戒懼是靜中主敬慎獨是方動研幾靜中主敬
私欲無端而起方動研幾私欲無得而滋此不可混作一片亦非
是截然兩段總之戒懼是平常渾全功夫慎獨當幾切要功夫譬
之鏡常時固要防護臨照又加拂拭也○或問朱子曰安知不親

不聞之不為獨乎曰不親不聞是己之所不親不聞也獨者人之
所不親不聞也於不親不聞處戒懼方葆得天命之性於隱微處
慎獨方率性之道錄此不乖提是修道之功不使少離於須臾之
頃也

君子修道既密則所存所發自與道合緣是而喜怒哀樂之未發也
叫做個中養而皆中節處叫做個中和字乃用功已到之稱惟
功夫無時不用故本體無時不呈○漢儒董子曰天無善氣何以
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何以清而秋殺就天無哀氣何以激陰而
冬閉藏天無樂氣何以疎陽而夏長養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
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人無
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故曰天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秋冬

中庸

五

夏之氣匹夫雖賤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此一段發出天人合一之
旨○未發原指性體第不可抹殺時字何也本文明白說喜怒哀
樂正見人有喜怒哀樂之時亦有無喜怒哀樂之時如可喜可
怒可哀可樂之事一時未感我安得無故起念就此一時喜怒哀
樂之念未起就是未發就是虛明性體當其有喜怒哀樂之時就
是已發其發皆中節仍是虛明性體道理本自明白而好奇者必
欲鉤玄索隱何也○喜怒哀樂二句不是時時發時時未發方其未發
雖是未發而其機何嘗一息不流行是寂然不動之中感而遂通
者自在及其已發雖是已發而其體何嘗一息不凝固是感而遂
通之時而寂然不動者自在未發是已發之源已發是未發之流
本體雖是一貫脉絡却自分明不相離亦不可混也第吾儒曰未

發之中而異端欲抹煞未發之說則曰人一生都是發的那有未發之時吾儒曰發皆中節謂之和異端欲抹煞已發之說則曰人一生都是未發的那有已發之時吾儒曰不觀不聞異端欲抹煞不觀不聞之說則又曰觀明觀暗聞聞聞聞聞有不觀不聞之時未發也無未發之時已發也無已發之時不觀不聞也無不觀不聞之時一切俱無無亦無幾何不墮於虛無寂滅之失也○昔豫章延平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最得伊維真傳蓋湛然虛明正此未發之氣象也非一槩無念一毫功夫無所用而後謂之未發也要知未發功夫不是面壁絕念求之虛無寂滅之域只允事在平常無事時預先將性命道理講究體認戒慎不觀恐懼不聞只在性體上做功夫使心常惺惺念常臺臺時時討得湛然虛

○中

○中

明氣象便是未發用力處亦便是未發得力處如此有不發發皆中節矣○或曰未發是一念不起時也若起一用功之念便是發如何還說的未發信斯言也則未發時一毫功夫無處用矣已發則功夫又不及用如此將功夫一切抹殺只憑他氣質做去喜怒哀樂如何能中節○或問未發已發朱子曰人自有生即有知識事物交來應接不暇其間初無頃刻停息然所謂未發之中寂然不動者豈以日用流行為已發而指夫暫與休息不與事接為未發時耶試嘗求之泯然無覺之中似非虛明應接之體而幾微之際一有覺焉則又便為已發而非寂然不動之謂於是驗之日用之間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蓋有渾然之全體應物而不窮者是為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雖一日之間常起常滅而本體則未

嘗不寂然也所謂未發如是而已夫豈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而可謂之中哉朱子此論已開後人悟門久矣○中也者不發一形不結一迹一真自如萬緣不染渾然空明本體此雖朕兆未萌而天地萬物的靜機已淵淵在內無其跡而有其理是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故曰天下之大本也中節之和即人人所當各中之節自可達之天下古今流通無礙故曰達道

致中和之功即是戒懼慎獨乃推而廣之也一念中和念念不中和非致一時中和時時不中和非致一人中和一家不中和非致一家中和一國不中和非致一國中和天下不中和非致天下不中和而念念一絲一時而至時時一絲一人而至家國天下又不特明欲使人物皆中和亦欲使幽而鬼神皆中和將此中和致到極處

○中

○中

則兩間之矣氣消邪氣化和氣生正氣暢而萬物有不育天地有不位乎至誠贊天地化育與天地泰其消息機權如此○摠之喜怒哀樂四者小而親愛賤惡大而慶賞刑威之類皆是物也此等處喘息呼吸便與天地萬物相關如洪範庶徵之應乃以五事祝言祝聽思即關於天之雨暘寒燠風可以見感通實事但觀庶女籲天風襲齊臺賤臣叩心霜飛燕地一匹夫匹婦精誠尚有偶然之格况盡性至命之聖人其為搏挽陰陽轉移造化更何疑哉故位育實事在聖人得位其功業誠易設施不待位而默祐神明由質化育自不可量此只論性中妙用故不當以位之有無作優劣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加損一也○或問一介之士如何得位有朱子曰規模自是如此人各隨一個地位去做若致得一身中

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實子所云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皆是此理但不可謂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或曰堯湯水旱何以說朱子曰此非常之變乃天為水旱生堯湯非堯湯致水旱也究竟地乎天成暴林禱雨自是斡旋天地之力如吾夫子在當時雖不得位然道明於萬世能使天綱地維民彝物則終古不墜是尤萬世位育之極功也

中庸第一枝從君子說起凡中庸道統非戒懼慎獨者不屬因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民何以鮮能賢知過之愚不肖不及也過與不及皆鮮能知味擇乎中庸而不能守者也賢智何以過曰

素隱行性後世有述焉愚不肖何以不及曰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也重關賢智一邊飲食節引起大智蓋鮮能知味便道其不行見體道者畢竟以知為先然必如舜之大智而道始可行予智節引起回之為人蓋不能期月守終不可謂智故必如回之服膺而道始可明是中庸道理非可易能者必知行合一又有個自強不息之心故以論強序之而末提言大過不能不及不能惟知至行盡至誠無息聖者能之也

君子中庸章

上章只說了一個中此中不離日用故曰庸中不可執着故曰時此仲尼於中字下註脚也變和言庸者以性情言則曰中和以德行言則曰中庸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意仲尼節是正文下節是

止節註疏○子思從人品辨學脉君子小人須着眼言這個中庸君子講得也是小人講得也是正所謂天理人欲同形而異情故說君子是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即未發之中人能脫盡情識一切都是平常事即聖人也還不得一些精采此惟君子為然謂此中庸完全在君子身上極者即是天命發者即是率性君子渾是一個中庸君子即後面舜回文武周公孔子中庸即下舜之知回之仁文之無憂武周之繼述孔子之道德九經皆是

君子之中庸只是能戒懼慎獨故未發是中隨時以運用出未發皆中節不背此中之體是個中而無時不中了此見通變處渾是真理不可說中而又時也○既曰時中則不可執充舜何以曰執中顏子何以擇中庸而服膺曰中一也有自統體言者如執中之中

有自流行言者如時中之中言統體則一理渾然所可執也而流行自在其中言流行則隨感順應不可執也而主宰自在其中故大學言止至善分明是執中而所謂能慮則時中之謂耳然中何以執只時時戒懼恐懼便是執中亦便是時中○無忌是不戒慎無憚是不恐懼此小人不是泛常小人乃異端之害道者彼其教以綱常倫理為情緣以詩書禮樂為糟粕以辭受取與為末節以規矩準繩為桎梏其視吾聖人之教不啻若弁髦之其弊使人倡狂自恣以禮為偽以肆為真貽禍於天下後世不淺故夫子斷之曰小人而無忌憚此小人乃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

中庸其至章

夫子反覆中庸獨見其妙突地出一句有轉眼當世不勝感慨故曰

民鮮能久矣一部中庸論道處只是贊個中庸共至矣乎無過不及只形容得個中庸若至字即大學至善與後而至誠至聖至字同極精粹極純懿至易至簡愚夫愚婦之所共有天地聖人所不能外也○脩道之教不明民多求之庸言庸行之外故有此嘆道之不行章

此是民鮮能之故知者是天下聰明人他把道理也看得幾分一意講求謂講求便是功夫却少了躬行一邊至愚者心上昏昏不知何者是道復安望其行也此道不行之故也賢者是天下篤實人他把道理也行得幾分便一意躬行謂只躬行便是功夫却少了窮理一邊至不肖者他既自暴自棄不復欲行又安望其明也此道不明之故也○賢知者誤以過為中而失之過愚不肖者誤以

不及為中而失之不及非自知其過與不及而耳之也故曰鮮能知味也○知者是知之過而行不及不仁也賢者是行之過而知不及不知也愚不肖是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已合下面知仁勇意○費隱章夫婦之愚不肖與知能彼以夫婦一節之事言此節不及以道之全體言

前面說知愚不肖皆不能與於斯道則中庸不為高遠深晦難行難明之絕德乎不知又非高遠深晦日用平常之間就是誰不飲食其中而知味者誰明是當面踆過也此節不可作譬喻看○飲食只作日用字知味非着力尋解只認取當然之理便是一知其味則須史轉凡而成聖不知其味則此心本聖而墮凡玩莫不字見道未嘗須史離人人自難道耳○鮮能知味只是心不在焉食而

不知其味惟心在素隱行怪一邊故不能知淡簡之味心在半途而廢一邊故不能知不厭之味

道其不行矣夫大有感慨即承鮮能知味來惟不知故不行舜其大知節

引舜之知正凡行必緣於明以為智愚之法則大知是靈明本體通天徹地原無限量舜更不以形骸隔之問察是合天下之知以為知隱揚用中是散一人之知於天下自覺盡天下人人具載一舜斯道大明如日中天矣○參論不同都是善一邊惡的已自隱化而不宣了兩端只是起止二字如云起迄頭至那頭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於此厚薄大小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乃所謂中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平執其中間為不厚不薄之說

則是子莫執中且如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以至伯金千金則執其兩端自至厚至薄而權度其厚薄之中合賞萬則萬合賞千則千合賞十則十却不是中間平分也孔子竭其兩端亦只是自大至小自精至粗都與他說無一毫之不盡大凡事偶舉一件自有兩端其中應該如此不該如此便是兩端○用中中字在舜言實即上下所同具之中也中亦無定緣時地人情而為之低昂損益自有個至當恰好的所在○好問好察惟精也執其兩端惟一也用中於民執中也其斯以為舜乎猶云此纔是舜不講向知上去舜字章中凡三喚仲尼神印一中之傳恍見舜舜面目故贊嘆如是

人皆曰予知章

不要說上段例下段只是上不能擇下擇而不能守上段不知畏後
隔阱即是索隱行怪而行險僥倖意若擇中庸便居易俟命素位
而行豈有險境○病根俱在予知上蓋吾獲陷阱上知人不肯為
下愚人不能為有一等小智人自恃其智錯走了路頭往往墮此
坑塹故夫子即他自知一念以破之兩皆曰予知然甚警省○從
人欲上起念便踏危機凶機從天理上起念便踏安機吉機
回之為人章

引明也是以如愚而紹大知之脈正仁能守之虞為人二字重有天
資學力俱到意○中庸雖渾然性體而其發於萬念萬事者莫非
性體之散殊隨處體認愈析愈精實見得是方能得此古人未
悟的功夫一善字甚活每得一善即弗失不只守一善如孟子聞

一善言見一善行或欲作一貫字者未是語意認得是一善時便
說做萬善何妨拳拳字字都身上借字實實落落以身體之無
些子放逸所謂篤行者也○顏子一生為人只是個博文約禮擇
乎中庸乃博求此禮於視聽言動間也得一善是約視聽言動而
復於禮矣服膺弗失則欲罷不能之境也惟本體原是戒慎恐懼
的見得本體自然戒懼之不容已

天下國家章

此節知仁勇意勿明揅入三者聖人亦皆庸行中事惟賢知之士
則以為奇勲峻節夫子皆本中庸之道以裁之正謂顯奇於庸行
之外猶易執中於庸行之內最難也大凡天下事靠精神發揮靠
聰明窺測靠氣魄支撐皆可着力惟此中庸純是天然性體須靠

精守固乃可庶幾若平常日用處稍增一分便過稍減一分便不
及恰好最難○不可能非言難能以阻人之進蓋人之不能中庸
者只是法於私而不能率性以合天是中庸之難難在易簡也不
可能者其本體有能有不能者其功夫聖人之獨能正於其易簡
率性處致力耳此性學也○夫子恐人無處覓箇中庸故後面便
有事父事君未能之語可見中庸道理只在綱常倫理間若舍此
別覓箇中庸便玄虛而流於佛氏○夫子嘗大誓堯德恭伯仁比
干惟其中庸耳恐人見其難而不敢任也則曰人莫不飲食也恐
人忽其易而不屑為也則曰中庸不可能也近來講學者把不可
能處說得太高遠太玄虛真是不可能然却又中中庸了中庸不
可能觀於此益信

子路問強章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天命之謂性也率性之謂道則自
中自和又何強之可名也然吾人相生以後便為習氣用事矣矯
習歸性乃所稱自強之君子子路氣質用事矯之一字是他對症
藥方○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繞說風氣便屬用一邊了
南方陽主發生故其用柔北方陰主肅殺故其用剛必於至中和
方是陰陽合德方是太極之本然

溫柔之習可養和平之度故君子居之○南北之強亦不是尋常人
此輩亦見定守定但學力未能變化氣質不免尚為風氣所囿所
以不得為中庸君子亦不外此南方北方人而但不落在南北風
氣裏

君子是以義理自勝其私欲和不流是渾厚中自有主張中不倚是堅定處絕無依傍此倚字即大焉有所倚○或問朱子曰和便易流若中立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曰柔弱的人多有所倚靠初從中道而立及把捉不住畢竟又靠取一偏此所以要中立不倚方見強如倚於知倚於勇皆是倚若夷惠正是不流不倚處蓋文王善養老他便求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即此便是他中立不倚○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中和原於天命之性不可得而變此塞即性命之闡然處即秉心審淵之塞當國有道正君子效用之日於是自超然自喜之心雖非富貴移人亦屬名根未盡此謂變塞不變者未試而恬然已試而泊然道雖大通而於天命率性之真辭毫不洩漏於封蒞非故意韜晦實一全真

中庸

卷中

精不為功名漏洩國無道則吾道否塞訕誣不已甚且傾陷君子亦惟是砥柱中流確乎不拔所謂獨立不懼而陰持吾道於不絕者也故曰至死不變○古人窮時有學達而行之故稱不變塞後人無學何塞可變今所謂變塞云者不過以其驕奢不似窮約時淺之乎言變塞其責自啟秀才讀書時便以榮身肥家為念矣待至出仕却來變個甚麼○平日志於道義者達時惟恐其變志於榮貴者達時惟恐其不變○四矯字乃功夫之勇毅非贊詞蓋性利於率情利於矯人性固善然被情欲障住如何能率得來若任情做去性愈遠流蕩有何底止今用矯法正矯其情欲之沾滯使自然之天理發見乃矯氣質也矯人欲也非矯天理也但常人的情根即種在未發理此雖借境上論而矯的工夫端在未發處

用即戒懼慎獨之法

有子路之勇涵養未便是顏子有顏子之仁融化未便是大舜

素隱行怪章

通章只形容得一中字觀半塗而廢亦陰中隱怪之病故立說到遇世不悔方許其能中庸見名根一絲未斷不可謂中庸也此夫子剔出鮮能中庸的骨髓

素隱行怪是設心要做一種奇特以邀名譽之人情喜新厭舊者聖之為不可及高明者樂其誕而思以自托故後世多以名歸之是以學術禍天下後世者聖人自是不為不是表已之不為只說決不可為

遵道而行見人無稱述則不見知而悔矣既悔安得不廢此或擇中

中庸

卷中

之初一番之所得未確則欲罷之內念易生又或守中之際衆口之所咻交加則變塞之外緣易動道至於名利兩窮才力難竭苟非獨立不懼之君子孰肯避世而不悔其廢宜矣夫子曰吾弗能已只是見到這個真機自住手不得所謂知至知終躍然見有誕登之岸在雖欲不前而不可得○呂侍講云學不如孔子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半塗而廢此語誠然可見有下學而無上達請不足以達天亦是廢夫子於此正要人研將上去故說吾弗能已中庸之理至平至實稍與當世不相合不可謂中庸惟與當世無一毫不合而世莫我知而不悔方見依中庸之真處若譁作懸崖撒手便不顧人是禪學非聖學也惟功夫透得本性真機則吾盡吾性吾慎吾心平常淡簡之理原不足致人知而亦無介介於人不

知直是妙境。避世與避世別。避者必隱。隱者不必隱。君子有中庸之德。而世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避易曰。避世無悶。不見是而不悶。唯乎其不可拔者。潛龍也。正是這個聖人。○不曰聖人。而曰聖者。不過就上君子而言。直指之言如是。則行造其極。尋常日用。直達天德矣。此之謂聖學。然則道實不外於中庸。只是此念毫無斷續。毫無夾帶。處便成絕德。何必隱之。索而怪之行乎。○凡人於境遇上。變動念功夫。便向顯見處走。作所以論學說。不愠說。無悶。正要在境上磨練。觀後章論作禮樂德。必做於時位者。為制禮而言。特性分中作用之一節。若此處則專論證性。所謂分定而無加無損者。故須不見知而不悔。乃與未發之性體無虧耳。

中庸第二枝。乃子思自立言。以見道之極費。所以破隱怪之辭。言費隱之道。莫較莫破。察上察下。而吃緊在造端。夫婦處起手。推其極。便可察乎天地。何以察乎天地也。夫婦盡其道。便可盡于臣弟友之道矣。是察乎子臣弟友之間也。子臣弟友盡其道。便可盡于仁而行。無入而不自得矣。是察乎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間也。而實始於夫婦造端。則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已瞭然矣。故遂叙出妻子合兄弟翁父母順。以見倫常盡道。漸可合德鬼神。而求其合德鬼神者。其舜乎。其文武周公孔子之告哀公者乎。到舜文武周公孔子地位。天人合而一矣。此所謂君子中庸。真中庸其至矣乎。費隱章。

道即率性之道。夫婦率夫婦之性。故可與知與能。聖人率聖人之性。

故任其所不知。所不能。天地亦只率天地之性。故任人所憾。鸞魚亦率鸞魚之性。故飛躍上下。惟夫婦率性。故道之端。造於夫婦。惟天地之間。皆是率性。故道察乎天地。此可見率性之道。如此其費。何必索隱。○通章俱言費。而隱自在其中。

費如錢財費用之費。更有著見。明顯蓋世上舉手便是錢財之用。世上舉目便是斯道之用。如財之出。尚有窮時。此道則用之不盡。實不可得而竭。即天地之化動。而愈出古今之用。往而不反。皆是費。而隱非費。而又隱也。要曉是君子之道。不是空空在道體上說。○率性之道。是費天命之性是隱。

中庸之理。無物不有。雖夫婦之愚。不肖。亦不禁其知能。非稱夫婦之知能乎。道也。照下子臣弟友看。就如極愚蠢的人。也曉的他父母。

該率。顯量。不是與知極頑鈍的人。也會掙。叔父。母。豈不是與能。凡事皆然。○及其至。即極至之至。猶言盡頭處。道乃無極之理。如何可盡。故聖人有所不知。能謂道無窮。盡止極。而人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非謂聖人有歉於斯道也。薛夫子曰。忽悟天無際。方知道不窮。○聖人只知其當知。而索隱者。欲知聖人之所。不必知。聖人只能其當能。而行怪著。欲能聖人之所。不必能。○費即不離乎陰陽之太極。隱即不離乎陰陽之太極。大莫載是萬物統體一太極。小莫破是物物各具一太極。

鸞魚見物。物皆道。舉天淵見處。處皆道。舉飛躍見事。事皆道。於飛躍見性。於天淵見為魚之率性。而合道。然必擴開心上之天淵。始見眼前之飛躍。不然。止見是物。不見道。○程子謂為飛魚躍。

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者謂其皆順性以動而我無與焉者也此天之真也故曰認得時活潑潑地蓋終日與天游矣修直者不過循性之理效天之動耳與鳶飛魚躍何異此之謂性命之學○風動日明天光雲影山峙川流雨洒露滴以至日轉樹移鳥語花香之類皆活潑潑地之理惟無欲者識之○朱子曰鳶必戾於天魚必躍於淵是君臣父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知覺運動之說則但以能飛能躍為性鳶可以躍淵魚可以戾天夫安可同日語哉

末言君子之道功夫只從夫婦上做起即刑于寡妻意造者猶言修為造詣做起端倪錄此擴充去便可充塞天地前上下察以道自著察言此察字以君子用功既到自能昭察言○朱子曰夫婦是

人倫尤切近處人事之至近而天理行乎其間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不能不壞於幽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慎恐懼則功夫從裏面做出其入道皆易為力而有功夫易首乾坤中咸恒詩首閑睢書美聲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非研幾謹獨之君子知性命之理者其孰能體之○胡文定公曰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道不遠人章

上章言個費字費是甚麼其實不遠於人即是子臣弟友之人蓋道不遠人人共此脉也可以自治可以治人可以入勿施我可以我勿施於人可以我貴人可以貴人者反責於我何處為藩籬血脈

通而道盡矣

道不遠人言自然之本體道不可離言當然之功夫遠人為道即自還其與人同然者耳燕修已治人人已兩失說

惟道不遠人君子亦不遠人為道引伐柯之詩正是為以人治人張本非道不遠人之証蓋治人之則就在各人身上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以人身之道治其人若能改所不知不能以復於良知良能則彼各自盡其所以為人君子又何過責於人之外即止而已若說以我去治人仍是執柯以伐柯夫止者即此是道之意

忠恕二字即從上文以人治人露出夫君子治人而必以人者良以人有忠恕之則可以合人即可以合道施諸已二句即忠恕解總言人情之外無天理已情之外無人情近取已心以體貼人心正

不遠人以為道之事所謂遠道不遠者第差一熟耳熟則忠恕即一貫之道矣此却不重生熟只言是心即合得道體也

忠恕遠道不遠矣而道果安在在子臣弟友之人身上而已為道當如何以為之亦不遠於子臣弟友之人以求其寔能而已四個未能字正應前中庸不可能也學者不及聖人處正坐自以為能之病把許多不是都推在父兄朋友身上去誰肯如聖人自家認個不能○所求乎子臣弟友之道固是欲以治人處而自反皆未能時覺不能自治處所求乎子臣弟友俱是欲施諸已處而自反皆未能俱不能施諸人處皆非忠恕也○胡不慥慥爾言吾於四者之道終身勉尚未知其能彼為道之君子胡不收歛精神於切近為實處做而乃遠人以為道哉

素位章

承上章人倫各盡其道因就其涉世受用處言之通章重自得正已反身三句總言之尤重正已一句正已者戒懼慎獨以盡修造之功也反身正已之用心處自得正已之受用處也

素位字作素定甚有窒礙斷以朱註見在為是萬境惟見在為吾人本來的境界君子只是因見在之位而行所當行之道事事貼實做去那得工夫管外邊數行字俱有寔落功夫在

自富貴易處之位以至於貧賤夷狄患難所入之鄉漸難而無不行其素正君子須臾不離道而時中也○行乎富貴即國有道不變塞焉之意行乎貧賤即國無道至死不變更世不悔之意武周制作即行乎富貴之一端大凡人心不安本分現前所有多不滿意

更要已上前去只把沒相干的空費心自己討不得一舉受用君子則身在一處便安心做一處的這乃幹辦我自家的勾當尋討我自家的趣味故以為自得識得此意則憂勤惕厲正與自得不相妨若說道還閒曠任運自然便涉老莊見地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亦不可使上之陵在下位不援上在上位亦不可使下之援故在上而割體統以樹私交在下而卑諂以冀薦揆皆使援使陵之道也使之陵而又不甘於陵使之援而又不喜其援安得無怨○上不怨天非不得於天不怨天下不尤人非不得於人不尤人蓋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入而不自得自然無天可怨無人可尤何也在上位而陵下下之人未必皆甘於陵在下位而援上上之人未必皆喜其援安得一一如意安得不怨天

尤人惟正已於上無所求於下自不見下之人有所拂意於我何所怨於下正已於下無所求於上自不見上之人有所拂意於我何所怨於上上焉若天之於我皆順而無逆自然無天可怨下焉若人之於我皆是而無非自然無人可尤又何入而不自得哉當此之時若君子之所遇與小人異不知非君子所遇與小人異乃君子正已而不求於人與小人異也○吾身中原有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平日常常何等至正正已是戒懼慎獨正君子盡性實際處非惟不受世網之羈係亦不受造化之陶冶○自得後怨尤自忘試觀不怨不尤自得時喜怒哀樂何等發皆中節未發之中可知也

居功節就正已上看出易字就天人上看出命字易字不可就位看

位中所當行之理也順理為易逆理為險不惟易與險不同即居字便有隨寓而安之意行字便有逐物外馳之意○素位不顧外便是居易居易便有吉道福道在天下又未有因吉道福道在我遂抗命以求吉求福之理吉焉惟命凶焉亦惟命只得靜以俟之此是自然道理若不素位而顧外便是行險行險便有凶道禍道在天下未有凶道禍道而不罹於凶禍之理且凡操縱在人予奪難憑錙銖都是撻干繫的即不然而吉焉福焉亦微倖耳非吉與福之常也此見惟居易方可言俟命所謂盡其在我聽其在天也若行險而罹災危豈可曰吾命乎

引射以發明君子正已心事言君子之正已無求惟射似之射者必反身非只空空不尤人而已素位必盡道非只空空不顧外而已

○均之言命也今人專主乎教則以孤虛旺相言術家之所謂命也古人專主乎理則以盈虛消息言聖賢之所謂命也正有見於理之不得不然人之莫為而為者也所謂以理言命也故素位不顧外謂之俟命修身不戴妖壽謂之立命若今人則於窮通得喪若謂其可轉移而於智愚賢不肖乃謗諸天之一定其於聖賢之所謂命正大相反也哀哉○一般是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君子視為容易俟命的境界小人視為行險徼倖的境界君子自己行的是行有不得猶反求諸己小人自己行得不是行有不得猶怨天尤人

行遠章

上文君子之道天地聖人不能盡何如高遠然夫婦可與知能又何

中庸

○三十三

如卑邇通章父母兄弟妻子原都是卑邇但引言口氣却像說父母順是上邊事宜室家是下邊事欲上面順下面和以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此亦須活看如就本章言則兄弟妻子為卑邇父母為高遠通下章言則父母兄弟妻子皆卑邇合德鬼神為高遠也

自邇自卑不是繇邇至遠之說言行遠必自邇處行求有不邇而能遠者登高必自卑處登未有自卑而能高者亦見道在卑邇不必遠人為道之意觀堯舜之道不外孝弟聖人庸行上達天德可見學者未達即為卑邇既達便是高遠

引崇樸之詩亦造端夫婦之意呂榮公與其夫人終身未嘗面赤雖枉席之上未嘗戲之所謂如鼓瑟琴也司馬溫公其兄伯康年八

十公未之猶問儼拊背所謂兄弟既翕也曰丘曰樂曰順此一家中和有喜怒哀樂中節氣象亦即有魚躍鸞飛天地位有氣象卑邇中即是高遠令人躍然可會○何謂卑邇父母兄弟妻子是也何謂自邇自卑順父母兄弟和妻子是也世豈有欲治國平天下而不先齊家者乎是齊家者治平所托始也遠之自高之自也究而言之國一家也天下亦一家也均此父母均此兄弟均此妻子是邇之外非別有遠卑之外非別有高其理一也

中庸原是通前後看的卑邇在上章子臣弟友及素位高遠在鬼神章此章單發自字為前後作過脉耳

鬼神章

前費隱章就夫婦聖人指點率性此就鬼神之顯指點天命說出體

中庸

○三十三

物不遺正愚夫愚婦與知與能之鬼神即天命之降鑒處後面說到誠之實理則說鬼神就如說夫婦聖人天地萬物一般仍是道在中庸而已

程子說鬼神是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就往來屈伸之氣言張子說二氣之良能指其自然能屈能伸者兼以理言朱子又說以對待言是二氣之良能以流行言即是一氣之屈伸屈伸又謂鬼神是二氣之良能亦是二氣之良知合觀之其義備矣凡後章郊社所祀之天地宗廟所祀之祖宗繫天之日月星辰在地之華嶽河海往古之二帝三王之類皆是鬼神不專以氣機言○鬼為陰之靈神為陽之靈者以其精靈不昧而能主張造化糾察人豪所謂上帝純汝者此也其實神之德有大小鬼之德亦有大小為德即

易所謂情狀情是蘊蓄的當就本體看狀是發露的當就作用看
註言性情功效性情却以體言功效又以用言總言發生長養固
是德收歛歸藏亦是德保祐賜養固是德監察譴罰亦是德既贊
德之盛似在功用處多然觀後面誠字須說他有無一致微顯共
貫方見得為德之盛

盈天地間皆物也可見可聞者也孰根抵是孰樞紐是所謂物之體
也則不可見不可聞者也以不見不聞說鬼神正如以無聲無臭
言天載體有體貼之意亦有體察之意鬼神為物之終始緊隨着
人身而亦覺察其隱微蓋惟體貼故能體察註中聚散始終以物
物所受之氣言若屈伸往來則以一元渾淪之氣言凡天地之升
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長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故曰體

金

主

物不遺○鬼神一道其類亦各自形聲自相視聽惟與人道相隔
是以見聞莫之及耳然而人之形與氣則鬼神能視且聽之故以
體物稱鬼神焉人者天地萬物之靈鬼神之統會也何以不能體
鬼神也曰人以形用而鬼神以神用也○人一身四肢百骸是精
呼吸運動是氣其能知覺能思想的是神神在生為性靈死後為
魂靈魂附於精氣則為人物離了精氣游散開去則謂之變矣是
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惟神則兩在不測人的神靈與造化神靈
並非有隔絕之人不能離天即不能離鬼神生如是死亦如是○
或問體物不遺皆鬼神所為則人之生死宜神獨宰其柄必不受
權於氣矣今觀人之死惟形氣衰朽神魂亦因散去是神不自為
聚散全聽聚散於氣了再觀世間喪心之輩他本性已盡埋沒而

氣魄一日尚盛則一日不死至今神明固必聰明正直而亦有
厲鬼如左氏之祀伯有者又非他氣魄盛神亦隨之轉乎不應神
宰乎氣乃反聽氣轉移若此何故葛屺瞻先生曰志壹則動氣氣
壹則動志神因能役氣而有時為氣役神役氣者生為正人沒為
神靈氣役神者生為小人沒為幽鬼故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
小體為小人學者識此亦可猛然知警○或又問人類中之聖賢
亦鬼神之所體歟曰先天而天弗違君子見道於微則先天之體
段具焉似非鬼神之所能攝也然既曰德盛則鬼神中豈無先天
弗違如大人者此又與大人渾然同體了無間隔矣即上帝與先
王可以例推

劈頭說個使字誰使之正見得他靈處乃人心之精誠自不容已若

金

主

或使之也連那齊明盛服亦驗鬼神不遺處祭祀不專指上帝凡
祭皆然古人設祀典豈漫然無謂蓋人於死後形氣雖散而神魂
帶了生前情識欲飲食欲飲未嘗無不可無以祀之但幽明道隔人
終信不及故指點出齊明承祭見我心之神既來天地之神亦聚
以神合神自然相為昭格祭揚顯著全是一敬相感○齊明二句
即後面一誠字洋洋二句即後面一顯字是充滿不是恍惚○齊
明即前戒慎恐懼但一在平時用工一在臨時對越無兩念也君
子戒懼慎獨刻刻與道相合即刻刻與鬼神相通此謂洗心晝夜
與天交也常人雖未能如此然匹夫一念精誠亦自有感通之理
故說使天下之人是大槩論

洋洋如任是體物不可遺之實事亦體物不可遺之一端如待祭祀

而洋洋則神之所遺者多矣如必承祭祀時始齊明而無射則人心之遺鬼神處又多矣故又引詩言補之見無時可忽也三思字正打着人心上說今人特未嘗念及鬼神試一想着眼前儼然有物諺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若知此則尸居羣蠹之中有如攢鋒交敵之下不知起了多少怖畏消了多少邪思六經所以多言鬼神夫子於此亦明洩之說到驚魂動魄處使那閒居小人媚世鄉原能無忌憚此是中庸惕人慎獨之意

上三節不見不聞即微體物不遺洋洋如在即微之顯微字不可忽徒顯而不可掩便落形色他正是隱微去處實實落落有一段不可磨滅之理所以發揚昭著掩藏埋沒不得如此夫即指不可掩說○中庸到此方說出誠未蓋天之道人之道物之道皆是實理

流行後而大孝受天命達孝祀上帝祖宗及三達德五達道九經之多總歸於一誠見此點真實无妄之理貫徹天人充塞宇宙流行古今總是道之宗天地即是道之費而隱處

大孝章

上章誠字乃人心與天地鬼神相通之竅其最切處莫先於孝蓋孝親之性誠也誠能動神故以孝之格天祀祖言所謂致之而塞天地溥之而橫四海包羅無限好處所以為大孝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兄弟樂妻孥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在於宗廟饗子孫保極其流澤之長費之大者也此以大孝作章言實以大德為主

舜之大孝要言以天事親意以天事親者謂其天在吾身有可必

也何以為天在吾身德為聖人而已惟德為大德故孝稱大孝便見天下古今不常有之孝非以天子為大孝也○說大孝即說德為聖人使人惕然自修見福固在天之不可必者而德非力之所致自致者乎人子勿謂心為分限也○聖人惟立德顯親達為大舜窮為魯廢皆無忝爾所生○尊富饗保四句提振德為聖人一勾俱有遺跡自身意舜之精神與累世祖考相為會聚故言饗之九創業君子為百世計則子孫百世保之為一二世計則子孫一二世保之此便推親心以及無窮饗之指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保之指虞思續商均之祠胡公開用齊之傳○舜能抱有大德即不五位不王食不珍饗不雲仍已無愧聖人之大孝況其尊富饗保如此則福益隆德益愈至德既至孝益愈全益見聖人

感通之神矣

故大德節詞雖泛說意定主舜言德尊無上有得位之理德脩萬有有得祿之理德之光不掩有得名之理德之貞不渝有得壽之理為天子者位祿固所自有未必件件完備須合此四句看分明有篤厚申重稠疊無已之意

天以生物為心無一不欲其長養加厚但和氣流行常與物之好生者相奏以植物言之一般風雷有物遇之便生長有物遇之便摧折一般雨露有物遇之便滋潤有物遇之便藥爛一氣流行者自相入傾者自不相入耳○裁者培之是有德者天必厚其福可為居功俟命者勸傾者覆之是不德者天必厚其毒可為行險微倖者戒此節却舉為裁者培之而言○小人或得福君子或得禍

此一時之遭際未定之天也小人終得禍君子終得福此到底結果已定之天也大舜處貧賤患難是一時遭際為天子是到底結果可見天人不遠

詩言令德之宜民人即物之哉也受祿而保佑申即天之培也天之篤材眷德若此所以大德者必定受天之命末要補出以德獲福與別樣天子不同以德福報親與別樣天子事親者不同看一者字不粘定舜說末後要找出舜來以兄孝為庸德而盡其極可以通天可以至命則中庸其至矣乎

天命之謂性命以賦理言大德必受命命以稟氣言理本能宰氣而德不到至處則閑揆通不過去若大德的聖人修德至善賦理之命既與之合一則稟氣之命自隨他轉移所謂宇宙在手萬化生

身何患命不我受而尊富饗保有不**可必得哉**若吾孔子之大德雖未得位然千百世後莫不追崇而享之上**迨啟聖之封祀**其為尊富饗保較受命一時者更遠也

只叙周家世德而子思引之則世德所在即道之所在也子思於大孝後繼之以無憂言當時舜能格天得祿位名壽而家庭間有父頑母嚚弟傲不能解憂若文王遇紂未能尊富饗保而家庭間却喜祖賢父賢母賢子聖可以無憂要之底豫格親後舜亦無憂武周成德後文仍舊無憂故孟子舜文一揆之說即根於此○從來宇宙有三大會唐虞有君臣之會成周有父子之會洙泗有師弟之會皆千古際遇之隆處此無憂以所遇之時言不以盡道言不

以心言論盡道則充舜皆能盡道論心則日舉不遑暇食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文王恒有畏天憫人之憂只是可無家產之憂也○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武王竟取殷家天下以世俗論豈不是貽文王憂者借曰不貽文王憂豈不是化家為國另起一番事業而夫子方以為述方以為績方以為成德方以為達孝方以為善繼善述將觀其孟津與有二服事之念打作一套事會成一片心而放伐之業竟與大舜同其受命此子思之旨也若武周則憂在績緒憂在制禮作樂雖欲如文王之無憂而不可得見無憂莫如文王

總言文王以述作得人而無憂下詳言其績緒成德俱是子述之事而父作之業蓋以充不然行天子事於王季之時則必蒙其貽之

名非文王以服事殷之心而文之憂在前若守諸侯事於武周之時則必受拘繫之讖非文王視民如傷尊祖敬宗之心而文之憂在後故惟王季無失節武周無失權然後謂之有父有子而文之所以無憂也○以王季為父是以賢而啓聖以武王為子是以聖而紹聖曰父作之在文王必有以承之曰子述之在文王必有以開之非全無為也王季其勤王家文所欲為者季已先為之武周績緒成德文所未為者武又通變以為之文只畫一點恪共的本心所以無愧大舜作之就績功累仁說述之就修德行仁說周家世德相傳故不曰業而曰緒只是續其績功累仁之緒雖武王伐商亦是不不得已之仁心無傷於父祖以來之純節尊富饗保與舜不同舜自一身邁跡言武自侯國政度言曰一戎衣便見天下

歸心無事殺伐所以不失顯名也曰身不失便見中心隱微之地
實有不得已之苦衷所以為續緒而無拂於文之心也

武王末受命見萬不得已曰未受命則制作不及備意成文武之德
最重不曰心而曰德從秉懿之性上見尊親之孝錫類之仁皆天
理人情之極致故曰德先德未成在武周固未安而文王在天之
靈畢竟歎然○追古公而王之曰太王以王迹之肇基也追季歷
而王之曰王季以王家之共勤也雖不及居王者之位猶得以膺
王者之稱親之至也自組紼以上至后稷禮用九獻樂用八佾雖
不及膺王者之稱亦得以享王者之奉尊之至也要見以天事親
合人以事親意組紼太王之父也○斯禮也即是尊祖敬宗之禮
使得隨分自盡葬用死者之爵貽死者以安也祭用生者之祿仲

中庸

○三

生者之情也止言大夫士不言諸侯庶人者以諸侯繼世為諸侯
庶人繼世為庶人也期之喪不及天子諸侯所以尊天下之為人
君者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所以尊天下之為人父者也尊君即
是以服事殷之心尊父即是不傷父心之心武周之心事昭然千
古文之無憂益足徵矣○追王二句是成其以孝祀先人之德斯
禮也以下是成其以孝治天下之德斯禮也是自上以達下期之
喪數句是自下以達上○時可無憂則無憂時可續緒則續緒時
可成德則成德此三聖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君子時中於
此可見○同一尊祖敬宗之心吾得盡其心而入不得盡其心非
忠恕也周公制禮達於上下所謂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者
手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盡已之性也達乎諸侯

及士庶人盡人之性也看此章達字便曉得下章達孝字
達孝章

達孝兩字通章之綱舜以大德受命故稱大孝武周以達權革命故
稱達孝達即通權達變之達孝乃至性凡禮制總是此點命脉二
聖精神意緒與天地祖宗相通處總在透得源頭觸處通徹達之
義是幽通於先人明通於衆志上通於天下通於地郊廟而通於
海宇總屬一片孝思周徹篇中九其字七所以字正為武周傳神
先人有此志事後人為之止可謂之繼述不可謂善繼也先人在昔
無此志無此事及至今日處其時度其心為其事而仍無傷當日
無此志事之心始為善繼善述耳繼述孝也善繼述達孝也不然
如止以今日必有此志事而快然為之能無傷當日無此志事之

中庸

○三

意哉文胡得無憂而武周又何得言達孝○志事不指伐商只指
有天下說耳若使文王生至今日天下亦必為周有只是不動征
伐而天下自歸之耳觀有二之勢可見
四時皆祭特舉春秋春時雨露既濡孝子有怵惕之心秋時霜露既
降孝子有悽愴之心如詩春秋匪懈是也○脩祖廟句提起是脩
之以致其嚴潔陳宗器示主器有人設裳衣使神有所依薦時食
使神有所享祖考只在一念中四其字有肅然相見之象自祖廟
脩而凡祖廟中陳設薦享無不有自祖廟脩而凡宗廟中周悉曲
折無不行後殿踐位行禮奏樂等皆一時事
於斯時也有宗廟班列之禮以序昭穆是親親自同姓言序事是賢
賢兼同姓異姓言辨貴賤是貴貴自異姓言建賤是勿勿燕同姓

異姓言序齒是老少自同姓言族嗣乃天子欲福而同姓兄弟之
長酌以缺於異姓兄弟之長也○昭穆以左右分父昭則子昭父
昭則子穆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所以古者立尸必隔一
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
位禮樂之所尊所親俱不是其人當日之舊而俱言其者正武周息
息與之贊對息息為之舉承皆其志事交通處

通下當云不特廟祭見武周善繼善述凡郊禘莫不皆然○惟其孝
之達也故先王止用社以祀后土而今則制為郊禮以祀上帝焉
先王止用五廟以祀祖今則制為宗廟以祀先斯禮也斯義也乃
一段崇天禮地尊祖敬宗的意思凝結於中而無以自持特假此
禮義以將之所謂惟聖人為能饗帝惟孝子為能饗親俱盡於此

禮之裁制處即義○親親貴貴賢賢老老幼幼物各得所即為飛
魚躍機括即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實事○只將序昭穆一節
及行禮奏樂愛敬各盡的光景一想像之則宗廟之中藹然子孫
臣庶一脉流通氣象肅然乾坤整理民物雍秩景象故曰治國如
示諸掌

前章追王上祀與此章修祖廟踐位行禮皆本於鬼神章肅明奉祀
所云贊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蓋天命謂性源頭一般大而天地
細而人物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無非此理流行著見能知乎此則
精脉感通視於無形而民物之有形者不難視聽於無聲而民物
之有聲者不難聽隱微顯見一以貫之矣○夫孝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是以聖人之教不肅而成

其政不嚴而治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先王有至德要
道以順天下此之謂也

舜曰大孝武周曰達孝聖人之孝何以分別曰舜都在性體上武周
便借作用上顯出來大舜德與天通直是無為之體武周因性作
儀便是以有為合無為所以曰克舜性之湯武身之
問政章

表公之問在舉政夫子之對只是存人存人必要修身修身必要體
道體道必要致知力行致知力行必要擇善固執擇善固執必要
學問思辨篤行學問思辨篤行必要已百已千凡此總所以誠身
也身誠則可以行三可以行五可以行九而天下國家不難為矣
此之謂人存政舉

通章只人存政舉四字可貫明善誠身身修道立人之存也達道悉
行九經舉舉政之舉也

其人存註雖兼君臣而意實重在君一邊人豈有存亡生理存則存
生理亡則亡生理即合下仁字故曰仁者人也

人存政舉存乎人之盡道耳道字頗上存字就君心所植立言即後
面天道人道地道之意下文漸次以仁身論人道終以誠身論人
道仁也誠也一也總之以入合天之道也言人以生理運用為道
猶地以發育資生為道其故同也夫政也者全是文武真心流注
生機所溫醞而出猶如蒲蘆之含蓄生氣然要在君心為之地耳
如人君滿腔皆惻怛至誠自然發生流行猶蒲蘆一着於地生生
之機自不可遏也蒲蘆只作蒲帶以易生之物說與敏樹闕切

字語作為政在於待人此人字當指臣言然人須是我君揀擇選舉
取人以身方明良相投修身以道是應事接物間件件有條理都
恰好停當悲協於中道修道以仁是協於中道處皆懇到情意為
之貫徹也非身是一個道是一個仁又是一個提言之不過身之
日用動靜皆道皆出以真切之心而已

修道以仁而仁非他即人也人之一身形體血脉喘息呼吸原具有
惻怛慈愛之理有此生理方成個人仁主於愛愛莫大於事親見
親親尤生理所關切處故曰親親為大義者宜也日用間恰當好
處是也義主於宜宜尤理所宜尊者故曰尊賢為大○尊賢正以
輔仁○親有厚薄賢有大小親之尊之其間自有等殺此等殺乃
天理自然生成故曰禮所生也生字只當發見字看曰生者見其

中庸

○主

出於自然不待安排布置之意非是禮在性中生出等殺來
親親尊賢特仁義中一大事亦包不了仁義必此身仁義則身修矣
方可以事親可以尊賢故言此身政賴之而立賢賴之而尊親賴
之而親故君子不可不修身既思修身又不可不事親以推此心
之仁既思事親又不可不知人以尊賢而盡此心之義以輔親親
之仁既思知人又不可不知此間等殺皆天理自然生成的非謂
修身在事親後事親在知人後知人在知天後也○三思字都為
修身了案○等殺不是自也意見全憑天理上生來一毫增減不
得若天理源頭不透徹則思或至於濫施敬或至於妄加所尊所
親處之皆失其當矣○鐵惟空而後妍媸畢照衡惟平而後輕重
不與官人之法從來如此人心鑑空衡平直與天合此是何等景

象蓋天者性命之源從來君臣遇合非止相契以人爵是相遇以
天倘於此處未合一切枚卜占筮訪求造請之事俱不足恃後世
君臣難於遇合正坐此病

修身固以道而道不止於親親必合五倫而始全修道固以仁而又
不止仁必合知勇而始備此節牘列許多名目出來件件歸併在
吾人身上達道不肯父子而首君臣從人存來達德不先仁而先
智從知天來○有三達德五達道可行有一誠三達德可行誠即
三達德之實處非三者之外別有誠此一字是實理渾淪有不容
兩歧者摠天命率性之真機脫脫手流貫於其間也誠字宜虛含
此言以德而行道者有知行一致之妙豈論資稟哉或字極活生知
非生來便知說他知處恰是生成的不着人力推測安行倒看生

中庸

○主

知是無待假借自會證悟若靈樞風具者學知是借聞見以觸發
自心乃能通曉困知是困心衡慮憤極而通必須打破疑團方纔
透徹三者摠只要討個曉得既曉得有何分別安行是不費氣力
穩穩當當在道上走利行是以為有益身心酷暑不吝勉強是勉
力矯強他心中本不欲行却又放不下只得拘轉習氣猛力去做
三者摠只要討個行得既行得後有何分別故以為知之一成功
一非達德本來一樣則困亦不能通勉亦不能到矣何以得一○
或生而知之本明之鏡也或學而知之磨而即明之鏡也或困而
知之久磨而後明之鏡也當其明時豈不是一樣明或安而行之
乘轎而達京師者也或利而行之乘馬而達京師者也或勉強而
行之步行而達京師者也及其到時豈不是一樣到○本明之鏡

尚須磨改聖人不廢學○能知處俱是達德之智能作處俱是達德之仁能到知之一成功一處俱是達德之勇氣質何曾限得人○聖人雖生知安行亦有困勉行時曰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發憤忘食常人雖困知勉行亦有生知安行時曰知愛知敬怵惕惻隱但聖人生安處多困勉處少常人生安處少困勉處多然聖人雖生安處遂用困勉的功夫常人多困勉却以生安自處此所以聖益聖凡益凡也

問困知勉行視生知安行遠甚何以能知之一成功一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所以知之成功則一也此三句正是發明上文所以能一處非困勉之下復有此一等人○重在好字力字知字上人之精神常聚於所好聚久則蓄極而通故可以破

中庸

三

愚力者竭吾之所能勝力行是真性用事私意自容不得故可以忘私中心真真羞愧自不得不振作自歇手不得故可以起懦要其成功則曰一計其初用工則曰近

此節究竟只一修身五所以字正從知中透入知字最重是誠實用力處知修身則身原知仁勇之身所以行達道者也知得微時自以身取人以身舉政天下國家治理俱從此展布得去總見三近以入德入德以行道是之謂人道而繇修身以治天下國家是即所謂敏政

九經只是從五達道衍出所云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即此是也誠論九經那一件不立見效的那一件不處置精當的敏政者敏此耳○九經首修身而曰尊曰親曰敬曰體曰子曰來曰懷曰柔皆

有為然惻怛之意是謂聯屬天下以成其身分明是一體的氣象○大臣近而易褻故言敬群臣卑而易疎故言體○柔是寬恤之順而不拂懷是保安之護而不傷

道指於治為經經欽於身為道前曰行此曰立行是以道範身立則以身範物即皇建有極定天下之則也賢人是論道於家勿者講明修己治人的道理明白貫通故不惑不惑不但格於力就此尊禮日加於賢者君志之清明可知不惑是九族既睦不眩是謀斷不淆於群議而大機大疑從容坐決不曰報主而曰報禮君父之恩難報而禮反其所自生也百姓勸是感激鼓舞謂百姓交相勸也財用足如織社可以足衣食工匠可以足需用之類四方歸蕪賓樂為用旅額出途言天下畏之是德威惟畏重懷德遠天下

中庸

三

之心既合朝廷之勢自尊矣○此節修身則道立是所謂人道而尊賢以下各有捷應即所謂人道敏政的實事

前面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而所以修身用何功齋明二句正是修身以道的實功○齋是思慮純一不謀明是心神靈惺不昧感服根齋明未此便渾身都是禮了動蕪內外言非禮之念不動於中非禮之行不動於外不必添靜字禮即前禮所生之禮正是範此身於禮處○去讒遠色賤貨正一其心以貴德所謂取人以身也所謂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也勸賢即雲從龍風從虎之意○官盛而任其使令細事勿煩大臣得穩其成於上而以道佐人主○分卑則勢隔而情不通官小則祿薄無以養忠信則既無疑畏之慮重祿又無內顧之苦自然盡心盡力所以勸安宜重發感

激鼓舞作忠王家意方得以禮使臣之經○時使薄飲全是愛衆百姓之財力正恤之如子處○送迎主來朝來游之類嘉祿卑屬遠方來仕者言○治亂使上下相安持危使大小相恤朝聘以時是不竭其力厚往薄來是不計其財此一節正是一身聯屬天下又合天下以簡照一身所云知所以修身而治人治天下國家之道如此

修身本於齊明一念而遠近臣民一體聯洽若此可見九經所以行處只這一點精神一字蘊含誠字為妙

兩言所以行之者一可見天下凡事提根於一○若豫道也豫即是先意豫非誠所以豫者乃誠也○天下事紛至沓來安能一一豫為之所提使一一妥貼方寸中已不勝馳逐之勞矣大學定靜安

中庸

○主

慮而先之知止孟子居安資深達原而始之自得知止自得毋乃豫之本旨乎下文明善誠身正指其豫處所謂一以貫之者也○先明乎理而泰之未發謂之豫事有真宰而運用不捷謂之立即本節不殆不困不疚不窮意

言事行道似有自末至本之意言發諸口事則加諸民矣行則本諸身矣道則根於心矣道尤三者之本也道前定何以不窮曰在上位而道前定則能親親尊賢立政道不窮於上也在下位而道前定則能順親信友獲上治民道不窮於下矣何如可以前定耶下文明善誠身○哀公是在上位的不如下位况上位只說凡事貴豫就是在下位也要這等獲上信友順親皆根於誠身與前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節相照○信是志行交孚以此事安即以此孚

君不信乎朋友不惟名譽不起無以獲上同輩人且切磋者尚感乎不來君臣之際睽隔更甚如何可獲○順者心與親睦於道而無盡也○不明乎善是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為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明善是致知誠身是誠意正心修身○善即維善之善是我本來真性此善渾脩於身始為誠明善字亦要活看明其統體之善是在本源處用力明其散見之善是在即事即物上窮理本源處用力與前所以行之者一也相照即事即物處窮理與後博學審問節相照必如此用力方能將這道理實體到身上來○謂之誠身必透體無微底至善不見形性之別如未能與性合真即是明善工夫未到其於下

中庸

○主

面不惡不勉之本體便隔一層

此節言天道以見誠身之原言聖人以示能誠之的意重在人道擇執上誠者反身而誠渾然天命之本然便歸之天道指在人之天不指在天之天實踐此理為誠之者誠上更着不得些子故只曰誠之○不思不勉三句一氣說言誠者是不思不勉從容中道的聖人不是從容中道方為聖人擇善是惟精工夫固執是惟一工夫者○字對聖人二字着不言人者正虛其人以聽其自至即聖人不勉也○不勉而中是善之安然恰合處不思而得是善之悠然會心處此是本來天機靈透未經障蔽自然合道從容者雍容自得也本體上增一分則忙錯減一分則放懶即此便是過與不及安得言中從容中道即天道也天道原是從容凡學者一任氣

質過事輒動氣或暴疾迫促鮮有不達夫道者當自驗之○中庸以不思勉為誠猶孟子以不學慮為良皆言其從性出也誠者是誠之本體誠之者是誠之功夫功夫必借思勉而本體原是不思勉的則功夫須照著本體做方纔不錯故先說個不思不勉以為擇執的榜樣而擇執者亦必至於不思不勉乃為合著本體此性學吃緊關頭○擇善善字即本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道理擇執是擇其不勉而中者勉之又勉以至於不勉而中擇其不思而得者思之又思以至於不思而得要知擇善固執終日自強不息正是天命之流行非有二也○王心齋先生曰吾學不費此子氣力又未嘗不是以氣力承當蓋一切仁義禮智全是渾然之本體自為呈露不係人為添設故曰不費此子氣力然此不費氣力者

中庸

○學

殊非不用功力者所可湊泊必大有事在方能得性善顯見於作用之間故許多勉強工夫只在根本上做正為討那不勉強的性真出來○夫子言再思且云九思又云以思此非與不思之旨相悖也蓋人心非稿灰豈得無思第根抵既落性命則發覺總屬虛靈非從憶度揣摩而得總之謂不思而得○顏子擇中庸奉養服膺正足擇執功夫○聖人雖不思而得他却不肯不思雖不勉而中他却不肯不勉吾人思則得之却不肯思勉而後中却不肯勉此聖聖狂狂益狂也

博學二節一氣說下不分學利困勉總以知行事一一脩言之○博學者善之本體雖一而散見多端須要多方體驗不廢博稽審問者詳審叩問討求下落不徒影響聽受慎思者攝心歸內以用參

援乃專一以致精而心不泛從容以待悟而神不勞也明辨者恐其疑似處毫釐千里要與他辨入微茫不使稍有混淆篤行者直徹心髓而不浮泛永有終始而不作輟也行字亦即貫於學問思辨內五之字要體認善字之肯不然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到底還是外面功夫○五者之次第原是學之博方能問問了方好思思了方可辨辨明方可行其實隨問隨思隨思隨辨或辨不明而再思思不得而再問問亦未可知不可泥先後觀也

有弗學三字只喚起之詞非謂不當學者只是不泛用精神之意不然如衡石程書衛士傳食之事非不勤渠豈能有濟哉弗能弗措自然算不得工夫貪不得懶惰所以百倍其功有措則弗誠矣弗措正是誠之處就作功夫看○教之字即指善說學儘有博而猶

中庸

○學

不能者故不曰弗博而曰弗能問儘有審而猶不知者故不曰弗審而曰弗知思儘有慎而猶不得者故不曰弗慎而曰弗得辨至於明行至於篤別無更上一着故只照上文耳

果字是果敢意此道即擇執百倍之道所謂修身以道誠身有道者此也人道敏政者此也盡人道以合天道者此也及其人盡天還後却本來面目自是磨垢見明振懦為強的要道蓋工夫到處習自除故必明必強天不可必而人可必也又何難存人舉政進踪文武哉通章血脉流注此一節宜重看

哀公問政夫子與他論治國的道理却說生安學利困勉何也蓋夫子道文武之政可舉公決疑文武是生知安行的聖人他自行得我非生安資性却將何者學他故夫子說他雖是生知安行若肯

用擇執百倍功夫亦可愚必明柔必強與文武為一功若非愚柔者乎

問政一章頭緒雖多提之只論為政而推本於身論修身而推本於仁兩語足以該之仁即是善也本其自出則曰天天不二者也則曰一一者誠而已矣○所謂善即大學之至善所謂擇執即大學之格致誠正修所謂治天下國家即大學之齊治均平可見聖人盡性之學無不可以經世而孔子之師天下與帝王之君天下其道一而已矣所以舜之後有文文之後有武周武周之後有孔子正以明道學相傳之統也

中庸

○三

四書則中庸

河汾桑拱陽纂著

弟桑拱陽較正

男桑滋彙次

中庸第三枝子思承天道入道以立言

誠明章

子思引許多帝王孔子到這裡又漸漸說到自己的性上來性即天命之謂性教即修道之謂教○兩自字是見成指出不是繇誠而明的話說言自其一真自如萬理湛微叫做自誠明這便是率性

中庸

○四

而行者故謂之性即天道意自其擇善固執繇明善而誠這是待教而興者故謂之教即人道意究竟起來誠即是明純乎天者人不得以蔽之明即是誠盡乎人者亦自可以還天原無二理此處正誠與明融化為一及其成功一之意重在入道可以合天矣誠明如一顆寶珠光彩越更無點污明誠如去其點污光彩依舊發越還是一顆寶珠更無兩樣體段○只是一箇誠字從誠入者合下就明從明入者亦要到那誠處無二路也

盡性章

此子思極言至誠盡性之功用以見聖人之道也

此章只能盡其性一句已完以下俱指點盡性之妙人物天地即盡性中事不曰盡已之性而曰能盡其性正以性無人已物我之異

也無人已物我之異乃其性也而盡人物之性處皆能盡其性也○至誠以人言盡性以理言盡字是虛體十分圓滿實理十分充周其實誠即是性誠之至即是性之盡以私欲淨盡言謂之虛以天理完滿言謂之實無二體也○盡性與率性不同率以直率為義盡以曲盡為義常人能率不能盡至誠即率即盡○朱子曰盡性與孟子盡心不同能盡得盡處知覺之妙用是盡心能盡得真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此言前而功夫已到此方盡得耳○天命源頭性體原無邊無量人物天地總是一誠包裹此為性宗但世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把天大樣性體束在一團血肉內此固不必論就使人品事業極發偉而隱衷稍存有我之念即是自私即於性體有礙唯天下至誠真心徹底完滿性體亦徹底完滿

中庸

四十四

性如元氣之在空虛處處滿足真心如陽回大地生意一到無物不遂其發榮故能盡性則天地所以化育人物的道理俱握之在我矣盡人物之性朱子解知明處當最精必說至此盡性之功夫實然不是盡人物之情是盡人物之性實將天地一點太和元氣觸處流行不使一物失所有傷天地之和故盡人物之性即可以贊化育○盡人之性如教以人倫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頒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耕祭穀然後田獵之類孟子不違農時一段即是盡人物之性的註疏贊天地之化育如天地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至誠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如易所謂彌綸綸輔相是也參字即是天覆物地載物聖人成民物謂足三才挺然立於天地間也盡性三殿下

一能字謂我與人物都是自做主張得故說得徑直至參贊天地則儒者尊天故下一可以字口氣較婉

盡性字論工夫亦論分量舍了自己功夫何處下手合了人物分量何處完成然工夫不竟分量定無滿日分量不滿功夫安有住時要難判然兩截○至誠盡性不可看得太高遠其實只是尋常眼前事但要先識得誠然後盡性纔有下落夫聖人之不思不勉者誠也而孩提之知愛知敬者亦誠也不識不知天真觸處發露焉有誠於孝而父子之性有不盡也者焉有誠於忠而君臣之性有不盡也者誠無不至則性無不盡豈獨為聖人之絕德易言盡性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易簡也誠也人人有之者也人多不能誠因不能盡若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誠到

中庸

四十五

至裏可以動人可以動物可以動天總是一誠貫通如書中所載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韓文公馴南海之鱷魚寇萊公感雷陽之枯竹豈特人可動即物亦可動也至八年之績桑林之禱回造化以真民物豈屬空言○盡性作用原是貴理實事蓋盡性則一切經綸悉從中出喜怒哀樂無不中節此之謂真性命作用其所關於天地萬物者豈其微哉至所云人不能盡化物不能偏及則以形體言以事功言正所謂堯舜猶病者非可緊以論性學也

先儒謂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充舜所以為萬世法亦率是性而已然則謂參天地贊化育不只是盡性可乎而謂中天下定四海所性即存焉可乎蓋事功原非性外物而事功自屬作用根抵則存乎我故在外者不過滿吾性之分量而在內者豈以外物為加損哉

中庸一盡字是圓滿話孟子一存字是根柢話不相悖也○中和性也致中和盡性也育萬物是盡人性盡物性矣位天地贊化育矣可與天地參天人合一也

致曲章

此子思推誠之者以臻至誠之事見人道也蓋誠之渾全者為至而誠之未遽至者為次○誠為全體曲則性之端倪其發見一偏處對全體而言非偏倚之偏致字照上盡字盡者性分完滿致則漸充而求復其性歸一念良心之發推之念念事事務令悉至於充實而真實之性體始完既致曲就是一箇誠○真體既完真機時現如珠藏澤自燭玉溫山含輝有道德者規模氣象自別便是形○形則有時形有時否若則無時不形而彰著也所謂剛健篤實

中庸

卷下

輝光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渾身是有道氣象如周子光風霽月明道一團和氣孟子泰山巖巖其也○著則人有知有不知明則如日月麗天有目者所共親又如琉璃洞徹真心極其透徹既無內外之隔亦必無人已之隔當此之時良心未泯孰不鼓動良心既動則移風易俗漸變其不善之習變猶有遷改之迹化則渾然至善聲色不著不惟人化於應連自己亦不知其所以感此是人志共動變之跡我忘其明著之精上下相忘於一誠之中更無迹可指也致曲者亦一至誠之化矣○致曲者乃求以盡性之功繇誠而形而著而明所謂能盡其性者也繇動而變而化所謂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在其中也此雖繇致曲而入及其成功則一也○變變凡若化家庭矣虞芮質成成邑成都化國矣時雍風動化天

下矣異物至鳳鳥翔化物矣魯子孝而鵲泉不入城郭化物性矣夫子聖而荆棘不生孔林化物質矣化人易化物難化物之性難化物之質尤難非天下至誠其孰能與於斯

前知章

此子思著至誠知來之妙以見天道也前章言參贊化育後章云配天配地此中著前知一節以幹旋乾坤挽回人事全賴聖人之前知非但是曉得而已此參贊經綸中大緊要事故子思特揭言之凡天地定位太極渾淪雖中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朱子所謂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又曰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於此見造化之剝主人物之成虧無不以誠為終始至誠全體太極能使我心與太虛等○地萬物打成一片直

中庸

卷下

與乾坤消息盛衰之機相為流通所以不待推測而善不善所觸即能洞見先幾非是以心度其善不善也蓋必之此心有善無不善之真宰也

前知是知其理善即理不善即非理也言造化之有禎祥妖孽著龜之有吉凶四體之有得失皆禍福之數有兆而可徵者也此不謂之前知若至誠的人於其合理而善則雖禎祥未呈著龜之吉未昭四體之得未著而先知其必有是福通理而不善則雖妖孽未呈著龜之凶未兆四體之失未著而先知其必有是禍此之謂前知也故曰如神謂其幽冥神明默契造化與神之福善禍淫一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意止知此非以禎祥妖孽為善不善

禎祥與兆也非與本也必有所以興妖孽亡兆也非亡本也必有所

以亡鬼神於所以處知之故顯出個模樣妖草至誠於所以處知之故曰如神所以者何即章中之善不善是未落著龜四體之源頭處○草書無百年百年一本惟著龜壽無千年千年五色惟龜聖人以問鬼神斷吉凶然用死不用生去後天以存先天耳○善必先知其為福自然召致有道不善先知其有禍自然禳祛有方惟其知得已所以知得人惟其知得所以救得人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周子通書云無欲故靜虛靜則明明則通亦即所謂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伊川夫子謂邵夫子知易數為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為知天因問今年雷從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言震方也堯夫愕然此是以理明數自能前知邵夫子嘗

於百原深山中書齋獨處王勝之嘗來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精明如此○大全所稱蜀山人董五經之徒雖非儒者之學亦能前知程子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又嵩山前輩五經隱者也程子聞其名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是口不值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少置茶果將以素待也程子以其誠意復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矣又古有孝子遊學在外母病思子子即心動歸家此是那一念愛親之誠懇到所以數千里外尚然不問曾子之母客至極臂而參至亦是此理况於至誠之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先

天而天弗遠後天而奉天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嚙欲將至有物必先所謂知幾其神矣乎

誠者章

此章著誠之當全而及全誠之妙亦人道也通章重自成句下句自道正所以求其自成誠者物之終始根自成說誠之為貴根自道說成已者我之所以自成成物者我之使物自成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正自成的體用物之終始無已終人物說所以成物專指人物言○總是一理指其實無妄則曰誠指其人可通行則曰道指其與物同體則曰仁指其靈通不蔽則曰知然却受之於天故曰性之德其實只是一理

造化以真實無妄之理而成人人以真實無妄之理而自成是誠者

人之所以成性成能者也而道自道即根自成乘上道字是道理下道字是循行言此誠見於日用常行之間則謂之道這道乃人所當自行的誠者自成是本體而道自道是功夫

何以見誠為自成而道當自道以誠為物之終始也如貞下起元這化無停機女道之終婦道之始人事無停機核生根根生幹枝花實實復生核百物無停機皆可驗誠者物之終始○一生誠一生無愧一日誠一日無愧一事誠一事得宜一物誠一物得宜不誠便無物矣天地不誠則無造物人心不誠則無事物誠之為貴即是擇善固執以求誠使所存所發皆實理也

君子既誠之便是箇誠者地位然這箇誠者不是說成了已便罷所以成物的也是這箇誠須知成物不是錄已而推之之謂言成已

即所以成物如為子而孝則親便得所為弟而弟則兄便得所為君而仁則百姓便得所更何推致之名所以成物即時措之宜處怎麼成已就能成物他成已足仁成物是知都是性之德合外合內故已性盡物性亦盡隨時措之而成宜也○子貢以學不厭為知教不倦為仁子思却以成已為仁成物為知非相左也蓋成已而含成物之仁是內而合乎外也成物而完成已之知是外而合乎內也正交互相發若只就本句說則成已處欲淨理還即仁成物處周流無間即知此仁知皆天命全體一誠統宗無外無內亦即外即內故時繇成已處措之以成物而變化無不合宜也成已之所以成物者以此

通章照中庸首章看如誠者自成句照天命之性看而直自道照率

中庸

○至

性修通句看物之終始二句照道不可離二句誠之為貴照戒慎

二節看末段照中和二節看其旨自明

至誠無息章

此章極言至誠之功用同天地以見天道也通章只至誠無息一句是主只此一誠天地得之為不二聖人得之為不息至誠無息聖心之不二也覆載成物聖心之不二也為物不二天地之誠也生物不測天地之覆載成物也聖天印合只此一誠

劈頭用一故字根上誠者物之終始來言誠之至者一真貫徹純純常常莫得其精神起滅之端暗照末節天命不已同運並行看即千古一息也不專指靜時言事來即應應時即化渾是一團生意動靜無端

運而不已曰不息存而不變曰久又則自微即微諸庶民之微蓋道理真積力久自然著見於外如暢四肢發事業之類朱子曰久然後有微驗如一日二日功夫如何有微驗

悠遠博厚高明俱在微時說乃此點真心著見者不分體用原有漸次譬如飄風驟雨豈能頃刻皆遍滲入無垠惟悠遠自然博厚朱子曰譬如為臺閣須大做根基方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在下者深厚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故謂博厚則高明然此節亦不重漸次只見誠所微有許多功化皆是天真偏滿細分之必世後仁悠也萬世永賴遠也東漸西被博也淪肌浹髓厚也巍巍成功高也煥乎文章明也要只是一微只是一久只是一誠○堯舜其心至今在所謂久也唐虞事業至今享之不窮所謂微之悠遠

中庸

○至

博厚高明也即無非充舜之心也○此節悠遠在博厚高明之前樞微字來積而為博厚高明功化之始也後面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所以贊博厚高明之悠久功化之成也朱子曰若始初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繞說到悠遠博厚高明則畫兩間之所有原具在至誠心體中自無不在其甄陶無不歸其化育無不各底於康寧後面所以覆物載物及配天配地等語已包在內了以後層層說出亦微有次第蓋至誠無息已性盡也覆物載物成物人物之性盡矣此即可以贊化育也配天配地則可與天地參矣不是重重搬說

大人心惟狹隘膚淺其念便多虛矯不能下人博厚則此心能入手萬物之下而體貼之故所以載物人心惟卑陋曖昧與人一般見

識便不能照徹人寰高明則此心能出乎萬物之上而包容之故所以覆物人心惟有起有倒雖做好事於物究竟無濟悠久則始而遷善敏德終而化行俗美必能成就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在於博厚高明之中成物即覆載之有終處非覆載外別有成物一段事也○不怠則又言其存心之久體也即所謂立不易方悠久成物之久言其功化之久用也即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天下惟地能載物至誠之博厚如此可以配地了天下惟天能覆物至誠之高明如此可以配天了惟天地無極然後能成物至誠之成物如此則無疆矣此乃極意形容至誠之妙上徹乎天下徹乎地前無往古後無來今云耳

如此者渾渾總承上說言至誠之履載成物而配天地之無疆如此

○中書

○季二

是可謂章矣變美成矣而何莫非至誠之神化自然而然者哉非深一步語○不見不動無為乃真心之感召神往神來順應萬事而無情若命官立法禮樂刑政雖磨虞不廢豈至誠獨無一毫作用只恐人以作用掩天真故畧之而特指出性天中神化以見夫為有所倚之意○品物流行不見而章也雲行雨施不動而變也各正性命無為而成也○只着地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燦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不見不動便是無為所謂天地無心而成化○形則著者則明見而後章動則變動而後變變則化為而後成俱未足語至誠天道之極

言至誠功用同天地之盛如此而其道總歸於一誠也下即以天地

之道接之物字指天地言天地亦道中之一物所以為物者道也天地之為物不二即一也生物不測即貫也此是有物渾成先天地生乃造化之樞紐即指誠言曰不二者以狀其無雜耳無間雜便無息滅便無窮盡○果之核必兩半生機却從兩半中出道之一生二於此可見○生物不測言其生物之功用廣大不可限量非朕兆莫窺之謂亦非謂所生之物不可測也下面今天一節正是生物不測處

博是含弘無外厚是靜深莫測高是太虛上浮明是光輝下濟悠是循環有漸久是元會無窮此節見博厚高明悠久總是天地之二貫徹其中所以謂之各極其盛而下節生物之基正在此處子思當日言及於此不覺為飛魚躍凝眸皆真遂抬頭觀天低首看

○中書

○季三

地又對面而仰高山縱目而及流水信手拈來昭昭也是一撮也是一卷也是一勺也是無窮也是廣厚也是廣大也是不測也是非天下之至妙而不可窮測者與所以然者只是不二故耳○此節只覆物載物生物相關映其中日月星辰華嶽河海只作排陣方得主宰水雖生物其實氣與天通山水生物即是天地生物而地又天中一物故只以天結之

天之生物如此謂之為天然非所以為天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那繞是天之所以為天也文之功業文章非所以為文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那繞是文之所以為文處要發所以二字見得外事供不是本根惟純繞是所以為文○前段說不二即是不已之意已說天之所以為天了前段至誠無息即純意已說聖之所以

為聖了不是到此纔推出天地聖人之所以然來只引詩作個左証以見天聖合一處○今在易有太極則為物不二而為妙物之神在帝出乎震即維命不已而為體物之神此理無瞬息間斷曰不已無一毫人欲夾襍曰純不顯即於穆意正應轉不見不動無為節天之於穆不已即為物不二如云天固不已文亦不已不可說亦如天之不已純即至誠不已即無息純亦不已信乎至誠無息也

至誠今天只是一個無息故約之曰純亦不已夫不已者天之天即謂天之學可無息者至誠之天乃至誠之所為學也文王真見此性故純亦不已孔子真見此性故忘食忘憂顏子真見此性故欲罷不能曾子真見此性故死而後已蓋指其不已處即此是性即

此是學也

大哉章

此章以道之大責於君子見人道之當盡也說大哉聖人之道雖是包下二節亦承上文而言天地以一誠而生物不測惟聖人為能同天故贊曰大哉聖人之道發育萬物即上章覆物載物成物峻極於天亦上章配天之旨也然聖人之配天地而及物者不越所制之禮也故以禮儀威儀言之君子尊道之功要之於敦厚以崇禮而不驕不倍等俱是說下而守禮以免災上而制禮以寡過禮之所行乃道之所行也

揭出大字便括全章洋洋優優皆道之大處全以聖人為圭
洋洋是流動充滿發育二句非以品彙之根抵造化之機與並言蓋

一陰一陽之謂道萬物發育於陰陽則道實發育萬物既發育萬物天壤間皆物也即皆道也道不峻極於天乎故發育即裁成輔相之謂峻極即發育位育之謂○發育萬物是在造化上說未嘗不通之人事下面三千三百是在人事上說未嘗不本之造化

發育峻極總不出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義倫故以禮儀威儀言之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聖人之禮制行為優優正發育峻極之充足毫無滲漏處大率天之下其物有萬萬之中其禮有百百之中其儀有千都是斯道充周無間如此○前章誠字不三字多為未發之中暢論此篇提出禮字似為中節之和補意發育峻極之極蓋自鴻濛未判之初已存三千三百之源蓋自典禮

未說之先已具然必待其人而後行行字是化育條我質經制歸我立有主張斯道意上兩節洋洋優優皆是斯道之行處皆就聖

通天地通萬物處言

待其人原待修德凝道之人自其作用處言道自其主宰處言德自其翕聚處言凝運用處言行惟凝於吾身方行於天下德曰至德必體於吾身者無一毫之不到所以下面有修德許多功夫苟不至德則任道之散漫於兩間與我不相交涉矣

至道必待至德而後凝而是德原具於所性此乃天命本源無聲無臭氣質原不能拘物欲原不能蔽德性為天地萬物之樞紐本是尊的若不提他作主功夫便無頭腦故君子必認所受於天的性體恭敬奉持保守之而不失然或專在性體上寂守一物經制盡

情脫畧終屬空虛而無實際故又須率靜問學之功於凡古今名物博學審問俱要窮理無遺此一句是總目而尊德性道問學之功非可以一端盡故下面分言之○徒去問學則工夫散碎是謂無頭學問是謂俗學不道問學而徒曰尊德性則遊神玄虛不免流入異端寂滅是謂禪學朱子云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說極精○性體原是廣大今推致不使狹隘是開闊心胸不以一毫私意自蔽然世有一種人能掃除一世之耳目開拓萬古之心胸而細行不矜終累大德故須盡精微精微即道理之精細微渺辨析毫厘人所易忽處亦不輕放過必如此而廣大者始不流於空疎也須知此性體即廣大而洞徹一塵即精微而豈包六合第自統體處言則曰廣大自散殊處言則曰精微非

中庸

○五十六

有兩樣○性體原是高明今窮極他不使早暗是超脫凡近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然世有一種人能心境如青天白日昭昭可揭之日月而行事乖戾或未中節故須道中庸中庸即此道之無過不及天下古今所通行的必處事依手中庸而高明者始不入於玄遠也要知性體本高明而中庸即高明之實際但看過與不及畢竟還是早暗若見道高明自然無所偏倚便知高明中庸無二體也○溫故字非以德性為故物若如此訓則上面廣大高明非德性固有乎只作吾性中所已知者不曰知而曰故凡天地間道理及得之皆吾性故物也是明就已知者為故而非指故字作德性也溫是從容涵泳不使遺忘然世有一種人一味捉本體以求了悟而印証不廣終不免於危殆故又須知新舊即道道理

之耳目未經見聞未到者日漸究將去也溫故起原等語其所能知新是日知其所亡此與論語不同論語兼尊德性道問學全節而言此節溫故專指尊德性知新專指道問學○敦厚以崇禮德收上四句厚即吾性中純固真脉為發育峻極之本乃醞釀無窮充斥無量何等凝厚君子許多功夫皆敦為吾德性之厚以崇此三千三百之禮焉敦即頂致廣大極高明溫故等崇即頂盡精微道中庸知新等句中用而字者兩下照顧似乎有分用以字者惟一直承當未始不合敦字正與前疑字相映禮獨言崇者合於德性而尊也○禮之用雖有禮儀威儀然都從這點厚心腸做起若不敦厚空襲這些儀節於德性了無干涉若敦厚不崇禮彼天性純朴的人或其踞不以為非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君子尊德

中庸

○五十七

性的工夫只是培植此點萬厚本根便好去學問上理會節文而發育峻極之體際天鋪地矣此見敦厚易於崇禮故下一以字非謂敦厚便是崇禮也
通章尊德性是存心工夫道問學是致知力行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主存心言皆所以尊德性也盡精微知新主致知言道中庸崇禮主力行言皆所以道問學也謂尊德性而道問學有本可也謂尊德性便是道問學不可也謂道問學而德性愈尊可也謂道問學便是尊德性不可也渾然一理中却要井井不紊者在○大學合八日觀之亦當作如是看蓋廣大而又精微高明而又中庸故中有新厚中有禮只至善二字已舉其義總之一言曰德性

德性既尊則至道疑矣。繇是居上則道疑於居上之時，居下則道疑於為下之時。有道無道則道疑於有道無道之時。如君子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焉。○前面發育峻極，是何等喧赫，不過是不矯不倍，事極平常的不驕。內便有許多經綸參贊事業，便盡了達而帝王一邊事。不倍內便有許多祖述憲章功夫，便盡了窮而聖賢一邊事。○興是興道致治轉移世道大作用。默字對言字看，非緘口也。乃退藏不露，固雖無道而吾道自不與碍。古人不為允言激論處濁世而禍不及，即是見容於世意。○四方風動謂之興遊世，不悔謂之默。○明哲只是修凝到後，曉徹天下事理德性用事順理合宜自然災害不及其身。總見上下治亂無處不保其身，即無處不行其道，不必操三重之權際三代之盛而華門圭竇衰世末

俗無非發育峻極世界禮儀威儀妙用直是神龍變化天飛泥蟄
非徒免禍於身之意也聖賢視自身為天地所付托最重直以一
身擔當事業故不肯把自身輕易看

朱子曰今人以私心讀詩謂明哲是先占便宜如楊椎說明哲煌煌旁燭無彊遜於不虞以保天命這便是占便宜話頭所以他被這幾句誤了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
此論

或問謚性之人豈不能崇禮而乃以相規至說及係身則愈下矣葛
屺瞻先生曰性體高超禮制瑣屑似若不類故見地超脫者多不
能繩咫尺步然此於性中不過窺其影響耳若真謚性之人自必
無此如孔子事君盡禮拜下不拜上與上大夫言問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自浮薄子看必指為勢利乃聖人之謬訓然此可見本體固要高起作用却要精細誣性愈高持身愈密而加謹禮與性定相成而不容偏廢者也

管東溟先生曰性包仁義禮智而此獨重禮何也聖人之陶冶人羣
君子之銷磨習氣莫要於禮故見性之後惟禮是崇始可達於從
心不踰矩之域而聖人寔以德性之尊制禮故謂之峻極於天也
後世之學裂為二宗則亦以禮之全體未凝耳夫子以非禮勿視
聽言動答顏子之問仁即德性即問學易嘗二也性學漸滿乃有
「敬禮文為忠信之薄而專求諸靈明豁達者有似乎尊德性而寔
非也是為狂禪之學又有瑣瑣於三千三百之儀而又桎梏其性
靈者有似乎通問學而寔非也是謂拘儒之學

愚而好自用章

此子思引孔子之言以明為下不倍之意亦盡人道之事也

非聖、便是愚。非天子便是賤。爲今之民便是生。今自用是作聰明。自專是擅創立。反古是乖戾。違時此道字非綱常之道。以制作言。與下章君子之道本諸身的道字同。傳世之道無古今治世之道。有古今。若有志復古是謂挽世。若用意反古是謂亂世。所以裁及其身。蓋不驕不倍。足以保身自用。自專即以裁身。敬肆之閑。禍福之門。可不戒哉。

非天子非有德有位有時之天子也即是愚即是賤即是生今為下的了如何議得禮制得度考得文○五典命之宗伯六義諭之司徒六書受之行人都是聖人應運者事

天下三字提醒當時作盛世之思說今天下正是周禮講過的禮制過的度考過的文章也是同軌的蕩然如一轍書也是同文的畫然如一筆行也是同倫的秩然如一家夫孰敢倍之

不但德位俱無者不可以倍上雖有位無德還不敢作禮樂况無位而為下者雖有了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玩亦字語脉側重賤不可專意言人知有位無德之不可作而不知有德無位之亦不可作已隱然打着夫子身上來故下遂以夫子從周言之○有德如孔子却原來無位者也他也不敢有所倍嘗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一個無徵一個有宋存焉俱非周天子之制吾學周禮周禮又是如今所用的吾必從周而已矣○我周監二代之規畫制作詳矣夫子從周是從周初文武之制非

從周末也○從周者論一己之所從明為下不倍之義告顏子燕舉四代禮樂者論為邦之大法定百王制作之經也一以敦臣誼一以定制則道並行而不相悖

王天下章

此章明居上不驕之意亦畫人道之事也

通章四字貫是三重寡過三字貫只本諸身為一章大旨下面知天知人正其本諸身處世法世則有聖不厭正其微諸庶民使民寡過處末節引詩見微諸庶民未有不本諸身者也

王天下與君天下不同此是聖人應運興起者包德位時在內玩上文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則知此三者乃重典也看一有字可想他象魏之先實有不可襲玩者非尋常有無其乃從德

性而有之下而本諸身正其所以重處寡過重在身其制以寡民過意上重禮寡民越禮之過上重度寡民敗度之過上重文寡民舞文之過末節有譽即是無過盛世之民非有驕虐亦只是信之從之道之則之云耳

承上言民之所以寡過者以其信從也而其所以信從者以其制作之善而時有微位又尊也如時不足微位亦不尊何以得其信從而寡過上焉者只是時王以前不可露夏商下焉者只是聖人不得位者渾言之上焉者之善制作善也下焉者之善善制作也無微指無時不尊指無位不信謂不足取信上弗從民駭之也下弗從民玩之也駭且玩欲其寡過也得乎

故王天下之君子其三重之道必本諸身心之推有其德矣且以是

道而徵諸庶民皆信從有位與時矣此是已微驗了不是方去驗他蓋吾身寔有主德凝至道而三重之經綸皆吾德性中流出則乘時御位孰不信而從之微諸庶民即本諸身者徵之也考諸三王四句乃是制禮時詳審不敢輕率如此考三王如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許酌前代之制我與三王並無差謬建者立於此而參於彼謂吾建立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如上律下襲隨其時運風氣之異尚我與天地並無悖戾質鬼神所謂上帝臨汝龜筮協從如武周制作通乎神明一般俟後聖所謂其或繼周百世可知聖人從起不揚吾言此皆從微諸庶民推廣之乃徵信之極蓋處須要處處詳審非是一微盡微之謂不謬等語俱是我不謬於三王我不悖於天地我無疑於鬼神我無惑於後聖意○不謬

於三王是禮度文上觀千載與其已行者無所差因禮即三王不易之規華處即三王隨時之妙也不悖於天地謂禮度文熟符造化與其自然者無所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其制作之妙變化莫測幽有以驗乎明如聖人作則而鬼神為徒如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其制作之精下觀千載遠有以驗乎近如因禮料百世以後必無弊華處料百世以後必變通也

知天知人即本諸身已有了至此明明點出見聖心與天人流通貫徹無此子障蔽此是制作之源夫天地猶有迹也鬼神幽矣君子能質之無疑者便是他洞契天道處蓋天地造化俱是太極運旋雖鬼神變化不離此理君子尊德性道問學窮神達化則見於制

中庸

卷三

作者皆天命即皆神機天且弗違而況於鬼神乎而又何疑三王猶在前也後聖遠矣君子能俟之不惑者便是他洞悉人道處蓋法今傳後俱從心性合符人有古今心無古今君子尊德性道問學妙契同然則其見於制作皆通人理即通聖真彼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而又何惑言鬼神則天地可知言後聖則三王可知此一

段是本諸身的骨子

君子之本諸身者既是通天人如此是故動為制作皆天道之動皆人道之動天下後世共此天人之理自然世世率繇或動而見諸行世為天下法度或動而見於言世為天下準則其遠者悅其德之廣被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久而安之此一既正是君子有三重之道微諸庶民而芥民過處世字兼當世後世言動植

制作言不指舉動說須看世為字與天下道之法之相連者不同重在有三重者為人立極意

在彼二句言令德也庶幾二句言令名也以永終譽為已有譽者要其終而言蚤有譽指未有譽者勉其始而言如此二字指本諸身之知天知人言有譽二字指徵諸庶民而寡過言夫民之寡過者皆起而譽君子也要亦以其制作之善耳故君子未有不諸身者不如此其知天不如此其知人不如此其盡制作之德而能得民之信從而寡過以先有聲名於天下者也民寡過是不倍之徵君子有三重是不驕之原

或疑君子重不見知而不悔何以王天下獨重有譽曰此飛龍之所異於潛見二龍也聖人作而萬物覩不但異於潛龍之隱世亦

中庸

卷三

異於見龍之善世故大德必徵於得名

仲尼章

愚而好自用王天下有三重二章言德位時並重矣然位與時繇不得我則有德無位時者不終氓氓而已乎故又說仲尼一章見德如仲尼雖無位無時曷嘗不範圍天地陶鑄古今乎却專望人修德而位與時任其去來可也

通章總畫出一個仲尼章內天地帝王日月四時俱是仲尼全像然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俱是仲尼之大而非仲尼之所以為大也以貫之曰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即仲尼以為大也末後不更言仲尼者以仲尼即天地也總言之只是一個仲尼只是一個德

開首仲尼兩字便承上天道人道至仲尼而集其大成。見得大哉道乎原於天地開於堯舜備於文武而川流敦化於仲尼之一心說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書契以後道當祖義皇而祖堯舜何也為其先得百王之中庸也故刪書起自二典在堯舜止曰中仲尼說出中庸時中允博約一貫之訓俱從精一執中敦復出來以接續其道統之傳也憲章必遵文試何也道可遠宗論法自應守昭代不獨遵王之誼為然即使夫子王天下斟酌三代亦必多宗周禮觀周因乎殷禮可推已其間則定質修如大小之識方策之陳都是闡釋其制度禮樂之精非徒明不倍之義也其實文武法制亦從堯舜會來非是道外有法○上律天時律字如法律之律無分毫差忒也又蕪律呂之律能調燮陰陽也聖人先天弗違後天奉

中書

六十四

時元氣渾淪與時合序而又有挽回氣運之力默調愆伏不止是法天已也大則顯晦屈伸小則飲食寢處皆是律天時自然之運處○下襲水土者水流土止亦蕪二義然重在一定之理上重衣為襲有服而不違之義只是安土敦仁無所往而不宜皆因水土一定之理妙為轉移其活潑若依其流行其安靜若依其坎止隨寓而安無所不宜記云修其教不務其俗齊其政不務其宜是也○天時之運常遷故律為以盡變水土之宜常定故襲為以立方即如仕止久速一毫不肯執着何等樣圖故曰上律仕止久速一毫不肯假借何等樣方故曰下襲究竟天不專以動言地不專以靜言但看星辰之布一成不易是天體動而性靜也草木之生一刻不停是地體靜而性動也所以律天時其中自有主宰而襲水

土其間亦有流行渾淪融會意○朱子曰律襲皆蕪內外本末言惟聖人能盡中庸之道故精處如此粗處亦如此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繇其得夏時賁周易不食不時迅雷風烈必變以至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繇其序禹貢述職方居魯而衣逢掖居宋而冠章甫以至用舍行藏隨遇而安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更因是以推之如古先聖王之行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裨於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類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若方而其廣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襲水土之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歎於此哉

中書

六十五

此節言仲尼會天地帝王之道於一心辟如天無遺覆地無遺載聖心之上下古今無遺理四時有常序日月有常明聖心之古今上下有常運上二句擬其全體同天地之大下二句擬其不息同天地之大此節總全體不息四字盡之全體合下大德敦化不息合下川流不息但未明明指出辟如字是形容之詞勿看作兩樣須知聖心一理渾然其與天地四時日月渾是一體包羅一機流行不分彼此即下而萬物並育於天地道並行於天地即是育且行於聖心處總之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四時悠久之至也仲尼一至誠也○先儒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春夏止能生長秋冬止能肅殺日止能明於晝月止能明於夜是各得陰陽之分仲尼之德會陰陽之全兼天地覆載備日月四時於一身雖天地育萬物尚有榮悴

生成而夫子道內生意常帶自如即日月四時尚有盈虛悲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夫子為大而天地小也豈僅曰同天已乎

上言仲尼同天地之大此節言天地之所以大即是仲尼之所以大處總說持載以上覆幬以下萬物並育於天地之間而生理各不相害四時日月並行於天地之內而道化各不相悖不害如保合太和各正性命不相妨碍不悖如寒暑晝夜各自推行不相違悖非是四時不與日月悖也道字只就四時日月看蓋一陰一陽之謂道也並育不害是無物不有並行不悖是無時不然此皆天地之大處而其所以大者何在蓋天地之化散之為物運之為道而統之則為德有小德有大德其小德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

中庸

卷六

息日月流光四時流序萬物流形其大德則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以蓄二曜之明以秩四時之序以立萬物之根是小德一陰陽也大德一陰陽互根之太極也潛天潛地索繫於深渺之中而渾淪無間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所以字指大德率小德言不再說仲尼者以天地即仲尼之全身也仲尼其全體太極矣乎○小德川流生物不測也大德敦化為物不二也敦化即天命之性未發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川流即率性之道時措之宜天下之達道也大德即忠即一也小德即恕即貫也

道一而已矣堯舜得之而帝文武得之而王天得之為四時地得之為水土而仲尼得之為德與帝王天地一也此不在行跡上比擬而直從本源處究竟出來所謂與天地合德其源頭既與天地同

大則其流派與天地同大不待言矣如大學之大不在明新之發用而在至善之本體處落根是也故曰孔子之學性學也中庸一書至誠至聖之類無非發明仲尼之學至聖章

此章承上文小德川流而言大德即在其中須要活看如前章至誠無息以流行不息者為體發育盛大者為用上章小德大德又以發育流行各有條理者為用發育流行之渾浩無窮者為體也此章寬裕溫柔分別出許多名目因為小德川流然五德具足渾渾淵泉却是本章大德敦化但其支分派別處多故曰承上小德川流而言

通章總言至聖所以配天亦天道也言聰明睿知天姿裕也容敦執

中庸

卷七

別天德完也渾渾淵泉天體渾也而時出之天倪動也見言行天機著也敬信悅以及聲名尊親天道敷也無所不被天字私也故曰配天此一章只渾渾淵泉而時出之一句可貫以上聰明等句俱是渾渾淵泉處自見言行至末俱是時出之妙

惟天下至聖是天之篤生為華夷之主者天下字不空見得至聖把天下道理都包藏了聰是心有真聞明是心有真見屬以通微知以藏往蓋屬則能思知則能思屬動魂之為也知屬靜魄之為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所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有此聰明睿知則照臨中外之體固自含藏具足故曰足以有臨○下四段言其聰明睿知之體既完而仁義禮知之德畢具寬則坤之含弘裕如天時

順布溫如春煦和厚柔則冲藹善下此是容蓄天下之德具足也
○發即心精奮發強即不流不倚剛則果斷無欲毅則堅久不息
此是執持天下之德具足也○齋是一念不起莊是儼若神明中
則喜怒哀樂不遷其節正則忿好憂懼不繫其所此是收攝天下
之德具足也○文是萬理粹然理是條理不紊密則緝熙於宥察
則繼照於離此是洞鑑天下之德具足也譬如織錦者一經一緯
交錯成章是文也既交錯容參差亂今却根根到頭條理秩然
理也既有條理容易稀疎今又緊密絕無縫隙是密也既密又易
絞作一片今更絲絲縷縷幾微不清是察也上有臨之知是生知
之知上也此有別之知是是非之心知也有臨之知其光徧滿如
經天日月之垂照有別之知其光詳細如萬家燈火之辨物○四

段總是聰明睿知中之條目其實貫於一心重足以字俱言其本
體完足無歉意非言其用也

溥博淵泉承足以字說下即至足者而究其量何等周徧廣濶即
至足者而探其蘊何等靜深有本以是五者積於中時出之於外
靈明活潑天機呈露俱是隨時發見正在臨民時容狀執別上運
用也○時出如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雖
是五德川流都從一源發脉

如天如淵即就其時出內相像本源說那溥博處就是天那淵泉處
就是淵天無外聖心亦無外天不測聖心亦不測也繇是以溥博
淵泉之德時見之於民則莫不敬時見之言行則莫不信悅莫不
字正見時出之當人心處○王天下章動字指制作言此章見字

指各親言蓋聖制之垂世從動起聖德之薰人從貌起也見字即
見龍之見乃聖人作而萬物觀之意

是以兩字根時出說下謂敬信悅之所在即聲名之所在洋溢者自
聖德天淵中洋溢出米莫不敬信悅宜貫至莫不尊親一氣說語
其地則盡中國蠻貊之地矣語其人則盡中國蠻貊之人矣至莫
不尊親則氣化所運之境天之氣化及之聖德亦及之故曰配天
○舟車二句見聖德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意天覆二句見聖德無
不持載無不覆憐意日月所照見聖德隨日月以光被意霜露所
降見聖德乘霜露以溥濡意凡有血氣尊親指人類說見聖人臨
落天下一段如天如淵精神薰蒸透徹方隅不能隔形勢不能阻
意配天不專指功業講其溥博淵泉即天體之無外其時出即天

工之造及惟聖德一天故感之者以天而應之者亦以天終曰配
天

合聰明睿知等二十字是未發之中足以有臨有執有敬有別是中
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故總承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時出即所謂
中節之和也見而民莫不敬三句即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聲名
洋溢一節即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即是推之時出之言行格致
誠正之用也中外之尊親承治均平之業也而溥博淵泉則至善
之本源也
至誠章

此承前章大德敦化而言正推極上章溥博如天裡面源頭若經綸
化育亦是大德中川流妙用非與小德哉然為二也至聖至誠其

至則一微分之則至 德即至誠之道所顯諸仁者也故上章

多言其用而微之於民敬民信民悅至誠之道即至聖之德所藏諸用者也故此章專言其體而約之於其仁其淵其天體能藏用用必歸體上章是自內向外說此章是自外向內說

實理之在天下散於人倫根於性命而原於天地雖是經綸屬道立本屬性化育屬命其實只是一箇性字即誠也無倚即是天性之自然處不是此外又有箇不倚總之一誠而大經從此盡大本從此立化育從此知蓋一誠一天也肫肫三句特就上三句贊之非另添一層

至誠是純乎天理一毫人欲之私者故其真心運用為能經綸大經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如文王仁敬孝慈信如契為司徒教

中庸

七十

以五品人倫又如大舜底豫化天下武周制作善繼述總是經綸大經可為天下後世法則經是條理不紊如君君臣臣父子兄弟兄弟夫婦夫婦各盡其道而不亂倫是聯合無間如君臣相敬父子相親兄弟相睦夫婦相倡和朋友相切磋倫類相合而不隔此雖是倫倫各盡照下看只是一仁周徹自然零碎分看無一件不精實備個合看無一處不聯絡故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大經是廣大本即是中經綸是致和立本即致中蓋所性全體萬化從出至誠存未發之中而性盡則人物天地一以貫之此謂主靜立極非大本而何照下面淵淵其淵看自是深潛有本包天地萬物的靜機淵淵在內○知化育是窮理以至命尤大經大本之所從出者從有入無曰化從無造有曰育夫天地

之生物不測皆緣於為物不二至誠純亦不已即是天命不已故心通造化而天人一其誠通即化育之動聞誠復即化育一靜專渾身造化相為流通知即乾知大始之知非聞見推測也照下浩浩其天看只是真心廣大全體太極無有邊際無有間隔惟知化育方能變化育亦惟質化育方是知化育猶之知行二字理可互見○至誠盡倫盡性以至命則此心全是太空運用夫焉有所倚無倚即在至誠上見有倚即非誠也此非是生知安行不倚思勉擇執之說蓋人見至誠經綸立本知化育便疑他天資比人高夾倚靠着才能知巧不然便疑他遭際比人好倚靠着時位境遇如是則至誠與帶要諸人何異故子思子言他只是完却真實無妄之理所以一點天真觸處貫通何嘗倚靠着一些才能知巧遭逢

中庸

三十

境遇為也如舜文武周人便疑他靠着君相之位如孔子人便疑他靠着天縱之資不知舜文周孔他能經綸立本知化處總都是一誠貫通也夫焉有所倚○學到至聖田地亦只是功夫純而益純容而又容與初學更自不同若說覺得手便抹煞功夫不用以為不倚思勉則聖人必不如是但觀堯舜兢兢業業孔子不厭不倦便可見從其誠之經綸無倚處狀之則肫肫其仁懇切而不虛浮至極而不虧欠其分者皆天真所寓其合者皆天真所統也○從其誠之立本無倚處狀之則淵淵其淵性真澄徹萬理空涵至靜而一物之不擾至深而一腔之不測也○從其誠之知化無倚處狀之則浩浩其天神通太虛心涵萬象寂而包於無外動而徧於無窮也其仁其淵其天乃至誠性體如此不可說如淵如天○仁淵天雖分

三項其實仁從天潤故曰肫肫淵從天涵故曰淵淵天之靜注處即淵天之動運處是仁而皆包之此心之天所以下面總曰天德其仁其淵其天不可看做沉空境界又止一仁之德須想他聰明霧知與仁義禮知之天德俱收歛涵藏在内若天之至虛而至實也苟非實有是聰明聖知之體而上達乎仁義禮知之天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即與天相隔矣其於經綸立本知化之無所倚處何足知之不知即不能矣固者實也實有是聰明聖知即至誠也達乃上達之達通達無間也固聰明聖知即達天德處無兩層應先達而後知也蓋惟天不二則不可測至誠同天則不可知天德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之天德至誠經綸處即知化育之小德川流立本處即知化育之大德敦化所謂達天德也思曰庸庸作

中庸

卷五

聖變思言聖者以至誠即至聖非有二也

至誠之經綸立本知化人皆知之其經綸立本知化之無所倚則孰能知之至誠之道德光輝是文章可得而聞見故民莫不敬信悅至誠之性道不可得而聞見所以非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也

看固字達字見精神有一毫不收歛不足以通微學問有一毫不透微不足以入聖下文衣錦尚綢而至達天德是這固字達字的意思

衣錦章

予思論下學上達之極功盡人合天之要道以總結三大技之意與首章相應所謂一部小中庸也通章只開然入德四字可貫而開

然用功處只謹微二字盡之章內淡簡溫近自微人所不見不言不動不賞不怒不顯篤恭無聲無臭淥淥不同總完全一個開然入德直入到不顯地位方是性命歸宗這又豈可從顯處入須要知微在微處用功着一點開然的實心從潛伏起手於人所不見處入至於不言不動又從不言不動以入至於不賞不怒不顯到此境界外面何等顯裏面何等微方合着那無聲無臭的天體方可以言至德然則中庸一書欲通天載之神只是一個開然為己的實心豈是高遠難能章內敬信篤恭總歸一敬字篤只是敬之益純這又是謹微的把柄故曰敬為聖學始終之要

詩言衣錦在内而外面却加朴素的禪衣此是英華忌其洩漏所以惡文章之太著也學者立心也要如此故君子之道專務為己開

中庸

卷五

然韜藏而實意在中自有一段精光不能掩抑而日見其章顯豈若小人徒事文飾專在聞見處打點事物上周旋外面極似的確然無實不繼外日增而內日消亡也下面淡簡溫近自微內省敬信俱是開然之功至民勸民威天下平俱是風遠顯日章之用而究竟勸威却本於敬信天下平却本於篤恭不顯之德總歸於無聲無臭則始終只是開然也○淡而不厭三句指工夫說正君子開然日章之道因前章說聖人功用本源已極其至此却從其工夫下手處詳細言之淡而不厭就涉世處說言其世味上淡薄而中有真味不厭簡而文就作事上說言其簡畧行所無事而內有文章燦然溫而理就其待人處說言其渾厚不露圭角而却有條理井然此已有疑道德之根基了故又以其知幾處言之蓋淡簡

溫如綢之襲於外不厭而文且理如錦之美在中也○諸葛武侯云淡泊明志先儒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可見淡之一字是為學第一義蓋聖賢學問參贊事業決非嗜欲濃艷人所能做也○淡蘭溫三句是為己的真心知遠三句是知幾的真見惟真心內逐則便真見事機皆自內起知遠之近是知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修齊在人之治亂繇在身之得失也知風之自是知修齊本於誠正在身之得失繇吾心之邪正也知微之顯是知誠正即可以修齊治平吾心之邪正甚微而著於風被於遠者甚顯也知近知自知微則在遠處自處微處著實用功以謹幾便可以漸入於聖人之德矣○近自即是微微字正與闇然相照可與入德其實下面許多功夫可以自此打得進去了入字之義即下文言潛

中庸

○主

言內言屋漏無言直入到無聲無臭地位始可言達天德內省敬信二節正入德下手的功夫言君子之謹於近自微而闇然用功者其要在於慎獨也引詩言只說幽暗中有孔昭者在這裡容不得些子疾病便見獨不可不謹內省者正從念慮之潛伏處省其為真機所伏乎妄機所伏乎必祛妄存真方不疚而無惡於志要知君子之志是欲為聖為賢的假使他內省有疚便謂我何如期許今却如此自己難對自己的志惟見自己已有可惡了此有惡於志也君子他內省功密不肯容一毫疚惡發念與期許相符故曰無惡於志然則君子所以純天純理而不可及者正在人所不見處省察而祛其疚惡之累也蓋人以潛視潛而忽之君子以昭視潛而內省所以無疚惡而不可及也

承上言方動時固宜內省而至靜中尤當用功故引柳詩說看爾若室當使此心無私以不愧於一點屋漏之天光所以君子之心不待言動而方敬信即不動而敬常存即不言而信常存蓋靜時可謂無言動不可謂無敬信此是已所不見之中視人所不見之心而益密也○內省是慎獨功夫敬信是戒懼功夫靜即戒懼動即慎獨如戒懼之前未嘗不慎獨慎獨之後未嘗不戒懼真是動靜無端所以立言先後無不可前不觀不聞默出視聽字此不言不動默出言動字合觀之則視聽言動俱備

上二節是省察存養所以謹之近自微者其功極密此節遂就其風遠顯日章之用言之引烈祖之詩說主祭者昭格神明不待言說告戒而一時在廟人心無有爭競失禮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是

中庸

○主

故君子審內省敬信之功精誠感人而不待賞怒而民自勸懲其無起處若與吾心之敬信俱觸其畏懼處若與吾心之疚愧俱惕此非是賞罰盡廢只是賞怒不及而民勸威其賞怒而勸威更可知矣觀震雷質厥何嘗受文王之賞怒而各自威勸可以見矣德雖足以及民猶未為極又引烈文之詩說不顯之德愈盛而化愈廣所以君子洗心退藏其功益純動忘潛伏靜忘屋漏篤厚深潛不可窺測而一敬薰蒸感召自然天下人潛化於德中而翕然平治焉上節敬信即是恭意不賞不怒已有篤意至此則功益純熟如堯允恭舜溫恭夫子恭而安學至篤恭形神俱化渾乎一元氣周身矣以此體信達順事天享帝中和流通四靈畢至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也前勸威字尚有欣善怖惡之思至於

平則平平常常渾然至善之感而欣怖無迹忘勸忘威莫知其所
以然也

德至於篤恭平天下日章之功用可謂神矣而皆本於潛伏屋漏以
入到不顯之德來則是德之妙及於風遠顯而本於近自微也其
間然之德體豈易言哉故引皇矣之詩說予懷明德未嘗顯著聲
色似可形容不顯之德矣然曰不大則猶有聲色者存未足以言
至德也此是以聲色化民在已未能化其迹故化猶未神細玩夫
子所說末字見此中有德為本未可專靠聲色若如天道鼓之以
雷霆照之以日月則聲色亦化矣○引豳民之詩說德輶如毛似
可形容不顯之德然以毛比德則德猶有倫類可擬終未脫於形
象見絲毫有對尚非無象之體也必如文王之詩說上天之載無

中庸

卷下

聲無臭始可以言至德也蓋聲臭屬氣已是無形而並氣俱無則
理之純粹至善者無復加矣上天之載的載字固以事實實即持
載之載蓋人知地載手物而不知天以氣載理其所載之理即形
色聲臭無在非真而究極精微却自聲臭不着此太虛本體也首
章一中字即周子所云無極而大極此章歸到聲臭俱無即所云
太極本無極也然聲臭雖無却有德在是天命之性未發之中也
非是香臭冥冥虛寂寂之謂朱子之詩曰氣體蒼蒼名曰天其
中有理是為乾渾然氣理流行際萬物同根此一源又詩曰從來
天是明明者即無聲臭豈無天又曰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
未畫前觀此則知天載之微總一不顯之德也德至此始可言至
德言天德矣聖至此為至聖故曰配天誠至此為至誠故曰達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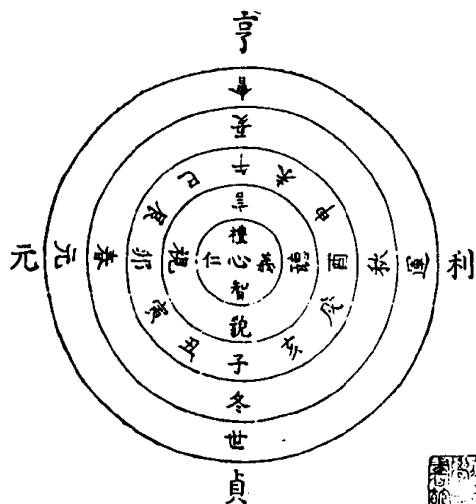
從闔入德以德還天無末可擬無倫可對所謂中庸其至矣乎正
於斯見其至矣

中庸一部性命書以天命開端以天載歸宗首言天命之性說道之
大原出於天終言上天之載說君子之學達諸天而後之內省即
首之慎獨後之敬信即首之戒懼後之不賞不怒而至於不顯即
首節中和之致後之民勸民威而天下平即首章位育之事首從
原頭說來故先存養而後省察後從入德說起故先省察而後存
養首云位天地後云合天載一也首是以天而推之人末是以人
而合乎天又曰中庸末章即大學首章知遠之近三句格物致知
也內省誠意也敬信正心也奏格無言不顯惟德二節身修家齊
國治而天下平矣末節極言以贊之

中庸

卷下

時習圖



中庸論道直指本體
論語一書却是欲學
者錄功夫以悟本體
錄見在以寬源頭至
人為慮甚遠實非有
二省也故此時習圖
謂功夫可也謂本體
可也謂天地萬物一
體之仁圖可也在大
學謂之至善圖在中
庸謂之中圖在論語
謂之時習圖在孟子
謂之內聖外王圖總
一物也四書六經皆
是也功夫本體性命
經緯一以貫之者也

圖說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夫命而生
因全得夫天之所以生我者以為一身之主渾然在中常昭昭而不
昧生主而不可已者乃所謂人之心其體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具
而為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即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為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情其體與天地同其大而其用實與天地相流通此即
所謂道體即所謂天體即所謂心體即所謂仁體即所謂文極即所
謂性命總是一箇生理在在充滿無一物不具刻刻流行無一時不
然聖人全體如是形色渾然是天性吾人只是私欲間隔天人不得合
一凡日用動靜之間一事有間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中一刻不
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刻之中必其存息養日積月累以至千條

萬緒皆此渾然之心為之周流貫通無人欲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
貞流行於天地之間者同其大矣然後與元舍運世綿貫於古今之
遠者同其久矣試看天行至健一日一周日月如蟻往來不停即地
道常疑而草木之生無時不動川流之逝晝夜不舍以至昆蟲變化
時序相禪返觀人身髮長甲生脉行筋轉息息如是人能識取本體
存養省察克治擴充綿綿不斷到那私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
無少欠缺時透得這個消息則方寸雖小實與天地萬物同一機括
本體完滿功夫流行一息如是終古如是此之謂時習之學也稽古
帝堯欽若昊天執中廣運者此也虞舜之精一續統者此也大禹之
祇承無間者此也成湯之聖敬日躋者此也文武之緝熙敬勝周公
之繼日待旦者此也孔子慎密循環不厭不倦者此也顏子三月不
違欲罷不能者此也魯子三省無間任重道遠者此也曾點沂水春
風隨時見性者此也子思戒懼慎獨渾更不離者此也孟子必有事
焉勿忘勿助者此也即古大儒若周濂溪之中正仁義主靜立極張
橫渠之精思力踐存養匪懈明道伊川之天德王道敬義交養邵堯
夫之弄丸餘暇閒性問來朱考亭之居敬窮理成始成終自是以後
若薛文清之心無一物性與天通胡敬齋之忠信力學造次無違味
白沙之靜養明心虛圓不滯王文成之致知慎獨傳習有訓統言之
皆學也則皆時習之功也天人之理聖賢之真性命之宗千古以來
所不能外者也

松風道人識

四書則上論

河汾桑拱陽纂著

門人

段宗英 張綿漢 劉澤本 杜冠濂 韓祖乾

全較錄

學而時習章

論語二十篇總是一字曰仁開宗一學字即可想見仁意蓋時習而悅便在生生不已處落根下面朋來之樂無一物可置之度外不知不愠無一點不返之性中心性之學自躍然矣通章三不亦字俱是歷指真境以示人處只緣世儒情欲嗜好多方去討快樂故說此悅樂不愠的境界以鼓舞而歆動之令人自去想像○學之

止論

○三

名一也異學談心性而然聞見其失為玄虛然其言心性處即與吾儒異而不專在點聞見俗學侈聞見而舍心性其失為支離然其言聞見處即與吾儒異而不專在舍心性何也心同此理人性皆善此吾儒之言心性也以理為障以善為無此異學之言心性也惟精惟一博文約禮此吾儒之言聞見也誇多聞靡記誦詞章此俗學之言聞見也辨得學字明時習方有著手處○大抵學以心性為本體以涵養為功夫以天地萬物一體為度量以變化氣質為證驗以從心所欲不踰矩為極則朱夫子所謂始於為士至於為聖是也註中明善而復其初教語最精復其初則覺矣然必效先覺之所為而後能覺不學不覺不覺不學非直解學字為覺亦非謂一覺便了不復言學也釋氏以知覺為性故多流於自恣

止論

四

吾儒以知覺之理為性故曰人性皆善所以非學則不能明善而復其初○學以存心心者靈也有以養之則靈學以養性性者生也有以養之則生蓋此學原在身心性情日用常行間自證自會此性本體原無斷續此心不散何時非學時習者時時貼習動靜無間也中庸學問思辨已百已千一段是時習註凡○乾坤內天人皆有事無事則息矣為學者讀書靜養日間固有事矣晝夜無學學須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方了時習之義○世人於學問事非不動興去做霎時心灰意懶作輟易乘一會學便一會不學了如何得到那悅處時習如天道然運而不積流而不已把此身放在學中無內無外時時演習念念不舍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有欲罷不能弄月吟風之趣○天道人心共是一箇生理天以生成時人心以生生而時習生機透會處即是悅註中鳥獸飛是鳥之生生處日日飛日日生矣人心天機活潑飛躍不息亦如此故學習如樞井悅是及象學習如磨鏡悅是見光小學習小悅大學習大悅常學習常悅總因功力之淺深以為得趣之淺深也學到悅心處雖獨居環堵而一點精神脉脉與宇宙相通故學中自有朋來到此直是天地一爐古今一腔四海千秋蓋作同堂覺吾心流通兩間理趣交會終日與朋對仍是終日與天游矣豈不是樂獨樂是悅同悅即是樂有一鄉之學一鄉之朋應之有一國之學一國之朋應之有天下之學天下之朋應之學無窮朋來亦無窮樂亦無窮辛復元先生有詩曰一花綿綻一條來感應真機不用猜莫訝東靈今世少應是靈臺花未開即有朋自遠方來之旨

又詩曰一樹春生滿座春一家春普萬家春大家料理春來處同作乾坤造化人即樂字之音

朋為同志人人是流俗人既為同志雖千里印心既為流俗便覩面不解不愠字有矜憫意無怨尤意正是人自與吾隔而吾心之可通者自在所云潛龍之學半點不着向外境也固不是脫落世情全無干涉亦不是知希我貴借此寬慰蓋學中自有可知的朋中自有知我的對天地無愧對聖賢無慚即對流俗無悶完完全全還了一箇成已成物的品格世界再欣戚不得加損不得故曰君子此是從天看出箇時來從人看出箇朋來從天中看出箇君子來一悅貫去有樂無愠自得之時學也朋來之時學也不知之時亦學也此之謂心性之學無物不有無時不然也

上論

五

此章是孔門第一學問心法包括殆盡希聖希天總此一途只觀顏曾思孟可知克己復禮為仁即學而時習之說也天下歸仁即朋來之說也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即人不知而不愠之說也大學明明德為時習朋來而樂為親民不愠而為君子即止至善章內從格致誠正說到天下平從天下平歸結修身便見人已內外上下四方毫無滲漏真大學也子思須臾不離道即時習之學也成已成物即朋來之樂也遷世不悔即不知不愠也孟子仁義禮智根於心即悅心之學也朋來便有大行不加意人不知便有窮居不損意此孔門授受之真傳諸處皆可參觀者也

有子章
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從何處為只在為仁為仁從何處為只在孝弟

其為人也孝弟便是務本不好犯上作亂便是道生光景蓋孝弟消戾心則知其生仁心推而廣之仁滿天下總只此親親長長一念豈不是孝弟為為仁之本○天下豈有好犯上作亂之理但不孝不弟之人滿腔都是殺機冒熟自然有若好之者今試看孝弟之人無念非順即此便與天地萬物和氣流通仁道之全恍然可會此處已隱然說箇本了故直接務本

知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則知本矣務本只是不戕伐赤子之良且加灌溉培養本立即是立愛立敬之立道生即生惡可己之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道自隨處發生也道與本勿看作兩樣本即道之切近精實處千尋之樹根茂條達只完得初來一點種子○總之有子看得孝弟極大凡一念不是天

上論

六

理一物失所皆非孝弟惟為人孝弟的人過親長能知痛痒不為形骸間隔遇着天下人便是在皆知痛痒更無間隔之處只此愛敬一點念頭而天清地泰萬物咸和機趣從此包孕流通可見有孝子悌弟的襟懷不患無仁人的事業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孟子曰親長可以平天下孝弟可以為克舜皆見孝弟為行仁之本我

太祖開天六言提出孝順尊敬二語直從人心世運一毫沒差池處剔出洞見萬世長治不亂之源實是為仁大根本

巧令章

看前章仁者道之所繇生學之本也大而親長間可以觀仁小而言色間亦可以觀仁乃全是全在言色上用功夫不關心體故曰詳

夫仁聖人於剛毅本訥謂之曰近仁於巧言令色謂之曰鮮仁合而觀之而仁可識矣聖門弟子多少聰明才辨而問其仁則曰吾不知也所稱傳得其宗者非回之愚參之魯不與焉信乎忠信之可與共學也然要識回愚但考其四勿之功欲罷不能要識參魯但觀其三省之學死而後已皆朴實頭近裏著已做去無絲毫粉飾所以為得仁之宗

三省章

曾子獨得大學之傳全在私毅任仁而其私毅做手只是日有三省二吾字一身字見其省之切三字見其省之密日字見其省之勤三乎字有歡心有疑心有懼心總是慎獨毋自欺處是曾子自反而縮處是曾子戰兢臨履處唯一貫全從此入○謀不忠則欺人

上論

〇七

言不信則欺欺人傳不習則欺欺人三省正是獨知之地人不能強友不及箴師不及責之地點自致力功夫非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此三事較急耳合之見三省無日可閒時習之功也與人為體朋來之量也然忠吾自忠信吾自信習吾自習又無求人知之心也故曰曾子得為學之本

千乘章

上章是省身此章見省身者又未嘗不可經國也章內聖修王道該括無遺敬信節愛時一件自為一件但有次第總是以精明純一之念持節愛養之思周流於國計民生之中俱在君心上一段精神綜理無漏言○敬事只是心常存而事不苟當事如此事前事後皆如此乃曰敬君子操心以應事未嘗因事以役心彼一念也

而有六合之慮一息也而有萬年之憂敢不敬乎信者推心置腹真意流通令人洞見主上德意如著蔡而無疑總領上事字來非以敬屬事信屬民也節用非徒一於儉嗇只是用所當用裁節冗費意愛人凡保如子視如傷皆是使民如家不過一人歲不過三日是也○朱子曰相因次第始須是敬能敬方能信能信方能節用能節用方能愛人能愛人方能使民時然有敬於已而朝更夕改不信於人者故敬了又須信亦有信於人而自家奢侈要如此廣用則所令及所好却有害於信故信了又須節用亦有儉嗇而不能愛人如機荒不肯賑貸修鑿一切報罷則節用又成落空了故節用又須愛人又有能愛人而妨農時者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民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故愛人又須使民時又履樵

上論

〇八

之方見道理周匝

弟子章

一日之事在旦一年之事在春一生之事在少少時若培養下聖人君子根種猶恐共知誘物化變轉下流況父兄師長原不知教化根本無惑乎人材不古若也蓋人之一身非入則出非言則行非待人接物則燕居獨處今無一時一事不範圍於天則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純通章俱淺淺說○孩提所發知疑只是愛親敬長今出入總不離這箇正教他接續最初一念謹而信者如開口家常便是話舉足跬步便是行須使一言一動不流於放肆不入於欺誑也汎廣也凡弟子當保其太和元氣故教之廣愛衆人而又必擇仁人長者與之遊處日夕親近以薰陶之親仁人則達

忍人故昆錯智囊不在太子之側○聖人教弟子大要在寬養其
力者精神血氣乃真性之所藏也不可令其耗散幸弟謹信正
所以養之故力常有餘今人惟督令記誦耳目精神安得不耗泄
則以二字甚緊猶言即用也心一息偷閒一息便放決不令一息
空過夫童蒙進學便是讀書如何文可後孝弟道理終身不盡如
倘行有餘必待行之餘力而學文文將何時可學此須作一思量
乃能會得聖人言下意旨蓋必有本末輕重之分而非謂先後截
然作兩段也○孔子為志道說游藝為力行者說學文蓋必其本
先立而後藝為養德熟仁之助文乃孝弟謹信之資故程子謂學
者須先識仁而經義之求乃栽培之意正有見於此也後世教人
學問原未落根縱讀經書祇資口耳無益身心安得謂之培養譬

上論

○九

之草木未植於地灌溉於何施之故學者要在務本○學文工夫
或講求於父兄之前即是行孝弟處或質正於師友之內即是行
愛敬親仁處或考驗乎古今嘉言善行即是行謹信處
賢賢章

君親師友人生四大倫所在賢賢正是師之倫然必以賢居先者以
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中庸以尊賢先親親以遠色為勸賢皆
是此意子夏以文學著名非謂躬行可以廢學正從躬行上驗學
問也章意是確然深信之詞○賢字如兄之詩書達之交臂所在
有賢好賢是道心好色是人心場色是人心盡轉為道心用也要
肯是賢賢非徒是好賢賢賢者精神命脉宛然為賢用矣○竭力
是承歡竭精力奔走竭筋力紹述竭力即至大舜德為聖人皆

是人力所可到處○致身如以身任勞以身任怨以身任難即大
禹八年三過皆是忘身家處朱子謂如送這身子與他憑他何如
使不專就死難說○信是心如其口行如其言終如其始○吾人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正此日用倫常處實做功夫今既隨在克敦
自足他學問思辨功夫既至理欲路分真偽界剖方能此等事也
不然此篤行實踐道理豈是不經學問人所能到乎雖曰字是活
語與雖曰不要若同或說他是天質之美自然能行不知都是學
問之力子夏正決其即此是學非謂其真未學也○賢賢易色是
正心誠意功夫竭力是齊家一事事君信友是治國平天下一事
然必從學問中來則格物致知為最初用力之地也○子夏所稱
厚倫之學蓋無一件可以遺得任何其重又無一時可以歇得道

上論

○十

何其遠此即時習之學也
威重章

厚重忠信擇友改過總是欲人固學而為君子四者皆學之所在而
主忠信為要先言威重者以士先器識未有輕浮淺躁而可語載
道之器者先儒云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其中可知故先
威儀以固此學非重威儀也謂學始基之也學所重自篤忠信不
如與過皆忠信之友也蓋聖賢無一偏的學問故自外究向內去
亦無獨成的道理又從人收歸已來其功自不可偏廢如此若究
而言之只是一箇忠信為主直內所以方外為已所以取入也
威重乃學問用力處是一生人品大局段局段具而後可與求精
微如棟樑具而後可與求堂講為學者須從分明有形象處把握

扶豎起來不重就自己說不威自人看他說不重是放心的人神不能駁氣故輕躁飛揚那得有威學那得固故必知止而後定靜安慮得可見學不可不用良不曰則學不固而曰學則不固以重便是學非有二事不重就是他學之不固處莊蒞工夫正閑仁守也

不重不威便是學不固然君子為固學計不徒外貌而在中義故說主忠信忠信乃學的大源頭忠信是心體奉為所學之主謂提此一念為宗也不是將此忠信為主於內常住為主不住為客忠信原是天生一箇主人翁蓋忠信為主而百骸皆僕從也忠信為主而萬事皆客感也玩一主字知養重不主於是則色莊也交矣不主於是則偽朋也改過不主於是則歸非也

上論

〇十一

交不如已則矜長而善不進過若怕改則護短而惡不除兩者皆是為學之大累勿字中是力量要勝精神要赴有如天道之風行雷厲有如人心之沉船破釜〇威重如耕田主忠信如下種取友如灌溉改過如焚艾養以厚重要有君子的威儀存以忠信要有君子的心地交求日益要有君子的朋友過求日損要有君子的力量總是自修之要道〇古人學問皆是自修而後親師友如朋來在時習之後親仁在孝弟之後毋友不如己在威重之後今人都不去自修只是專靠師友說話

慎終章

凡君子欲挽國運世風之澆漓必首倡以厚道慎終追遠不專指上位者說而在上者易於風天下夫終時不患不哀患不盡禮慎終

是存哀中之敬易忙錯時心不忙錯必誠必信勿之有悔是也祭遠不患不敬患其思慕或疎追遠是動敬中之哀易恍惚時心不恍惚如敬存恪著思其笑語志意是也此皆是一點德意真懇故足以感動民情自竭其本心之厚也〇竭厚不單指慎追二事說言其事終者如此則共事在日之親可知其事遠者如此則共事近日之親可知非偏在既往者說厚是故推牛而祭不如鷄豚之速親存也夫子所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皆在其中

聞政章

夫子之聞政亦不專在邦君就問入其國觀其民風土俗再入其朝觀其朝會聘享俱可知政如入蒲邑而三稱其善是也但如此說止在自己識見好一邊無了感通這一段子貢所以將德容來說

上論

〇十二

〇當時實錄之筆費多少心曾不動邦君一聆而夫子所至輒蒙尊禮就使夫子不去求却不知邦君何以與故發此問子貢就中拈出箇得字來見與之權邦君不得而操亦自夫子操之也〇求之與言夫子用世心切或求亦所不惜耳〇溫良恭儉讓子貢盡出箇真聖像留與天下萬世看正見性道之溫為文章處正見天道不言而時物行生處正見宗廟百官富貴處正見絳來動和發露處五德即如天地元氣濡之則華雨嘑之則和風雲之為清露布之為祥雲發之為麗日提一圓太和元氣隨處飲人如氣動而灰飛候至而物變也夫忘機可以狎鷗至誠可以孚豚魚况靈而人乎故溫良恭儉讓是夫子神行於天下處得聞其政是天下之神奪於夫子處異乎人之求只在夫子身上想其神妙不測作神

異之異者○或問邦君既為夫子感動却如何不授之以政曰夫子一時相接不歸邦君不感動及過後又未免為他誘所移常人之情一時見正人君子亦或傾心露膽但轉背人依不來所以政雖聞而終不授之以政也

父在章

父在觀志者其趣向之賢不肖也父沒觀行者其行事之善惡也到了三年不改父之道終是不忍背親可謂他是孝了○三年無改是雖父沒後可以自專之時猶然父在時不敢自專之志三年只言其父非三年之後改也父之道就善行說不是混言父之事不善即非道也改之何傷改之正是克盡前愆不是濟惡襲非以此為差也○父不能常存而子不可忘父此二語盡之

上論

○十三

禮之用章

大意言禮雖貴和却不可因和廢禮上節泛論道理下節是當世之獎禮是面貌和是血脉節是骨節穩而命之曰道○禮者彼此相交接之儀文也和者即交接中藹然真意之順達者也如君臣相與交接之禮必一德一心都俞不隔乃謂和不然縱堂陛之森嚴不貴也如家庭相與交接之禮必慈孝蒸蒸無間乃謂和不然縱校容定省不貴也

先王二字重看所謂尊其和以警世也非是引先王來作証○禮原是先王所制和之為貴先王制禮原如此此先王之道所以為美不曰和而曰斯乃因上而貴於和而悟禮之所以為美若使禮不以和為貴則先王之道亦不美了小大由之正見美而可傳意非

人必欲由禮只緣天下事自不能外禮也

知和是賢智半邊人總知和便覺得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而節亡矣不以禮節謂任情而行不顧天理之安一味和了絕不把禮來節制之如父子兄弟要大家和煦乃至坐立前後俱不照序又如朋友要忘形畧迹乃至譁浪笑傲揖遜全無如何使得不惟在彼不能相容我心下自是過不去亦字正與前應言無和之禮固不可貴無禮之和亦不可行也承上小大由之見和本可行而此亦不可行也不可字要在人心上看覺禮的源頭終難戾○伯夷下惠皆聖人也而世人欲學下惠者多明道伊川皆大儒也而世人欲學明道者多嗚呼豈真欲學下惠明道哉不過藉下惠明道以縱其知和而和之私耳不知欲學下惠先學他不以三公易其

上論

○十四

介欲學明道且學他終日端坐如泥塑人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和固不可指為樂然和乃樂之所繇生真有是禮更無不和之禮真有是和更無禮外之和則禮樂相須之說當矣

信近章

俱是慎動之學交際大端合下便要思量到無弊處近義是語言間心作得主言不肯苟近禮是致恭時心作得主貌不肯苟不失親是交遊時心作得主交遊不肯苟故動皆鮮夫人能體是三者渾身佩一部周易○慷慨然諾近於意氣執躬早遜近於長厚傾蓋定交近於豪傑之致皆人情所易動不知猶不酌量他日有許多

難處是以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幽屈不
拘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身於可賤之人○親有二有
非言如醴醴容若煦而中懷荆棘者此外親而內疎非其親也有
以類似拙而言動不苟唯諾不輕真朴惻惻肝膽相孚者此真其
親也不曰不失親而曰不失其親可味因是偶然依附或邂逅之
間或共事之際親之久即是宗是宗法之宗亦可字言雖一時偶
然亦可為終身宗至如在野則有道德之宗七十之宗孔子在朝
則有事功之宗十亂之宗周公

君子章

通章三項並重總成就一好學君子○學問論歸宿以道為主論終
報以志為先從來多少高明之士浮慕聖賢而鮮能學問者無他

上論

十五

為安飽奪之也故孔孟論學必先從此嗜欲一關剖決得清楚固
未有一切世情澹不下而性命顧能出頭者也是必不求安飽以
純心向學而後所求始專○敏事是學問之事聖賢擇于千古經
途定要在此生幹辦或講求道德或打點身心或維挽風俗或指
據經濟俱是性分職分一毫不容推諉放手不得駐足不能安肯
玩惕因循虛拋歲月此之謂敏事○慎言非緘默不言只為世人
好說過頭的話便是決不做事的故行所未逮者不可輕說此是
語默皆有關係不肯信口翕張如言不切於身心世道不如無言
○既敏且慎言與事豈不是道而猶曰就正有道者雖其心之靈
哉亦必言與事有確然不易之宗在焉未可以牽合而旁附之者
如曰善無常主協於克一之謂正以道固自有辨也若一時識見

少差趋向不當貽羞吾道貽禍世道者不小天下萬古之事安得
不與天下萬古有道之人共商共證就有道不分遠近貴賤不以
其近而忽不以其遠而遺不以其貴而過不以其賤而難下真
如饑渴之乾飲食風雨之就居止就字正字要說得切○親近有
道見其舉動周旋作止語默雖不必件件把我事去質問他而其
精神元氣自然流動發露出來將吾這件性命大事隨處印証隨
處返照有道與我此本體然契直從心上精微處討箇對同纔
是敏事直學問好學真境界○學自有箇學未可以不求安飽當
了學樂自有箇樂未可以說水單單當了樂孔穎之學即孔穎之
樂處所以均稱好學子路誦不枝不求以終身是直以繩袍不恥
了當一生學問則所謂敏事慎言就正有道者謂何而止一不求

上論

十六

安飽已乎故夫子激之曰何足以戒蓋進之於好學也○如今習
舉業者一心為習功名他於飲食晏安之情亦能置之不問但為
功名者得了功名他於晏安之情飲食之奉便依舊落在居食場
中此正如畜犬之暫息者若求道則原以為道初間念頭固沒功
夫走在安飽上迨夫得手形色化為天性視世間紛華嗜慾自一
切味如嚼蠟矣

無誦章

只是說學問原無止足子貢因論處貧富而悟及之益可與進者故
夫子以言詩與之非與其知詩也與其知學也○可也亦是道他
好雖已是道好而又指出樂與好境一重境界所以警切子貢點
春其自足之心而進之益精益求精之境也樂與好禮總是心純天

理在貧見其樂在富見其好禮耳

夫子未若之說雖就處貧富一端言而學之不可自足類如斯切磋琢磨之詩泛言學問正與此意同而于貢稱引之蓋悟得學之緊不可以自足不但處貧富一端已也○如切二句只想一步進一步意若謂切可也進之而後有磋至於磋而後知切未若磋也琢可也進之而後有磨至於磨而後知琢未若磨也詩人所言正是夫子這箇意思○骨角玉石非得切磋琢磨終不成用止一骨角玉石而已矣貧富之境天蓋以之切磋琢磨乎人也人安可不承天意而切磋琢磨以自成○從易驕易誦處而不驕不誦不知費多少切磋琢磨從不驕不誦處而至樂與好禮不知費多少切磋琢磨由樂與好禮而進之又不知尚費多少無窮的切磋琢磨故

上論

○十七

嘆其斯之謂與此斯字與吾斯之未能信斯字同政子貢悟門大開處玩此一語子貢突然見已往皆成陳迹而不可拘又恍然見將來原無盡境而不可盡意故夫子以為告往知來

告往知來不是贊揚他是鼓舞他一來字是引掖子貢妙處若論道理一往一來如環無端即乾坤始復相乘寒暑晝夜相禪同一機括故往來字要活看以無窮誦為往則樂與好禮為來樂與好禮為往切磋琢磨又為來往無窮知來亦無窮知其無窮進亦無窮不患章

兩知字一樣人知我知人肝膽畢照古來聖賢以知己而修道立業者甚多只爭箇在人在已為學不知人何以法戒知人關係學術為政不知人何以舉錯知人關係世道讀書不知人何以褒貶

知人關係千古是非知人豈是緩事可見惟聖賢知聖賢惟衆傑知衆傑人之造詣若高我一分我便不識得他一分須是清心窮理以為照物之地又因物反照以為正己之資方能知人○子貢方人在人上方患不知人在已上知於人上方則費了自己工夫於已上知則明了自己心體蓋吾心權度要先天定中庸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夫人無定形而天有定理天又所以一吾心之權度者也權度皆天於以輕重長短乎物具非天者故君子不患物之情態不可窮而患吾之心思未竭一鑑必空而後照衡必平而後準亦在乎正其本而已矣

為政章

大學齊治均平為政也而本於格致誠正修以德也物格知至意誠

上論

○十八

心正身修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一家星共國治一國星共天下平是天下星共為政就是新民以德是本於明德德明則北辰居其所民新則眾星共之詳言之是一部大學約言之是為政一章○朱子曰以德不是全無作為只是不生事擾民德脩於己而民自感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北辰之譬謂其德以建極即以綰結天下之意是譬為政以德非譬民歸也○東南西為日月升恒之處而不及北春夏秋為禾稼秀實之期而不及冬北與冬乃天地藏息屬化從出之原也是以帝星居乎北一陽生於冬天體躍於南而潛於北也人君法天為政只要一點元神為之樞紐辰與星以精氣相聯為君與民以精神相感召如堯舜封山濬川明刑弼教舉八元誅四凶事事勤勞却有箇寂然不動處是為天道是為帝

道○要知為政以德不是老氏無為清靜自正之說蓋禮樂法度即古聖神治天下不可廢即以古聖神治今日之天下不能不詳此所謂為也而其運於禮樂法度之外則必有本之精神心術根之天典民彝以潛移默奪乎斯民之心志耳目者此篤恭平天下之旨也但觀三代而上法令疏濶而治日益隆三代而下法網詳密而治不古若者何只少古人端拱一段精神則其德不足以達極耳○為政以德分明說為也朱夫子恐人在迹象上妄為不識行所無事之旨故說出無為二字以發夫子言外之意不可以無為八夫子言中作正旨講

詩三百章

為政章見平世不可無要領詩三百章見窮經不可無要領是約詩

卷上論

○十九

於正心之要旨非約詩於魯頌之一言也○風俗邪先王為政令以防之行事邪先王為禮制以一之至於思藏於微渺非禁令法制所及則采集詩歌使之三嘆以興起其勸懲之念而歸於正蓋思者詩所起也詩起於思而還以治人之思直向人一點靈源中激發感動潛移默奪轉來○以公正心讀書言言與身世有益以私邪心讀書言言與身世無補思無邪三字六經四書皆然故毋不敬三字是三千三百之要執中二字是書經五十八篇之要時之一字是易經三百八十四爻之要春王正月四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要

道之以政章

九人去惡從善全靠這點羞惡之心為上者但提得百姓這點心出

則激發天下變化齊民人心風俗之美自爾翺然政觀○政乃先王之法禁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又却齊之以刑則法全嚴密民求免於刑罰亦不致為犯法之事但無有恥心若刑所不及處便不可知此亦非輓近易及如唐太宗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便是

道之以德是明懸之以身法默引之以心法齊之以禮是聖人從心精中畫出一箇品式來與人看如吉凶軍賓嘉五禮須令他齊一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下不肖者企而及也耻與格俱主心說如云傾心以至於善也非只空空羞愧恥其背德踰禮則必至於象德遵禮矣此等治化如孔子相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是豈刑罰政令之所及哉○政與禮何別政者官府之治條例也禮者先王

卷上論

○二十

之教準則也須知政刑全為民設德禮不專為民設不然法制禁令與制度品節差不多○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為政不以德也民免而無耻是共不可得矣道德齊禮為政以德也有耻且格居其所而最星共之也政刑德禮王霸分別在此吾十有五章

此是夫子一生學講時時進時時合總是無窮妙詣志學其定就志此矩不踰矩只完得一箇學若說他有始終其定是徹頭徹尾的若說無始終其定又有箇漸次蓋論宗旨劈頭就欲透會而論得力須經數年方有進步此是聖人實在時習學問

十五志學當下便了性命參三才而統千聖直是一手握著非生知者不能生而知之者生而知此學耳非生知不待學也只聖人志

學與人不同誰人十五時踏定脚跟到底歸結志學固即為志矩但矩字未可早拈自是聖學進境方志學時分下便信得這學無了期的故不曰志於矩而曰志於學言學便是無窮了從心不踰還是學夫子說我自十五時便一心向着學上思量箇終身着落的所在凡學之為定力學之為定見學之為窮原學之為達化皆自吾一心之志貫也此時此志就有欲以矩自閑而端吾心以從之之意若志學時非求心與矩一豈得為性命之學

立不在學外學久而固心與理打成一片絕無出入覺把得定植得起如先立乎其大之立若聰明忍耐不住讓力抵擋不來稍有動搖便非立

所學何事凡事物物之理必有本領處前此非無所見尚在想像

上論

○二十一

能立以後更加體驗則實到此地了了分明不疑惑矣曰立尚是把定脚跟有守的意思不惑則更不用守直任排難解紛而無不可如孟子所謂不移不淫不屈已是立得固了更進之而知敵知

論知難知窮即學術幾微之間不能為惑是已

一理也在天曰命在心曰矩知命豈待到五十即志學時已然蓋不

知命無以為君子何以定學之趨第功夫以漸而熟性命以漸而融耳知非知解之知直與天命合一行藏卷舒默符造化所謂學

易而無大過於此考其成也不惑是小德之川流於萬殊處者一本知天命是大德之敦化於一本處觀萬殊曰不惑從前必猶有

惑曰知命從前必說不得知聖人無詭語也

學至知命此後進步處大難分別弟從乎命者在我猶有待也入乎

耳者屬人則無待矣故耳之逆而順為難夫耳天官也心天君也耳以神用收納衆聲心則神明之府也心有不順之根則耳寂不虛因不能順聖人知天命後心通太虛相為呼吸汪洋澄更無不順之根隨處感觸皆與源頭心靈無礙其順乎耳者固流通無聞即逆乎耳者亦釋然具化也如江海然周流活潑清水投之固流行濁水投之亦飄化矣大舜隱惡揚善若決江河即是此意先儒謂伯夷耳不聽惡聲尚有箇聲在耳順則不止非勿聽直是

耳順亦姑舉一隅其入手却先從非禮勿聽始

耳順外感而內應者神然猶感物而後動若心之神明不測不待感而無不動最易出入非心即性欲即矩安得從之欲者心之念矩

上論

○二十二

者心之則唐虞所謂中成湯所謂恒性詩曰帝則曰物則易曰太極夫子曰一皆是此物聖人自耳順來矩即是心念即是矩念念與天合一不求不喻而自無有踰謂無欲可也謂欲以天可也所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者乎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動容周旋中禮者乎蓋耳順在知一邊無形迹者化之易不踰矩在行一邊有形迹者化之難起乎時必先知了方行則化境時亦必先化了知方化行故耳順可以想聖人之化不踰矩可以想聖人之神矣

○自志學起至立與不惑知命耳順皆是不踰此矩特彼時皆心從矩至此則矩從心欲之夫萌心涵即矩涵渾乎一法象之天地也欲之一起矩運即心運渾然一天地之法象也不曰規而曰矩者意圓而理方得圓之妙而仍還於方如珠走盤不出於盤自初

學便是規矩到此總只是合矩所謂恰當至善也

通章是夫子自叙年譜不曰某年為委吏乘田某年為中都宰某年攝行相事只曰某年志學某年立某年不惑知命云爾可見聖人一生只是好學徹底總言之志學即志不踰矩之學即知止也此後念念是止息息是修歷數年終有進步及到頭只了得一止○或問夫子既是生知安行謂何又要用積累工夫曰生知如明眼人亦必要將眼歷歷看過方纔見得不謂眼明便可一覽俱盡也安行如健足人亦必要將足步步行去方纔到得不謂足健便可一超直至也夫子雖分許多階級然不過是守與化兩步顏子三十知有立亦只到得守其未達一間者化也孔子是歸心而從從而不知所由顏子是學而從從而末歸以學從心所欲是天機之

上論

二十三

自呈也欲從末由是功夫之迫赴也要之孔子之從心是從志學中千磨百鍊而來若放開學字而曰從心所欲是縱心非從心矣

孟懿子章

懿子之父僖子臨卒令懿子學禮於夫子此因問孝而告以無違蓋欲其無違悖學禮之遺訓也○孝順德也去逆効順便是孝夫子專抑三家以維魯室故從其事親之孝上寓有事君之忠意無違二字直說不肯於理隱隱與後禮字相照我對曰無違句言孟孫倘喻無違之意則不違得失倘不能喻無違之孝無論違而失即不違亦失矣此恐懿子誤以從親之令為孝也○禮字自天之所秩王之所制言正臣子所自律以奉君父者夫子教他循禮實是抑他過分違多○當時三家視桓楹而設機非禮惜矣舞佻歌雍

祭禮惜夫夫子此語寔是警悟他○先儒謂讀論語須識聖賢氣象過爾問孝告以無違未知其旨不復發問懿子是庸衆氣象為師執鞭懿子不知問者而問之譙恭異煩樊遲是賢人氣身因病而藥誨人不倦却又不枉道徇人吾夫子是聖人氣象

孟武伯章

武伯懿子之子本問人子之事父母却說父母之愛子欲其體親心也惟其二字尤激切但看父母於子要他立身揚名保世充宗所憂何止一端然一遇有疾便百念俱廢只要病好即不肯子平素十分惱恨到此一切難提也割捨不下要去看顧他可見父母之心單單只此憂疾之念最為吃緊世間人子愛父母的心如何及得父母愛子的心來諺謂養子方知父母恩者是也古人不登高

上論

二十四

不能深如臨淵如履冰皆恐傷父母之身正恐傷父母之心

子游章

今之孝者是說如今孝順的人別樣再不提起只是說他能養便了此等處通俗相沿已成結習若不痛與說破何蘇提醒故以養犬馬與養父母對較正使舉世相安不覺者一時聞此猛然怵惕原是通世人論非為子游而發不必曲為回護至於二字有層累而下之意自父母外妻妾子女僕役俱在內直至於犬馬正危言以動之也蓋人未有忍於犬馬其親者然幾微之間稍有怠忽則所以視其親者或無異於犬馬而不自知夫人子至以大馬待父母而已又安得稱為人故不可為子即不可為人○人子之心無窮只是謂能養處便是大不敬就養之中有一段真意崇奉視無形

聽無聲就是樂樂齊果之敬

子夏章

色即根心和順之色非可偽為如食之而未必愛則其色之愉快為難愛之而未必真則其色之安恬為難心倏然而倏不在則其色之常疑為難以有觸生以無感戚則其色之流貫為難此色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妙故曰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愉色婉容可見對親的顏色最宜和順喜時見父母固愈增懽悅即抑鬱惱怒時見父母亦自回嗔作喜此皆歸於心之深愛使然也記曰嚴威儉恪成人之道也非所以事親也嚴恪且非况暴戾乎可以知其難矣服勞奉養非可廢者但不以色將之便不見得難以未必根心也父子之間分不得爾我只說得當其有事子弟任其勞

上論

○二十五

當其有酒食自與父兄饌不得將事屬父兄酒食屬弟子曾是二字有不外此不徒此意所謂少不得算不得

吾與章

此非形容顏子之聰明正形容顏子之不事聰明也不違如愚意象欲藏正悟境之深處不必執定言語九神情之間稍有相持即是違私字除進見請益俱是此私逐時逐處皆有是他精神向往處省者夫子與他心相對照足發是將向所默受於心者發揮顯見出來淵映涵泓有生惡可已之妙即辟而盡皆見之言愚者多不能發他倒也儘足發揮重足字有含蓄不盡意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顏子豈特終日如愚即終身知愚愚者若無若虛毫不露王佐鋒穎惟夫子省而知其足以發故并

許其可以用之則行此真大舜若决江河氣象即無知即叩竭是為孔子即如愚即足發是為顏子各非轉境○細味此章顏子全是一片神明用事穆然不可及矣蓋子淵心境與夫子不甚相遠夫子終日言回已遊夫子無言之天矣有何聰明可使伎倆可至議論可湊夫子之默識在此顏子之樂亦在此是惟含明於靜乎光於恬者乃能知之陳白沙先生每教人靜中養出端倪即此謂也○要知終日與言之意正予欲無言之意譬之蘆扁治病欲人勿藥自不容不教人用藥是教人用藥之意正欲人勿藥之意也視其章

上論

○二十六

聖學性學也只貴真孔子以此為學即以此觀人察所安者貴率性也貴真也○三其字好原不以已意揣摹只就他身上細細恭驗人各有所為之事必視其所為者何在則或是或非功過同而異情者猶矣○以謂善惡未明者由謂善惡已明者善或由於本來或由偶中或由夾持或由遷改過或由於故犯或由於時勢之窮或由誤聽或由改節必虛以觀其出於何途然後差等不真○察是察其安然而不變者人固有能揮千金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能讓千乘而不能不見色於豆羹真情見於所忽也詳察之而人之真情畢露矣故察所安不皆僕其安也卒然臨之而不驚以君子之安徵君子也即事在勉强若得若失不為彌縫吾正謂其直以未安者示而不為假安也厥然揜若小人之所不安也若其居之不疑小人之介於安非小人之所為安也小人之安疑於君子之安正小人之安異於君子之安也此察法也○以為也亦用之

謂視其作為作用也譬如讀書豈不是為好事然此中又有箇來由有為已而讀者有為名而讀者有為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如何共為已而讀者固善矣然或出於勉強則有厭倦之意故又察其所安視觀察三句俱當善善惡說若說所以不善不必觀由察安則商巢牧野桐宮東山俱當以迹一筆抹殺天下後世不必復有原心論也總是要把君子小人都窮究出真面目來所以不善亦要觀由所由不善亦要察安此豈徒為觀人計欲人之造品舉真徹底為善毋謂可掩肺肝之見也○天下後世決有視我觀我察我者我之所以所由所安豈可不慎此言外意也

溫故章

故非性性自有故如孟子所謂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是也天

上論

○二十七

地間物理皆吾性中故物故溫則新蓋知所謂德性之知非塵聞見也蓋聖賢之學本以德性資以聞見交融而成知即此可以識溫故知新之義○夫子為學者做一件功夫未得透徹便厭了又做一件終其身拈一放一有甚了期故言溫者如水之溫溫不冷不熱乃性體中常自存存不即不離如此則靈根不滅自然心花頓開天機常活無窮妙悟發將出來故可以為師

學問思辨篤行已百已千所謂溫故也溫一番掌一番趣味會一番消息故曰知新時時溫時時知無時不溫無時不知學而時習溫故也不亦悅乎知新也有朋自遠方來可以為師也○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是溫故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是知新取之左右逢其源是可以為師譬知磨鏡是溫故見光是知新無

所不照是可以為師
不器章

真儒作用與俗儒不同俗儒以才智辦天下真儒以性命幹天下務稱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器有萬也道一而已矣不器即是吾道一以貫之儒者主於經世豈區區智效一官行比一鄉之足云而惟學問不歸一也只憑才氣用事故日馳騁而不足如其學問歸一也純是性命用事故常時出而不窮蓋才智不一也而囿於器性命一也而不囿於器故記曰大道不官大德不器惟道德所以大乎○一材一藝是器即象材衆藝也是器不但適於一用為器即衆有兼用也是器君子神明變化初不可以器名不器恍然無技相似惟才能之伎倆有限學問之經濟無窮君子不器亦只

上論

○二十八

是學力所到心體保養得完完全全一真寥寥萬境融融了無物蔽絕無限量故能不器

先行其言章

君子既成便不器欲為君子却須先從謹言敏行上立腳○聖賢垂世立教言之居功多六經皆言也惟從躬行心得說出故聖賢之心由是而傳夫子說人若識得箇道了不要做言語說過湏合下便行將去覺得自家所得的道理步步着實然後說出來不是杜撰臆度大意謂只是去行行畢竟要在先若言不過後來隨之語曰不言而躬行此之謂也

君子周而章

周比俱主待人說然都從心之公私上分途君子之心如日月無物

不照非為一人一家明也。小人之心如燈，止照一室，遠則不能及。夫君子愛天下，固是周即是愛一箇人，也是周小人，又是又不止。愛是周九用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享其治，去一惡人於一鄉一邑，則一鄉一邑受其安，豈不是周若小人於惡人則喜其合己必親愛之善人與己必傷害之，此小人比而不周學而不思章。

學多為求修而所乏者悟，則其修亦是肯修，思多為求悟而所乏者修，則其悟亦是影悟。後世或尚修或尚悟，各聚兩家之論，不知正宜相濟，不宜相攻。夫子早已道破：「聖人論學猶恐人不思，不得明白聖人論思猶恐人不學，不得安穩近世並思學二字抹然而講不學不思之旨何也？」

攻乎異端章

聖凡本來只有此一理，千古相傳只有此一路，同此者謂之同，得異此者謂之異。端異在端倪，細微難辨，一毫有差，千里懸隔。異端只是別一種學問，攻即此人攻之也，非異端為倡而另有攻之者害不止，害已世道人心皆隨之壞。

由誨女章

子路亦非心上曉得不知而頑強以為知，只是任自家意氣見以為知，便道是如此。自汝視之，橫直無所不通，自有識者觀心裡何其鶻突，此是本原不曾體認，便如學而不思，則罔不知其所誤，認為知者皆其所蔽而不覺者矣。故教他把平日所認為知者別擇箇知不知出來，兩為字不止口中任讓，真是心裡照察，自心自認了。

了分明故曰是知。知知知不知是良知，知知為知，不知為不知，是致良知註中由此而求，是言外意，不必作正講。孔門以博約立教，是論功夫，非論本體。學者不達，遂以聞見擇識為知，故夫子不得已又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直就人一點靈明處點破，知字此千古聖學之原。若聞見擇識，不過致知功夫，非便以聞見擇識為知也。故曰：「知之次知，其知共不知是本體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是功夫。」譬之鏡本明而拂拭所以求明，非便以拂拭為明也。以拂拭為明，固不是，謂鏡本明不必拂拭亦不是，故聖人說出本體正見，得功夫原非義外耳。此孔門博約之教，所以符精一之傳也。

子張學干祿章

首言子張之學似有箇干祿的念頭，亦是有意用世，所以只管在多聞多見上用功夫。夫子因病發藥，只將聞見做箇引子，說君子之學但專心於言行兩端，蓋朝廷所用的人不過是言行可法之人，如使多聞多見就不管好不好，只管說出來行出來，其中有不好的就是尤悔也。這到是多聞多見為累了，故聞見雖少不得其定，靠他不得，必經一翻謹慎的心，聞修收斂，庶乎缺失處有所檢點。寡尤寡悔，言行可法，祿就在其中矣。曰：「在中正要抹殺他干字。」聞見豈不費多，但少一闕疑快除之心，便是許多閑摩華言，備行以炫耀人，知此務外者之所為。夫子教以為己之學，只在一闕字，慎字上分別，闕是不敢自是之心，即告以居之不疑意也。慎是不敢苟且之心，正告以忠信篤敬意也。都在心上做功夫，一步密一

安○言無形而易息稍稍謬矣不免人非行有迹而易進一事不安獨知抱疚此尤悔之別不說尤悔寡而云則寡尤則寡悔是謂我之寡之也如此方見是用功非效驗總之子振要求有譽夫子只求無咎子張之學是修天爵以要人爵夫子之言是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子張之學是有所為而為夫子之言是無所為而為古今人功夫都是一樣只是主意念頭不同玩此章總是令人轉念不是令人勸業

昔錢德洪與魏良政從陽明先生講學其父心諒翁疑有妨舉業先生云不特無妨乃大益耳學道者於舉業譬之治家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所有享之日用不窮今之為舉業者如貪家請客供具莫不通借借亦不備客去則還終作一宴人而已明年錢

經並發解江浙此最可玩

哀公章

按魯事直借民心以振君權舉直錯諸枉僅五字是旋轉世運的大機權蓋根本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錯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人心自翕然聚於朝廷之上此二句一正一反是否泰兩卦

謂之直則必是曰是又能匡人之是非曰非又能匡人之非此等人下面公論極端向他上面却又最容易怪他故舉之難枉的人下面公論極端薄他上面人却最容易愛他故錯之難舉是於衆人中舉出加於百姓之上凡上而缺替可否下而聽斷曲直與係此輩人在百姓利害相關耳目交屬故服與不服於此攸分錯謂安

置於彼不舉便是錯此是君樂民意以行權斯民歸君權而帖意○有一小人亦足以惱人心故曰錯諸枉有一君子猶足以係人心故曰錯諸直諸葛武侯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親小人遠賢臣此後世所以頹傾或本諸此

季康子章

舉錯章是治天下大綱敬忠勸是中間節目康子病在一使字夫子精神在三則字要揀倒一箇使字臨之以莊即是以敬臨之故民敬者所以事君樹標可以作則慈者所以使衆因施可以得報舉則知愛教則知勸實有此激勸精神民自然鼓舞起來○歸之以莊是修身得法而民服也孝慈則忠是齊治得法而民服也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治平得法而民服也

或謂孔子章

季氏逐昭公處於乾候既而從季氏之役葬於墓道南是昭不得正其終也昭之喪五月定始即位非禮也是定不得正其始夫子引書之言孝友者意已特至矣其後孔子為司寇宰溝昭公之城而合諸墓則初年不仕之意可知○君陳篇云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於兄弟克施有政此雖帶友言而從孝說起故止云孝乎或人疑夫子不為政夫子引書詞這就是政矣所作為布置而後謂之為政苟有用我執此以往我堂一日忘為政哉書意是施國政此只云施家政是亦字可味○或人原問夫子奚不為政不問子奚不仕夫仕不仕有分為政豈得以仕不仕分哉故夫子引書云云見得人在天地間無一日無政聖人無日不為政能悟得論語

一書皆是聖人為政處倫常即是紀綱惇睦便是經濟君子入其家而父母儼然在上兄弟秩然在列即天地民物規模君子運其心而一家親者無失親一家長者無失長即中和位育景象人而無信章

人之所以感通天下全是這點真心真心所感大可以動天地細可以孚豚魚若一念瞞天瞞地即一妄也是室的不知其可即不可以為人也嘗驗不誠實的人雖有真心真事真言人皆不收信他是真何處可行○車能任重大車比天下任大事的人小車比天下任小事的人親軌是車與牛馬相接處信是已與人相接處車與牛馬得親軌而交已與人得信而交俱結之物人知車之行由於輪不知輪之轉有不轉者綰之人皆知行之尚圓孰知以信

方之哉其何以行無論人不信他方始窒碍難行只就他無違貴心將把甚麼去行其何以行以字當有着落

十世章

世界是有主的世界隨他因單損益脫不得這箇禮字

夫子說子欲知來惟以一禮定天下之經以因單權損益之變重損益不重因字聖人言損益正要因時制宜意見得是商周相傳都不能相襲畢竟裡面文質等項要有些幹旋轉轉移成箇事體今日俗尚風氣也須要損益一着

有一代之君臣必有一代之制作豈能憑空做起此內實有禮運相承是禮運即世運也當初殷繼夏即因襲夏之禮其中所損益就夏時之禮看來便可曉得周繼殷即因襲殷之禮其中所損益就

族時之禮看來便可曉得自今以後設或有繼周的只照周的樣子看來雖是百世這等長久亦可預先曉得○將來之不可知者世之變也而百世可知者以窮則變變則通世雖變而不離乎常也故昔之極重不交者即為將來裁戒之端而其類廢不振者即為後所增修之處試思今日有餘者何在則後之所損可知而損之不已即復為益之端又可知今日不足者何在則後之所益可知而益之不已即復為損之端又可知其或字含尊周意在此章有損周之文益夏殷之忠實意○春秋時諸子百家爭鳴書籍煩與處士橫議人文極盛了秦遂有坑焚之禍至漢興除挾書律人專一經轉相傳授如伏生申公之類文學漸次又盛矣又如周以封建弱國秦懲之夷為郡縣及劉漢後懲秦孤立大封同姓卒居

十一世章

三十四

七國之變後又為分王以削弱之以此類權損益循環無有窮極○繼周者秦也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似乎不可知然秦雖掃除先王之法而綱常大體終未滅不得如尊君卑臣自是有君臣之禮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但其間損益大甚而有未當耳聖人之說何嘗不驗夫子刪書而以秦誓繼帝王之後若預識周之為秦代明明矣

非其鬼章

此與務民之義欲鬼神而速之意相合○一是不當為而為一是當為而不為腦中各為禍福二字所驅非其見者不是祖宗及應祀神祇却去祭他這是求福為諂媚也明見得該做的道理却不去做這是怕禍沒有勇力也○義字說得潤如植綱常扶名教皆是

見字不必太深只此義在前明明白白彼亦曉得如是為義而乃不為故曰無勇此緣當初衷志植操時判決得不清楚一難於利害即義之分數畢竟輕利之分數畢竟重雖欲勇於為義其將能乎○二節當以義字貫君子於義之所不當為者寧退而守於義之所當為者須進而圖蓋守義方幽無鬼責赴義方明無入非八佾章

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設於私家非禮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襲用魯廟之禮樂而惜天子自古亂臣賊子弑父弑君其原皆生於一忍字忍則安矣孰不可忍正以過其後來方張之焰不執之心不是小事皆忍之說言外便有警動魯君預誅亂賊意○凡入於名分所在少有踰越便十分過意不去若於此忍得則無所不為夫故敢忍之說較容忍意為長且與下面人而不仁如禮何相應

三家者章

所引雍詩只提天子二字極重說出詩中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二句使他自已回想○苑舞佾象象筆動他怵惕之心就歌詩語句挑醒他羞惡之心兩下都不把名分與他較全從心苗隱微中鉤剔人而不仁章

不仁即上忍心人若本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能和序便是禮和便是樂若無這點本心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不得禮樂○樂書曰五常以仁為首六統以禮樂為先仁者禮樂之質禮樂者仁之文周官掌禮樂以春官明禮樂

以仁而立所謂善制者其本立而後其文行也問禮章

本字不出上面仁字玩與其字寧字乃就中較量而本自見禮是統言是禮中一事黃梓玉鼓禮本自儉哀痛慘怛禮本自戚從人心之節畜處可以生禮之文米從人心之惻怛處可以生喪之儀度此儉戚之所以為本也記曰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有本有末本末合宜便是禮之中正夷狄章

此非是進夷狄乃是深痛諸夏正不井以中國此夷狄意有亡二字只就心言謂為君者威福不在己固失其所以為君為臣者自作威福又不以其君為君亡字下不必添出君字來正不惡顯言意旅泰山章

禮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視者視其牲器之數旅者因事而告非常祭也以大夫旅泰山精神意氣已與山靈不相接夫子說天地間神人所共喻者只是一箇理這理人且有曉得的何況於聰明正五之神○玩一旅字如季氏中腹心之病須冉有發苦口之藥以救季氏蹈顛危之地須冉有竭扶持之力以救季氏犯吳越之條須冉有尋出脫之法以救蓋季氏舞佾歌雍其不畏君審矣而慘慘於泰山之旅則其心猶知畏鬼神也節以鬼神之靈與不欲非類不舉淫祀者惕之未有不然而自沮者此不救之救也雖然亂臣賊子既不能懼之以王朝之賞罰又不能懼之以春秋之

是非而徒借鬼神之靈爽以惕之豈聖人之待己哉

君子章

既是君子他道理分明誼義純粹度量寬弘期許遠大方欲與造化爭功能與聖賢爭品格與道統爭純清與世運民生爭理亂何暇與眼前人較量長短得失爭之一字不但到不好處害事就是好處或勤勞社稷而有爭功競能之意便壞了多少功業或講明理而有爭執已見之思便壞了多少學術皆足以亂天下故克己自是美事君子之心如太虛然任萬物入而皆化夫不用太虛思萬物爭也非特不欲爭自無所爭曹真曰夢裏分明玉帝旁騎龍駕虎任翱翔回頭世界幾兒大不是爭誰是怒嗔馮少煙先生曰方將與物同休感何暇與人爭是非○君子無所爭何以

上

三十

見得必也射乎射之時容易爭君子還是揖讓而升下而飲故曰其爭也君子要在爭之中顯出箇君子來見再三揖讓畧不動一毫意氣便爭也是箇君子射只是偶拈爭之一事凡一切名場利藪皆是但存此揖讓之心處處是射人人是君子○揖讓二字貫下言揖讓而升揖讓而下揖讓而飲也射禮每三人為一耦將射時出位一揖及階行至階下各一揖共三揖然後升堂是揖讓而升也於此發矢以射射畢一揖而下堂復位是揖讓而下也衆耦都射畢勝者與不勝者又照前三揖升堂不勝者自取酒立飲示罰是揖讓而飲也凡飲酒賓主勸酌必揖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為罰也或謂下而飲是下堂而飲又云離去射位而飲皆非是○或曰君子既無所爭任與辨非歟不

知從軀殼上起念即不任不辨亦爭也不從軀殼上起念即辨與任為天下也為萬世也亦非爭也

巧笑章

巧笑美目就是素情吟就是絢巧笑美目上自然生出情吟來素就當得絢了此詩人之意如此子夏謂天地間一素足矣又何必並言絢乎多一為字子夏之疑在此夫子曰素絢之不能相無者勢也但繪事不得不後於素總繪特為素後之加飾耳加一為字在中便是有假於人事故以繪事釋之言素之後一層事也非粉地之說

禮後說煩文得節之中自有所以先者不必說出忠信字○陶元亮詩曰聞多素心人樂與教晨夕素之為禮真禮也禮可為而素不可為故曰禮後可與言詩正有合於點浮崇雅之旨

上

三十

憂禮章

此非是思二代文獻是欲藉二代文獻以救周末浮文濫觴之極杞乃憂之後武王封東樓公之國也至是以小而入於夷禮無存矣宋是小國乃旋之後武王封微子於此也至是時雖伯而流於弱禮無傳矣夫子欲借文獻為證好指點出國初美意與人看○夫子兩曰吾能言之見吾言即文獻也如求足徵乎則吾之所能說之矣此夫子言外意也不必作正講

掃自章

灌是一獻二獻之禮既灌尚是始事夫子劈頭便不欲觀不得添未灌以前等語是說行掃者不可觀不說掃不足觀蓋既灌而後以

所灌者周公之神也周公在天之神米為此灌而降否○魯太廟祀公特典攸重蓋公於王則師以尊親則叔父存而負宸行天子之事沒而崇天子之禮樂古人推不離經往往如此故公之功與舜禹之在唐虞市不傳子則禪而帝傳子則繼而王禘無疑於公矣公之體與祀宋之賓王家並祀以禘祀禹宋以禘祀湯公無疑禘矣但禘公可自後迄莊以禘不可故禘於莊春秋所以書五年而楷零楷僧楷徹漸移於下大非周公之初所以一則不欲觀一則不忍知見周之子孫日失其序不能以周公之心為心不能以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孝治天下之心為心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原未必苛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也程朱所論為禹世臣子之防不可不責備前入實與夫子心事互相發明兩言以斷之

上論

三十九

曰成王之賜隆禮勸功一時君臣之權夫子之不觀不知每事問名器不假為世君臣之經○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是也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所以異於禘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與禘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也

或問章

不知也三字要斟酌蓋謂立始祖之廟而行於五年其必有所當立者推始祖之出而配以始祖其必有所當推者知其說者三句隱然有明王之思乎說於天下見關於天下之事惟有天下者明之惟有天下者行之耳何以治天下如下示諸斯之易曰名分正則上下定指其掌只是分明心得而難於說破不忍明言即吾不欲觀

之意

祭如章

祭義云入室便然必有見乎其位同退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愜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可見古人祭祀真如身親見之不像今人只擺列些啜飯飯拜幾拜便是須想他如不祭時精神一何凝聚○聖人只是不誦媚鬼神並未嘗說天下無有鬼神並未嘗不敬鬼神

王孫賈章

時人要親福故媚聖人只不要獲罪故不媚如理當為而不為則棄天如理不當為而為則棄天皆獲罪於天也不說天降罪無所禱而說獲罪於天無所禱是不在感應上論天而在心之是非上論

上論

四十

天從媚與媚窺說來則此天明指上帝為萬靈之尊率福善禍淫之柄者也論語言天始於此章九六經四書都是聖人不獲罪於天處張夫子西銘一篇可作此章註疏○禮記月令孟春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雷孟秋祀門孟冬祀行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本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其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祭畢而設饌於與以迎尸也可見與雖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當夏時而用事故以喻權臣之媚如此

同監章

重首句從周正是從周初先進之文非從周末之文也從來聖人不能違氣運周承二代後斟酌會通以成一代之治故說郁郁即周初文質彬彬之文此句是贊其經制大倫猶贊堯曰煥乎其文章

云爾不得執此謂周尚文也譬之花成周以前如蓮而未吐或吐而未開成周時如花正開鮮妍奪目周末則彫殘滿地不復可言花矣從周之說此即憲章文武意

子八章

夫子當時自覺少此一問不得夫子每事問正欲使人知廟祀之禮至重每事不可一毫苟且不容一毫假借夫子以已之問為是禮隱然以魯人之所舉為非禮○入廟問禮正聖心自然不容已處如見孺子而怵惕親骸而顛沛之類此正象山所謂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古先王有此一念所以制出許多禮文孔子問禮即古聖當日制禮最初之一念先王得其原遂昌其流聖人觀其流遂觸其原或入焉足以知之○記云入境問禁入國

上論

四十一

問俗敬其君也入門問諱敬其主也可見入廟問禮豈不是敬豈不是禮但敬字乃所以然處非口氣中正語孔子在宗廟便便言於此可見射不主章

上人所為天下遂因以為主此章主字為字古之道句自上人以此道立教言蓋力定於天不可強而同德修於人則可學而至先王不以不可同強天下正欲以其所可學者示天下藏武於不武養天下和平之福者正於一射寓其意不主皮非限定不貫單只不限定要貫單但取巧足破的德足比禮而已夫較射乃性情發越之際也而即不以尚力為閑情止性之方古人作一事便寓一深意夫子所以嘆息之○主世教者德力異尚即王伯分途之機即

一射以傷世道之不古不專以射言

子貢章

通是嘆息古禮之亡閒居寄慨如此子貢曰禮已亡矣不如去之夫子曰禮雖亡矣何忍去之子貢是一時有激之詞聖人是萬世無窮之慮○告朔有三重焉尊正朔重天子也告太廟重祖考也修月令之政重民事也然有關係餼羊是生牲也餼而未殺時君告廟則殺而用之故曰特羊子貢見魯國供了餼羊不行告朔要去那告朔的餼羊夫子說羊以寄禮去之則其羊也留之則其禮也其字可味○餼羊猶供正魯君臣未敢顯然蔑視典禮處夫子便從此一綫維持○或有曰不要看得一羊為小費既供之自民其閒圍牧之耗輸納之勞胥吏之賄至不可言即今此地供馬一匹價值幾何常至破人家產往時南都輪絹不過十餘疋乃經錄內庫分外誅求守候數月至稱貸以償安見曩時無此賠累況魯國正當虛耗之日於此搜剔一番亦是節用之一道聖賢所見雖大小不同而無非為國此亦一見附之

事君章

禮自有箇準則夫子事君盡禮非自賢以駭俗內交以媚君也不過畏天命畏大人之心如此而人以為誦此人何人獨非事君者乎夫子非是明心仍是明禮

定公章

夫子對定公是易之泰卦上下只是一箇精神在上為禮在下為忠心心相入所謂泰交也以禮是大臣優以禮意群臣周以禮虔疏

臣御以禮法以忠是進言則以忠告任事則以忠勇歸難則以忠貞

閔雅章

閔雅為詩之首樂之亂其言樂止於鍾鼓琴瑟言哀止於展轉反側便是得性情之正故夫子美之不淫不傷雖就詩說却是說宮人之性情正則后妃可知后妃之性情正則文王可知惟聖主有肅雖之全貌故閔門有哀樂之正情蓋君后初媾正閔陰陽慘舒之運而陰陽慘舒氣色每於宮人性情上得之文王聖德涵濡於宮閭宮之人於后妃初媾時不覺自露其哀樂之情而發皆中節中節為和為達道即此可達於國都四境開王化之端夫子稱之意在此非止說詩說樂

問社章

魯有二社周社天子大社也亳社商社也哀四年亳社災哀公因此有惕焉而問則一語之發豈不有係於社稷之興廢乎宰我乃反為妄對故夫子責之○夏都安邑宜松猶密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殷都亳宜栢猶迫也親而不遠周都豐鎬宜栗栗猶戰栗敬謹貌使人望其木而起敬即如過墟墓與哀入朝廟思敬意○振弱之道在修德不在修刑而扶魯之策在威臣不在威民○成事三句解者紛紛如謂宰我言已出不可復救則夫子已說失諫矣答矣况諫字乃臣子尊君父的字樣師豈可加之弟子如謂三家事勢已成既往則舞佞歌雅旅泰山伐颶史諸事皆慝惡說之諫之咎之又安得止宰我之說而不為維持宗國之計乎看來哀

公此問儘是好機括宰我正該把敬天為民莫安社稷大道理大經濟乘此時陳說一番規諫一番咎正一番今却止以使民戰栗之言了事豈知天下惟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得不咎此問社時非成事非遂事非既往而何不說之諫之咎之也總是聖賢欲維魯但宰我意氣矯激夫子用意悲惻慮事更周到耳○成是事已做成遂是雖未成決定要做的既往則已做過頭

管仲章

人品學術事功當作三項看惟聖賢人品即是學術其事功亦是學術其餘品高者自選他品高學正者自選他學正功大者自選他功大不可一途而斷也若管仲原不知學即論品孟子鄙之不為而孔子何嘗不曰其器小若論功孔子稱之為仁而孟子何嘗不

上論

上論

上論

上論

上論

上論

上論

上論

上論

上論

曰不勞而霸孔孟之去取無不同也學者但當於學術上作究竟若果足孔孟宗旨人品事功一以貫之區區伯者之佐烏足置齒頰間也○管仲之器小哉一語是千古相天下定案君子不器神無方而易無體神功寂若過眼浮雲有何聲色功烈可受驅遣只因管子功名發根不在性地上便為功名所用楊子雲說大器猶規矩準繩還是功名之見○器小是管仲定評未嘗有所指或人求其說而不得而以下兩項解之夫子隨問隨答非用以解器小也仲即儉即知禮無解於器小而况三婦備官塞門又玷不幾濫且偏乎究竟使器大者必不如是

器小是責其本不指他的伯功仲的功業儘好惜其不明於大學之道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而為富強之計苟堂無幾到底

不是大受的人蓋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設施不過如此○劉向說苑有曰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智可謀天下其疆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堂以自傷於民厚齊馮氏曰以歸民之左右與中故曰三歸

儉還似器小不儉則多顧大體而能知禮知禮則不器小矣此或人意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塞門是邦君尊已之禮又玷是邦君尊賓之禮○奢而犯禮是他裏面看不得些小功業便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

子語章

上論

○四十五

玩一其字還是勉太師以知樂而因舉優柔平中之妙寓於節奏間者示之俱與人心相通翕合也天地之氣不翕聚則不發散元亨利貞四德如環樂之妙通於天地四時皆自然而然若始作時突爾發揚成何節奏細玩翕如二字想見元氣冲融細細之妙無浮散不攝之病○純如所謂八音克諧儼如所謂無相奪倫釋如所謂始終相生是也此是夫子具有個大成在腔中故能描寫出這光景以成乃衆妙具備與終字有別

儀封人章

封人請見非徒慕其德容之盛其不忘天下之心必有與夫子相感者故求見誠切如此自古聖賢現身各是有為封人却於千古聖

人局面之外看出夫子一番出世因緣真具天眼君子至於斯二語非叙平日而來自通也猶言閱人多矣言外便有物色英雄之意天下無道言斯民聾瞶已久故使夫子振揚文教也天生夫子原是為道天尼夫子原是為世道在夫子天意在夫子從者不識封人識之木鐸一語叫明天叫明道叫明萬世○木鐸是借字將字是殆將之將非將來之將治世者以權用道師世者以道用權勞來匡直木鐸於唐虞庠序學校木鐸於商周東西南北木鐸於當時刑定贊修木鐸於萬古此皆天也特孔子之天遠孔子之天隱○得位授教不久失位遷就際遇上論耳封人木鐸一語實在千萬世提聲振聾瞶破天心不在有位無位也當日諸賢侍夫子或疑為迂或疑不如子貢得封人言便如雷鳴天下○老子出關

上論

○四十六

令尹喜識之夫子至儀封人識之頗相類然一道紫氣何如太和元氣流行四時道德五千言喜僅得之為文始真經何如六經刪述木鐸萬世

子謂章

此章只論樂非評舜武也兩謂字神遊兩朝喟然升降○唐虞交會之間正太和文明之日而舜躬逢其盛商周改革之際又餘氣未殄之時而武適遭其窮蓋五帝之時如夏三五之時如秋風氣其有不同不徒在功德之間今只將舜典一篇與太誓諸篇一一描寫出來便見韶武之分○舜君道故蕭韶九成從黃鐘起調武王雖順天應人終是不敢以君道自居故從伐紂之歲月而以蕤賓起調美而未盡善乃不自諱之心非聖人不能也○舜武安民之

功一故樂皆盡美而性反之德有異時又有幸不幸故盡善不同
若不見得性反之德不同處豈所謂閑樂知德者乎或問武之不
幸舜當之不知如何朱夫子曰想舜德盛而人自歸或不必要征伐
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

居上章

寬如造物雖寒暑迭運生殺互施而生生之意常為主非發地姑息
之謂也凡居上者下遠無數人倚靠着他必要人人包得在我度
內方好不寬是無含容之心不敬是無謹飭之心不哀是無仁孝
之心根本俱亡把甚麼去觀他

里仁章

仁之不可不處也即以擇里言之但是仁便好蓋借卜里以明人當

上論

四十七

處仁意習俗移人一人仁不若一家仁一家仁不若一里仁里仁
只是厚俗即十室之忠信三代之遺直呂藍田約所謂德業相勸
過失相規禮儀相交惠難相恤是也里仁何以為美所見無非善
事所聞無非善言所交無非善人自家有多少便宜在如處身不
在此里即是處心在仁外要知人心去住之迹即此心危微之閒
世境心境原相關係

不仁者章

人心中一團生趣約不能移樂不能淫者即仁也約在收斂一遠凡
事不得舒展樂在暢快一遠凡事都得知意不止說貧富不仁者
寸心無主便被境緣顛倒故約久樂都成煩惱不可久處者
心下挨不過日子也不仁的人暫時收斂還好忍耐日子長久便

覺十分束縛悶悶難堪如今沒學識的人要他衣食節省些人情
世故體面上好看的事少做些他定道沒光采沒意味難以度日
了又使暫時適意非不快樂日子長久厭飲起來番覺苦惱如今
富貴的人博奕飲酒及諸戲耍的事件件去做由他中無自得故
尋此許多閒事打諢過去及至興盡意索還更凄然總是日長難
遣無聊之故耳不可以久處約自然多出事來不可以長處樂自
然尋出惱來○不仁者既不可久處約長處樂然則何境可處曰
夫其本心隨在都是苦境只有仁之一境約也安然樂也安然惜
不仁者不肯向此境進一步耳何如處可以仁曰知者利仁乃其
從入之階

惟仁者章

上論

四十八

仁者心中無一點私意與太虛一般妍媸好醜各以其物付之而我
無心焉此要者惟仁者三字仁者以天下為一體見人有好處就
如自身有盛飾一般愛護他見人有不好處就如自身有垢穢一
般嫌憎他真是心裡割不下手裡止不住痛癢相關自不容已故
仁人在下好惡而是非不爽在上好惡而賞罰不爽在古今好惡
而褒貶不爽一好一惡而天下萬世之公論以定矣

苟志於仁章

此是提宗學問以一念言欲之即至非易也以全體言終身不盡非
難也一志仁便無惡若存養之熟且但無惡大抵邪魔作祟皆歸
主人翁神不守舍若人精神整起端併天理一路則滿腔子都是
仁人欲自然參不入來○一體仁便一了百當此聖人極直截學

問聖人立言如明醫之方有先扶理元氣而病痛自除者志仁無惡是也有先除病痛而後扶理元氣者克已復禮是也隨方皆可入道不可信一說而排一說

富與貴章

聖賢無不近人情的學問一平日於義命處勘得清楚故臨時於境界上決得爽快通章只是「一個不違仁而所謂不違者只不處不去一念到底而已」○世人口未嘗不說仁心未嘗不悅仁只一到富貴貧賤閑頭便不覺墜落終日憧憧往來無非欲惡兩念於此大體分明不處不去割決得下操存得定直至無終食之間違仁雖造次顛沛亦必於是無掛無惡之心惺惺不放此之謂君子○欲富貴惡貧賤者世人不處不去者君子是從人情中認取天理來

○上

○四十

雖然無欲淡然無惡處此即仁也○去處只是忻厭心不處也不去也二也字或斷而決或沉而含斷而決者無復想頭沉而含者別有遠會

不處不去則君子之名成矣頑石子所以成名不在不處不去之日也蓋無時無處而不存仁焉云仁所爭極細苟存淡然不染之心即日處富貴中亦是存仁苟力紛然未定之想即日在貧賤中亦是去仁

無終食違仁現成說凡入存心養性只消一息間斷便終身間斷能一息無間便無間終身此是緝熙法是時習法無欲無惡綿綿存既斷凡情亦絕道念是之為仁○富貴貧賤是一人生歷後造次顛沛是富貴貧賤中遭遇境一此正指其易遠仁處若造次顛

沛中有一毫自便的意思即心未化有一毫自免的意思即惡心未化即是違仁兩必於是皆有力之辭如服膺弗失意正不要說做自然蓋惟君子時時提醒此是生平常用功夫上不去不處乃臨境更加簡點耳

我未見章

好仁惡不仁是在自心理欲上說不是別人善惡上說與大學誠意章恭看總是欲人用力於仁要者三個我未見是天縱慨嘆以醒人也好仁惡不仁就是仁能好能惡就是力好無以尚惡不使加就是力之足

無以尚不使加只平平說言好是這等好惡是這等惡世曾有如此人否是罵出好仁惡不仁的樣○子與人看不可說此地難到不

○上

○五十

使二字是防之密杜之嚴驅之速斷之預不是在後說緣他裡面有個真物在即上面無以尚之之好也若好仁之念綿綿欠一分不仁即棄那虧欠處加矣

試看無以與不使四字是何等力量一日以前不消有所積累有所因緣只一日振奮起手便欲仁而仁至志至而氣至矣○惺惺心體曰仁體動凝聚曰力鼓舞不能自禁即為用當其鼓舞覺此生意滿腔便是足

我未之見與我未見力不足者有別言人必常用力然後可驗其足不足今人緊未嘗用力於仁則此用之而不足者我固未之見也人之過章

世人只知仁者無過有過決非仁者中間冤枉了多少君子人之有

過豈可一槩着他試原其心或一時偶誤或不出本心或時勢兩難委曲究心其過處正其仁處若一槩以過素則古人不告而娶東山破斧何以解也○各於其黨自人之心術上分出來各有黨類便見君子之過不同於小人處就一連說此觀字是打破世情撥開俗議以心體心始可以剖忠臣孝子節婦義士沉淪受屈之冤

朝開道章

此甚言道不可不急開非止謂道不可不開人能保得幾個朝夕今日不開道曰待明日明日不開道曰待後日忽然朝夕之間死期至矣卒欲開道又可得乎可見一朝所開最大開道是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苟無平日積累之勤必無一朝頓悟之妙味可矣

上論

五十一

二字見人若開道生可也死亦可也若不開道不但生不得即死也死不得開道者一朝千古不開者百年醉夢非齊生死之說○總見死有未了之事者即未可以死此章嘆開道言朝夕嘆逝者言晝夜令人有惜陰之想○如何謂之開道聖門若四之所立卓爾魯之能唯一貫其次若子貢之晚年得聞性道乃謂之開總是個不亦悅乎如何可以開道必如竭才博約三省忠恕多學而返一貫方可以開道然總是箇學而時習之○嘗觀人之形氣不能隨神同去同來則神又豈隨形氣同生同死若是真正覺性則千古以前千古以後立可通為一息所以人的身子在世上有生有死多不過百年這覺性無始無終再無有窮盡

士志章

世間人不但衣食外面一切受用的物事種種要好只有自家一個身與心却不要好若待得外面好時自家身心却已先不好了此無志於道者類然無足貴已先輩有言只一箇恥惡衣食的念頭古今斷送了多少家條窮而有此恥安能不孜孜不求而無用不藏達而有此恥便為患得患失而無所不至自古人品之高事業之偉者胥自不求溫飽中來即從來聖賢處貧困者甚多亦未見有凍餒而死者然落得個做聖賢為天地間第一等人豈不由立志恥惡衣食只是心上有慚色便是只因今人於世情撒不下面皮摸不過故高慕聖賢希心道德及日用不緊要處忽然露出本情在世間未必視為大故而夫子却十分看壞他蓋根器不清承受無地故謂未足與議亦不是說敝衣蔬食便足議也須看一恥

上論

五十二

字未足之言却不道然侯其足與議而後與之議其在戰勝而肥之際乎若士能掃空俗緣併心一路豈終作門外漢

君子章

此君子精義之學之於天下說得最開廣隨着將他身子放在那裡適如適路之適意之所之也莫是凝滯而不行也適莫既忘義將安在曰虛中無我天理森然義原不自外來義之所在當止而止當行而行廓然太公物來順應天機自動天則自存此總是君子真境界○此義是虛其心以觀理之變而應那事之理以酌於吾之心故君子之於天下直是虛心與天下相感應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正是如此○無適無莫是未發之中義之與此是中節之和專講無適無莫抹殺幾字是二氏

之學

懷德章

德是本體懷是功夫有抱而不脫之意只徑寸之殊而人品天壤矣
懷德是涵養其德意體驗其德行精神凝聚安於善也懷刑直作
刑罰者是不敢為不善懷土是時時想得田地宮室懷惠是時時
想入榮寵恩澤○懷德則念念欲全其德便有居無求安意懷土
則溺於晏安雖至喪德弗顧夫懷刑雖恐稍有誑誤以樹吏議豈
肯自處貪饕懷惠則惟利是圖雖有刑罰不知畏避矣不言利而
言惠者懷土求己之安懷惠觀人之與也如小人愛之以德又不
喜歡只與他小便宜便好
故於利章

見得思義便有个畏防拘束着今放縱於利而行凡有便宜所在都
要占盡不肯顧別人故曰多怨語曰千手所指不疾而死其嚴乎
禮讓章

天下不平只是人人好爭爭之不己釀成一片殺機若要救之惟一
禮字若要行禮更須本一讓字此是孔子兩字經濟中庸九經都
是禮所以行之者一是讓○讓即是和真正節文便是太和元氣
能以禮讓為國其初是慮以下人其終是篤恭而天下平○不能
以禮讓為國是以驕亢之心行遜讓之禮其素此禮何
不患章

君子以經世為心名位亦何可少所以不患患的緣故全在下二句
盖位不是得做官便了做官時政事民物待理於我若沒識見沒

把柄則前後左右傍徨無措毀譽利害皆能動搖如何立得脚跟
定惟患所以立則得位固可展布不得位亦自有可用之實無位
何足患也已知不只是曉得我便了既知時必要試驗我好處若
沒學問沒才能將甚麼與他知又不知人不知時還可開修漸造
求為可知則人知固可自見即人不知其可知之具自在莫已知
何足患也○所以立自經綸所從出者言即隱居以求其志不惟
可以濟貪慕之思並可以療空疎之病求為可知不是可以致人
之知是可以當人之知求則不惟去種逐之想並以治枯槁之習
○曹真子先生曰科名到手種種責任在身君王如天兆民如嬰
國事如毛小人如鬼衆口如酷吏青史如地獄疊積宏聲談何容
易可見君子患所以立但觀由求亦當強禮樂固所以立會點之

童冠亦遊亦所以立夫子不取彼取此益見所以立不待得位而
後求也
參乎章

一貫是夫子直指本體渾成的話或指心或指理俱是也但夫子口
中政不要說破待他將自己所得處印證○未感之時此中空洞
一以涵貫之精有成之際此中流行一以妙貫之用一字不看作
一件之一乃合一之一也即一元渾淪之意所以一則無間隔便
貫通了只把下文忠恕來理會便可得一不曰以一貫之而曰一
以貫之妙在一不在以字也一在這裡憑德千變萬化自然貫通
若是有九分九釐九毫天理只有一毫人欲便不是一便不能貫
須是十分天理無一毫人欲方謂之一方到處貫通○太極便是

一列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貫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貫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貫八卦中○曾子平日用了盡心推心之功一聞一貫之語便悟得向者之盡心而推心者即此一以貫之之心也聖人是無心曾子是無私心無私心即可以漸到無心矣○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個理既後千萬箇只是一理○忠字原解一字恕字原解貫字此孔門定說也而近儒每說忠恕之心一也便可貫通則混矣○曾子當日實實於忠恕上切證一貫不得談空如格致誠正修忠而求其一也齊治均平恕而求其貫也夫子將一部大學作一貫二字醒曾子曾子既醒隨將忠恕二字解大學十傳○聖如孔子其學只是一貫究其所以一貫處只是忠恕偏天下人誰無此心果盡心至無可盡處推心至無可推

上論

五十五

處不患不到一貫田地○堯舜之執中文王之敬止顏子之博約孟子之深造逢原周濂溪之主靜李退平之觀未發二程之主敬文清公之復性陽明先生之致良知皆可貫得總之平日在此着力則證悟時亦即在此得力

論義章

喻是親嘗其中滋味義利二字以述言則貪富貴為利安貧賤為義偷生為利舍生為義易知也如以心言則有似義而實利有似利而實義難知也惟君子之心光明正大其於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心機變已熟巧詐時生或陽予而陰取或始避而終趨或以失而為得或因此而圖彼其於利亦是曲折纖悉都理會得故深好之此五在道心人心之介分得幾來即如同論一事

君子開口只向是非可否上酌量個道理小人開口便向得失利害處計較個便宜彼固沉溺而不自知耳○君子何以懷德而懷刑喻義故也小人何為懷土與懷惠喻利故也人而喻義為學便是真儒居官便是名臣人而喻利為學便是俗士居官便是民賊途徑判然一毫掩藏不得昔朱夫子延象山先生於白鹿洞同發此章一時聽者泣下可見義利之界急須回頭自勘

思齊章

學問觸處皆可反求思省是我性靈做主賢不賢皆吾資然須未見時先有個為善去惡之志方能思省總是克念作聖周念作狂意又有個擇之惟精守之惟一意此工夫於日用間可用即誦讀間亦可用

上論

五十六

幾諫章

始終只是一個幾諫然須理會事父母三字幾諫固是下氣怡色柔聲以諫然要知乘間而導是幾委曲轉移不令人知是幾易曰幾者動之微此是審幾最微誠幾最預防幾最密迎幾最捷處全在精神感格不待形迹之著也惟諫於微處故父母不從亦默窺其志向不待微色發聲方知又敬者服勞奉養愈益小心不敢違背着他凡諫人的過若破面爭執便再難挽回故須把過失放下委曲別作道理只依依膝下無幾微惱怒着親如所謂負罪引慝是也古者三諫而不聽則號泣以隨之正是此意即父母怒不悅而加我以不堪亦只是順從再沒有慍怨如此則一味敬順並那諫都不留其跡夫但有大舜遇着父母頑瞽他何曾有一句說父母

不是只是祇載見贅腹變變齋慄這是又敬不違即使之完康浚井只慕着父母這是勞而不怨而贅腹亦允若畢竟被痺感化了這正是善用幾諫的樣子

父母在章

依依親側孺子初心當思所以不欲遠遊者是甚麼念頭所以為曲體親心者其道安在不然雖終日與親周旋究竟何益遊如問道經商皆得自由者仕宦即聽命於君然古人多有因養親而乞郡其為就近可知○朱夫子十四歲喪父常齋先生事母盡孝所以發明此章曲盡孝子之心杜詩曰頗覺良工心獨苦信哉又古詩曰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即此章之旨

父母之年章

上論

五十七

人當中年以後日衰一日數年不見偶一見之頓覺大異於昔日而家中之人日逐相見全然不覺人子於此用心密察則精神血氣必覺有潛移默換而不同者方謂之知既知之便見昔日何以相催今日何以相聚異日又何以相挽光景逼前而神魂欲絕不可說懼來日之不久恐非人子所忍言也古者菽水承歡斑衣舞綵不目三公換一日之養意蓋如此○人子知父母之年一喜一懼肯遠遊不告其方而使父母日夕心不安乎又肯不幾諫使父母不為君子而得罪於清議乎總是孝子愛親無已之心

不出章

此躬是學者生平一大肩任處躬之求遠是生平一大操修處不遠之耻是生平一大憤激處以此躬為千古難竟之局以此耻為一

生莫什之憤原只在躬上做不在言上做躬字內添不得行字遠字下不得貼言字不曰行而曰躬行猶待做出後躬則當下便在口說顏閔躬類由賜自覺內愧不勝凡講論道學評品人物口頭說得好聽而身子未必能做都是可耻處

以約章

以約是操得其要收拾此心端併一路精神照顧得來失處自少約即闕疑殆慎言行之意鮮矣即寡尤而寡悔也○老氏曰治人事天莫如嗇簡緣省事其失自少此另是一理

欲訥章

看一欲字是以心操言行靜躁之防以心司言行開闢之閑不是論功夫乃是論主意總重在行上若訥言不敏行便是個長首畏尾

上論

五十八

編頭漢故下一而字作轉語

德不孤章

德不孤何以必有鄰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吾人精神聚處即天下豪傑之精神所共往來處○有一鄉之德一鄉之鄰應之有一國之德一國之鄰應之有天下之德天下之鄰應之有萬世之德萬世之鄰應之德不一鄰亦不一○初間奮起立德豈得不孤到成德處自是不孤但觀善與人同之舜所居成聚成邑孔子誨人不倦而三千七十依依不舍者其大機誠在我也此即德之所以有鄰意

事君數章

事君交交須要精神去感格又或須乘機扶入數字所該自費凡語

言之瑣屑禮文之煩瑣請乞之多端小節之責備皆在其中大凡處君臣朋友與父子兄弟不同禮有不得不拘嫌有不得不避情有可用而不可深事有可知而不可與若一味見得臣忠只管盡情施將去不顧我不當與人不可堪此便是數亦不但言語間也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情不竭人之權以全交也正此意疏傳不說到君交上至於數則彼已之間已無一毫餘味徑路逼窄已且無站脚處安能使人回轉其勢亦不得不出於疏辱矣○數只是沒要緊處瑣屑若所聞在宗社之大即反覆言之亦不得謂之數公治長章

兩節只平平說聖人舉事只就當體初無異意縲絏三句似分既往事之無章抑有道三句似逆料後來之無禍皆是述生平之暑

上論

五十九

可要是論其素行縲絏非罪因曾有此一段被累事而非自取復為替他分解不是以非其罪為可妻之寔也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中者其心愧耻若撻於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受之而無惡也南容免禍亂世亦免夫由已致之者耳

南容未見不廢處然其謹飭處決能自合於清穆之朝又云士君子能不廢於明廷易不廢於屋漏難○非其罪雖在縲絏之中仍是免於刑戮若能免於刑戮即在縲絏之中猶然非其罪也然則縲絏不足為傷而刑戮又所宜免聖人之權衡人也何如哉學者省此可得立身法○一是迹染而表白一是世亂而身治取長在砂迹之外取容在繩墨之內其子兄子皆親親也公治南容皆賢賢也○黃勉齋曰觀書最怕氣不平且如公治長一章謝上蔡則謂

聖人擇好為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隨文平直此聖人無意必固我處順其自然付以當然父子之親師生之義齊家之妙胥此焉在子賤章

此章全是喜子賤之成德末二句反覆嘆之子賤當夫子卒時年止二十四夫以子賤之年如此誣養如此造位居然君子了要知子賤能取多賢是正意不然雖有君子其如人之不親何取是心上挹取其精華必有自為君子之志方能取必不自以為君子之志方能取故以衆君子為一君子之藉而因以一君子收衆君子之總○子賤治單父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二人

上論

六十

皆是能親賢取益處

女器也章

說個女器近已許子貢為有用瑚璉不作實說亦不作喻與宗廟百官美富相似言子貢之器始列於清廟明堂為貴重華美之器耳為先代之法物則迥別於時流為神明之嘉賞非侈觀於日用○子貢之器固不如君子之不器而子賤之君子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蓋原有全體之君子有一節之君子子貢人品畢竟在子賤上

雍也章

佞何以不可用也蓋用以養德則心滿用以率人則風流以佞人而談文學則古人之是非混淆以佞人而操政柄則朝家之賞罰顛

倒屣憎正見佞無所用也樂是談鋒交熾此往彼來如響故然給是給付言不由衷只賭口頭答應人字說得潤不獨君子憎之常人雖以佞為賢然屈於其辨者憎之直道未泯者憎之久而覺其非者憎之蓋能服人口不能服人心也

子使章

此是見性之學亦是經世之學聖賢相証要在定際尋求何得高談玄妙今人都謂開見理不明未足治人是夫子之使誤矣不知學問稍稍有成苟存心於天下國家於人必有所濟此夫子使開章也學問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雖被生民皆分外也此開辟夫子意也二意互相發斯字與逆者如斯夫其斯之謂與斯字同即所謂心也理也信只是心上過去得彼悠悠仕路幾何人升沉

上論

六十一

於其中誰能自按其本心若此而開必從心上討分曉此即是堯舜猶病文王望道未見夫子何有於我的心腸故夫子悅之以此○學士家往往說經論匡濟之畧講之未豫夫天下事紛紜難出呼吸萬變有可以成說應之者乎明道先生之言曰伊尹之耕於野傳說之築於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蓋在我之理一而已矣平時既在心性上用功則出仕時亦必是心性上用斯之未信即出仕而達力立業不過試之而已試得着成了些事試不着壞了事也不定

國僥倖者如此若斯之既信將宇宙事業已有本原大段

上而大人體用已備夫可見行藏無二理出處無二

固非慕仕進而豫為之地也寔非遺仕進而

自成其高也彼豈已窺其大本大原而一徹乎合一之理故欲究竟之正究竟其所以仕者也然則點以樂天對知爾之問夫子信當與之開以信斯承使仕之命夫子信當悅之故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不然幾何不視處者為縈身出者為徇世而聖賢體用合一之學荒矣○陳白沙先生曰入道以疑為階級疑無窮信亦無窮日進無疆地位亦不同

道不行章

道既不行舉世顛連失所救之不能坐視不忍故以熱腸發為冷語其云仲由之從者正以子路素從周流能於此裁度而知我意耳聞之而喜又非夫子意矣好勇以急流勇退言若夫子濟世的念頭如何放得下不知春秋道等世界全靠得夫子一個人支持若

上論

六十二

果然去浮海了便是不識時勢何不取吾意而裁度之者是可喜可悲○夫子欲浮海子路以為可也夫子說他無所取材則似乎明浮海未可夫子欲居夷或人以為未可也夫子說何陋之有則似乎明居夷可噫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但或人不可與深言賢人則不可無裁

孟武伯章

由求亦在聖門雖俱以求仁為宗但他工夫日至焉未能遽定故俱答以不知蓋天下有仁人有才人得仁人而用之固可大仁乎天下隨才人而器使亦可補救於當時湊合將來便庶績咸熙而仁獲天下矣惜乎當事者不解其意○為宰黨邑長宗臣二意邑長主治人者家臣主治事者○三子但可稱魯之三良未便稱聖

門之三仁夫子不遽許仁進三子也各許其才救當時也於此見聖人救世一片熱腸亦出言時不思而得

子貢章

學者少負聰明便將人不看眼裡一味勝心浮氣籠罩人上如何見得自己短處可有進步今子貢一較量問把平時勝心浮氣水消霧釋隨處出類子與己影象此自悟語亦實踐語故夫子許之進之○子貢一向於多識上用功到此直下撥醒本體靈明自露聞一知十無對之知也了悟也聞一知二有對之知也影悟也不過借來擬見地圖缺之象非真有十件兩件也從心體透出即是一貫從知見推測便是億中此是大悟小悟之別夫子說女謂弗如也吾正與女弗如也蓋聞見之知轉念可証德性而多識之學

上論

六十三

又觀何難一貫與字是激勵不止稱許○知十知二子貢之較量果不差夫子亦與其說之不差吾與女句正欲其從所以多寡處作究竟處反而思曰聞一也四何以能知十賜何以只知二將翻然悟平日億中之為非而信賴子屢空之為是矣何一之不通於十哉夫子以此為訓而獨有任聰明意見為揣摩者何也

宰予章

晝寢或亦偶然然我輩為學當終日乾乾直至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通乎晝夜而知那得容此昏氣○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頓悟則朽敗人之志氣清明則靈通汚濁則蔽塞故有朽木糞土之喻不可朽是粉飾不得便作廢物看古人曰若比於草木草有實芝木有椿若比於糞土糞土五穀上養人世間無此物難比不學人

宰予平日所言或能以勸學自許者故援聖端為詭言觀行之說予

白二字息而援起更轉一法以責之語氣是做宰予勿因予一人波及一世不可說今昔人情之變如此定吾於今人不是今吾於人丁

剛者章

剛與勇異勇是作用之發於剛乃本體之堅定剛有不屈之義有制斷之義不屈者體剛斷者用人若心體如此便是不遷不移不屈的體段乃可羽翼道統荷荷乾坤夫子所以思見慈者心之所欲凡富貴功名情欲嗜好人貪着他便被他牽得鼻去壓得頭底中無所主焉得剛○剛者天德惟無慈者能之神龍惟有慈是以人得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欲故天下萬物不能動此如夫子

上論

六十四

之所謂強哉矯孟子所謂浩然之氣曹子所謂自天而續皆是○凡事功節義從意氣而出者剛而不剛雖伏龍潛性心性而定者不剛而剛

我不欲章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是能近取譬為仁之方若我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加諸人渾然與物同體分明是順應氣象夫子說爾期許意思儘好試以身體之能到此地位否○生便是想然便是仁慈強是恕自然是仁自有分別

文章章

文章九一身威儀文辭皆是二十篇所記夫子言行都是夫子之文章所以然處是性道文章與性道雖是一貫然豈無源流本末之

分既有源流本末之分自有源流本末之見聞之自有難有易此
子貢悟後語○性與道夫子亦常舉以示人但寓於文章之中而
超於文章之表學者都作文章會了未能達天知性故曰不可得
而聞言須要心悟始得○性與天道而曰言非即夫子之文章乎
天無言而時物行生非即天道之文章乎從文章上見性從性上
見天道夫子之教無顯晦學者之心有迷悟○子貢向以言語觀
聖人故只靠着夫子口頭說聽來而疑之曰有隱曰不言何述及
悟後乃知夫子橫口所言無非性橫身所履無非天而不僅作文
章觀也故曰子貢晚年得聞性道程伯子見道分明故其言曰灑
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夫子贊堯之則天曰成
功文章子貢贊夫子曰文章可得而聞性道不可得而聞也在此位

上論

六十五

故云成功夫子無位故止云文章

子路章

大凡人做事不是有個念頭逼迫將來做得決不猛烈子路聞斯行
之就是惟恐有聞之念頭逼迫即欲停駐不得惟有是恐則一刻
停駐即是一刻寢閑那得不努力向前蓋欲餘其行以俟閑不欲
餘其閑以俟行也如云時尚有待而心不容少待力有可赴而神
若不能赴方是子路心事

孔文子章

乃文雅之意若挾其資望不親學問便是俗吏夫子說夫子他事
吾亦不得而知惟其如此是以稱文文字不必合道只彬彬雅
便是○謚法言文者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勤學好問

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愷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而文子勤學
好問其一也

子產章

此是千秋相道非獨公孫定案大率取人於三代之上當求其全取
人於三代之下當取其節行已却是根本春秋大夫只緣此處有
虧故做出事業不能光明俊偉子產惟此處服得人故事上使下
得行其志蓋以君子之志待其身自能以君子之道事其君體此
恭敬之心施於民故能以君子之道養且使之也○四其字當玩
有指以為道意却像教不盡他好處他生平行事如勿毀鄉校之
類謂善者師而不善者改何等謙已下人這是行已之恭歷事兩
朝外有晉楚侵凌內有強家僭倖他周旋其間真可謂鞠躬盡瘁

上論

六十六

這是事君之敬觀與人所謂如教子弟殖田疇民皆安居樂業這
是養民之惠因鄭俗淫奢如褚衣冠伍田疇使之截然有制這是
使民之義這四件是早已尊君恩施猛濟故曰有君子之道四焉
○事上不敬則行已之恭為虛文使民不義則養民之惠為姑息
然必行已恭則事上之敬非容悅必養民惠則使民之義非猛厲
○子產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
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
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每嘆子產晏子遽伯玉
當孔子之世而未及孔子之門以從事此學遂使後世祇稱為列
國之良大夫而不得列於聖門之賢弟子良可惜也使其能屈已
受業其所至豈在顏冉下哉

晏平仲章

笑以戲見非植黨故以久見非敗類此可以作同寅之想為國家賴夫子所以善之恒人之交歲月深而肝膈更淺晏子之交形骸狎而精神愈肅此即豫之六二介石東吉正志而能守者也夫何孔子在齊八年而不善與孔子交也

居祭章

居祭是作重器古者夫子有元龜諸侯有守龜大夫家不藏龜文仲為大夫持身謀國不能自決行止而乃聽於冥冥之龜心之明覺自然者安在○刻山以象龜之靜畫簾以象龜之察此句只帶言大約藏龜蛇走不智不在此句上論

令尹章

上論

六十七

聖門學在求仁諸弟子貪欲識仁故授人品之高者以證之以為其行若是是為仁矣此學肯所關聖人不得不嚴○人固有資性學力之近一善偏長者要只算獨行之士若仁則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如子文一心為國全不把官爵放在念頭上是忠的了子子一心避亂全不把利祿放在念頭上是清的了但仁須在心體純全不徒在制行之高吾未知其本體深全何如而焉傳以事迹信其仁○忠清如箕子比干一是不忍民社之淪亡一是不忍父子兄弟之悖矣便可即忠清信他仁體無虧故與其仁如子文文子止聞此一事實未必全體無私若謂心迹安勉之分亦不必泥但觀其喜愠去就之際甚是脫然要難以勉強生

之即忠清果出自然亦不過成其為忠清耳安見便可承當此仁

也昔孔子攝相事有喜色孟子去齊有不豫色箕子佯狂而不去又何故豈又出子文文子下乎正須此處較看益爵祿心宜淡則憂喜貴志而為天下心不宜淡則憂喜又不必忘君子去就論其大者夫子為世卿不討賊而出奔視狎狂之戀戀宗國何其忍也而子文不以力去挽楚之僭王亦與正名不仕者霄壤矣夫子不許二子之仁疑或在此若果是仁則雖有憂有樂不去父母之邦其仁固自在耳○子文當楚子僭王猶是之時當為遠隱之清而不當為忠文子當齊君見殺之時當為定難之忠而不當為清夫子所不許其仁者意當誣此○仁者必忠必清而忠清不可以為仁猶時者亦任亦和而任和不可言時何者一全體一節也擬

上論

六十八

一節豈不亦自微底論全體何能渾身性命仁者無心為忠而無不忠忠者但可言忠而未可言仁此孔門學旨也孔子渾身是個仁體所以觸處皆仁他人此學不明只就資性一途做去故但可清可忠可果可藝而皆未可語仁

季文子章

夫子不與文子同時茲聞往事而斷之非許文子也○三思非三次只反覆思之不已也再思只要恰好凡事有恰好道理思到此處便止極力思索又有過當處不思不得多思多慮所以酌之於再○九道理所在思之弗得弗措須多過思盡若如周公之思無即百計可也若如中庸之思誠即千慮可也再云乎哉三云乎哉義謂之行則日用所行之事一日之間紛至沓來必取三思則狐疑

不斷反致叢挫

寧武子章

晉文公伐衛衛成公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夫其子南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晉人援衛侯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寧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於京師置諸深室寧武職納橐餗馬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寧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為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乃釋衛侯當時武子稍露一般必為晉人所忌如何肯容我與君周旋今從君於難至於士榮殺鍼莊子則而武子獨不被害又至於納橐餗貨醫衍晉人終不為疑則其機權之妙必有深自晦藏者故說人不

上論

六十九

可及○知非無事可見之知武子處有道自有一番經濟明白用事故曰可及至無道時不避艱險苦心忠節便是人難及處○邦無道為臣者患不能愚恐君父危急之秋成敗心太明利鈍心太明則趨避亦太明非諉其事於不可為坐視危亡而不救則若任若不任為首鼠觀望而已誰肯把國家大利害擔在自已身上以全副精神盡用之君父周旋幹濟無所不至如武子之捍衛其君於險難之際者手宛撲之盟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便是武子行狀只是一片精神做到底

在陳章

此是為道不行於天下而欲傳之吾黨謂斯世雖異用而吾黨自足千古也狂簡是二人不是狂則必簡之說簡即捐也狂捐不為憂

情世故鬱積其靈襟而破碎吾本體故光明俊偉自能成華如勇

真成一個勇藝真成一個藝自成一一個道理○狂簡何以能成章

因天下人騎兩頭馬的甚多如讀書者又要營利出家者又要吟

詩逃禪者又要做官七上八落不成片段惟狂簡的心體更無平

瑣夾雜便已成了個大片段故謂之成章不知所以裁是不知以

中正之道自裁就狂簡身上說聖人裁之之意在言外

不念章

不念舊惡原無定錄止就他心境上舉出怨是用希又就他不念處

舉出蓋人知夷齊是極冷的面貌不知却是極熱的心腸何也他

都要人人做聖賢方歡喜徐筆峒先生曰倘紂轉而成湯武丁也

二人決不北海倘周轉而唐虞也二人決不西山

上論

七十

微生高章

世人於大利大害處再不肯為人周旋偏是沒要緊所在於人不必

益於己不必損如乞醯之類者最會撻抹人此只是陪奉世情套

子而世反以為美事在平早隨俗者不足道素以直名如微生高

而亦為此便可詫異蓋就其極沒要緊處亦自與生平大節解說

不去以冷語點破世情之難脫也不必因此一節就把高生平都

說壞○高的念頭只是要周旋他人不肯以此小物而虛人之求

耳但暑一點造作便害直道故夫子謹其微而著之○證父攘羊

直矢而不直稱君知禮不直矢而直直之義微矣哉乞隣予人豈

得與巧言匿怨並譏然着了一分料理便失了一分真體三代之

行只是任是非之理不著意思於其間耳孔子作春秋誰說誰舉

果有一毫意思於其間哉
巧言章

此章叙在微生之後其意若微生高之心久而滋長周旋世路便做出這般巧令的事出來巧令足恭誦人也其可耻者卑賤而已匿怨外交姦人也其為險譎尤可耻彼皆不自耻故夫子以耻心叫醒他○世衰意薄漸喜軟熟而惡剛方巧令等舉世道他是謙德匿怨者舉世道他是厚道其處他心裡一樣外面又是一樣便是卿愿之起根發脚處夫子從其隱微難對人處打動之所以防人心耳○交友有怨即宜明白說破可解則解不可解則告絕匿怨友人是上之不能為達人之兩忘無聖賢氣次之不能為壯夫之一擊無家俠氣○左丘明傳春秋者也夫子作春秋者也春秋

上論

〇七十一

有誅心之法此二項皆是外面述好而誅其心則深可耻正以見邪態疊出於小人而正氣共扶於君子

顏淵章

聖賢只一個無我不可看作聖賢位分各異要識得聖賢氣味相投常人於自家身上即一絲一粟便要犯着吝字即寸善片長便要犯着驕字常人放不下聖賢直是放得下故車裘共敝施伐都無常人於別人身上一切疾痛疴癢如秦越相遇放得下聖賢直是放不下故老安交信少懷乃知分量所至言之逼真如此○世人待朋友只是不交財便好若些小利害相涉未免頭紅面赤傷了和氣乃至車馬輕棄與朋友共敝之而絕無動念此其氣稟何等洒落車裘亦是借一二物來以見志蓋謂天下之物皆身外皆當

以是心麾之天下之人皆分內皆當以是心聯之也

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的功他心上直見得性分內理職分內事無窮無盡故無念不消化盡克去已私但有一善矜伐之根又從此起故無伐無施即若無若虛意

安信懷擬眼前說亦得即通天下說亦得朋友是等輩的人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該盡天下之人老少朋友原有安之信之懷之之理夫子欲其皆安皆信皆懷安之是德性培養而優游太和非止身安已也信之是淳龐不散而還歸天其非止然諾已也懷之是嬉遊各適如入父母之抱非止感戴已也此處見匹夫之克舜日用之天地用則行而施濟在天下不見滿舍則藏而立達在一腔不見虧○聖門只是求仁故物則不吝德

上論

〇七十二

則不矜皆是仁着心腸但孔子之心如化工付物而已不勞隨處分量圓滿更不必希冀於將來亦未嘗欠缺於眼下視二子所言何如若公舉天下之老少朋友各得其所而後謂之仁則又所謂克舜猶病者蓋仁不在事功上求也程子曰人能把這一箇身公共放在天地萬物中一缺着有甚妨礙故曰子路求仁顏子不遠仁孔子安仁有子路之志世中之渣滓化顏子之志道中之渣滓化夫子之志如天地於萬物一元然運而物各得所無渣滓之可言也○使聖門師弟除其時夫子是個天覆地載之主顏淵是個斷斷休休的賢相而子路為大方伯以拊綏天下之機寒勞悴豈不成極治世界惜乎生不逢時而徒使唐虞氣象僅見洙泗一堂之上

己矣乎章

訟必起於兩相爭兩相爭必起於見人之過而不見己之過若內自訟則真見己之過或生於情或生於識或生於習清夜自照洞見原委不克不已訟者如冤家相見不放他躲避如老吏斷獄務求推勘到底又如執法去奸必欲根株盡去此全在一念獨知處點點追求以圖改善於作聖何難所以其人難見

十室章

聖門定學只從寔地上做功夫人只朴實無偽自有做聖賢的根基忠信謂之質對學而言則質地也自是天生篤寔粹美的與他處不同易曰忠信所以進德則忠信便是學何以又須好學蓋這點忠信的心不去操練他不過是個不扯虛頭的老實漢終不聞道

上論

七十一

若去操練他到至誠田地便可盡性而參贊而學正所以操練之也或單提此念不令放下或以聞見觸發務令擴充皆所以為學聖人即以忠信之心去學所以見得古今道理皆與本真相會不惟可保存忠信於不失亦可擴充變化於無窮但其學須知與記誦詞章不同○夫子為天下萬古一人而天下萬古人不得如夫子者非是有生之初不如乃是有生之後不如若論有生之初夫子此忠信十室之人必有此忠信只是有生之後不肯如夫子一樣好學所以讓夫子為天下萬古一人而天下萬古不得如也試觀聖門弟子聰明才辨不為不多而傳學得宗竟屬所魯之人甚哉忠信之質之美也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四書則上論

河汾秦拱陽纂著

門人晉淑雍全錄

歸定國
馮光耀

劉仁廣
張淵然

石光澤

雍也章

通主簡字教其原也南面即下臨民之義謂可出仕而臨民也可字內涵含下設施之有度操存之有要得居上的體統意仲方見得南面之許想是許已之簡如伯子這等疎曠的人竊恐荒宰之習亦托之卦理故就此一質之而夫子云個可字謂清淨無為較煩苛多事者差勝○可使句就舍居教一邊可也簡就舍居

上論

七十四

簡一造伯子有脫離世故之想無提醒本源之意便屬不敬千古聖修王道不外敬字敬者奉持而不敢失也凡內外身心作用無一毫可忽真是戰兢惕厲翼翼小心所以簡之可行居即書之安汝止安字即居其所居字居敬者有此外造一切皆我心性所寄此心無處不到遇忙能閒遇煩能約愈審愈愈清淨人但見其疎網濶目不知其空間處俱是精神流注處也○行簡亦不是擇重大事做其餘細小的不問蓋周官法度極為詳審事不論大小只論該行舉事中肯綮合乎義宜或用人分治而我旁或相時度勢而代不拂無三令五申而更文收之操便恰如無事一般只看如今用心做官的堂上肅立一日發落許多事件聲色不動不用心做官的衙門蕭闌文書堆積件件打發不開即此可見煩

簡之辨總之居敬是所其無逸心下精明敬處原不放慢事行時更不去多事只居敬便容易行簡非謂居敬即是行簡也不亦可乎是既無煩苛之擾亦無叢挫之失此節可字正應轉前面可字若簡者自己原只要省事及至行時又不立一法不創一制一味與民休息此亦不是偷安怠荒者正如後世用黃老之術而治尚清淨然於帝王經世之法有間終不免疎失故以為太簡耳○薛敬軒先生曰敬則卓然敬則光明敬則動靜坐端嚴敬也隨事點簡敬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端莊敬也心地湛然純一亦敬也胡敬齋先生曰端莊整肅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嗚呼精矣至矣○居敬行簡是唐虞三代之治居簡

上論
七十

行簡似太古洪荒之治居敬是有本領的簡居簡是無本領的簡只居敬居簡是孔莊分途聖狂分途治亂分途

世人論簡只說箇簡便了雅獨發出敬字直從精神心術處立脚直究本原極是精細故曰雍之言然

問好學章

不遷怒是定性之學不貳過是洗心之學顏子之好在此不遠仁在此不改其樂亦在此不是說好學之驗○程子曰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朱子曰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顏子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遷所謂未怒之初慤

空衡平既怒之後水消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為好學而集註以為克己之功也○顏子欲罷不能如元氣無一息停繞有絲毫破綻應念補過總在此一軸之中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之謂不遠復○學者欲學不遷怒且自念思難為始欲學不貳過且自內自訟為始

子華章

聖人無可無不可二子賢者之過不知所以裁之也與釜與庾與五秉與九百與鄰里鄉黨總是一個與但與不當其則五秉為多與當其則九百非濫不當則朋友亦為繼富當其則鄰里祇為同急故夫子兩裁之人只曉得取不可苟那曉得與不可苟此聖入精義處見得夫子隨事恰當而又有一段流通斟酌之意行於其間

上論
七十

○釜庾之與亦聖人通變之權非義不當而姑為徇人之意也○世人望富之有厚報也故爭添錦上之花料急者亦終如此也故不投井下之索此俗態也惡風也真小人所為惟君子識見志趣原不苟同流俗予奪權衡一一依乎道義益寡裒多補天地之有憾裁成輔相付物情之自然此聖賢之真作用也○子華不當與即不與冉有過與猶加裁原思當與即與過辭又止其辭聖人裁之盡也一則曰周易再則曰與鄰里鄉黨聖人仁之至也○三子幸遇聖人造就方成賢人品格不然任其資之所近而為則車馬輕裘乃後世浮華者所為五秉之與不免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九百之辭又幾於於陵仲子矣可見師友之功大且重也

仲子章

子謂仲方是意在仲方非對仲方當面說不惟可說仲方今天下
為父者悟此必不其為犁牛為子者悟此必求其為駢角白傷者
悟此修德之心愈堅用人者悟此用人之途自廣聖人之言真化
工也○蔡季山川非此不足以告虔便見理自不應舍不論到享
與不享上蓋出類之物產於野名山大川所昭而格者在焉遇衆
之英產於俗聖君賢相所亟而收者在焉

不遠仁章

此章仁字指天理渾然一疵無累言不遠直是心不與仁二即心即
仁原無有合安得有遠諸子不免以心求仁不能當念直取故曰
至由此觀之類子學昧自別○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與天合一類
子與天道小變處合一至非外至註什甚精當其至時即至到仁

卷上論

○七十七

地位與類子不遠仁處都一樣但事不能久耳非一日一月方一
至之說直是一日一月裡都是仁曰日至則不能保旦晝之不悖
云月至則不能必期月之能守至與不遠生熟不同日月與三月
久暫不同只在念頭斷續上別出○心之與仁是一亦是二譬如
心是火仁是火之煖處有此火自有此煖原可以躁一切物禦一
切寒若置此火於深炭之下則煖不得達便與沒生機的心一般
甚至按此火於寒水之中則煖性盡滅一味陰慘便與極殘賊的
人一般此可知仁與心之別學者識得仁來嘗不即是心若識不
得仁而槩名之曰心則人孰無心不知孰為仁人安得不認靈為
性指知為體乎此章心不遠仁與以仁存心之說蓋心性之辨幾
微之間而已矣○三月不遠夫子止贊他能久不必又說到遠處

口氣固如此然究其實夫子果道他到底不遠何不說無終食遠
仁蓋類子不貳過分明還有不善與過只是他隨斷隨續爾點得
快耳無心偶錯隨即爾點正如日月之食何傷本體過此即從心
不踰矣○吳集軒先生曰爾在帝心天之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
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遠仁亞聖大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
用心衆人之心也

季康子章

果是資性剛決天下事可以指麾定遠是類悟通曉天下事可以迎
刃解藝是才能兼脩天下事可以隨手應故俱曰於從政乎何有
何有是綽有餘緒之意說二子從政之易正欲康子隨才任用
也

卷上論

○七十八

費宰章

季氏使之意只是浮慕好賢之名而欲引以為私門之重耳夫費
邑也子路治之三月無成子羔治之九月無功宜閑子之不就也
必在汶上亦如東海之避五湖之遊高蹈遠引飄然物外非舍魯
適齊命召不及意如云辭之不可就之不可計惟有去耳計惟去
之汶上耳

伯牛章

有疾不廢禮見伯牛之尊師將死無他言見伯牛之順命夫子問其
疾避其禮執其手歎其亡見聖人凜上下之分重德行之士篤師
友之情斯人也乃論其生平不止謹疾一節

賢哉章

夫子說出顏子一段心境以見其賢蓋胸中氣象眼前光景活潑地一切世味都不上心來故境有遷而樂不改此處不要看作清虛恬淡之樂須知顏子克己復禮後天下歸仁何等活潑視一草一木內有萬物各足風光一卷內有兩間中和景象孟子諒其與禹稷同道正是此解○孔子嘗謂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絺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不亦可乎孔子曰暑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昔程子受學於周茂

上論

七十九

叔每令尋孔顏樂處後儒則謂顏子自有樂不是樂道夫謂樂道有淺深安勉之分則可謂非以道為可樂而樂之則不可知君子憂道不憂貧則知孔顏樂道之旨若去過道字往別處尋樂則入於漆園鄭圃去矣朱子曰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又謂顏子所樂在仁不知道與仁何辨但非是樂仁惟仁故能樂耳今請克復用力到入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處試看何如○或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耳旨有缺則人子不能無憂朱子曰此別無方法也要尋個樂處只是自去尋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的道理蓋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

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簞瓢陋巷之外也○須知陋巷憂中樂是學顏子之所學又識耕莘樂處憂是志伊尹

之所志今人不問學便只問樂似謂吾人有此一現成受用故欲向渠尋覓其實從古聖賢終日勞心焦思無非為此學問如孔子忘食忘寢忘年而不知厭倦何等勞苦若以為中無所樂則聖賢亦何苦為之今人不知向孔顏學上尋而只向孔顏樂處尋是不飲而求醉不食而求飽良可嘆也○馮少壚先生曰命定難逃陋巷貧奔忙徒惹世人嘆不如閉戶焚香坐做個乾坤無事人又曰命定難逃陋巷貧機閑徒惹鬼神嘆不如打疊心源淨做個羲皇以上人辛復元先生有曰徹骨貧今徹骨貧肯將貧字訴他人孔家話對顏家說別有人間一段春

冉求章

此即求也退故進之意胡氏曰夫子稱顏子之樂冉求聞之而有此

上論

八十一

言直地不進只是悅之不真如季氏旅泰山未嘗去就便說不能此是直之一端所以終於藝也

子謂章

君子儒小人儒此論語極要緊處是夫子為萬代立言非專為子夏說此處剖判明趨向定方不負聖賢垂訓君子儒其儒也小人儒俗儒也朱夫子以為已為人解甚的當若以小人儒作曲謹講則拘矣即如同一衣冠同一名色一則全在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一則只在記誦詞章富貴利達有家分聖狂生民分安危道統分純漓治統分理亂關係匪小○大人合天下以為度故其學大小人執一善以成名故其學小孔子之學大學也非其學則小其學小則其人亦小學者不欲為小人儒而奈何不講大學之功儒是所

造之品學是所用之功蓋人品必及人始大功夫不切已不其若徒知講說而不知務躬行之實雖知躬行而中有慕外之心皆為人也皆小人儒○二氏之學人皆知貴禪宗資全真不責應付分別甚明儒者讀聖賢書字肯以應付儒自非必有超然遺往如薛胡陳王諸君子以系聖賢之統者在人自勉之耳○宋制新進士賜儒行中庸二篇此意甚盛

子游章

不知天下之人不足以宰天下不知一邑之人不足以宰一邑夫子問得人然甚緊要激揚風勵無大於此子游便舉出戒明之事來其留心處可想○風塵捷徑中無好步履交際寒喧中無好人品獨取一等寧方勿圓世俗所不喜之人以砥士趨觀戒明平俗捷

上論

八十一

然自足撐持宇宙行不由徑所由必出於正非公不見邑宰所見必出於公此原是姑舉二事不必聯為一非公不見邑宰見戒明非奔兢干時之士則遇公事未嘗不見也見戒明亦非孤僻忘世之士

不伐章

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殿說奔而殿有易伐之功將入門是伐功之地策其馬是不伐之狀馬不進是不伐之言宛然畫出一孟之反○不伐要本其真心來說實有痛我師之敗績而不欲以功自見者故夫子與其不伐是身居人後勇在人前而功在人上又心居人下立功於無功之日又讓功於有功之時可為居功者法

不有章

此嘆世無一正人而惟佞色之好蓋為必求鮀與朝者恨非為不能鮀與朝者惜也倘有寧為世所憎而官之不出貌之若愚者庶藉以挽世風耳

由戶章

道只在尋常日用中舉足便是須臾不離即人莫不飲食意如云誰人自外於道而何故乃不由道也人在室內從戶而出人在道中由道而出由戶即是由道但由戶乃由道一件一件既能何不件件皆能如謂不知由則知由戶者何心謂不能由則能由戶者何心謂不當由何名為道既名為道何故不由所由既不在道不知所由何等途轍所至何等田地豈不令人可怪○世人終日以共

上論

八十二

身處父子兄弟間不知有多少不盡分處亦可謂之由道乎或明世間不由道的一般也在世上做人不知人不由道念念乖張事事悖矣自任人容他不得一刻也行不去

文質章

勝是偏勝生於有意野史字俱是借說野是粗俗鄙略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不足彬彬是恰好停當質為主而文輔之彬彬然華實並茂為中正之君子可以養德者此也可以維風於世者此也所謂先進之君子蓋如此○此見學者當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至於成德則文質相稱有彬彬之氣象矣此處文質之用九持身處世處皆當有大中至正之矩

人之生章

實事上理會仁之靈粹恐着於實故要從虛衷上涵養理會得實事無障礙便是知涵養得虛衷無私欲便是仁

知者章

此夫子想像形容恍然拈出知者仁者有如此如此之妙不必分情體効三層欲言知者之所樂不可得而言姑指水以明之非有似於水亦非着意於水大半不必見水所見無非水者還是自樂其知耳仁者做此動字在知上會出靜字在仁字上會出來動靜亦只是體段如此樂事只論理心腔洒落的樂趣偏多精神寧謐處剝落偏少壽字如云莫壽於天地全其初數而已○若論全體仁中有知知中有仁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固得其壽亦樂其天不須牽合自無不合此只作兩邊形容以傳其心境名大有云天

上論

○八十五

地收人心之仁知作山水故靜翁動關化機暢遂而貞元悠久人心會天地之山水作仁知故動察靜存萬境不碍而千載猶存此語可傳○知者動仁者靜如樊遲問仁知章便可互參何也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感於鬼神之不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腔中曉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樂處心下專在此事別無他慮繫絆這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處壽處

齊一變章

齊一變至於魯抑伯也魯一變至於道崇王也不惟春秋時齊魯不同即開國時亦然齊魯之變其意向皆以至道為歸其功夫都是至道的着數但君相由得自己是政事由不得自己是人心風俗齊雖以純王之心為匡救而舉國人心濡染於功利者豈能

一朝脫化頓遠大道故僅可至魯若魯肯一振舉就是道了至魯至道皆以人心風俗言若朝廷政事則無至魯至道之分○當時之人靡不右齊而左魯惟聖人真見其國脉不同國勢不同故云云卒之齊處之松耶栢耶而魯至劉項之世猶聞絃歌則知吾夫子雖無權以變魯而猶有道以留魯

猷不猷章

有物有則猷不猷物而失其則也人心不古則方為國類如此舉一猷凡事皆然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律法之漸此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

宰我章

宰我惜從井以問夫子之出處夫子答以可逝不可陷則行違而尤

上論

○八十六

重道之志可見宰我在世境上論仁則世每足以窮心夫子在心境上論仁則心自不窮於世○逝便能出井中之人陷便不能出井中之人逝是仁之生動陷是仁之斷滅此處權度精切不差可逝不可陷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同領上雖告之曰來說欺者衆人之所不知而詐之也固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

博學章

博學於文是道問學之事於日用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專德性之事又約於吾心以希之天則至當恰好處此是內外合一之功切近精實故曰不背於道○禮即吾心之天則可持守處原初學時不偏主一說不自執一見件件去學取資極廣就此却有一端宿只是一理如視聽也是這個禮言動也是這個禮功夫便

有蒼落○格物致知博學於文也誠意正心修身約之以禮也從此可以齊治均平亦可以弗畔夫夫○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約兩字此即是精一功夫即顏子做到欲罷不能亦只是這箇博約只是所造淺深不同如梓匠輪輿但能斷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神妙亦只是此斧斤規矩

南子章

夫子之矣是知我者其天乎之意因南子求見而見之只以君夫人待彼而不從南子起見固其意必俱忘處也非夫子不敢見南子非見南子不足以爲夫子非子路不耿不悅非不悅亦不足以爲子路分量如是或曰南子可見何以獨拒彌子瑕夫彌子瑕明以爵祿誘夫子者也聖人豈爲爵祿動若南子誘見料只是慕聖人之德而思得一見耳故不容不見

中庸

卷十七

中庸章

王者言命於天至教也率於性至理也只就中庸上想見民之鮮者忽其爲庸而遂失其爲中也

博施章

子貢見夫子平日不輕許仁故以極大的作用來問博施濟衆與安人安百姓一般俱是仁人君子本懷但由賜俱作已外作用不知向自己身上識取便費力等待必博濟然後爲仁夫子教他只在已欲上識取即欲即施即濟人已無利無等待無間隔真求仁易簡之方○何事於仁是說何必從事於此而後爲仁註云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蓋仁言其理不必兼獲

並載始謂之仁即濟一民利一民亦仁也此所謂通上下者也聖指其人則所謂仁造其極者中心安仁大而化之必能造化存神有事理變圖之妙然聖如堯舜其心猶以博濟爲歎猶恐施濟之或有所遺而惠於心即下民共咎之意也此句與下論不同此是論其勢若曰心猶易盡而勢殊難周故世界定有缺陷心量最難圓滿下論是論其心若曰勢猶易周而心殊難盡下論窮字正是修己以敬的敬字

此節是仁之全體即博與濟之仁仁者無欲然而天理流行生意萌動貫通人已處定有一段精神應念圓滿欲正仁之血脉也立謂植其生達謂通乎理立即立之斯立的立字達即君子上達的達字謂之立人達人便見諸事矣心無盡事亦無盡但只隨吾力盡

中庸

卷十八

所及做到堯舜地位亦得即目前亦得不必其博且衆耳蓋立達不論事業而論理不論窮達而論心一腔四海一息萬年如孔子老安少懷之仁因物付物何嘗取必於盡安盡懷如博濟也者朱子曰若得此心果無私意已有此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皆可見仁

立達節是仁取譬節是求仁之方不可混着能近取譬是打破人我之隔就真心上擴而克之則私意無所容而吾心之理始流通無間真是有準則可下手處若只圖己之欲不去諒人之欲正是不能施濟的種子○仁者雖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力量所能爲固無不施濟其或時勢有碍便只好自盡其心若聖人則作用在思議之外必有旋轉乾坤手段變理造化經綸自古聖人在天子之

位者其施濟固不必說匹夫之望止有舜與孔子舜則玄德升聞格天協帝以至四方風動孔子則倡明道學以振起華胄且刪述六經垂訓萬世其施濟亦何嘗不博且衆哉是聖人之心體雖無加於仁者而仁者之作用未必能如聖人乃仁與聖之別也曰既是聖人能博濟何以克舜猶病曰施雖博而猶有不盡之施衆雖濟而猶有不盡之衆事無了期則心亦無了期故不當執事以求而惟當因心以盡曰如此則立達只論其心矣何又以事言曰所謂盡心者非空空盡也即盡吾得為之心也若事所得為而空存是心有是理乎曰心既在事上盡則博施濟衆是應該的謂何夫子又道不是曰夫子不是道不該施濟乃道不該取必於博衆耳取必於博衆則人之勢力有做得的有做不得的便多碍手惟

上論

八十九

就近譬來湊着便做則在家滿家在國滿國在天下滿天下施濟止一人此心非不足施濟盡天下此心非有餘隨力所能為分所當為但無不盡之心自無不了之事即有不了之事不碍能盡之心雖說近取而實無遠不該極切實極圓通為仁之方莫妙於此矣○孔子全體是仁故用舍行藏觸處皆仁子貢於用處求仁將一匡九合皆可名仁安得不示以近取之方

述而章

夫子贊揚自伏羲祖三皇也序書自堯舜宗五帝也刪詩自商湯子三王也修春秋自魯隱孫五伯也○夫子為萬古一人只是簡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此不是聖人謙詞後世天下不治道理不明正坐一作字不遵守祖宗法度只作聰明以自用天下安得治不表

章聖賢經傳只好異論以自高道理安得明信而好古直是學聖賢正脉與先後天作者相契不只尋味精粗此信字是千古相傳心印蓋人惟自己眼孔淺不識得古人好處乃敢硬作主張別說道理若真信得及自覺古人說的有味抽繹不盡那敢官作大抵義盡以後即文文旦象也只是迹竊比老彭連述也是竊比乃言作乎

默識章

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為得故不厭自得而欲人人同得故不倦○默識者直下透入性根所謂見真性命頭面必求湊泊此學問第一關下文不厭不倦正其默識處之字即是默識功夫本體一也註訓默識曰不言而心解最是蓋功夫到一旦豁然

上論

九十一

貫通處渾是天真透露為學匪止迹象上修持誨人匪止口耳間授受所以聖人嘆何有於我哉○此章默字與下章講字原不是懸空頓悟全廢講說馮少墟先生曰講到無言處方知道在心不是一味不言坐待默識剽竊宗風蕩掃儒學但默而識之初學遽難措手只從學問思辨為行到已百已千處自有默識消息在明道先生有識仁說羅豫章教李延平靜中涵養喜怒哀樂未發氣象陳白沙亦謂須從靜中養出端倪人肯從此着力自有得手○默而識之言悟也不厭不倦言修也默識一語提醒不識本體的差工夫不厭二句點破不做工夫的假本體○天何言哉然而識之四時行焉學而不厭百物生焉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天何言哉聖同天不亦深乎○或問學識是夫子自任而此言何有止為提

熱誠作主故言何有耶葛地瞻先生曰此語亦不必拘事公卿章是實行已到之事學誨是方去用功論實行如所謂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類不敢自居若用功處則如好古好學每事直任原非可例論蓋何有於我正是聖人熱誠處正是聖人不厭不倦處若自以為有便非聖人望道未見之心便是厭便是倦便不是其識

德之章

這是一條孜孜汲汲惟日不足的心腸夫子見世人戚戚皇皇終朝為外物憂慮及之自己全沒一毫要緊所以說言如德不脩道不學事雖是我的憂是喚醒人以當憂處耳修德為主腦即專德性事講學即道問學講學即講德之何如修德之何如從不善之何如

上論

九十二

改徒義改不善即改廣大極高明等事講學不但要曉得入門與究竟中間時時提撕徹覺庶不憊忽以至廢弛徒有圓神不滯之妙不善是心體微動便違本體分明於德性上走錯路途必須打轉改則急急回頭意○德如定盤星轉準不差義如秤錘隨時運用○學問與造化一般頃刻無停機若玉夫稍有作輟這生機便斬絕此等去處更自推干不得是吾憂謂是吾所終日乾惕者聖賢做工夫窮愁說苦真與凡心一般蓋聖人惟洞見夫性體而我慎恐懼之功自不容已也故學不厭教不倦非熱誠者不能而何有於我與是吾憂也之心正見至誠無息之妙而謂之為謙辭可乎惟有是吾之憂所以有在中之樂也○學者親妻子奴僕之日多接賢人君子之日少學問終無進益古人所以講學會友常若

不及正以講學乃存心第一急務也

熱看章

申申不修容而容舒夫夫不作色而色和此是靜中妙境自在流行放肆時固著此四字不得嚴厲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甚矣章

道統自周公使孔子繼之則姬孔脈絡最為親近吾衰是吾道之衰也不指志氣說夢見周公之心即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不夢見周公是無行道之兆與鳳鳥不至同意

志道章

通是心學語意漸入佳境志猶非我有也擬於德則得矣猶有述也

上論

九十三

依於仁則化矣夫何為哉是粗皆精是象皆神即道也道即藝也特游之而已只脩舉其全以見心學之妙非今日志道明日擬德之說○人若不立志終身必無進步志則念茲在茲望以為的而赴之道乃吾人安身立命處天地間至尊者道誰不知慕但為嗜好所移遂流墮墮落學者要將一切岐趨盡情抹殺掃併一途全體精神都在道上方不錯走路頭此是入門第一步功夫志道九持循踐履皆是志不空守個知見註曰志道慕致知力行言最

會仁是全體大用之德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這裡連那道德貫穿都活了依如身著衣無意合之而自然不離○聖賢工夫憑他到頭還須有一段幽閒頓適意思方可渾化而不自知游藝者游衍於名理而靈根不死然亦不走作逐沫自然得鮮箇中意味甚活練不着意是發業緣着意是枯心游字中有妙境○儒者學主經世何一藝不當理會故不試故藝博學無名孔子自不可少而文亦為四教之一但要得主腦先定一切皆從我轉或問古者八歲即教之以六藝之事此章乃末後言之何也潛室陳氏曰此却有首尾本末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遊於藝文成德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後適於意生熟滋味迥別○通章志道與提德分虛實提德與依仁分生熟依仁游藝內外合而一

上海

九十三

也志道是有聖人之期許提德有聖人之操修依仁有聖人之心體游藝有聖人之才情

自行章

脩脯也十肱為一束古賢禮之最薄者束脩乃束帶脩飾之謂贊禮之名共義或取諸此蓋士大夫交際之通稱不專為委贊受業言也夫子自發其誨人不倦之心言天下人皆可入於善我逐一個都要訓誨他除是不來便罷若自以禮來便收之門牆之內無論斯人向道一念不可孤負而吾一點成就來學意思亦勃勃懽懽而不能已重自行不重薄字意

此承上未嘗無誨來要學者自為受教之地三段開着憤排在未教

先是能疑者又在已教後是能悟者敢發與復總之有機若語以不及承當無地反易沮人疑端塞人悟門憤者不知此理心去未通被物障住鬱勃不堪如暗室之索尤者敢則開其戶而洞然四達也排者畧知此理心已要通却又微障在前忽隱忽露如弦矢之待發者發則撥其矢而一往破的也憤排通本意志積誠來不敢不發正欲使之憤排以受吾啟發

子食章

聖心與天地同慘怛天下之疾痛痾瘻無不相關用之章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孔子平生學問只得這個消息當時惟顏子亦庶乎此故夫子舉以與之三軍之行特行藏中一事豈有儒者經

上海

九十四

世而文武不惟其所用者哉子路之問意以沉潛之士第可與語行藏而至於師旅之事必非已之勇不能耳不知夫子所與行三軍者正不在勇而在沉潛猶然與顏子也易曰知幾其神矣乎豈是粗心人可到得○聖人妙用只是無我無我則無執著為行為藏不設意見并不生意氣二句一氣說妙在兩則字非止惟時之謂蓋謂用世之具在我用則執此以往往經綸皆素具舍則藏了非徒隱而已行藏雖并言寔重在素有扶持上言他人有用而不知所以行或用而後求所以行而茲則寔有可行之具持用之則行耳然又要知周流轉環未嘗不藏藏筆臥卷未嘗不行行雖見箇中之妙用舍以身言行藏以道言行藏字不比位隱字看有是二字則行藏意自見夫子獨以行藏與回相証是從齊心克己內有

出他有這研幾觀變之妙算孤之內實藏有萬機事業在○暴虎一設正指出漫無挾持之人虎形狀強悍難制河形狀奸險莫測不惟行三軍時敵家是虎走河即自家三軍亦皆是虎是河即用行時朝廷之上與舍裁時草野之間皆是虎是河聖賢見虎見河不肯送一毫血氣自恃勇敢安得不乾惕謹凜而生懼心又安肯退縮觀望徒懼而無濟從小心中生出無限妙算要擒虎而終不為虎所噬要濟河而終不為河所溺卒之虎擒矣河濟矣自家安全世道倚賴真萬全之策哉可見暴虎馮河不惟不可以行三軍用之於行必遺憂於朝廷生民用之於藏必流禍於士風名教漢末黨錮諸賢其左證也○臨事二句俱就素行言懼字見其為重將謀字見其為智將臨事懼是敬好謀是明從教生所以圖維事

上論

○九十五

幾周悉萬全乃克有濟故曰子龍一身都是胆不及小范老子膽中數萬甲兵○通章用行含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孔穎一身渾是一部周易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能之何也二句是天理上經綸德性中作用在無事時為涉世法在有事時為用法孔穎融而一之子路分而二之所以一到處流通一往直處滯礙後世此學不明岐用合行藏而二之無怪乎處無真儒出無善治即欲強而合之曰行藏一道也終不近焉爾

富而章

世間儘有痴呆懵懂坐享千鍾聰明伶俐人貪窮白首富之不可求人誰不曉然却又攘攘去求從人所好不暇從吾所好者止為求富計也擾擾萬緒如炎如火富既不可求何若放下身心安閒

自在從吾身討個受用此好即只在吾心指道我言令人獨玩本來龜求盡歇早知洪鈞賦予不貧應當息念耳

子之章

慎齊是湛然純一冥對神明慎戰是懼而且謀不妄起矣端慎疾是頤天地之宜調性命之節此是門人提現在所見紀之不是子所慎僅此三端

在齊章

陳為舜後公子欽仲抱樂器奔齊故夫子在齊得聞韶樂三月不俱是作樂乃聞後心為所移夫子與齊相隔千百年一聞作樂便與大舜玄德穆容恍然合體可見當時祖考來格群后德讓舞于朝而有苗格擊石拊石而百獸舞凡明感人幽感神遠及蠻貊

上論

○九十六

及鳥獸皆非虛也○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聖人學琴師襄而見文王之面目在齊聞韶而三月不知肉味其精神自有與齊文相通處

衛君章

冉有子貢之疑非矯誣當立之說既拒親父何論矯誣但當時剛憤得罪於父衛人不以為君子耶又不肯受使報又不立則衛之社稷不祀矣社稷為重或者父子為輕子貢之不能決衛事者以此然必以夷齊為問何也夷齊之讓伯也所係當時夷齊一去外面像個頑惜名義的孝心未知何如故怨乎問究勘心事怨止怨父在伯夷或謂立嫡以長自吾父多此一言使我不能享有其位在叔齊或謂少不開長自吾父多此一言使我不能安

於其國有這念頭也未得為仁人如今伯夷不忠造父遺命歎父於既死叔齊不忍從父亂命陷父於不義其事已畢其心已安當日固無逆計後日亦何追悔由是觀之君臣父子之間非過權之地土地人民與父子無較輕重之理衛鞅固不得援存國之義以贖其通天之罪故曰夫子不為也○通章精神在怨乎一字在求仁一句仁忍一分占斷千年芳穢非只把事議又觀○夷是欲專父之命齊是欲正父之統夷齊存此心以存死父衛鞅死此心以死生父末句夫子不為下不點衛君便是筆削微權

疏食章

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貪賤富貴都不相干聖人無我以義為我義之所在即樂之所在也若吾過戲字言樂

上論

○九十七

則莊周之道遙遊而非孔顏之樂矣須知孔顏之樂不是高懷不是曠達不是滿酒蓋天理上受用名教中樂地於我如浮雲不是我視如浮雲玩一浮字與天體無涉○疏水曲肱是素其位而行富貴如浮雲是不顧乎其外樂亦在其中矣是無入而不自得焉○或曰富貴而合義視之何如曰富貴而義亦浮雲也堯舜之所以有天下而不與也曰富貴浮雲疏水實境乎曰疏水亦浮雲也使不見疏水為浮雲則特見疏水為薄矣見疏水為薄而樂又奚在也曰樂由不浮雲富貴乎曰樂由空其心而並空其身者也堯舜不空其身而空其心者也孔子者可以樂由其身而處疏水亦可以堯舜其心而處富貴也此與飯糗茹草章相同

加年章

孔子五十知天命易者窮理至命之書與此五十字正相合夫子早與易契晚年常繙三絕加是加我數年工夫學易不止觀象玩辭人生動靜酬酢時時是易順天時行體驗服習終謂之學聖人學易洗心神明陰陽合德先天不違後天奉若無有悔吝之端故曰無大過語云仕止久速當其可盈虛消息與天行又曰須知常編三絕者不是尋行數墨人蓋聖學從天命上落根故所行自覺有纖毫凝滯處便自謂過必無過而後與天命合無大過猶云無大差失非小過不免之說○易大過象曰大者過也夫陽大陰小此卦四陽居中上初二陰是陽強陰弱之象所以謂之大過凡學問到陽剛用事已是立與不惑但有差意思便是亢而有悔便與天命無方無體之神相契若學易功深退藏於密無思無為為全洗絲毫意思自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命在我與時消息豈至於亢而有過此亦可參看○夫子賈易云懼以終始其要無咎豈不獨贊易亦以表已之心

上論

○九十八

雅言章

此是子所言大旨不離此三經非以三經成語一一道之也易是夫子寡過神化之理俟中人以上者告之詩書禮則中人以下人人皆可言故雅言之夫子渾身是詩之思無邪書之執中禮之無不敬故隨日用拈起便是非夫子有意雅言也經自不離於夫子之言耳皆雅言句蓋是述詩書禮而又尋味之恍然會得夫子平日所言莫非是也其實遠悟詩書禮之旨則謂雅言易雅言春秋俱可

葉公章

分明夫子一生是學却不露出學字語脈須從此領起言吾夫子亦止此平常之間覺得他自有徹底的精神與他人半上落下者不同為人字最重○不對有兩意一則以葉公不足以知聖人而不可輕對一則以聖德難以言語形容而不可強對○夫子心體上常有一段奮發的精神常有一段自得的意趣精神奮發處便忘食意趣到處便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蓋忘食忘憂而至忘年也○出迷入悟間在一憤有一番疑定有一番悟循環不已小憤小徹大憤大徹不憤不徹○凡人知老將至百事都放下聖人愈老愈精神愈少無老無始無終竟沒個住頭此憤樂不是兩念忘食忘憂不是一兩時蓋時時憤時時樂時時忘食忘憂正聖心純亦不

八上論

○九十九

已處惟以世學若不知此將一生精力或在詩文上發憤或在功名上發憤或在富貴上發憤不肯在做人上發憤所以到老不及聖人
我非生華

聖人無所不知人即說是生知不知也從學來學便少不得從聞見入但聖心無遮蔽獨契於心自然孜孜汲汲學而不厭蓋當時以聞見為學而又以不學而知為生是把生而知之都認差了故夫子自道其實要曉得知有兩樣有恭悟之知屬之生知有考証之知屬之學知恭悟者非得考証終無憑據夫子只把考証的作準不把恭悟的作準故自道如此○口氣謂我今幸有知矣然非生來便知的實從好學中來只是勉人以學不是辭生知之名兩之

字可恭上曰知之下曰求之箇中消息千古有對同處敏字最可會聖人所以為聖人正在此以著也二字煞却求之並不以為知之○自古聖人皆有師但因教籍未興多得之口授其說不傳故後人不能知其所學耳好古求正是借學問觸發自心的靈光此如火藥之在爆竹內中原只有一火性待外面火來引着藥線火力到時自爆地一聲重重障礙一時粉碎

子不語章

此皆防人心維世道之意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依手中庸弗為隱怪故不語怪特德者昌恃力者亡有勇無義為亂為盜故不語力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悌故不語亂惠迪吉從逆凶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故不語神

八上論

○一百

三人行章

人若務學之篤則無地而不得師無人而不可師師在我不在人即以不相識的人偶相遇着他或說得一句好話行得一件好事便是長善之師或他說一句不好話行一件不好事便是我救失之師即一時互見而俱可恭觀有一毫我心未除不可謂從有一毫舊習尚在不可謂改

天生德章

孔子居衛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惡之而伐其樹若患難之際聖人不待決於天而後泰然其為是言所以傲狂暴而安諸弟子也其如命何猶聽命於天也其如予何則天命在已而已與天為一矣生德即是龍德能潛能見能躍能惕若亢則有悔矣所以

又有微服妙用
無隱章

此因二三子在語言上尋夫子故把自家指點與他教他實實效法
是真切語隱字照下行字反看應指著言一落語言有說得的有
說不得的就是說得也須要人解得徒以言求又覺有隱有不隱
若行則見做在身上二三子日逐與夫子相處件件都是眼見的
瞞得那一夢子只照這樣子去做便是傳與大家的所在了故提
一句是丘也見得說的還不是丘惟這行的沒一夢躲閃沒一夢
幫襯沒一夢遮蓋赤條條只這身子這個總是丘二三子不可當
面錯過○無行不與四字分明画出個時行物生的氣象昭昭如
天示人何隱之有言我既無行不與爾即無行不可取爾奈何認

立為丘而不認爾自家之丘此非止欲以行體道即欲各人身上
會着自家一個丘來

四教章

聖人教化如造化甄陶萬類四教平看內亦有相因意以致知為入
門則以學文教以踐履為寔地則以修行教欲發於心者無一念
之不真則以忠教欲應於物者無一念之不實則以信教九人傳
文須返之躬行躬所必率之本心本心因見之發言本是一套的
此自門人所見言非夫子有此四科之設

聖人章

千古聖脉只在人心上覓取恒本天地不貳之精人得之為心便是
人皆可為聖人的真脉就是聖人亦不過恒到盡處故有恒便足

接千聖之脉如之何弗思○至聖裁定人品有四聖人是一品君
子是二品善人是三品有恒是四品有恒者良心尚在若肯為好
事便是善人善人力行善事有聖人體段只是誠未到志未大若
肯加學問敢學聖人便是君子君子有聖人全體與聖人只爭箇
生熟一渾化便是聖人至於聖人則同天矣故曰惟士希賢賢可
聖惟賢希聖聖同天○心之精神謂之聖聖人是一片精神至誠
無息無纖毫渣滓掉入此不得見不要看做氣教之衰供以人自
失其聖體渾渾說以下要見不獨具聖人之體者難即望聖人之
室者亦難即具聖人之初心者亦難蓋以太和之氣轉薄而欲善
之心漸漓故也君子句言人心自失其聖真而盛德者不再善人
句言人心自喪其真姿而醇質者不存書曰恒性孟子曰恒心有

恒只守其常心這點精神尚未臻喪不可訓作又有恒者存之為
渾聖之命脉充之為作聖之根基

亡是一夢沒有反做個富有的光景虛是已有些尚未滿盈反做個
充滿的光景約是簡畧未備便做了侈盛的模樣三者俱以學之
所至言為是作用之妄都做了過頭學問功夫不踏實地學業難
以堅牢父之人欲日長日滋一點幾希之良心能保不漸滅乎故
曰雖平有恒此為不用功學問者發藥不可說本亡本虛本約之
心○聖學只從篤實上做起尚綱君子方可入德若一有作輟之
私任是一貫少虧併將前功盡棄甚哉學之不可以無恒也或謂
為不厭誨不倦聖人只是有恒而今以有恒居善人君子下去聖
甚遠何故曰人一已百人十已千雖功有缺此其為有恒一也不

息則久至誠能之若亡為有虛為盈約為泰不誠而能有恒乎人只為無朴實頭作聖的心腸所以無朴實頭耐久的功力可慨已子鈞章

此見聖心渾然仁體上下了無拘繫各任生成分明與天地同流氣象○釣也弋也聖人之游於藝也不網不射聖心之游於虛也游魚出而心之動機俱冷飛鳥截而心之靜機俱伏雖是春生秋殺仁至義盡俱有而本意只重在活潑飛躍的機趣

蓋有章

大凡作其事必先知其理不知而作便是師心作聰明犯了自謂上知的病夫子說我則無是誠為知之不可少耳此借我立說引起當求知之意人能開拓心腹廣着聞見而又精擇而從蕪收而識

上論

百三

則一點靈明已自圓融周徹除却生知便是此知安得更有不知○知之借牖欲廣剖析欲精聞見雖耳目擇識已交諸心了此是致知的工夫故曰知之次世儒往往說德性之知異於聞見之知豈知頑有二乎哉以德性為主則聞見皆向內求而知益靈以聞見為主則德性視為外物而知益塞

互鄉章

聖人與人為善憑着現在一念與人之際若是思前想後便有成心治人治已俱謬○門人亦不是疑其澆只覺得不當輕見此便是已甚○與其進也緊跟着童子說人緊已三句則推開言之本文不錯與其進只是許他向前意不許他落後意不保往是不拘會他前日所為之善惡

欲仁章

仁不可以覺名然而仁實覺故欲即此心之覺覺即此心之仁一刻惺存天理透現若實究造詣則非千鈞百鍊不能成就自當別論學者固不可當念錯過又不可虛承當夫一念之動既可証仁則念念之動俱可証仁人斷無無念之時何不自醒也○學者不必論如何是欲如何是至當論如何是仁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欲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其心公則謂之欲仁不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其心私則不謂之欲仁學者須是逐義擴充此一念到滿腔子皆惻隱之心處自可識仁

司敗章

總是聖人為禮教計臣楊君過同姓為婚皆非禮也許昭公知禮是

上論

百四

明君臣之禮幸人知過是明婚姻之禮正見聖人倫之至真是不能而中○向使司敗問昭公娶吳知禮乎夫子必不曰知禮蓋昭公未嘗不知禮觀其駕子以諸姬係吳以為宋他心上亦過意不去故公只不能守禮非不知禮也○夫子始終不彰君之過以全君也自認其失言之過又以全禮也率自以為過使天下知我過而思吾之過胡為乎來則禮自明於天下而吾君之事付之公論已耳

子與人章

此可想聖人樂善無窮之意只是取善不是夫子學歌此處却有吾與點也氣象與大齊樂與人同一般夫歌咏之所裒最微而共感通最速先儒云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此以言其感通也又

云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應此以言其根抵也夫樂是學之所由成而歌乃樂之第一義故夫子與人歌而和其善曾子歌聲若出金石古聖賢皆不廢歌正其不廢學也歌而善不止音好定是優柔平中可以什欲平躁然不使後歌一音則未悉其妙即此便是躁心浮氣聖人與人為善自不如此所以必使反而後和則人與我均遊於太和之天矣與人歌而善是會已必使反之是從人而後和之是樂取於人以為善

文莫章

一屬於文即生平作用千古義理皆只在口頭筆底不為難事惟行則步步着在身上步步放不得空着不得做最不易蓋故遜之為躬行君子而不敢自居○行顧其言為慥慥之君子文端於質為

上論

○百五

彬彬之君子不曰不得而曰未得有欲進而特未及之意

聖仁章

聖人把一腔孜孜不已精神粘與人看正欲人體此為入仁入聖之門若字與抑字相通首二句是接引語非推調語一箇仁聖只此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八字描畫殆盡非真點識如夫子則有所謂不能學者故夫子一則曰可謂云爾非任也學固不容已也一則曰何有於我非謙也心固不自知也惟學敏故心虛惟心愈虛故學愈敏語云皇皇求仁義惟日不足皇皇求財利亦惟日不足蓋不足之心正其必求之心為之也而夫子之言非前後矛盾也○夫子說神化的聖人與那一體的仁人這都是造成的地位我怎敢承當抑把聖仁去自己做再不厭煩把仁聖去教誨人再不倦

怠只好說是這樣做工夫便了須知夫子所辭的是仁聖地位所任的是仁聖功夫夫人人可做地位非深造不能夫子要以身接世故不把入難到的先以自居○為誨分明學聖仁却被公西華點破重學字看○此章仁聖不要看作二理為誨不要看作二功不厭不倦不要看作二心不厭倦與仁聖不要看作二層只弟子與夫子要看作二品不厭不倦人若依此做去便是純亦不已地位擬於大學為之屬明德事誨人屬親民事而不厭不倦謂之非止至善不可

子疾病章

子路為夫子禱亦是至情但禱可也請於夫子則不可○子路在壇埵前禱夫子在屋漏中禱子路以祝史禱夫子以精神禱精神禱

上論

○百六

何如曰開最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夫子終身小心惟恐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故曰丘之禱久矣世人平時不曾簡點造成惡業到疾時怎麼還挽回得來故特說個久矣以儆省人要及早自身上打點不在歸時向神前禮拜○子路仍是事鬼神之見夫子仍是事人之說

奢則章

奢儉都主世風言世風都根於人心不孫是心放蕩使天下無綱常固是心局曲使天下無文章文章可以或廢綱常不可一日不明故曰與其不孫也寧固○與奢寧儉有反朴還醇之意與不孫寧固固有益弱抑僭之感語意各有歸宿

坦蕩章

坦者平坦蕩蕩如汪洋千頃茫無涯際一坦平寬廣的此只是能平
心君子有得人我平等世間窮通得喪一切平等真是海闊天空
氣宇非無風波起倒而我心下能容得在內不為所礙所謂不作
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腹中君子直是心常如此小人長戚戚
只是心下不足一味要巴高占強就處在極適意處也還有不滿
要再圖進步有事則逐感憂勞無事則懸空後想君子是檢束中
受用活潑小人是放蕩中自沉苦海○孔顏之學處即其樂處但
造詣漸精深則腹次漸開豁要只是存理遏欲得之
子溫章

溫如天氣之漸舒使人望和光而欲就屬則又覺凜烈肅然手足之
俱飲焉威者凝然當時望而畏之不猛則又非意氣之相和也泰

上論

○百七

則周旋中禮安則從容自在即端莊亦難定執矣此皆極力摹擬
只是一個中和妙處乃為大而化之之聖若只幾個好字眼說得
定便造到極處也只是清任和之聖人矣

泰伯章

春秋傳太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即夷仲三曰季歷太王病泰伯虞
仲託孫樂於衡山遂之荆蠻太王卒歸赴喪早遂荆蠻國民君事
之自號勾吳○當殷末周德漸盛人心以漸歸戴天下之必屬周
也可知故泰伯遠遊之吳非讓國也讓天下也孔子稱其為至德
蓋皆以人事占天命也故泰伯當時不去則所以代商而有天下
者不待武王之世矣三讓者古人辭讓以三為終只是固讓觀其
斷髮文身則當日之固讓可知人但知其專父而不知其專君但

其讓國而不知其讓天下是熱地裏以全君臣之大義而絕無
一毫為名之心此所以為德之至○泰伯之足以代商何從知之
以其君吳知之也以一匹夫操樂於吳而即能變其夷習以成華
風倘其嗣位於周安知不兆民從之而彰抗商之勢哉○或問泰
伯既欲讓商正宜留身維持何必惜仲雍而逃一逃而太王得以
國傳季歷遂成武王伐商之舉使泰伯二人不逃則國不傳季歷
商未必見伐也辛復元先生曰太王剪商非利天下亦是除殘安
世之意雖有此意並未見之於外泰伯亦未明諄諄諫各以意而
轉旋泰伯二人長而且賢正太王所持以剪商者二人既去則太
王之勢孤矣季歷雖賢其年尚少太王又何恃而伐商乎泰伯以
後武王以前數十年商之不見伐者實泰伯二人一去之力也泰

上論

○百八

伯當日於此何等苦心欲承親志恐於臣節有碍欲執義又與
親志乖違不得已止有此一去而君臣父子皆保全也朱夫子謂
即夷齊叩馬之心而婉用之者誠然○泰伯心事本不欲入知至
夫子畢竟看出吾人只會力行天下後世自然有具服者
泰而章

恭慎勇直皆本心之所不能已也禮即此心之天則心體上發得恰
好處便是禮無禮是無天則故不免勞憊亂紋無禮供以失之太
過言

篤親章

此記者泛言摠為修身以化天下之道合上恭而無禮一節見持身
不可無禮君子篤親節見待、不可不厚恭慎勇直供文之以禮

則為君子矣自然篤於親不遺故舊夫與仁不偷則化民成俗禮教之行也

魯子章

此當與禮記易簣事在一處者蓋人一生逐嗜趨好然服便有夫脚到臨沒來不免手忙脚亂所謂過去業多心主亂前趨踰踰脚跟忙故曾子特示以平日省身之法○手足可教令人看而心可知惟其平日戰兢故臨終有手足可搭不然便消沮閉截而含羞地下矣須知戰戰兢兢乃吾性體流行沒弟子故繫免於毀傷是全歸全端是踐形踐形是盡性大者能立小者無奪練說得無虧欠故曰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也非止謂形骸之無傷已也而形骸不待言矣觀吾夫子臨沒時携杖逍遙可見常人所放縱時聖賢

人上論

○百九

偏加兢惕故於常人所惶懼時聖賢偏會逍遙○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是曾子學而不厭處使門人皆知是曾子悔人不倦處有曾子之心便是龍逢比干身首分裂與塔手塔足一般不然失身華親即老死勝下與刀鋸戮奪何異

孟敬子章

人平日於富貴情欲終日馳求智以利昏志因氣奪說出話來多是瞞心昧已惟至將死不但身外皆長物即此身亦非我有百念俱灰本心孤露如燈之將滅而反一燭者故其言無有不善若曾子望在此論乎只要見他言語可法○道即下傍躬之道生色之道修辭之道總是個修身之道貴字重看註中操存省察不可有頃刻之違最是動容貌三句無工夫工夫在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三

句三斯字是他精神結聚處全是平時心上做得個把柄在故能如此不言而喻亦不是遠與近是道正謂有得於道則容貌辭氣等項都到恰好處所以君子貴乎通也正顏色正字只是一整頓間信是表裡如一本心之正為色之正意記云臨喪則必有哀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憂喜皆由中出也動者自寂而之感出者自內而之外正則整之以合度然亦不着力皆就臨民言說個事字便見不足貴君本領既得自能該末果能體驗乎道而三善從之又豈有不治之蓮豆哉

以能章

此章從好問引到虛心上去此曾子最善形容處從事猶云用功夫也用工只是克已常存欽然之心如從此中經歷過來在着力不

人上論

○百十

着力之間顏子非明知其有而故為無明知其實而故為虛也蓋天下道理原是無窮盡的豈可以自是自滿故若無若虛正顏子實見道理處不可與老氏深藏若虛容貌若愚之說並論能不能以所造言多寡以所得言問處絕非有隱著不得謙字犯者平白地衝犯將來不校者不與他比量是非一般見識也蓋聖賢無我之心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已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是顏子庶幾於此

六尺章

輔長君非難托孤難輔國政不難總攝國政難即托孤寄命而無大變猶未見其難惟至國勢搶攘人心搖撼甚且諉邪交構於其間變亂不可預測正是死生利害一大關頭於此見得分明持得堅

定不獨拚着一死不棄自己之守直是真安保全不為人所傾奪此豈尋常勉強湊泊得來其養完其詣到非君子而何○三句才節都重朱子曰有才無節固不是若有德而無才如受人寄託自家雖無竊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事雖喚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大抵上兩句易下一句難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為不可奪是有守君子人與是喚詞若為之審度言這等人才幹節操俱好可許他是完養的君子麼看來世間大作用定從學問中來決是個君子人也○歲寒知松栢世亂識忠臣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甚哉大節不奪之難也曾子為此言正欲於此處磨勘學問蓋必大節之臨可生可殺而不可奪然後謂之可託可寄而可見其為君子不然與父養小人何

異此非曾子之弘毅任仁為足以當此

士不可章

謂之士與凡民不同是要為聖為賢者故須要弘毅方承得起擔當得住弘非度量寬廣之說是志願遠大毅是骨力堅勁弘是敢為聖人毅是為聖賢到底弘是任仁之膽毅是堅仁之骨仁則天理之生生不窮者是也弘毅之成便是仁弘毅不可與仁混看不可不三字內有勝私克己工夫方能無限量無休息如此○任重者必任之而始見其重且遠蓋身體力行這擔子上了肩方喚做任此身在一日這擔子無別頓放處故云死而後已半塗廢不得一息放不過如此全體不息方是弘毅方可體仁○任了仁時於已不曾加些子怎麼樣重任了仁亦在已分上眼前體認怎麼樣

遠蓋人惟世情埋沒得久故道義出頭得難若一任仁則雖渺然七尺之軀把天地萬物一肩挑了豈不任重極長的是做人一世一息尚存一息丟撇不下豈不遠張夫子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任重君子無終食之間遠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是道遠○曾子大學十傳只是弘毅二字渾然與物同體合天下為一身者此所以得仁之宗吾人一身內而心意知物有何件可放過外而家國天下有何地可空閒然自少至壯自壯至老一息仁便是人一息不仁便非人此生無時可已故曰任重而道遠通章只重弘毅字自恭者肯反身向上便可到狂者進取自棄者肯反身向上便可到狷者有所不為狂一進便是弘狷一進便是毅孟之至大至剛帝堯之廣運孔子

之持載履情錯行代明皆是一條路徑只大小不同

興於詩章

此言經學之益志於道四句重上一字此三句重下一字說學者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操守堅定是於禮上得力至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三者都是借資却有個靈明觸動處○禮之經曲原是與人心立個準則故立恆於禮惟吾心已幾於和順而因以樂之和順點化之則其與也忘乎為與其也忘乎為立德性自融液而俱化矣故成恆於樂○內則十歲學舞儀十三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學禮則詩禮樂自幼便當學在已成後亦不廢總之興立成是吾心體本然之功詩禮樂是古典可為心學之資人於心體上致力於古訓上借資斯為全學矣

民可使章

先知覺後知先覺後覺使人人皆知者心也可使而不可使知者勢也可使者使之不可使者聽之聖人於民順其自然付以當然如因性牖民設為庠序學校之教使民知之之意已寓於由之中特不能強人以必知耳老久乃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知多卒使始皇焚書以愚黔首則老氏一言誤之耳學術一羊關係豈小

好勇章

天下之亂未有無所激而成者好勇之亂內激於不可忍也不仁之亂外激於不能堪也好勇一任血氣疾貪不安本分斯人必至作亂待不仁之人當矜憐之教誨之或懲創之甚則放流之不與同

上論

○百十五

中國亦皆至人惻隱之仁並生之義若疾之已甚則不仁已失本心進退兩無所容斯人必至召亂然則何以處好勇者曰試其豪舉於職事塞其貪心於利祿何以處不仁者曰示之以不測之威寬之以自新之路○只知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必至優柔以養奸只知惟仁人放流不與同中國必至憤激以召亂不善用之皆可殺人善用之皆可生人

如有章

周公既有美才而又赤烏凡几勤施四方能招聚天下之才且成就天下之才集思廣益作用不可勝量所以可觀第一存驕吝則器不足以居才雖才美如周公且不足觀况未必如公乎驕者矜己之有餘吝者幸人之不足此是根本先薄總才也是餘事故曰收

欽聰明運造化總無才美亦周公

三年學章

古人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驗學者大率以三年為期不至於較只是純心向學不是枯稿忘世此須發他一腔清潔的心體堅銳的志向恬靜的精神此醇修也潛養也真儒也故曰不易得也○學者總說讀書便想科目到手不想科目者却又肯讀書只此志毅一念不知忙壞古今多少人不肯讀書又肯讀書便是真正字者此非是與世全無閒涉只是能擺脫世利人方幹得參贊事

篤信章

好學二字是領端好學故能盡道下文出處去就皆學中事也學外

上論

○百十四

更無守大凡處危亂之間與有道無道之際皆吾身利害所關皆有個道在須好學從心性上打合徹底融會功夫既至自然出處隱見咸宜故能不冒入不妄君不徒隱為高不徒仕為通不淪沒為無聞不苟且而遺議此皆道也學正於此處討分曉若徒知窮之當固而不知有道不可貪賤知道之當行而不知無道不可富貴吾耻之耻其不好學也耻其不學而無當於道也○篤信非止誠實是立志高卓直信聖賢之必可為然不啻格物窮理以講習夫持身涉世之道則所守未必正何以善其道故篤信又要好學圓融而不拘執也守死又要善道中正而不偏枯也守死只是守之定也非死生之死善道則事事恰當矣

危邦節是以其所學者守於去就之間則去就之道無不善以其所

學者守於出處之間則出處之道無不善此方是聖賢結果不入
指未仕者不居指已仕者有道只若明臣良能行吾道便是無道
只主暗臣奸不能行吾道便是見即用之則行隱即舍之則藏四
句內俱有定見定守知幾妙用不然而貧賤無可行之道即
不為能守之節無道而富貴無能守之節亦無可行之道便是可
耻若無道而汲汲於濟世則豈可以徒富貴目之

其位章

謀有干預之意謂計謀其善否因革而見諸行也不止空空議論無
位而謀政是為機上喻已位而謀政是為越俎若立賦之對長府
之論即不在位亦可如人就我而謀是即我之位也我固非其位
之人亦共謀之人也昔留侯必待高祖謀之方為畫策即此意

師摯章

始即師摯在官時周家王化基於閭閻所以要樂之終而終詩之言
也洋洋盈耳非徒言美盛可聽就兄文王肅雝之化后妃窮寵之
風流注於聽聞者覺其充滿而有餘韻在宇宙間也

不立章

狂者暴古率性今則曲意徇物而不立伺如童蒙無知今則藏詭於
愚而不忍慙慙逞鈍無能今則隱詐於拙而不信是本質既不美
習俗又壞之本真盡漓矣

不及章

學問不進則退消長無中住處如不及是要勢力向前猶恐失又怕
墮落在後那容一刻懈怠

魏龜章

魏龜是心體廣大高明一切浮塵總與本體了無干涉自然居世界
中出世界外超世界上有天下不與譬如太虛未嘗遺天地萬物
而實無一物之留也舜禹當日隨現在境盡現在心行現任事天
下之來也唐之去也禹之命也不與也天下之去也相之聖也
之賢也不與也把天下直看作等閒此不但應他是與即解使去
已亦是與憂勤保守亦是與即憂勤恐負天下亦是與肯不與焉
天下所動耳舜禹之心真可謂空洞無一物○摩詰詩曰曾是果
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舊林

大哉章

育節是德次節是業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此正堯之所以為大故

其德至

於光四表

格上下

蕩蕩乎

民莫能名

故曰大哉

乃若成功

其德至

其德至於光四表格上下蕩蕩乎民莫能名故曰大哉乃若成功
魏文章煥則所謂九族既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者是其大
而非其所以大也古今語大者莫如天日月星辰繁萬物覆天之
大也而天之所以為大者不在是也與天同大者莫如堯成功雖
文章煥堯之大也而堯之所以為大者不在是也故言天曰於穆
不已言堯曰民無能名知不已知無名則知所以大知所以大則
知本矣○大哉即含下蕩蕩廣遠意而虛贊之與至字有別陶唐
之天堯心所造堯即是天則之云者合一之謂也蕩蕩是帝德廣
遠乎被無涯民莫能以言語形容得益德遠而無迹有莫知其所以然處就是那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說廣遠亦即說淵微○
堯之大只在則天成功文章亦在則天中拈出言之而有字根上

無能者來有即從無中現出上節是大德教化此節是小德川流
先儒謂唐虞事業視之如浮雲過太虛而孟子亦謂中天下定四
海斯性不存何者君子安身立命固自有在而不係於功業之有
無而豈以有無為盈歟哉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夫子稱其巍巍
克之成功文章而無能名夫子贊其蕩蕩非謂其遺功業也堯統
統舜業禹孜孜其心有出於功業之外者帝王之學固如此也
有臣章

精神在唐虞之際句周之德句蓋惜武之過不得遊唐虞之天而專
文之德猶得匹唐虞之休也記者劈頭便立公案即治亂字五人
十人字俱有意在曰五人見天下已治自不消得多至武王曰予
有治亂之臣十人若自幸共多者然載亂之難已非揮讓光景雖

上論

百十

多亦何為故夫子不嘆才之盛而又有感於才之難謂我周雖有
十亂終比不得唐虞而况其間有婦人即十亂不滿然則周所稱
盛果以其才乎哉吾想武王以前人心大半歸周三分天下業有
其二而但以服事族雖有臣如十亂而不以之與周周之才孰與
周之德哉德至矣雖唐虞蔑以加矣

孔子曰三字因上係武王君臣之際故記者謹之才非才巧之才是
三才之才能經緯天地扶持世道者難是極難成就極難達惟
唐虞差勝周家見才難周家藉才於婦人尤見才難知其難不知
當何如培植何如珍惜句句說盛實句句說難○記者俱謂唐虞
交會之際兩朝止得五人惟我周十人為盛此說於理不通蓋言
五人第指人才之尤者論平若九官十二牧師齊魯定數之不盡

且邑嬰奏稱十人則虞廷又當並列皇矣夫豈在人数多寡上
較盛乎只如近說作贊揚昭代言唐虞交會以後寥寥千載直至
我周再盛是唐虞乃千載之一時我周亦亘古而繼作然中間尚
不滿數可見才難此雖非本旨亦可參看

夫子曠觀前代嘆周才無完數不覺興然轉念想到德上見周之所
重在德不在才也以服事殷文王率其歸已者以事紂說個周之
德不欲卑指文王以別武王耳總之宇宙有變局武王乘之故十
亂奮焉而為周之才乾坤有常經文王安之故十人潛焉而為周
之德論才則止得乎十人之九論德則已忘乎三分之二
禹吾章

帝降而王德降而功世道升降之會議論易生故夫子特表其無間

上論

百十八

歷指行事之合宜處見其不矣於執中之統而可與堯舜同德也
原不專以克蓋前愆言自古聖人惟禹治水作用極大有大作用
者或細行有所不矜禹却於宮室衣食間精義入神用心極密就
三件恰好處有無限精微在此正能於人心道心間頭擇之精而
守之一也此所以允執厥中則無可間矣○禹吾無間然矣其湯
武之微詞乎

子罕章

此是記者之詞不得說所以罕言之故世之學者卑之言利欲高之
言性命窮深極玄而忽畧於庸言庸行其病不淺於利欲之人聖
人皆罕言之所以為人心慮至深也記者不欲以理欲混說故著
兩個與字此是唐虞分割道心人心之意命蓋理數理精微而難

言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仁之理至大言其難恐人有畏難心言其易恐人有玩忽心即論語所言皆求仁至命的工夫其直指源頭者亦少

達巷章

此章與多能章參看總是不貴徒博之說博學無所成名一套看有畏其茫無畔岸意夫子說黨人謂我博學無所成名吾豈博而無所執者即御可執射可執苟欲一藝成名即御亦可執矣此是因說大把個極小的對他因說博把個極不博的對他因說無所成名把個極可成名的對他見無之非學無之不可返約處此際意思穆然在子開之謂門弟子七箇字上想所以破人徒博之意執御即多能鄙事之旨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破人求利之惑吾執

上論

○百十九

御夫破人求名之惑御不可執則名之成否不必計也○古人無出必御必以子弟御所以防失也且子為父御弟為師御亦寓教孝教敬意在內故曰樊遲御又曰冉有僕可見御之義甚大今六藝中惟御久廢執御之說雖聖人一時冷語實為慮深遠

麻冕章

要知麻冕之變亦是人心漸薄日趨簡便麻冕與拜上一齊都來了以純易麻見聖人不得已處蓋制度猶隨時斟酌若綱常則萬古為重如何與衆俱靡○儉只是省工夫非省財用亦非敦朴之謂古人之不省約正是重元骨正其所以朴也今人要省工夫便是苟簡處聖人第欲緣此一線省約之意以還之於大雅但此心過不去處要從也從不得所以遠衆而拜下也分明轉移人心意可

見聖人未嘗拘俗亦未嘗徇俗此所謂無可無不可子絕四章

意必固我循環膠滯世人心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賢人心也並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絕之斯為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只是赤子之心蓋聖心一無所繫萬物一體千古一心太空也不見有萬象也○意是起個思想主意要如此必是期必有毅然決往之勢固是膠固有確然不拔之形我是認作是我我不以吾身公之天下必與固相似但必就所見言固就所守言

子畏章

畏是臨難而惕非恐懼也凡道之見於著作燦然有文理者謂之文獨以文王為言者疑指贊周易也蓋易始於伏羲為萬世文字之

上論

○百二十

祖文王演之為辭發明天道之秘故姜里不足以死文王夫子常編之披心與天通故能授天有信文在茲者明明觀着天意生已扶持一世文教以補作君作師之任故刪述序贊千古責任在茲大宰章

總是不貴多意天縱是天不為限量他故二帝讓德三王讓功三聖俱讓其全又多能是聖之餘事聖人固多能多能不可名為聖人聖人多能固妙即不多能亦不妨不然有能無能皆不可也

知我謂知我所以多能之故乎與下故字相照少賤無職業由少賤而多便見不由天縱而能多能當不得才如經綸事業方是才多能乃才中末事故云鄙多能是游藝功夫如射御釣之類博文是志道功夫不可混看此道與藝之別也○君子不冬言學問經

濟自有大根本所在不屑屑於鄙瑣之務

引牢之言點一藝字正以藝証多能非以不試証少賤也○儒者學

主經世其應務處豈有不藝豈不多能碩學問自有大宗旨至聖
賢精神只在一處用決不為偏地馳求蓋聖人之道一貫之道也
一理渾然泛應曲當一切作用皆從本源出故曰易簡而天下之
理得矣

吾有知章

學者不是滿腔塵擾便是一局意見如何說得無知聖人之心原是
渾渾淪淪不識不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蓋聖心無欲無欲則靜
虛動直吾有知乎哉無知也靜虛之謂也叩兩端而竭動直之謂
也空空專指鄙夫心境言只是空虛無有學問惟空則何耶也兩

上論

百二十一

端亦空中自起之頭緒耳陸象山有言與有意見人說話最難入
以其不空也○自己不自有共知而告人務必盡其知此聖人所
以不可及○聖心既無意必固我豈是落空而其所謂好古敏求
者果是何等心腸既是好古敏求而所謂無知者又是何等心
腸只恐求之以多識則為賜之貨殖求之以一貫始為夫子之無
知然則無知者本體求知者功夫非相峻也

鳳鳥章

孔子思義文而不可見故借鳳凰以寓意非為鳳凰發也自龍馬負
圖而出伏羲以一畫肇開萬世文字之祖則河決無復出國之理
然看來羲之畫一唐虞之字十六孔氏之經五則春秋有孔子即
圖之後出於泗水之河也泗水流於萬古而萬古有孔子即萬古

有伏羲萬古有河圖

子見章

遇可哀而哀遇可敬而敬遇可矜而矜一作一趨無非天則總是仁
孝誠敬意少當作年少

喟然章

喟然一嘆正在卓立境地通章俱是深有得於夫子而極其形容之
詞細看來高堅等語與卓立畢竟有別惟仰非高鑽非堅瞻非前
據參差方謂卓立若彌高彌堅為在其為卓爾惟不肯聽其彌高
而止故鑽竭才若才竭而仍彌高才何取竭且無意之從與鑽瞻
之着力自有辨○始謂即高也不仰不及仰斯及之矣孰知始因
高而仰繼因仰而高不仰則已仰之則彌見其高彌見其高而四

上論

百二十二

當仰如以仰之青聽其彌高而止耶下三句做此北一段便有未
得見道幾乎罷手之意思朱子曰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
之道捉摸不着皆是譬喻如此不是其有個物事高堅前後只是
一个中庸不可能蓋聖人之道是个恰好的道理繞着意人過了
不留意又不及做來做去只是難到恰好處若聖人則動容周旋
都是這道理

仰鑽瞻忽是用泰提乃上達工夫博約是用考驗是下學工夫若驟
然與說未必不忽易待他自去苦心鑽研不通終與說破乃急水
灘頭助一篙便極平常話也自得方所以謂之善誘若一味向上
達處做所謂思而不學則殆者也當日顏子若無仰鑽瞻忽則雖
做博約終是學而不思則罔何能得見道聖門群弟子日聞博約

之訓只少此一段功夫所以日開教而不悟○博文是窮究道理約禮是體驗身心皆聖門精一之學從兩開名理收歸到心體上來如此用功之篤不覺暮地大悟道體現前日用行事之間真有確然定見即是這高堅前後的道理看得親切非別有所謂卓爾也從之與與之為一蓋不思不勉之境非着力所能湊泊到這裏只得聽其自然而已○顏子得力處在一端字世儒受病處在一罷字偶有所悟輒去放開或自以為悟遂去罷字還不是悟若是真悟自然欲罷不能○世間高明之士大率深求性命究心於渺茫不可測知之地畢竟無下手處不知就君聰慧決不能過顏子試看顏子當初是何識見高極之九天之上深極之九地之下瞻前忽後又盡夫神奇怪幻之態任是玄妙不可測識之地豈

上論

百十五

不一切究心來然竟無可湊泊豈不易生厭倦及夫子之引誘顏子也循循然終日與言無所不至大槩則非禮勿視聽言動足以該之夫我之視聽言動燦然日用者文也至博也而所以主之者渾然一理禮也則至約也自有此誘而性命之微昭然人倫日用之間隨博隨約無有兩層又自博自約不待外假循此學之直有不吝欺手者所以造到卓爾地位則已進於守若夫欲從末由特未至於化耳○顏子是聰明的人故尋索道之本體而擬之高堅曾子是篤實的人直理會道之實際而引為己任初間所見雖微不同卒之一以四勿為仁一以三省為仁同一家法故曰傳得其宗有以也

于疾病章

禮孝子不親治喪大夫任之家臣士庶屬之親炙子路以夫子常為大夫故欲使門人充斂家臣治喪於義若可擬而時已去位則家臣實非見有即踰於欺夫子略是個心直口快的又說他行詐欺天正是痛下鉗錘與是故惡佞一例○首節是過尊其師次節見臣不當有末節見臣不必有

有美玉章

美玉之論非諷其沽也特商量其如何應用之詞但不免微動干意夫子則用行舍藏無一日忘天下而未嘗與一天下用我之心故曰聖之時用即用不用即待聖人氣象自別

子欲居章

口氣說爾道君子真個去居若是君子居之亦何陋之有着一煞語

上論

百十六

不得蓋不君不必言陋居之亦不必言陋先華謂當問其居不居不當問其陋不陋最是

吾自衛章

天子以定十四年去魯應聘諸國至哀十一年自衛反魯此不言正樂之事而但言樂正之時想其平日亦必陸續考訂直至自衛反魯日方終樂端於正以見正樂非一日之功蓋是不能行道而後望傳道之說也樂以詩為主詩素而樂亦素夫故樂正全在雅頌得所樂正於朝廷而雅即以王之朝為所樂正於宗廟而頌即以王之廟為所非獨音節篇章之不素也

事公卿章

此是於天理之當為者求盡其道於人情之易動者不喻其則視之

若易而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者二則字二不字須有不大頭腦在
今人事父兄亦多體面不失事公卿決不至得罪然一念之微較
之盛德自然何啻天壤何有於我正日用微細處自家檢點○
凡入孝弟哀喪熱飲之節人每視為細故而聖人致謹於此猶
皇皇然如弗及何哉此可以見聖學之真矣他日夫子之言曰下
學上達知我其天又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曰下曰庸堂以微而
可忽程伯子亦曰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若
子只在慎獨而聖人且終身於是學焉彼世儒或有勉強於大節
而不免忽畧於細行者豈其學未透性而真情見於所忽耶此學
之所以當講也

子在川章

上論

百二十

逝者指川斯指道此亦舉一隅見天地間物物事事無非逝者如斯
夫不舍晝夜○驚飛魚躍是道理無一毫空缺處逝者如斯夫是
道理無一毫間斷處此個機括即道體即天體即心體不惟聖人
之心如是即在吾人之心皆如是即在物之理皆如是蓋造物之
於物不已人心之湏臾不離不得分之為兩也但聖人之心常覺
有如斯而人多為私欲間斷若得妄念盡情割斷天理流行便見
滿目生機隨處皆川流妙境矣

好德章

好德之心不使好色之心間斷便與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機括同
不為色迷是知不為色屈是勇知且勇仁人也

譬如章

兩一簣字重者不可放過人都說究竟時功垂成而莫禦不知吾若
要止只差得一簣也自廢了人都說發時幾向淺而難圖不知
吾肯肯進只憑得一簣也便往了總見成敗由於一念即九仞之
後猶當禦一簣方覆之思雖一簣之始不難作九仞成功之勢○
夫子見川便悟道機見山見苗便悟學力腔中天理爛熟故所見
無非天理此所謂目順也

語之章

不情就心裡說即語時精神醒發流暢活動勃乎不能自己處豈
描出他妙解神情惟其心解故力行心解自然住不得若他人聽
過了半信半疑若存若忘那得不情若是聰明發見地不無起
滅縱然才氣鼓舞領力亦有興衰惟回也欲罷不能即熟識者為

上論

百二十

之不厭不倚語言嚮往安得復有情時耶此與下節皆是晝夜不
舍的機括

惜乎章

此追惜之辭進止即與前為山之進止同義夫子思念顏回說惜乎
吾只見他長進並未見他止歇也若在時更不知如何造就矣顏
子只是個不遠仁仁本不怠故未見其止

苗而章

學未至於成時時莫可自必此喻學者現在美質現在進修毫不足
恃必時時策勵定歷進步進一步方得一步到手若恃現在則并
苗且秀者俱失之矣○未始生為苗即學之初發根基開華為秀
即學之成章成穀為實即學之收成結果○兩不字皆由人力未

到不無天時○人有良心便是美種若不知理義滋養不求師友培植不講學以發生機不克己以除心寇不擇交以杜牽引或用
力躁率不循其自然則始初雖有生理亦安能暢四肢發事業而
至義精仁熟之地哉雖然苗一物耳待人而秀待人而實人靈萬
物又待誰待故曰苟為不熟不如羹稗

後生章

幼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
行猶賢乎瞑目無見者也
不如今只云安知不如今日之可畏指
後生言是將來不可量之意無聞作不聞道說即依聲聞說亦妙
古人原不分名實為二如云到了四五十還不聽得說起他便
只是這箇模樣也不足畏憚了時乎時乎不再來戒之戒之宜努

力勿使後生為不秀不實之苗也

法語章

此是警聽言者法如法律之繩人莫如異風之動物法語是理上過
不去他不能不從然不貴體面應承必煩努力改行為貴異語是
情上過不去他不能不悅然不貴體面歡喜必煩抽繹這意思出
來方貴而為貴俱是有益於身心末語不重吾說之窮重惜彼不
可救也蓋人以法語異語告我愛我者可謂忠矣仁矣不繹不改
是人知愛我而我不知自愛也真是自暴自棄下愚不移○非知
者不能悅異語而繹非勇者不肯從法語而改

三軍章

三軍之志帥是也匹夫之帥志是也匹夫即是聖賢之流志是道義

之志有志雖有志不使奪更難有志是弘不使奪是毅○子路緇
袍不耻便是志不奪志之一端歲寒松柏品格亦從立志為始

衣敝章

人心志則進有則執至於執則非獨未得者不能進即已得者亦着
而不化矣通章不作兩截看只一用字便是引進子路機關
道德中不可添一分世味九口頭超脫都用不着須要切身體驗去
由也緇袍不耻而聖人與之正是取其澹泊寧靜可以致遠古今
以來聖賢論學總是這門路

技是嫉妬人之有求是貪求人之有人一有技求便根基已壞學問
何處着手惟去此二念則心腔也空濶骨力也堅勁那幾好事做
不來故說何用不藏言用以貞遇則軟勝之訣也用以深造則見

天之泰也用者階梯之意下文足字則止宿之意學問原無足足
只要用這不技不求念頭力求進步謂可用以戒也非謂即足以
戒也此心終身用之不窮此語終身誦之不足

終身誦之不足自足只是擬而恐失之意不知道理雖只一個造詣
全在轉關不技不求是貨利關未過此關為鬼為魅為禽為獸為
凡民無非卑污賤昧之境此關以外為君子為聖賢悉是光明正
大之域子路已過此關了故夫子特地喚醒然既過此關便須直
揭長驅取中原以定鼎乃高蹈閑頭侈言百二之勝則河山雖勝
非復真主規模矣故夫子把他好處又為一掃使之掀翻窠窟再
無跼脚所在方得進步前去如項羽伐秦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
士卒必死夫船與釜豈是可捨的然不如是則人有偷心那便得

有埃下之勝所以獲季子云使我有洛陽田二頃安得佩六國相印哉嗟乎人品學問事功莫不皆然有志者可為一省○縕袍不耻由也升堂矣故以何用不戒嘉之終身誦之依然未入於室故以何足以戒進之

歲寒章

當平居無事君子談道義小人亦談道義君子談氣節小人亦談氣節君子自不求人知而肉眼又不能預識何由別白及一當死生利害處有抱頭鼠竄的有視顏改節的惟君子挺然不變然後共相嘆服但起初既不知他君子即有本事無緣展布及事已做壞始委之君子挽回甚難就使挽回得力費盡多少心力可長嘆者然後知三字最有意味松栢後凋不徒是明一己之節有賴此以

獨留造化之春而點綴乾坤之色意○歲寒而後知松栢者衆人知松栢也人世有松栢自不憂有歲寒但得時序無歲寒松栢亦不樂見其操矣

知者章

此不是說為學之序是說德性之學世故不能累各就其心體之無累者言之重知者仁者勇者上智知天自無茫昧障仁樂天自無煩惱障勇同天自無恐怖障完德性之學則涉世無不妙難試之事變而不為所動矣

共學章

此見學者當得一步進一步與猶許也言其人之力量造詣可與如此也可與非已然語未可與非究竟語理可頓悟事須漸修學問

初非憑空而構轉盼即了者也或機緣將湊而指引之或造詣已至而印可之總不使有躐等之弊故步步審量不肯輕為之許耳學者只怕懶散無所事事可與共學是聖賢路上人志向同也然志向雖同未敢信他躬行故未可與適道恐其有違外之馳也能躬行正道夫未必能持守堅定而臨境不變故未可與立恐其有違中之直也可與立是養已定矣安得念念事事恰當天則而妙時宜故未可與權恐其方而未能圓守而未能化也可與權非知易體易者不能○權即易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孔子從心不踰矩孟子所謂聖之時吾輩為學劈頭便要熟識這個到結局亦只是這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學必至於是而後渾是性命作用故以是為學之的不然起頭便是毫釐千里如孟子所云伊

尹上論

百三十一

尹不同道正以清任和各一路決不能上時中路上來權即時中之謂也大學錄定靜安而至於慮則權矣而契緊則自知止始知止之所以慮也知道之所以權也而學其庶幾乎○程子謂經只是權朱子謂權與經亦當有辨看來經是常理權是經之妙用正以濟經之窮非外經而為權也固不是公羊及經合道之說亦非謂經處常權處變也如曾子委身以受大杖夫子即責以陷親不義是受責之孝輕而陷親之罪重此處又自有權在豈謂尋常日用間更不用權乎可見經而能權經不死然權而本經權不詭隨聖人之權是權宜小人托權是權謀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而夫子亦不輕以權許人也

唐錄章

崇棟之華是奇興語未之思也是糊塗法聖人遇着人該警醒處便

要當體指點一番觀一爾字詩之所思指人言絲眉山謂是思賢之詩最是夫子所言未之思以思此理言蓋思起於心理亦具於心一呼便應未嘗有分毫阻隔可見虛無所不透靈無所不入通微之妙作聖之功具在思何得言遠

鄉黨章

此記夫子居鄉在朝言貌之不同

恂恂不是謙遜是朴實無華不露一毫才識的意思似不能言正是渾厚處口氣勿斷與斷斷兮無他技文法同其在二字分明對鄉黨說大抵這才辨於鄉黨的立朝決無謙論其於政事禮法之地或以晦默托之乎矜謹一籌不能展聖人則恂然於鄉黨而大

上論

百三十一

能發抒於宗廟朝廷可見鄉黨只是似不能言然養孝弟之真誠朝廟則其能言處矣近儒曰此於相反處見其妙凡居鄉恂恂如處子者臨事時亦不能有所達白當官遇事敢言者即居鄉時亦好出頭管閑事唯夫子處之各得其宜

朝

此記夫子在朝事上接下之不同

合全節看以君為主○朝乃君未視朝諸大夫待渴之際此時正有政事要商確侃侃似剛而帶和問問似和而帶剛如今人以剛為主便見了上大夫也要將正氣去壓他以和為主的便見了下大夫也要將謙虛去周旋他唯夫子為能各得其當蓋秩份則不可諛言以徇衆情故侃侃權重則不可亢言以失和衷故問問

○通章重事君上即與諸大夫言亦是因人而施求以共濟君事君召章

此記夫子為君擯相之容

君召兩字一篇之領○孔子時為中擯左右手不可謂傳主命以出傳賓命以入此時賓主俱在門外無入之說左其手是揖末擯而傳主命不內背君右其手是揖上擯而傳賓命不背賓手雖動而身不動故衣襟如重衣襟如上○趨進是主賓已進而入為擯者從其後趨入以有事也○色勃足矍是被命之初敬如此左右手四句是傳命時敬如此趨進是行禮時敬如此復命是禮畢時敬又如此惟念念在君斯節節中禮庶不負乎使擯之召入公門章

上論

百三十二

此記夫子在朝出入之容自入門而過位而升堂而出而降階沒階而復位令他人處此恐亦不得不敬但夫子儘自從容○不中不履搃是挨開傍而進避君出入處一立一行亦從心之矩○位是君之虛位在門屏之間所謂外朝君素宁立見臣處也如今朝廷亦有御門之時色則勃如變動而色容莊矣足則矍如盤辟而足容重矣其與諸大夫言似不能發是過位之敬也

室有七級升堂恐其躡衣傾跌故以手捫之而升即拜下而後升也以手捫衣使去地尺身容謹也屏藏其氣似不出入氣容肅也是升堂之敬也既見君而出下堂階之一級則顏色和悅款款舒也夫入則愈近而敬有加出則漸遠而敬未已及到復位時依然一入門之初聖人事君盡禮可見矣○上節其言似不足如有含章

以對天顏之意此升氣似不怠乃呼吸上通帝座之意

按公門中間有闕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闕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常設一木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以東扉為左入以西扉為右士大夫出入君門皆由右雖是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闕之中但俟闕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

執圭章

此記夫子為君聘鄰之容

自卿黨至執圭皆記夫子事君之禮總不外一敬主是諸侯命圭以玉為之聘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方聘則主於敬將君命也既聘則漸以和達君意也聖人一捧着命圭自頂至踵手足頭面那一處不是為君用○鞠躬是曲身而行如行不

上論

百三十三

能舉者是敬之形於身也上則如手拱者而不失之太高下則如以物與人者而不失之太卑低昂有度俯仰中節是敬之形於手也其色則勃然變動如有戰懼之容是敬之形於面也其足則舉步促狹戔地而行譬如尋物一般是敬之見於足也○手與心齊正見他一心常對君上視交好如臨戰乃聖人安不忘危之思如有循是繩趨尺步循規蹈檢一舉足不忘君此句是接武不布武○當時大夫偕於邦君庭實旅百如享禮然必若夫子之私親乃為正耳

緋緌章

孔子之服顏色以正冬夏以時表裏內外之相稱長短輕重之適宜煩簡吉凶之有節其動必中則有如此者必字不字有從容中道

之妙○緋是深青赤色所以飾齊服取幽深玄遠之義故是緋色

所以飾練服取節哀順變之義也夫緋以飾齊服者非齊服則不用緋色以為飾練服者非練服則不用緋色以為飾蓋所以別嫌疑而重喪祭也○褻服而用紅則疑於赤用紫則疑於朱夫子私居之服無取於紅紫蓋所以大居正而重遠邪也○表而出之裏達先穿一件表緋綌於外欲其不露體也裏在內而衣裏之欲其文之不著也裏有裏衣冬裏有外衣裏之揚見裏也裏上加單衣以袒裼見裏之夢記曰表裏不入公門故用楊○朝覲常服用黑取入臣北面之義聘享尚祭用白見精白承休之意大略息民尚土色見黃冠野服之風○狐貉則取其溫厚不論狐之色亦不必如羔裘等楊必稱其色以為見美地如此者祇用以私

上論

百三十四

若羔裘等為在公禮服故也此裘裘之制即所謂裘裘不入

褻裘長短俱有袂右與有字同非短右之說○無所不厭

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佩鑄佩繅亦各有用○非

之非獨惡其虛費亦以別於公也想見尊尊親親之心

衣用金幅如帷幕謂之帷裳蓋指其上以就腰即今之裙裳

乃降袂斜裁不用摺他束他冠皆可楊裘往吊獨羔裘玄冠乃朝

祭公服不可棄用以吊喪重其服所以重朝祭也不止是哀死○

吉月必朝亦是在家望君而朝祝非登朝也當時魯不視朝老臣

必朝所謂我愛其禮

齊必有章

此記夫子謹齊之事

數必字見其慎聖人之齋心齋也無一念不與神俱也明衣是潔其身體變食遷坐是一其心志易其常處以與神明交也長一身有半謂其制度視一身之長而半之蓋半體衣也

食不厭章

此記夫子飲食之宜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和味也聖人日用飲食莫非天理運用恒人習之聖人察之數不字必字通是無心自然合節食之精脂之細膏粱者之所深嗜而特不厭之是無口腹之欲也食之體餽肉之餒敗饑渴者之所不擇而必不食之是無口腹之害也看不厭二字煞有斟酌以下數不食却從此不厭之意謹而裁之○饌是先時故傷熱濕渴是後時故久而氣味已變○失飪不止生熱烹飪

上論

○百三十五

之節所該者廣失飪者而食之嫌與并食不擇正味者同○不時如漢詔所謂穿楊萌芽鬱養強熟之類物未成多不利人故不食上數不字無奇特只是口腹無饑渴之害耳○先王制為苞割之正一準諸禮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吳沒禮得其正雖非君子以為禮不得其正雖豈君子以為苟食而已割是宰割即殺也凡無故而殺者皆謂不正之割不欲濫殺故不食記云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大夫正有正當之義無故則非正當者故為不正之割○醬為食味之主進食之禮膾炙處外醢醬處內古人各有所宜用之醬不得其醬謂割失宜大拂其因物付物之心故不食○唯酒唯字承上句說落酒不為量亦從心所欲不踰矩之一端○肉不使勝酒不及亂宜於食矣而沽與市者仍致謹焉○不多

食就薑言以味辛不宜多也若謂凡食無貪心此不待言○其食

處與不食處非有揀擇心只是隨物而辨養生之精衛生之嚴至於頌之人審之已通之神尤見仁人孝子之用心祭於公以下類記之雖尋常飲食之間而心思意念與天地祖宗相流通自無往非仁人孝子之誠報本反始之念○凡祭先一日宰牲次日始祭若後宿肉則出三日而肉敗人不食矣急於頌君賜者不留神之患也急於頌家胙者不養神之餘也○論難曰語直言曰言食時只不與人辨難寢則隨時宴息併言亦非宜矣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原只一事○古人飲食必以少許祭始為飲食者雖視食祭炙瓜果之微物祭亦必齋以致其敬蘇子由曰終食之仁吾於瓜祭見之矣古人席也而生俎豆皆置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

上論

○百三十六

席不正章

總見聖人之心純是正故一坐也要正如後面必正席之類蓋舉此以見其無往不正也先儒謂席之正位隨時不同東西南北各有正向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要活看仲尼燕居曰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其可忽乎

飲酒章

正道之行也以禮教始禮教之行也以居鄉始即此二條想見親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以天縱多能之聖與鄉人相周旋而又為之承順下氣必待其出而始出又不敢於其出而少留何等氣象扶者出斯出失恂恂如也○雖國禮所在不得獨屏朋服乃當時

有官者之常服非如今制大慶賀之朝服也必朝服者以事舉於鄉而制出於朝也立昨階者以賓待鄉人而自居主位也○君鄉尚虛不候長者之出何以虛教天下居鄉尚禮不伸朝服之敬何以禮教天下顧隣初曰此是聖人不遠俗亦不泥俗意問人章

再拜而送非拜使者乃選拜所問之矣○樂未達而不嘗亦人之常情但必以情告乃見其不欺此記夫子與人交之事○拜送是不欺背後不敢嘗是不欺面前

庭焚章

不問馬此聖心自然不容已處畢竟亦問到馬只是庭焚問馬人之常情一時問人不問馬迫出常情之外只此便見聖人老安少懷

上篇

百三十七

多少大志願皆從此一念中來戰國時既有肥馬野有餓草天下日趨於危亂只是為人上者少此一念

君賜食章

正席是對君之象先嘗是不敢虛君之賜也腥是生肉薦是祭先祖榮君之賜也生是活物畜是養育仁君之賜也遠下之仁奉先之孝育物之仁皆自敬君推之○侍食於君則非客之明矣侍食時必使君祭先飯謂祭先代始造飲食者此必夫子為舉饌以導之非先君而飯○東首亦輕只重加朝服拖紳是雖牀第之間儼然垂衣束帶之象古者君適其臣升自昨階示其政為主也臣之接君特隨其後耳非敢以昨階為主而以賓禮待君也東首謂自北牖遷於南牖在北為西首在南即東首耳○尋常大夫不可徒行

及至趨召徒行乃更為禮禮豈有常

朋友章

朋友有共存亡之義故以我為人則雖殯殮之厚不以為吝朋友有共貧富之義故以人饋我則雖車馬之豈不以為德拜祭肉不重只要形容車馬耳此見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通不必拜車馬不拜義也祭肉必拜禮也

寢不尸章

細味此章皆就意象所不著處獨發自然而然之意蓋素人易目或出於持大賓公謁時猶作意其他或廟廷交際不得不嚴乃曰寢曰君曰狎曰褻曰盛饌必作曰風雷必變尋常日用妙合自然豈非盛德之至○寢不放肆是靜中操持自在也居不矜飾是閒中

上篇

百三十八

頻造自如也○狎以人言素所親狎藝以地言一時燕見重言凶服者以在車有別○周禮小宰聽閭里以版圖司書職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此版只是戶籍不兼土地夫子較環天下皆為生靈之故一旦車中遇此版籍林總如在目前即有三代生聚之想叔季憔悴之悲自不覺其式而敬之也○有盛饌必作起以致不安之意此因其意以致敬禮之於賓主也主之敬不在饌子之敬不在色其變色而作是敬而致辭謂其不必如此也敬主崇儉二意俱有若作惡其奢而去之則其令人難堪若喜其厚而禮之亦非所以訓世○聖人即天天變聖人安得不變烈風雷雨弗達知天之至迅雷風烈必變事天之誠只風雷一變已具全部春秋

升車章

此記夫子乘車之容

聖人心安於正之妙莫可形容故特假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以形容之一立其暫尚爾必正車中自無不正首容直而未嘗內顧無回視也聲容靜而未嘗疾言無躁語也手容恭而未嘗親指無妄動也是其不失儀於已而不起威於人處要見不特在車為然而見於車中者亦不苟也

色斯舉章

首言鳥有見幾之智知止之明而雌雉止於山梁便有翔集意子路共之見於色也三嘆而作知所舉矣故特以為証○當時夫子與弟子偶爾行遊瞥見雌雉觸幾有感寓言自嘆其時弟子或未見

上論

百三十九

故著曰字蓋一時景色指點與二三子共之但夫子機心盡忘雌指碩嘆息而飲啄自如一見子路顏色向之遂驚鳴遠舉此等自有天機存焉門人就目前拈出以明夫子為聖之時然有深意○色斯舉矣即以時而去之意翔而後集即以時而止之意時哉時哉嘆其靈覺之性若與乾坤開闢之氣相通與陰陽起伏之候相應也○陳新安謂當提山梁雌雉一句作章首更覺明白時哉時哉正與時習字相應中庸引焉魚以明上下察疑本諸此聖人動靜語默行藏作止總一時字第要知時中之時與隨時之時判然不同○山梁雌雉一物耳夫子歎時哉時哉他便不舉子路一共便三嘆而作可見吾人心事一物亦不能數君子何可不慎獨鄉黨一篇至此叙夫子言貌衣食行止交接可謂曲折周盡矣然終

是有形之可見者耳恐讀者泥之物而不神故於末處拈出一時

字見夫子隨其日用活潑潑地了無意必固我於其間鄉黨得此一節便全體都活不然只是死板此記者點化妙處

鄉黨一篇記孔子行實大事小事件件的當此是門弟子心悅誠服把聖人平日語默動靜都要記下以識不忘此足見聖門肫肫其仁景象然仔細看來皆是小德川流皆是夫子之文章一而貫也所以然者是大德教化是夫子之性與天道貫本於一也此之謂無意必固我無行而不與不言而行生誕言之是從心所欲不踰矩故曰遠體性學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

上論

百四十

四書則下論

河汾桑拱陽纂著

門人賀君昌全較錄

郭則亮
賀君昌
朱之英
王助

先進章

全要見夫子折衷禮樂主持一世的深心是救文勝之弊不是得中
蓋上自朝廷宗廟下至日用身心無人不禮樂人心好尚
不同關係治亂不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所以成文武成康世界
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所以成春秋戰國世界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正夫子挽回世運撥亂又治大幹旋處區區漫表已之所從

下論

野人君子非必當初有是言只看當時意向如此言先進於禮樂
氣味質樸就時尚看來恰似個野人後進於禮樂文采華麗就時
尚看來皆以為君子正可見古今人意味不同不必添出時言總
是子曰語氣○如用之日用也兼治已治人用以淑身用以淑世
言不必專指得位說如待得位則無位者將終無救世之責乎○
世道之壞壞於禮樂不與禮樂之壞由於人心不正始焉由人心
而壞禮樂既焉由禮樂以壞人心所以世變滔滔而不可底止也
救時者當以正禮樂為急○聖人亦未嘗不重文但重有益身心
世道者與世人好尚自是不同

從我章

純說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便說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一已救



禮樂之衰以迴世運何如同人共救禮樂之衰以迴世運皆不及
門是夫子一時感觸之言記者國其言而以與難之姓名藉之非
限設四科之目也德行是所學有得而寔見諸行言語是說得事
理曉暢鑒鑒不磨政事是區畫有方民得其理文學是博古通今
有文彩學問十人皆命世之才東周之助昔日憂患難而不憂今
日慶安常而不樂凡以其人馬耳顧盼目前感慨千古○唐虞之
際有君臣成周之家有父子夫子陳蔡之厄有師友皆千古奇會
回也章

聖人之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中雖蘊許多道理若無人辯駁正
如洪鐘不叩不鳴一番問難亦助一番精神顏子並不爾爾既無
疑問夫子亦便寂然無所觸矣所以然者因夫子口中之言都楚

下論

顏子胸中所有針芥投合故無所不悅非助我即如愚景象無所
不悅乃足發的意思如大冶之投物入之即化也李延平曰顏子
於聖人根本有嘿契處不假枝葉之助語極有味○無所不悅已
到不亦悅乎默而識之田地

孝哉章

夫子覺得閔子平日有一段真正精神往來家庭間深有味乎其孝
故不禁嘆息首句要講不可只作提起語人不問一語把來做一
案証非以下句為上句之寔也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之語何
等悽婉千載下讀之幾欲墮淚況當時父母昆弟豈不感動○自
古聖賢那個不是孝的但慶家庭之常規十分孝也只是本等惟
是閔子所處如何父母如何兄弟蓋閔子之孝不在他人稱而

在父母兄弟稱緣他當下精誠薰蒸感徹一家俱化真是親心無間於我所以人言無間於親詩曰時時返哺見鳥鵲純孝如何只聞家片語堂堂回暖色遺風千載動簾花

白圭章

衛武自防其玷南容亦三復之以自防其玷此非是有意謹言金是有意收心乃治心而不徒治詩也世有保其身如玉而不足以善世者乎刑寡妻御家邦只是一個道理

好學章

聖門學脉只要歸向本體顏子是從本體上用功故葆光而藏筆默陋巷應機而當禮樂為邦即不試一官不病其缺於事業不著一言不病其缺於文章若談性命安頓處不在外邊種種之事故曰

回也好學今也則亡

顏路章

顏路之請車愛其子也而不知所用愛夫子鯉也等語視回猶子也真善用愛假令合當有梓夫子固無財而門人欲厚葬之情豈不能曲為一處只因顏路以愛子之情請夫子不忍直拒亦以情慰之謂我當初待子只是這等則今日爾之不能為梓亦可以稍慰於心夫此聖人禮義之愛異於恒人姑息之愛

天喪章

喪子之痛非止悼傳亦以占廢也凡玉著之與天必與之佐故益稷佐禹伊尹佐湯呂佐文武天之所生雖為水牛蒼空奈寂濱必全成之聖門王佐止顏子一人今也早死非天喪子而何呼天而慙

添不得若字○夫子抱道於身身有盡而道欲傳傳道即其身也然這個不是口說得與人的必在那人自去證悟方能承受以此求之千百人中亦無一二幸有一個顏子夫子將以克齊來相傳道脉一肩付托他身上自此燈燈相續正未有已忽然早死如人老年獨子一旦喪去只為家事後人承當尚且痛傷欲絕况此傳法之嗣千古道脉絕續所關教夫子如何不痛哭之極

哭慟章

宜慟而慟哀之發而中節也然而不自知其慟則渾然未發之中也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從心之矩因人禍露夫人二字重正見顏子是天下一人萬世一人如何勿慟所謂哭死非為生與衰係千古

厚葬章

聖賢於道理要無纖毫之憾不論生前不論死後不論處人做始做終者也不止是處人以德

季路章

子路者人鬼死生為二夫子道人鬼死生為一問事鬼神非問鬼神之理人與鬼神一也生為人沒為鬼儼如父兄君長有聲音可接有笑貌可親有情欲嗜好可將順有心思慮可體貼我能感通得來方於那死的能思甚笑語思其居處洋洋如在無不感通合事人道理別無所以事鬼神之寔人於我有當尊者有當親者有功德當辭報者有芳模當欽仰者有志氣相協同者有無告當憐恤者想鬼神或亦然尊者吾尊之親者吾親之當辭報者吾辭報

之當欽仰者吾欽仰之當協同者吾協同之當憐恤者吾憐恤之
各得其宜人不非矣想事鬼神或亦然○生與死一也人生時目
何以能視耳何以能聽口何以能言心何以能思想定有個生活
東西在若止將形氣認作生一朝死到為何俱各森然且這一種
生活的却往那裡去人若能識得此終為知生死去為有為無為
升為沉不須更問矣○或問死生之道陽明先生曰知晝夜即知
生死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
能知晝乎情情而與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
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常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總是能知
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上是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下是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以其事

八下指

○五

人者事鬼則儼如在之誠即是為明德之馨以知生者知死則盡
立命之理於塵世自能還浩然之氣於太虛

閔子章

一時氣象千古神情閔侃侃行行是諸賢一幅畫像子樂又是夫
子一幅畫像萬寶成而天心豫子孫衆而祖父寧群賢匯而聖人
喜若夫他日足以傳道雖聖心所不忘此際不須執着若由也句
是夫子轉語與樂字原不相碍亦是使之聞之非當面對子路說
長府章

聖賢同一維魯之心閔子不斥政長府之非而第言舊貫之不必改
夫子亦不深言閔子之意而第言夫人之必中老成謀國憂深
慮危俱可想見○魯人作丘乘初稅畝周公之制更張多矣為長

府亦是崇利聚歛之萌不但廢先公藏財之法兼恐敗先公取財
之制閔子夫子口中却不說出言必有中非是許閔子之言全是
動魯人之聽

由瑟章

子路一生為氣質累夫子每每不滿蓋病其剛之過也然終是剛的
人大體有擔當如喜過恐聞胞次何等開闢直中而之不足精微
之未窺耳此全是點化子路入室不重鼓瑟上○鼓瑟亦不是細
事須是從心上做工夫心和則氣和氣和則聲和却矯強不得所
謂得心應手也通章門堂室雖是比喻其實入道原有次第
師商章

夫子針砭二子亦是點化子貢分明一中字却不曾說出○夫道此

八下指

○六

於中只這過頭處便是短少處都不得恰好總謂之不及而已重
發過之失而猶不及意自見○才高意廣篤信謹守以才質言過
與不及以道理言過的病痛與不及的一般過於高遠過於遠巡
不及收歛不及開擴一也其實過處就是不及○過者即自以過
為適之至中至正不自知其過也不及者即以不及為至中至正
不自知其不及也學者須是各損成見脫積習方可遊聖人大中
至正之途

季氏章

求也學術未純總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即為處置調度以為
職分當如此却是見識不明
柴也章

學者氣質偏處一經明人指破轉移變化便自不難夫子於四子一語其偏處示之所以化工四子也愚非愚癡之愚蒙心未悟認真太過所謂智不足而厚有餘魯是見性遲鈍穎悟不足辟與同是體面闊大施設開張少至誠意嘯是性質粗俗少溫文意若四子破愚友魯主忠信文禮樂俱須在學問上加力

婆空章

此是言二子忘與不忘之別顏子性情渾漠與世相忘之人故有無手之分量子貢好用才識諸事不忘之人故有億中之聰明自有貨殖之事務分量所至如此顏子入手處便自澹漠故聰明意見色色俱消任他外境蕭條如不相涉夫子正要把此來做子貢丹頭點化他習心耳婆中正照著婆空二字試把這種聰明一回想

婆空光景縱繞過人聰慧也須冷然消歇○其庶乎自是近道但想卓爾光景可以悟庶乎境界婆空只是貧境空心空兩義俱足若不是腔中無物星礙何以處貧其能處貧便是腔中無一點染若有竟以心境解空者說非不玄婆字如何安頓若丟過安貧便是談空說幻

只婆空二字便見面之受命處便見回之不用億逆處蓋人當偶爾困乏猶能安貧受命若婆空窘迫起來便把才情意見橫生經畫與造化爭衡那肯淡漠自如况顏子王佐才情婆至空乏而羣歎不改意見不事這便是去億逆達天命處所以謂之近道○貨殖只是世務營心億則婆中聰明人受病處在此可以鞭象處亦在此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多學而識之然非與則固已億而婆

中矣時說每云婆中進而婆空夫子何嘗限人貧且回之庶乎亦不只在婆空上賜荷胎中未忘處貧愈不受命也

善人章

總是此善著於有象為迹寓於至精至微者為室退藏於密此意可想然不得呆說個聖人之室善人天資粹美故不消踐迹然不踐迹的資質却要故踐迹的功夫如詩書禮樂前言往行若不窮究焉能曉得踐迹便升堂入室而問奧可窺不然一染世味即美質亦不能保安望入室哉○踐迹下學也入室上達也不下學安能上達可惜世上幾多善人止緣不信聖賢學問不遵聖賢成法雖有美質高行終自外於名教

論篤章

浮論固不可信篤論亦不可信語氣警切說言論篤實的其真切切像似君子却是難辨君子有德有言色莊是模樣莊嚴正與篤迹蓋外篤而內未必篤也內外俱篤便是君子兩字且信且疑未可定其必然之意

問行章

聖門之教止一力行但行着不得一分退怯又着不得一分馳驟故曰敏行曰過行只論人制行之精神非廢却行中之節次夫子於此進退兩法其要歸於使之行其所聞耳退怯者一聞即行便行得去少躊躇即萎然矣勇敢者再與商量總行得好一直遂便驤動矣一進一退總是要他行的恰好不是一鼓共行一抑其行也記云父母在不許交以死以此推之父兄在者凡事俱須照顧前

後不宜直前遽行只是要加躊躇之意

子畏章

死生道理聖賢見得極分明匡人其如予何夫子知天意必不死於匡人之手予在回何敢死顏子知夫子必不死於匡人可見聖賢自信處曰何敢死則生死之權固在我而不在匡人矣○此節子在二字從來草草具說宣尼見顏子如俗情驚喜說道吾以女犯匡人之鋒矢殊非當日本色蓋謂顏子料夫子遇難定是為子死難矣故下面說予在回何敢死此是夫子意中之言

季子章

通章微指二子主意都為子然大臣明去就之義識進退之節二子臣事季氏便非大臣體統非謂其不能以道規季氏也○大夫之

家安得大臣子然口氣然是狂躁○異字照下道字看立心立身挺然有以自見總是異

大臣論是不論位通伸雖位在一命不失為大臣通屈雖位在三公不免為臣臣曰以道事君則未事而格其非常事而糾其謬皆道中事也然亦說做諫臣模樣不可則止正道中決斷豈漫然一去而不問君心迷悟國是之重輕者試量等二子學術力量豈能到此不可則止緣是以道事君那不可時無論依違祿位即賜環賜球亦絕無打點所以能使君心忌憚革邪然鮮不為去留所累由來所事者何君所以事者何道不見有替異變故抑之曰具臣具如供兵完具之具知效一官能辦一職非止倚臣數也由可使治賦求可使足民實實具得一用○天子君天下諸侯君一國未有

大夫而可以稱君者前後兩君字相同夫子原未嘗許季氏為君也○臣事季氏見二賢利祿心未斷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見二賢義理心尚存說至此語氣凜然義形於色言二子即不能以道事君何遜不能以道守已也

子羔章

費私色也為宰者欲上不負魯下不負學最難榮也愚其才不足以應變明矣勢必至於自誤夫子豈不知人民社稷即學哉然與發言之意左失故第曰是故惡夫佞者○成人有喪兄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為宰乃衰則其朴厚之質素孚於人子路見費數畔難治故特舉之然子羔質美未學仕學雖是一理亦必豫先理會方可施之於民社若臨事漫嘗則誤已誤人寧必無之子路本非佞

者但其言似是非而非信口直談不加理會故以平日之惡佞證及之使之惕然自省非夫子真以由為佞也

侍坐章

夫子問用世而點答之以樂天夫子使開仕而開答之以信斯曰樂天曰信斯皆言眼前當下事似與出仕用世不相抵應而二子碩言此而不言彼者蓋於性地上已見得分明而知其理之一也蓋子所云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二子已及之夫子所以取之也取其胸襟識見已透本原而大行窮居各滿分量也若只單與點之樂則與知爾何以之問無當而於開獨悅其不仕已乎非聖門求仁意矣○三子有實用曾點有遠神與點者所以進三子也使他

功夫

則何以說以是甚麼抱負正此閒居無事好急急商量確見到底作
用出來方有成就是取辦臨時

率爾二字着眼晒之之意與兌爾而笑一例泰會實實喜他不然則
所問者何事但思率爾者如許張皇夫子聊復弄類是何樣光景
富強禮樂俱是為國實用目前人不知只得托諸空言曾點則不必
足兵也不必足食也不必學禮樂也俱付之春風沂水童冠浴咏
然得此機趣又未嘗不可足兵也未嘗不可足食未嘗不得禮樂
之真也

暮春者數句乃適然暫語止擾現在言之悠然澹然無所倚着用舍
行藏聽其自至那得不動人思舞雩三兩點綴現前分明有唐虞

下論

十一

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之意暮春樂也推之四時皆樂也
春服樂也夏葛冬裘玄端章甫皆樂也童冠樂也遇可事之君可
使之民亦樂也浴舞於魯地樂也優游於宗廟朝廷之上亦樂也
咏而歸樂也治兵足食用禮用樂亦樂也不可得曾點之事只看
作窮居之事又不可將點之樂看作逍遙物外之樂夫子所以與
之全是性天一段不待安排不煩假借的機括着得此理今日不
消借之明日此事不消移之彼事原無成見可以預泰亦無死局
可以先定任他才名搶據制作紛紛總各做得一事不免等待却
不如三三兩兩弄水乘風是真實受用也出曾點口中不過光霽
襟懷入夫子胸中便是安懷景象矣
夫子川上嘆逝者如斯竟猶病氣象天地時行物生機括俱被曾

點一眼觀破故朱夫子謂曾點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
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此言其見到此未必造到此也後儒以為誇
張太過豈知朱夫子立言之旨乎

禮字極細與品式節文無干凡施設之際有從容展布的意思不露
才不揚氣都是春風沂水一段從容自在處便是禮意此禮字于
洛用得着曾點亦用得着為國以禮正喟然一段大本領處陶鑄
三子正在個中故曰要識唐虞垂拱意春風原在仲尼居
附言志吟

由來赤點侍聖傍自有宏抱遠養師生名分兩相忘各選經綸勾
當一則率爾於於達時勢有勇知方一則揖遜規恢僅把生民養
陶淑雅化等侍賢良一則束帶立朝堂宗廟中也贊相會同時也

下論

十二

贊相用共的逼強足民的遠養為相的空抱着華國文章總不如
乘清和穿一領飄洒衣裳長者同儕少者同行春風蕩蕩沂水洋
洋興盡來時相歌唱總是個克舜規模唐虞氣象出何妨後何妨
笑他原為言不讓求求是邦亦是邦非曾點不見三子之實養非三
子不見曾點之高狂

顏淵章

通章只克已復禮為仁一句盡之此是夫子直挈全體付與顏子是
孔門論仁最真切處蓋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得之則為仁其體潔
潔淨淨一塵不染其用活活潑潑萬物流通人有此仁如果核較
種之有生意故曰仁老人也原是一心一段天理自共渾然與物
為體叫做仁自其秩然整肅恰有天則叫做禮只緣人為己私將

此心體理沒失其原初名雖為人其實無人之真如果核較種種無生意一樣若要於宇宙做個完人須是將此心種種私欲當下勘得分明斬截一刀兩斷如將破寇如崇攻疾掃除蕩滌毫私不留恢復我原初固有天理是則人欲去得淨盡天理自是渾全徐得天理渾全人欲自然淨盡人欲淨盡此心何等潔淨天理流行此心何等活潑滿腔子盡是生意豈不為仁○克己有克己功夫復禮有復禮功夫克己功夫勇猛復禮功夫完全安可謂一克己便了譬如不好色克己也肯好德復禮也雖不好色還要好德若說不好色便是好德有是理乎○一日謂克復工夫當決之此日與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同非於一日而必天下之歸也天下歸仁雖是聽其漸漸感動而功夫只在一日起手若能一日之間

○十三

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則我胸中真是民胞物與更無形骸之隔與天下相流通了天下具秉彜之良者孰不傾心歸向狡偽者辭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天下之心遂與我相流通夫此心之量始滿然日用之間或已或禮全由自己剖析分胡克治淨盡恢復完全於人毫不可有他諉也可見工雖由己量實通之於人量雖通之於人功實操之於己所謂放之則彌六合收之則遺載於萬世故曰為仁由己○歸仁是實在事不可局局在自心言仁久在蒙則一家歸在國則一國歸在天下則天下歸身歸即是歸心歸亦是歸總之此心隔礙消一分則彼處便聯屬得二分此處隔礙消二分則彼處便聯屬得二分是實理亦是實

仁雖是全體渾然其在本心而已念一熾則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放言身欲妄動仁便制他不下惟禮則件件有個條理隨處皆有約束綿有不停當心下便不安夫日用平常之間孰無視聽言動如非禮而視聽言動已之私也須是未視聽言動之前力加防閑防其欲視欲聽欲言欲動之念此戒慎恐懼固勿也有視聽言動之際力加克治除其欲視欲聽欲言欲動之念此隱微慎獨亦勿也存於中而制其外勿也制於外以養其中亦勿也是無動無靜無內無外無非克復之地○朱夫子以禁止訓勿字最精豈心天君也耳目口體天官也視聽言動天職也四勿之工須從未發存養防閑臨時省察克治身心動靜具有工夫○不敏言明不足以察幾勇不足以致決日用動靜之間必有事焉故曰請事

○十四

本章自相註解如視聽言動之非禮即已也勿視聽言動即克己也視聽言動必以禮即復禮也曾見視聽言動中禮者行之天下而人不悅服者乎然此功又豈屬別人操也○聖門論仁即如論性之說惟直歸本體斷不粘染氣質原憲蓋從氣質上認仁到底不近顏子約之以禮則天性為主有私便自照破故曰不遠之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已即人心之克禮即道心之微執已執禮剖析分明便是惟精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便是惟一視聽言動各中其則便是允執厥中克舜孔顏其肯一也

仲子章

說一出門無時不該了說一使民無事不該了曰見賓期此心可以對人曰承祭斯此心可以對天此兩語已微動微靜下二語又把

念頭流行處提出言此心一無走作隨他念頭起時只不容私意主張這種心境打做一片在邦在家自覺無怨須知怨根消處正顯得我全體圓融方見得我功夫不漏到此總是為仁今之言止修者詩則能持總有動作便矣本體所以道上品住山禪師做下品舍官也不會○說個出門使民便有人已施受之交不欲勿施正為仁的實事必從見實承說來者蓋人若心事放縱馬能體貼人情必須此心時時提攝更無放逸之處不欲勿施即將此心去體貼人所以愈收歛愈公溥愈流通邦家渾無隔礙也○主敬則心存行恕則心廣家邦無怨見此心之感通不論上根下根體此俱可作聖○朱夫子曰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疊了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了這病克復如內修政事好攘

夷狄敬恕是上策莫如自治然能如此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看得不得

司馬牛章

總是一個存心却不得說破聖人是說仁者之言司馬牛是說言者之詞天地懸隔

不曰詡言而曰言詡是指見成仁者說謂仁者其言自是詡的不是詡言以收攝此心詡與訥異訥是怕說得多詡是說來自對酌所謂吉人之辭寡也

其言也詡夫子非教他言上做工夫正教他於所以詡言處着力牛不深心理會以為強閉之故不知仁者於天下事兢兢業業為之極難不敢有輕忽慢易之心此一念何等謹凜何等收攝言自然

詡而不放非強閉之也為之難是事事都從心上過言之得無詡是言言豈不從心上過言行皆心故曰仁者

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是其心定內省不疚是其養素俱說得現成工夫在平日不是臨事強制

夫子因牛省作其然悍然光景因提出內省一段令他自己去領會蓋凡人在暗室屋漏中做了虧心的事別人未必曉得自已如有疚病一般排遣不去儘着仁義道德討個題目做去未便能不憂不懼也君子內省不疚宜從心苗隱微處推勘九平日舉心動念自已查考時時覺察常在天理上周旋而無一毫人欲之病吾心者以離於其間則此心快然自懽有甚麼憂自反而縮有甚麼懼所

以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震雷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波而不懼○以外境言君子有何憂懼以性分言君子終日憂懼然惟其有終身之憂而內省不疚所以無一朝之患而何憂何懼乾乾惕厲終日非仁無為非禮無行處此意可想

憂兄弟章

通章欲牛自盡敬恭以感化其兄弟非欲其撇却自家兄弟認別人做兄弟也只自修無缺即格天立命之道○惟其兄弟作不善所以死生不敢必富貴不可保故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雖當聽其在天還要盡其在我能盡其在我則不難立命回天也○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於人者其實一也○四海皆兄弟謂敬恭無失方寸中橫一個大宇宙日用間着一點真精神在在

皆然則隨到四海皆可感通而為兄弟何況自家兄弟不能感通故君子患不敬耳患不恭耳何患乎無兄弟也

浸潤章

人心空洞十分透徹無一毫遮蔽便是弘深廣遠非明外又有遠不行不是我不行乃吾能察奸彼諸慝自不得行也一時不行可謂明到底不行即是遠此全是平日致知到本體空明深燭人情物理乃能如此馮少墟先生曰浸潤之諸膚受之慝是小人設謀百計千方傾陷君子一不行則忠臣孝子不至欲恨含冤奸人之胆破奸人之計窮矣豈不是明豈不是遠又曰我不多疑則浸潤之諸不敢投我不易怒則膚受之慝不敢入我素無忘君子之心則諸慝自不敢至於吾前故明不在察人之情偽而在正己之心

下論

十七

術○諸慝不行於家則家齊不行於國則國治不行於天下則天下平明即明德之明○諸慝不行見君子之精明可欺以方見君子之渾厚合渾厚精明而時出之此君子所以不傷天地之和又不中大小人之奸也

子貢章

兵食信雖是三件全重在民信蓋未有兵食惟信可以足之既足兵食惟信可以保之不然且無論無信不能足兵食即兵食俱足亦是借寇兵而資盜糧○食兵言足信獨不言足其實足食足兵信足之也若齊桓之內政商君之阡陌不是聖賢經濟朱子曰兵食既足然後施教而化行民斯信之非謂止足兵食民便信之也蓋上之教信未嘗不在議兵議食之時而民之信上大約必在食足

兵足之後○前不得已如寇敵交侵饑饉荐至欲棄城而去信不可也欲使信守城則兵食不能兩全欲存兵須令民出粟供之而民間罄竭是食不足也不令民出粟兵又缺食而散亡是兵不足也必當去一夫子先說去兵蓋食足既有素飽之軍情信乎又有無形之甲兵故兵可去也○後不得已如倡忠義以激人心人人與我為守然城中之食已盡如欲得食必須棄信棄城然信不可棄也欲存信保城必須得食然食不可得也必當去一夫子又說去食民無食則必死夫子到底不肯去信正是足食足兵中要緊經濟試看從來亂亡之世不是無食不是無兵其故可思從來創業之主其初何兵何食其故又可思民信即孟子所謂人和立即各人思立德立節立功而人君所恃以立國○立是植立得定為

下論

十八

子死孝為臣死忠使信以立相維不解若沒了信則兄利必趁兄害必避子叛父臣叛君土崩瓦解散矣不能植立還怎麼成得個國家如唐之張睢陽以孤城弱卒當百萬新集之師是去兵到後來羅雀掘鼠是去食而至死卒無一人敢叛者是終不去信的樣子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到此等處看聖人下語何等斬截直令天典民彝至今不泯忠臣義士接踵於後世者皆夫子此言啓之也文信國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棘子成章

子成之說可以針砭當世子貢之說亦是補救子成兩有各不相妨總見離質之文不可有辨質之文不可無文與質分輕重不分去取

有文便要質為本有質便有文來辨相需相濟少得那一件即如虎豹皮與毛俱不可無皮去其毛何以頭其為虎豹哉虎皮單皮畢竟有別君子小人之質畢竟有別但縉紳卑野相混不成世教耳此語煞有關係

哀公章

論事不先根本即議生議聚議節議省都不得力當時三家侵奪祿去公室所以微法不行國用不足若微法一行則分田制祿各有定制三家亦且制於什一之中而不得聚斂百姓自然國用足矣此是有子叔時經濟渾然不露可謂確見○魯自宣公稅畝亦不魯廢了井田只是微法外又加後畝之稅今欲哀公依舊實行微法不徒有行微之空名也○君之足不足在百姓之足不足百姓

下論

○十九

之足不足在微之行不行

子張章

問意欲極高明夫子告之俱近裡着已之功○忠信義即是德主與徒即是索主忠信徒義者如云主忠信去徒義也主忠信是割脚處徒義是進步處主徒雙詣便可到至誠無息精義入神地位故以為崇德

言人之生死且不消論只你心裡既要他生又要他死可見你心亦作不得主張自生顛倒却不是惑辨惑金要從愛惡源頭上辨來○上節崇德在誠以存理此節辨惑在明以破欲德性崇而天理日明惑益滅矣惑既辨而人欲日消德益進矣○主忠信所以求中徒義所以求和中和則愛惡自當中節

齊景公章

朱註曰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故夫子以此告之○上君臣父子是其名下君臣父子是其實總是要盡其實不可恭其名要即正名於衛之意四者雖並言而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然有責成景公意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是政不可言政由此立景公此時所謂危葉易風驚禽易落時也故聞夫子之言感慨咨嗟幾與牛山之淚同其酸哽○其言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是不揣一個頭腦欲大家分任其責又安能以君而制其臣以父而制其子也哉其後果以嬖嗣不立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是誰之咎歟

片言章

下論

○二十

無宿諾與折獄有何干涉須於此句想出個活子路方知片言可以折獄之妙○忠信明決只會意說亦重忠信遑無宿諾亦其中一事片言只狀他不費詞意折獄原不靠言上蓋夫子許子路取其平日非取其臨時可以卒辦也記者因恐後人以聰明取辦臨時乃曰子路無宿諾見他取信之有素也不然何當時不信大國之盟而信子路之言乎○所諾亦只片言平時無片言之欺人故臨時即片言可服人○如今做官的只為人平時信他不過所問事本未必盡差却多生猜度或道他聽分上或道他通賄賂轉告不休若平日原信他是個誠實不說謊的官則問下事來一定信從便不十分如意也只得干休罷了記者以無宿諾證折獄真深得聽訟之法

聽訟章

此夫子思難爭之治也。易之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蓋絕訟端於事始，訟便無由而生。德之而天下亂，一人治使之而一人治天下不亂。此治道之本末，所以分也使字中間有多少精神，多少調停，多少感化在。

問政章

居之無倦，無息，悠久之治也。行之以忠，無怠，悠久而本於至誠也。即正道即聖修。○居是心之宰，政處要此心常在，做主無有初終，終也行即運之於政，以忠則事事實心做去，若說行之無倦，則氣力強幹未必根性地而出。若說居之以忠，則篤實敦厚不能盡事之變。惟居曰：無倦，行曰：以忠，是退藏處天行不息而作用處皆真性。

下論

二十一

流行矣。○如今人何嘗不著精神，但他精神多用在結納要津，彌達世態，對百姓反以為厭，苦挨得過便了，懶去留心及至行出來，又不過因襲格套，鋪排體面，不肯將本心做事故。夫子提個無倦，以忠要人全把精神心術去為政。

成美章

君子小人自各見其本性，自爾迥然。○成美成惡，只爭個從世道起念，從一已起念而作用，遂分美字從休嘉本體者出，成美是未成而引之將成，而翊之不成而挽之垂成，而完之在己，不惜身家於人不避恩怨，或贊之以堅其志，鼓之以決其氣，助之以壯其勢，終必欲盡人皆善，方為快意，不成惡是未有惡防之固，將有惡杜之資，雖有惡治之嚴，既有惡使之改，或警其疵以敗其意，陳其禍以

陳其心，散其援，以孤其力，必人盡無惡，方快。○國家用一君子，則

不止獨受其人之利，而共成就天下之善，為利更無窮。用一小人，則不止獨受其人之害，而共敗壞天下之善，為害更無窮。總之君子的人要人都做君子，若小人也，要批人做小人。

政者章

正人與治人有別。正人，須正己。政者，正也。只渾然付之人，已盡攝其中。下二句方歸重倡率上帥是帥，領有做個樣子的意思，所以人都學樣子，帥以正明德也。孰敢不正明德而民自新。

忠盜章

盜生於欲。李氏竊柄，康子奪嫡，是魯之大盜。故夫子說有欲便是盜之源。蓋上人貪欲，則取於民者必多，而民必貪。引諸民者以利而

下論

二十二

民無耻，貪而無耻，其為盜必矣。故曰：多欲則飲重，飲重則民窮，民窮而盜起。若果濫然無欲，則本源清潔，所以培民衣食之源者在此，所以與民羞惡之良者在此。只一不欲，留了地方多少元氣，保全了地方多少人家，是故藏富於民，民富而禮義附焉。誰甘素身於不義，故曰：水寬則魚長，官清則民安。○豈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盜者肅也。化世無盜者，順也。無欲則不多取，以剝民必端紀以肅民必道化，以順民上無竊心，下自無竊行。○仕途賄賂公行，所以民間盜賊蜂起，從古如斯。仕途一清，賊盜自然息矣。此吾夫子千古誨盜之策。

如殺章

衆子欲殺惡人，以成善人。孔子便欲化惡人，以成善人。康子殺心如

大孔子以清冷之水沃之○殘忍之機動則元氣傷損必多雖其
被之者亦欲民善也却不知從自身上尋討子為政三字喚得重
是教他從一腔苛刻慘毒中撥出一股生生之意來欲字是上下
共趨的機括欲善直是說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
然則意念到處即是提醒開悟民心處何以欲善而民即善蓋所
欲之善乃德也德則上下相通之理也風草之喻正欲善民善處
須轉重君子身上方有味○子瞻清風閣記云力生於所激而不
自為力故不勞形生於所遇而不自為形故不窮極得風字之神
問達章

開達之辨是為人為己之分總是辨達不可把開達平看不止認開
為達名實混淆只在邦家上着脚精神早已逗露故夫子當面喝

下論

○二十三

破言開與達一真一假一欺一慊全在自家心裡討下落若只在
體面上做功夫總彌縫到極處終是士林中五霸

子張誤認開處是達總是名心未淨問在達而心在開此心境審移
病痛

質是宅心的所在所謂本質也人之生也直是性命根抵質有其直
也根基既定便好隨處體驗天理只看本分合當做的去做自己
不存適莫更非有心馴俗正善於此義者然世上直率的人理路
方嚴又恐他認真太過不肯體貼人情今又察言觀色借人反証
而思慮歛然自下夫質直則我心既無枉曲而好義下人則人心
又無拂戾真誠所極何在不通事上獲乎上治民得乎民父母安
其孝兄弟悅其友邦家必達自是感通實理

問者許多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行遠則與仁相違悖假於色並假於
行但色盡而行實事理又無以自便其私故不覺自違去了
不疑者不顧人之顏色何如一切認着都是既能熱面而人又能
矯情鎮物分明一個鄉愿講法當云你在邦必聞在家必聞的是
這等樣與達者迥然不同

質直而好義節從大易來敬以直內是質直義以方外是好義不習
無不利是家邦必達孟子以直養是質直集義是好義浩然之氣
塞乎天地則不止於家邦必達矣質直好義與主忠信徒義若敬
行簡主敬行恕俱是一個線索而語言不同○味察言而觀色慮
以下人是堂堂者對症之劑

從達章

下論

○二十四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一章是內聖樊遲問仁一章是外王○德字
惡字感字皆從心字一心去先事則德日起專心去除惡則惡日
消耐心去懲忿則感日鮮大抵聖賢教人只在心境上做功夫不
在外邊討求○夫子遊舞雩時此中有一段翕張造化太空晴雲
景况遙適問夫子洗心學力正合夫子心境那得不忻賞崇德心
地工夫也而曰事見不可徒尚空談驚虛想須一一見諸實事曰
先見當發憤勇往不可退縮因循後得則純其先事之心也功夫
既不欺手自然有進步處○人各有切身病痛人所不知料為已
所獨知非無人之勇不肯攻治所以終身藏垢生死含羞○身之
辱即親之辱不修身而可謂孝乎如今輕易罵人一句也不是孝
子一朝之忿忘身及親在朝則禍國在野則禍道術士君子可不

察察者察○克伐怨欲之不行可以為難不可以為仁○顏子惟其好學所以怒不遷而過不貳本領功夫專在先事後得上致力耳吾分內事不知多少若終日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長是有多少難盡分處而更何暇舍已責人又何敢逞忿與人○聞由此觀之三者之本末輕重蓋較然矣然遷善改過懲忿窒欲皆崇德者所不可廢去二者之操正所以還純一之原也故曰暑哉問

問仁章

治平不足難事只是貴得要領使枉者直是主意舉直錯諸枉是做

法一部周勃一部春秋大旨不過如此

天下大仁原是大智做的仁人大機大用動變在手都從智出知分別處方能鼓舞天下也賞罰不明賢不肖混立於朝千古不能治

天下論

○二十五

天下可見見智原是一件并相成亦說不得○仁如香蘭知如蘭中抽出絲來○愛人知人是仁智心體發露處兩人字着眼仁智之體能愛能知若無所愛所知以寄則藏於未發乃渾然之性是仁智同源處也今既兩問問答則離人亦更無舉似處於此可想仁智念頭起處偏滿六合

遷只曉得夫子之言知而并忘已之先問仁故把能使句都做智看謂既知執枉執直愛便行不去仍是疑智妨於仁之意○樊遲疑知人有碍愛人夫子說知人正是愛人然逢一時愛人之念重遂不覺執着夫子知人一語而於能使枉直一語融通不來自子是之言出遂釋然矣○遷問子夏不是疑能使句不是智若曉得不是智便曉得是仁了乃疑智如何能使枉者直也○富哉言乎見

不止言知只一舉直可使端世皆仁况錯枉乎此子夏大悟處

問交章

說一忠真是肝腑相入痛癢相關盡吾一點成就斯人的心而開陳真切所謂至誠以感動之也却又善巧引道當於理適於情可謂心與法俱進矣此而不可則是情真意竭百計相規而不得其入那得不止○能攻人實病難能受人實攻者尤難今人於友從交起時便已泛泛肺腸不相入痛癢不相關面是心非背此裡便生議論相見時却一味親熱個個是好的難道這也算做朋友蓋他原不將個本心將個道理在那裡相處叫他止些甚麼○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是朋友切切偲偲的註疏○忠告本所宜直之心來善道本好義來不可則止本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來無自辱亦

天下論

○二十六

在邦必達之一端○善道是欲忠告之必見信也不可則止還皆將來引他機括

會交章

不曰以交會文而曰以文會交蓋假文藝精華會合那友之精神志慮來爾時講習一堂機鋒互起能使我神情勃發而心志生機盡臺不能自已故為仁雖由我主而相為輔助友之得力居多○以文會交是實事以友輔仁是主意以文會交非是締交以研習藻績詞章是講習聖賢閑切身心世教學問此處路頭一錯關係不小○為仁由己對顏子說以友輔仁對魯人說由己是自家主意輔仁是借人夾持既有自家主意又有夾持工夫共為仁必矣馮少墟先生曰聚坐一番收歛一番講論一番明白一番○古之

輔仁者即其會文者今之會文者不見其輔仁者不過譁浪笑傲嬉戲終日金不把伴正經事做此無他古今學術之異岐之也古以求仁為學堂惟取友以輔此仁即會文亦明此仁也今之學詞章而已矣即所會之文已非文之本旨而況於仁乎

子路章

先之勞之把百姓分內事全副精神獨力承當曰先必無一息可後曰勞必無一息可逸兩之字便透到心上可想見其精神整頓處若說請益已自倦矣故夫子把無倦二事破他易視之心非慮其中重而言也見這個先勞不是容易的却靠不得意氣振刷只一點意氣能得幾時湏是無喜無厭平平常常做去這等無倦纔是先勞○先是明德勞是新民無倦是止至善先勞於家家齊先勞

下論

○二十七

於國國治先勞於天下天下平

仲弓章

為政須是識體先有司三句是政之大體舉爾所知節亦舉賢才之大體○舉賢才是舉而進之於朝即古鄉舉里選是也不限定舉作有司○舉所知中先要知得十分透徹既要滿他分量又要防人阻格幾處難盡只此處蘊藏悉開舉一人與舉千萬人同是這副心腸何憂不盡知耶若汎作公共事看又為人間一推千門戶矣○仲弓以自已聰明為聰明聖人以天下耳目為耳目○虎嘯谷而生風龍藏溪而吐雲誰能舍得

衛君章

正名二字是通章主腦言無所苟正是正名而已矣三字與必也字

相應○為政屬衛君不屬孔子故隔一而字先字猶言第一着○由以正名的妙用一時處置不來故曰奚其正謂怎麼能正的非謂不必正名也○其所不知自家心上有過不去處必退自思維求其至當而後已○事不成言不成個事體下面禮樂刑罰之壞皆是事不成一句中之事蓋亂倫滅紀之朝必大肆誅修以服人心故說刑罰不中謂其率意立威不原情法以為之準也當時衛輒只欲苟且有國而不顧名稱國人亦苟且因仍而忘其不正故說出言無所苟謂名正而言自無所苟也○正名二字雖是衛國對症之劑其寔為政離此二字別無經濟何也名分正則天下定○正名之說胡康侯謂廢輒立郢此在周天子及方伯可行在夫子未必然或謂避位而逃恐衛輒未必肯陽明先生謂感化渠父

下論

○二十八

子之問使衛輒悔罪以迎父蒯聵避位以與輒似覺圓轉但恐夫子做此事又更有一段神化手非人所能測也

稼圃章

請學稼圃非是諷夫子之隱或是見在位而思歸休非窮居而樂缺畝也故夫子有上好禮義信等語不然一布布安能必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乎○躬耕缺畝古聖人常為之矣然聖賢志在用世若不求志於隱居而專心稼圃其視樂道於缺畝而遊心於小物者異矣且聖人之學有本有末大本既立而徐及其餘便是游藝若學問尚未穩貼一味講求所不必講便是倒行逆施○士君子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只有此禮義信的道理若人人都學稼圃則這個道理便没人承當由是無禮無義相詐相欺風俗日壞

人心日偷便不成世界夫當斯時也彼學稼圃者雖欲優游於畝畝得乎大學說古人之學直欲明明德於天下中庸說致中和便天地位萬物育可見士君子一身關係最重如何置天地民物於度外而徒為一身一家謀也學稼圃學園樊遲意思品格儘高但不免為一身一家計遂墮絜身亂倫倚條丈人窠臼所以說小人哉樊頃也○說個馬用稼正是此種大學術在萬物一體上打疊那裡用得稼穡著非謂代畊有人也○或問舜畊於歷山伊尹畊於有莘之野一則取諸人以為善一則樂堯舜之道耕固不妨於學而夫子於樊遲之學稼乃鄙之為小人他日又曰耕也鋤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却似分明不欲人耕意果何居湛井泉先生曰舜之耕歷山蓋竭力以養父母與取人為善不相涉稱伊尹者在樂

下論

○二十九

堯舜之道而不在於耕曾子躬耕而傳聖人之道夫子鄙樊遲為小人為其志於耕不志於道以耕求食者也而反得饒明學非為食也而反得祿然則聖人非不欲耕也顧其志何如耳子路負米百里以養其親不聞有非之者西漢之高人如徐孺子非其力不食許魯齋教學者先治生皆是實事何不欲之有惟不耕不治生而凍餒其父母妻子則害道之大者耳

誦詩章

不達只是說不能通變宜民意法有宜古而不宜今者他也只照看古本子行事如王安石之行井田是也不能專對是必待於衆介之助此只緣其平日於詩隨口誦過無躬行體驗工夫故無發揮足用

其身正章

不令非寂然無令甚言身正者令必行即堯舜帥天下以仁不免有五教五刑禮正樂和之命只是篤恭治化有神行其間故雖令若不令耳○身字要說得闊大不為好惡偏黨傷其志不為近習溺愛虧其法不為曲學功利費其神不為游民處士持其說

魯衛章

魯之初尊尊而親親衛之初明德而慎罰那時魯衛之政本兄弟也迨其後魯則君不君臣不臣衛則父不父子不子亦是兄弟也要就政上說

子謂衛章

衛公子三字不可忽春秋褒善書法苟合矣苟完矣苟美矣是公

下論

○三十一

子荆寔有是言夫子擬其言稱其善居室非是模倣其言也人若存心如此安分如此為學則人欲淡矣可以進道居官則營求寡矣可以安民故夫子稱之○居室善亦其居心澹也凡夫除境不除心至人除心不除境人苟無欲富貴福澤去來無碍○或曰人有以無有為適者於子荆就賢曰弗如彼無之而無此有之而不累也有之而不累者道也○顏氏家訓曰欲不可縱志不可滿宇宙可臻其極情性不知其窮惟在少欲知止為立涯限爾知足由於少欲少欲易於入道○季札適衛說公子荆等以為衛多君子則子荆人品原佳居室共一事耳世人居室心最無厭未有時百方營求及至有時又把現在不弄更爬高上去所謂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終日營營有何了期惟公子荆隨眼前所得都視

為過分只此念省多少經營馳逐之勞長多少逍遙自得之趣故
夫子善之

子適衛章

一車問答島古經綸○夫子存心天下渴觸衛民忽嘆庶矣便有得
氏而治之意言庶而生財易以庶而耗財亦易故須富之以富而
即善易以富而積淫亦易故須教之富教二字總是保其庶只不
去腹削他元氣縱壞他本心即所以加之也

苟有章

當時沮溺丈人輩看得天下滔滔必無可轉故寧其身棄置不用此
雖是他高尚幽憤却亦手段不濟譬如病者中賢望之却
走有良醫者獨有坐定與他下方約定他幾時能起幾時無恙全

下論

三十一

是其術高也夫子手段共挽回東周直是算計見效一眼觀得當
世時苟儘可挽回故與他定個期限非只解當年累世之嘲也由
此推之唐崩宋渡俱是自家失策豈盡由天○觀夫子治魯齊人
歸侵地黑豚示加歸男女別於塗耕者讓其畔三月間便能轉移
得人心做出許多大事業則三年之久將必淪肌浹髓舉世皆仁
豈不可見○或問夫子柄魯能化及國人而桓子魯君却又不能
變其心事既不能格君相於三月則三年間豈能使民俱格乎
葛圯瞻先生曰此却不同民乃我之勢力所可及而君相則我之
勢力所不及德之流行亦必假於勢而後達如何一例論得
善人章

聖人見春秋時殺機已動不勝同體之悲故有善人之思又以為生

意非一人一日可回思得數善人相繼為之故有百年之嘆

復天下之元脉消天地之沴氣也蓋善人久道之化世多見而
留此一談議論於天壤間便是滿目生機○善人存心惻隱立政
和平其為邦也一味躬行化導薰蒸漸染而後已○善人之效不
於其身於其子孫文武之德化成康收之昭烈○成羊之
故曰王道無近功誠哉是言信其不百年不足以致治耳豈善
人而遂其化耶

如有章

疑與前章一時之言不然則如有二字無着落所謂仁如植天蓋地
都是生意非王者必世何以有此王者是開天御世之王役順經
綸單昧始之以生聚繼之以休養教訓一時自做不及必蓋王

下論

三十二

的一世而後仁仁者學生正德盡人歸於立達正如周公輔成王
制禮作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者必世後仁謂三十年後魯天下
人物各得其所三十年之前漸歸於仁日新月盛光景可知非是
三十年後方見効驗以前遂無効驗也當治者

如有用我者養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不可得矣若得善人為邦猶
可見勝殘去殺之治善人又不得而見之矣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將絕望乎三章意皆相貫○善人未學只憑資質做去所以必
待百年乃可勝殘若王者則有德者必以教化為務亦須一世而
後洽乃可稱仁豈其難矣而孔子之自許也養月已可三年必有
夫曰可則非勝殘不可曰成則必仁而後謂之成然可以養月視
善人百倍之矣成以三年視王者十倍之矣抑何速也他日子貢

稱之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若得邦家則綏來動和如之何其可及也

苟正章

當時政在大夫故發此論要看從政字所謂正身亦守法循紀而已夫子論政在自正說正已者正人之本也苟使從政者能立身以正行不悖綱常動不乖憲度則上可以格君下可以率民

冉子章

夫子頌白言之非但警季悟求亦欲使此義不晦於天地間此即作

春秋心事

定公章

兩舉人言是眼目兩說為君是主腦見得穩之為君也或有言其難

下論

三十三

者或有言其樂者各持其說以聽人主自擇而主心自見其難便是興邦的機括主心自恃其樂便是喪邦的機括共與其喪全在為之者何如與人言有何干涉○幾字有作期望意有作介乎彼此意總只做取必字活看見徒以言其力量不至是也惟心會其所以言斯興亡之關鍵決焉不曰一言不可幾曰言不可幾正為下文為字地也言字讀住○如知二字有一朝喚醒之意非徒心上曉得定是惕然儆省凜然擔當註戰兢等語總在知內蓋君心激動的機括便是國家昌熾的景象○講善字切勿入都俞喜起等語此善字只訓作好字意勿粘與邦說

葉公章

民情向背最可以觀政說個悅與來正教他體察民情遠近皆政之

境界悅來皆政之暨及此只是開開論政而所以悅之來之者則

引而未發○子貢問曰昔齊君問政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然則政有異端乎子曰齊君為國臺榭園囿五官妓樂不憚於時一日而賜人以千金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比周以愚其君外拒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荆其地廣而其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

子夏章

聖門之學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胎界要寬眼界要大欲速見小病在不毅不弘故政須戒之如利有當與不妨漸次與之害有當除不妨漸次除之人心風俗有當轉移振作不妨漸次轉移振作

下論

三十四

之如四時遞遷而人不知不覺此悠遠之治也若求治太急不循其序則事體乖張必然不通透故無欲速有利千萬人而或不和一人者有利千萬事而不利一事者有利千萬世而不利一時者要成大處小者自不能計此博厚之治也若瑣瑣小者是見則大事決不能成故無見小利○大嚼多噎大走多蹶是欲速不達的樣子顏盼一卒一士輸了全盤好棋是見小利大事不成的樣子○景帝欲諸侯之速平而具楚叛文宗欲朋黨之速去而訓註橫太宗見斗米三錢而功聚於遼左真宗見弭兵小利而卒荒於封

禪聖人之言真千秋藥石

直躬章

五者率其最初第一念而出之者也總落二念早已有轉折矣卒然

寐中亦是如此不必着擬議而後隱也蓋父一定不忍言子之過子一定不忍言父之過其本心也若證說出來不是沽名即是避禍把本心盡行曲折埋沒而後有此惟欲隱即隱直達本心別無委曲雖是隱而直却在其中大是脫去形迹而獨挑其一點不容已之至情真刺骨之論

居處恭章

仁在心不可捉摸亦無可指名故就境上指點使工夫有所持循蓋這個心須到處皆在生意無少間斷看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接物無所不徹便私意無所容豈不是仁○居處恭是靜中主敬執事與人是動中主敬此皆就處常言雖之夷狄是不論常變而皆主敬也

可謂士章

行已有恥句是一章主腦次焉者亦已之行於宗族鄉黨而恥不孝恥不弟又次者亦已之行於言行而恥不信恥不果今之從政也只行已處虧欠使不足算○人自家有不慊意處不消人來詰責定然羞恥無地人多埋沒了不覺得若行已有恥提他做個主張凡事皆質之恥心凡事皆從此點真心上發出來則必自反而縮浩然長伸於宇宙此即所謂做人有羞恥的決不做沒羞恥的事然若才苟有限幹辦事業不來世界也難靠他故又說使於四方當時列國持危定傾全憑使命特舉此以律士不辱君命者詞令之有章舉止之得體生死利害之不為不撓於君命有光不羞辱他這樣則立身既無破綻用世又有作為是個完全的人品○孝

論下

三十五

弟為百行之首何反云次蓋士須擔當世道若止有孝弟而他行無聞只完自己身內事於世上不得其利益故但可為士之次○小人謂器識不大然本心不欺者抑亦可以為次又轉以仲之今之從政者想當時亦必列於士類而子貢有不足之意故舉以問斗筭是鄙瑣之類這樣人何足算數蓋論士原以體用兼全為上次之孝弟則大德不虧信果則本心不鑿亦是無用而有體者若今之從政則體用俱無自卑卑不足道矣斗筭亦有有用之器只是沒大幹用貯之即盈傾之即虛根本節目都無所樹徒以薄才供世奔走如何可算得士○有恥不辱君子也稱孝稱弟善人也必信必果有恒也

中行章

論下

三十六

此直剖出千古任道嫡派非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千古聖人俱是狂狷做成的夫子以狂狷兩路狀盡世間有道種子又以狂狷兩路絕盡世間假冒種子中行是中道而行的資學俱到者也眼界已定脚跟已穩功夫不走一線所謂與之者即可與共學可與適道之與或與之共商斯道或與之共救斯世乃是以千斤擔子交付之也中行既不得這擔子非狂者擔當不成非狷者撐扶不住信斯道嫡派不在世間窠臼之中○狂者之進取洞見古今一心從心而取超然直往更無間隔如聖賢事業人皆退而舍之彼則進而取之把最上一等人品向前去做此其志願最宏只要他功夫縝密副其所願就好了有所不為不是全然縮手乃揀出那不好事有所不做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此其操守最嚴氣魄最大

只要把他局面放開廣其所守就好了這都說他長處以見寄思之意○狂狷自有狂狷功夫但他功夫只向狂狷一邊偏去所以
要剪裁歸於中行狷者與有恒亦不同有恒是立心不變如狂則
狂得有恒狷則狷得有恒俱是
南人章

恒即恒性乃真心之常存者恒德正是可為善人為君子為聖人處
恒以為道則聖恒以為藝則神人而無恒就是至賢也做不得蓋
為賢則必能寃性命之情為至則必能通鬼神之德若無恒心何
以做得善夫者信乎一件事也做不得夫至賢不可為即是可羞
處或承之蓋承是奉而進之也言人皆得進之以羞辱之事也占
謂體驗於身心切實處一念覺來便是義文清夜思之亦有圖象

人當以易而自占其心則一點蓋惡之良便是恒心萌動之機也
和不同章

通是辨和見君子小人其與人之心不同和如太和元氣寒不至於
栗肌熱不至於炙手與人溫和可親絕無乖戾相嫌之意同如雷
同窺窺人精神意向與他依附做一團絕無界限可以自立正此
同聲蜩集時而乖戾之根自在
好惡章

古者取士於鄉以習聞習見鄉人之好惡最真親人者不以衆而以
類也蓋人非克齊安能每事盡善就令盡善水炭猶亦豈能快
心於異趣之口乎由于貢第一問則世有假中行由于貢第二問
則世有假柔傑須從氣類上仔細剖出纔見真人品○善之好又

泰以不善之惡則其人必非同流合污之輩不善之惡並集於善
之好則其人必非詭世戾俗之流○士君子立身天地間惟求無
愧於善者足矣若不善者之惡不惡勿論可也若既使善者信其
節操又怕不善者疑其矯激既使善者稱其寬厚又怕不善者議
其懦弱則瞻前顧後便終身做不成此鄉愿之不可與入克齊之
道也

易事章

世間有一等寬容的人易於事亦必易悅有一等嚴厲的人難於悅
亦必難事如今易事的偏難悅難事的偏易悅一人而異情故以
而字及其字為轉語總見君子不求順已而求順道我不為天下
用而善用天下此倖門之所以塞而賢路之所以開也

泰不驕章

此是君子小人心體之不同胸中無一物自然安舒決不矜肆是為
君子胸中有一些不覺矜肆怎得安舒便是小人○泰是日休之
心全是俯仰無愧非驕也驕是日肆之心全是盛氣所形非泰也
剛殺章

註中質字作本質字看言剛毅本訥本質未喪性真未滿於仁最切
近若再肯加學問功夫便是仁剛何以近仁其配仁之真直而
無害養氣自純也毅何以近仁其任仁之心死而後已取道獨遠
也木何以近仁有華而不炫必不為鮮仁之令色也訥何以近仁
有口而不以辨必不為鮮仁之巧言也
問士章

所謂士者，深於詩書禮樂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蓋氣象乃學問養成，非一蹴可到。○感人以心而猶恐其情有未孚，則積吾誠以動之，若是其切切如誦人，以言而猶恐其心有未悟，則多其說以導之，若是其惇惇如至若情有所當，加言有所不當，蓋則又和其顏色，裁其詞氣，以感乎之，若是其怡怡如此等氣象，非淫養深者不能。○朋友二句，正養成德性觸境自呈，非有心調劑如云：你看這樣人，遇着朋友便自切惇，遇着兄弟便自怡怡，真是發而中節，全無半毫粗心戾氣，豈不是有養之士。○辛復元先生問其門人曰：何為朋友切惇，兄弟怡怡？曰：朋友怡怡，則善柔兄弟切惇，則傷恩。夫先生曰：不怡怡則率戾，率戾豈朋友之道耶？不切惇則偽詐，偽詐豈兄弟之道耶？只是人於朋友多以外人視之，辭色自是。

東下論

○三十九

怡怡却不傾心吐膽相處，只是貌交。若肯切惇，方成個真誠朋友。人於兄弟自是率其辭色，自是切惇，但一味率真，無所顧忌，却少怡怡，所以易至傷恩。若是春風和氣，毫無乖戾，方成個雅睦兄弟。此所以說個朋友切切惇惇，兄弟怡怡。

教民章

教民與戎，須要他絕不相閑，却又着實相閑。意既亦可，字原非專為即戎而發，蓋舉一件極難的事，以見善教之得民耳。○周禮教士七年謂之小成，以不教章。

古之教民，非欲用之戰而戰，有時不可已彼民也，豈有生而習於戰者哉？所謂訓練之生，全之者端在教也。教則怯可使勇，勇可使忠。

不然則手足既不相習，忠義更不可知。故謂棄之教，字即上章教字，以不教民戰，想世無善人至此。○古者教民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民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弟行義，朝則坐於里門，弟子皆出聽。農農罷則教之，若既收成，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教也。然其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

問恥章

憲之潔修，只好免得庸衆人的恥。夫子却進之以聖賢豪傑之大恥也，須知有道而為衆許，無道而為沮溺皆躲不過一恥字。直令千古清流一輩人無處站脚。○士君子處世不論出與處，其具皆當預辦，那一時不有事，做必於世能有補益於心，方無愧怍。若處有

東下論

○四十

道不能有所建明，以贊升平，處無道不能力加旋轉以濟也。否徒享穀祿，世何賴於士君子為也？故曰耻非謂無道不能獨善之說，克伐章。

顏子為仁有個後禮，在是有頭腦的學問，故其功夫直截原憲只去克伐怨欲上，遏絕是無頭腦的學問，故其功夫迂迴有頭腦。克己是提宗法，無頭腦克己是對治法，原憲之差差在念頭上，滿除而不直從本體處認取，蓋仁者渾然與物同體，識得此體工夫，終有着落。彼憲之以克伐怨欲不行為仁者，蓋不識仁體者也。○不行非只不行於外而中心猶有潛伏，他不行處亦是刻意除欲，然不得竟為仁者，只是欠頭腦，不然除却去欲更有何法可以存仁？夫子曰：仁則吾不知，言離合之故，須自泰自悟，不是一緊抹殺語，是

不行亦克已之一端難即先難後獲之難從此漸進仁可完也若止於此止是難也難與仁分生熟不分路徑如以此為即仁則制私非忘私之境固不得謂之即仁若以此為非仁則制私亦忘私之漸亦不得謂之非仁近世學者多說壞不行直以為非仁誤矣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自無克伐怨欲何待不行此直以本體為功夫上也不幸有過即當力改故克伐怨欲一切不行此乃以功夫合本體亦其次也若以不行為非仁則固知勉行何以能知之或功則一而聖人所稱克已寡過皆刺語矣

朱夫子曰克伐怨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透者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還要求勝做甚麼要去矜誇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小小疾病都如水消凍釋無

下論

四十一

有痕迹矣若只管過在腔中不行畢竟是有道物在裏面如何即信其為仁○四勿者分辨於天理人欲之間而一循乎天理不行者禁制於人欲已發之後而不徇乎人欲用力於初分之際者易用力於已發之後者難若能靜中用戒懼法克伐怨欲不生矣方動用慎獨法克伐怨欲不存矣仁遠乎哉

懷居章

士字重者爵有五士居其利民有四士為之先既稱為士便自有極重大極要緊的事在身心上打點世道上補救須是俗情濃艷處淡得下苦惱處耐得下勞攘處閒得下牽絆處斬得下纏是學問真得力處最不可被一區宅子幾畝田園貯却自己居字須說得廣凡一切適意之境依戀不舍皆是

邦有道章

從來世界都是道脈主張有道時氣味醇穆趨向正大世界全在光明路上故須直任本性而出之言孫云者委曲以伸吾之直正暑行其危處所謂清其質而濁其文弱其志而強其骨真是中流一砥○邦有道危言危行與陽俱開也邦無道危行言孫與陰俱閉也即一身即造化非知易體易者不能○言孫非全是避禍害其默回天心者在此潛施補救保全善類者在此即大易所謂不食之碩果也昔漢末黨錮諸賢品格都高惜未知言孫二字然又要知言孫只是藏鋒歛鏑自家收歛一番非是為隨波逐流之言若行則一毫不可貶也如藉口言孫二字或為隨波逐流之言因而為隨波逐流之行則聖門之罪人矣○危言危行則邦有道不徒

下論

四十二

殺也危行言孫則邦無道不徒殺也○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遜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有德章

有德有言有本之言也有言不必有德無本之言也仁必有勇義理之勇也勇者不必有仁血氣之勇也修己者當從德仁上着力論人者莫從言勇上取人味此章語脉不重言與勇全是要人充養本源蓋源可該流枝難定本也

南宮章

不說非莽暴而言其善射盪舟不說為獲功德而言其躬稼此正精神注射處可見成敗利鈍之故全不由人力安排所以轉移此

者別有在其意分明喚人修德而却不明言正可發人深省○慨當世界界之橫也託言既往之昇昇服當世禹稷之德也託言既往之禹稷見得何等分明此方是聖賢之服持得何等堅定此方是聖賢之膽又全不露出當世德力方是聖賢之養此兩段公案分明是惠吉逆凶積善餘慶積惡餘殃實事實理既斬世人倖倖念頭且描我輩感慨意氣夫子不答無可答也况事應之際未可深論所以不答只是其理已足不須再答兩人相視莫逆於心稱君子是贊其品稱尚德是贊其心躬稼只追遯窮時事不拘拘以粒食利民言德○昇昇欲有天下却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却得天下千古不與途徑可以明矣從違可以定矣夫南宮适生世祿之家超然勢利之外見解如此趨向如此其議論兩段直達往事

下論

四十三

不至取禍當世蓋真處無道危行言孫者也有德必有言此其端○禹平水土其功多於南而少於北契教人倫其澤深於賢而淺於愚稷教稼穡其德之被無貴賤貧富山澤高下靈蠢飛走粒食罔不賴天美報之或身或子孫皆有天下而微具分別憂四百殷六百周八百誰謂天道遠哉

不仁者章

此見君子當純養其道心之微小人當急及其人心之危蓋在心體渾涵處要作甚易在心體馳逐後要挽轉甚難○仁中不容不仁故有投輒現不仁中亦不受仁故有假轉敗○使小人乍見君子將入於井亦必有怵惕惻隱之心善念乍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紛然而起故雖行好事盡是私心真未有一息之仁也宋以尤

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仔細仔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回頭回頭雖僅四字發揮精警

愛之章

忠愛二字要認得真切則能勿二字精神透露試善度看若愛之勿勞聽他放逸怠惰我愛他的心還過得去否忠而勿誨聽他唯言莫違我忠他的心還過得去否如其不能則愛怎免得勞忠怎免得誨一腔不得已之苦心定有無限輾轉夫豈漫然而出者全要見忠愛不容已之至情

為命章

此章可想見四子和衷之美詞命之善又不待言○鄭國小界於齊楚兵力不足禦侮財賦不足事大所恃區區詞令耳叔向云子產

下論

四十四

有辭諸侯賴之諸人各效其長子產集思廣益能盡諸子之長深得謀國之體○傳曰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詞令禪謀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詞令與禪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用禪謀以草創用世叔以討論用子羽以修飾用子產以潤色見鄭國之隨材器使能草創即草創能討論即討論能修飾即修飾能潤色即潤色見諸賢之同寅和衷鄭之國小而康有以哉○討是討尋典故論是論斷義理修是去其太煩飾是增其太簡春秋詞命猶說道理至

戰國說只說利害夫

或問章

言惠而不言其所以為惠言役而不言其所以為役言服伯氏而不言其所以服令人於此想見其為人○孔子稱子產為古之遺愛子產則以法行其惠者也○問及子西其人蓋有難於質言者故絕不語及曰彼者言其在綱常名教之外也○人也猶云這到是個人也即春秋之一人亦周室所不可少之一人也說出服伯氏見非以威勢屈人之力乃以功業服人之心也○夫子於子產取其心必嘗伸取其功於子西則心與功兩無取焉此春秋一字之褒貶也

貪無心章

下論

四十五

人當處貧賤饑寒室人徧謫非其能樂道有文然自得之趣者難免咨嗟若處富而揚揚得意賣弄人前不過一輕薄小人少知自好者即能不為故有難易之別君子以不處不去為心則貪其所時有人正當在難處加勉

孟公綽章

孟公綽無靜而短於才故評之如此趙魏滕薛俱借論不須認真若使公綽做家若就是趙魏大家尚優况小於趙魏者乎若使他做大夫即滕薛且不可况大於滕薛者乎隱然見魯之任人不當也

成人章

子路與人故夫子開口連舉四子而要歸禮樂蓋破其無人意氣而以中和化之也夫士君子在天地間要成個完人須是學問不學

問即美才無益能學問即美才無妨智無勇藝若威武仲輩只是龔才然惟打從文之以禮樂過來便自消磨得盡涵養得純便亦成得個人了此夫子望子路本意與切切惻惻怡怡為士意同

禮樂何以文言對智無勇藝之質地故以文言見人不徒自恃其質要純全其養如武仲的智以窮理如公綽的不欲以養心如下莊子的勇以力行如冉求的藝以泛應即此而又文之以禮益其不及裁其太過使四者各得其宜文之以樂化其矯拂融其固滯使四者各歸於純此全是涵養德性的工夫禮即三千三百之經曲樂即五音六律之聲容古人成童舞象學箏誦詩禮樂未嘗斯須去身所以陶鑄氣質化其才智使兩而歸於德性端在於此今人動云文以吾心之中和便是無把柄學問要將禮樂體認實際方

下論

四十六

為得之亦可以成人所謂人道渾然純備成性以成身也亦字對上若字看如這等亦可以為成人了若不是禮樂則武仲要君公綽不可為大夫下莊刺虎冉求賦欽把才技都用錯了怎能得成就○文禮樂是子路對症藥方文之以禮樂則智無勇藝皆德性也不然智無勇藝皆偏長也然要知人之生也自智自無自勇自藝自禮自樂色色具足不須從他人身上湊補但能涵養德性便自完全具備是張子韶曰須知禮樂非文具自是其中造化名今之成人者一段辭氣激烈又有一曰字乃子路所對因夫子舉武仲諸人原就今人中勉以學問子路便承上說今人何須禮樂只能信義無虧便好了乃就論世而互相商榷非自表其所能也蓋其問成人時便懷此見及聞夫子之說又直吐其所見如此夫子

之言為子路發也子路之言為當世發也或問子路又陳其說夫
子何不再進他一番辛復元先生曰許其言善壞了子路說其不
善壞了當世只得予欲無言○人見今之成人今字便疑逐上將
武仲公綽等豈是古人○見得二句亦非必不取必死只是每見
得老便將義命為主而精以觀理之可否久要不忘只是約信之
言歷久不變○見利思義危授命得力不在臨時必平日講一
介不苟之學而後能見利思義必平日講朝聞夕死之學而後能
見危授命不然利至然後斟酌道義危至然後商量生死則不及
矣

公叔章

公明賈所言似平易然却是順應無心發皆中節地位尤令人難信

臧武仲章

下論

四十七

武仲得罪奔邾斬鹿門之関以出時人但著其斬関之惡而忘其據
邑之非不知斬関可原而據邑不可恕故以要之一字罪之有傷
魯之聽其要意○臧紇請後之言曰紇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
二勲敢不避邑二勲即文仲與宣叔也其詞若平其意實有所挾
當時都未見他這意思故特拈破之是春秋誅意法○仲歸魯而
以身請焉可也即在邾而以詞請焉亦可也胡為乎必以防也分
明謂防是吾之防君不得而主之也在以防二字見是要君無上

晉文公章

一公心皆不正此各就其生平大局看來如是不堪細論亦不當拈
定一二事論○晉文公更霸於桓公之後此時緣人心已識破霸

者機關再不可愚弄他故取威定霸多譎而不正若齊桓公初做
這僞事緣人心尚思王者仁義還鼓動得他起故以正出之而人
心即服夫子把晉文先說起良有深意春秋多與桓而少文於詩
錄木瓜而魯風不錄晉文意可概見○鄭氏以召狩河陽責苞茅
二事為正譎之辨深得尊周之旨伐楚一事殊不居要○桓公如
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王室名義甚大文公如踐土之盟乃召天
子以令諸侯計謀不免譎譎

管仲章

子糾小白均出亡公子耳即世子之位未定也未見確是何人該立
當申入時兩人對壘仲為子糾死於矢刃固自宜然及小白先入
得國則社稷有主而國之群臣百姓業已君之矣且小白兄而子

下論

四十八

糾弟既為兄則無不可事之理惟仲所處原介在可以死可以無
死之間而功實超軼千古故夫子直畧其不死而稱功說不用兵
車不知省了多少戰爭保全了多少性命使畿甸要荒載清淨之
福者皆仲之力也就這等功業莫安孰能如其仁如其仁○一匡
九合功自還他功奢而犯禮過自還他過論語即是春秋○天地
以生物為心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仁原是徹內徹外徹始徹
終道理其根本處名曰天根其運用處名曰月窟天根月窟開來
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在天為春在人為仁無二理也或謂仁為愛
之理顏子在陋巷視天下理亂真如閉戶鄉鄰之閭者夫子乃曰
其心三月不違仁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論者猶稱為假
仁堂陋巷匹夫匹夫無所建明者反為真與不知仁主於愛而愛

從何處起如見孺子而怵惕規箴而不忍真是不容自己無所為而為者吾儒不從此處識取總功業掀揭天地總之從納交惠聲處出來終不是本來真愛終不謂之為仁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夫當一陽來復之時造化生意尚未宣洩而聖人從此處見天地之心微乎微乎知此可以論仁矣故顏子三月不違仁便稱王佐管仲假仁便稱霸佐雖事功用豈其非仁然使管仲不遇桓公則一匡之業安所見於天下後世故君子不言遇而言心夫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斯心也固天地萬物一體之心也真不容自己無所為而為之心也故論仁者當先識心論心者當自念頭初動不容自己處求之不然若落第二層便是有所為而為即掀揭事業皆假矣仁者愛人談何容易

非仁者章

管仲相桓之功直至當世少他不得故夫子從旁論他言仲後來既有此大功正宜愛惜此身為建功張本當宜得沒緊要便死了○諒是避忌嫌疑要此心見諒莫之知是無功業可表見不指召忽說夫子只要仁天下故所重在濟世功勳而一身名節尚當別論○救天下生命之事大全一身名節之事小死而名節無愧死固好不死則留其身以有為身受不諱之名而天下可藉我以有濟所係尤有大焉者也

同升章

文子卒其子請謚君曰昔衛國凶餓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衛國有難夫子以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

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謚文子為貞惠文子當時止言其能修班制使社稷不辱之故至其舉供一事衛人反若而勿道夫子偶聞此事而稱其無愧於文豈深嘆忘分薦賢為人臣第一美行耳公是立公朝也乃公心也人臣私則暗昧而不文心公則何等光明故曰文

衛靈公章

三股見交鄰得人則無起釁之虞事神得人則無灾禍之及兵事得人則無外侮之侵故雖無道不失其國况於賢而才者乎又况於有道之君用賢圖治者乎

不佞章

為之難全在不佞處當時便見人必深沉不露總做得定際事業

陳成子章

夫子不敢不告有凜然不寧之意當時時以大義挑發人心全在不敢兩字上一則見得魯為臣子在此君臣之變如何坐視一則見吾無討賊之柄故求告耳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當是對哀公面陳非出而自言下文亦是對三家當面說但前一告所以告天下之為人君者後一告所以告天下之為人臣者當時天子不問罪方伯不連師而孔子侃然倡大義於魯雖未能與共討桓而桓固已討矣此是當日絕筆之後一部大春秋雖做不得却是已不得

勿欺章

問事君非問諫君除却勿欺更以次犯處勿欺是臣道徹始徹終之本

又進言時無內無外之心即就犯中者亦自可見若只說勿欺便去犯則自恃其無他翹君市直勢所必至即此便是欺了須知本心上無一毫信不過方是勿欺須知無一言不與本心相應方可犯○欺非妄也自心上見得不大透而以名節意氣高自矜許皆欺也須細看

上達章

循理只管上直達到天理盡頭處循欲只管下直達到人欲盡頭處各無住脚之地蓋君子之勇簡通天地小人之特亡入禽獸即此是上達下達之分○利善之間分踣踣克周之介作聖狂非撓終身成就時說上達由志士而賢人而大賢而聖人神人下達如由庸人而小人而夷狄而禽獸○白沙先生曰陽谷始旦萬物畢見

下論

五十一

而居於節屋之下者學乎不知也忽然夜半起振衣於四千丈懸浮之岡引盼於扶木之區赤光在海衣皎如晝日仰視群星不知其為夜半此無他有蔽則瞻無蔽則明所居之地不同所遇隨以變况人易於蔽者乎耳之蔽聲目之蔽色蔽口鼻以臭味蔽四肢以安逸一拘之力不勝群蔽則其去禽獸不遠矣於此得不甚恐而畏乎知其蔽而去之人欲日消天理日明羅浮之於扶木也若溺於蔽而不勝人欲日熾天理日晦節屋之於學乎也二者之機間不容髮在乎思不思畏不畏之間耳善哉斯言上達下達者切宜思之

古之學章

古今同一個學但學者之用心不同古之學者窮年精進只在裡面

尋求今之學者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今之學者非不知有己第不識性命為己只曉得名利自受用古之學者非不知有人直以獨善於己者兼善天下而不失望於人為己則天地萬物皆屬之己為人則形骸耳目皆屬之人只一念分殊迥懸千古○古之學者為己君子儒也君子上達今之學者為人小人儒也小人下達○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誠偽不同文中子曰古之仕者養人今之仕者養己治亂不同只為己為人四字品分今古心分聖狂世分治亂何可小視九理學俗學真儒俗儒之辨俱始於此

伯玉章

下論

五十二

伯玉與聖人真氣味千里往來彼此都不言而喻其間使命亦是借景塞過未能一言道破便如知己面譚○身過易達心過難除夫子假年學易期無大過伯玉寡過之思適與之契夫子憂不善不能改伯玉未能之意又如此此共異地神交處被使者一語傳神君子章

夫子終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即悟曰夫子之言即良象君子思不出其位之旨也二節本是一章上節非重出蓋止必有所居其止其所也止非止而不思不出位乃止也譬如北辰為天之樞天樞無時不運而未嘗離乎本垣此即思不出位之義○當境隨緣此迹之位也非思之位也位字即不踰矩之矩隨時隨處妙理當然舉心動念不濫發于所謂位也思之靈妙無所不之有其位在豈容旁溢然不出二字亦須參得若止而不思是寂滅思而

不止是坐馳不出者止象也思而未嘗思也○子瞻云有思皆邪也而無思則土木也何以有思而能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此得思不出位之意思不出位是當念而寂非離念而寂也能會到知止得止終是不出之解○去邪思易去閑思難易之良曰不獲其身不見其夫人身且不獲人且不見又何閑思之有而其本則曰良其止止其所也止必有所則所獲所見只有此耳此所以能無閑思也

恥其言章

此不止要言行相顧凡出言每懷羞縮凡做事要比言過頭一步如此兩下低昂方纔得平過字是見之躬行者猛力向前這段精神意氣常若有餘刺處

自道章

以君子之道還君子而能歸無能所以為夫子之聖以夫子之言還夫子而道曰自道所以為子貢之知聖○聖至夫子地位其自視直與顏蒙無兩體又何處道其有能若見以為能便非聖人之道若見以為能而故謙處於不能充非聖人之心○仁者智者勇者只一個君子曰君子曰我正兩下打個對同○子貢曰三字要恭他平素開一貫恭無言忽聆無能一語恍如開道恍如見聖遂不覺直指曰夫子自道也自道是自為心體譬如人心裡有明處有或處繞形出智來渾心是智如何知其為智故無能一語正夫子自道出真面目○有而自信者賢人也有而不居者大賢也化而不有者聖人也謙乃有而不居而夫子則已化而不有○憂惑懼

是世人心不憂不惑不懼是君子之心能憂能惑能懼是聖人之心其諸境是聖人其自視則世人非夫子不能自道如此非子貢不能悟夫子自道如此○世人憂惑懼聖人亦憂惑懼所以憂惑懼者不同

方人章

學者尚論千古豈不孜孜然誦詩讀書以求知其人然而為取善也非為論人也學者喜較異同却錯過了自家工夫就使較勘甚明於我何益吾夫子好古敏求為學惟日不足正要他思還不暇做甚麼處

不患章

合上節見學者不必去方人亦不要求人知只在進德修業處自己

下論

五十四

推勘凡性分所固有學問所當盡者皆患其不能蓋能無窮時不能亦無窮時如何不患

不逆詐章

天下無詐與不信者我則渾然天下有詐與不信者我則了然如鑑在懸影過則見先字亦要體認如鑑在此無物亦未嘗不照蓋先有照以待物非物至而索照也此須是平日養到心體精瑩處方能先覺若待逆億而覺非虛也不逆億而遂不覺非虛也既不逆億而又未嘗不覺則虛而靈誠而明所謂自然之明覺也自然之明覺大智不鑿夫子之所賢也○覺者人心本來照體乃太虛中最初一念絕無一點浮翳純是空明本體故曰先賢不作人品上說○抑亦字乃反上之語不可作一直相承解如絲不逆不億

而得先覺題意又說死了惟不逆不億而倒會先覺其能覺之妙
虛虛含在言外

栖栖章

栖栖是依然求親於人如鳥之棲木而不去此亦是天子本色然
天子所以不避其迹者全從一體萬物之念發出倏不是口給大
畧是迎合世情的念頭

疾固言惡那執一己之高而忘世道之大計耳夫治亂循環運數未
嘗固行藏變化出處未嘗固倏即拘人固即絕俗不倏不固聖人
之時○固則牢守著自己○要討個乾淨不肯稍加變通以為天
下這等的人也不出自私自利窠臼中

稱德章

此譬世間稱為君子者雖是才德俱有然只道他心地好不道他才
調高

以德章

援或人之說腔中却有一怨字未消有一報字未化以直報怨然
太公物來順應何報之有○心無所曲為直以直報怨是援理以
待他怨當報則報之無過則焉不當報則不報無違怨焉出乎心
之公本乎理之正不曲意以博厚名不過刻以傷天理不以脩德
之故去索瑕不以避嫌之故又曲法是之謂直若以德報怨定是
用意狡動推情調護共成其善而保全其失雖是人情上用事却
是我的天理所當然○德是人有德於我的報他須要加厚彌縫
其失匡救其蓄几可為他必無不盡之心力此豈怨欲其忘而德

欲其不忘也究竟德來德往亦是直衷節詩曰揚善不揚惡記思
不記譬此之謂也○要知報怨報德只是論平常性來大緊道理
若遇國家大事又須開誠布公以無心處之却不是報德報怨之
時此又當別論第五倫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
公有所選舉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此意可思

莫我知章

此章喚醒子貢從獨知處用功也天知只是自知自知只是下學知
我其天故莫我知也此與天何言哉然而識之同意要知不怨不
尤正是學力人惟看得身世之故不徹故俯仰之間不求天鑒即
求人與似乎必須有知一不如意怨尤輒生若以我自視學以合
天何曾忘天學以盡人何曾忘人只有一味循循下學而從此上

下論

五十六

達我自盡我本等我自做我工夫亦何所開涉而致其知乎朱子
曰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下學人事則不求之遠而求
之近此固無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耶及其上
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者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
獨知之也

莫我知與尋常知字不同言我之所為循循於日用者人竟索之日
用之外我之所為惺惺於性體者人竟遺之性體之中孰有能知
我者何為莫知何為字只作何故○夫子劈頭從天說起可領學
脉不怨不尤正不從耳目所見處討求只從心體上打點得空淨
無累便是學問下手處若將不怨不尤作優游閒曠解無有是處
○不怨不尤要知氣化難齊原非天理之本然何怨之有世路難

平原非人心之同然何尤之有我惟從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同然處盡下學工夫自然上達下學即是平常卑邇之間如對妻子對衾影暗室屋漏之中做反躬切己的學問上達即是會悟天理但天字且虛含○下學自然上達若不盡下學功夫直欲上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學問則磨得一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一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功夫則磨得二分障礙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恁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渣滓淨盡便是上達境界○學有淺深達亦有淺深學與達各有漸次非謂始乎學卒乎達也下學是着力處上達是得力處下學如問此路上達如知此路發憤忘食是夫子上學處樂以忘憂是夫子下達處既竭吾才是顏子下學處如有所立卓爾是顏子上達處

下論

五十七

溫故學知新是達下學是深造之以道上達是自得之也○天知全在自知內自知全在上達內上達全在下學內下學全在無然無尤內此潛修獨得之事無異於人而人不知○先聖性命之學皆天後儒知見之學皆人十五時若非志達天之學五十何以能知天命此學所以出門便是本天也

公伯章

景伯真有借上方劍斬佞人頭的手段只以命字斷之若曰達人安數壯士除奸各成其是而已○命非一身一家之命國家氣運否泰相關所謂一世之命也命將廢不怨亦廢命果行亦豈彼之所能抑乎此見小人不能主張吾道之興廢也後人因夫子有道之將行數言遂謂景伯為尤人為不知命不知在自家行止固宜安

之若見諗夫之高張賢人之落莫正道之不行而欲肆諸市朝也真是公憤所發正氣正論千古猶然凜凜當時未肆市朝載諸魯論千古已肆諸市朝矣○景伯是東正嫉邪之論夫子是樂天安命之懷原並行而不相悖此亦見聖人不怨天不尤人之一端

辟世章

此聖人不忍辟世之意其次只是又一等意次遇也非次賢也所遇愈窮故所避愈下此見聖人仁天下之心

七人章

辟字尚權去就作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矣照上下章看作隱去之說為是○說個七人見其人可數便覺不亢豈如今之從政何足算也

下論

五十八

石門章

對人知天晨門知人俱夫子知已蓋不知其不可是愚人知其不可而不為是隱者知其不可而為之是聖人晨門雖與聖人趨向不同却同道出夫子意中事

擊磬章

有心是驟然聽得不覺聳動道德有變遷事及詳聽一四方知端的乃是為用世故說他經經不知變遷○夫子惟無求人知之心所以視天下無不可為無時可已隱者跡若未求人知而心實欲知於人所以人知則為人不知則已語云風雨如晦鷄鳴未已又云蘭生幽谷無人自芳夫鷄不以晦報鳴蘭不以幽改芳君子誠為斯世斯道計顧以人之知不知易慮哉○果哉不必說荷黃言但

要如此果於忘世這何難之有只是天下原忘不得也○果哉是一刀兩斷撒手得快這只是看世間風色好做方做不好做便休有甚煩難昔顏子窮居陋巷此心不疚禹稷過門不入此心不加必逃世而與用世之心相合所以為難

高宗章

嗣君委君道以伸子道百官盡臣道以成相道

好禮章

好禮是品式分明誠意退遜凡精神志氣俱攝入品節中上下一體如臂指相使安得而不易此是上之人實有一段真精神不然格套幹得甚事

君子章

修已兩字括盡君子敬正己之精神安人安百姓是修已實功不是修已效驗

修已效驗

天生一箇人與箇心便教人未發中已發和與箇耳目四肢便教人聰明恭重自頂至踵渾然各具天則極是至真極是至公極是至正人若不中不便把天與的心壞了至聲色臭味安佚終日馳逐不休終放下却又昏沉去把天與的耳目四肢都壞了本來原是極真的已今却是妄的已原是極公的已今却是私的已了原是極正的已今却是邪的已了雖有人之形骸實是瘰癧不靈人若欲做君子須下修已功夫下此功夫未壞者可保不壞既壞者可從其初修已須是以敬常提儆若思一朶光景為主於內既不使昏沉又不使放逸如戒懼慎獨是敬以修其心也非禮勿視聽

言動是敬以修其目修其耳修其口修其身也身心內外一主於敬則惺惺不失修其已為精明之已欽欽不放修其已為純一之已方得身心內外純是一團天理此學者提宗之一法也然這箇敬若只了得自已無與於人乃是箇小人儒焉得為君子故子路復叩之而夫子為發其蘊也下二段只在修已以敬中抽出言之○已與人境界原相對待功夫又相合一如已在家則與一家之人相對已在國與天下則與國與天下之人相對即在深山靜養亦必有一二伴侶決無閉門塞竇而獨處一室者此非是修已外別有個安人道理只是以此至其至公至正的已事親去便是孝子是修已以安其親也以此待子便是慈父是修已以安其子也以此事君便是忠臣是修已以安其君也以此待臣便是仁君是

下論

○六十一

修已以安其臣也以此處兄弟夫婦朋友俱各得其安以此駁胥吏處黎庶便心服令行教養無至此安人安百姓之實功非出修已之外也既有實功何以克舜猶病蓋聖人之功極實聖人之心極虛惟其功實所以四海九州得其所惟其心虛所以不見四海九州得其所此克舜之猶病正是克舜之敬正是安人安百姓處正是克舜所以為克舜處

原壤章

登木而歌則舍之夷俟則警之舍大故以全交也警小節以存教也闕黨章

客氣不相下最是病根不可與入道所以洒掃應對為小學之事不特使之事長習禮其意在培養純厚之本性不令客氣暗長也蓋

圭角既露氣質難降便非未益若張橫渠先生曰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情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病根常在隨所居所接而長至死只依舊

原壞章見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閑黨章見夫子少者懷之



下論

〇六十一

四書則下論

河汾桑拱陽恭著

門人

盧思植
王可法
杜淳
張守敬
景元會
全較錄

衛靈公章

禮謂班朝治軍非禮威嚴不行主持禮教正夫子救時手段若專主修文不修武言俎豆不言軍旅便是迂腐之論須知俎豆軍旅原非二事俎豆姑拈禮之一端而言禮教果明恩義明名分正上安下順內治外服自然不用軍旅即不得已而用軍旅亦從俎豆中出之王者之師戰必勝攻必取也不然離俎豆而言軍旅是自促

下論

〇六十二

亂亡之域矣靈公欲從俎豆外求無本之軍旅不知夫子俎豆中已寓有本之軍旅假使當時悟夫子俎豆之言正閭門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後來安得有許多禍亂又何消用軍旅耶

明日遂行是上下閑絡惟其決於去國故恬於處困也拈學守二字便行文耳子路衣敝不耻浮海欲從豈以絕糧而極見哉特以君子之道四遠不悖而窮厄如此蓋有以人事而責望天意者也固窮只作固守其窮與下濫字相照陳大士曰有道之世窮小人無道之世窮君子

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解禮焉路出於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

其匪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黎羹不充從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誦絃歌不衰乃召子路而問焉曰吾道非乎奚為至於此子路慍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聞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咎之窮也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閔龍逢不見刑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幽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

下論

○本十三

以晉重耳之有伯心生於曹衛趙王勾踐之有伯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達處身而當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子路出召子貢告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蓋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良工能巧不能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賜爾志不廣夫思不遠夫子貢出頽回入問亦如之頽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拒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

多學章

天下事物無盡若一一倚靠學則學所不及道理便成脫漏所以妙處在一以貫之然這個一亦就多學裡面得來但得所謂一則所

學所識皆此一內之融通耳○或疑多學而識亦以萬殊歸一本也與一貫何別蓋從性地之徹不徹分也徹則識不用事而一以貫之未徹則擬議未忘而不離乎識然學者入手未有不由學而入一貫者故謂多學而識是學問歇脚處不可謂多學而識非學問從入處亦不可何也惟多學而識方可一而貫也若大聖人亦自有大本大根先得者但欲人人如此恐不能矣

賜說然字見多學自是不差曰非與見多學一定有本夫子直以非也二字逼截他頓使依傍情見了無可用須想一時機鋒逗合處非是說全學止有一貫更無多學只言多學而識非我之本領處也多學是一貫的功夫一貫是多學的源頭若不知得這一貫就是多學終無頭腦就是心齋生忘終屬苦空○曾子平日三省其

下論

○本十四

身功夫在篤實處做子貢平日多學而識功夫在散漫處做及其功力積久機緣將湊故各以一貫去點化他曾子固於行處得力若性地不徹到底是個篤實漢何以為曾子子貢固於知處得力若無定識功夫到底是個弄聰明的人何以為子貢知行本是合一○或問學識既不是何夫子平日又要多聞多見葛屺瞻先生曰世間中下人多豈能一超直入只得教他從語言文字中尋討以待其憤排之有至若究竟看則博文約禮到欲從時尚用力不看何況多聞多見故如一以貫之如知之為知之遇參賜子路等輩人未嘗不將聞見為一掃也或曰既如此則在夫子又何須多聞多見平時而不廢此先生曰無此一貫則不學固失之空疎多學亦流於汗漫有此一貫去多學則處處照見本領如一月之映

萬物既是夫子又何妨多聞多見耶孟子云見而知聞而知以聖學聖亦必聞且見也則聞見皆能察也哉然則孔子之病之也亦或以其多之故耶曰學以聚之博學而審問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亦何嘗以多學多識為病耶曰然則夫子之於子貢又奚病也曰病其徒事多學而不能一貫以多學焉耳夫自伏羲重乾而一之體立繼自堯舜傳心而一之義彰遐邇想孔子十五學聖則必先學一夫故孔子平生自堯舜以及列聖凡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經綸大經參贊大化而文獻足徵者信好敏求無非求夫此一之精微透徹而無內渾淪統會而無外功之專切時之積久忽然開口呼個仁字出來便把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一以貫之無欠無餘而成個大人之學此其學也豈不多

下論

○六十五

學此其識也豈不多識此其多學多識也豈不皆是聞見然皆是其一以貫之也向非一貫開宗則漫然如大舟之無舵泛泛滄溟又何彼岸之登也哉○近儒講學開口便說聖門自有直截功夫學識俱屬添設試思篤實莫如曾子穎悟莫如子貢夫子何不早語他一貫曉誤他許多日期

知德章

子路生平全少一知字夫子每以知覺由只因聞斯行諸遇着好事便做更不加理會如德則自心所得必須細心體認方纔見得親切能知德緣可成德豈是躁心浮氣可曉得的此當與誨女知之及六言六蔽章恭看○學之而有得謂之德得於中而無美於外謂之知德此在聖門若顏子之簞食陋巷而不改樂曾子之時見

纓絕而不韞歌原憲之友敝屣穿而不稱德為可以與此何者彼固內重而見外之輕也

恭己章

無為只是不待勉強作為而天下化成非是垂衣自理無所事事之謂夫何為哉此語不連上文須另說有昂首冥迷摸索其事為無一着迹的意象恭己只是個敬純敬不已舜一生感化天下精神全在此處所謂居敬而簡為恭而平也恭己正南面不是說他無為之實而益以顯其無為要知恭己內有無限精神足以包舉萬世不是泥塑木雕○狀舜之心則曰不與雖共咨警余而不可謂之與也狀舜之治則曰無為雖封山濬川誅凶舉愷而不可謂之為也若謂自舜而上以德化民者多無為不獨一舜便是看有

下論

○六十六

為無為於禮樂刑政間而非孔子所稱無為之旨矣蓋由舜而上其為畧故其化若出於無為由舜而下其為詳故其化若不能無為而不知道與時移政由俗革質而不能不文也畧而不能不詳也勢也舜之為比前聖加詳舜之德比後聖放畧故孔子獨舉而稱之曰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遐想當時君臣相與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而其民時雍風動於下果何假於為哉○以典謨觀舜當日許多事體何為說無為而治蓋舜非有心紛更天下事體只是時至而起遼遼來而應以物付物以事處事若春之不得不暖憂之不得不炎秋之不得不涼冬之不得不寒雖有為也民不見其為而若無為舜亦不自知其為故惟有恭己正南面之可見註謂紹堯得人所以無為蓋惟恭己方紹得堯惟恭己方用得

人也

問行章

言忠信二般是論理立則節是純潔境界下手工夫全在虛處令其自悟○忠信篤敬是真心信必言忠句句從心苗說出畧無虛假敬必言篤乃切身著實做去畧無放鬆忠誠貫在信裡篤誠貫在敬裡信既由衷斯誠能動物敬極其至斯泰然無言此心相通處便是行

敬信真心又不是臨時襲取得的須要念念提醒令精神流注志意堅凝任憑走到那裡湛然心目惺惺不散方是個忠信篤敬不然信口說過隨事答應如何人肯信托如何能行○書紳正切已體道處○王心齋先生置車輪四柱書非禮勿視四語中置一餅以

下論

六十七

示執中之象恒惟以自隨陽明劄摺其餅與亭俱碎曰破汝之象以使得汝之心

史魚章

此是兩大夫合傳初無軒輊○兩大夫遭際皆同而魚之道峻玉之道圓一稟之性成一得之養後均於世道然有關係總之直臣之操見有節也君子之道見有養也皆持身處朝所重○如矢矢字有一發不回顧意有耿行期必中意此總是欲進賢退不肖以扶國運

凡人既出仕未免為他粘帶今要住手就可卷懷幾乎時行時止家風矣惟進有可出而行之則退有可卷而懷之可字大有把柄在○惟其有寡過未能之心所以有道能仕無道能卷而懷君子哉

蘧伯玉彷彿乎用行令藏○史魚只可謂之直能伸而不能屈未盡君子之道若伯玉則因時屈伸之君子矣

可與言章

此泛就與人說不專主施教言知者語默合宜總是明理能知人志士仁人章

無求生以害仁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此所以成仁者但以還其良心之所安而已然必曰志士仁人者有志之士慷慨就死成德之人從容就死其不以生死動心而虧此仁則一也

問為仁章

人情欲如瑕疵一般瑕疵非利器不去情欲非仁賢不銷人只終

下論

六十八

日與仁賢周旋只就這副心腸還容得有別念夾帶否自然情刊欲化本心現前矣故曰為仁○工欲二字重看此是先辦了為仁的真心然後仁賢為吾益○事賢時時管束此心友仁時時調養此心真有一點精神相決治處若自己精神不到即日與士大夫居亦突然扞格耳與心體何涉○葛屨瞻先生曰人之德性全藉師友以琢磨故以士大夫之仁賢此於百工斧鑿之器是皆能開拓我心腔銷鑿我氣質而使之成器者亦有平時揜肯用功的只閉門獨處終是三家村學究成就得來不過一獨善之士惟過當世名公林下高士聆其議論半來觀其容貌德器不知消了多少鄙吝之心開了多少高朗之識況朝夕與處則潛移默化真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故學之不講夫子為憂以夾輔仁曾子所尚每慊

慨於此今世人托言為仁由已而不肯視師取友若非孤僻長傲即是怠惰自荒吾見其德之無成而終於不肖之歸也

顏淵章

顏子學問只一個天下歸仁窮乎由是達乎由是天德王道更不容分此其行藏一致處故曰有王佐之才若問為邦乃其中之事緒耳非謂其間及此便是王佐也若然則由求赤之志皆言用世夫子何皆不與而曾點一暮春之樂何獨與之耶○善制治者要着天氣運所在從古聖人立國只就氣運轉關畧一提撥便覺世風丕變此夫子每事各舉其一畧為指點大意四海大業觸類可通○行夏之時王政以時為大也要想他鑿工熙載敬天動民一段精神雖三代正朔各分四時原未嘗改蓋正朔者一朝之制可得

下論

○本九

而更也四時者天行之序不可得而改也故夏正建寅重人為政為萬世不易之法其得時正也商周之正未免冠冬於春首夫而寅月則未嘗改為二三月也○乘殷之輅器尚其質也推之而服食器用可知矣要想他九圖式化一段精神服周之冕度尚其文也推之而文章物采可知矣要想他端冕凝旒一段精神商輅以木為大車不用金玉飾乃樸而不失於陋之一節周冕制度最備所重在元首乃華而不失於奢之一節○合上三句是損益二代而尋我周合下一句是經綸本三代而進之於有虞之樂治定功成自太和在宇宙間也○樂則韶舞全重精一心法直傳有虞氏之至德即夫子之得邦家其必無為而治跡斯世於唐虞太和之域乎故必思其致治何以如舜而後作樂可以如韶玩一則字夫

子說到此不覺神遊於其間故口氣如此○故鄭聲遠佞人此即道心人心危微之辨人心一溺則變禮應樂虞夏君臣交儆者率以此宛然典謨訓戒圖難保太之思渥言其聲音蕩佚不作淫人心志殆言其心術傾危不作殆人國家說○辛復元先生曰夫子欲顏子為虞夏殷周之邦也故教他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不欲其為鄭聲佞人之邦也故教他放鄭聲遠佞人放鄭聲遠佞人是充天下之已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韶舞是復天下之禮其旨深哉○或問顏子問為邦夫子止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却不及治國平天下之道莫是此事顏子平日講究有素不待再言否朱夫子曰固是如此但顏子資稟聰明涵養具列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夫子斟酌禮樂而告之想所謂夏時商

下論

○七十

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之時已都理會得故告之如此惟是顏子有這本領方做得若無這本領禮樂安所用哉

人無遠慮章

人要看得長遠方好世人只說且顧眼前行去那顧將來不知不顧將來目前就有不好處在其間也人字煞有關係主擔當世道者說遠慮非是空自愁苦又非是多設機謀是從天理路上尋個經久安當法子以其動出萬全可保久長無事故謂之遠非取其遠者慮之也若安而忘危則危出於所安治而忘亂則亂出於所治故必有近憂○遠慮是慮理非慮事也惟理可預度於千百世之後若事則殊形異狀不可捉摸已矣乎章

道心最微人心最易染着終染着便敲錮而難開故夫子每每傷之言不望其賢賢易色獨不得如好色者乎

威文仲章

當時上有魯君下有季氏獨罪文仲者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也凡不當得而有之者曰竊文仲位居大夫力可薦賢乃知賢不舉連他的位也是不當居的故以為竊位不說到名位相軋賢否相形處

躬自厚章

人若以聖賢責人庸衆自處寬了自家地步難得別人信從且惹起許多怨惡今只自家一味躬行教人又有漸次是以善養人也怨不遠哉

下論

七十一

積而不已曰厚薄責於人是以聖賢望人不當下以聖賢責人但各隨其力量所到而不強以不堪此就處人已大段道理說至於見理分明而擔當利害亦儘有任怨處○呂東萊早年性極褊急因病中讀論語至此章惕然憬悟後遂寬厚和易脫去故習范忠宣戒子弟云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

不曰如之何章

夫子哀世上不轉念的人萬事難成

群居終日章

君子會交交修則言行皆端今群居非一人終日非一時議論不本正理所行好用術教故曰難矣哉謂保身也難涉世也難

義以為質章

此君子能養成的說學至於君子則資深逢源淵泉時出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或瀨或湍隨在得名水何心哉禮遜信冠在每句之首與以義以禮以遜以信迥然不同都從性體流出非模已成之跡也乃一理渾然於腔中發見出來委曲節奏段段有許多妙處○義禮遜信皆性也為質也行也出也成也率性之謂道也質是大主意行謂行諸身出謂出辭氣成謂事結局○義以為質如作事到面前先斷可否無適無莫本心之制為事之宜以義為根本則事貞於有主矣然義主斷制使行之不以機作用時或潤暑而條理未必精詳則失於徇情故節文次第須要皆具使無太過不及之失此是禮以行之然禮主嚴肅使出之以遜則過於矜持或急遽而詞氣未必冲和或驕世而以威嚴加人且如人知尊卑之分須當讓他人然謙之之時詞氣或不能婉順便是不能遜以出之故必遜順無主角方不忤人若使不戒之以信則遜從不常始終未必合一俱涉偽焉而已必信以要其成則有始至終一真心實意之流通却非是遜以出之之後方信以成之也如此一義為主衆善俱集其君子之德性渾全涵養已到而妙用環流者哉○吾儒經世之學一毫率易不得天下事即義所當為猶不得任情為之務須謹行遜出義乃有濟然義雖相濟矣而毫髮不根於由衷則亦偽焉耳故必須禮遜信共成就這義方不謂硬硬的小人故謂之君子

下論

七十二

病無能章

病字悚人如良能之受斷才能之未充俱引為切身之痛凡不能進

德修業皆是

疾沒世章

君子疾之非疾無名疾無實耳古人原不將名實分作兩事後世素

實驚名故名之一字有許多迴避不知名以實傳又何必病凡大

而為青史之紀載與天壤不朽而為鄉評之推重與山川生色

豈可昧昧生百年腐腐同秋草耶第要知不稱在沒世所以不稱

不在沒世那得不早計乎思之悚然○生前或造詣未定至沒世

則已定而名不見稱其人必無可法可傳之實便空做人一世了

此是示人當及時進修之意

求諸己章

道德固從性真事業亦非外邀自己取用不盡故只求己若小人看

得自己一毫沒有富貴在人掌握聲名在人齒頰不靠人便難過

活故只求人○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

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豈若

小人之遠道干譽無所不至哉

矜而不爭章

湏合兩句想出君子正直和平之養○說矜字使人嚴冷說不爭又

使人思說群字使人和悅說不黨又使人畏○天下有兩種人一

造立異一造尚同皆由識見不高力量不大惟君子有主張世道

真正精神能矜乃能不爭能群乃能不黨正是善用矜群處○矜

是立身莊嚴然循理修持無心於立異群是與物無競然順理周

旋無心於徇物矜而不爭是矜之中寓有可群之意群而不黨是

群之中不忘有矜之守○矜流於爭常以君子而入於小人群迹

於黨又以小人而托於君子交涉而無忤迹並行而無成心總是

真人品

君子不以章

言與人原不相蒙於言只論言於人只論人舉人不以言則舉用必

真才廢人不並廢言則嘉言無攸伏○以言舉人則士皆尚言矣

以人廢言則言路壅塞矣世道之壞其源在此不以言舉人不以

人廢言是指示治平要樞豈是漫無關係○非帖括不能進身是

以言舉人非尊貴不敢陳言是以人廢言

有一言章

吾人要終身行得湏要體貼人情總可與物我相往來既謂之行何

屬用一邊安得不言怒然忠形也恕影也無形安得有影只言恕

亦自從忠出何必復言忠○只此一恕始則推己及物終則為聖

人之無我聖學以仁為先恕則求仁之方也○恕只是如心之謂

如自家做人清正要別人做人亦清正正是一體待人如心之謂

總是推人心如己心及己心又如其初心也

於人也章

吾之於人人字即是斯民誰者對人之詞與無字異吾之於人豈

得那個舉得那個正與斯民也閑情此蓋推三王導民之深心無

非欲率天下以歸於直夫子斯言實有執古御今之思將以三代

之是非易流俗之毀譽若曰今茲之民依然三代之民故我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有所試謂已有微驗非謂知其將來也○直道而行就主持世教者說所以二字夾指三代之君以此治民者言之也○大抵民無古今秦時法網峻密故奸宄不勝到文景恭儉民便醇厚總是此民在所施何如耳

及史章

史官不肯闕文是才人驕氣有馬不肯借人是財人吝心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只就目前所見又已一變那得不惻然○史闕文馬借人不可看作細故一字之褒貶關千古之是非一時之交與微一代之風俗安得視為細故而忽之昔劉靜修讀史詩曰紀錄紛紛已失真語言輕重在詞臣若將字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

下論

○七十五

屈人故闕之一字乃天理人情之至也不止作史士君子凡下筆之際不可不著此一念

巧言章

自家平素無知言功夫心中搖惑見得不精守得不固故巧言得而亂自家平素無養氣功夫心中為氣使不能常機而斷不能常時而待故為小不忍所亂○忍有堅忍含忍二意當決斷而處以姑息則依回而喪機當持重而處以憤激則輕發而敗事大謀在經營圖度上着事功尚屬後一着○小不忍如孔明勸劉先主取荊州先主不忍這豈不是顧惜名義然不取則英雄無用武之地便不足以定王業而後亦終不能以自全則不取即是亂大謀

象惡章

人到數好衆惡好惡亦自可信了只為自家心上不曾有真見所以要察

人能弘道章

弘有二義人之得是道於心也方其寂然而無一理之不備亦無一物之不該這是容受之弘及感而通無一事而非是理之用亦無一物而非是理之推這是廓大之弘其容受也歟之則退藏於密而萬物皆備於我此弘之體其廓大也中和位育放之則彌滿六合此弘之用性分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入來職分之所當為者一一便推出去這方是弘即弘道之後參天贊化人亦覺得大了蓋惟人能弘道故道亦能弘人矣非真謂道不能弘人也非道弘人指未能弘道者言○人何以能弘道惟修德凝道尊德性而道

下論

○七十六

問學可以廓而大之

過而章

此全是激發人改過非謂能改遂不妨於過也如身被垢而洗之功在即染垢去即淨有何定形不改則過留而不去便常為下流中人

吾嘗章

思者聖功之本然思不窮則不能悟夫子不食不寢思力已竭思路已窮忽然悟曰終日不食以思却不道日用飲食即是終夜不寢以思却不道嚮時安息即是不如學也現在要用此蓋為喜悟而怠修者發也其寔夫子不欲發思只是懸空想像不如濟之以坐乃覺所思有真體驗處其無障曰此意多從別人說來說今之言

思者德是思得切到忘寢忘食然而驗之我當初也只是這樣思畢竟無益可見道理懸空想像不得須着實學之方可吾嘗二字要在虛境想着學者覺也身心事物飲食起居無之非學因其時候共事素其位踰其常勉勉循循實境恭提其學方有自得之益也

謀道章

耕本為謀食而未必得食又餒在其中學所以謀道本無心得祿而祿反在其中然君子謀道之心得祿是如此不得祿亦是如此一味憂道不憂貧而已○此是道則責成於已養則付命於天之意知及章

只一知及已見道了仁守工夫不在知及外只靈明不怠便是仁守

下論

○七十七

莊莊工夫不在仁守外只仁守之充實光輝處便是莊莊此是聖人檢點身上功夫周密處縱是本體已造醇美猶恐節目上有疵又須逐節照管要全盡善語氣疊說下總見精一無盡之學○要曉得即及處見是知即守處見是仁即莊之敬處見是莊即勤之宜處見是禮非是先設此等名目然後去用功

知及甚重譬之一室身心都到方是知及此已悟得徹信得過了從此保認去不使一毫私意間斷方是仁守及字重着此是詣到非止想到

不莊不止身法之疎亦是心體放逸所使總是知未徹處禮屬我不屬民本心上大中至正合於人心上恰好處是之謂禮動之以禮便是從心不踰處非徒氣稟學問之小疵而已○善即大

學明新至暑純粹無疵之謂究竟只是一知徹始終曰仁徹內外曰莊徹人已曰禮○民心惟敬能尊信我方纔去動得他來知及仁守莊莊了為何又動不以禮這是只去道之以德而齊禮未能精密不知無禮便沒規矩準繩教民如何去做善者純粹無疵此於曲成萬物處尚有疵漏故未為善也況世間原有有體無用者或臨朝恭默而勞來匡直之教實所未聞又或如黃老之學以禮為忠信之薄而有意忽之亦不可知○格物致知知及之誠意正心仁守之修齊治平莊莊禮動者也

君子不可章

君子小人俱當觀其大者以大受為主就所著見曰知機所承當曰受大受則量他担當得來容納得起是我從中納之而有餘蓋受

下論

○七十八

則我也乎人知則人也乎我民之於仁章

水火是生民者仁則其所以生生者故曰甚於水火下二句正發明仁甚於水火之意無兩層也○蹈仁則投足即是率履皆真所為仁者必榮仁者必壽是乃安身立命不朽不滅之理安有蹈仁而死者仁與水火孰甚也若所云蹈仁雖死而萬世之下凜凜有生氣此意猶在言外

當仁不讓章

當非止捨當之謂也天之生人有物有則而吾直將此則認取此物親體承當始謂之曰當真有當心便容不得讓心緣有讓心便容不得當心屋漏則凝神以處仁逼變則殺身以成仁此之謂當仁

不讓始初當而不讓是弘到後當而不讓是毅○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所謂為君不肯讓堯舜為臣不肯讓皋變為學不肯讓孔孟皆是有為者亦若是顏子不肯讓舜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不肯讓孔也俱是當仁不讓於師的樣子○聖賢為法天下可傳後世便宜在一當字吾人草木同腐禽獸不遠契虧在一讓字讓是自暴自棄

貞而不諒章
貞與諒迹類而實不同貞是秉正理而不變諒是執已見而不同龍逢比干死於貞荆軻再政死於諒首陽采薇困於貞於陵咽李因於諒

事君章
看教事勿混作教君凡大小常變皆事也後食正純於教事處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

有教章

扁鵲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旁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聖人立法總為智愚賢不肖而設豈復論其類之何如○習有類性無類教所以復性也無類可以想教力之大

道不同章

漸主明道術者不主謀國事看荆蜀之黨朱陸之辨皆是道之不同者皆是不相為謀處若統一聖真則家無異教人無異學道術同夫不必作謀國看○大抵君子絕不可向小人共謀若誤與小人共謀敗事必矣非謂小人不可向君子謀也若小人肯向君子謀

誰謂非歸正之一機乎
辭違章

有明道之辭有經世之辭辭須是達非其中誠有之流於既溢發於持滿不能達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韓子云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辭字要見關係人心世道或闡揚性命或商確經綸必使朗然不涉他岐確然可措寔用不然何以文辭為也理未達不可已既達不可不已總是為人心世道計

師見章

此真是贊天地化育補天地有憾之一端在夫子亦只率其日用之常也○昔程明道說師見章謂一部論語只如此看蓋聖人全體

是仁隨觸而動故一見替者自爾矜憐於此見造物有不足道力無不滿信聖凡十二時中行住坐卧無往非道

李氏章

通章見夫子惻然公室之思李氏病根只是個欲字其將伐顓臾蓋擬取其土地人民以濟其貪欲之私全不思國之邑所由封亦不慮家之禍所由啓也擅征伐則無周貪色則無魯罪可勝言哉首稱先王揭明周天子以廢倒他既是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為魯社稷之臣則非李氏所當伐何以伐為言以何者為其端而伐之也

李氏見利不見義並不見害分明一替也故危而待持顓而待挾所以可矜其暴似虎兇出柙所以可畏其殘棄先王大典自取敗

亡似龜玉毀楨中所以可惜夫子全是一片哀矜之心發而為斧鉞之言

冉有不言貪利飾言除害正是與季氏之謀處所以君子疾之

夫子說季氏伐顓臾非為子孫憂不過患寡與貧為土地人民之謀耳聞字本皆若先王來均字最重不知本不寡而患寡患寡就至不均不均了却又得寡本不貧而患貧患貧就至不安不安了却又得貧初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却不說均無寡乃曰均無貧見一均不惟無寡又且可無貧也均則和矣和則自無寡也既均且和上下安矣安則傾覆禍患都可潛消默化又不止一不貧不寡已也所以上下文法不拘拘分配○均是各安其分之所當得均則熾燦不生而和則上下世守而安均安中看一和字妙傾是內

變開映下文蕭牆之憂與他處泛說傾覆者不同

夫既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如是則奚必利遠人之民以益吾寡利遠人之財以益吾貧其於遠人有不服時節只當推吾均和安之遺意以修明其文德敷那仁義禮樂的化板那綱紀法度的教以招來之○顓臾所服者魯耳當時季氏四分公室顓臾猶知有魯怎肯服季氏顓臾在邦域之中對蕭牆則為遠人看夫子不均不安之論正說顓臾所以不服之故且顓臾非季氏能服且來之也其曰相夫子正指不能強公室以致遠人之不服更不能止其僭國致魯邦分裂而內變生○大夫為患分室家臣又為患大夫分崩之中又離析也不能守謂不能修內治而各守定分乃謀動干戈於邦內將自己益富益強使魯國益貧益寡不均

不和傾覆所必至矣其後哀公米欲以越伐魯而去季氏陽虎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為萬世法哉

有道章

惟自天子出則自諸侯而大夫而陪臣皆欽天子之令自一世至萬世永享有道之長可也自諸侯出其勢已逆下邊必有有他樣的故下而為大夫所奪又下而為陪臣所奪三世希不夷則或散列國以分其勢或有明主以收其權也○通章兩呼天下有道明則追責君父孔子作春秋親見魯三桓齊田氏皆政自大夫深欲反其在大夫者以歸之天子自托於庶人之議云爾○議在有道之世為私議無道之世為公議

公室章

非其有而有者必失不宜大而大者必微三桓之子孫正今日之食祿而執政者看微字不徒斷三桓之宜敗乃是與公室之復還也

三交章

益交如水滋水損交如火銷膏俱重在我去交之但是益交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但是損交使人有悅從之心日漸染而不自覺君子難近小人易親此中損益須在自己審察○直者得聞吾過諒者得進於誠多聞得充於明朱子曰是三三者之於人皆有薰陶漸漬之益焉皆有嚴憚畏謹之益焉皆有興起恭敬之益焉是謂君子之朋便辟則容止虛張善柔則每事平屈便佞則巧言諛悅是三三者皆小人之黨夫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君子可不慎其所與處乎

三樂章

樂在動念處分境凡情趣之所耽戀則德性亦因之以轉移益者之樂從心生情還從情上養心損者之樂從心恣情即從情上累心此損益在人心道心之界上分○禮樂只在吾身禮則舉止之間都有準繩而不越其矩樂則七情之用發皆中節而不損其和可見禮樂原自有節樂節禮樂即中節致中和不教他過亦不教他不及整齊嚴肅以節流也雍容和樂以節嚴也時時事皆喜如此謂之樂節○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道人善則悅暴勉強之意新多賢矣則直諒多聞之士集此三者謂之益○驕樂是放縱長傲佚遊是游當

志荒妄樂如晏安酖毒到得晏樂便是狎近小人疎遠君子此三者謂之損

三愆章

侍君子正吾人肅恭收斂不敢妄發之時而一不檢點則有三者之失况其他哉揭出三愆為事賢者立法○三愆之失平時無治心檢身之功臨時又無審幾識時之智所以如此未見顏色或君子意不在我而我見之顏色或君子心不樂我而我見之顏色皆當察言觀色古之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三愆即是狎大人處此恐自家失言非欲迎合人喜怒也

三戒章

此定性之學也人生天命之性墮落血氣中所以主乎血氣者性之

靈也須常提醒天命之性不為血氣所擾故君子戒愆恐懼非必見此三者始禁○三戒是終身之憂戒色防淫戒關慾念戒得默貪時時提醒此心不隨血氣轉移要知三戒只是共一個念頭此是人品立脚所在步步須從此踏實○少之時須如乳獅之處群而不亂如日之初升而群暗不迷及其壯也須如龍之無首如水之潤下及其老也須如金之煉而愈剛如天之行健而不息

三畏章

三畏將天命居首已見天命為重不必又將大人聖言混入天命講天命之謂性戒懼慎獨乾乾對越所謂畏也然非只靜默存養九日用之間都是天命流行觸處是天觸處是畏有惟恐失墜者大人德器隆重行可為法聖人方冊訓誥言可為則畏俱是自家心上

論下論

○八十四

功夫○論衡云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肚其謹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人不能知天潛夫云聖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是故聖人之心天之心也○小人是無忌憚之小人緊要全在不知上君子三畏只提醒這點良知不昏昧便不放逸憚知得便不容不畏小人反是世間儘有才學高一世的人只於天命鑒臨之義信不及便外面行事十分好一至暗室屋漏便以莫予云親不覺放鬆線放鬆則狎侮所必至者此所以流於小人之歸也○三戒功夫非限定三時三畏功夫一時並用如少年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便不好乎色也壯老亦然

生知章

兩個知之指甚麼這乃是中心有悟而自透其覺性者也覺性誰人

不有但落在氣質上有蔽與不蔽之分氣清便呈露其覺性氣濁便埋沒其覺性譬之覺性是燈上之火氣是燈中之油油清則火光必明亮油濁則火光必晦昧此覺性雖可以主宰氣而又不不得不隨氣以為轉移生知者一毫不蔽生下來便會曉得學知者不免有蔽乃假聞見功夫以磨練出這覺性來困學者因心思窒塞為物欲所困憊不得通達乃百倍去為學但既肯為學便向後有個出頭日子此從迷中求悟其悟後亦可漸復於生知不相遠也記曰學然後知困不學不能也○吾人論德性聖凡一般愚夫可與知能難道非生孔子志食忘寢難道不困故學則何困不上知則何民非生後世看知字不明遂疑德性亦有氣質之雜其於天命性善之旨去之遠矣先儒嘗謂生而知之者生而知此學也孔

下論

〇八十五

子若非天縱之資何以十五所志之學便足統一聖真開宗萬世蓋生知之聖生來便好學上智之人生來只習善豈有聖智不學之理從古至今只見世俗人不學何曾見有不學的聖人九思章

此總是存子致思之學前六件是存心治身之要後三件是明理克己之務固非妄想於未事之先而臨境絕不提醒亦非檢束於應事之際而支離有碍虛明此思體也然則何以獨言九九者就天下與我相交觸而我與天下相應用者不過是九件故思亦若與之為九耳若論思之體且不可言一而況於九若其感通之故雖百千萬億而無思之體自若也況於九乎九思只是一思論理雖是如此然聖人之意却要人於身心之間每事致思反求而得其

理也明聰溫恭等字正須着實體驗方是九件○九思中如視聽二端耳目未交養不睹不聞之體固是思聰明處聲色乍接周作哲作謀之用亦是思聰明處事物紛臨擴充聽並觀之妙亦是思聰明處餘可例推○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正當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則處已待人應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豈但九者而已哉此九者乃日用常行之要也固不可謂九思並用一時亦不可謂一思足空九事總是此心固要常惺隨感亦須簡察朱子曰九思不是雜然而思是當這一件止思這一件程子謂九思各專其一正是主一之義○或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朱子曰若閒時不思量義理到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軀殼閒時更不思量只守此一句足矣何用事事必先理

下論

〇八十六

會中肅何故以學問思辨居為行之先大學何故以致知居誠正之先却是如何見善章

此要見人不可以潔身為高而以濟世為大的意思上是自己做工夫所以容易下是成己成物工夫所以難見○有一項人揀擇善惡見得極分明孰得極堅固撥得源頭極清非可易得只恐他未透出天地萬物一體閑頭其實求志達道只是此輩身心無愧怍人也求志之人當下意念便曉得好惡原不是完滿我一人分量只此念頭種子既真生意亦大一當行義如時至氣行流通一世不止身心無愧怍實與世道有關係所以難得○見一好事忙忙要做見一不好事忙忙躲閃此是一念取舍之良人心所易激發

千古毫微之脉叔世不容混泯然究竟起來總是歸潔其身一塵不染此特自了漢亦儘有善不可為不善不得避者何得以獨善其身為高○出處無二理行藏無二道窮時所體備於身心者即達時所推行於天下者也此身可隱此志常要流通一時不求便與天地萬物間隔夫窮則念念不漏達則念念不差方是此志究竟處行藏即與夫人章行義一般者若徒建立功名廣施德澤而措置不合乎天真設施不本諸性命即彌天事業終非達道蓋以其非本志也可見古今來惟體用合一之人可以立本可以匡世軌近則抗志山林者薄經濟為迂圖係情軒冕者嗜聲華為世味遂分窮達為二故云開語未見其人以見出處合一之難非慨世也○古今人之不相及便從心性上分路了今人之學只有此心

下論

〇八十七

不知有性所以念頭上能判決清楚而好惡一誠者猶見其人至於性體處宜洞見本源而出處一致者徒聞其語蓋古人之學性學也其好善而懷靡及之誠惡惡而切慄湯之懼者節目功夫若主腦則自有全體在如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者是也孔子衰周一布衣耳位不堯舜湯武功不時雍協和而孟子稱之一則曰賢於堯舜一則曰生民未有則孔子窮之所行真有大於達者不識何修何營而致此若只准園力田之為則常鄙之曰果哉末之難而棲棲皇皇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似又不井於林居之樂者而所令學者至今則之不知其學安在豈非所謂性宗圓滿行藏一致者耶

齊景公章

景公貴為諸侯但曰有馬千駟削其貴而存其富若曰此為富人已耳夷齊餓死首陽但曰餓於首陽高其餓而諱其死若曰此亦何嘗死哉○古今人跳不出貧富兩個圈子夷齊景公便是那圈子中兩個榜樣景公赫赫東海當日何人不畏而益棺事定即已滅沒竟為千駟斷送了一生夷齊寂寂西山成周已自不問而折骨貽馨千載猶聞竟以首陽峙峙了千古此可見宇宙間公論不容泯亦見宇宙間事久而後明富者當敢貧者當勉○富貴也是終眼過的貧也是終眼過的惟此名稱垂之身後歷千百世而不磨人若把這富貴與名稱合將者來便覺眼界也空濶心量也開廣自不為目前境遇所動

昇善射豕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為獲躬稼而有天下天心原有公道

下論

〇八十八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人心原有公道由今觀採薇之歌與牛山之淚一氣息奄奄一生機凜凜不知誰得誰失必有能辨之者○夷齊垂芳千古誰為夷齊齊景泯泯人何井為齊景

陳亢章

聖人原不曾有心私其子又何曾有心遠其子若說遠之去異之者幾何○不學詩則事理無由通達何以為盡言之本心氣無由和平何以訓發言之意不學禮則品節無由詳明何以為立身之資德性無由堅定何以為立心之矩

細省伯夷對陳亢兩段語從容和緩宛然太和風味真聖嗣哉夫子兩次獨立鯉即兩次趨而過庭終說詩該學鯉即退而學詩終說

禮該學經即退而學禮向道慈惠聞言即體賢可知矣

邦君章

邦君之妻四字提綱正名定分全在君稱之三字假如不是邦君之妻邦君雖以勢顛倒名號鄙夫能無後言縱國人亦憚於威異邦豈無公論○此一節是禮記體裁春秋筆法所以陽倡陰隨造端夫婦者在此所以正名定分庶不凌嫡者在此所以由近及遠培植化原者在此易係家人書謹釐降詩首二南皆是此意關係宜小

陽貨章

到處是個孔子不見通章固是因應神機亦是經常道法欲不見則時其亡偶為所見便與他說話未嘗執定亦未嘗轉移○欲見是

下論

○十九

欲假孔子為重時字渾然天機時其亡原是適當其亡之時耳就如孟子說嘽亡亦是怕墮小人之計而處之以權乃曲遂其不肯見之心耳不必說與小人相稱○陽貨之問都着在孔子身上來孔子之對却不認作自家身上去只問開評論真是聖人氣象看他懷寶一言也知聖人有個寶在玩將字意所謂我待價者也消却陽貨一片熱腸此句不須頂上說若說吾終不忍於迷邦失時依舊是自認不仁不智了○不見陽貨不仕陽貨類伯夷之清可往拜則往拜遇諸塗而不避與之言則即應類下惠之和不肯懷寶迷邦從事失時又類伊尹之任合清任和而時出之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此千古待權奸之法不然則取禍柔則屈身矣陽貨與孔子人品天地懸隔正是習相遠處渠亦知懷寶迷邦非仁

從事失時非智孔子可以禮致難以勢屈正是性相近處孔子決不肯為陽貨陽貨亦決不肯為孔子正是上智下愚不移處性相近章

性只一個別無有兩天命之外何曾有性性如源泉無處不清河之濁海之鹹井之井若皆水土雜氣使然此非以善惡未分為相近乃以彼我不殊為相近習乃習氣用事習俗漸染之謂人自有生以後無時非習世緣既已習熟便各各背馳習相遠就不好一邊說善者雖造到堯舜於本性無纖毫加益惟惡者日趨而日遠耳○此章原是言本然之性非蕪氣質之性為說但言本然之性於習染之後非言本然之性於降衷之初也降衷之初人性只是一樣聖賢此性途人亦此性本無毫髮不同後來或為聖賢或為狂

下論

○十九

愚或相倍徙或相什伯千萬而無算人只見人品相遠如此遂疑人生來性有不同故夫子說勿謂降衷之初人性本同即相習相染之後還觀人心之中孰無相近者在但習自相遠耳何也習於上智者決不肯移於下愚習於下愚者亦決不肯移於上智此正習相遠也人易可不慎習哉○論本然之性於有生之初說得同說不得近論本然之性於習染之後說得近說不得同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論本然之性於有生之初言同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嗟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

希此論本然之性於習染之後言近也孔孟以此言性而荀子猶有性惡禮偽之說真是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者性既是惡禮又是偽安得不純用刑法此李斯所以亡秦而貽禍至今未已也

辛復元先生曰不惟人性皆善人人有聖賢的性即氣質亦皆善人人亦皆有聖賢的氣質或疑氣質有昏明強弱之殊故從來謂氣質有善惡彼愚者弱者不知費多少功夫猶難得與智者強者齊也先生曰此間極難理會不知耽誤古今多少人以功夫言四者各有當盡之功以氣質言四者各有合道處也蓋天生人知原教人天理上明白生人愚教人人欲上暗昧生人強教人善事上勇敢生人弱教人惡事上退縮今知者把明白反用到人欲上愚者把暗昧反用到天理上強者把勇敢用到惡事上弱者把退縮用

到善事上此所以把氣質敗壞反歸咎曰氣質拘人也何人之昧其心而不知察也

上智章

此承上習相遠處極言其懸絕之甚也蓋性相近原無智愚之分上智下愚非生來一定的惟習於上智決不肯移向下愚遂去習於下愚決不肯移向上智遂求見惟上智方不移則非上智難保其不染於習也亦惟下愚方不移則非下愚猶可挽其復歸於性也唯字內有警策之意○語意雖說不移主張全在可移上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見始習不可不慎惟聖罔念作狂狂克念作聖見習猶可轉移○過鈍人在君子路上行就是上智靈敏人在小人路上行便是下愚智與愚不在才上說

武城章

道字是通章命脉夫子與諸弟子從遊其本念無非欲以道易天下也故莞爾而笑喜其可行於天下之機末復呼二三子含情更深正望其同道濟天下之意無兩層

城以武名用武之地蓋嚴邑也絃歌之聲正子游以道治武城直令凡室之間和氣充滿故絃歌不輟禮樂是道中一事絃歌是禮樂中一事君子學道則有以涵養其仁心故愛人小人學道則有以服習於禮教故易使固不是外禮樂空習個天理亦不是止以絃歌為禮樂也○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賢才為重一以道化為先皆見其知本

公山章

下論

九十二

欲往二字甚活特無聊之思耳看如有用我一語立將往事交付之不論公山自召夫子自思東周神情寄托甚遠○三桓世執魯權公山畔則其家內亂僅得因此除去權奸還政公室魯一變而周道肅矣自是翻轉世道一做手激發天下一機括子路如何知得又如何與子路分疏得○末之謂計無復之而豈徒哉言他辦得一片信心來也如有用我者已自推開說權柄在握其施為運用必有不可測者使西周之道復行於東便是東周此是夫子夢見周公一段添情觀此則知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事亦無不可化之人

問仁章

恭寬信敏惠總是一心不悔得衆人任有功使人是一心行於天下

即聖修即王道○仁原以行得名子張學問非不亦見到一體處
患不在枯守一心三患不以本體實勘之宇宙恭寬信敏惠豈是
知了便是的須是平日有篤實功夫方能發皆中節真心流通若
是故又說下五句元未至於此猶未可謂能行也○與顏子論仁
說視聽言動是從天性上點出形色與子張論仁說行五者於天
下是從作用上究竟本體言吾人豈嘗獨坐一室乃動輒與天下
相應接却只是一心相感通曰能行則隨在見理之運用隨用皆
心之流貫所以為仁然單說個仁却渾淪無下手處合恭寬信敏
惠實落體認此心更無絲毫走作方是心體無間恭寬句是五者
恭則五句是能行不侮等正是行於天下之實不侮是天下之人
不侮也任是堪倚靠能為人擔當事此五者是心體周流無礙不

下論

九十三

滿故曰仁○行仁於天下非是在境緣上用功蓋為仁雖在心上
做工夫然亦離境不得心如明月當空山川人物一切俱照若光
有照不及處即是其月被掩未有心境可分兩截者也

堅白章

欲往佛胎或自有深意堅白二語亦只就子路不善不入之說答他
其實欲往之心原不在此匏瓜一節不必有所指夫子一生行徑
知之者希夫亦慨然有無窮之感歟天下事有理勢未必能行而
情自難忍若往往有之此但可住手未可灰心○欲往只是無可
無不可之意其可以自試於磨涅處全自心之神明變化來此聖
人自信得過處○顏子云鑽之彌堅是見聖道之堅處曾子云皜
皜不可尚是見聖道之白處

匏瓜二句想見夫子乘機邀會便為人之所不能為為人之所不敢

為處語意極圓若說必為世用又是有所繫了繫於一處而不為
人所食影出拘而無用來見我之於世可藏亦可行天下不能繫
我之迹無可無不可天下不能繫吾之心也通士之累在磷字
磷字貞士之病在繫字聖人有通士之推而無其累有貞士之守
而無其拘學者未到聖人地位寧學子路不然仕莽應京幾何不
為身辱

六言章

仁知信直勇剛皆德性之妙好學以陶鑄之俱是德性不然止是好
題目且有蔽端學易可少○學何在曰明德此不是記誦詞章漢
疏曰學者心之明月此學是泰研此心使我靈明透徹到處逢源

下論

九十四

遇着慈祥處即仁朗照處即智信直勇剛亦復如是故終身有六
德之用而不炫六德之名若只羨慕六個話頭有一話頭即有一
番情見為之湊泊即有一番影似為之障碍六蔽自此生矣蔽雖
有六破蔽只在學字一學既透六蔽自除故劈頭呼醒由也以破
之○愚是一味要救人不得德度力欠分曉也蕩是一味尚知解
鑿空駕虛絕無憑據也賊是一味要執前信不管害理害身害人
也絞是一味佳已情直言直行盡數逼迫出來也亂是任我血氣
直前去做犯上越禮亦不顧也狂是高自矜許凌世傲物令人難
近也勇自加人言剛屬自似言

學詩章

歷指學詩之益而此便是學詩之法學者修心理性考古鏡今處人

持已明物察倫而已。種種皆備於詩。一生受用不盡。○可與可觀。可群可怨。可事父可事君。其理在詩。能與能觀。能群能怨。能事父。能事君。其功在人。○詩可以處夫婦。處兄弟。處朋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專言君父。舉其大耳。○後世格物之學。不明所以。不能多識。而詩之意。亦遂以湮。豈知鳥獸草木。皆與身心性情。人物物理。相關。故草鹿鳳梧。良臣。諷也。園楊飛隼。忠臣。鳴也。苑鳩山祀。賢子。吟也。升鶯蓼莪。孝子。痛也。但得詩中。趣何必非。默而識之。

同召章

二南皆被化後所作。皆治象也。非治本也。夫子教子為二南。豈教他求之於二南。正教他曉得化行自近的方法。果能於此。實實體驗。修身齊家。自然家國天下。打作一片。更無阻隔。但觀文之所為化。

下論

○九十五

俱是由宮帷達之朝。廷由朝廷達之國。都由國都達之閭巷。便可以四達不悖。若不為此。便從家內幾個人。先行不去了。故曰面牆。通章總是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與詩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同意而修身為主。

禮云章

兩字哉。字不說出。和敬來而咏嘆。淫佚。使人長思。徐味。有無限意。景先儒云。上安民順則。王帛停筐。風淳。儉恭。則鐘鼓。輟響。此意正堪回想。

色厲章

此是說偽君子貪昧。隱忍受病處。不可對人說。又恐被人瞧破。却假不可犯之色。以掩其小人之。心朱夫子曰。他豈只在要瞞人。故其

心常怕人知。如做賊然。○女不潔者多。佞舌吏不潔者多。倨傲易泰卦。以內健外順。為君子。否卦。以內柔外剛。為小人。即此旨。

鄉原章

鄉原只是平陋隨俗之人。孟子生斯世。數語便是鄉原本傳。如他同流。合污是要媚小人。似忠信。燕潔。又是要媚君子。委曲遷就。似乎理而實非理。人若都去學他。最是敗壞風俗。故說個德之賊。正要持世者着力防他。

道聽章

此見輕浮淺露者。真不足以為學道。與塗俱浪漫之意。不必以地泥之。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雖由聞見。以入要在潛心體會。以蓄之。方為吾有。入耳而出口。究竟於身心何益。故曰德之棄。

下論

○九十六

鄙夫章

謂之鄙夫。則識見庸陋。志趣卑污。即所謂鄉原。即所謂色厲內荏者。也。東坡云。鄙夫止於營私。其害至於亡國。李斯之立。胡亥張禹之。右王氏其謀皆始。患失。故孔子深惡之。○鄙夫患得之心。雖切。然猶有所不至者。權微則力有所不逞。始進則心有所顧忌。故其禍猶未烈也。若患失之則。謀乘乎權。藉節急於官成。只曉得自己富貴。絕不管主人安危。國家休戚。只此一念。在下位便利。君害民在上位。即蠹君要寵。在言路則導君喪德。故說判無所不至。處或是要結奸黨。或諂害忠良。或壅惑君心。流毒天下。種種奸惡。本非初意。樂為無奈事。權所在。放捨不得。畢竟要到這田地。真可寒心。

三疾章

此即氣習以驗風俗天地氣運漸薄以末世聖賢之生多不如古為
驗又如生物得氣厚者與後來生者自差但三疾之亡是論氣習
非閑氣數○狂者進取不克高視闊步做好事不拘小節蕩則蕩
溢不收越過防連不好事也放開去做盡是矜持太嚴不免露
些稜角九自守處或欠渾融念矣便一味忿怒與世乖戾不合要
去凌人了直是是非不掩不會委曲周旋詐則反弄虛頭詭偽不
情矣可見古人率真今人習偽古人猶是本症今人變為別候了
古人猶是稟之偏今人全由習之壞

惡紫章

此是存正闢邪之意佞與利口不同佞人之才不專尚口利口則無
佞之才而有其偽心○惡紫之奪朱也正天下之色惡鄭聲之亂

下論

○九十七

雅樂也正天下之聲惡利口之獲邦家者正天下之人三句並重
是治平要術不必紐重末句

無言章

予欲無言欲人求之言外也不言何述一問儘有悟頭除却言語從
何處討消息天何言哉一答畧一指指出無言光景使子貢恍然求
之言外只作個影子渾渾指點着不得分析解說

予欲無言不是言有所不能盡自是不消說得已都潑撒出去了聖
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惟無不盡所以不消得
說了玩一欲字是無言的精神正教他們當面認取隱然見得道
因言而明不因不言而晦若謂道以言明亦以言晦便非聖人本
意

天何言哉不是分疏自家不言還是指點妙理與他看說到天不言
而行生非所謂無言者和盤托出已把真機盡洩更又何言四時
行焉無時不然百物生焉無物不有觀焉飛魚躍見此理無物不
有觀遊者如斯知此理無時不然悟得此理真有手舞足蹈之趣
何須言述○予欲無言時行物生正是然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
不倦處處從來講論著述俱是聖賢不得已方便法子其處道不盡
在講論著述上若看定講論著述為足傳道便系故夫子說子欲
無言將講論著述伎倆一筆抹殺令從此外別作生活學人悟得
此旨即無六經可也悟得此旨方可讀六經也邵子曰滿懷可惜
精明處一語未能分付時鄒南阜先生曰寄語苦意年少者莫將
章句送青春請參透此中消息朱夫子感興詩曰玄天幽且默仲

下論

○九十八

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哉考訛子喆囁使嗽喧但
騁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子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求刊落奇
功收一原此一詩說出天道不言聖人無言後世多言之弊至末
二語渾然一貫本源矣○揚用實先生曰得颺之朝禹稷皆有言居
舜居無事禹稷却到不得舜的地步著述之林參伋皆有言回居
無言參伋却到不得回的地步蓋難名之化不言之教舜去充顏
去孔一開耳其歸宗處原不在事為著述上著脚

獨悲章

取瑟而歌非侍既出力也一遶將命而出一邊取瑟而歌記者領得
夫子之意以為此使之閒之也躍然發深長思矣○孔子辭孺悲
之兄尊師道也以疾辭者辭語渾厚也取瑟而歌氣象從容也使

之聞之意思惻惻也無意必固我此處即當見得與許曾點之志
同一機括是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三年章

宰我此論可與想見世之居喪者有三年之盡文而無期年之實意
徒使禮樂廢墜有乖人道故自以已見約畧情理而欲節之却不
知孝子於親每事惟恐不足故雖明知無益於親而為此無可奈
何之計聊以自盡其心已耳今乃計時論序為之議短喪將此心
頃放何處此心既失又豈復有禮樂故夫子不暇開其禮壞樂崩
之語亦不與細論三年期月之語只反覆就他本心不能安處挑
責之到末點出子生三年二語以見先王制喪初意使宰我聞之
惻然其不寧真善於以仁情人也○先王制為三年之禮非謂人

下論

○九十九

子之心至三年而遂盡蓋使厚者不至戒性薄者不得廢禮平宰
我天稟原薄自反哀情至期已盡故問短喪若曰禮生於心者也
心既散失偽禮何為乎故下文夫子亦不論禮而直以心之安不
安提之○食稻衣錦就期年外看於女安乎正喚醒宰我處凡人
心不安處即是仁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仁正禮樂
之原何崩壞之慮也可見宰我所論崩壞者亦只是玉帛鐘鼓之
末耳○父母於子懷之三年不以為久而子乃以三年之喪為久
乃挑他孩提本心非以三年為報服也

飽食章

合群居章見心不可不用尤不可不用在道上○心無所用便是放
心心有所用便是盡心放心昏散而外馳靈心活潑而中斂雖博

奕之猶賢亦猶快冊者之亡羊也○無所用心正與必有事焉相
照者夫惟終日必有事焉則有所用其心而為聖為賢終日無所
用心則不知所事事而為愚為不肖

尚勇章

勇是血氣之粗處義是鎮壓血氣之精微處義之所發即是勇勇正
在見義必為處見○不曰以義為上而曰義以為上見宇宙第一
等事業更無加於義之上者義是天理之宜乃吾心之裁制精義
即治氣之學令子路剛心猛氣一時頓盡○義以為上是析義欲
精從義欲回喻義欲切比義欲周凡所行止一聽之於義
有惡章

下論

○一百

子之惡惡心體之不明子貢之惡惡心術之不正俱足為世教人
心之防由夫子之一惡俱是太和元氣凡後世之徑行執已不近
人情者皆聖人之所必絕也由子貢之一惡俱是正大心腸凡後
世之逞機用察不由本心之事皆賢人之所必絕也○上節是理
不該如此而倒如此故都用而字乃相反語氣下節是事本不
此而冒以為如此故都用以為字乃做造語氣須細剖出○辨
惡二項是假氣節無禮二項是假作用微訐三項是假名理真士
林中五伯○下流不專以位言人品之流於污下皆是○勇與果
敢有別勇是以氣凌物果敢是質性果決敢為不顧是非真心妄
做畢竟心上有蔽塞不曉暢處剛愎自用正此一流人頑說得可
惡○子貢俱進一步說話惡那微的又以為知不孫的又以為勇

許的又以為直

女子章

人情非近則遠善養之法亦不是不近不遠之間正身以率之寬嚴皆是原本處却在修身不在用情○遠近字不可說遠近是家庭之常當如此遠亦是主僕之常當如此只是這樣人但近之不曰家庭之常當如此而曰主人遠我也如此便怨如此真是難養若謂僕之分當如此而曰主人遠我也如此便怨如此真是難養若謂親狎為近如何去近他嚴厲為遠如何去遠他則主人先待的差便說不得他難養○士君子多加意於大人君子而忽畧於女子小人不知女子小人尤是難養的可見自家學問真是無微可忽無畧無小大無敢慢學至於不愧女子小人始可言學

年四十章

下論

○百一

四十乃人品大段論定之時也古人多說四十不惑四十不動心大約以四十歲為成德之期故四十無聞已不足畏况損名墮行至見惡於人則追數四十以前作何功夫乃証之人情有不合驗之公論有不悞可見四十前全是悠悠忽忽有善不遷有過不改故至日暮途窮無可進步此生雖未終而此品則已終矣反覆回想真可浩歎夫子所為危詞以醒之也若伯玉五十知非武公九十作聖晚年進德自不可量但夫子只惕人及時進修耳時乎時乎不再來戒之戒之宜勉力

微子章

微子為帝乙之長子箕子向曾勸帝乙立微子微子若諫紂必生疑

又史稱微子數諫不聽則當時亦未必不諫紂為象箸箕子諫不聽則箕子亦非不諫者偶有此干剖心之事遂以狎狂被囚三子或去或奴或死只一副至誠惻怛的心腸各分頭去做總為感悟獨夫地也究竟論之微子以宗子而奴與死皆不安箕子以父師而去或死亦未安使比干於去奴之後而不死或死於微箕未去未奴之前又皆未安雖其總為獨夫計而尚論三人時位情事由乎天理而順即乎人心而安更無有絲毫遺憾故夫子斷之曰三仁○書曰吾家毫遜於荒箕子曰詔王子出迪於是去位而遜於荒野當時箕子為奴而不死偶幸紂怒未甚耳書曰自靖自獻於先王仁之的疏○殷有二字大有意在見不獨剖心之比干周不得而有之即封宋之微子陳疇之箕子亦非周之所能有也義周

下論

○百二

粟之輕千載有二義係商鼎之重萬古有三仁○紂惡或改去亦可還存宗祀之說恐未必然箕子狎狂大約不忍正視君之惡不得已而為之非謂隱忍以圖後功也或謂箕子洪範之道在身故忍死以俟傳尤非

柳下惠章

惠之不去惠自有不妨於黜者此意却難與或人言故直就所云去者而以直道枉道商之直道是直遂了這道枉道是枉屈了這道何必去父母之邦正是發明此道決不可枉不是枉道易合之說○下惠之不去魯不忍去魯也不忍去魯而以不必去魯應之情詞楚楚讀者試參柳下此等處和耶介耶

待孔子章

大意要識得聖人去就不在禮遇之隆殺而在道之行否蓋夫子之適期月可三年有成而當時議論夫子當年不能窮其蘊累世不能殫其學故景公說吾老矣見得夫子之道就是行得他也不能見了原不是斟酌待聖之禮只自分其所能待孔子若魯之待季氏我雖不能季孟之間也是做得的只是吾老不能復用矣嗟乎已船之封見阻接漸之行迅速誰曰不宜

齊人章
小人之欲傾人國也必先敗其人之志齊之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當時季桓子之用孔子亦知其非附已者然不無任德之心不料甫為政而墮三都出藏甲慮無不強魯而弱季者桓子憾之深獨其所持正又進用由已去之若無策

耳齊人親見此意故敢於行間而不虞不受桓子亦樂於有是聞故明受其餌而不辭外借隙於隣國內分謗於魯君而陰洩其強國削家之恨此意夫子親之深矣記者曰季桓子受之明乎季桓子之行孔子也○三日不朝是桓子閉朝典以塞孔子之諫路也不然孔子能却萊兵於壇坫之上不能麾女樂於國門之外耶

楚狂章
此章書見隱士知愛孔子而不知愛天下聖人欲挽天下而先挽楚狂只楚狂二字一章大致已盡楚狂諸人俱非無意治亂者也獨其所見不如孔子之大故潔去就於一身而分治亂於天下耳○孔非衰鳳狂實猶龍雖然絕而惟恐其聞則聞而不能不動可知故曰非無意於治亂者也○接輿陸通字此章以下至逸民俱是

接輿諸人列傳

長沮章

沮溺避世為天下無道孔子轍環亦為天下無道蓋天下有一毫不可為豪傑不肯犯手天下有一毫可為聖賢不肯放手東坡有言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為之○孔子與子路方窮途迷津偶見耕者而問之初何知其為隱者若謂欲挽之共濟不免附會溺問孔丘之徒者正要說辟人之士從之無益○滔滔二句關夫子且而二句關子路誰以易言誰人用你易那滔滔也○慨然有身世無窮之感鳥獸二句反其辟人之譏有道二句反其滔滔之說鳥獸句直指避世者說不是泛論斯人吾與亦萬物一體吉凶同患之意自情之相關切言也且辟人辟世如何分得世人

皆斯人合斯人成世避了人便不成世界人如何辟得有道不與易如人無病便不用醫了○聖賢有放不下的捲子故有冷不下的心腸無窮無達分量無處不滿者此正孔子之所以獨高千古也先儒謂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日亦無不可化之人此最得其皇皇周遊之本心此處若忍得下更何用說求仁

子路章
上章明說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則行道者夫子之本懷此處却拈出行義蓋義合而從則道固不患於不行不合而去則道雖不行而義亦未嘗廢矣聖人語意無非惓惓行道若無意於道周流何為乎但此接引隱者權言行義若仕皆行義三家仕魯皆義矣全要識得立言本意

止宿一段人俱作動子路皆隱風味若寫得無意更高觀丈人如此議論如此款接居然是高人所以說隱者使子路又見則招隱意也子路自至丈人自行無逆料意大凡隱者多迹晦而用奇後世如魯仲連却帝秦發卿矢歸東海不復見同此一旨○夫子使子路又見丈人不是要轉他出仕只是要轉他不可不之念若是要轉他出仕行不先轉一及門之顏子而徒轉一頓蓋之丈人耶惟是夫子終日與言已轉得顏子不可不之念故曰用行舍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者謂有此無可無不可之念也非着跡在行藏間論也知此則知仕止久速無往非道用行舍藏無往非學視用舍為寒暑風雨之序視行藏為出入息之常仕者安得以仕為可以隱為不可隱者安得以隱為可以仕為不可哉如此則可不

下論

百五

可之念不轉自無矣此孔子之學不厭而教不倦所以大有造於天下後世也

不仕無義是一節大旨仕則可以徐處乎進退之宜還有商量在若執着不仕則便無個義了惟一人總理於上衆人分理於下繞成世界若只聽一人孤立大家隱去則治理無人亂且立見即山林亦豈能獨樂哉故君令臣共古今通義不曰行道曰行義道猶可卷而懷之義則無逃於天地也丈人輩救世之心甚冷與他說行道都不動心所以提出君臣之義去接引他○只不隱便是仕無時而不存遇合之心即無時而不行君臣之義他的意思不過恐濁世污辱要乾淨自家一個身子到奈亂了君臣莫大的倫理這怎知道君子心腸非無益好勞卑為要行君臣的分義蓋行道之

機聽於在人而行義之志執之在己道雖不行而義不可不行如君雖不能行吾之道而我自不敢戒君之倫義以君臣之倫理言道以君臣之遇合言○避世者不顧天下之大倫即使時有可乘而一意以潔身為高經世者不惜一身之小節非不相時而動而其心以道濟為主君子之仕行其義仕不拘定在朝只是有惓惓為世之心而不肯已便是

詳說諸子之隱接與似高沮溺似石丈人似智荷蕢似激晨門似通夫子非不欲往從之但此心放不下故如此感嘆低回夫以耦畊之沮溺而知魯國有仲尼又知仲尼之徒有仲由以荷蕢之丈人而知仲尼之不勤四體不分五穀是從何處知之且既知同時之仲尼必知既往之堯舜既知仲尼之徒有仲由必知仲尼之徒有

下論

百六

顏曾既知仲尼之不勤四體不分五穀必知仲尼之講學問而淑後進雖志向不同而識見如此總謂之隱者不然凡山林農夫皆得謂之隱者矣今且無論山林農夫即縉紳章逢之士問今日某處同志為誰某處同志為誰無論學術即姓名亦茫然不知豈不有愧於耦畊荷蕢之農夫哉

逸民章

逸民非避世則混世大抵商周之季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從來聖賢各出手眼各自成一持世分量如夷齊門風既高千古而忠連却又有一般局面仲夷又却有一般局面各不相襲而同謂之逸即我夫子用行舍藏隱居待價儘逍遙自在是逸民第一流然而應世之跡有異焉者論述一番感懷千古○逸民猶言天地間

討便宜人也彼見時不可為不以其身上擔子為重但以得行其志為快若孔子則欲以有道易無道將身與世不分作兩世可不

可即我之不可也如何逸得故曰我則異於是註疏曰節行超逸也其人脫然物外不為世網所羈山林亦逸朝市亦逸用世法亦逸用我法亦逸故記者繼之曰民

夷齊待清北海抗節西山其志潔其行芳是逸民之清者也

柳下惠汙君亦事小官亦做他何嘗看官在眼故同謂之逸○少連東夷人生於夷俗而知禮

絕說個降與等即說言行言發乎志行出乎身者也中倫是不亢不阿中乎天然之義理中慮是不矯不隨合乎同然之衆慮其斯而已矣言即此已足見二子之為人不必論其他也非有不足意

下篇

○百七

仲夷隱居獨善似未必中慮故言自廢似未必中倫然其身中清此句承隱居說假如於陵仲子非不清未必合道此却是合道理的清故曰中清言其有合於清節也廢中推是托為放蕩不簡以示不可用承放言說蓋當時若不斷髮文身少不得又要居位此時止有一廢是道理故曰中推此即推便之推不如不足逐其志也○逸名夷詭諸之裔也族夷仲年為齊大夫夷射始為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或勸之逸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於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為犧乎○宋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千舉萬變其道一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集昭

之世不能汚仲尼子方是也

無可無不可語雖渾融然頂上異於是來專指著逸民之行說蓋諸人或避世或混世行事固不盡同總因不得已時而以超世為念者執定一格故成其為逸若夫子道大莫容所入不合迹若有類於逸其實下其身以為天下並無超世之念無可者不以其行事為可也無不可者不以其行事為不可也不執死法是乃所以異彼者此必因目擊沮溺丈人之流感懷千古故引逸民以發論謂自古高人不乏卓行可風但我定要去學他做超世的事○在夷齊必以降志辱身為不可而惠連則以為無傷惠連必以隱居放言為不可而仲夷則以為無傷是此之所可即彼之所不可各主一可不可也夫子此中之妙用直是身無所繫志無所紐言無

下篇

○百八

成心行無轍迹清不絕俗權不離經總是一圓融變通不拘一定曰無者言其不存於心也○逸民惟置身宇宙之上所以立品夫子惟委身宇宙之中所以無心可不可以迹言若道則必從其可惟以道為可則是無可無不可也不然孟子說不得個可以仕則仕四句矣

大師章

說者以夫子正樂而諸工散非也夫子自衛反魯正樂故師擊之始有洋洋盈耳之盛此則其末年樂衰之事耳擊賈大師也亞飯以下亦多同心故先幾遠跡踰河蹈海非共官之罪也故書其職非其人之罪也故書其名非其心之忘乎魯也故書其地○白虎通曰王者平旦食重食脯食糗食九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魯諸

侯止三飯然不言一飯豈天子錫周公樂而魯幣之孔子正樂而去其一耶

魯公章

此伯禽就國周公訪遺之辭其立國規模與九經相表裏施作施乃離解而不相繫屬不施者相收相恤聯以宗盟之誼也重忠厚講以施親句提起中二句以親臣世臣分末另講○周公之治魯也尊尊而親親太公曰易世其衰矣後人見魯之式微或咎貽謀之過不知魯之可以一變至道者正忠厚之餘澤而共漸至式微則亦子孫不克守先世之典刑耳記者於魯之衰而紀開國之訓詞然有深感○君子二字是領古人仕則不疑疑則不仕豈有置之大臣之位而使之脩官又持小臣之察以防之耶怨字要想是大

下論

百九

臣心事大臣以安社稷為悅既是忠肝義膽毫無用處怎禁得不得嗟嘆○故舊一棄既無以酬先世之德澤亦何以獎後起之勛奮

八士章

周之初人才號稱極盛只周有二字已是記者具眼三仁去而殷墟八士生而周祿

微子篇章章相接去者去奴者奴死者死殷之所以亡也下惠三黜

魯之所以衰也齊景公不用孔子齊不能一變而至魯矣魯受女樂孔子行魯不能一變而至道矣中國不可無幾或遇他方楚有接輿而不用接輿又不肯同聖人楚之所以止於楚也沮溺丈人皆不合不惟道窮於朝亦且窮於野矣故自附於逸民衆樂官去魯魯事豈可知也雖然亂終不可治乎魯尚有周公之訓典在也

一舉而力行之安知不培周初八士之盛乎此記者無已之思也子張章

士字

士字提起者其可已矣言必如此乃成為士責成不淺士能於死生利害閑頭實心勘得破於幽明始終處實心會得真此亦煞有學力其可之云蓋深許其立身大節無虧也○致命不言思死生之際惟義是殉不躊躇而決也思哀思敬非思則終不必慎遠不必追故云思

執德章

此子張貴弘毅之學德與道俱是心體執與信俱在心上說執德弘者器弓大信道篤者志操堅若不弘則一善自足且為方隅意見而無關性命不篤則疑信相參必至庸華影像而難語修持若是

下論

百十

弘且篤者道德賴以恢張賴以肩荷為有為無通有關係若不弘不篤悠悠忽忽彼雖自謂道中人却如何倚任得他言不足為世之輕重也○此二句意亦相串若執德弘而信道不篤則容受太廣後或隨人走作又不能守正理若信道篤而執德不弘則確信一說而或至於不覩大全故須並說

子夏章

有容有拒者君子擇交之常矩有容無拒者聖人翁受之大德究論交道還以子夏為正○世間人品有三等賢是人品已成善亦一長足錄皆可者一過數乃庸衆只是平常不能則才力不逮皆足可與不可之間若不可者畢竟他人品心術有所未端不可與他交的何必不拒子張不深會子夏之意特自伸其說要非定論○

門人問交亦是彼此相正何必定有所不足於子矣○何所不容是不必拒人我之可自足以化人之不可也人將拒我是不能拒人我不可又何以求人之皆可乎○子矣論交之言從夫子毋友不如己者來子張論交之言從夫子汎愛衆而親仁來其實對門人說子矣之言尤為中節○子矣之言可以成就門人子張之言可以開廣子矣况子矣四海兄弟之志豈是拘拘拒人者固知拒之說對門人說耳

雖小道章

小道該得廣指諸子百家說俱皆有一段精神一段作用非絕無可觀者致遠是以其道推而致遠如搏抗天地陶鑄民物印証先後聖恐窒碍不通只為他源頭上未得融通所以未免拘碍君子之

下論

百十二

所為者自是心性映徹悟道之源入大入小各不相礙○此只就小道說若聖人一以貫萬則執御游藝亦道也遠處不言為而言致如致中和以及天地萬物若說務其遠者大者又是認賊作子○子矣平日見小欲速觀此言已進於高明

日知章

日知其所亡是日新法悟也月無忘其所能是緝熙法修也隨時悟隨時修故曰好學與博聞強記者迥然不同○通節重在日月字人多是怵惕時日故無所知即有所知亦是前日有的不是前日無的又多是忘了重新做起所以無得力處學人須想所亡所能這是何物日知無忘如何下手雖聰明之人終日在知解上盤桓情識上照管縱播弄得精彩於學問本領全無交涉要知此是心

上功夫方見學脈不斷知本在吾心不觸則不發時有發露意境重開故曰知亡亡非本無乃迷失未復者日知所亡謂隨處體認天理啓迷為覺也已知的即是能所謂無忘只常拱此心息息溫養如拳拳服膺而勿失乃覺不復迷也如此逐日有逐日功夫逐月有逐月功夫自是切實用力豈非好學○東坡曰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日月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皆不可不察

博學章

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俱有次第俱是實功篤志根博學來切問根篤志來近思又根切問來注心着力此心更無汎用此道問學也而德性自尊故曰仁在其中者兩而字垂重下邊篤志近思方是真

下論

百十二

學問事事求却念念精實不是悠悠忽忽精神○仁之體段必吾心與宇宙會為一源今博學切問則廣收之宇宙即是博文篤志近思又約反之吾心即是約禮正求仁之方以其方用功夫去証本體故僅以在中為言○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是收心可以問學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而仁在其中是學問亦可收心

百工章

百工君子須喚出頭面意旨重在學上言百工何以成事居肆以成其事者也君子何以致道學以致其道者也一立說下居工不成事居肆何為君子不致道為學何為故學不可不致道學字有力致字是究極圓滿之義學力透時即是致○道有奧妙有功用有

統緒致道謂詰其奧妙弘其功用綿其統緒皆是○或問何如致道曰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博學篤志切問近思都是致之之功小人章

小人非是無忌憚之小人乃善蓋藏之偽君子必大者即天下知之而猶欲以欺天下即寸心難昧而畢竟要瞞寸心此文亦不同有遂非而文者有耻過而文者遂非而文其奸必深耻過而文便是改行之機

三變章

變只是神妙莫測容貌詞氣皆心體流行自觀者見之各中其節若見為變實則君子自率其常

君子信章

下論

○百十一

只要自家信得過君信民信舉續此矣故事使之際必以至誠動物為先非是君子欲勞民欲諫君而先為信以結之即不勞民不諫君亦不可不以信而孚君民蓋上下信孚即勞之諫之無不可也不然民以為厲君以為誇勞之諫之都無益也○凡事得人心肯為之自然省力信而勞信而諫正善於勞妙於諫者

大德章

朱子曰小處放過亦是力做不徹蓋道理雖要完全而功夫却難並進若功夫太周匝又不能得力故持論不得不偏重一邊先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可徐議也○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小德豈可忽者惟大德不踰閑斯於小德乃可出入要不至蕩然於閑之外不然寧謹守小心而已毋為遠慕而近遺希心於大而失其小也若究

而言之德無大小均所當慎而人之真情大者可勉小者易忽故樂克舜者能辨乎千駟萬鍾而亦能謹於一介取與好名之人即

能讓乎千乘而不免見色於暮食豆羹何者其故也君子察此可以知本矣○自處貴嚴待人寬克教人貴周論人貴恕自處須一毫不可放過待人則不必十分求全教人必教其所短論人宜取其所长子夏見人刻薄待人瑣細論人將人大德一筆抹殺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是對待人者說令其寬人一步是論人三代以後且先取他長處非子夏自己欲寬大德而小德聽其出入又非是教人令其止克大德而小德聽其出入可也○從來忠臣孝子義夫烈婦經濟名臣隱逸高士雖卓然天地間未必無一言一事之小差處若止執一言一事之是隨將其終身事業人

下論

○百十四

品一舉抹殺刻薄甚矣此子夏有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之說也門人章

子游之言見學問之有本子夏之言見學問之有序義理議論較子游更周匝的當○子游意專提本却認本末做兩截事不知大學小學可分先後而不分本末故以始卒二字換他本末意鮮較圓○過是過貴了一步非過失也孰先傳孰後倦二孰字主立教者言正剖出教者之心無分先後言非以洒掃應對為先而傳之非以性命天道為後而倦焉但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正以學者所造有淺深譬諸草木有大小生熟之別其培植灌溉成取用自當不同不然不量其所至而強人以所不能便是誣人了君子

教人焉肯誣也。有始有卒，不是說聖人教人事，是說聖人為學起頭與究竟一齊了手。即下學即上達，不是自始做到終，乃是合下便始終俱備。無次第之可言。此惟聖人能之。若教學者，則須循其序也。○論理自可圓通，設教必有階級。雖是聖人，亦只是下學至於上達處，大段着力，不得令人動謂本末精粗無二。故此說大誤。○蘇子由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進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譬如農夫之殖草木，別為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小大甘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其巧也。今之學者，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務為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偽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仕學章

下論

○百十五

明道先生曰：君子之仕也，以學為始；其既仕也，以學為終。○仕不可以廢學，故仕而優則學，未學不可入仕。故學而優則仕。范石湖曰：終身之明，有時而仕，無時而不學也。此處正可想仕學合一之理。○仕是治人，是行治已的學問，學是治已乃求治人的方法。仕學一理，若一味治人，力量空閒，不向身心整理，雖做得些事業，原本必虧。管晏是也。若一味治已，便學問空閒，不去見之作用，雖自己身心有得，只成個自了漢，倚資接興是也。優字極有慧言，其身心應用之處，優游充裕，無困於中而自得之謂。○此章不止說仕學相資，蓋論仕學次第。學在先，仕在後，論關係大小已仕者，最要緊。未仕者，次之。若已仕者，止驚功名，不肯留心學問，便不免俗吏規。模未仕者，空談學問，不肯矢志經綸，便是曲儒體態。世道民生

何所倚賴，故先對已仕者言仕，而優則學。今已仕者，不以俗吏終也。又對未仕者言學，而優則仕。今未仕者，不以曲儒限也不止空

空一仕學相資之說

喪致章

此從喪所重世所不足者言之。致推而極之也。喪致乎哀而止，言無所不用其情而後已。

吾交章

子游說子張他學問高廣於人所不能為，不敢為者，他獨能為之，然而欠了反約，未得為仁。仁之體段極高廣，其本領却極精實，為難能。正子張為仁處，他在仁的體段上，板擴亦不易能，但不反歸精實，故以未仁歸之。未者，謂反約之有待而非直絕之也。此是朋友

規諷的話

○百十六

規諷的話

下論

堂堂章

此言其造詣之高廣，正是仁的氣象，難與並為仁，謂只好他是這等做人學他，不得故難與一同為仁。並字只主在已難資其輔一邊，未必直說子張不足為仁。○子張有善人之體段，而心欠密，有聖人之光輝，而用欠藏，動多於靜，用過其體者也。曾子學力謹嚴，與他的闊大意思相反，故不能與之並為仁。耳堂即升堂之堂，惟堂則高曠，惟室則深潛，堂堂之習，又豈得有坐落工夫。○只一並字，正見曾子仁處學，者只有與人並為仁之心，便是天地萬物一體氣象。不然人有善而忌其與已並，已有善而忌人之與已並，即此便不是善，故勘破並字，當下識仁。

自致章

聖人指以示人使之自識其良心非專為喪禮發也衆人往往不著不察心都埋沒了微指親喪恍然見真心不能自已處是聖人以此心問人令人亦退而自問其心欲人自思不自盡之處也若只說人人能如此枉却聖人一片婆心

孟莊子章

欽子歷相三君魯人稱之曰社稷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賢而不能守也莊子獨不改而終身焉然亦有感而稱之歟○象賢克肖體父忠心而成其未竟想欽子之賢愈徵莊子之孝

士師章

下論

○百十七

民之犯法必有緣故若生養遂民不至犯法教化明民不肯犯法舉錯公民不敢犯法恩澤乎民不忍犯法即有犯者彼自外於王化即我殺也若生養不遂教化不明舉錯不公恩澤不孚百姓無知陷之刑戮豈盡民之罪乎故得其情是明矣矜勿喜是仁明而仁可以為士師矣○禹見罪人下車而泣孔子始政有言不孝者不以罪曰尚未有以教也聖人用心如是只此哀矜一念中有多少詳審寬恤之意舍於無盡然必先推究到離散根由必無失政方可無失刑安得不盡道於上以為聯屬民心之本此政刑合一之論原不道士師只一哀矜便了

不善章

紂之不善宜不如是之甚而如是之甚者何也凡以居下流故耳是

以君子云云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舉也桀紂之惡千歲之積毀也只始於一念之不自制衆惡便相引而來可見下流乃墮落人心之阱也埋沒善人之谷也自居者宜念念警惕

君子章

君子不諱過故方過而人見君子速改過故無過而人仰總是改過不吝而德愈光

仲尼章

常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常人以常人皆道之所寄也此是夫子憲章文武之學即見夫子燕然條貫之神○焉學一問如商羊舜實之類只見得夫子學識一連子貢以道言所見便大文武之道即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子貢蓋謂夫子得統於文武也賢者

下論

○百十八

佩服考求而得其全體不賢者傳習聞見而得其一端曰莫不見何處非道曰馬不見何處非學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賢不賢之分量也馬不學則夫子之分量也正夫子所為集大成處○江水印月而月在江孟水印月而月在孟月無大小不應作江水孟水看賢不賢之識亦復如是○或問曰夫子直從心悟足矣又何必學人不知道器原不足兩物如學琴師襄而得文王之為人得文王為人本至理非學琴亦無錄得也又况禮樂文章而可忽視哉如此正見聖人妙契千古處問禮問樂學琴之類不必論其有無但以夫子之馬不學推之似亦是有的然總之在本地上討分曉耳惟問察不遺適言所以為大舜大小無所不學所以為孔子聖人不自知其為聖豈計人之賢不賢而問之○在人二字正是未墜

於地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即是在人之實莫不有文武之道故夫子焉不學既焉不學亦何嘗師夫子自謂三人行必有我師與此同意○孔孟之道未墜於地而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孔孟之道焉人人焉不學人人孔孟矣

子貢章

子貢晚見用於魯懼吳之強大晚宰嚭而舍衛侯伐齊之謀詰陳成子而反其侵地魯人賢之此武叔所謂賢於仲尼者也○子貢由地位勘出識見由識見勘出議論立言大有根抵要知夫子之所以聖不在宗廟百官上只緣武叔識見甚低故設為之詞如此宮牆二字不平乃宮之牆也牆言其造詣之峻絕宮言其蘊藉之弘深及肩不是卑只不能高於衆人意宗廟之美是夫子之禮樂言

八下論

○百十九

其萃神之靈處百官之富是夫子之政事言其會人之秀處子貢常以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夫子於生民未有即美富之謂也○吾性有仁信是至美至富夫子之於吾人一也得見吾身之美富即見夫子之美富不求美富於吾身而求美富於夫子幾何而得見之○孔子之門為萬世學道之宗顏子以博聞入魯子以忠恕入子以誠明入孟子以仁義入認得真時夫少之牆數仞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方寸耳儒者旁門岐徑錯走路頭是夫子之門固萬世洞開也持人自面牆而立故得其門者或寡惟知之者可以入門好之者可以升堂樂之者可以入室

仲尼章

無以為也不是教他不要毀言毀也沒幹仲尼豈是毀得的他也高

的極了憑你自毀總說他不著仲尼日月也是說他高言光輝易挹體質難量蓋前乎仲尼者非得仲尼則無光後乎仲尼者非得仲尼則長夜其何傷於日月則以明言○程子曰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君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至白者易汚亦是常理○不知量乃不知高下相懸之分量

為恭章

通重不可及意其得邦家等語不過就中拈出蓋神化不可名而舉感應言之正如堯之德不可名而止言成功文章也聖人分量亦別固有具聖人之心體而作用未必神者亦未可謂之至聖故又推及夫子之得邦家以究其用也○子禽之言原算不得個評品莫將知不知作權衡人品也言你怎的這等輕視君子一句言語

八下論

○百二十

停當人便把他做有見識的一句言語不停當人便把他做沒見識的言語不可不謹慎也○說天不是說他高天原虛體何處尋階問級夫子之德妙入無形亦若是則已矣不是譬喻正欲極其摹擬而不可得

得邦家一段即用見體因業觀德立之謂植其生道之是引其行經則培育深厚立之固也動則鼓舞盡神道之深也精神全在斯字緯扶拉之即勃然起緯放牖之即翕然起緯綏安之即向往歸赴緯鼓舞之即風動時雍俱見天之生物不測化二默運意生榮死哀是狀聖人關係一世之象聖人生而天下皆立皆行皆來皆和如太陽一出而萬物忻然生色豈不是榮聖人死而天下皆不立不行不來不和如太陽沒天地慘闇豈不是哀

首篇說人不知而不愠微子篇齊景不知魯人不知楚狂沮溺丈人不知及叔孫武叔之毀不足恠矣而及門陳亢亦復相譏此正是人不知處與首章相照
堯曰章

夫子論學論仁許多言總是允執厥中一語括盡允執其中人人可能不止聖人觀堯曰章知天人原不相遠○寬信敏公總一中也分省之是一寬信敏公合省是一中○許大天下堯以之授舜只叮嚀數語而止至舜授禹更無別說可想見當時精神契合宇宙清寧之意至湯伐桀便去請命以告諸侯然亦陳之誓誥而已武王則又有許多收拾人心扶植風紀之事帝王隨時區處自不容不如此末收以孔子之言以明道統之傳也○層數在躬以共德

當天心而卜之也便有遺大授艱意○中只是恰好的道理寂然時在心應用時在事物執曰允執不着擬議不假安排只是這點靈明徹上下被四表皆工夫運用之定地中不但存於心而見之行事則政平人和天下舉得其所四海困窮正是不能執中處授受之際天祿方於此乎始也而即以求終危言之語意正從咨字領取試觀三代而下漢唐宋諸代皆是四海困窮而天祿求終皆是不允執厥中也始知堯非特傳舜乃傳之天下萬世而致其慮也

記者不增一字正勘三聖相傳無別法只是這些子亦字要出得精看他三聖相傳處中之外無別說千古萬古只是此理
予小子履六句追叙之詞見上帝命討之嚴而無利天下之心朕躬

四句見在已付託之重而有任天下之懼皆是承天子民不敢怠違正帝王大一統之心法可見禪受征誅不同心法則一上數句皆初問請命語既為天子則其責尤重故兢兢罪已曰朕躬有罪云云○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罪人者其亡也忽焉

大賡是溥惠天下窮民富善是如惠天下良民當時誓師之言亦說商惡貫盈百姓皆陷於有過而塗炭益深遠乃是我一人之罪不能為他拯救至於如此此我之所以不得不為民以伐商也此要想武王本意蓋毅然以天下為已任直欲人人得所同歸於善非空空責已之詞

謹權量是平其在官者與其在民者使輕重多寡各有定制審法度是審於法之所設復審於法之所變有斟酌在使因革損益各有定畫也修廢官或壯官之非人或去其有官而缺人或修之以去其害或修之以定其職使官各得人人各得職也

或謂諸侯之國當時為紂所滅者則復其爵土以興起之絕世謂聖王之裔如堯舜禹湯之后廟祀已絕者則封其子孫以繼續之逸民德行超逸如微箕商容之類為紂所播棄者舉則使之在位○者上節紀綱嚴肅森然一統規模看此節恩澤旁皇諒然太和氣象

三重所以立人紀厚風俗帝王立法經治無非為民而已食穀祭三件最切民日用故重之蓋太和之後禮教興焉此可想休息氣象寬信敏公四者典謨訓誥所不載記者看得上數節已有此意此特揭出源頭名目耳○堯以一中授舜道統已開其先然必以四海

困窮為念自此湯承天討罪心切萬方武布政寧民係情天下治
法心法宛然可想故直以末節總之丘伯曰四字是心法亦是
治法聖人心體與天地合德宛如履載信如四時敏如乾健公如
造化堯舜精一正在此處不精一則私意夾雜便狹小便作偽便
顛散便有我非純天之心矣○此與夫子告子張為仁語相類大
抵這個道存之於心便為天德措之於治便為王道孔門師弟授
受之旨即古今帝王作述之道也

五美章

此章實以繼帝王之統則所論從政乃經世之大法大戒也尊美即
是崇道心意屏惡即是祛人心意五美從道心運用四惡是人心
恣肆○叙此於帝王治統之後要看得大樣

下論

○百十三

樹美務滋去惡務盡尊屏字義演說得鄭重惠勞等字非美也不費等
正是美要知惠之與費勞之與怨欲之與貪數者皆事勢相因而
能不犯纔見惠勞與泰威的吳處○惠而不費養民之美也勞而
不怨使民之美也欲而不貪宅心之美也尤為樞要泰而不驕威
而不猛樹修身之美也心範著為身範○利雖民所自有非人主
為之經畫則利亦不能自與○擇可勞美在擇字主意原不在勞
蓋勞本民情所不可而亦有可者如三農有隙時之可一勞永逸
理之可時可勞而勞不怨遠也事可勞而勞不怨隔也力可勞而
勞不怨勤也分可勞而勞不怨侵也○欲仁雖要在政上說却自
心言仁覆之念不至薰利萬物不止也欲仁是我心要蕪濟天下
得仁是果於天下有濟想君子欲仁之心有若貪得無厭者然儘

欲儘得儘得儘光明焉得貪○凡人精神在外馳逐即夢寐也勞
操如悔一人忽一事此心定有不安者今不論衆寡大小一味無
敢慢收攝處何等鎮定何等安閑在在處得恰好此心毫無愧怍
何等舒泰又安得驕○正衣冠尊瞻視是仁守之莊嚴也正其衣
冠即君子大居正意不視則心柔柔則不敬故攝心以謹視為第
一○不戒與慢令相似但不戒猶是無令慢令則明明有令了却
故意慢他要刻期立致所以可恨○猶之猶言火不得出納時說
以為出於人納於彼納既屬彼客將誰為按出者發其所藏而散
之人納者供其所有而缺之上有司守財不得不吝從政如斯何
止傷體試看孟子慢上殘下一段乃知吝之惡與虐暴賊正等○
不教而殺之虐寬之反也王教民說不戒視成之暴敏之反也主

下論

○百十四

作事說慢令致期之賊信之反也主出令說吝於與人之有司公
之反也主用財說寬信敏公是心之善處故政亦善虐虐賊吝是
心之惡處故治亦惡治法俱本之心上循之則與治同道反之則
與亂同事夫子語政而及四惡即帝王四海困窮之咨也
不知章

此章君子正與時習章君子首尾相應與知人皆是為君子中事
知命者至命之學也知禮者盡性之學也知言者窮理之學也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君子之能事畢矣○聖賢言命備見經書原以
理言便是天之有知並未嘗以氣數言也後世以氣數言命凡五
行八字之說皆謂之命吉凶禍福夭壽窮通一槩付之氣數偶然
舉世所謂知命者正大不知命者也何也命有性命元亨利貞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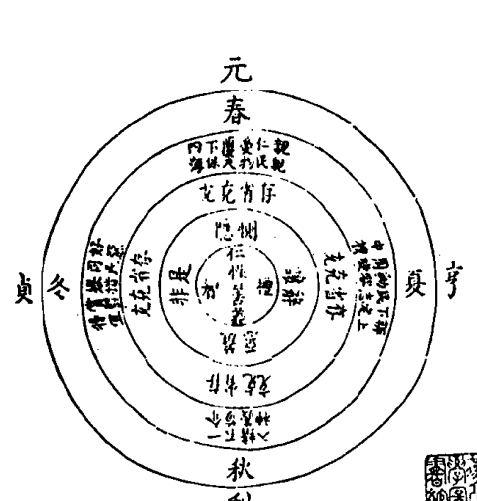
於人為仁義禮智之性是有生命一身之形神肢體是也至於倫常日用都是命之流行吉凶禍福夭壽窮通都是命之顯赫天人一貫俱是天之有知天之所宰豈是杳茫無據人之偶然所遭人若窮理可以畏命安命俟命而為君子可以立命造命凝命而為聖人不然或行險徼倖或付之儻來不加修省俱自謂知命供是不知命者更何以為君子也學者凡過命字莫看作人生偶遇上天無知從此可透性命消息○君子知命正非是謬諸氣數也乃是盡人事以聽天命之意

先王制禮所以歛人之血氣也血氣從所稟來若無學問之力便奔蕩四出所損不小止有性靈至妙之天則降伏得他故須知禮方能踐履精實立心立身始有持循定體王三原曰人須內本莊敬

之心以外習度數之節又緣外度數之節以持此莊敬之心所端精神常在身內主張得定此即以禮而立之意○言為學術端術所開須吾心體洞然別得道理明白方能窺見其發言根源非只為辨別人品正驗自己學力

知命所以達天也知禮所以修身也知人所以涉世也止當作三條說先儒曰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禮則在我者有定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適情知斯三者則上以達矣內以成已外以盡人君子之事畢矣又曰知命知共在天者知禮知其任己者知言知其任人者知天則氣數不能動乎外而後可以修諸已知禮則義理有以養乎內而後可以察諸人知天而不知己未必能安乎天知己而不知人未必能益乎己

內聖外王圖



論語時習圖配仁君東以流行之序言此圖以仁居上就定位之體言總之皆性善一理也認得此體從性落根存養省察克治擴克使仁義禮智隨處圓滿春夏秋冬天人共貫元亨利貞上下同流克齊萬物文武周孔總此把柄千古無二是謂內聖外王圖統備於斯矣

孟子圖說

孟子名軻字子與鄒人也父孟激字公宜母仇氏孟子三歲喪父其母教之三遷而至學宮之旁嬉戲乃設俎豆少讀書中止毋引刀斷織以戒之孟子懼旦夕勤學不輟請見于思子思禮敬甚隆孟子師事子思遂成名儒及道既通遊事齊梁諸君不能用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稱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橫以攻伐為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包羅天地揆叙萬類大都以性善為宗旨以仁義為綱領論學術則存天理以遏人欲論教化則息邪說以正人心論政事則崇王道以賤霸術其所以知言養氣而不動心者在此其

所以知天事天而立命者在此其所以輔世長民而為五百年之名
世者在此故揖讓則稱堯舜征伐則稱湯武願學則宗孔子下視桓
文為假管晏為卑告子為外其貉白圭也恐中國而夷狄之也其則
仲子也恐母子兄弟而路人之也其禽獸揚墨也恐人倫而庶物之
也其妾婦儀衍也恐丈夫而女子之也其攘雞貪暴也恐庚王而盜
竊之也其龍斷富貴也恐公卿而市人之也其墻間利達也恐衣冠
而乞丐之也隨人救正有功世道胸襟眼界獨高千古真泰山巖巖
氣象哉韓昌黎謂其功不在禹下信其然乎今觀七篇所著與學廣
論語宗旨一一印合其闡天人之奧施扶抑之功又可謂周易註疏
故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辛復元先生謂孟夫子為戰國之聖人有子
路之燕人而無其嘯有子張之堂堂而無其辟有曾點之高而不可

謂之狂有子貢子夏之言語文學而性天更透顏之類敏曾之弘毅
思之精切會之一身昔人以昌黎擬之恐昌黎止得其皮膚也以六
一眉山擬之恐六一眉山止得其咳唾也伊川有其精神而圓通則
讓橫渠有其作用而明暢不及象山僅有氣魄而精純大不相伴蓋
孔子之後再見命世之一人而已茲七篇具在帝王公侯遵之則可
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
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所以品躋賢聖俎豆千秋言布天壤
澤留後世有以也卒年八十有四分二月初二日是其誕辰十一月
十五日乃其忌辰云

松風道人識

四書則上孟

河汾桑拱陽纂著

門人

王九圖
朱鼎銓
李應典
全較錄
高樹聲

梁惠王上篇

聖賢經世學問只有本原上功夫不在末流處補救如惠王利國一
問孟子正不在利上說只說仁義是從其天性上感動之也只仁
義與利之分而人品聖狂家國治亂俱從此判上下古今毫髮不
爽

孟子不見諸侯開首何見惠王非屈也當是時梁惠先覺得不見此

即是善學孔子之權處○利是功利無財利言亦有仁義是聖賢
學術所傳即帝王治術所關此二句在理欲公私上說後方就利
害言之凡言利者皆是欲得其分外若正取什一之賦則非好利
矣既出分外則百者望千者望萬據奪不已國隨以傾利之害
一至於此○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
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嘗防其源
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
哉觀太史公之言則知孟子救正人心扶持世道全在抹煞利字
說出仁人孝子義士忠臣尊尊親親一段景象便是正主德以正
民風所以挽富強之術而明聖賢仁義之道者七篇之書無非此
旨也○通章何必曰利遇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

皆可以六字貫得

沼上章

仁義與利上章是論其理此章直画出個仁義與利的圖樣與人看周文是仁義的樣子夏桀是利的樣子仁義與利是賢不賢之別處○指出一偕字正賢者所以能樂處指出一獨字正不賢者所以雖有此不樂處一篇肯綮在此○人主豈必拙手足閉耳目絕玩好遂以為賢只是他耳目手足有一體閑通處嗜慾玩好有無涯妙用處玩而後字是憂勤足以致逸豫其中活潑闊暢宜何如者所謂以身致之而以身享之也

毛傳曰神之精明者曰靈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說此曰積思為靈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所以為靈者

八上五

四

積仁也○古人心體開大物我俱忘心中無一毫障礙間隔為歡也是樂池沼也是樂百姓熙熙皞皞也是樂廓然太公交相慶洽故曰賢者而後樂此○臺沼一段正是文王與民同樂圖見文王視民如傷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與子在川上鳶飛魚躍回樂照志俱同此機括○夏桀當日瑤臺瓊室脯林酒池一鼓而三千人牛飲正如君看牆頭桃李花盡是行人眼中血至民欲與之偕亡人主使人情至此則民心離散不能晏然自快於臺池鳥獸之間也周文節見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是作德心遠日休的景象夏桀節見不致中和天地不位萬物不育是作偽心勞日拙的景象朱子曰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循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張南軒先生謂人主常懷不敢自樂之

心則足以遏人欲夫嘗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夫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如此

畫心章

梁王有望民多於鄰國之心而後移民移粟畢竟是一利心到底有何利必如孟子所言王道方是真行仁義即移民移粟亦是救荒一策不自有倉廩之可發乎畫心之君平時如何愛養如何經制使衣食自足凶荒有備禮義興而天下往豈但多於鄰國已也此之不務而臨事支吾可謂畫心乎哉

只畫心焉耳夫便是惠王病根假如不遠農時兩條自有許多設施措置法制禁令今全無施為只一個畫心便是有其心無其政與宣王不忍一牛之心一般此節何也二字便見歲凶所致雖畫心

八上五

五

亦徒然也此即歸罪歲凶意○有河東則借河東以濟河內有河內則借河內以濟河東儻一時兩河交困又將何移以濟可見經濟不知根本到底易窮行王道則源源本本不論豐歲凶歲民各遂其生矣

恒產未制也先之以不遠農時畜產未立也先之以數罟不入滂池樹藝未興也先之以斧斤以時入山林者主者經制區畫處費多少心思在五不可勝為出天地自然之利光景躍然○無憾二字最重蓋王道本乎人情使生計稍立人心不至流散然後可制立法以圖經久○王道之始乃始然始達之始不可說洪荒甫闢政教未興只因當時民方糜爛於干戈若一旦畫地分田創制立法則非惟不能治又從而擾之矣故必先收拾人心王道規模已

具而後為之制田里教樹畜其施為次序自當如此

庠序為人倫風化所關天下治亂源頭所係若學術一不正則人心或於異端故謹之者謂師儒當選也模範貴端也俊秀宜擇也邪正貴辨也凡衣食食肉必五十七十者日用飲食已寓教孝弟之義此又重申明之耳合上節總是從富教二字敷衍出來

看狗彘句見平日之視民猶輕於物有賊等句見今日之視倉粟尚重於民兩不知正見民瘼絕不關切與盡心相應以戰起以兵結開應甚妙

章內總以一心字貫有罪歲之心又何以濟民而感天下有反已之心則其心只務仁民不惟可以賑民艱而且可以感天應夫承教章

上五

願安承教是惠王良心發處孟子要擴充他良心先要去他殺心

挺刃即上章歲兵之意演出皇極經世曰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之可趨也而况又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要知無窮殺心止一欲字生來下面肥肉肥馬皆是○先儒謂人君為民父母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惟狗欲而不恤民則其流必至於此而不覺故孟子說出率獸食人逼人欲也勉其行王道以為民父母為心擴天理也

人雖至愚不肖無不欲利其子孫者惕無後之言則視民之職死真不啻號呼於挺刃之下矣○水人設機而能踊跳故名曰俑九人苛刻其氣脉多不長故謂其當無後

晉國章

惠王之志在雪恥孟子之意在行仁欲雪耻則急於報怨不暇顧民

之疲行仁則省刑薄斂休養生息俟其萬全而後用之以我整暇收彼疲敝有不戰戰必無敵矣此是興王大道雪耻云乎哉施仁政即上章不遠養時二條如是則生養足教化行故有刑薄斂省薄二字是戰國時救急良劑惟刑清政簡化國日長後得修此孝弟忠信之心不然煩刑橫征民皆重足而立安得有從容暇裕的日子

以三面受敵之後孟子說個制挺撻秦楚如何信得及故又與他申說一番彼雖然強盛却奪其民時父母兄弟妻子不免於凍餓離散彼是這等樣陷溺其民王君往而征之不是我能勝他他百姓自不肯用力夫誰與王敵故引仁者無敵之成語而請王勿疑蓋

上五

七

疑最害事人之所以不聖賢治之所以不帝王者俱是疑作梗耳若能自信而不疑何事不可為此勸王當決意行仁政非空守信之而已○當時秦始皇併吞六國混一海內這等強盛後來一夫作難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而秦遂以亡制挺撻秦楚君為預操左券者以後事驗之益信

棄王章

通是出語人而述其問答如此出語人三字最有味正為今天下之人故告之也

人故未有不嗜殺人者故為今天下之人故告之也全章重不嗜殺人一句下面都發此句意定以勢言兵革寧息也一以權言政歸一統也○卒然二字是文字精神處便是輕躁嗜殺氣象王問天下何如而後定孟子說定於一以大勢一統言只是

權歸於一則政無多門其幸自息孰能一之自君言孰能興之自民言

有不忍人之心是油然而作雲斯有不忍人之政即沛然下雨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是則雷勃然興之矣○凡天下四分五裂戰爭自然蜂起必有一個人主出來混一區宇方能銷兵罷戰天下繇此乃得寧定然欲求其一世主但曉得爭地以戰殺人盈城盈野殊不知獨是那嗜殺人者方能一之蓋好生惡殺天地生物之心也必得天地之心然後可為天之子為民之父母舉天下皆在吾仁愛之中又孰有渙散乖戾而不一歸於我哉固非以不嗜殺人為一天下之具也○秦始皇廢封建為郡邑誠政治之良法只為所嗜在殺人雖得後失畢竟歸於約法三章除秦苛政之漢高祖從

上孟

○八

來大一統之君未有能出於不嗜殺人者斯言真萬世人主得失之龜鑑矣○嗜殺乃人欲之殘害也不嗜殺天理之惻隱也此亦過人欲存天理也

宣王章

此章書見荀道在熙伯功以崇王道而王道在推廣仁心以行仁政○宣王問桓公取威定伯之事即求大欲之意猶然何以利吾國乎口氣此是心下想與共危士以開土地朝秦楚的意孟子去開伯事不言而言王道則過了許多戰爭而列之純正猶然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的心思

保民二字是王道大肯不忍二字是保民本源所謂保民者不過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如下文推恩制產等事而已是心足王是

一篇命脈○章內起初說出一正字窺其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又窺其所以王者無他不忍殺牛之心也是心足王如何善推其老幼以及人之老幼也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者如何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織不寒便是老老幼幼之事便是保民而王

仁主之德惟在於保民君能用保安之心計保護之事使斯民皆老安少懷各遂其生各復其性便是保○王見孟子說箇王道却不知着得恁麼難一說到保民上主張在我了故有君寡人者一問是心足以王說這個不忍的心便儘教王天下了此心若甚微果能挑動得他一切顛連之苦觸着如何忍得於以利濟群生真安天下真用之不勝其用故云足以因齊王無心偶露連自己不曾省覺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必須要推勘出來後面點孺子入井

上孟

○九

惻隱勃發有火然泉達光景俱是此意○要知足王不但是不忍殺牛的心便足以王假如齊王當日有此心畢竟以廢纍鍾之故無奈殺牛去用不忍雖動依舊是忍此心便是死殺的心如何足王直是委曲全牛的心總是足以王耳○愛財便是人欲如是不忍便是天理天理人欲之間即王不王之機也○我非愛其財言我寔心原非愛其財而不知何故易之以牛也此是自認而自猜之意

朱子曰見牛未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擴充得去有甚盡時註兩全無害正言牛得生固無害羊雖殺亦無害蓋牛之無害全已感之仁也羊之無害全未感之仁也不是鍾得纍牛得全之說○齊王非愛牛而不愛羊見牛未見

羊也非愛牛不愛百姓見欲未見民也見欲求遂其欲欲不可遂而禍且隨之一行王政不惟民可保而欲亦無不遂也此節是緊要關鍵

王以羊易牛畢竟此心之仁只及到牛未及到羊終有未滿處却不如遠庖厨則生機斃完機不動見其生一段重不忍字然又恐王以未見者為可殺故又說箇遠庖厨是君子善養不忍之心蓋所謂仁術也○遠庖厨是養心的寓言如齊王不忍一牛之心勿以甲兵殘忍害之便是遠庖厨甲兵者齊王之庖厨也庖厨遠則物雖有死所而心自有生機擾君子天地之本心恨不得空庖厨而去之只不抵庖厨之地則目中之庖厨不及斯心中之庖厨常空

恩及禽獸是百鈞之舉秋毫之察也功至百姓是一羽之舉與薪之見也今王愛物而不能仁民是緩而難者及能切而易者及不能矣可見只是不為

王之不足由於不為欲為之只在推恩以及老幼老吾老一節正是心足王之實據見牛未見羊說則未見者便無恩到他彼人之老幼遠在遠方安得謂吾未見聽其咄危乎此心亦應有以及之及字有主一念真切念念真切矣兩及字分明是舉斯加彼但未露出心字○引詩言揭出斯心應前是心我心血脉先察妻兄弟而後家邦皆一心以裁其先後之施酌其緩急之宜也兄弟妻子是吾老吾幼的樣子家邦是人老人幼的樣子言舉斯刑寡妻至兄弟之心以加諸家邦而已非以妻子兄弟為彼舉斯心以刑之至

之御之也○善推所為以心見於行事曰為時鮮所為恩便錯此為字與上文不為為字相照如上文仁術亦是為及老及幼亦是為善推只是無欲以蔽其心則親親仁民愛物之理隨感而見今王愛物而不能仁民何故倒行而逆施之有何物以聞於中而不能推歟透下王請度之意

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在心之應物上

快於心所謂嗜殺正與不忍相反吾何快於是此心與不忍殺牛的意思思同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是人欲之橫流所以不能仁民而擴天理之公此正是愛民輕且短的病痛根苗

蓋亦及其本凡兩見俱宜指及其本心說然勿背註須云及其本心之不忍而行仁政後云及其本心之不忍而制民產便是前是推

恩盡指其心此是制產實指其事然事皆從心出究竟亦是一機

○上

發政正是施此不忍之心須直看總一點仁心發出即上文用恩推恩使功加於百姓處君有大欲天下之士農工商亦各有欲必從天下欲立欲耕欲藏欲出欲恕之欲然後合之可以遂君之大欲明君即仁人能保民者行仁有術無隱不察故曰明君必使字有要田分地計口授田經畫周詳之意二足以字即及老及幼精神老若衣帛食肉是制產足以及人之老矣黎民不饑不寒是制產足以及人之幼矣此正是發政施仁推恩保民的實事故民心歸服可以開土地朝秦楚莊中國而撫四夷有不王者未之有也此所謂天下可運於掌所謂是心足以王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通章王天下在保民保民在制產制產在推恩推恩在不忍言一機

不忍的心忽之漠然不覺充之沛然莫禦凡王道許多功業都從不忍一念中來此一念人人都有可見王道人人都做得有何難為二帝三王相傳把柄正在於此孟子得此把柄故今日見齊王如此說明日見惠王如此說故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後世王道不明霸功競起如管晏輩功業恰似新奇異樣不知發端處從此不忍一念起否收煞處落得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否王霸之辨不明則太平其何日也

梁惠王下篇

莊暴章

只一個與民同樂甚字重着末節同樂即甚也王即庶幾也孟子論樂就民情欣欣動色處描寫一番覺得鍾鼓管籥都是借民間景

上五

〇十一

色為若樂的須知先作大章與擊壤之歌無二〇今樂由古樂緊接上甚字來好樂到甚處宜和導豫一也

甚字最宜體會嘗以身驗之此心快樂是為樂然五官百骸一不如意心能快樂乎要快樂須先寧其心然寧其心在寧其五官又在寧其百骸而甚則寸膚毫髮必使皆寧無不自在是為其快樂耳即是推諸家而家無一向隅者家不庶幾乎即是推諸國而國無一向隅者國不庶幾乎自是實語

舉疾首蹙額舉欣欣喜色下一舉字妙初不問其今樂與古樂也疾首喜色兩頂上俱帶開字蓋其心原有憂樂之意故開王之樂而憂樂之容隨之〇唐人華清宮詩云四郊飛雪暗雲端惟此宮中落便乾綠樹碧簷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和華清之煖不知外

邊之寒便是疾首蹙額一段光景〇王字不是說成大業之意若民一體宇宙太和自上出之王道平平自下受之王風皞皞故曰王夫

或問聽古樂恐臥聽鄭衛不知倦古今之不同如此夫子用韶樂而放鄭聲皆是崇古黜今說今樂由古恐未必然葛屨瞻先生曰只要好樂甚而與民同樂即是鄭衛之音雖則淫哇果能體貼開去丈夫願為有室女子願為有家使之人人得所不至怨曠何嘗不可致治夫子存鄭衛之詩未必不為此也然抵云好樂則可若論作樂必如成英韶濩方可垂範後世今樂與古樂豈能同得孟子所云急則治其標也

通章一見王而問之王即色變自慚其好樂之不正齊王羞惡之心

上五

〇十三

恭敬之心被孟子提掇出來知獨樂不若與人與少不若與衆王是非之心又被孟子提掇出來故後三節令擴充其惻隱之心此足見孟子道性善之一端總是戒其縱獨樂之私而勉其充同樂之公過人欲而擴天理也

文王章

文王之國未必七十里孟子不辨其有無蓋與民同之即七十里亦無妨也蓋設禁畊民者人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無非欲過人欲擴天理而已

交隣章

仁智勇須合看仁者見理而忘勢智者明理而識勢或事大或事小或一怒安天下總是為民舉文武二事証之以文較密則周大而

密小以武較紂則周小而商大可見古人處大小之間者不必謹言勇

仁者寬洪惻怛便是小國不恭撓他不動智事大宜見得道理自合
德他不止利害分明○大王句踐內文明外柔順然有妙用在使
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養亂也大王句踐惟敵之畏而
不能自強是苟安也又安貴其仁智哉

天字即照下天威天字看吾人並育於天地間天之意亦欲使之相
生相養而已不曾教強去凌弱夫去暴小此即天之所任也樂天
者便從此處一眼觀破樂天則休養生息天下咸受其福容保無
量畏天者不但不去挑釁兼有兢兢自治意直無可乘之憂保守
何難○引詩言人王畏上天之威嚴不敢違逆於是可保守天命

而不失不必單主保國說

齊大國也可以使保天下故宜以安天下說照應前交隣處是大開
鍵

文武一怒與智俱沉與仁俱微勇處都是仁智所以為大○仁以事
小原不以養亂智以事大豈不知自強說勇處原是說仁智所以
為妙一怒安民非即並鄰國而有之或人悔禍可與更新則元兇
既剪依舊和好如初吾不殄彼之祀便是仁吾可固吾之圍便是
智小大咸獲其安便是天下之民舉安以此知一怒之勇亦交鄰
之道也○撫劓疾視之勇即北宮黝孟施舍之類也文王之怒即
曾子之大勇孟子之浩然也是也此已露出浩然章本領矣

雪宮章

此望齊王公樂於民之意後面補助以恤民正先王樂以天下之觀
也其打動齊王處全在君臣相悅四字上

賢者亦有此樂自誇其能與賢者同此樂也非驕語此賢者即照註
者亦與後面君臣相悅開映

樂以天下二句方正就為上的身上說言其憂樂不以一己而以天
下此二句是樂民樂憂民憂的斷案然而不王方是民亦樂其樂
民亦憂其憂

有句觀山二句觀海三句觀邑觀止夫進之有先王觀景公亦知其
不在此也其有選覽宇宙之思乎

先王遊觀除是巡狩述職各有大事方行末有無事空行者其餘非
春省耕則秋省斂如夏諺所歌未有若今之流連荒亡者也故景

公悅之而行正舉省斂之典與巡狩述職無干○省耕省斂天子
諸侯皆然夏諺所歌專稱天子○為諸侯慶兼大小國為諸侯憂

獨指小國

師行而糧食三句正是人不得胥諛作惡正是非其上此節之行非
巡非述非省非補只是無事縱樂而已

從流下節非解上文也是深痛流連荒亡所為不善之意而極指之
荒是廢時亡是失事忘交無厭正是可恨處

雪宮自娛何知樂民之樂憂民之憂特引出舍事打動他
當時韶樂在○景公益用之而被以新詩故其樂亦謂之招依微聲

歌出便謂微招依角招聲歌出便謂角招角為民微為事○君之
欲最難畜止若非真有一念惓惓忠愛念頭欲致主於王道誰能

撰人主逆鱗畜止其欲孟子此言直是借晏子來表已愛君之意
臣感動王心處易之大小畜皆以止為意○不與民同樂人欲也
憂樂以天下天理也游豫為諸侯度天理也流連為諸侯愛人欲
也無非過人欲擴天理也

明堂章

王者之堂重王者發政出令上不重規制此明堂者王者所以為陳
詩納價協時同度於是乎在王坐此堂正察諸侯能行此王政否
乎王如行王政正當遵守其制何輕議毀哉勿毀二字語氣甚嚴
耕者九一節雖僅數言千古治平之道不出於此九一是留餘利
於民間世祿是耐忠良於繼世識而不征是禦暴而非為暴澤梁
燕焚是公利而不私利罪人不孥是有罪而無罪正罪之以不罪

五者句句以仁字貫

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太王好色亦無實事只爰及
姜女一句公劉遷邠在平定安集之後故以完積聚為先太王遷
岐在流離播散之餘故以完室家為務故居者故字須倒發謂爰
方啓行非積倉廩糧不可故居者云云○公劉遷邠遂開王業太
王遷岐遂興王業此點在啓行曠天下方與於王何有意相應○
貨能遂其所有色能憫其所無是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發政施仁
與民同之如是○大九王道本乎人情九人情即是天理賢者制
己之欲以律人豪傑順己之欲以同人聖人則能脫離情欲化導
群迷又能在欲不染隨順衆生無可無不可若知有己之欲而不
知有人便是小人奪人之欲以從己便是惡人總一情欲而天理

得失迥異只在能同與不能同之別耳世有一種貪饕人只知有
己固能流毒天下又有一種清刻人不近人情亦未必有益世道
為人主者不在於小節而在於弘願自是寔話仁者欲立立人欲
達達人總不外能同此好○孟子於梁惠則斥其言利齊宣好勇
好貨好色皆不崇何也曰梁惠把利字看得極好再不知有天理
一途故孟子直爾利字以遏其人欲之私齊宣自知好勇好貨好
色之非也孟子即勇貨色中撥出天理之則真循循善誘哉
王之臣章

二節所引事皆有意說妻子凍餒正以影四境之饑寒由王之厚歛
說士之不治正以影四境之慘裂由王之繁刑曰棄之曰已之齊
王是非之心極明顧左右言他齊王羞惡之心又在惜止少一擴

上十五

充○士師所屬有鄉士遂士縣士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
之獄縣士掌縣獄

故國章

進賢原以為民故直說到為民父母夫果能為民父母根源常固卒
不可換重熙累洽世世無盡其為國也故夫而木亦喬矣親世臣
臣相與為民造福本史百世何足言哉○親臣正以親民持此一
點慎心與臣民相固結

世臣非世世仕宦之謂謂世篤忠貞能清白傳家者無事可以為國
實有事可以為干城親臣亦非結寵逢君之謂謂德可以正君善
俗量可以容賢蓄衆才可以安民定亂君以父子兄弟視之親若
一家腹心手足視之親若一體今日為親臣夫其宅心者既忠則

遺謀者必善安知他日不世世為忠也今日何以無世臣正因前日無親臣他日若欲有世臣且先今日求親臣

從前用人不快所以今日使平喻專疏喻職今若無如不得已之慎則將來又使平喻專疏喻職矣官位真如郵舍而用賢真若市道無論國體不雅恐真入終稿於巖穴豪傑多為之解體君安得有親臣也可不慎與以下正是慎之之贊

國君欲進一賢其時便有許多議論有一番說可的有一番說不可的我都不輕信也待我果然見得真可便用之不然便去之進賢處如此慎真不得已而進也兩個然後字正如不得已處若一個入輕易用之便是得已了今這等又不已那等又不已若機非在我欲已而不得已一般○不止依左右大夫國人之言而充衡以

上主

十八

已見周遠道以千百姓之譽也泰以已見而必先揀左右大夫國人之言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也○進退人才以至用刑各致其謹如此正是好惡不拂民心方是父母天下之王道人主能以父母之心親民始可以親臣而培世臣之用以稱故國也

放桀章

孟子嘗言以齊王由反手却不許齊宣放伐之間可見行仁政而王則為坐明堂之天子不行仁政而言放伐則謂以獨夫攻獨夫

巨室章

大旨是欲齊王大用賢人却把愛國家親貼出來如以勝任不勝任為喜怒則公以從我不從我為喜怒則私士幼學在仁義而欲以一時功利之說求之便是姑舍所學必使工師求大木是說使宰

相訪求意大木影賢才匠人斲而小之影群小屈抑賢才意前是任賢不如任匠後是愛國不如愛王亦非兩平意

伐燕章

稱文王武王亦有意若曰君為文為武然後可與誅討之師言文王亦是一時權宜之辭文王當時何嘗有取商之心何嘗有商民不悅之事實如文王之德猶謂商民不悅而不取迨至武王後取取豈易言者哉○謂之曰取畢竟是遷器毀廟剪幼殺老不是燕之水而益深之乎燕之火而益熱之乎

取之章

誅其君弔其民此是為政於天下根子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此是千里畏人的根子○天下信之信字極妙信不在臨時實是平日

上主

十九

發政施仁此心昭然百姓都信得過

速出令節正答何以待之句言父兄之已殺者不可復贖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伐我者不可禁矣猶幸有燕衆之可謀以立君也此是失却第一着猶有第二着以置君一句為主此是以燕還燕而未嘗取也若然則齊之伐燕何為曰五旬之舉若為召公誅不孝耳若為易水洗不道耳此師為有名而天下不得以藉口

鄭與章

公只曉得有司是自家的不知民也是自家的君之民三字最宜着眼○出爾反爾不燕德只說怨賈太傳曰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

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與民為仇者有違有速而民必勝之

間於章

以滕叢爾小國孟子要他行井田立學校期之以三代堯舜之業全然不提齊楚強大正是精神全注在與民守之強為善上盡我本分不必畏強大修我實事不必計成功是立國第一着數不專在城池遷徙上布簞子也效死而民弗去不可草草全憑平日固結玩而弗去字民自弗忍去也是何如氣象與民守二句內有為善意但未露非積功累仁焉能得民之共守勿去○城池地利也民弗去人和也

齊人章

○上

○下

人君苟能為善不與敵人較智較力而惟默地裏積善功德以立吾國家而為國存之計則積善必有餘慶創業是創基業垂統是為善之統緒註說為可繼續而行總不欲為善根脉自我斬絕蓋為善而功成則為必王之太王功不成亦不失為可繼之君子不可必則當畏天而為善可必則當承天而為善故遂承之曰疆為善為善字凡宗社生靈深遠之計皆是如上章所以能使民效死正是善處後世東遷南渡俱是失策

竭力量

事之六句正太王綏狄之策預定遷國於胎中而以空國委之要從事狄處想出攻守機樞總抹倒南渡議和諸臣不然率馬飲玉便是宋朝歲幣餼納聲○何患無君虛虛說是姑慰鄉民的說話

非夾別之詞乃率民以去之辭

滕文公三次商國存之道孟子始終以自強正理告在他人必為滕而遊說也見聖賢不肯從非救人先儒謂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皆非聖賢之道也

平公章

昔平公與齊王會於鳧繹山下樂正子備道孟子之賢平公因將見之○臧倉所指理義只是品節豐儉之禮裁制厚薄之義不知因貧富為厚薄正是因時順理之禮也隨事制宜之義也正所謂賢也○樂克之為孟子辨也是欲使孟子之行意臧倉之為孟子諧也是欲尼孟子而止意然貧富之辨雖明而平公之見終不果則

○上

○下

是樂克不能使之而行失樂克既不能使之而行又豈臧倉所能尼之而止信乎其天也○以一時觀樂正子之言不能勝臧倉之說小人一時有權以萬世觀樂正子是為世正人臧倉是為世罪人君子到底有權○臧倉敵孟子至今何損孟子徒貽萬古唾罵人亦何苦而好為臧倉耶

公孫丑上篇

當路章

通章以功德二字為眼以齊王是德其反手處是時勢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非三平語○齊宣慕桓文公孫誇管晏真是齊人見識玩然則二字或人亦知管仲不及子路也以世俗識見論則子路真不如管仲以聖門識見論則管仲又大不如子路何也彼以世俗

勢殆論此以聖門道德品格論也○一匡九合功烈亦似不平也
魯西卑之以其不知學問不曾從心地做出宛然浮雲富貴家法
其器小哉口氣

賢聖之君六七作如太甲克終允德太戊修政明刑祖乙恪謹天命
盤庚夜寐四方故家謂敷舊之家遺俗謂民間風俗俱指在下者
流風是傳流風聲善政是政之善俱指在上者風俗是一件在上
為風在下為俗○不重武丁只重紂去武丁未遠耳由湯至猶有
存者三楚言商家世澤之留又有微子五旬言商家世臣之輔尺
地一民二句言商家世業之大○賢聖之君六七作當時可謂不
疏矣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無一憔悴霄政光景
待時乘勢蓋為有智慧有鑑基者言也若無智慧無鑑基雖有時勢

孟子

卷二

何益故孔子節提出一德字便與伯若作用不同○易食易飲易
與飲食的身上說

卿相章

前篇辨外正此篇辨內聖許大本領大旨以不動心為主知言養氣
乃所以不動心工夫告子所以異於孟子者在此孟子所以得之
曾子者在此而願學孔子乃其源頭○勿謂孟子之學煩且難孟
子只是一個集義有事勿忘勿助長終日只在一處用功蓋行必
求慊於心所謂守約者也浩然之氣固由此養成入言之知亦因
此照出非有二也夫養氣修之於已屬不厭之智知言明之於人
屬不倦之仁仁且智以稱聖乃孔子所以獨高千古而非夷尹所
可班者此孟子所以願學孔子也蓋從其學問本原處求而不在

仕止久速之跡上模擬也

丑不是說事功是問心學孟子不動心不是枯稿為卿為相為伯為
王素位而行無所留礙言自四十歲誣養以來研窮以來養之已
豫識之已蚤道明而無所凝德立而無所懼則已不動心矣
心有真主則凡外來之物隨手應過若只是把捉得定便先有物橫
於胸中則所不動者騷然大動而非靜而無靜動而無動之神矣
孟子之不動心得力於知言養氣而世多以養勇濫浩然者故因丑
之駁其過孟責而先以黜舍別之玩二養勇字見二子志向都要
好只學街路頭一差妄以氣節自負世亦誤以氣節歸之不得不
引此似是而非者以為之戒○黜舍把來作告子的案曾子把來
作自己的案

孟子

卷二

熙似乎是非篤信聖人之說子要出見紛華而悅黜務敵人在外
者也故云此是不同道而相比之詞若曰二子俠客之雄耳假令
準之吾儒一似曾子一似子要大槩如此不堪細論○此宮熙不
知孟施舍求人求己之分也下面孟施舍不知曾子逞氣循理之
分也

勇而曰大隱隱露出浩然之氣來大勇在反身循理上看出此即集
義無不慊於心無所餒也自反二字須着眼持志就是自反功夫
夫千萬人可往曾子之勇何大也而惟從一念自反之縮處以為
守則不越方寸而常伸物表故為守之約○自反而縮千萬人吾
往亦指關係君父綱常名教之大者若尋常人小小相犯豈可輕
易輒報正當犯而不校以化橫人○舍之守約於熙曾子之守約

於合理者帥氣之物有何方所而守之約字只作虛字者與上守約一樣守氣二字勿連言所守者氣耳守約字妙前言不動心有道此正其道也○自反為主而所守至約孟子所以不動心者已盡發出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言謂他人之言不得謂我不知其所言之理也勿求於心謂心上再不必思想求知不得於心謂理未明而行有不合理處自家心上不安求氣如保和氣鼓正氣振情氣清夜氣之類既不得於心亦當辨之於詞氣以待通曉而求助於氣可也今乃一緊勿求勉強排去夫不得於心此是告子從前已欠下一段功夫若孟子集義豈有不得於心者乎至勿求於氣不過強制其氣使定耳以氣定時即為不動心便錯認○人心之

上五

三十四

靈莫不有知不得於言不得於心上自是不安自是過不去自不容不求於心自不容不求於氣此正是真心不容已處正所謂性善所謂良知也告子却恐動了心把一切得與不得都丟過強制使然無乎心不動耳如此要不動心有何難故孟子曰告子先我不動心然真心本不容已彼強制之使已是強制其真心非強制其妄心也此與孟子性善之旨大相反故曰顏子四勿不可無告子二勿不可有四勿制的是已私二勿制的是善念只因告子學問平時說生之謂性把心看做現成的說義外把言與氣都看做外邊的他所用之心是脫離言氣而空空不動者視性一切皆空故不去求告子專事心亦與孟子持志不同蓋志可着力心乃自然告子恐動心亦不持志彼以心為現成乃不事事而遷正

心者耳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他病痛源頭果不專在氣上這不求猶之可也若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上不去打點便貽許多病痛此即後面蔽陷離窮為政事之害意故以為不可然要其極而論之勿求於氣也不可蓋心與氣原是合一的曰至曰次志到某處氣即次某處至如行次如止都是活字即充字可想○志與意不同與心不同心以全體言志以心之所向言志者終身期許意者一時思念志與意總都是心存心是靜中涵養持志是動處操存凡心有所之敬謹操持使此志常在天理上方是戒懼慎獨的工夫○心有定主持其志也動作食息皆有則焉無暴其氣也是持志又當無暴氣固不是兩平語亦不是持志自然無暴總之持志是扼要功

上五

三十五

夫無暴是渾全功夫○告子勿求於心便不能持志勿求於氣便不能持志而暴其氣也

志壹氣壹是專一之一程子遺書曰志專一則動氣氣專一則動志志動氣是源頭濁者下流濁氣動志是下流壅反濁了上面也○志動氣由於志之不持氣動志由於暴其氣所以君子足容重手容恭聲容靜氣容肅行中鸞和步中采齊事事節約莫教過當皆是養氣之道先儒曰周亞夫軍中夜驚亞夫堅卧不起固是帥之定處然說或被驚不已自家如何睡得安於此見持其志又不可不養其氣

孟子所長者知言養氣然知言非求之言養氣非求之氣總在心上做工夫告子只從心上用力另是一道但未究心之本源從何來

心之作用何如妙心之分量何如人所以其心枯稿無用若一醒悟則知言之與氣都是心知言養氣亦是心上工夫即天地萬物亦皆是心則不區區止以方寸為心也譬之磨孟子之心是磨樞不動而磨扇未嘗不動告子之心是磨樞磨扇皆不動矣○孟子不動心只是個靜字告子是惡動以求靜彼直謂心自氣自氣言自言在外者不使擾於內此所以外義而不憚於心者也蓋惡動以求靜也孟子看得言即是心氣即是心惟在道義上用事心一於道義知言知此理養氣養此理任他衆言淆亂事物紛紜而心一於理在無事時寧靜即有事時亦覺得寧靜此所謂內外兩忘之學也○格物則能知言誠意則能養氣知言只是窮理不先窮理明得是非如何養得氣須是道義一一審處得是其氣方充

上孟

○二十六

大

難言不是說難於說只說不是實實的養到那地位也難以形容其妙朱常齋先生曰歸時人問江南好只道君行到自知○平旦之氣何如氣浩然之氣何如氣浩然常如平旦時平旦已有浩然意失却平旦為禽獸養得浩然塞天地平旦何由得浩然旦晝不措事集義

至大則六合纖塵無一非氣之充周至剛則透金石而氣無不徹直養便是無害非直養了又須無害凡有所作為抹以私意便非直養便是害浩然之氣真是乾坤靜專動直靜翁動闢的氣養得浩然之氣充足則滿天地間任我行得去任我做得更限吾不得即是至大者塞之也更挽吾不得即是至剛者塞之也如所云經

論氣節事功學術彪炳宇宙皆是○浩然之氣本來原是至大至剛塞乎天地養其至大至剛塞於天地只是還其本然○在氣是至大至剛在心是弘毅在聖人是廣運在造化是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日月代明四時錯行總是一貫

配道義正是塞天地之實際處氣與道義一滾出來配義與道從天地細紐時觀之無理氣分合處蓋平日直養無害則未有物感時道義已完完全全在吾胆魄中矣到遇事時此道義便發出不可限量豈非氣助之耶若無是氣雖有道義當為事便委靡退縮矣能塞兩間否總之此氣始初從道義養出來氣已得之為根抵到養成又從道義上發出去氣便發道義一時出來愈精明愈奮揚而不可遏如此說來方與下集義意閑○人有正氣道義上事方

上孟

○二十七

大

敢擔當正氣不足自然心怯退縮故曰配義與道無是廢也氣之養成固足以配道義若論其直養之功必由平日能集義集大成之集乃是握義之樞而事事逢源由一事以至萬事無時無刻不在義上則事事皆直仰不愧天俯不忤人浩然之氣自生矣今將此心體認到無私曲處自有此氣象看行有不慊二句即心即氣指點分明此二句是浩然一章大旨蓋人心虛靈是非可否一毫瞞昧不過該行該止此中自有權衡若肯憑着本心行去使件件懍心便是集義便是自天而縮此正孟子得統於曾子處○物理不外吾心集義即是求此心之常直而無以害之只是時時求懍於心從自天上做功夫心安即是義也義襲是事上求合於義不求自天未免有違心之行所以說行有不懍於心有字要

有只行一件不義便不憚便發矣襲如襲衣之襲謂襲在外面也外面一事之善便要做盡世之氣出來竊恐快心處少其愧心處多必有自振耀不起者故曰餒○集無襲分誠偽不較多寡無所為而為是集義有所為而為是義襲○告子之病蓋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之所安故直以義為外而不求

氣自養生養氣却不在氣上着力故曰必有事焉集義是養氣丹頭必有事是集義火候○必有事焉是不厭不倦的真脈絡○功夫全在必有事上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總是常常存心於義不要計功不要放懶不要着意思如此方是純亦不已之功泛言事者蓋無一事可執着言必有者無一時可放下試思之此是何等功夫人生只有這件事日日只是幹當這件事真有終

○上五

○上五

日乾乾對越在天者而義不由此集乎集義而氣生矣浩氣者道之用率性者也有一事者修道之功復性者也古聖賢終日從事於此自作主張即諸務冗迫毫無他營所以雖優之游之而不謂之忘即汲汲皇皇而不謂之助故明道謂與飛魚躍同意而白沙亦指其為舞雩三三兩兩之趣者蓋透性之學必形神俱融天人妙契非可以勉強人力為也○勿忘勿助是一個病痛正而不得便心灰意懶而忘惟正之一得而不忘便必有助長之病助長只是血氣用事恐氣不充只管張大振作起來凡事勇猛向前無所畏忌畢竟於道義不合處不得不畏縮逡巡真情畢露程子曰學者開口不患忘便患助不知終日何曾有事若果有事即助一助也無妨蓋是功夫加猛進耳所病於助長謂其不在有事處着

工力而徒從氣上致奮激所謂不培其根而拔其枝者也安得無害○宋人一段固是說助長其實正忘都在內如以為無益而舍便是忘問其肯便是正北宮黝孟施舍是守氣求氣而助之長告子之勿求於氣是忘是以集義為無益而舍之

知言無他事即集義中得之字重刻由言以知到源頭處由心以知到流弊處誠謹邪道在言上蔽陷離窮在心上是一步深一步的設是他所說的雖不正還有正處只偏在一邊就知其心之所蔽乃見了一邊不見一邊有所障蔽了湮是就該詞處浸淫開去不可提防純知共心之所陷那蔽的越陷溺深入不能出頭了邪是就該詞處愈說的歪邪沒一差正處就知共心之所離那陷的愈加墮落與正道遠離了這是就邪詞處說不通另尋一番話逃

○上五

○上五

道將去就知共心之所窮那離處大背於正益發窮難伸了○朱夫子與郭冲卿帖云孟子之學蓋以窮理集義為始不動心為效蓋惟窮理為能知言惟集義為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考於本章次第可見矣此章要旨惟此帖盡之而無餘蘊○孟子知言養氣之學內外交養養氣外也而集義求慊於心未始不根乎內知言內也而生心發於政事未始不通於外是孟子之反身而求與告子一切勿求者大異知言則已之言無不得者於言語詞令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來豈非德行

學不厭二句非是由知仁故不厭不倦亦非由教學來知其為仁智即學不厭見心體之昭明即教不倦見心體之公溥其以學誨分

疏者正以顯心體渾淪之妙耳孟子集義之學勿忘勿助功夫即所以學孔子學不厭處孟子知言以闢邪說而明聖道淑人心倦倦好辨不已即所以學孔子誨不倦處其願學孔子意已隱隱寓於此中讀者孔子好古敏求刪述六經以垂訓萬世則自學處即誨人處所以其功績賢二帝而高百王為生民未有之聖○養氣之配道義雖似仁要之完剛大以塞天地大端是修已事知言之察心跡雖似智要之息邪說以正人心大端是淑人事不必拘拘分貼

一體具體若以聖道圓融無跡而三子者不免各就其所見而守之以為宗如子夏誠篤子游之重本子張之廣大俱不至絕塵而奔無門戶可見故謂聖人之一體耳若具體而微則已無一不肖所

爭者神情渺忽之間耳

姑舍是非是不足於數子也前輩云總選第一等事與人做便是自

棄古人之志大率如此

孔子之學何學也守約一脈傳之曾子而其自言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所以皜皜此中直同秋陽江漢而仕止久速一任其時而無不可正所謂可與權者也正所謂左右逢源者也而謂伊尹有是乎先儒之評尹曰終是任的意思在豈其無見即孟子品第人品亦曰達可行而行為天民正已而物正為大人天民大人亦可定伊尹孔子之品矣而願謂學術為同道可乎○夷尹惠三聖人獨伊尹出處疑於孔子而孟子繫斷之曰不同道者以學術言也尹欲以道覺民豈不同是萬物一體的心腸願尹必待聘而出出而

行而後澤及於民若以有莘終則氓氓焉爾矣吾孔子萬物一體之量蓋不論出與處而無處不滿者此其所以異於伊尹也故曰不同道只是各憑所見以成其高與吾道不同非外之之辭

願學孔子豈在仕止久速上學得孔子為不厭誨不倦而我之勿忘勿助距放淫處竊欲效之如知言學孔子之明理以養心養氣學孔子之循理以壯氣蓋與之同道則所願在此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包道德事功說百里二段為贊孔子事功張本正以其不為君不有天下却做出萬世的事業所以為生民未有○於古聖有為處見有王之德於皆不為處見無伯之心

堯舜有位故能做唐虞事功孔子無位却能做堯舜事功堯舜近而夫子遠也令堯舜而洙泗堯舜不得不夫子令夫子而唐虞夫子

上五

三十一

不得不堯舜但堯舜業已際其易夫子業已際其難故不得不謂相賢之速○唐虞無堯舜不過一時為春秋春秋無孔子將使萬世無唐虞

見禮之煩簡知政之文質聞樂之美善知德之性反不是由夫子之

禮樂知夫子之德政夫子德政及門所親見者不待有所考也子貢只見得夫子德政亘古莫及故曰百王的德政遠矣我不得而知必由禮樂知之然從禮樂見百王的德政都及不得孔子如夫子定禮以寓政正樂以昭德凡溫良恭儉讓便是德立道綏動便是政此亦見斟酌刪定有以垂法萬世故曰生民未有

亦類也聖人於民其形同其性同類以有生之初言萃以有生之後言高出品類之中超拔群萃之表聖人皆是如此孔子尤出類拔

萃之尤者非是出聖之類拔聖之萃也○麒麟之於走獸象夫子之仁鳳凰之於飛鳥象夫子之知泰山之於丘垤象夫子之靜仁也河海之於行潦象夫子之動知也有子可謂善於形容者矣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然走獸不能為麒麟飛鳥不能為鳳凰物之所以不如人人皆可以為聖人之所以靈於物

此章以不動心為主知言養氣是大頭腦勿忘勿助是真節候集義配道是實功行願學孔子是正結果○吾儒要在天下做事業須有一段大氣魄方可揮霍宇宙壓倒一世所以孟子夫子妾婦儀衽血刃仲子率獸揚墨皆其氣使然從來忠臣義士都是此氣結成千古不散則為神靈皆是物也然要知孟子學問醇正根抵自性

上五

三十二

命來故曰配道義曰集義所生存心養性從勿正勿忘勿助長做出一切皆性體流行却非以氣質用事所以為願學孔子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乃譬之杞柳而以仁義譬之柶捲則其視性中原無此物而一切皆從外作所以言與氣可得可失一切放下便不礙心此其不動之速實由其眼界看得空非閑氣力制得住也信乎為禪宗也若孟子看得天地拍塞皆是此氣拍塞皆是此道義宇宙內事皆吾分內事吾分內事即宇宙內事而直則壯不直則矮只係於此心慊不慊之間故終日集義以求慊也勿正勿忘勿助以集義也極之六合之大者根之方寸之微守何約哉此則所謂知本之學孟子蓋得統於曾子而獨異於告子者也故謂告子見性皆空孟子見性皆實空則為出世之宗實則為經世

之宗吾儒二氏之辨從本上分宗有以也
假仁章

孟子從前雖分別王伯至以力假仁章更為明白要只是個誠偽二字○存處為德發出為仁是有天德以行王道也次節說王者以心與天下相往來自不待勢力矣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賸也是以力假仁者伯的註疏以德服人者教語是以德行仁者王的註疏

總是以德行仁一句以後尊賢使能五節就是以德行仁就是不忍人之政天下士農商旅皆悅就照應心悅誠服悅字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就發揮尊賢使能五節的源頭見得這樣王政如此詳悉却不是外面的事業都從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的

上五

三十三

這一念來故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四海字正照應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三句如此行仁自然有榮如此豫於行仁自然誰敢侮之後四章書總是發明以德行仁者王一句

仁則榮章

人君好伯不喜王者其病只是好榮惡辱不知以德服人方是真仁仁則榮也以力假仁終是不仁不仁則辱也以下正是發明榮辱之寔○通章榮辱禍福之介在仁與不仁其仁不仁之分途機關只在及是時三字上則榮則辱二則字緊伏自取案

山有猛獸蒙藿不採國有人焉未可圖也明政刑總是用人精神振奮炯灼處任治人明治法正是仁之作用榮即國勢昌隆舍下列

國畏威懷德意

引迨天之詩是及是時一証或字可味此句亦是憂患之意○松撰封疆國之牖戶也紀綱法度國之桑土也能及時而為之計則防乎其防邦家其昌矣息微只是偷安自逸怠字又上修政理刑微字又上尊士貴德自求禍謂無畏之者有悔之者皆自招之

世主把禍福歸於天所以把好時節都錯過了今不惟福是自家求連禍也是自家求的所以責及時強仁○引詩提出一命字引書提出一天字見禍福雖關於天命而天命亦在人主之一心要人主自省其心之天命何如而已矣○仁則榮如下章仁士仁商仁旅仁農仁氓皆是仁字至鄰國仰若父母為天之吏無敵於天下何榮如之

尊賢章

上五

○三十四

尊賢使能一章是後世人主得天下保天下之石畫上五節說王者之政如此精神全在信能二字五類字生於悅字王道得人心正以此

聖人不得已立市廛闢津蓋先王節用愛人助法公田儘殺用了其餘分毫不欲擾於民若得天下百姓務本力穡市廛夫里之征可以盡廢今不得已焚湏取而權抑之只念念在百姓身上何曾換入一分封殖自家意思○市廛二句串說重不征上言商賈盛則逐末者多故賦其市地之廛以抑之若逐末者少則貨不通連廛稅也不取但司市者治之而已○上二廛字指賦言五節廛字指地言廛即上文廛而不征之廛也蓋國有游民而夫之征行焉是

粟米之征宅有不毛而里之布出焉是布縷之征此是罰不殺不桑之民仍令出夫征與里布名曰游惰之罰若受廛而居者無田則無夫征無宅則無里布豈可縶以游惰罰之況已賦其廛不應重科夫里先王所以別四民而使寬然於一業○末節見民心得天命順而王業必成只在信能行之耳

按國都如井田九區面朝背市左宗廟右社稷中一區為君之宮室前一區為外朝朝會藏庫之屬皆在焉後一區為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惟民得入公卿大夫士皆不得入入則有罰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價治爭訟譏察異服異言之類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

人皆有章

上五

○三十五

大旨只是個人皆不忍人之心便是先儒云天地造化無他作為惟以生物為事觀夫春夏秋冬往右來今生意周流何嘗一息間斷天地之心於此可見萬物從天地生意中出故物物皆具此理何況人為最靈宜乎皆有不忍人之心也章內四端亦總是一不忍○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非是為愛人計也如一體然有養必攝有痛必撫不得不然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是經綸天下從此一掬內運之也○一部書經只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三句○孔夫子轍環刪述亦只是以不忍人之心發不忍人之言治萬世天下可運之掌上

人若不信人性皆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是生來原有的何不於乍見孺子入井之際去一驗之則知道一點惻隱真心人皆有之只

是人不知擴而充之耳故曰救得人心千古在勲名直與太山高
邵子曰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徒此念福澤適斯民入井
倉星際牽牛穀鯨展向來看楚越今日併吾身先儒謂論語一部
只看師是見一章孟子一部只看乍見孺子入井一節旨哉言乎
○孟子在當時視利欲權謀異端曲說嚴利等歛都是井一時君
臣生民曲學說士或是既入井孺子或是將入井孺子故一腔怵
惕惻隱發為仁義七篇無非為既入井者示出脫之法將入井者
施防挽之方原不求天下後世之知為納交要譽也全部孟子都
如此看

由入井惻隱看起來若無惻隱的心不是無情的木石就是無知的
禽獸斷然不是個人這惻隱原是善之長統乎四德故又連羞惡

○孟子

○孟子

辭讓是非說來這點心觸着不當為便有羞惡觸着不當得便有
辭讓觸着不容混便有是非若曰無是心必非人而後可也且道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甚麼就是人性所具仁義禮智的端緒也
可見盡天下都是仁義禮智的人不然怎解如是惻隱如是羞惡
如是辭讓是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八字是孟子自家拈出真
大有功於聖門此八字每字是一意惻是方惻然動念隱是隱痛
比惻為深羞者羞己之惡惡者惡人之惡辭者辭己之物讓者推
以與人是非自是兩樣分明

此心乍見時方有豈不乍見時便無言此乃是端倪見端可以知委
定有個全體在內連下文擴充意已含於此程子曰以其惻隱知
其有仁原不道惻隱便是仁又不別取一個物事來說仁

乍見孺子固是惻隱如何別處又擴充不去病只在不能知耳若還

知得則此心常不昧常流行便皆能擴充○四體是一個血脉相
貫四端是一個精神相貫使凡有四端於我者不敢自諉於不能
隨其所發之端而知其為仁為義為禮為智而推廣以充其本然
之量則其然達之機自至於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
敬智無所不明舉四海之大皆容保於吾一心之中而自足矣是
即先王運掌之治也○大始然象始達便有邊邊及天下民物之
勢兩始字是論善端充長之初其勢必至保四海方是火然泉達
究竟處知皆擴而充之是則開論理苟能充之是寔寔落落着在
能充的人身上○擴而充之便是心便是政四端能充不能充之
分判於擴天理與徇人欲而已註中又求熟識是知字即格物致

○孟子

○孟子

知窮理之事擴充之者即誠意正心力行之事如後章擴充函人
之心便是堯舜湯武擴充夫人之心便是桀紂幽厲
矢人章

此章為當時諸侯而發始終勉以強仁之事世主豈欲爭地爭城止
因誤於富強之術不得不與兵構怨治術不慎則其心便不顧殺
天下學術不慎則其心便不顧殺後世慎之一字言道術必求其
可以道濟天下者治術必求其可以治化生靈者

心曰天君曰神明又曰維皇錫予可見尊爵之義蓋仁為天地生物
之心得之最先即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元者生意之始為亨利貞
之長說個大字正與下人仗也相對尊爵只是寵綏至重而不可
棄安宅只說居處極安而不可須臾離言人心着常在天理上便

覺得如此無怪机故曰安宅此是宅由天定無人予奪得
人役字是自失尊安人品卑賤之意即小國後大國之役非其為人
役使也

先說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擇為仁之術繼言如恥之欲人以
羞惡之義決為仁之機

引射者正發明為仁二字之義正已後發一句是主因戰國之民日
尋干戈彼此相角敵或勝我無任憤氣全不思自己身上修省一
番故曰不怨勝已者正點破當時憤爭之習此當與愛人不親章
參看勿泛說為仁由已

平復元先生安宅說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理人得之而為心
心之體一塵不染心之量萬物同春世有一塵不染萬物同春之

孟子

卷八

人而多取於世流禍於人者乎世有一塵不染萬物同春之人而
明召人非幽召鬼責者乎將見一起念無非生機發皇一啓口無
非生機宣布一舉動無非生機運行胞肫藹藹上下四旁盡是生
機洋溢流貫經緯幃幙忠信以為基址孝弟以為棟樑節義以為
垣牆禮樂以為堂構知慈以為戶牖敬靜以為閑鎖帝王賢聖以
為知交往來天地百靈以為維持呵護洪流烈燄恐不敢漂焚也
堅甲利兵決不肯來攻取也妖星厲氣亦不至相照臨也即草木
金石想皆可透而射矣螺螄蠕動想皆可聯而屬矣賊寇夷狄想
皆可馴而孚矣況人世有血氣心知幾希尚存者不可為一體哉
故在家無怨可驗一家有安宅矣在邦無怨可驗一邦有安宅矣
天下歸仁可驗天下有安宅矣或問安宅即黃居否曰不同理雖

一而分則殊有僅可安一身之宅又有可安一家之宅視安一身
之宅者則為廣矣又有安一鄉之宅視安一家者則為廣矣又有
可安一國之宅視安一鄉者則更廣矣又有可安天下萬世之宅
視僅可安身家鄉國者不亦狹小而可矜乎則此之宅真至尊至
貴至富至美可稱天下之廣居矣然則曠安宅而弗居者其可謂
予智自雄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不亦可長太
息乎矣筆於此以與人已判安危之閑定安危之計期與智者共
擇所安可也

子路章

此章總是聖人樂善之誠不可太分低昂子路節見求善之勇由也
所以升堂大禹節見好善之懽禹之所以無間大舜三節見樂善

孟子

卷八

之純粹之所以為大知

善與人同舊解不是蓋世人惟是我障高所以性命閑隔舜之善
與人同是舜有善不肯私為己有而獨善與人共之而無善舍己
從人是人有善舍己而從之樂取於人以為善是舜非徒從之
又取而為之又根於中心之樂也總是只知有善不知有己不知
有八下二節總此意○壬辰墨講舍已云一得苟當於寂乘即成
議已定無不可回象言苟合於時宜即先見已入無不可撤最理
子路問過即喜豈不是舍己從人為聞善言即拜取人亦豈不樂然
人未告時作何商量未聞善時作何功課舜則不然自耕稼陶漁
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一生只是取人並未嘗一毫自用即人
不告而中常虛即善不聞而心常受其視待告而喜待聞而解者

運庭矣故曰大舜有大焉○取善處即是與人為善亦不徒所取者與他為善即未經舜取者亦益勸而為善矣觀所居成聚成邑讓畔讓居以至為天子明目達聰嚮咨岳牧何往非善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從古大聖人學問自己做聖賢便要人也做聖賢必不肯獨善其身為自了漢為小人儒蓋舍已而即合天下為一已取人而即聯天下如一人喜聞過大矣尤莫大乎囿天下於寡過得善言大矣尤莫大乎化天下於忘言此舜之所以為大也○自孔子以前只有大舜之學與孔子同大蓋其以天下之善公天下之人不在升聞為帝之後而在畔稼陶漁之時所謂無窮無達分量無處不滿者是已故孔子以大名學真為透性之宗伯夷章

章內原無清和二字只就去就上說看收束一去一就字可見叙伯夷一節緊一節便可得一隘字叙下惠一節寬一節便可想得不恭字二子受病全在二不屑若時中之聖天下皆吾一體何忍不屑此章大旨非論夷惠所以發明願學之意○進不隱賢二句只是直道而不枉道也惟直道難行所以必至遺佚阨窮君子不由與孔子自異逸民同意是不由其隘與不恭也蓋伯夷既清必有隘處柳下既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隘不恭就迹上言孟子恐後人以隘為清以不恭為和故曰君子不由也○君子借夷以激世可借惠以渾世可寓意夷惠之中以為世用可遊神夷惠之外以為世轉亦可總之他用法我用我法仕止久速各有神理辭受進退難看有心此孟子願學孔子之深意也

四書則上五

河汾桑拱陽纂著

門人

張吉魁
李正品

張大論
王起昇

公孫丑下篇

天時章

用兵在得人心得人心在得道得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先王之守國家用天下本末具舉如此固以得道得人心為本而亦不廢天時地利之末必何如而可得人和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兵法貫通三才天地人自應

並用此但較其緩急先後耳非謂天時地利可廢也地利眼前實事不必言即六壬太乙諸書亦豈學究可辨○陰陽無據而妄妄旺者在一日之中山河不改而遠與遠廢者非一姓之主天時地利吾不知其孰為勢也○得道即是存心以仁制事以義意多助到至處全是一團和氣就是天下順之景象

天下之所順是我為天下所順之人非謂驅天下所順之人也故君子有不戰句重下句輕講即善陣者不戰意言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必勝矣

朝王章

此章要者孟子應變之速蓋其平素自重之意一觸而不離本意將朝王將以堯舜之道陳前也而隨即云疾不能造朝即以堯舜之

道自重也通章大有為之君二句極喚得醒齊宣足用為善宜以大有為之君自待以所不召之臣待孟子

古者天子不召師孟子於齊宣蓋以師道自處而亦不敢過執故將朝王○齊王原知得當就見此處俱要認齊王好如字當往字看來召在可使二字上見出

人家子弟第一不要周旋世務小聰明大鵬突你看孟子仲子對使者之言何等周匝何等恭敬而不知已失孟子之意遠矣○非堯舜不敢陳是下不敢湯桓不敢召是上不致合來是君臣主敬

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一敗全從孔子浮雲富貴意得來吾何慊乎哉註訓懽懽也少也只是彼非有餘吾非不足吾又何歉乎哉此即曾子自反而縮處○輔世非用世長民非九民

上五

四十二

輔世是維持世道的如所云參天地之化閱盛衰之運是也長民是表率民心的如所云立有代之人極開一世之聲蹟是也下文不可召之臣正是這個人故曰莫如德若說乘權藉勢又有待於爵富了○有治世有亂世有輔世者則治可保其不亂亂可保其復治長民是治民而使之不亂養民而使之厚生教民而使之正德故可以君長斯民親長斯民師長斯民故曰輔世長民莫如德德與爵雖並列為遼尊其寔亦不並重何也有德則爵隨方能成其尊也引曾子之言非謂王有富爵我有德德抵當他的話頭正謂有爵在王亦須要仁義之士輔世長民纔能做到克舜如何反來慢我此總是敬王非傲王若非賓師總有德德亦臣也敢與爵抗手

所不召所字全在君心真有不敬慢者在尹仲不可平看尹樂堯舜

之道孟子非堯舜不陳蓋自待以尹而望王為湯意○人主知道

德風味自然尊德樂道親賢下士不肯以勢位自尊人臣若知道德風味亦自然尊德樂道內重外輕不肯徇人勢位君如是臣如是欲不太平不可得也三代以後上下止知勢位之尊道德風味

上下俱未聞也日驕日諂民何自見太平之治乎明良喜起之歌鹿鳴天保之什否泰二卦君臣間蓋不可不三復云○三代而後

惟孟子如此分明道出做出後此則光武嚴陵昭烈武侯伊川經進坐講席幾此遺風云或問孟子自謂願學孔子親卿黨所紀事

君何如敬謹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孟子不應君召何故不知孔子在父母之邦孟子在隣國其不同一也孔子為臣孟子賓師其不

上五

四十三

同二也孔子時君弱臣強故讎平以明臣道孟子時士風掃地故自重以作士氣其不同三也因時制宜此所以善學孔子

陳臻章

此是孟子辭受之精義處陳臻意以孟子在齊是朝夕相與的即受

也不妨宋薛是暫過耳不受也無害宜見皆非耳豈知其為皆是乎○則未有處選主孟子自處說有燕他人未有詞說未是蓋小

人儘有貨利來交假托名義者只靠他有詞便隨他計了貨取取字如以網取魚只被他籠絡之意焉有君子四字重看○列國之

魏在伯夷則一槩不受若下惠或一槩受之孟子不一於受亦不一於不受所謂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平陸章

孟子能使齊君臣知罪齊君臣不使孟子有功千古同慨妙在一日字伍不可一日失也官不可一日曠也民不可一日害也易牧不可一日不求也○田里即齊王之牧也倉廩即齊王之芻也○有司以民為重即求之不得亦當權且濟變若汲長孺之發粟可也若輕言去則一退足以謝罪耶○為王誦之非稱距心也是為百姓訴一番困苦欲王軫念民瘼也誦之內有無限情思

蠅蠹章

辭靈立舍官守意請士師含言責意吾聞之一節進退綽綽與孔子果哉末之難矣意同有官守言責者所執一事所守一方不得便去了孟子無官守無言責宜乎進退綽綽到此地位乃有不去不安欲去不忍兢兢皇皇若不得自由者他自家擔當甚大把世道

上五

四十四

人心都是他一身任了豈若一官守言責只不得便可去乎故孟子綽綽餘裕之言正是我可餘裕而自有不得餘裕者在也

為卿章

五驩輔行則孟子是主也行事乃主者事何必與輔行者言哉非峻也又須知不與言行事非不與交談也○通章見孟子不欲以國事付小人意以邦交重事而使小入得與之適起隣國之羞小入重而國事輕矣故孟子寧使或治之者是事不在驩口中也權不在小入手中也重齊國也寧止是重吾道也○反齊勝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孟子凜然一伯夷聞王驩為輔行而不辭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孟子由然一下惠王驩最惡之良自應呈露又不敢怨孟子也又彷彿乎尼山待陽貨彌子之景象也哉此是嚴

嚴氣象實是惻隱心思

自齊章

古者棺槨無度只是過於厚易喪葬取之大過可見周尺七寸即今尺四寸許槨亦如之○人子拘於分則心未盡限於財則心未盡既達於無人則法制無所拘分既得為而財又能為誰獨忍自戕其薄乎○末節言人之至情不匱所包者廣厚葬持其一耳儉非止愛惜此心不足處便是儉說到無使土親膚分明謂父母既化之膚即人子未化之心也此自隱然一體之觸

沈同章

章意見燕有可伐之罪齊非伐燕之人燕以私讓齊以私伐同以私問私字有味看彼然而伐之句自見不但非王命也

上五

四十五

上節提出王字下節提出天字此即孔子春秋稱天稱王之意也國祚興亡宰於天國土予奪宰於王燕無王齊無天一而已

燕子噲之於子之宋神宗之於安石慶宗之於賈似道未嘗不自以尊賢忘勢藉口遂基大亂何也所謂賢不足為賢也以非賢為賢逆天甚矣安得不召亂乎故唐虞之朝尤以知人為急云

燕畔章

齊人伐燕時孟子嘗告王嘗視燕民悅否破燕後又告他速出令以安燕民齊人皆不行之及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故齊王以此為懸况於王乎一語不敬莫大乎是賈請見而鮮之不知齊王之過無可鮮也蓋倍地而不行仁政不知又不仁也古之君子節說過處是有關乎宗社國家皆見皆仰亦百姓人民之

所共知者也更只是事久論定只此心事光明正大更一番體驗愈見清明○東山破斧之師是周公之與天下共見處衣冠歸朝之後是周公之與天下共仰處周公居東二年自是一點忠貞的心然周公此心却與天下共明故有四國是皇之詠有德音不瑕之稱○管仲之畔千右自有定案近世文人多顛倒是非謂畔周實忠殷也果若是伐殷之始何無一言之諫勝殷之後何為僥首就封武王存日何無仗義之舉何為成王立而始勅四國之戈乎試以此而問管叔自將城口甘心而受誅矣必為之辭

致臣章

齊王留孟子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此意亦善但君不用之而收安富尊榮之益徒使子弟

上五

四十六

從之理似不可故孟子不以為然辭十萬受萬不獨一多一寡上不可即是一辭一受上亦不可

孟子之言是辭此受彼疑疑是失此而求彼斷斷是得此而棄彼迹以不同其心之欲富一也○有司者治其爭訟如此則下無專利之行上亦無征商之制私壟斷是以爵祿為奇貨以朝廷為市塵以縉紳士大夫為商賈矣○吾鄉薛文清公見道不行辭內閣位將歸石亭請曰先生即如不留我為奏

上請即家為塾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我若資其養何若不辭官之為愈也先生可謂善學孟子矣

宿畫章

有人乎子思之側達其尊賢之心也○有人乎繆公之側堅其尊賢

志也二段俱重君上孟子以子思自比乃曰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是責其平日也○非只指留行之一事而言孟子此時已留不住矣若說有王命便可留前日時子之言非王命乎子思見留於繆公亦不是歸去時事

去齊章

孟子去齊四章真是惓惓心在天下生民行道而不忍去愛君而不忍忘雖是如此於去就又極分明不放過一步○此一章醒尹士寔然孔子醒沮溺夫人口氣王由足用為善用予則天下安是王寔可為湯武而亦非不明矣足用為善者由不忍一牛之心足以保民由不君與衆之心足以言樂由吾甚慙之心足以蓋怨由善哉言之心足以行仁惜終蔽於舍學從我是王心自由而不由孟

上五

四十七

子也

孟子平日極剛決能毅然立斷獨到此低徊展轉柔腸百結欲用不能欲去不得展轉濡滯却是為何只為着安天下之民所以惓惓在懷觀此則不獨貪戀富貴的是箇小人即愛惜名節亦是箇小人所以尹士聞之說士誠小人也

昔公山盼佛之召夫子何以欲往既欲往矣何為又終不往若出處之間要去即去要留即留而無事於委曲調停則義以為質之君子又安用禮行遜出為也○恐聖賢無此徑情的學問

充虞章

不怨不尤是聖賢一生心事○悲天憫人是聖賢一生擔當○不豫之意正是悲天憫人不是怨天尤人前後只是一意彼一時此一時不

是虛說個時候正說所值之時不同言前日不怨不尤乃平居論講之事論守身之常法非論救世之機宜是彼一時也若今日則世道之興衰民生之治亂皆決於此矣俯仰感慨焉能忘情蓋此一時也不可作彼為學時此為仕時仕學可以二視乎不可說彼為講道時此為行道時所行之道獨非所講之道乎

有王者必有名世此數之所必至時之所必然從古以來蓋如此也孟子所謂此一時正以此為王者當興之時名世可展布之時也如欲平治天下四語即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一語是正說下四語是反說正見所以不豫之故言天欲平治天下我何為不豫哉而獨奈何王者終不與我終不能用是天終未欲平治天下也此我之不豫有繇矣若如註解則與此一時也二語不相應矣

孟子班爵一章是封建的梗槩為國一章是井田的梗槩故以名世自任曰舍我其誰

樂天憂世原非兩事聖賢那一日不樂天則亦那一日不憂世總之聖賢以天自處即憂世亦樂天也不然孔栖栖孟皇皇彼其於世數數然者何苦而為此

居休章

孟子先仕為卿或亦受祿只因歸葬其母再來齊時齊王問淵已久多為群小所寒其尊賢之雅想不似往昔故相見於崇便有去志所以只受餼而不受祿也於崇節言不受祿之故繼而節言久留之故

出書之論愛民之仁也居休之論料君之智也自並行而不相悖合

看數章而孟子之出處去就可槩見矣

滕文公上篇

性善章

孟子從前所言無非性善至明白點出自此章始

易曰繼善孔曰至善思曰明善孟子曰性善直從天命主宰上勘出不似世儒粘帶着氣質流行蓋天之命人即命以善孟子從源頭處提出一點道心為千古辨幾希之昧言性善而復稱堯舜方見性善之有真準則此為古學問治功之定案也翻之者其為異端曲說無疑○伊川曰性即理也理原是善原不是惡善直指其本體言如雪之白玉之溫水之寒火之熱金之堅性自然如此善即是性非性之外別有一物而為善○孟子性善二字千古鉄案有

上五

四十九

功聖道不小告子持無善無不善之說得罪聖門荀揚韓各執一偏俱屬亂談自宋周程張朱諸君子倡學以後性學大明如日中天近儒又有無善無惡之說何也

言必稱堯舜人皆可為堯舜也正要從世子身上指點出一個真堯真舜的面目來不重復堯舜能盡性只見兩聖以其善善天下唐虞事業取諸本性而足君單說本體與可為善國不相照○孔子贊大哉君哉似非人之可及然孔子自其後之所至言也孟子原其初之所稟言也前後之聖多矣必稱堯舜者正以堯舜性之之聖隨其運量不假安排全體呈出本來面目以之證性最為易見更無可疑許敬菴先生曰信知性善為堯舜肯把權謀雜管商斯道若明如晝日世風何慮不陶唐

自楚天後見孟子畢竟有疑於衷或謂論性紛紛何以單言性善或謂堯舜是生安的怎麼人皆可為俱是○過宋之見是道心發見之倪也又楚之見恐其以道心而間於人心之危也故孟子告之道一乃所以著其微而防其危

道字分明是指性說惟即是善故道只是一童子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之為物不貳人稟是道以生又豈有二故曰一而已○天以一中分造化此天之一也聖以精一而傳心此帝之一也孔子以一貫而明道此聖之一也此一字是無古今一也無聖愚一也成惻類淵公明儀真窺見性命源頭信之深矣不然氣質所在不能無疑焉豈敢自負如此○成惻之言為齊景公發不可誤認吾字為自道○舜以危微別心體以精一點功夫與類子克復傳約無

異故曰有為者亦若是○文王是周公的父為何說師置父生我之形軀師開我之性命觀文三演易象而周公即演易象他學問自有淵源相接處周公師文王於同堂父道也即師道也公明儀見文王於性中人道也即天道也一也○文王我師之言在周公不足為異全要見公明儀能信周公的意思

真正敏聞道的人若不從性體上透過又不從諸大聖風光下對過終日言說終日力行決無轉身出頭日子你看成惻類淵公明儀諸賢何等力量將聖賢彝文對過來看方知性道本一無古今無賢愚不加不減為之即是○孟子言性善而歸到可以為善國便是性命事功一以貫之為善國是把性善擴充於政事之間而國臻於治意非是因國勢弱小要眩眩之藥須知藥以祛疑畏之疾

非以弱小為病也下章井田喪禮皆性善作用處如孝悌於性能力行孝則善其國為四方觀禮之國仁根於性能力行仁則善其國為經界可正之國

滕定公章

通章緊要全在親喪固所自畫一句曰畫見不可一毫不慊於心曰自畫見不可一毫外求於人曰固所自畫見實在獨斷而不可專為人捶沮○只問孟子然後行事一語便是不隨人脚跟轉故到衣以自畫策之言人子居喪當何如順人性的善而合堯舜之道此世子欲畫禮以盡性之意也

前三年之喪一段重禮字後君薨一段重哀字然哀之一字正制禮之原

志書所言是說先祖所行之禮有所傳受在先祖承上世之傳受而不能改上世在今日亦當承先祖之傳受而不可改先人○周公子伯禽封於魯叔繡係武王庶弟封於滕魯文公禪制未終而思娶宣公喪未三年而迎女固知不行三年之喪者非周公之法也因知滕先君之不行者亦非叔繡也父兄皆誤中變法之祖為先君矣若志所稱喪祭從先祖原是指示立法之祖言非指變法之祖言只父兄錯誤之也○世子全不說父兄百官不足只有家悼其素行不足取信於人便是他好處孟子說世子有子道也則哀在世子世子居人上也則先在世子世子乃君子也則風在世子○五月居廬是行諒陰之禮未有命戒是行聽於冢宰之禮顏色之戚儼然深憂之狀也哭泣之哀昭然即位之哭也至於可謂曰知

及來觀大悅則上好而下甚風行而草偃矣

通章人性本善則喪以報親是率人子之性而不容自己者也而孝以感人亦人各率其性而不容終昧者也性之善故孟子說到懇切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懇切處足以動人心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

為國章

通章立民事不可緩也一句民事之急者莫過於制產而制產在復周初相沿之助法而行助法莫先於定經界中間世祿助法相為表裏後殷雖以制祿並言其實穀祿亦即井地中公田撥其穀以為祿分田始可制祿亦非二事也設為庠序一條亦是說恒產既制而恒心可復與後殷言井地而說至百姓親睦意同總重在民

上五

五十二

事上○前數節論富庠序節論教後數節雖論富而教行乎其中禮下含下制祿取民有制含下分田亦非兩平垂重取民有制下文制祿皆因分田而制則此處取民之制却是於君子厚予而於小民薄取乃自儉以行其恭非因恭而廢其儉

陽虎節結上起下重講為富不仁連若連下出重為仁更妙更殷周正仁人也

五十而貢三句是制民恒產處其實皆付一句是取民有制處公劉殷之諸侯也其詩曰徹田為糧則當時亦謂助為徹矣但周家立國之始更申其名以為一代之制耳其實有增田而無變法○夏地未盡闢則田少殷地漸墾則田增周地盡墾則田多於民所受田中而納其稅則謂之貢就其中留出公田一分藉民之力以耕

而官收其租則謂之助就其通民力以合作而計田畝以均收上下通融則謂之徹○助法周以之用於都鄙亦是徹之意其鄉遂用貢者特以通助之所不及耳

上邊說個其實皆付一貢法也就好了如何又說不善於貢用之不善耳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正是古人立貢的本意正他好處但好處在此不好處也在此其流弊畢竟到樂歲寡取凶歲多取處此雖說貢法苛刻宜隱形出助法之善蓋助則公田為君子私田為野人豐歉各自當之安有流弊至此○夏禹所制則三壤以成賦設二省以補民何至於不善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味一國字隱然見未行助法之不可承上句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緊接云貢法既不善這個助法如何不行行助

上五

五十三

法正是祿之所由出處今世祿滕固已行之矣若不去行助法世祿又何自出乎不過在今日之貢法上加取而民益病矣這助法不特是殷家行的就是周家亦行的是助法觀公田之詩云可見蓋當時助法已變孟子因詩中兩語想像出周亦用助來

恒產既制則恒心可興設字有久淹而特起意仍要見助之當行夏承唐虞揖遜之後欲與天下相安於禮讓之中則亦教之六德六行而已故曰較殷當革命之後欲消天下干戈之習則亦教之射以觀德而已故曰序周道尊尊而親親欲與天下共圓於尊親之化則亦教之養老尚齒而已故曰庠○夏之較雖主教人未嘗不養老未嘗不習射殷之庠雖主習射未嘗不教人未嘗不養老周之庠雖主養老未嘗不教人未嘗不習射但指一者以立名一

代之制度則然

教養兼舉王政行而王者取法言身雖未必王天下而澤亦足以及天下矣下節新國言雖不得與王業於當時亦足以基王迹於後世蓋滕國規模從此一新便是天心所向處○前曰文王我師也後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前曰猶可以為善國後曰亦以新子之國皆是一意

問井地節正經界三字是綱領汙暴之慢經界為奪取民財計也法不貸於豪右斯惠可及於輓黎

野是郊外都鄙之地田可井授故宜行助法園中是郊內鄉遂之地

田難井授故亦用貢法正以通助法之窮也非兩平語

圭田是以公田之在民者給之乃卿大夫既死而使其子孫奉祀之

田者當其身則祿足以供祀何必更與圭田但其子孫之受圭田者世次亦有差等

鄉田同井一節常變相親不待序學校之設而小民已親於下矣

此亦見助法之善也

方里節重在公事畢三句見得上下之辨民志之定都在於此是百

畝之中而朝廷之法禮教之風未嘗不在助法之善一至於此看

當為三代之君子當為三代之臣末句有千載一時不可虛過意

按井田為帝王良法湮廢久矣非聖人得位秉時決不能行行之源

漸次酌古準今方合天理人情此正孟子所謂若夫潤澤也若謂

古法今決不可復行此世俗淺近之見固不足與言治體若一一

膠執死法不知變通合宜亦非知時識勢通儒之論也○井田之

法聖主開創而不足中主守成而有餘孟子之意行貢法不如行助法甚善然要在得人果在上皆君子即助法固善貢法亦善民亦得所若是不得人為政無論貢法病民即助法亦未必不病民也故曰有治人不患無治法為政在人取人以身宰世者不可不加意云

朱子井田類說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

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

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司空謹

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鑿中田二歲一鑿下田

三歲一鑿肥饒不得獨樂饒哺不得獨苦三年一換士易若其家

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

一人有賦有稅賦則計口發賦稅則公田什一及工商衙吏之入

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宗廟百神

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

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弗得有樹以防五穀環壘種桑菜茹

有畦瓜瓠果蔬植於疆畔鵠豚狗豕無失其時女脩蠶織五十可

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又曰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故三年有成

成此功也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

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太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

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必世而後仁

神農章

通章作兩大段自首節至亦不用於耕耳闢許行之並耕自用夏節

至不善也夫貴陳相之倍師○人與人安得齊並耕之說許行必欲齊之物與物又安得齊不二價之說許行又必欲齊之不惟天理上行不得即人情上亦行不得惟法度上行不得即事勢上亦行不得此所以為異端一曲之說也

勞心治人以代勞力者之食人是通天下之義用心得人以代吾之治人是為天下之仁義行而上之得人者始專其愛仁行而下之食人者始安其治失其義非堯舜之治失其仁非堯舜之心○折並耕則稱堯舜責倍師則稱周孔是學有原本委

孟子言必稱堯舜許行謂再言堯舜不免出孟子下矣故借神農之名以壓之此原是好勝自矜之小人他說精粗同價亦謂舉世但為其粗不為其精相安太樸巧偽不生焉耳此等議論新奇吊詭

上孟

○五十五

陳相安得不知三代以下之天下不可以結繩之治治之也故孟子歷舉堯舜治天下事以破之自如今看來是極不通的孟子何勞費口與他苦辯只為他題目做得大神農以耒耜教天下那時百姓都不曉得耕須要自己去教且洪荒事簡君有餘閒而農事最重或亦與民並耕神農又日中為市那時風氣未開凡物制一定質樸沒有精巧價亦可齊若後來如何行得許行為此說乃厭薄唐虞而遠慕華胥之世若不察世變而行之定以長亂孟子所以力闢之○許行陳相自以為開道故曰滕君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究其所以為道即以並耕而食為道決以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為非道也道之不可不明如此○並耕而食是與民同為治田之事亦非耦耕也

許子必種粟而食夫不惟有食而又有衣其能燕之乎不惟有衣而

又有冠其能燕之乎此其不能燕之勢也在害於耕之一言可見矣碩非獨耕不能燕乎他也就其所為耕而食者言之食之具有釜甑也而釜甑易以粟夫彼謂饗餼可以自為而釜甑亦可自為耶耕之具有鋏也而鋏亦易以粟夫彼謂耕可以自為而鋏亦可自為耶只以粟易之一句孟子闢許行之要領已得

以粟易械器四句歸重下二句以粟易械器正許子之事彼必不自以為屬陶冶夫獨陶冶不耕而食或類於屬農夫故孟子言農既不屬陶冶則陶冶豈屬乎農分明說民之以粟易治不為屬君則君之以治易粟豈為屬民

充獨憂燕民害未除民利未興民生未遂民性未復故以為憂○禹

上孟

○五十六

之治水多與益共謀凡山川脈理禽獸昆蟲殊方異域皆使益記之為山海經舜曰咨爾費贊禹功是也○舜使禹稷契等治人也雖欲耕得乎而暇耕乎食於人也

聖人有憂之堯舜言允用力於人倫者獎勵以勞之趋向於人倫者引誘以來之心悖乎人倫者匡其邪以歸於正事天乎人倫者矯其枉以歸於直志弱而不能立於人倫者輔以立之以起其靡氣怠而不能行於人倫者翼以行之以作其趨聖人之憂民如此總承上除害興利養民教民來

合上觀之見堯舜而天下治舜得禹皋而堯之天下治故自後人追論之而知堯舜當初所以汲汲者只以不得此等人為已憂非豫知其人而憂不得也講舜處要補禹稷皋契諸聖人如云攝政

之無人誰為命益而命禹總師之未任誰為命稷而命契此先之
以不得舜為已憂也禹之未得誰為平土而開播穀之基畢之未
得誰為明刑而弼敷教之助此舜之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也
人至堯舜至矣治至唐虞至矣究其所以為堯舜唐虞者無他人主
得天下第一人而相之宰相得衆君子而任之天下自然太平
上節堯舜舜舉禹皋陶契已有得人意了此只承上言之為天下
得人正是得人以阜天下之財得人以教天下之善方寸流通生
意無逸○與人只是付托之意付托天下不難付托得人為難
堯舜用心亦兼除害興利教養說
未能或先字即開先之先良生於楚未嘗有周孔却能悅周孔之
道自為開闢道方是真正豪傑

○五十八

○五十八

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不可說壞祭法用尸思祖考而不得見則
以弟以孫為之三子事有若之心亦此意也與曾子各見其是○
江漢以濯之至清而不可淆自飢靈於地者言秋陽以暴之至明
而不可掩自受精於天者言皜皜是一疵不存萬里明淨非限量
之所及豈言論之能詮具就道德心體上說

昔者孔子沒一段寫孔門師生恩義千古如畫孔子葬魯城北泗上
去城十里諸弟子及魯人從塚而家者百餘室孔林百畝樹以千
數皆遠方靈墓弟子各持鄉土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堯中不
生荆棘及刺人草今每歲二月十八日為先聖忌辰八月二十七
日先聖誕辰曲阜令尹祭享洙泗書院內設山長一人董書院事
○非先王之道作非毀者

並耕之說欲以齊人而大小不可相兼市價之說欲以齊物而精粗
不可相混此所以為異端而可闢也

通章許行意思謂野人養君子之說不是孟子意思要把堯舜折他
中間說堯舜處都說用心於任賢他分明以堯舜為卑自任見得
為國者但用得一個好人便能仁覆天下自不消說並耕

滕文如初見孟子其心甚真其志甚銳不聽父兄百官之言惟孟子
是信固可嘉矣許行至國明與孟子相左而不能拒焉贊孟子多
少力量不能驅逐從前向道心志俱為虛矣試觀堯任舜舜任數
人何等誠何等專方成唐虞之治故孟子始初曰疑吾言若樂不
瞑眩必稱堯舜似若豫知滕文必惑邪說而先防之者其明炳幾
先也哉滕文不能此所以勝止於滕後世人主之於賢知焉可不

○五十九

○五十九

真用易可不專

墨者章

夷之受病在愛無差等一句愛無差等則施由親始亦只施此無差
等之愛耳所以為二本若只說施由親始便與吾儒立愛自親始
無異在夷子口中湏要得他兩救語氣曰愛無差等則儒者未必
無兼愛也而不得以墨者為非曰施由親始則未嘗無後先也而
不得以厚葬為賤○赤子匍匐二句疏得極明言小民無知而犯
法非小民之罪乃是君上不教之罪赤子入井非赤子之罪乃父
母不謹之罪所以保無知之小民若保無知之赤子書之取義若
此豈謂愛民與愛己子全無差等耶且天之生物都只是一個父
子使之一本而夷子則生身的父母是一個本天下的人皆如父

毋是又一個本故如此也朱子云愛無差等豈惟二本蓋千萬本也天使二字最重此使字是自然之使子之於親其意相聯處蓋天於冥冥之中默相聯屬而不能自己者下節非為人此及中心等字可見○親其兄之子五句是折之以人情且天之生物三句是折之以天理

墨氏以禮者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偽故孟子舉上世禮教未起之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覺之見禮之非強作也上世不忍其親而制為葬埋之禮與夷子從墨教而不忍薄葬其親皆發生於一本處掩之誠是則厚葬的誰說他不是即此可見仁人孝子之事親道在厚而不在薄矣知厚葬之為是則愛無差等之說不攻自破矣○蓋歸二字有急急不容緩之意兼裡雖非厚葬然在未始禮制

上五

六十

之時只得如此此一節仁孝二字是眼○夷子慙然然愧悔悟的景象為開說命之方方曉得親當從厚而愛不得無等已是教我了此亦觸於天性而不容自己處命字宜玩蓋天命之謂性何馬性昏於習今聞此言是舉一本之性復還於我○夷子之可以還儒處全在厚葬其親一點念頭孟子只從此念頭上一撥便醒人性之善於此可見人皆可以為堯舜亦於此可見上章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人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比同於衆人皆無父無君之邪說孟子所以極力闡之

滕文公下篇

陳代章

君子濟世守身原共是一途未有以妾婦之狀進而能以丈夫之事

業顯者後世惟有得學術事功作兩段事謂吾且屈己以進而後來圖蒙大功業以蓋前愆不知進身時一失將愈趨愈下不知何聖得卷以幹得天下大事

有枉尺直寸之心則必至於枉尋而直尺前面破他一利字後面指出一通字三見利伸則道絀行道者斷斷不可操一分利心也○

志士勇士他胸中定有主張兩不忘是結念如是非必死也

君子非招不佳非計其終之宜與不宜惟計其始之枉與不枉豈以義言也若枉尺直尋之說以利言也亦可為與還是計其不義而不可為非計其不利而不可為也人多以得不償失言非是言君子之所以維持名節而不敢纖毫妄為者只是計義不計利一計起利來只管在利上走則千古之名節可毀之以徇一多四海之

上五

六十

公誠可貶之以忠一已尚何暇回顧所失多寡此利自富貴爵祿言總見世上只利之一字喪落了多少英雄豪傑人生只利之念壞墮了許多名節綱常

孟子所取於王良者只在不失其馳一句王良高處在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解之語此是詭過之術一試不再馳驅之法終身不違○

陳代說今一見之大則以王良小則以霸當時如蘇張公孫輩亦既見之矣王耶霸耶古人云於定分無毫髮之益於道德有丘山之累其蘇張公孫之謂乎

試看伊傳太公諸葛出仕後何等功業都從未出仕時名節操守中來後世人非是出仕後不如人即未出仕時已先不如人也夫自家之名節不知愛而謂能入而愛親出而愛君愛民未之有也聖

賢不肯枉己正是重吾身以重吾道以重吾親以重吾君民豈是拘滯豈是迂濶竊謂行權二字絕不可施於出處之間

陳代景春周霄彭更四章總是一意大意只是不肯枉尺直尋若以利言則枉尋直尺在世間必以順為正與人為妾婦曾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亦寧肯以順為正為妾婦之所為乎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正是持枉尺直尋之見也正妾婦之失身從人者也大丈夫自然看得自家重自然不肯鑽穴踰牆自然不肯以順為正而為妾婦所以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孟夫子自家畫出浩然影像令天下後世看

景春章

陳代周霄識見雖低猶知孟子為聖賢景春俗鄙真可厭哉國游說

上五

六十二

成風蘇秦主合縱衍儀主連橫當二子起時蘇秦合縱之說已解六國都有與秦連和之意故儀衍得以肆其說其實皆是陰陽押闖窺伺人主意旨而為之故孟子師之曰妾婦

從來立大功業人須是有大操守人若丟過操守而談功業譬之婦女失節決不能成立家業籍使倖成閨門亦不雅也○一怒則兵連安居則難解游說便是一怒不游說便是安居

說個父命之而不及所以命主意全在居廣居三句命之為肖子為完人也○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正是同流俗合污世鄉原一等人人欲為大丈夫須超然拔足於流俗污世

廣居就心上說正位就處身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此心廓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這便是居廣居便是居仁到得自家立身

更無柴子不當於理這便是立正位便是立於禮及推而見於事更無柴子不合於義這便是行大道便是由義至不淫不移不屈則窮達惟任此理毫無加損如水之止如山之靜如金之堅此是何等抱負何等挾持任憑千條萬緒震撼擊撞都打不倒大丈夫至此真是乾坤同體大觀在物表雲光適宇宙矣去儀衍縱橫何啻千里○周子曰見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世非無有道之士見大之人尋常柴小利鈍得喪看得天來較大誰打得破假令勉強鎮定終是手忙脚亂不免迷惘問蓋惡之心人皆有之何苦枉尺直尋而不自愛又何苦以順為正而甘心為妾婦又何苦踰牆穴隙踰牆者之所為曰此無他端是愛富貴惡貧賤怕威武故自家之廣居不暇居也正位不暇立

上五

六十三

也大道不暇行也

辛復元先生有三贊○贊廣居云曰維茲居廣莫大焉下載乎地上覆乎天九州四海萬古千年胞民與物躍魚飛鸞千紅萬紫光燦無邊有典有則巍然煥然仰鑽瞻忽高堅後前陶冶帝王師相培養蒙傑聖賢對越百官宗廟藐小大憂千稼請奮身而居之觀斯居之大全○贊正位曰人世有位吾位最正參地參天為贊為聖持衾鉞古今之權握照耀乾坤之鏡秩叙節文夫三綱經曲安全乎兆姓貌人世之淳崇誠可尊而可敬願言立之家邦求處○贊大道曰大哉斯道允矣周行平平湯湯正堂堂師相行之師相帝王行之帝王一人行之身躋康莊人人行之世到虞唐雖無吟域却有隄防誰共行之地久天長誰共行之真又家邦誰共行之

萬古流芳

周霄章

周霄全在進取上論孟子拈出一道字使知汲汲皇皇無非為道與答陳代章同意○男女居室本是人倫一失身則為父母國人所輕賤仕以行義本自名教事一不由道則為萬世名教所不容至於成功業不成功業又置別論

首節無祭便無親了只為無君遂至於無親所以可吊吊其不得祭非吊其不得君也

諸侯耕助四句是禮文出記祭義犧牲不成什上禮文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出記王制牲殺器血三句什上禮文引禮來証失祭之足吊耳而道不行之吊又可知也

上章

○本甲

戰質亦是候其來聘則以此見之非不得於此便往他國之君而委質也○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燕人執鷩工商執鵒

主君畢辭請教即父母之命也紹介以幣相通即媒妁之言也室家中不可有苟合豈以朝廷上可私交自古君子固不為絕世之舉由亦豈有失身之伊呂

彭更章

通章大旨只是士有大功食之以報其功即其志不在食要亦不據其功總是不可不食意若論食志則舜之志有天下不與也遂不當與之天下乎

看子以為泰即指舜說

戰國之所異者何所不足者何仁義正是不足處故士以有餘補之

此士之功可通於天下萬世者於此有人焉極重斯人何人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入孝數語此孟子自表其正人心翼聖統之大功人特暗囿於仁義維持之中而不見以為功○守先王之道只在出入上守之也此處有潛而修之之意有明而辨之意一出入之際即係綱常絕續之關其有功於子見子亦後學中人彭更既曰食志而又不食毀瓦重墁之志使果食功而安得遺繼往開來之功二節反覆辨難只要歸到子非食志也食功也上

從者是弟子如從者見之之類不是孟子的人夫後車是弟子之事不是孟子的輜重此是孟子為賓師時講學於列國所以有數百

上章

○本甲

人從之非馳騁以行儀從如此其盛也傳食於諸侯如於齊魏金一百於宋魏七十鎰於薛魏五十鎰居鄒季任以幣交於平陸儲子以幣交之類中間或有或無聽其自然中間或受或不受看其道義非乘傳以行稟給有一定之數也如孔子在陳蔡而十哲從遊曾子館沈猶而從先生者七十人則後車亦數十乘矣何獨於孟子而疑之且當時蘇張輩遊於列國車騎輜重擬於王者以秦為從約長并佩六國相印耳若孟子不過戰國一布衣所居者何官所佩者何印所遠者何牌而驛遞肯如此應付哉○不以泰乎彭更亦不是真疑孟子只是見其車從之盛既如彼而所受七十鎰五十鎰金幣之多又如此恐其跡似泰故不得不問此正是彭更厚孟子愛孟子處非真以泰疑孟子也

孟子講學以孝弟仁義為宗當時功利之習深縱橫之風盛故凡言富國強兵者即以為良臣以為有功今孟子所講不過孝弟仁義之談何富何強何事何功而後事從者傳食諸侯不以泰乎當時人人把孝弟者做末節講孝弟者做迂談所以疑孟子為無事疑孟子為泰孟子不得已直自任以有功而曰於此有人焉入孝出弟守先王以待後學可見這個孝弟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事無大於此安得以為無事功無大於此又安得以為無功哉孟子思以孝弟仁義轉移世道與起人心使斯世斯民盡皆仁人孝子然後其心始遂如此則從者惟恐其不多又何恤泰之疑哉○王安石行新法原是為國的心只是把孝弟仁義看做迂闊主意專要富國強兵做個國家有用的豪傑不知一丟過孝弟仁

義便做不出有用的好事業來所以到死國也不能富兵也不能

強不惟不能富強且貽靖康無窮之禍自誤以誤人國豈不深可惜哉可見免舜之莽弟正免舜之所以為事功處特安石自以為是不肯細講耳

宋國章

同一與師動衆也用之除殘去暴則為王藉此以陵壓列國衛行天下則為霸宋原欲霸不曾欲王

湯征葛無利天下之心只是為百姓復仇武伐紂無害天下之心只是為百姓除殘此之謂王政全要剔出望湯武為君意遷之牛羊湯實不罪葛非金錢愧心意也仁人用心婉至可想蓋王者恐天下之有亂伯者恐天下之無亂觀此則湯之憫葛伯何等

用心真天地不棄一物之念○為匹夫匹婦復仇乃禁天下而言非只指童子之父母也○湯始征節與取燕章同辭異意彼重為政於天下上此重望以為君上

自有攸不為臣至大邑周皆書詞其君子以下是例釋書詞其君子四句應應二句救民水火應東征二句○湯居亳數節叙湯武吊伐此尚書更詳其可補尚書之所未及

引太誓証取殘之說于湯有光恭傳謂武王吊民伐罪干湯之心益明白於天下也良是

宋王臧滕伐薛取淮北之地果能為匹夫復仇如湯之伐葛者乎有士女可殺如武之取殘者乎無湯武不得已之心而用兵抵自速其禍也觀後面戴不勝戴盈之二章則宋之不能其行王政可知

知所以終為齊所滅也

戴不勝章

此章是教不勝進多賢以輔君也疑薛居州亦不勝所為知薛居州便非無知人之明者便居王所便非無任人之度者不居於外而居之王所此實不勝苦心

太甲政德一伊尹高宗中興一傳說君心專一何必多賢而德始成要看子謂二字以居州為善子謂其善非王心確然見其善而進之也所以必左右夾輔君德始可轉移周公簡任師保而慎及綴衣虎賁正是此意○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吾如有萌焉何哉一齊人傳之魯楚人咻之獨如宋玉何此句參看此章前半是陰陽消長之義後半是示扶陽抑陰之方誰謂孟子不談易哉

一傳衆味是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是否卦景象列而置之莊嚴之間數年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是泰卦景象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易之復也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復而漸長至於乾夫可喜也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復而止於復復不敢保矣可懼也是微陽雖可喜亦豈可恃也哉

與其從生民國運上周旋不如直從君德上周旋一己為君子而正君更不若與人而正君與少而正君又不若與衆而正君朝端之上多正人則君德正君德正則民生國運不必慮矣此孟子始以有居州為宋喜又止有一居州為宋惜也

上五

○李人

君子小人進退是治亂大開頭可見主張世道要分別邪正旋轉世道要化邪歸正邪正分別是治平根本邪化為正是治平機括始焉要知主張既焉要知旋轉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夫易春秋之旨胥括此矣○朋黨之說最有害於人國從來君子在朝廷羽翼之人德化決不能成小人在朝廷羽翼之人虐政亦不能肆論者一槩謂黨不可有不知無小人之黨可也無君子之黨雖舜禹亦難成功況其他乎有國者全要分別君子小人明白不必一槩目之以黨欲禁而絕之也歐陽文忠公朋黨論最確人主之職得賢相是第一件宰相之職培植善類是第一件

不見章

通章只重不見意見君子之所養自有必不可苟者段干泄柳古之

不見諸侯人也由是觀之推開說始得孟子語意本文原說君子之所養不說二子之所養

援古為例便見非負意氣相矯激自重之意隱然言表蓋孟子於千載之下目擊君貴士賤之成風又自負學問之大覺有不必如踰垣閉門之甚者故俯仰當日情事而云然在二子固是士之正○迫字先字要着除是迫綽可見先終可見○陽貨先豈得不見蓋本不欲見而不容不見也

當時枉尺直尋之人只為看得區區名義不甚要緊即如色笑假人未同而言都作應世小節不碍通融乃二賢比之是哇或病其輕報則是吾身有必不可毀之肅隅世路有必不可由之徑實曾子病取媚見其一類笑不假於人子路惡強合見一辭色不失於已

上五

○李九

曾子直是弘毅貌晉楚信乎得孔子正宗子路直是剛勇貌彼來信乎為曾子之畏皆是有養之士故其言如此

養與守別說到所養並不以氣節為高末二句正答不見諸侯何義夫義之體方而用圓其顯為不見陰行其不見微處全在養看君子之所養如氣之靡者養之而伸骨之弱者養之而強志之未定者養之而堅識之多紛者養之而定即一言一笑一舉一動皆可其時也

段干木泄柳較孔子雖未恰當然所守與脅肩諂笑未同而言者雲泥判天淵矣今有如是之士人顏風庶幾振乎雖然有段干木泄柳二賢之高自應致人主之重有魏文魯繆二君天下之士人亦

未必無股世二子之高也。光武嚴陵昭烈南陽或聞此風而興起乎真千古之高標也。選此弗可及矣。

戴笠之章

既知了却如何未能有革弊而復古的見識自有極其援弱的力量

好辨章

孔子講學當時以為佞孟子好講學當時以為好辨宋儒

明儒講學世人病為聚黨空談從來聖賢之處世如此

通章提出不得已三字一幸一大肯自免舜以後世變愈趨而愈下一

變而為洪水猶是氣化居多又一變為夷狄猛獸則人事俱失不

止氣化夫然猶上層下也又一變而弑父弑君則下逆上矣然則

君者止亂臣弑父者止賊子耳又一變而楊朱墨翟則人人亂

而卒歟食人矣不特世變如此聖賢之所以救之者亦一節難

一節洪水雖大是費力然時只有洪水一件又聖君在上諸賢

夾輔故禹行所無事便成永賴之功周公却稍難謀干戈又是個

君臣變局多少難處然猶有權柄在手所以易做若孔子則匹夫

無權徒以空言維世之衰然猶有魯史可因借以警勸人孟子只

全憑口說所以一人之力挽回不來又去望於一世之人曰能言

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俯仰千古孟子最難

從孔子以前亂在人身孔子以後亂却在人心故孟子曰生於

其心欲正人心要從他本根拔除得盡

君父二字是綱領仁義二字是關鍵不得已三字是樞紐從來聖賢

又亂為治統是一個正人心

世界原是生生世界此點生意即當洪水夷狄時常留天地間有絕

即生所以亂極之日使生一個聖人出來挽回幹濟可見亂由氣

數三分人事七分而其治則全重在人事挽回氣數上自古聖人

皆是體天地生人之道以生天下所以天下之生得如是久但禹

周是救生命孔子是存生理此與君子存之數章互看設不有聖

賢生生之心那得天下之生久○一治一亂則天地經幾翻開合

日月經幾翻開明人物經幾翻存亡聖賢經幾翻調變

洪水一亂未必為堯而至也堯則曰洪水警予任為己責不委之於

氣化此聖人之知也聖人之仁也聖人之勇也警予二字便是千

聖身任世道輪旋治亂的源頭聖賢相承俱是此心

堯使舜禹使禹治之是堯任天下之憂禹正代堯以分憂江漢是商

條之水河淮是北條之水是也二字分明有抵掌按圖觀河洛而

思禹功之意此見禹以人事挽回氣化天下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治世之道遂衰夏商暴虐之君代作暴君五句害在

上邪說暴行又作害在下圍圍二句從壞宮室棄田來及字又字

可味中間包得禁之亂湯之治在直言及紂之身蓋舉亂之尤大

而撥亂之甚勞者言之耳

周公相武王誅紂雖上四句是除人害下一句是除物害然宜以誅

紂為主庵紂之助也飛鷹紂之倖也五十國紂之黨也虎豹犀象

紂之所畜也此皆除紂之大亂也大亂除是為大治故民心大悅

○大悅以上皆是武王烈然承文王之謨來而其烈又自垂之後

人為佑啓之資雖是文武並言却重武王雖重武王然尤垂重在

周公相武王見周公相武王之功上光文考下裕後昆也當時若只說誅紂而無謨烈佑啓一段話頭則只是戎衣之天下不見全治○唐虞之治雖言禹堯舜在其中也商周之治雖言周公文武在其中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弑君父是暴行然必造一種弑君父為行權的話說便是邪說曰有作曰有之雖是尚未橫尚未充塞然氣化衰人事失又一亂也孔子懼節湏擒住懼字正孟子所謂不得已處千古血脉相禪在此

春秋因魯史以明天子之法猶禹承堯命以治水周公相武王以撥亂也事字與權字有辨天子之事所謂王者之迹也春秋謂之天子事以其所載典禮命討之事皆天子事也天子之事已雖不得

上孟

○七十三

而行之書得而記之者也孔子作春秋非是以賞罰假借天子以明是非使人知有天子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知之者決是忠臣孝子一流人罪之者決是亂臣賊子一流人知有春秋則知有君父之大倫罪以春秋庶由此而不至為君父之罪人二語非兩下平言重罪一邊後言亂臣賊子懼是罪我者之畏憚也知我罪我雖不同要皆使人心有警便不敢為亂非一治而何諸侯放恣亂在上處士橫議亂在下亂在上其禍近而淺亂在下其禍隱而長故孟子前面許多言專言諸侯放恣此辨楊墨是說處士橫議

薛敬軒先生曰孔子至孟子下餘年何以遂有無父無君之禍豈春秋之法遞泯耶蓋春秋之作治諸侯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

狄也處士不在諸侯大夫陪臣之列又不在夷狄之科彼以為周公之鉞所不能及孔子之筆所不能窮於是肆為橫議○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將欲顛治之人心上有禽獸將欲隱治之盈天下皆禽獸此又人心一大亂也

孟子為此懼思衛先聖仁義之道闕即峻其防也使人人曉然知吾道之是則人心自截然若具域郭而異端曲學自不得以入之距楊墨放淫辭皆闕先聖之道以內事○闕字即是把聖道立個大開闔以內是君臣之大倫闔以外是楊墨之禽獸距字放字是孟子撥亂反治的手段

孟子分明自任為禹周孔子實實到此地位也推不得前面曰使為治之提充作主周公相武王亦提武作主至孔子時天子既微猶

上孟

○七十三

曰天子之事借他虛名猶堪彈壓見得轉旋世道全在上邊人及到孟子只得假先聖做個主盟又是他正人心的張本唐虞之時亂在氣化商周之間亂在朝政春秋之時亂在人倫戰國之時亂在學術總之皆由人心不正我亦欲正人心正人心三字是大主本

我亦欲正人心一句為主息邪說距放淫辭皆所以正人心也孟子七篇總是欲正人心所謂正其本以勝之○邪說之見於行是偏說之行邪說之騰於辭是淫蕩之辭暴行是顯肆其邪說行是陰溺於邪

從來人心之壞釀成人世之壞從人世之壞處救是揚湯止沸從人心之壞上救是灶底抽薪

能言距楊墨的人即是此心有主張即此是其心之正是即聖人之徒邪說盈天下須人人與之為敵他便無所容於世而其害自息此孟子真懇屬意處

世儒疑孟子好辯孟子只自任距楊墨然自墨者夷之與楊子為我三章外並不及楊墨何也嘗思之楊墨之罪直到無父無君孟子首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即此便是距楊墨大端七篇中無非說仁義也

今世救亂要務又不必辨楊墨也亦不在斥佛老也惟是記誦詞章富貴利達為之崇耳從此清理便可得治平上策

匡章章

此是孟子于距說行之一端他日與匡章遊而禮貌者原欲借之以

孟子

○七十四

提醒仲子今不許仲子之蕪者正欲點化匡章蓋聖賢未嘗不蕪蕪但蕪而有益於人倫世道蕪可為也蕪而無益於人倫世道蕪不可為也孟子正恐陳仲子自以蕪自多無益於人倫世道耳人必盡倫而後可以議名節無論不能如蚓總然如得蚓來於世何補不能如蚓而徒廢大倫真天地一大蠹也可稱蕪哉他日又曰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斯足以定仲子之罪案矣

聖賢之蕪只是有分辨不苟取今仲子但以不取為蕪這蕪如何能充得說世家便見室非不義之室說蓋祿便見祿非不義之祿何得以辟兄離母不居不食為蕪

先儒曰以仲子之孤介自守似高於一世之俗夫而孟子所以力闢之者蓋世衰道微學者大抵因其資質之偏而固執一說力行以

取名初不顧義理之如何如告子許行陳仲子之徒皆是也況如匡章者既稱仲子為蕪而傾向之矣此固以道自任者之所憂也又曰仲子之所守不必驗之他人只自其身而推之則已有不能自滿其志者故孟子直以為蚓而後能充其操斥之蓋聖賢之道充之則至與天地同功仲子之行充之則至與蚯蚓同操是豈人理也哉

孟子他日有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楊墨仲子俱是英才未承教育不免陷於一偏禽獸楊墨也蚯蚓仲子也皆苦口之教育也三子儻悅而繹焉從而改焉安知其不以大聖賢終乎奈何一偏白是竟孤負孟子一片婆心

孟子

○七十五

四書則下孟

河汾桑拱陽纂著

門人 李其貞 張海山 仝較錄

常登安 王永命 薛調鼎 吳祚昌

離婁上篇

此章總論為治者在以仁心行仁政君當法先王而其臣不可泄
泄耳先王即二帝三王之類是也惟其心純粹至善而無私故其
政亦純粹至善而無弊雖聖人復起世異時殊不得不小小有所
損益其大經大法則確乎不可變也何也離婁諸人不能別作規
矩六律治天下可知

律乃有形之器音乃無形之聲必托律以吹之然後清濁高下之節

可辨○堯舜之道與他處道字不同即下文所謂仁心仁聞徒善
之類須影下文講言即以堯舜之心日兢兢業業於上而一念無
以及四海雖以堯舜之名日熙熙皞皞於下而虛聲無以奏實績
也○堯舜所行自是仁政必若此云者見先王之政不可不遵耳
故緊承說不行先王之道徒善不足以為政隨承說遵先王之法
可無愆忘之過仁政謂何聖人既竭心思焉發之為不忍人之政
人人可繼續以行而仁履一時萬世之天下此為治者所必因也
仁心仁聞不過一時之感觸聲聞耳與下聖人之心思不同所謂徒
善也若是真有實心自然住手不得○徒善句側重上句見徒善
之弊與徒法一般○先儒曰法制立可與語政德禮修可與語治

仁聖備可與語化化之不至有教焉教之不至有政焉政之不至
區區盡心力於簿書訟獄期會之間者俗吏也以俗吏之所為而
欲與三代比隆非所聞也

愆是有心之過忘是無心之過先王法之所在即其心之所在果欲
法之中間有多少參酌在有多少變通在有多少潤澤宛轉在惟
神而明之與時宜之方為善法先王若膠柱鼓瑟一一板執如新
莽之王田安石之新法使天下反受無窮之害則又古道之賊也
先王之法一遵而遂至於無過如此他法之所以能妙處有何緣
故正是他竭心思而成者先王竭心思而繼以政則政之當法明
矣提出聖人二字見不可不遵此與離婁諸人用法者不同○竭
字極有功夫既竭力了只是此心脉行將去繼之二字宜細體見

心與政如藕斷絲連不可容線○不可勝用仁履天下就現成說
不是待後人取法方仁履天下蓋聖人心思造化一元也不忍人
之政四時六氣也四時六氣由一元達之而生生者未嘗息萬物
芸芸並育於覆載之中而不自知故曰仁履天下夫以先王立法
本於心思既竭則非徒法以心思而繼為法度尤非徒善此為政
者之所以當遵也

因之之功與作者等智所以成仁不智是不明治體也
上無道揆是不以道揆度事物而制其宜故下無法守無道揆則朝
不信道而君子犯義無法守則工不信度而小人犯刑上無道揆
是高位不仁以下俱是播惡於衆○道曰揆有員治意法曰守有
一定意所謂君主員臣執方也上字雖指君下雖指臣然亦當治

看如以君臣言則君當有道揆臣當有法守以官民言則官當有
道揆民當有法守朝不信道指君臣說工不信度指內外各衙門
說君子指臣下言小人指民犯義者法雖不加而理則可答犯刑
者只不依法行便於刑有犯

當時不行仁政之故病在國富強城郭數語特為破之樓字即道揆
之有節文處上無禮即上無道揆朝不信道下無學即下無法守
工不信度賊民興即犯義犯刑乃約其詞以證上文者

朱夫子曰惟上無教下無學所以不好之人並起居高位者執進退
熟勝之權盡做出不好事來則喪亡無日其要只在於仁者宜在
高位所謂一正君而國定○孟子之意非是全不令人完城郭多
兵甲開田野聚貨財也正見本源宜培道法當講試看後世之弊

下五

三

不在無餉不在無兵兵多餉足難保不壞其故可思當時戰國諸
侯急功利惡死亡他見城郭不完兵甲不多則憂曰此國之災也
田野不開貨財不聚則憂曰此國之害也日思富國強兵以求免
此災害其視先王之道為道揆為法守為上之禮下之學皆迂緩
而非目前之急務卒之城郭雖完而不為我守也兵甲雖多而不
為我用也田野雖闢遠以作疆場也貨財雖聚遠以資盜糧也災
害並至死亡日迫不知其病源何在胡不以仁心行仁政而法先
王之道也

行先王之道則上有道揆夫下有法守矣朝信道而工信度夫君子
喻義而小人懷刑夫上有禮下有學雖賞不竊即城郭不完從此
而可完也兵甲不多從此而可多也田野不開貨財不聚從此而

可開可聚也即不得遽完遽多遽開遽聚而災害可不並至也
治天下可使當時被澤後世效法也此真一劑起死回生丹萬萬
無失而當時不知服臣亦未有以是而醫國者袖手待斃真可為
痛哭流涕長太息矣

唐虞之臣師師三代之臣蹇蹇隆周之臣鵠鵠衰周之臣泄泄戰國
之臣沓沓○陳善閉邪是責難的條件而陳善所以閉邪之意却
不平

漢唐宋治道不得如二帝三王者只緣當時之臣多為媚時之談漢
臣則曰不必遠法二帝三王我漢祖宗即我漢二帝三王也唐臣
宋臣亦然一時之君即自信二帝三王不過如此而止故治法亦
因循苟且姑歸目前世又何從而見二帝三王之治乎安得聖賢

下五

四

之臣一出盡洗漢唐宋諸臣之陋習宜取二帝三王之真心事與
人主者未必非撥亂反治之一機括也○孟夫子惓惓望當世法
先王而苟卿反之曰法後王不法後王是猶舍吾君而事他君也
不知使吾君而真如二帝三王也則法之可使吾君而少讓二帝
三王也則引之使法先王正所以尊吾君也愛吾君也安得為不
忠乎卿以周公為大儒周公之定制也亦監於二代方成郁郁之
文則周公亦將不以此而訊卿恐將無以置喙矣嗟乎法後
王三字所以基焚坑之禍而為後世媚悅者嚆矢也

辛援元先生曰豈惟治道為然哉夫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
天下如回賜之才不用功夫不能整理身心今有仁心仁聞而
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今有高才美質疏

於異端俗學者不知聖賢之道也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孟子不以
為智為學不宗聖賢之道予亦不許其智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
國之災也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
興發無日矣若名譽不揚祿位不至非身之災也衣食不足交遊
寡合非身之害也心不正身不修行簡敗死無日矣

規矩章

規矩方圓的樣子聖人是人倫的樣子人人皆有分量故聖人人
皆可為至即至極乃至善之至是恰好道理此兩至字正與道二
語相映發至字中有神明變化之機在只是完得此仁體耳
欲為君盡君道不是說自謂盡君道便是君道必定要法充舜纔是
實實得盡君道而已矣見堯之外別無君道為臣亦然君欲盡道

下五

○五

是以禹仁不可虛君而欲以立道撥臣欲盡道是以事君不可無
義而欲以教法守○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君二所以正是
仁處法充舜正法其所以非規矩於事物之迹也

人心是一個仁孔子剖道二乃所以衛堯舜之惟一但看堯舜之道
萬世可法幽厲之名百世不改仁不仁昭然可鏡○世人使之為
堯舜則駭異而不恥至呼為幽厲又怫然而不井上不敢為堯
舜下不肯為幽厲或中間可以駐足蓋謂世間或有三條路不知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夫不為堯舜與不免於幽厲既不井於幽厲
則堯舜斷不可不學也○管東溟曰君臣之道獨以堯舜為至者
堯舜官天下不為宗廟子孫饗保計而為萬世生民永賴計也仁
之至也○此章欲人法堯舜之仁戒幽厲之不仁所以存天理遏

人欲也以後俱是此旨

三代章

二以字所以字俱重是得失廢興存亡之關揆處仁即上仁仁政
意雖自天子說到庶人却以國為主○人謂聖賢言仁義不顧功
利若然真迂濶而遠於事情夫何也戰國之人皆曰天子非利不
保四海諸侯非利不保社稷卿大夫非利不保宗廟士庶人非利
不保四體試觀三代其得天下則不在於利而以仁也其失天下
則不在於無利以不仁也由是推之得天下保四海保社稷保宗
廟保四體其利大矣總以一仁得之誰謂聖賢不予人以功利也
哉但言功利較世人尤覺得本領耳○惡醉是良心發見強酒是
又為人欲掩蔽是乍醒而復自昏沉者耳

下五

○六

愛人章

當時之君好責人而忘責已堯小設施便求效驗少有不應輒便尤
人故孟子教以反求二字反求精神毫無滲漏天下歸之總收攝
八身來引詩照看前章仁字說個大綱此章仁禮智又說得完密
參八三句要得脩身繕性之功不外於待人接物之際○治人是立
綱陳紀使各就條理須知明總處當若治人不治必共知識未到
綱紀政事有未合天理人情處故反其智

三反工夫無時無處不下手做那討個缺陷處其身正即是反身盡
道天下歸即心悅誠服重在一身可以管攝天下上
行皆反求便是配命之學天下歸正是多福引詩只以自求証反求
也點出配命見天命人心之總會皆屬已身擔荷

恒言章

說一所房子便有個人在說天下國家便有個身在恒言即未之明言而意已躍躍可思矣孟子特剔出言之耳舊說恒言不知本之所在似未是○恒言不言身者貴身於天下國家也置天下國家於身之內則可使昆蟲草木聯為肺腑置身於天下國家之內則可使喘息呼吸通於胡越故身者不可與天下國家並言者也恒言虛一身字政使有天下國家者瞿然自思不難章

為政不難謂操之有要運之有機湏含下德教沛然正是不難處見為政機括不在巨室只在吾身德教上○暴字與溢字相關暴有欣欣愛戴之意非平日德教滲入人心安得此浸灌溢出的光景

○不得罪於巨室非隨俗以媚巨室亦非有意以抗巨室只是心正身端可以生彼敬心多方開導可以生彼悟心有恩有禮可以生彼愛心刑清法肅可以生彼畏心如此德教巨室安得不慕也溢乎四海是難格者格故無往而不格矣由巨室而一國而天下只一派說來沛然意自可想

有道章

全是激發諸侯自強者無敵意自見得人常順有道之天不可安無道之天全為七雄中之不度德量力者發小德役於大德小賢役於大賢如文王之臣商孫子便是小役於大弱役於強如齊景公之女吳便是

有道無道中含個天字在天即所謂主宰是也明聖興而威禍一乃

天與以安天下之資群雄起而禍亂生亦天與以爭天下之資所謂天授非人力意如此小德大德小賢大賢以理言小大強弱以勢言蓋天下有理有氣就事上說氣便是勢終到勢之當然處便非人之所能為故曰天者理勢之當然雖曰時勢如此然有大德者便能回天便勝這勢如文王自小至大由百里而三分有二不為紂所伐此可見德足以勝時勢處○要知雷霆雨露總是天心即無道之天亦是於穆主宰令人激而思奮懼而增修則雄於德而力雄者無論也此屬意於無道與屬意於有道者一樣只要人善承天意順天者存全是盡人事以聽天非任其見役於人也真能回天方是順天聖賢之意猶天之心恨不得叫人挺然做事事如何肯叫人安於自弱總是見得天必不可逆只要自強

引景公一說不是受命蠻夷為順天正是小國師大國而耻受命的樣子正不能自強不免人役的証驗涕出是羞報情景下文耻字從此生出

景公是大國不自強便少不得事夷狄文王是小國能自強便就可與膺帝命正見為國者不可不師文王以自強也文王是順天的樣子師文王且虛含仁字

商孫子一節正文王為政於天下之事所可師者看這樣不億之子孫膺欽之臣庶緣何臣服於周只為文王之仁耳仁不可為衆以德言言天下以力相角則力多者為衆仁却在強弱之外憑你多少人也算不得衆了不可為如云雖多亦奚以為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推開說是孟子之言非孔子語

大國熱夫師大國執熱夫文王救焚之仁便是解熱之水誰能執熱而不以濯誰能無敵而不以仁言必修德行仁始可以轉無道之天為有道也

漢高不啻尺土五年成帝業其致王何以如是之速蓋漢高當四海鼎沸瞻鳥靡定之時與七雄之世守祖業各子其民者迥別此秦始之夷六國為郡縣乃天憫吾民之鋒鏑而借挽搶以蕩掃為漢之日月中天地也此誠混一區宇極大之功而後儒每致貶焉蓋但知秦始之非其人而不知上天為民驅難之意是豈能曠觀千古者哉

不仁章
此亦承上章而言仁與不仁自取之不同全重自取

夫人節是孟子說自侮身不修自毀家不齊自伐國不治三自字見不得分答於人引書一自字見不得該數於天

禁紂章

孟子見當時憔悴於虐政故汲汲以仁之一字為援既狀民心之所歸隨說暴君之所以敗既勉好仁之必至於王復做不志仁者之必陷於亡語語切至○通章綱領在一仁字仁民之要在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二句能如是則謂之好仁而不仁者皆將敗民以歸之其王天下也孰禦後世秦為漢敗隋為唐敗皆是如此

孟子此篇論天下得失之大勢最為痛快直捷得天下只在得民得民只在得心得心只在順其欲惡這就是仁了民之歸仁原如水之就下馱之夫噴的而不仁之禁紂又為之敗如願之為淵馱魚

鵠之為叢馱爵兩下各趨的緊只若無個仁者今天下有好仁者則諸侯都來為他馱自不得不王

前二段將得民心得天下開竅已說得極明透了喫緊尤在今天下三字因急接今之欲王者見國王者不可失此機會又說如此則王如彼則亡可危可懼見不可不猛省下手求志於仁耳○七年之病譬國勢危人心離而病根深也三年之災譬深仁厚澤以挽回此病平日既無積累之功今日不可無必為之志○前引執熱之詩見當時天下如火益熱此引胥溺之詩見當時天下如水益添

自暴章

要得以仁義提醒人的意思自暴是剛惡自棄是柔惡言非禮義是

誅毀也次節非喻辭正指點真切處蓋非毀禮義之人已不可救誨矣故只指自棄者言之見仁非他是爾安身立命的宅子義非他是爾蕩平不曲的正路曠安宅則必放辟邪侈安所不可安之居夫舍正路則必行險僥倖由所不可由之途矣故曰哀哉道在邇章

此章是孟子性善宗旨運天下於掌上的把柄觀孝經云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又曰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豈不是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總只見道在切近不必遠求也

治天下者其本在人君親其親長其長以倡率之其欲人親親長長也必須多方以教之人能親親長長也必隆禮以旌之人能使人

親親長長也破格以用之不肯親親長長也明刑以懲之豈是
微却自家一味坐聽天下親親長長之化

下位章

誠身為王思誠二字正誠身下手處所謂盡人以合天也開口須下
吾同二字若曰吾人一身立於君民內外之間非可以無故而感
動也全在誠能動之故云

善即誠也其純粹以精曰善其真實無妄曰誠不明善是未能學問
思辨以求明其善又安能將此理寔體會於身而為身之誠

此非辨誠有天人乃原人之本有是誠也是從人身上指出個源頭
來見天人無兩個道理思誠是慎獨毋自欺蓋誠者都是實理思
誠者思此理之在我而求以實體於身也思誠到盡處即是至誠

下五

○上

天地間只是一個誠原隔不得形骸誠之至自能動物動機在至
誠身上論不在物上論書所云蒸蒸又蒸字最好想動字如能悅
親信交獲上治民皆是○變上治民信友是治平中一事悅親是
齊家中一事誠身兼修身正心誠意言明善是格物致知之事○
大學言誠意正心修身于思孟子何止言誠身蓋思孟所謂誠即
兼正修二字言思孟所謂身即兼心意二字言言有詳畧理則一
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明善也篤行誠身也合之則曰思誠
伯夷章

此章不為大王說是勉諸侯行文王之政重末節二老歸文為養天
下之老非為一身就其養也太公以功業濟世伯夷以名節厲世
二老各為世間辦一大事

要知文王得民心在二老未歸之先而天下之歸文王適當二老來

歸之時纔見二老非先去為民望纔見文王非陰結豪傑之心

如何是行文王之政就養老一節論如制田里教樹畜導妻子使養

其老以大槩論是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文王之德百年未

洽而今可取效於七年文王之化僅冒西土而今可為政於天下

所謂事半而功倍者也○孟子有伯夷之清風太公之知畧蓋戰

國一大老天下之父也亦隱然以天下大老天下之父自負竟無

一君如文王者此戰國所以止於戰國也後世如張良歸漢項氏

以亡孔明在蜀炎綱幾振其所係輕重固如此

求也章

富強皆非美事此非末滅富國者之罪所以甚善戰者之律耳連諸

下五

○上

侯亦開戰之端也辟草任土亦為戰之助也三者共是一條路上

人但彼二者未嘗親為戰故始次之詩曰請君莫詰封侯事一將

功成萬骨枯良可太息

戰國諸君誤視善戰諸人為太公一流人故信之用之以殺人之醫

為救命之醫飲促亡之藥為續命之藥也至善戰諸人又誤以殺

人之術為生人之術且自謂豪傑處衰世相時而動宜如斯耳寧

知擇術一誤殺人而遂至殺其身手殺身而遺毒猶縱後世彼安

得自知其故也孟夫子一一明白喚醒仁矣哉

按阡陌便是井田一橫一直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陌之為言百也

澮上有路這便是阡阡之為言千也自阡陌之外有地則只閒在

那裏先王所以如此者乃是要正經界恐人相侵占今商鞅却破

壞了過可倣田處便倣田更不要整齊這是破壞井田決裂阡陌把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盡壞於此所以可誅先儒曰治地而主於利民則闢土之功可廢治地而主於利國則殃民之罪難逃莫良章

此是一副照膽明鏡常在人當身現出陰符經曰人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蓋在外者由目而入在心者由目而發如弩之有機也莫良字言其昭然象人之良心而出形而以神用者故曰良觀人意尚在下而世人都說藏心於內不可測度不知就人身上論自有眸子把胸中好醜都獻出來與人看萬不失一瞭是神清而明耗是神散而昏○孟子生平的學問惟有養氣與觀眸子是十聖所未發養氣還在氣上觀眸子更在神上聽其言也只帶說察

下五

〇十三

言觀色亦在一時言學者讀此非獨可得觀人之法又當知簡身之要私心邪氣其可頃刻而有耶一萌諸中而昭然不可掩矣可不懼哉

讀眸子章見觀人自有把柄恭儉章見治世自有把柄後受章見救世自有把柄易子而教章見為父自有把柄守身養志章見為子自有把柄格心章見為臣自有把柄

索者章

當時人君本是侮奪却又要邀不侮奪之名故必欲人順其侮奪方可以掩己之醜是內得侮奪之利而外又要得恭儉之名也不知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恭者決不侮人則有謀即就是恭就是以幣帛交也是恭儉者決不奪人則樽節不用是儉即費出

有經也是儉

授受章

孟子時時以道援天下如天下溺於邪說孟子以仁義援之天下溺於功利孟子以玉璫援之只此援天下處默運其道非若手援之可以迹見也子欲手援天下總是援手奈何不思吾道之所以援天下也

易子章

傳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勿納於邪父亦未嘗不教但遣子出就外傳亦是大槩論道理言父子之間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為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故養恩於父子之際而以責善望之師仁之篤而義之行也此是正經道理若懼其傷恩而自已全不教戒

下五

十四

又不使之親師友以教戒及其不肖徒諉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此所謂慈而敗其子矣

事親章

上章是教子之道此章是孝親之道事親在守身養志正守身微妙處

事親乃稱報本故為事之大守身乃不虧所從來故為守之大然必守身方能事親如誠身以悅親立身以顯親皆是事親還有許多順親有道的事不是一守身便了却特其大關係處在守身耳

看數必字非曾子不能曾子直以已心親心聯貫為一無一念不在親無一時不在親就是一頓飯一餞一餘亦看做親意所在總能如此常常問必之云者無一次不然也非一時口頭偶勉強得來

分明是視無形聽無聲錫類不匱之孝豈不守身者能得故曰事親若魯子可也○酒肉請餘原是養志之一端守身乃養志之大者魯子生平三省弘毅任仁其所守乎身者何大則其所事乎親者又何大而區區一奉養足以盡之乎孟子蓋非以此為孝之大而於此見孝之真言一飲食而必順志其能謹守此身以順親心不言可知矣

拾心章

此章論相體當從第一義做格正也格者物之所取正也大人不失赤子是何等心腸不必信果是何等作用明親至善是何等學術世有若人而謂其德業開望與精神丰采不足感動人主於未言未諫之先者乎朱夫子曰格君心之非此是精神意氣自有感格

下孟

○十五

處然亦須有個開導的道理不但熟熟而已伊川解過主於巷云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蔽以誠其意正是此旨註謂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

既云君仁君義又云君正謂何蓋照煦者非不仁子子者非不義然以大德不以小惠是仁之正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是義之正龍德中正故德薄而化光也三莫不字俱指用人行政言一正其君則用皆得人行皆善政國定就是賢才輔而國政理國計定國是亦定也○上章事親在養志此章事君在格心俱就精微轉移處說有不虞章

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

之毀乃其註疏二有字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者不虞之譽如無源之水涸可立待求全之毀如指玉為石久當自明君子不可被毀譽搔奪全要自作主張先儒曰修己而遷以是為憂喜必至於失已觀人而輕以是為進退必至於失人故要自考又要自信

易其言章

責字作責任看還有關係○趙括易於談兵而敗於兵韓非易於說難而死於難晁錯易於消七國而無以制七國之變嚴尤易於策勿奴而無以策昆陽之敗易言者鑒諸人之患章

學問者終身之事也何可自足若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只好為人

下孟

○十六

師便是上入之心

從子教章

從小人為失身一罪也不早見長者又一罪也孟子且以後一罪責之而克不悟失身之罪所以下章又正辭以責之學古道章

謂正子因驪以干進之意固非也謂不干進而有意藉其實糧與馬之便亦非所以論正子只是善信的人惡惡不嚴偶然不謹與之同來孟子亦儘量得他過尋思其故殊是無謂故曰徒誦鍛耳此戒責而兼提醒之辭○徒字可玩表明正子心跡

不孝章

註中三不孝一失幾諫一失顏養不過失在親之一身無關後世故

惟無後為大舜不告而娶既變通以成已之孝又委曲以成親之慈故曰猶告前以求吾親之廟祀將宗廟是告也告於宗廟與告於親同也後以衍吾親之派是為親謀也為親謀與謀於親一也仁之實章

此是孟子教人從孝弟識性也仁義禮智樂性也人驟語人以仁義禮智樂鮮不驚駭不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即此便是仁之實即此便是義之實由此而弗去之便是智之實節文之便是禮樂之而生便是樂故各下是也二字指點之詞也

仁義禮樂總不外於事親從兄真是道在通而不可求諸遠事在易而不可求諸難孟子只要把仁義知禮樂說得極易簡切實

下五

〇十七

要看事字是順親左右意從字是後先不離意有孩提稍長景象便可以見仁義之實此是真愛真敬一段切近精實處勿說做本字孝弟固為仁義之定然無知禮樂亦無以見孝弟之所由全故此節一一指出知斯二者弗去不是要他不去只知的真時便自不會昏昧知即本初帶來的良知久久弗去細細審察自然有許多節次從從容容又自然有許多文采事親從兄之間可度可觀如所謂心雖無窮不得不止於有限之分意雖真朴不得不行以委曲之儀此之謂節文非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之謂也節文日熟則子愛親而親亦慈其子弟敬兄而兄亦友其弟知其一團感通亦順雖欲不樂不容於不樂雖欲不生不容於不生以至手足舞蹈而不自知則事親從兄之間無非聲容之盛而樂之極也已手足

蹈而不自知是樂至於忘始為真樂故曰至樂無樂

要者知禮樂之實不是孝弟得智而知得禮而節文得樂而和樂也

乃是以孝弟之真知為智節文為禮和樂為樂也

通章以一脉真心名仁名義名禮名智此孟子道性善常法而又收之以樂者是又將許多名號銷融於一樂直到學慮不知天籟自呈之始而後合粹然無雜之性體孝弟原有真樂生處不着人力樂處亦無功夫

大悅章

此章只是舜盡事親之道一句便了天下悅而歸之方以舜為仁人為孝子而舜乃自怨自責初不見已之為仁孝正是視天下猶草芥處與輕富貴無干天下大悅即是為天子舜之心以為不得乎

下五

〇十八

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雖天下大悅而歸已何益不得乎親便不悅所以舜盡事親之道道一盡所以致瞽瞍之悅瞽瞍悅這就是瞽瞍化也由是天下人子皆以舜為法而化於孝其父承子之孝亦皆化於慈是天下自然化了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是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心無不安也定字以理之至極處言舜一盡道而致天下之定所以為大孝

得親是承事悅親心順親則非徒不拂親心而已也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使親之心皆順乎理如下底豫方是順所以猶難得有形順無象得可知順不覺有象而可知者事職其能無象而不覺者道神其用故曰舜盡事親之道○父道有缺陷便是子道有缺陷可見大孝的人不特不見父母之非必使父母歸於至是無非

使頑鷥盡釋縛是能盡事親之道

離婁下篇

舜生章

自古次無循途守轍的聖人若只在形迹上比勘擬之愈近去之愈遠所以孟子從時地中點出一志字正要在作用各別處見其心心相印故不曰同道而曰同揆一從性體中描出一點靈明便把千秋聖脉都包裹在這些子裡

人當窮居時猶能持守一個志到志氣舒展世味浸淫各趨所便最難相通舜文得志時位各不同行乎中國各行其心之所是而合者自在若合符節指舜文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推開說言先作後承之聖無論志之得不得時之行不行其心之運量權衡一耳

○十五

○十九

章內雖未明說孔子而意見於言外蓋舜與文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者也驟觀先聖後聖中獨有孔子未嘗得志未嘗行乎中國而亦與之一揆是其道不倚勢而立不待時而行者乎而賢於舜文遠矣故曰願學孔子此孟子言外意也不必入正講

子產章

子產乘輿濟人出於一念之不忍亦偶一為之後世相傳為美談將有竊伯之驕震而失王政之大體者故借以立訓孔子深許子產之惠此處似不得以私恩小惠解之須云子產誠惠矣而擬此事則不知有大體在惠字打開說至不知為政方自濟人一事言之平其政是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

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以煦濡姑息取悅於目前其耳目之所不及不免有所遺矣况天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日亦不足言日日行之亦不能使民心滿足○子產與三國時諸葛武侯地位相似皆大器小用武侯嘗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其治蜀也官府以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

視臣章

諫行言聽二句是臣調護其腹心而君能展布其手足導之出疆則保手足於無虞也先其所往則推手足於有用也三年然後收田里是無一日不念手足也此正君之視臣如手足故臣有腹心之痛而為之服也○三有禮是有防衛之禮有稱揚之禮又有屬望

○十五

○二十

之禮說到冠警處其旨危其詞凜然舟中敵國之恐○則臣視君如寇讐後人往往疑之宋高宗嘗舉以問楊龜山龜山答曰非孟子創為之語也實本於周書撫我則后虐我則讐之語高宗願顏後又問尹和靖和靖對曰孟子對當時之君言對人臣則不肯如此說矣高宗隨豁然

無罪章

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其邑剝胎殺夭則麒麟不游其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見為國者不可失士大夫之心○可以去可以徙真是知幾身無辱安分心自閒然使大夫去士徙其國可知

君仁章

君仁君義則非特所行皆仁義而一國化之亦莫不仁義也主威化

言與前篇特小異

非禮章

此非迥然違背禮義但是精微處欠明便失禮義之中正而又有害於禮義耳此非平日辨析極清而臨事又有化裁者不能此全從學問中來大人於禮義周備融通只求其心之所以安與時之所當然固不取必於守經亦不取必於通變○雖說非禮非義但語句脫卸到禮義上畢竟是禮義與似是而非的不同只如小燕曲謹之類朱夫子曰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可行於背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與夫辭之為禮亦有不辭之為禮受之為義亦有不受之為義此須精義入神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方是時中之宜

中也章

此章是父兄成子弟的道理推言之即先知覺後知的道理○養是拋舍他不得奈何他不得由他性子不得由我性子不得精神在若用不用之間功夫有不操不縱之妙樂字即從養中得來○養字可玩麟鳳有種芝蘭自芳豈盡天授在惜其羽毛洒之雨露耳不為章

荆卿傳云其為人智深而勇沉深所以裁智而出之使不測沉所以養勇而發之使必遂○人有不為不但揀擇不該做的不為就是該做的若見事風生躁心浮氣斷是做事不來的有不為乃凝然不動沉心定力蘊蓄有素方過着事奮發出來此孟子知言養氣之學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當如百鍊金○有萃辨夫出

迂商家之術南陽卧龍起嗟炎祚之燼二公皆由學問做出可見古今多少大事皆是有涵養的人幹來世區區才氣炫耀所能辨言人章

言人不善的人滿腔都是殺機不有奇禍必有奇窮後患不拈定報復說蓋不止言已之不善也曰後患見一時雖或隱忍後必不免仲尼章

不為已甚猶云恰當至好不加一毫意思即堯舜之所謂中如夷惠都是聖人但清到舉世無一人可肩就和到舉世無一人可肩去便是加些意思便是已甚不消說到驚世駭俗不是的去處此是孟子贊孔子之至聖即是中庸其至矣乎惟義章

此是大人虛心觀理之妙

大人章

前章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皆大人之妙用此章不失赤子之心其本體也仲尼不為已甚亦是如此人各有赤子之心惟不自有其心所以其人愈長其心愈消耳指出初心見大人之學直從渾沌中立根基蓋赤子之心幾希也不失赤子存幾希也不失二字中間儘有工夫在若愚夫愚婦從孩至老崑崙如一濟得甚事○大人生平所歷豈無學問造詣畢竟要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何思何慮殊途同歸方合着本體凡擴充保任是用的工夫於心量不帶別添些子只是一點靈光發見圓滿浩無邊際故曰請觀大舜終身慕只是孩提一點神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性之善也大人盡性者也赤子不學不慮與聖人之不思不勉其率乎性者一也總此誠也大人一誠而已矣

養生章

養生不是小事朝夕承權即有缺猶可補至送死一不慎終天之悔莫及故為大事此對送死者說欲其附於身者必誠必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若人子養生忽畧徒以送死為心則失之生前而求之身後其為不孝甚矣

深造章

深造是進進不已不肯淺近求之道則循序致精之法人多有特其志意堅猛精神壯強而不以道者亦不可以自得如顏之由博文約禮而進莫由會之由三省戰兢而悟一貫方是深造之以道○

下注

○二十三

居安六句是自得中一時並現之妙所取者不在左右只是所得於心者隨左右形現之耳○居安資深即所謂博淵泉取之左右逢其源即所謂而時出之○深造以道此學問下手的訣如在言語文字上造不在身心性情上造只在大庭廣衆處造不在幽居暗室中造只向居常處順時造不在造次顛沛時造俱不謂之深造又如功利詞章固不謂之以道即虛無寂滅亦不謂之以道忘固不謂之以道助亦不謂之以道湏是實用聖賢敦義功夫文行一致動靜一致順逆一致勿忘勿助日新又新如此方謂深造以道方謂自得不知此而求自得是適北而南其轅也有是理哉○自得是知止後光景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是居之安安而後能慮是資之深慮而後能得是取之左右逢其源○深造之以

道即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至物格知至則自得矣到意誠心正身修時便見居安資深境界矣以此齊家則家齊以此治國則國治以此平天下則天下平是取之左右逢其源舉一左右而前後上下在其中也絜矩之道與左右逢其源不無生熟之分絜矩是求其逢源此節逢源是絜矩後見成事

博學章

隨時博學隨時反約未融時一個是一個終融了便合做一個將以反說約也是博學而詳說的主意若曰詳說之者非說詳也乃說約也不曰反約而曰反說約說字要討個著落愈說則愈通愈詳則愈精故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博與約相對中間點出詳說二字此正博約交會處○反字最堪味有往而還之之義蓋天地間理原是吾性中理學焉而又說之非說其在天下者而說其在性中者故曰反學問若不反向身來究到源頭歸一縱博物洽聞何益可見不博學詳說固不能反約博學詳說者又不可不反約也

下注

○二十四

以善章
以善服人即有相形相忌之意並善亦不是了如何能服人以善養人是春風被物胞與履載之心故可以服天下

言無實章
家語云賢者賢哉進賢賢哉若妨賢病國此是天下國家的大害

徐子章
通章重個本字本指道理說原原本本蓄不竭出不窮水得之以妙

流行而見天地之化機人得之以修定行而播人間之令聞
聖人取本之意包涵最大即原泉以邇觀於本即本以旁通於天地
之脉絡化育之流行於此見聖心淵泉時出之妙乙卯湖廣程文
云經緯天地而莫可端倪者本也水有焉故能與天地相終始聯
絡古今而莫可紀極者本也水有焉故能以古今為旦暮如此者
有本字方得解

學者有實行則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就如有本之水學若不務本
只是名心重而道心輕不曰過實而曰過清正在自己真情所不
能掩飾處說○有實學者即如前章深造自得而有居安資深達
源之妙
幾希章

千古聖人前後相傳只是此點靈動惕厲便是幾希之心所存處幾
希乃人心中一點靈覺參天地靈萬物貫古今塞宇宙都從此流
出是人所以獨異於禽獸處孟子喚醒人心靈覺之天指出人禽
分間之路最為喫緊○幾希靈妙禽獸也有曉得的如雁之貞序
如鳥之反哺但人與禽獸爭靈靈偏全庶人不知昏昧放逸所以
失其性君子兢兢惕厲所以存其全或先天以啓人心將開之幾
或後天以挽人心既離之精皆是但存之非止自存正自存以存
庶民之去也若區區自存是獨善矣豈所以為舜禹諸人存之去
之何物即下仁義是也

論道統之源實由伏羲畫八卦堯舜揭一中乃舉舜開端者舜剖人
心道心之傳又遭入倫之變能曲盡其道且以匹夫而玄德升聞

便見道統不假爵位故斷自舜始舜明庶物如齊七政奠九州及
亮采惠疇皆是此亦舉論事物之理非動植之物也察人倫如處
父母齊敬處兄弟格奸處君臣尚帝女熙帝載處夫婦克諧二女
處朋友協恭九官皆是明察就是行處蓋幾希之理在事則為物
理在身則為人倫在道則為仁義由仁義行是即存即行即以其
所明察者由而行之非有二事不分知行說○明物察倫舜之所
以惟精由仁義行舜之所以惟一此舜所以存幾希而開萬世心
學之統也○由仁義行是性之行仁義是身之不是誠偽王伯之
分若並行仁義者亦且抹殺誰復肯行仁義乎
禹惡章

通章曰惡曰好曰執曰立曰視曰望曰不泄不忘曰思皆是指其心

之精神處其精神能為憂勤惕厲而不肯為昏昧放逸便是幾希
之存也總是君相一時事業幾希萬古真心

神禹一生孟子直於好惡上斷畫禹何為獨惡音酒曰內作色荒外
作禽荒耳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禹皆惡之孟子
指其一端其餘皆可推也惡字是過欲以防人心之危好字是存
理以擴道心之微正精一之學

中即執中之中獨舉湯若堯舜禹親授受於一堂其為中不待言湯
以干戈易代禪以聞知承見知於危微之理易隔故揭出言之見
湯之得統於三聖也止賢無方即是那執中之一端有方無方是
後世治亂大開頭○成心不可有在而人尤難如堯舜之用大禹
周公之封蔡仲皆拔之罪人之孽所以兩聖心事直與天合

真見得民如傷道未見即先舜其猶病諸意

不泄不忘是即人情之易忽者以見其用心之周密處此是聖人精神元氣周流貫徹宇宙度內無分遠近

兼三施四力量最大早作夜思精神最久不是空空懸想便有斟酌變通在內得之即得其源頭處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者此耳知孔子之集大成不在跡則知周公之兼三王亦不在事此數聖人皆是存幾希之性而衍道統之傳也

王者章

孔子之教在六經而獨言春秋者蓋當時王迹熄則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幾不明於天下而亂臣賊子其去此幾希入於禽獸者不可勝言孔子欲為天下存之也存之於筆削而已可見二經為宇宙

下五

三十

元氣有絕必續○春秋一書正明物察倫大關鍵處

詩兼風雅頌言天子不巡狩太史不陳風則國風亡諸侯不朝會則小雅亡公卿不觐納則大雅亡群公不助祭則頌又亡夫詩則美善刺惡以昭示天下者詩亡則無善惡美刺之義矣孔子特於春秋上說個是非以一字之是非代詩人之美刺是所以明王迹也晉史成於董狐楚史成於左史倚相魯史成於左丘明皆不過記事之書春秋未經夫子筆削便與晉之乘楚之檮杌一般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及夫子取其義而筆削便為王者之迹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當時孔子只是據事直書立個公案其是非得失付之後世自明何嘗云書某事用某法亦何嘗言史官不是這等書我來書過故其義義字只是正例變例之間大書直書之際

各得其宜之謂也孔子口氣中切不可入褒貶是非况賞罰乎故

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仁義一脈從大舜明察來從古帝王撐持世界全在此孔子作春秋單取義以懾伏人心蓋從其不容

泯者提醒之則生人之脉斷而後續義固所以成其仁也

舜禹諸聖皆在位者人皆知其功業心學精密未必知也孔子無位學教萬世心學人誰不知大業人人未必知也故於舜禹諸聖多言心性工夫見持世者何嘗不存心於孔子則專言春秋作用見存心者未嘗不持世治統道統歸於一也

君子章

君子賢而有位者小人賢而無位者澤字休看作德澤教澤德澤教澤寧有斬之之理王端毅公謂即禮記口澤手澤之說言五世之

下五

三十

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音響尚有稱述之者必至五世方斬

過下當云況吾夫子其精神色澤固有萬世不磨者乎予之時正當夫子餘澤流行之際而又況聖人之世未遠也故得聞孔子之道於其人而私竊以淑善其身則猶之乎孔子之徒矣○百歲之前聖傳心百歲之後心傳聖其教之在人遞相紹述其神之在已暗相往來私淑中隱然負得極大正用力於不見不聞之地所謂君子存之也是自明自察自由而已矣

孔子作春秋以防亂賊孟子作七篇以距楊墨俱是明仁義之道以繼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淑諸人即指受業子思言可以取章

此是看人情義之學可以無者只是不必然之詞如冉子諸果子路結纓豈盡不可直不必然耳三傷字都從幾微上看出大凡處兩可之交際寧從其緊毋失之污寧守之正毋失之徇處兩可之死生寧成其義毋失之輕此種取與死生大道理須是平日講得透徹歸時纔得不差

逢蒙章

只重取交者當辨心術端人取交四字通章之案界之罪不在知人之不明在立已之不正端人三句是大眼目

西子章

人有先時志潔行芳而晚節狼狽者亦有其初放縱不檢而後來還列名賢書者惟狂克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其機只在一念轉移

下五

○三十九

上帝維玄維默其尊無對亦能感格得來真是一切皆由心造惡念一轉如燈之照室黑暗盡明絕無遲留沾帶人可不急於自新耶○前一設是一失脚為千古恨可惜可惜後一段是再回頭是百年人可喜可喜

言性章

通是欲人識性性之不明智者過之耳仍須以性為宗繼善成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只有那發現的成迹所謂故者可

以指點得性然故有不同有自然順利的有勉強穿鑿的故者以順利為本然不以穿鑿為本然如赤子入井人皆怵惕這是發見之故便知他本性的仁了然這個怵惕由於乍見自然觸發這乃是利若有納交等情作意去做便穿鑿了○孔子所謂直子思所

謂率孟子所謂利皆易簡之說也

凡事只依性行去便是莫大的神通只為世間一等小聰明人掉入意見失却本來渾沌便謂之鑿壞性體○此所論智非仁義禮智分言之知如仁義禮智之隨感而動靈瑩活潑處皆智也皆不容有所事於其間也詩曰良知即是獨知時此知之外更無知誰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明道定性書云人之患莫大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亦所謂惡其鑿者也至謂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則行所無事之謂矣

人性必善水性必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水不失本然趨下之性而已智者能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

下五

○三十九

付物任憑治術道術一切平常方為大智

神禹治水羲和造曆是天下極大事循其理則無難事他可知矣○二典命羲和齊七政只是個苟求其故禹貢一篇只是行所無事苟求其故是推千歲以前之日至可坐而致是推千歲以後之日至要思歲月日時何故皆會於于此不可作故迹看也後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政移天開於子分明說個性善源頭出來

仕吊章

重朝廷字此原是承君命而往弔朝廷之上無私交大禮自是如此○許多人與他言未嘗悅孟子一人不與之言便不悅與言衆人豈不自愧諸人知有子敖子敖知有孟子孟子知有禮異於人章

存心二字是主腦仁禮二字是骨子自反二字是血脉直到下三自反只是一個存心

所謂君子者近可法遠可傳獨有異於人而究其所以異人者則在用心處存主不同也蓋人多以殘忍為心君子則以仁存心人多以簡傲為心君子則以禮存心此君子所以異於人也存字中有貫久暫常變意方是能不○仁者愛人二句即發以驗其存愛人者人恒愛之二句即應以驗其存

三自反是徹底功夫徹底是仁徹底是禮法今傳後皆由於此○橫逆之來君子亦動心但衆人因橫逆動尤人之心君子因橫逆動自反之心耳故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只不動尤人之心便謂之不動心有自反而不較者有不自反而不較者有不自反而

又以下孟

○三十一

又以不較為較者自反而不較者顏子是也若不自反而不較但遇橫逆即曰妄人曰禽獸此是自以為是目中無人失顏子不較之意矣至於老子欲上故下欲先故後之說是又以不較為較乃深於較者也其病又甚於傲妄故孟子存心自反之說正在精微處辨毫釐千里之異耳較固不是不自反而不較又不是君子又要不較又要自反橫逆既一毫不介於懷修省又一毫不懈於已方是真正犯而不較此顏孟功力無二

獨稱舜者以平生遭值橫逆無如舜之甚者而變憂齊慄至泣天而呼曰於我何哉可謂古今自反之極○法臆心法傳是心傳鄉人是行義稱於一鄉者然擅美於鄉而不能為天下後世立極君子以為憂也許敬菴先生作時文云我猶未免與鄉人較是非也與

鄉人較是非是亦鄉人而已矣我猶未免與鄉人較順逆也與鄉人較順逆是亦鄉人而已矣數語直中本章肯綮

請看有終身之憂者人孰如舜人能當士悅帝妻百官俯天下將遠而受天之號愾然乎無一朝之患者人孰如舜人能當庶幾井掩牛羊倉庫欲奪而末上之琴犁然乎如謂妄人○百目千羽舞而有苗格舜且感至不可感之頑民矣如謂禽獸難格當日簫韶奏而鳳儀庭舜且化至不可化之異類矣當其時身處千古未有之橫逆而究其後使天下萬世更無難處之橫逆所以天下法古今傳君子終身之憂憂不如舜者以此蓋憂則為君子君子之至為聖人不憂則為鄉人鄉人之下為妄人以聖人而視鄉人不猶鄉人而視妄人也哉

又以下孟

○三十二

禹稷章

禹稷顏回同道不是為禹稷表德全是為顏子開幽何也禹稷功在天下萬世人皆知之但不信顏子能為禹稷耳故孟子與禹稷並言與孔子許用之則行同意

天生聖賢決不是自了漢但責任既分事業亦異只得分頭各做一件禹稷有禹稷的事業顏子有顏子的事業試看陋巷內一簞一瓢洒然物外豈不是山林中具有經濟本領在

禹稷顏回同道且虛虛說個禹稷救世顏子修己總是一心相同意此道字正指那由己機由己溺之心這個心腸禹稷顏子都是為仁由己只是禹稷有責任顏子無責任若是禹稷有了由己的責任然後才辦此由己的心腸其何以為禹稷若是顏子未有由己

的責任便全然沒有由已的心勝其何以爲顏子不知這個心勝就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之心有了此心便是一腔四海八荒我聞所謂大用之不愧四海小用之不愧四境不用之亦不愧四壁者此耳用與不用雖不同其不愧則同故曰同道又曰易地皆然吾輩不要管用與不用有責任無責任千講萬講只是要不失此由已的這個心

說出易地皆然便見胼胝中亦有樂天顏子陋巷中亦有焦勞禹稷自不難以修己者救民也

須知閉戶亦是救世心法蓋世路擾攘之秋定以理其紛靜以觀其變此正一體萬物與時變化之道纓冠非加閉戶非損所謂同道者以此○禹稷得舜薦舉固在道明德立後顏子在當時一孔子

且不用顏子何以任之儻有人薦舉則閉顏子之戶者不難過禹稷之門如何使肯把經濟手段等閒袖却

禹稷顏子以一適而各行其志孔子則酌一身而兼用其道其轍環列國席不暇暖即過門不入之思乎其固窮不愠絃歌自適即陋巷不改之樂乎在禹稷能爲顏子在顏子能爲禹稷在孔子則可展開顏子之身為禹稷亦可收拾禹稷之務爲顏子

匡章章

子父責善而不相遇先子而後父蓋責善起於子也章子貴善豈亦傷父母之面目而泣諫與抑其愛之不終棄也而以禮葬期之父與其設心以爲責善而得罪於父了若不出妻孥子則罪愈大此一轉推見至隱情味惻然

武城章

君子可去則去可守則守內斷於心而已人言不足憑也兩或曰亦可味此亦是專爲曾子分疏見得武城亦有勞臣衛國亦有高士隨時圓轉到處靈通開此眼界方知書冊上古人都是活句○曾子弘毅任仁千萬人吾往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豈是忽然無情子思居衛而有齊寇則守之居魯而亟問亟謁冉則辭之何其親於他國而疎於宗國此皆賓師與臣之別也

王使人章

問字是看他破綻處不是看他好處孟子直作看他好處了末句要照問字言堯舜之隱居幽獨亦與人同耳豈知君子之所不可及其惟人之所不見人如何矚得到

齊人章

君子觀之句最重是孟子於熱鬧場中以道眼喚醒他指出所以二字真醜態畢露矣○馮少墟先生有詩曰孔孟山林樂疏水樂朝市列替裾功名自有周行在何必墻間乞餒餘○孔孟雖然樂疏水齊卿司寇亦替裾功名信得周行在誰肯墻間乞餒餘

萬章上篇

舜往章

大舜一生心事孟子只括以怨慕二字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二節真畫出個愛慕齋栗樣子令天下後世看○怨生於慕因慕之不得其故而生怨固是自怨自艾若明說則下文無味

竭力耕田不過子職中之一而已矣孝聚百順其他缺處甚多不識父母之不我愛在那一件徘徊自問引咎負恩此大舜一生怨慕的真心事

舜之怨慕豈特歷山之日為然即當登庸之後其心常是如此蓋舜二十以孝聞四岳薦舜腹已底豫然此自四岳之心視之耳舜之心未嘗以為親之我順而遂已也視瞽頑有一分之格便不可以為人不可以為子故有如窮人無所歸

憂正自慕生也憂之所以難解正以舜之慕非常人隨妻子雷貫通遷之慕而猶是孺子之慕耳舜經歷了許多可喜可願之事亦只知有個父母依然孺子故曰大孝此即是大成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真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方觀之未煩時則勞而不怨其慕

也舉天下無以加及親之既順時則喜而不忘其慕也有天下而不與所謂終身慕所謂人倫之至

娶妻章

前是舜處父母之變後是舜處兄弟之變然以不告娶亦夫婦之變也帝妻舜不告亦君臣之變也非聖賢不能於此圓應而變通以慰父母以字在子身上說如父母不容我娶我便不娶父母不欲

我有後我便無後此是慰處

堯不難於制瞽瞍而難於處舜舜告之瞽瞍定有違言瞽一有違言舜決不敢娶而堯亦難以強舜夫故若但無意行之不論其告與

不告瞽之知與不知也權非聖人不能用於此可見

堯之知舜已在蒸蒸人不格姦之後最舜之過化也此後又有焚廩

浚井之事者是見一家小人反覆變態不可測度又能使之底豫

忸怩者畢竟為聖人所化矣○瞽瞍必欲殺舜者以舜為人不類已也其愛象者以象為克肖也從來庸人之識見顛倒多如此○父母使舜未嘗不在側也父母欲殺又不可得而殺也為父母之使所以盡子職不可得殺所以不成親之惡欲成親之美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之意也一家日夜圖謀驚訝多端竟不得出舜範圍舜真仁矣哉神矣哉○或謂捐階是下階去也完廩已下去而瞽焚之浚井已出去而瞽掩之見瞽為後妻所惑而父子天性終不可解此說可味○宋儒呂伯恭作父母使舜完廩二段時文有曰豈山澤未焚天將留之以為命益之主耶不然舜幾為廩上之灰矣豈水土未平天將留之以為命禹之主耶不然舜幾為井中之

泥矣此語可傳

舜歌南風而解民愠在床琴而象鬱陶此大聖至神妙用莫作等閒

○舜愛弟亦是順父母處○象之憂喜寔關親之憂喜象一刻不喜親亦一刻不喜象一刻不憂親亦一刻不憂鬱陶是象歸為見兄之憂亦憂者憂其何以至此思君之言是象歸為見兄之喜亦喜者喜其何以得此至愛鍾於心而不可解視象仍若孩提然未嘗責以知識○象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兄之理道理真即人情亦非偽

象日以章

此章一字括之是仁字兩字括之是親愛字封之者固是親愛其弟之仁而使吏治亦所以全其親愛無已之仁○舜之誅四凶而封

象也果何居曰得罪於天下雖弟無故也得罪於已雖疎無誅也况親其弟乎

天子使吏治其國固是使象不得暴虐其民亦是親愛之深而慮之遠使得保全終享其茅土也後世郡縣之制本諸此

本朝於諸侯王亦然遠勝封建矣○象不得有為於其國與有庠之民全不相干涉如云就他不得有為處而強名之為放耳然豈真放哉舜正欲常常見之故得源源而來諸侯見君必待朝貢之期以政事來見舜之於象不待常期拘拘以政事來見也又須知常來朝者不但是欲展親親之情使之常觀政事禮法忠孝誠敬則自有薰陶轉移處耳聖人即親愛之中亦有許多節文如此盛德章

○下五

○三十七

古語本是形容臣子之盛德猶云天子不得而臣一般當時遂暢說臣堯臣父即人心敢於萌此一段意思人口中敢於述此一段議論便是無父無君人心之夷狄猛獸矣孟子極力辨之義正詞嚴顯是為戰國人心重闢一宇宙

辨臣堯處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辨臣父處云為天子父以天下養大義大孝凜然扶拉綱常肅作人心之語息邪說之功大矣

引堯典及孔子一段言外見舜本未嘗南面而立堯安得北面而朝乎且堯既死舜尚且帥諸侯為堯三年喪堯未死顏有帥諸侯而朝舜之理○只在堯老而舜攝也一句斷明

尊養供是一片精誠故稱詩以孝思○解不臣父言有天下正以尊養其父然所為父不得而子者亦不是那樣解即引書言亦非正

解古語言因此說來却像父不得以不善及於子而又見化於子一般而豈如子所云者乎○上節是尊為天子上見大孝此是德為聖人上見大孝

堯以天下章

堯舜禹三章非區區明禪繼之義總是見上天之權尊聖人之心平此與上孟沈同以其私問章恭看

天下公器幽有百神管着明有百姓管着非惟天子與人而不能抑且欲與人而不得但因舜行與事使他利有攸往隨舉隨得而示以與之之意耳行以出乎身者言事以布之天下者言○以言授為命以意授為示

天子不能與而能薦天不能言而能受主祭主事正舜行事所在所

○下五

○三十八

以神享民安率由乎此主祭如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禘於群神事治如慎徽五典而克從賓於四門而穆穆納於百揆而時叙是也

二十有八載內有主祭主事等意在內到朝覲等咸歸則百神受職矣百姓共主矣

泰誓之作也是征誅之天決於民心引証於此處見揖讓之天決於民心即此便見禪繼繼一天意

人有言章

帝王以天下為公故賢可與則與賢為天下也子可與則與子亦為天下也後世以天下為私故見與賢者若公見與子者則疑其為私而不知聖人即至以征誅得天下亦非私也無非為天下也俱

非聖人之得已也

通章以天與賢二句為主此便是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吾君之子是克肖吾君之子也啓賢二字着眼是能以祇敬之心繼承父之道子亦是賢也以子之賢不肖作主為相久遠只帶說夫舜禹益為相或久或不久克肖禹之子或賢或不肖皆天也固非堯舜所能為也然則君與父豈能為臣子之計而臣子亦豈能自致之於君父也為在先致在後莫之為而自為者是冥冥中熟有主宰莫之致而自至者是分定而不可移易天是人之主以自然言命是天之心以一定言要之命即是天因落在人身上為命總是天心主宰不可看作氣數偶然○天生朱均為天子之子天心即欲他得天下朱均不肖不足君天下天亦無如之何也丹朱商

均不肖啓之賢皆習也非性也

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如堯舜薦之純能得故仲尼雖有其德而無薦亦不有天下然有德有薦美而亦不有天下蓋匹夫而有天下與繼世而有天下者原自不同繼世者必定如桀紂廢則有德如伊周不與

伊尹相湯以王天下見伊有舜禹之德自放之於桐上處處見伊尹有為天子之機惟太甲能轉為賢君也所以伊不有天下

孔子本稗史並說引來重合繼於稗史奉天而無心便是義

或疑繼世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朱均即不肖未必如桀紂之甚天廢之何故不知稗史之義聖人隨乎時而已唐虞時洪范未治非得大聖賢不能奏平成而朱均皆庸材若與之以天下恐不

為桀紂之續非所以為子亦非所以為天下也至大禹平治後止須一守成令主便可端拱穆清而啓又賢所以傳子亦即所以為天下也聖人亦何容心哉順天時行而已矣

伊尹章

此章當看數天字二使字尹既為天民先覺天使之覺知斯民則堯舜之道天道也安得不樂千駟一介道義所在天命即在安得不嚴天心厭亂有心欲治安得不應聘而輔牧官造攻得罪於天欲誅者又安得遠天而貨視身為堯天工之身安敢不正而辱之而肯區區割烹要湯為耶○通章以樂堯舜之道為主以此存心以此應事取與必於是出處必於是惟樂故能任只一任字伊尹精神已足此句最重從前是聖之任的學問從後是聖之任的事

功在懽然以後任猶易在焉然以前任更難以一耕莘之農夫貴任未會到身誰肯把堯舜以來相傳之道統一肩擔荷後來多少功業都從此出可見任此道統纔能任此治統處為真儒出為名世於此見得

由天下千駟說到一介只看做一樣由耕莘做到伐桀救民亦只是一樁事學者須是有一介不苟的節操纔得有萬仞壁立的氣象言先覺而曰予天民真見得此身中有天此是自已真覺處下面思字又本覺來知謂知斯理覺謂覺此事如人睡初醒覺也覺後之知知也覺字淺知字深故伊尹惟以先覺自任

在遠而去者固是專於正已即彼近而不去者亦是出所正之已以正天下其要總歸潔其身而已矣○自莘有尹而堯舜在東未也

有尹而克舜在東鉞正吾身親見處

引伊訓一節與章內數天字精神相射蓋放伐之事湯猶自知慙德而尹立自任之曰朕載自毫兩自字膽極大力極雄全是見得天意極到故敢如此豈是形迹上躲閃效小儒所為

天之道在克舜樂克舜之道者樂天也取予必嚴為天而嚴也始聘不出者天意也三聘而出承天意也伐夏救民為天而伐之也尹一毫不自專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尹蓋真其人乎○克舜揖讓者也尹樂克舜之道何為放伐曰放伐正放伐其不克舜者也伐一不克舜者而真為克舜者主世矣正見其有功於克舜放一不克舜者遂一變而為克舜矣尤見其有功於克舜然總是善承天意或謂孔子章

下本

○四十一

離疽瘡環權要不及彌子在衛在齊安常無事倉卒不比過宋於衛不主彌子於宋必主貞子則好事者之誣不辨自明彌子瑕之誘孔子也以利桓司馬之劫孔子也以威若孔子之自處也只是以禮以義

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小人自謂有權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見操之自天其權不在小人與答王孫賈媚龜同意

孔子曰有命是聖人知天處進以禮退以義是聖人畏天處得之不得曰有命是聖人合天契天處○進禮退義一章之骨以禮猶有擬議以義更無商量可見聖人禮義之未盡必不先言安命也禮義之已盡又不妄言造命也此是義命合一若義當退而不能以義自斷命不得而不能以命自安是無義無命孔子豈為之也

微服過宋人人能之只是當厄景象耳聖人妙用不在此○遠臣句

是主上句伴說○或疑孔子既說天生德於予何為又微服過宋曰聖人知天未嘗不盡人事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信其在天也微服過宋盡其在已也○聖門若子路是急流勇退之人當時見南子不悅見公山不悅見佛肸不悅一聞浮海遂喜故夫子裁之曉之後來因見得不該避世當救世遂以彌子之言告夫子始焉一於忘世既焉一於用世是可見聖人無可無不可而賢人未免滯於可與不可之間也綽說該潔已人便向辟世上做綽說該濟世人便向徇人處做聖人之用心是而人之會心處差也嗚呼難矣

百里奚章

下本

○四十二

虞人也節是叙事下節是議論原只在百里奚不諫一句看出他知幾之智求即以此知幾說他知衰知興決知食牛干主之污又就他智推說相秦之功以見其賢而必其無自鬻成君之事飯牛是古人見奇套子即築嚴釣渭意病在一要字官之奇諫句亦為百里奚出脫有奇之諫而不聽而後奚可以不諫○按秦本紀晉厲公君與百里奚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其賢以五羊皮贖之號五穀大夫○近儒謂此篇為經中史看他辨堯舜禹處便消天下後世多少慕逆之禍辨尹孔奚處便通天下後世多少于求之風真以文字為功德也其有功於名教不小先正謂盡心篇為達天之書讀此篇為達天之書更屬明亮

萬章下篇

大成章

聖人全體皆備清任和乃其全體之一端夷得聖人清之一端尹得聖人任之一端惠得聖人和之一端故為聖之清聖之任聖之和通章由古聖人歸到孔子之時由時譬之集大成由大成逗出聖智由聖智譬之巧力又即巧力而歸重於智提出一智字為千古聖學開宗

初學先有伯夷風味方可漸議其他故孟子每贊評群聖先首舉伯夷目不視二句非却惡色惡聲也即在目前耳邊自有介然不屑之意當紂三句總承上文聲色皆惡君民皆非政俗皆橫故隱居以待天下之清兩個不忍居不忍去皆仁人之心與伊尹內溝之思無異○味不忍居也則夷非遊世可知故為聖之清味不忍去

也則惠非玩世可知故為聖之和

何事非君二句打從堯舜君民來隨吾所事何非堯舜之君○凡言風者道不行於當時而流風餘韻足以聳動後人也伊尹有功豈可見不待言風若夫子渾是元氣流行風又不足以言之矣即孔子之去齊以推其可速則速即去魯以推其可久則久即久速以推仕止皆各當其可也此便見聖心神化莫測處且勿露時字清無一毫點污有翱翔千仞氣象然不是矯激故為聖之清和無一毫岐異有與世無忤意思然不是尚同故為聖之和任無一毫委靡有擔當宇宙氣槩然不是勉強故為聖之任○清任和自孟子評之則然其定三聖不自知清也任也和也三聖各以已之所行為道之至極至當者耳孔子亦豈不清和不任也但一清不足

以名之一和不足以名之一任不足以名之當清而清當任而任當和而和渾渾淵淵而時出之故曰聖之時此之謂君子不器君子而時中問何以故曰上律天時學而時習之○孔子聖之時者也全體是一部周易要知與時俗之時又不同上面仕止久速皆是孔子之時而所以為時者不在焉此處若不見得聖心至精至融毋意必固我之妙便是絕無張主與世浮沉的人下文智字正是聖心全體太極神明圓徹處宜渾渾照者

孔子既為聖之時便見萬理渾全衆妙具足故謂之集大成集是一貫之集乃太極渾渾中自足以該群聖非謂集三聖而成之也集大成是渾渾淵淵上面聖之時是時出之○集大成何如有金聲而玉振其中無所不備斯成大樂玩一而字重金聲意○金聲也

者有以聲聲氣之元始衆音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有以收和鳴之韻終衆音之條理也樂之始終如此而中間五聲六律八音一齊渾渾方見大成規模清任和都是樂器中一件是金聲的從頭到尾只是金聲是玉聲的從頭到尾只是玉聲○始條理者析衆理於毫芒終條理者備衆理於一貫始條理是衆音得金而朗然鳴衆理得智而朗然行如孔子心通衆妙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衆音收以玉而無遺韻衆理收以聖而無遺行此如孔子泛應曲當聖之事也孔子之集大成如此○時字內有常然的條件有自然的理昧上文四可字是也清任和特孔子時內之條理耳三子各執一條理去奏其實都在孔子始終包羅之中○一事有始終一生有始終其間都有條件文理始終字要活看大學八條目折言

之各自為始終所謂小成也合言之以知止始能得終所謂大成也孔子之大學也○先儒曰三子所以各極於一偏緣他合下少致知工夫看得道理有偏故其後之成亦只至一偏之極孔子合下即明於至善看得道理周備精切無所不盡故其德之成亦兼該畢備而無一德一行之或闕

借樂來譬只扶得聖智始終而始之能貫乎終樂裡還扶不盡孟子恐人泥始終為先後故此又以巧力譬之其中處全看不得力說其中句勿露出巧字到此方見智不但開聖之始而併要聖之終則聖歸於智隱然見於言外○大學以至善為宗譬則射之的也知止為入竅譬巧之中彼的也射者心目靈巧將一個正鵠完全在胸中方可一發破的○三子不是全無知清知任知和不得

○下五

○四十五

如孔子性光無所不照三子之知譬之燈光星光月光孔子之知則如日光常圓常照常周備也

孔子聖之時以其集大成也孔子之集大成以其智也孔子之獨超三子而有其智則以好學終身得至善之根宗非群聖所能及也孟子願學孔子學問透宗其智巧真亞聖之流哉

班爵祿章

孔子聖之時一章是內聖周室班爵祿一章是外王

班爵祿之制是一部小周禮全重天子一句諸侯之去籍無天子也惡其害已惟恐有天子也說天子一位便見名分凜然說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便見大小截然觀天子之臣且視侯視伯子男則天子之重可知矣即不然五十之附亦天子附之也在官代祿之差

亦天子差之也周制之內外相駁大小相維若此則諸侯惡而去之固天子之所必誅也

天子一位六句統言班爵之通於天下者君一位七句分言班爵之施於各國者也天子之制節通言班祿之通於天下者天子之卿五節分言班祿之施於國中者也

天子一位各提起蓋綱紀四方統御六合天子一位也天子之爵班之於天由是天下之爵皆班之於天子然天子不能以一人治於是有封建之典焉公侯伯各一位子男同一位內外相維而體統不紊九五等也天子君於王畿公侯伯子男各君於列國君一位也然每國不能以一人理於是命官之典焉卿大夫各一位上士中士下士各一位貴賤相臨而名分有紀凡六等也五等是封建之典六等是命官之典○父天母地而為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為為德者公也斥侯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德足以長人者伯也德足以養人者子也德足以安人者男也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道上達者卿也知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任大者士也

○下五

○四十六

此即班祿之通於天下者地方千里提起看想見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之義蓋天子之爵獨尊於天下故其祿獨厚而地方千里那外國的公侯皆方百里百里之祿辟如今都堂布政省城內地方有百里一級伯則得七十里之祿辟如今知府的地方有七十里一級子男得五十里辟如今知縣的地方有五十里一級凡有四等四等之外又有地不足五十里者親君之費無所給不能自達於

天子惟附於大國的諸侯這叫做附庸辟如今各省府縣正堂官三年一次朝覲各佐貳官位卑祿薄不能自去朝覲把姓名寄與正堂去就是附庸一般

天子之卿節亦是尊天子而重王畿合下三節俱分言班祿之施於國中者也言天子畿內分理國事者有卿大夫士此與各國之卿大夫不同也卿之受地視外國之侯亦得百里之祿辟如今京畿內尚書俸祿與外省布政都堂俸祿一般大夫受地視外國之伯亦得七十里之祿辟如今京城內郎中俸祿與外省知府俸祿一般元士之受地視外國之子男亦得五十里之祿是重內朝者所以尊王室也比外封者所以制祿入也○古者公卿大夫有功德則出為諸侯是在外之世爵者乃內之世祿臣也諸侯或有

功德亦入為公卿是內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內外輕重均而有體自如此

大國之君即公侯也次國之君即伯也小國之君即子男也○卿以上三國不同者以上之祿寢厚苟不為之殺則恐地之所出者不足也大夫以下三國皆同者以下之祿寢薄苟為之殺則恐臣之所養者不給也

庶人在官者即府史胥徒之類其人起自閭閻畝畝編戶細氓之微所以抽揚小善而開其入仕之途其職則極於文法吏事猥瑣碎之機所以藏納細流而廣其器使之路庶人有五等以力之勤惰而食因以異在官有五等以事之煩簡而祿因以別註曰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畊而收其粗士之無

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所入而已

周家封建井田原相表裏以封建則有卿大夫士以衛天子而其官未嘗不下及於庶人官路從此開焉而後人之不願為農而仕者始得自起於田間以井田則有上中下以別庶人而其養未嘗不上養乎天子祿等從此秩焉而後人之有補於縣官者始得自給於當事周官之制其密如此

問友章

通以交德為主敬字是交德之實友也者友其德也交其德必真有貴德之實而後可非僅忘已之勢而已也

朋友居五倫之末正以維持四倫之失補救四倫之窮如五行之有土五常之有信友之不可無如此常布不得友得失在一身固不

下章

四十八

可王人不得友則得失開天下夫如之何其可乎故孟子此章不是明朋友之倫實以釀地天之泰撥亂天治大機權也勿區區止作交道看○常布友常布公卿友公卿侯王友侯王此僅足見友道之常惟侯王公卿樂道忘勢使常布亦樂道而忘人之勢方於草野可起沉淪之色於廟堂可隆喜起之風於海內可示道義之歸於後世可垂觀摩之則此方可成交道之大故易之否泰謙比詩之鹿鳴白駒人主蓋不可不三復云○或問治道曰公卿法孟獻子小國之君法費惠公大國之君法晉平公天子法堯天下不患不太平○下交賢人君子此人主之美也于求王公大人此士人之羞也上驕下誦因而成世道之否故孟子後上下多不知友道因而多不成世道先武之容屋昭烈之魚水與夫白衣山人之

相忘令千古不能不遐思也信乎交道之大也○平禮忘勢必須真得賢人君子方於君德有補吾道世運有光若知人不真誤加小人流禍滋大故知人尤亟

問交章欲人君知尊賢之道也交際章又欲士人知貴貴之道也不然人君方尊賢下士而士人反遜倫避世或驕亢恃如漢末諸賢之為又非聖賢中庸之道矣○尊賢是天道下濟而光明貴貴是地道卑而上行

或問平公不以亥唐為賢也何為入坐飲食唯命既以為賢也何為不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曰彼蓋以亥唐雖有德可敬其才幹未必真可用也故止以隆禮優貌示尊賢之意揚下士之風不肯盡心以委任耳使其委心而任寧止平公而已哉戰國之君於孟子

皆此等見識此等待法此戰國之所以止於斯也

交際章

通章事道二字是骨為之兆也句是脉見交際內亦有行道機緣不必苛求孔以獵較為兆孟以交際為兆同一事道苦心○前半是交際中自有中庸道理後半是仕止間自有中庸道理孔子其大宗也

以是為不恭就卻餽者自家見得如此

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數句亦是心卻意思○交以道不是無處之餽接以禮不是不及物之儀此二句便含下獵較受賜等語若說太深下面禦人之盜等語却不可受若說太淺又似逢迎世路要得不即不離之妙只說道禮上看得去就該受了世情中又費

周旋道法上原無委曲諸侯一定是待教的所謂非有不取者遂以為盜即如說輕殘一物即可以坑長平之卒輕取一物即可以奪萬乘之國那是君子居身之道充類到至盡處方宜如此豈可一律論交際哉群分總聚之謂類類有可充有不可強充權變推移之謂義義有當盡亦不能必其皆盡○孔子亦獵較只是憑會人去而不禁止他非自己為之也獵較之中原自有機權則受賜之中正自有妙用蓋獵較若爭物於野而所持者是奉祭之大義諸侯之物雖若爭利於民而所持則尊賢之大典

章亦知孟子是事道者尚疑事道中多此一段委曲耳先以簿書正祭器使器有常數不以四方難繼之物供簿書所正之器是實有常品○兆足以行是端倪既可行矣而人又不能大行吾道然後不得已而去為仕委曲只為着事道然則交際委曲亦為着事道而何必過為已甚

仕非為章

只見仕當行道不必託言為貧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至抱閭擊柝極矣然未嘗無道可行也如孔子為委吏則會計當便是道為乘田牛羊壯長便是道可見道與仕俱即平貧猶然而况高位乎○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薄祿亦無苟受之理

位卑言高如大臣不言小臣言之須要事閑宗社安危舉朝結舌只得張膽一言若扶同燭亂進則把持當時退亦違執朝權則安知仁義之不為禁蹈嚙矢也○道不行是德不足以匡君才不足以

扶世

不託章

客卿可為而祿不可受祿不可受而謁常不卻此精義之妙

士之身齊編氓而道則子思之傳以繼堯舜之統故君而氓我也周則受之君而賢我也亟謁則標之必君而臣我也方受其賜必君而上位我也方承其尊不然則托之不可賜之不可即謁之欲得其常受亦不可通章之意總見不貴養賢貴舉賢這個道理直至於堯舜是

不敢託諸侯是不敢上同於君以名分言不敢受賜是不敢混同於臣以職分言謁無常數賜有常數謁而周之蒙蒙昧昧把他做個氓載其賢於未露則將就受之然謁亦要謁得有道若穆公分明

○五十一

○五十一

是知子思之賢而悅之者而謁得無道連周也是標出大門之外

的○卒之一字亦見子思發之不暴處○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

也此是孟子大槩慨嘆當時語特因子思而發

九男二女百官則康人庖人不足言牛羊倉廩備則繼粟繼肉不足

言舉而加諸上位則養又不足言

不見章

通章禮義二字作骨前云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後義也後云義路

也禮門也正相照前言士不可往召君欲見以下言君不可召士

即子思之論友道賓人之不應景公亦只是守此禮義耳

士可以為草莽之臣可以為市井之臣可以為往役之庶人只不可以為見君之士即此便是禮門義路所限制處蓋庶人則當服君

之事既為士則知學問崇禮義不惟士自應當然此而人君亦當以此望之也

全在君不可召上見士不可往欲見之三字與緊下文全就他欲見的心事折之○多聞與賢共在一人身上說多聞是學問該博識見絲洽可倚賴問故云天子之師賢是誼舊極其抱負極大可立勲業不負人主之用人主既知其多聞與賢乃不師之務夾之而

反召之此士之所以不往也

虞人是苑囿之吏主司田獵者故招以皮冠象其所執之事也庶人即哭草莽市井之人故招以旒象其幽閑質素之義也士乃傳質已為臣之士如元士之類故招以旂象其出潛變化之意也大夫是浚明有家者故招以旌象其羽儀文明之采也各有意義存焉

○五十二

○五十二

一召賢便是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便是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達所以阻其來也君子非是自高只緣平日認得一個禮義事事皆在上而行耳夫是不往見而往後之義不是別的由吾心而制之便與路一般舍此便一步行不去是不敢見之禮亦不是別的由吾身而檢之便與門一般外此便出入無所措○禮義即吾本心禮就檢身言義就制事言引詩只重君子所履與上文惟君子三字相應

禮義無定體亦無定用為士居官妙有斟酌在當仕有官職則是傳質之臣也非市井之臣也非草莽之臣也以其官召之則非為其多聞也非為其賢也孔子之德雖不可屈焉得不為官召召以官亦應以官耳正是義之精處為士者却不在此論

禮義二字最重前篇不託諸侯章繼繼肉不以君命將之都是禮之節目如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及此章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都是義之節目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間不問大事小事千變萬化吾之所以應他如利刃快劍迎刃而解件件斷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個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個物事

自問友至不見諸侯共五章書凡君之所以待士士人之所以自處者至精切詳明矣孔子聖之時者也光景宛然直出國君留神可以澤當時傳後世士人留神可以樹品格建事功不此之圖而泛言學術事功學非學而治不成治也

善士章

下孟

五十三

此是取善無窮的念頭原不分前後次序當讀者不當直看總見友鄉國友天下友古人無非完成一善大凡千古豪傑志量高遠其精神開天闢地把鄉國天下古今人物一齊貫穿無遠無近無今無昔無一善士不在我形與神交之中所謂方寸之中森羅萬象一室之內晤言千古直將洪濤叔季搏來一堂更無些子界限這總是天下第一等人品○在一鄉莫溺於一鄉在一國莫溺於一國在天下莫溺於天下前億萬年皆吾遊神之地後億萬年皆吾意到之鄉胡安國之稱孔子曰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即此章之旨

鄉之善士說不得善蓋一鄉只渾渾說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見得有如此樣人品方有如此樣的朋友凡鄉國天下廣狹

之異皆因自己為質地是堪為一鄉之善士方緣友得一鄉之善士國與天下皆然蓋人的造詣各有個心得若情量懸隔不但不肯人不能曉得賢人的心事就是賢人也不能曉得大賢的心事大賢也不曉得聖人的心事惟是地位彷彿然後肝膽可以相照學問可以相漸方緣彼此做得朋友尚友古人這就在友天下之善士未足上看出必有這些心量方承受得這些交益要取友者先選質之已○論交只論心同一切形勢勢隔皆所不論如我地位到不得這裡即鄉國天下觀面相失如我地位已到這裡即上下千古亦可神交或曰如此則學問不相友者俱無取善之路矣曰此另有道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孟子恐人泥定交字必以觀面相處緣謂之友如此將友字看得

下孟

五十四

小了所以又說個尚友見得不惟天下善士是我的友雖古之善士也是我的友若必於觀面相處緣謂之友毋論天下即一國之善士亦豈能盡相觀面哉故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若曰爾平日已是誦其詩讀其書只是當個詩書誦讀了不曾知其人論其世與不誦不讀何異是以又必知人論世則神情一點晤對黃真真是血肉團中參碧落江河心裏返皇羲

鄉國天下之善士即今世古人詩書所載古人亦是昔之為善於鄉國天下者吾於當世善士則糾其失揚其善白其心成其美相切磋矣於古人之差而正之即是古人糾失之友於古人之德而贊之即古人揚善之友古人未發而聞之即是古人白心之友古人欲為未為已為未成者而代為代成之即是古人成美之友謹謂

古人無賴於我乎此之謂尚友此之謂神交

前面問友章是友道流通上下關係世道此章是友道流通今古圓滿性靈馮少墟先生曰此章書正是孟子傳心要訣惟萬章可以語此前舜往于田數章辨先舜禹湯伊尹孔子百里奚諸人受誣蒙謗之由皆引詩書之言為証一一設身處地虛心論世使千古聖賢不白之冤一旦昭雪於天下後世使千古聖賢滿腔心事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如此緯算得個朋友纔是孟子尚友千古之善士處由此觀之若使我友一鄉一國之善士而使鄉國善士有受誣蒙謗處我亦隨聲附和而不為之體諒即心上體諒而不為之辨白昭雪則彼亦何取於我之為友而我亦何以稱於天下曰友一鄉一國之善士哉古之聖賢不肯妄交交必善士與人相處

下五

○五十五

有過則必為之告有冤則必為之白有善則必為之稱許相勸相規相成相愛故曰友也豈徒修相與之跡而已哉此孟子與萬章重重辯論故一鄉之善士章不與他人言獨與萬章言也

問卿章

此人主當以聽言納諫為先○反覆二字最重積誠以感動盡力以扶持慷慨切切必到無可用情處方是反覆有一毫未盡不可質諸神明處是吾忠誠之未至也焉得遂言易位遂言去觀微比之於紂伊尹之於太甲便是様子提出不聽二字正所以寒驕主之膽蓋懷諫之朝自謂權可自恣威可自逞然一下聽而致使重臣擇易位之議忠臣前去國之思豈人主之利哉

四書則下五

河汾秦拱陽集著

門人劉聲耀全較錄

許受
賀慶
樊振
蘭完
餅玄

告子上篇

告子上篇共二十章雖各分開而意義相承自性猶杞柳章至無善無不善章總是以情論性最為親切自富歲子弟章至鈞是人也章皆論心因性難思議而心則曰操曰求曰思尚可模索故論心自天爵章至五穀章皆論仁並及於義曰脩曰為曰熟皆是用

下五

○五

功程故仁及義蓋性之極處為心心之生處為仁非同非異說仁正是說心說心亦正是說性耳羿之教人射章復指及殺與規矩蓋為性學功夫當從為仁下手仁之起滅變遷即所以存心也心之志助並化即所以養性也孔子論學只提求仁而不言心性正是此意學者用功必宜遵此法則故以殺與規矩為論性歸結焉讀告子篇當知生之謂性一句此告子論性之宗旨也杞柳之喻本於此滴水之喻本於此食色仁內義外之論亦本於此未嘗少變其說

杞柳章

告子不是以性為惡亦不是以性為善惡混其意以性中原無善惡人必為善方可成善如是則所為與所性判然二矣故孟子以戕

賊二字駁其為字直中他病根所在

性猶杞柳是一段現成的木頭以比性乃現成生就不假作用不着思維言性頑然無所謂善猶杞柳塊然無所謂用義猶栝櫟言義非自然本有之理猶栝櫟非本然自成之器也○告子認性本無仁義故着一為字不知性中自有仁義費不得一毫人力如順杞柳便做不成栝櫟順人性便即是仁義告子以栝櫟比仁義亦知仁義為美但不知仁義即性也為仁義即盡性也○人生落地時個個濛濛及教之以詩書習之以禮文開之以理義後乃八面玲瓏恰似以人性為仁義然都是性上原有的——因性作則順性做出豈是戕賊用力強人所無告子之所謂為仁義者全不是順性做去只一切造作矯揉純向善邊去其矯揉到熟田地亦能不

○下五

○五十七

動心然畢竟是強制學問看來告子之用意強制而能不動心其原皆認認性為無善無不善也○仁義成而人方且為仁人為義士豈是戕賊這個人若認得仁義即是性體則為之也樂而易若以性中原無仁義則為之也苦而難告子本心不欲禍仁義不知為仁義之言一出則戕賊必至便是禍仁義

端水草

杞柳言善惡皆性之所無端水言善惡皆非性之所能主始終是說性無善無不善全繇於為之者何如以端水喻性是說性無定體意不知性即天理其體至善猶水為流物其行必下水既無有不下即緊接今夫水搏激是說連上面亦可使之逆去何況東西平見非水之本性蓋水為勢所使而有不下人性為習所使而有不

善亦猶是也○以上言水無有不下逆行非本然如以清濁言水無有不清泥濁非本然孟子兩章辨出性善來只是以利為本一個主意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性一語是告子論性本旨蓋見性者常見性於生見生者只見生為性彼謂生即是性安得不直指食色謂性只是生更復有何仁義此直是以氣為性不能折到人禽幾希之所以異處便屬昧昧

上天生人人受此生四體為生之形充滿流行為生之氣運動作為為生之脉知覺明睿為生之靈所以考其善不善從善安從惡不安者為生之理生之形生之氣生之脉生之靈謂性之附麗性之

○下五

○五十八

作用可也直指為性則不可矣告子蓋以形也氣也脉也靈也認之為性而生之理則不知也故孟子直以生之理為性○生之形生之氣生之脉生之靈都是二氣五行生之理是太極故二氏從二五上下手聖賢自太極上歸根

白雪以氣言白玉白羽以質言白雖同所以為白者則不同大此生

牛此生人此生雖同所以為生者不同試求其所以不同者何在則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不了然乎則生之不可直謂性也不更了然乎○論萬物之一原則人與物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人與物氣猶相近而理大不同就異處觀見人道之尊就同處觀見斯理之大○玄門名其學為養生衛生養生却是道其本等禪宗直謂見此生為見性則過稱矣

食色章

食色性也告子全不知性仁內也非外也告子全不知仁義外也非內也告子全不知義孟子先放過他論性論仁之謬止就其論義處駁之望其共一處解他處皆可解也

食色二字指墮地思乳開眼見光以情識之自然發見者言告子說井食悅色處為性是以情為性彼謂井之悅之仁愛之心生於內故曰仁內因他可井可悅事物之宜在於外故曰義外其說仁只說得愛字一邊却遺了心之德若窮到何以不得不愛處便是中庸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告子認食色是性者故白馬白人即以色折之嗜炙即以食通之○白實禽不得長如白馬與白人只認個白便了原無有異若長焉

○下五

○五九

與長人畢竟敬人不敬焉長人之長難說只道他長便罷了畢竟因吾心去敬他這恭敬的心是乃所謂義也若說非有長於我則所謂義者果在於彼而以年長者即為義乎抑以此恭敬之心長之者為義乎若長之既在我心則權度悉歸中出又安得以義為外此正破他非有長於我之說

吾弟則愛二句是強不得我之愛長楚人二句是沒不得人之長○長在人長其長者在我猶炙在物嗜其炙者在我正義之根心處

何以謂義內章

此章要認一敬字仁義所謂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公都子行吾敬三字儘說得內外合蓋義之端顯於敬而敬之行本於心敬隱於吾豈從外得

伯兄鄉人之辨依舊是長吾長楚之說孟子謂義若在内必能自家做得主張今所敬在兄遇鄉人又先酌自家全然無主安得說義內

孟子為尸之吟說弟若不在尸位則叔父之敬無時可易鄉人若不在賓位則伯兄之敬無時可易庸敬斯須隨時斟酌吾心確有權衡非徒因人轉移者也故曰義內○叔父與弟外也酌其當敬之宜者心也湯與水外也酌其當飲之宜者心也公都子就庸敬斯須上悟出因時制宜之妙用故遂以因時之宜飲者通之

性無善章

通章只是性善二字前一說以體質言第二說以作為言第三說以定分言諸人各執所見决裂性體總是疑性未必善孟子所謂善

○下五

○六

直道天命之物說到民彝物則處其論便不可易性者心之體也情者心之用也才者心之能也才情皆善則性善可知

孟子說我為甚麼定說性善乃若性發出來的情則可以為善矣所以斷說性善也○或問性本善一說到情未免落在習上如何說得可以為善不知情若落於思為便屬納交要譽等念是乃情慾之情而非其本情了孟子所言情宜如乍見之類乃自然而然而不假思為的故可說得是善

惻隱一節承上文說來總是發明情善性善才無不善之意說這仁義禮智雖因情而見於外實非縣外鑠我也夫火鑠金是自外融化到內心應物則自內應用到外我國有之不但言本有言實實落落有之也便見在我的無求而不得之理求即葆守擴克意是

孟子專為弗思者指點路頭能思即是求此是靈機運用處得之即是為善失之即是為不善此皆不能盡其能思能求之才若盡惻隱之才則必至於博施濟眾盡羞惡之才則必至於一介不取盡恭敬之才則必至於周旋中禮盡是非之才則必至於好惡同人這是本來自合他滔滔做去正緣人為私意阻隔多是界發動後便遏折了故曰不能盡其才○孟子嘗言故者以利為本今日思曰求則有思有為安在其為利曰無思無為者性之體寂然感通者性之用必思且求者復性之功若功夫不加本體何緣而復本體未復作用何從而出故思者以復其無思者也為者以復其無為者也夫然後本真愈固而作用愈弘乃為能盡其才也○本節曰我國有安得言無善無不善曰人皆有安得言有善有不

○下孟

○六十一

善曰可以為善又安得無言可以為不善此孟子所為道性善也引詩從源頭說來言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一物有一物之理本來傳當自然恰好若有規則而不可易者故曰法則一敝此是民之所秉為常性故下一彛字彛即常乃理之恒久而不易也此人之所同得而共好者故下一懿字懿即美乃理得於心至美無可加也三字總是一件只提醒必字故字便是肯○好是懿德即就其行於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中油然而順達畧無勉強真有歡欣暢洽之意故曰好即所謂禮義悅心者是曰則曰德性之別名曰懿曰彛善之別名曰好情之別名也○自古聖賢論性必曰帝降曰民彛總統個善而告子却曰無善無不善直欲打破他本體自古聖賢論學必曰求懿德曰敏求曰求放心而告子一槩曰勿求直欲

打破他功夫告子究竟只是一個空

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易曰繼之者善乃人與天相接處成之者性乃受生成形處中庸天命謂性皆指繼之者言故論性者當以人生而靜為本曰生則天命落於氣質中曰靜則氣質尚未用事正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孟子夫子直透到人生而靜以上故曰性善蓋性者太極太極萬善之母也性秉於氣不無清濁純駁之分孟子所謂性善却指其不雜於氣者言真千古鐵案富巖章

通章根上論性來是然才之不殊明明是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二句的註疏○前曰外鑠者外逼內也道心惟微之狀今曰陷溺者內汨外也人心惟危之狀如下篇斧斤牛羊鴻鵠官室妻妾皆

○下孟

○六十二

是陷溺處

播種種字猶人之有心也能生能熟者俱屬才而所以生熟者即其性情也雖有不同是所獲多寡不同重人事不齊上

聖人同類猶言同是個人耳勿便言性體至末節方透出其相似處是心之同然○易牙師曠是影出個聖人來

理也義也上加一謂字說同然不是別的即所謂人人道好的理義理是吾心固有之本體而寓於物者義是吾心裁制之妙用而寓於物者但觀人於協理協義處心便安遠違理背義處心便不安則知人心必同以理義為然此處要隱隱藏得個性善意○聖人先得者對常人陷溺既久之後而言其實無先也心之偶露者人

人皆同心之常覺者惟聖人獨得○理義悅心是天機之妙不待

安排若說心悅理義尚是用力之詞惟曰理義悅心便是天與人一種真實受用人自領會不及諱口耳目之受用其趣平污不長久且有禍患心之受用其趣高潔耐長久終身終古安享無窮今請看世人求得口耳目之欲者口耳目快甚心亦快甚似可謂心上受用然却是人欲橫行一段惟危之心作主當其快欲時或見正人而色沮或聞正言而生慚或對上天神明而恐懼此乃道心惟微吾人本來之真心不容過去有何歡悅可見理義之悅我心正在神魂夢想不假安排處自己會心惜陷溺者不知也

牛山之本章

此章又發明才情性說平旦一段的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二節俱重下半段本是無情之物故

下五

○下五

本山之生理而以其才言性心是有靈之物故本人之感物而以其才言情章內三存字宜看存乎人者天理原自存也夜氣不足以存人欲失其存也操則存欲人知所存也
國大則伐之者衆近郊則伐之者易此心日與紛華世味為構闢誰能必其不伐伐故遠俗避累為初學第一義慎勿曰居塵不染借境鍊心自誑而誑人也○日夜所息以氣化言雨露所潤以天澤言見化機之未嘗停意重在牛羊又從而牧與後特之反覆相照雖存乎人句隱隱照牛山之木嘗美矣者不直曰有仁義而曰豈無仁義是就放失後追論未失之前如此心何以放乃物欲引之也且旦而伐即是每日鷄鳴而起孳孳為利之徒然良心既放本體有未嘗息者其自日而夜寂靜無營的時候一塵甫終諸緣未動

靈臺恬曠虛白自生一點固有之良固有潛滋漸長而不自覺者至平旦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之生於夜者乘是時之氣發見為好惡之念猶得與人心相近但發見於暫息之後良心至微特幾希耳則其二字極緊言纔有此萌芽隨手便惜亡了惜之反覆即註中畫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勝其畫之所為如今世情深重的人夜間做夢亦在世情上馳騁夢魂顛倒並那一會清明之氣都沒了故夜氣不足以存是夜靜時氣亦不清不明無所復息不足以存仁義之良心也是謂遠禽獸不遠○放其良心者心馳逐乎物也惜亡之矣物拘繫乎心也心逐物時天君畧有權在到物從心時則大權倒授人欲心皆化為欲矣故曰惜亡○日夜之所息指歇息言燕生息意在言外蓋物

下五

○下四

欲息處便是天理生處此是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相近幾希所謂性相近也微甚危甚且畫惜亡所謂習相遠也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蘇子謂草木之生皆於平旦昧爽之際蓋氣從息得養從養得生人與物一也即人之幼稚成壯強其長皆在睡之餘每醒必舒臂伸足可驗矣故曰天新於復物新於泰日新於朝月新於朔人新於夜氣○平旦之氣是動未離靜關頭至人每於此研幾是乃浩然之氣之端倪若從此端倪直養無害使一日十二時中當如平旦之時便是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此是孟夫子指點善恭處○聖賢天理為主晝夜交通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時時清明時時如神靜之時天理凝動之時天理發以造化言一歲有清明時一日有清明時此時是人會關寂故孟夫子提出示人其實又

不自孟夫子始也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又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人惟從此透出消息通晝夜在此了生死亦在此陳白沙先生每謂靜中看出端倪本於此章

人不知良心消長景象請看萬物消長景象故有苟得其養一條物皆然心為甚故有操則存一條○苟得其養四句虛虛描寫言得養則無物不長況心之生機未嘗滅者乎失養則無物不消況心之萌蘖猶存無幾者乎若拘拘以山木人心入講末節則不得力引孔子之言只是言心得失易而保守難見得不可不養非是贊心之妙此節見時時當操養不可專靠夜氣做功夫○操有操守操練二義惟能操守方可操練對放其心者言則操守意尤重也出入字亦根操舍來蓋此心一出則為人欲入則為天理當其入即

下五

下五

在一腔及其出而莫知所向也曰無時見時時皆可操心曰無鄉見處處皆可操心令學者當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使此心常存無處而非仁義也○儒者俱云此心一入天理存也此心一出天理廢也出入皆善出入何妨此就大聖賢養成說此章對喪心人說先令其操守復令其操練決以入為是出為非也參透此章之旨方許讀剥復二卦

不智章

總是疎君子而親小人之意首節是君心存亡之錄二節是國家勝負之錄當與上五戴不勝章合看即易之否泰二卦意

或曰易生之物即指動物說如鳥卵之類暴即為母抱覆也寒即置之冷處也此亦可存覽○吾見亦罕矣已不勝寒之者之深矣况

又有鴻鵠之馳乎是併進見之頃亦寒之時而非暴之時也要知未退之時寒之者未嘗不在但一退全是寒之者世界了○十日寒之即悟之反覆處吾如有萌焉何哉無物不消也

齊王曰與列國侯王奕孟子圍手不止一奕秋也滿盤輸却其故何可不思

魚我所欲章

掘是反覆挑出人人必有良心以示人所謂性善也章內非獨賢者有是心此之謂失其本心可見良心者人之本心也不論生死不論賢愚皆是有即嘽嘽不受見有是良心即萬鍾之受見失是良心所以然者卒然之感其天易露宴安之際其欲易昏也然嘽跳之不義人皆知之萬鍾之不義人皆溺焉而不自覺以此形彼

下五

下五

欲人反求自得其本心也

首節言人必舍生取義二節反覆推鞠所欲所惡的本心出來兩個甚字正指本心如使人無良心則人世上皆是貪生避死去了惟其有是良心所以必舍生而取義蓋人生利害到生死處極矣而義之所在有決不為苟得不為避患者此方是人的本心根於秉彝來自是如此由是二字見其當念直截並無一毫計較

孟子說是心人皆有之恐人不信故又指出箪豆一節與人看不受非真非受弗屑也但其心有愧報不妄之狀即是不受不屑耳此蓋羞惡動於天衷雖可以得生而不為雖可以避患而不用則欲義惡不義之心人皆有之於此足驗

學者勘破了富貴的關頭方有站脚處今以萬鍾對箪豆看輕重不

同何加對生死看緩急不同物重則不當輕受事緩則不必苛受乃禮義不辨而受之此必有所為矣何加猶云沒要緊也○生死主決斷故單言義辭受主遜讓故兼言禮

人有碌碌庸庸草木同腐者有遺臭留名禽獸同歸即孟子慈孫不能掩飾者有芬人齒頰生人敬仰山川藉以生色千古常如不死者其故何在何可不思有心人斷不肯使官室妻妾斷送了一生○欲濟所識窮乏較為官室妻妾者清濁有間矣然失了自家禮義以濟他人窮乏恐聖賢不肯如此之顛倒也聖賢雖欲濟人若令壞了心地卑了品格他却斷然不肯可見係應物欲決存不得天理顧盼世情亦存不得天理欲存天理須將物欲世情一刀兩斷○孟子謂萬鍾於我何加焉彼蓋謂官室可以從此加美也妻妾可以從此加奉也窮乏可以從此加悅也人情至此真不容已

下五

○字七

不得如此矣小人真是欲罷不能孟子示一已字便是下手一字訣所謂纔肯回頭便是岸也此亦是對世人如此說若平日能用集義功夫養得浩然之氣在我則生死等於鴻毛萬鍾直若腐鼠此心如明鏡當空又何待提而後辨哉

仁人心章

總起教人求心分言之有仁義合言之只是一个心○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仁人心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庶民去之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君子存之仁非他即人身上一點虛團清潑之心而其應酬萬變事事皆天則處即所由之路而為義也生生不息是為良心惺惺不昧是為覺

心而徇私滅理則為喪心學者常即心論仁就心問路惟有人心方問得人的路故上文並言仁義下文單言求放心

心何為放不仁則放不仁何從見不義則見故曰舍其路而不由者放其心而不知求者也聖賢終日學問只為求此而已非有他也○點一知字便是求放心的機括知求之心即是存不能求之心即是放○求放心是學問主意學問是求放心工夫能求放心纔成學問從事學問心何處放故先學問而求放心是博文約禮先求放心而後學問是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之意只是令從事問學者知以求心為主也

求放心是孟子三字符可以保平旦之氣完赤子之心此作聖之要宋儒明儒俱有發明真切者在朱夫子則曰試於未放之前看

下五

○六十八

何如已放之後看何如復得了又看是何如自然習熟此心不至於放又曰孟子教人求放心又欲擴充四端於心之在外者要收入來在內者要推出去一部書皆是此意在王觀濤則云細言之一念少差即謂之放終身不遠乃深於求粗言之一息還元即是已求一知所求即不謂放在徐懋齋則云唐虞學問之祖也只是心上用精一工夫孔顏學問之宗也只是心上用博約工夫在徐筆洞先生則云心未放而守之此純養之學問也將放而防之此慎獨之學問也既放而挽之此善反之學問也四說可謂發揮無餘蘊矣○求其放心教放字俱指此心奔馳外物言是極不好字據程子又言放之則彌六合邵子又言心要弘放俱指此心流通天下言陸象山又言非全放下終難泰泊又指放舍一切才情世

味言此數放字又是極好字樣與孟子放其心放字原另是一義判然不同若用之以作正解則差之遠矣

無名章

名之指章本富歲章來拱把桐梓章本山水章來對一指則言心到桐梓則言身一也

之屈非疾痛害事心屈於物欲則疾痛害事可知問心因何受屈只是為宮室妻妾窮乏得我束縛糾纏而羞惡之良不得稍展如此則且不論先得不若聖人勿喪不若賢人即一行乞人皆小若矣○心之能伸只提醒方寸之間便是故以不遠秦楚影說

不把章

心養身不過以宮室妻妾音梁文繡養其生而有盡之身聖賢則

下孟

○六九

仁義忠信養其道德不朽之身也此身非血肉之身自有個真丁○所以養身即在養桐梓上見出日夜之所息所以養桐梓即所以養身且旦而伐之非所以養桐梓即非所以養身○釋氏說心生玄門說長生皆非所以養

心三字世人視為拘甚苦甚不知放其心則心受屈於物欲心失其生機今求者正欲其伸於萬物之上也正欲得其生生之也味伸字生字則求放心為最快最樂之事可知故求放心章有一指拱把二章

之於身章

存味不能自照所以下一考字要人提醒此本念耳於已取之示人從自身上討個主宰則養大即所以養小

貴賤大小字宜虛說分稱獨尊為貴聽其役使為賤權無不統為大各分一官為小溺於形氣之私為小人超於神明之表為大人含括擴養械棘借為以賤害貴之喻養一指失肩背借為以小害大之喻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遠為尺寸之膚哉形色即是天性

釣是人也章

通章以思字為關鍵先立其大四字是功夫下手處要人從形氣中認出主宰則能參能贊的人即此能視能聽的人莫大品格其主張端在自己心上

前云釣是人也宜其成就同也後云釣是人也宜其趨向同也大體小體且虛說下有明疏從字是依他作主之意從與養不同養以

下孟

○七十

用功言從以成功言照下段立字看見惟能立大體斯能從大體故能成大人如心被耳目引去豈不是從其小體耳目聽念於心豈不是從其大體

耳目天官也其初亦甚尊後蔽於物則失其尊而不可名為官矣亦名之以物上物字指聲色下物字指耳目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則心亦化為物蓋人欲之於天理也始則蒙蔽之再則勾引之終則攘奪之天君盡失其權矣雖欲不為小人也得乎○思則得之正形容心之靈通所以為大體與操則存二句不同得之是物不能蔽得其原聰原明之理不得是物蔽之物引之失其原聰原明之理也得失字即照心之官主天君得職失職看○此天之所與我者言耳目心皆天所與天與耳目令其聽從於心天與人

心令其主宰耳目說個天與見得此心雖寄於形影之內而實與天相通太虛同體如此其大先立乎其大者是預先把這心體養得精明植立得定不令昏昧放倒則耳目雖在外邊相涉自然能視思明聰思聰聲色不能奪我的心此為從大體之大人而已矣自富歲章至此皆是論心究竟心是怎麼樣能思則得之便是○聖人先得是完心在衆人之先大人先立是存養在未動之先此即子思所謂養未發之中小者不能奪則發時自然中節故先立其大一語是陸象山先生得力在此周子立靜立極即是此說而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後楊龜山教羅豫章教李延平皆令靜中看未發氣象陳白沙先生每言靜中養出端倪皆以此宗與玄禪之靜又定判然不同學不止在尋行數墨耐處世情有

下五

主

志者當於此自作主張白沙曰斷除嗜慾想永徹天機障身在萬物中心在萬物上此為大人而已矣

天爵章

孟子以從大體為大人從小體為小人世人則惟知公卿大夫為大人耳何也以其爵以其貴也不知此特人之爵人之貴耳若以爵言貴言又有天爵良貴之真正大人在也總言之天爵萬古長存人爵到底有盡

天人之爵自合而古今之人自分學術之淳漓事功之真假世道之升降皆出於此三代盛時公卿大夫必世之仁義忠信人也天爵人爵更無容分周制以卿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秀士升之司徒造士升之司馬後世遺規未盡○忠信即是真仁真義此性善也

樂不倦此情苦也必能樂不倦方是實有天爵不然人人俱算得天爵否○方其要人爵之時天爵之本固已亡及其棄天爵之時則人爵之本又已亡譽望已失公論難容故人爵終亦必亡孟夫子不是使人有天爵盡棄人爵正見惟有天爵方可感召得人爵方可膺受得人爵耳

欲貴章

通章提醒人在弗思耳三字不說仁義如何可貴只就世情中翻出兩個不願以見意正是令人可思處所謂仁義之能勝膏粱者以其飽之也即上章樂善意語曰好衣不近節士體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梁穀似怕腹中書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當知令聞廣譽是道德品望不是世俗聲華○周子云天地間至尊者道至

下五

〇七二

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身有之則尊且貴矣

仁之勝章

此是以水火判此心理欲消長之機在自家心上說當與下論克復章同看言天理能勝人欲須要察識擴克始得若一念一事之仁是性之微也性之微豈能勝情之熾不熾二字便有衆欲交攻真心漸微意自水不勝火之言一倡不仁者便謂仁為無益不仁為無害遂恣其從欲之凶矣非助不仁而甚之乎然人欲勝於天理人欲亦終不能安享亦終必亡而已矣此不是說杯水之仁亦亡彼不仁者恣情縱欲尚何論天理之滅亡也只要看不熾字助不仁之甚字見得燎原之火眼下雖不熾亦終有撲滅之時若縱欲

之甚服下雖暴烈亦終有敗亡之日詩曰興口味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即此意○辛復元先生曰棄了天爵人爵無結果處喪了天理人欲無結果處前後同意又曰狂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宜姑待他一時看他終久何如○從來君子勝小人如水勝火然以一君子敵衆小人是杯水救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助小人之甚者也然從來害了君子而小人得終享富貴者能有幾哉故曰亦終必亡而已矣

五穀章

種一粟則千萬之粟滋種一仁則衆行之美倫學者為仁初間操存還是生的直要勿忘勿助打成一片不待存而無不存纔可言熟○穀本種所有然生非難熟難仁亦人所自有然至非難熟難熟

○十五

○七十三

者生意充滿之謂穀之熟須一年之養仁之熟豈一日之功是必以存養為栽培以克復為芸耨至天機暢茂德性堅凝方是熟處非之教人章

論性論心論仁而以此結之當是教人求仁與心性者必遵這個方法方可坐進此道耳要者四個必字見教者學者皆有個至的確的法子亦可想見孟學全守孔矩

告子下篇

任人章

此章亦是論性孟子以禮為四德之一正指人心中天然之規矩言即性也任人是本告子食色性也來不知飲食男女人事也其中原有天理為之節文所謂禮也聖賢人事中天理為主人盡方感

得人事任人丟過天理單言人事將使人欲勝而天理亡人道同於禽獸矣

屋廬子重禮於食得孟子呼號以辨之旨重禮於色得孟子鑽穴必賊之戒便見禮所以節制飲食防閑男女而不可決性命之防也禮本重於食色以大分言也若不論其本重本輕何如而但齊其末即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然所謂禮重於食色難道是這等講金重於羽者難道說一鈞金與一與羽之謂哉可見禮之重於食色不是如此說如要取食色之重者如饑死滅倫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止輕於食色而已這禮也是絕然不該要的了此豈正論末節就食色之偏而反詰之以為軀命重於縻節則又有重於軀命者以為人倫重於儀文則又有重於人倫者夫何以欲食而不欲

○十五

○七十三

給兄之臂何以欲色而不敢撻其處子其能使天下嚮嚮自持而至於不可給不可撻者是何物哉此直說到民之秉彝有物有則的去處而禮之重可見矣○試看從來貪食好色的人食色能安享否到底能無禍否自家心裡能不愧忤愧恨否便知人欲天理到底有輕重之分

此是孟子判別理欲消長與前一篇俱是道性善曹交以下至此篇末是言必稱充辭

曹交章

此見希聖在自勉要不外乎率性之常也為字是一章要旨孝弟二字是實落下手功夫○曹交非是自誇形體正恐負此七尺之軀耳食粟二語有多少慚愧多少欬慕此念便是聖胎

孟子只將一然字還他正是要他合下承當處然不在自身上討下落却在湯文生出個比擬早已錯認了一針也

斷而敢行鬼神避之何況為克舜是吾性分中事弗為耳是畏其難而不為下面徐行節所不為也是忽其易而不為

徐行後長莫有得輕如今漫說是別人就自家兄弟之間只凡事讓

一步便是克舜道理却誰人肯○照前章人若一重食色便做出

紆兄之臂接人處子的事來又安能徐行後長服克服而誦克言

○行止疾徐小節也人所易忽若舉足而不忘孝弟其真可知故

以此孝弟樂克舜之道者不徒為其分量之大而尤為其根抵之

真也○徐行後長是一事為克舜若事事都照徐行便是全體克

舜惟克舜洞孝弟之本源惟克舜妙孝弟之作用惟克舜則孝弟

不陷於偏小惟克舜則孝弟不至於拘泥故曰克舜之道孝弟而

已矣○克舜之道光四表格上下任他掀揚事業總是這點真心

如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直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

豈有別道但看為天子是絕大責任傳天下是絕大事情究言之

只一克諧以孝烝絜又下格姦則知一孝弟便可了得

服克服不是在衣冠上摹擬只是非法不服意如云克之服朴吾勿

尚華克之服古吾勿徇時克之服典則吾勿輕佻克之服中庸吾

勿拘泥三句總見語默動靜無往而不循孝弟也詩曰幾見我冠

博帶者寥寥濁派逐波瀾

假館受業不是求道不篤在曹交自宜請留在孟子自不必爾勿謬

壞曹交蓋受業於門則視道有定在方所矣孟子說道若大路

然其在性分內著在日用間隨處皆是隨人可行豈是難求此與天何言哉無行不與同一直捷指點

小弁章

通章重以仁孝二字作主家國之念深故其憂苦父子之情切故其辭哀怨正所以為親親親正所以為仁天性真愛自有一段不忍忽然處此正從一體中流出○凱風過在一家小弁過關天下

不可磯乃河邊磯頭石水流過這石上便激怒呼號起來是水不

容一磯石水喻子石喻母

孟子前言舜怨而此單言慕正見小弁之怨從慕生也蓋原其怨之

念只欲感悟君父與舜慕親之心一般此所以為仁人孝子○小

弁亦有大舜慕親意思惜後來不終所以孟子稱大舜終身而慕

宋惲章

世主兵連禍結其初只起於計利一念宋惲見生民治亂世道安危

全在罷兵不罷兵孟子說罷兵不罷兵全在利與仁義蓋上下一

心在利兵雖暫罷將復興也若心知仁義不言罷兵而兵自然罷

矣此是灶底抽薪不是揚湯止沸○以利說者謂罷兵利也與兵

不利也以仁義說者謂殃民非仁也遠制非義也○志大謂其志

在安民當中流而覆舟者一壺可以千金當措兵而說罷者一言

可以九鼎故曰先生之志則大矣

懷利相接處緊要在去仁義上人心苟未至斬絕其於君父兄猶必

有一念顧戀而不忍背之之意惟決去仁義無復良心而後不知

有君父兄人人懷利以相接則相接處皆是相排處豈必兩國排

其哉舉本國中皆奉楚也○懷利者以事君為利而後為之也非是以利去事也○懷仁義亦不是以仁義去事只是凡事吾盡吾心不設為己利之慮便是懷字如拳拳不忘之意

居鄒章

一見一不見通章眼目只爭得處守為相四字問答俱重儲子邊○得聞善有隙可問謂此中夾有個義理勿認作破綻

孟子引書辭畢重惟不從志於享一句儀不及物是禮物有餘而禮意不足若曰是謂不享以其不用志於享也書所說不享者果何意為其不成享也蓋志與物兩盡纔成個享缺了志一邊便不成享此是孟子解書詞

或問均一幣交何以有成享不成享之異屋廡子以不得之鄒得之

下五

○七十七

平陸解儲子之不成享極善發明○儲子之幣何為亦受之正安在受同報異上示意

名實章

通章以仁義為骨子以用為血脉要如賢者難識亦不在名實間當觀其用心委曲微妙處免不咎不用賢人不咎用賢不盡其道而徒咎賢者無益人國從來衆人之識如此○大意分三段看一段以進不成為人退不成自為識孟子之去齊孟子說君子惟其心之無愧不必其迹之同二段以賢之無益於人國識孟子即不去齊未必有功孟子說賢者有益只是其國不能用三股識當世無賢故無名實之可見孟子說賢者常有只是非常人所能識耳前說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後說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此

便是千古聖賢印心處

當時仕進者以功名自好恬退者以遺棄為高故有先後為己為人之說不知古之學者為人則自為之施自為即為人之蘊焉得哉然分為兩事髡所謂為人者管晏之事功耳所謂自為者沮溺夫人之行徑耳○名實即功名二字髡所言重為人在三卿之中見得似非自為乃名實未加而去又不成其為人仁字承為人邊來立立功濟世說

夷似自為惠似為人伊似觀望於為人自為之間提是一片皎潔心事更無一絲玷染這便是仁此君子是孟子暗自寓言○仁是個無私心而今天理之謂君子只是自認本心做得透徹此心安處即是天理即是仁正不管形迹上同異三子之心清非沽名仕非

下五

○七十八

干進和非慕祿是皆合天理之正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即此推之大凡君子之出處去就亦惟其心合天理趨於仁而已何必同名實先後之迹也

孟子本願學孔子者此處乃引百里奚相形若曰奚不過一伯佐而有關興亡若此況不為奚者隱然自負意在言外

變國俗謂國人化之皆篤於夫婦之倫意○內以抱負言外以功業言為其事即頂有諸內無其功即反形諸外

孔子為魯司寇不用二字不可忽知孔子之去魯緣君之不用可見孟子之去齊亦緣齊不用故耳○微對顯看是微掩之說若不以微罪行而顯著君相之罪則為不仁有去又為不義君子之所為仁義而已上句是愛魯下句又是自愛總只是一仁孟子不得

已去齊而始終不暴其說正是此種心事○君子之所為照本章仁字及章首自為為人字言君子有所以自為者人不識有所以為人者人不識又有自為即所以為人者教人皆不識也

五霸章

通章以王字立案意在尊王當時五霸自以為有功於三王今之諸侯自以為有功於五霸今之大夫自以為有功於今之諸侯其實皆有罪而不自知孟子一點破罪案王法自是凜然千古

載神即牧野之前鋒伊訓卽周詩之創業二三策卽五命之先聲五命卽去籍之前案此王與伯及春秋戰國七雄升降之機孟子說出五霸為三王罪人則三王之真面目不掩說今之諸侯為五霸罪人則五霸之真面目不掩

詳巡狩之事見賞罰之權只有天子主得詳述職之事見征伐之權亦有天子主得王法自是如此而五霸犯之故曰三王之罪人○

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犯三王伐而不討之法

桓公之申明五禁無非挾天子以令諸侯蓋欲霸必須用兵用兵必須有名莫大於伐逆命之國故先申明天子之禁為後日用兵張本初命繇身以及家也再命繇家以及朝廷也三命繇朝廷以及國也四命是內以修政事而及恭行乎天討也五命卽外以應諸侯而又奉行天命也○葵丘五命言有關係即使三王垂訓不過如此但五霸有其言未必有其事有其事未必有其心此所以為五霸也若五霸言如是行如是心如是表裏始終如一則五霸即是三王

今之大夫使其君上背三王下背五霸皆大夫之逢之也只觀後邊慎子二章便見今之大夫為諸侯罪人

魯欲使慎子章

天下事論個利害尤須論個是非不教節是利害論齊不可伐一戰節是以是非論不可伐○玩一欲字便是君心之志於仁處苟不百里則於祀何以供犧牲榮盛而守親親之典籍會同何以為庭實幣幣而守尊尊之典籍不可祀宗廟而單言祭祀言周公見魯不可益言太公見齊不可損索何以一人而援五國之封以諸侯而當天子之半

愛民不殃仁也當禮無私仁也徒取諸彼仁者不為此仁以當禮無私言不殺人以求此仁自愛民不殃言○當字作活字看卽下章

卿道卿字使他事事當理由此道以志於仁以全其本心之德也今之事君章

通章專重人臣看我能為君等語是此輩逞技能口中說話自以為取天下之秘密全在於此不知如此富強是毒藥猛獸卽與天下不能一朝居而况富強之術又未必得天下哉○由今之道一節極言欲安天下則此俗當變此道不可由而此臣不可用

白圭章

先王立法無非為生民計其不得已而定為什一之則夫亦謂國用不可卒省就中斟酌立此定額使萬世不得議增議減永杜橫征之端耳今日無故議減勢或不給異日必復議增是輕賦者正重賦之漸也故孟子特把大額小額大桀小桀相形說究其弊而極

言之所以見堯舜中正之道萬世無弊○二十取一與許行之見同故不可行

五穀不生二句是所入之少不可以多取無城郭三句是所費之少不必於多取○中國如禹貢言中邦勿輕秣過○無城郭宮室是無興土木之費無宗廟祭祀是無事神之費無諸侯幣帛饗殮是無聘享之費無百官有司是無爵祿之費故二十取一而足

既以人倫君子並言而又歸重君子者蓋以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條理由百官有司條理之也諸侯幣帛饗殮之交際由百官有司交際之也語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賦甚輕而不可行將必加重而無算此勢之所必至也漢文蠲租減稅至二十之一武帝乘之遂算及舟車此一驗

白圭治水章

辨輕賦提出堯舜什一之道辨治水提出大禹行所無事之道兩道字俱作帝王經世大猷以歷倒世俗之小見○直罪白圭貽害之大與堯時洪水之災一般

君子不亮章

亮是明亮是非幾似見得分明方纔有個把柄去執應事方有主張若是不亮便沒有個把柄持甚麼去執○前面魯欲使慎子二章是為將道理後面魯欲使樂正子為政是為相道理白圭二章是取民治水道理皆本於此心之執持尤本於此心之透徹故有君子不亮一章

魯欲使樂正子章

相職與群有司不同不在才而在量此與大學泰誓一節中腐大知

章參看○優於天下且不說治天下正在好字上見言其心量併包宇宙○精神全在苟好善三字以前好善皆虛說到此方實說好善不專好人之善吾心契慕乎天理自己好善自然凡人善相為渾化相臣苟能好善其本於心思著於聲色皆虛懷樂道之意則意氣所孚風聲所感四海之內凡有善者皆將不遠千里而來以善樂告○距字極妙非是我去距人人自遠去而不就也訖訖予既已知之矣在善人口裏說那不好善的形狀是如此

陳子章

大都君子本心全為行道計不執一途而後就不執一途而樂去提見君子委曲為通之意○其下一節不但說就也說不得連去也

去不得但只在周不周之間分個去就

○所就三所去三君子遭際不同此間皆有天意故後章有天將降大任之說

舜發章

通章俱重天心仁愛聖賢必先困之乃所以成之以見困窮非不幸

天正將生死二關陶鑄人要人猛然自立

舜曰發傳說以下曰舉君臣之判也發者奮自己舉者揆自人

心靈而能應故貴動動者字極而活潑性寂而能止故貴忍忍者變化而藏密孟子常言不動心而此言動心者不動由動中出震撼之極轉見恬愉也孟子道性善而此曰忍性者不但食色之性且忍而天命之性亦宜忍收斂愈密愈知愈通也忍性性字非以金色氣質為性即是仁義禮智性善性字蓋人在困阨田地不惟一

切世味不得如意即自家天性良心發動為境所阻勢所限雖是
天性良心分毫不得直還只得隱忍自信然性光雖從此少歛性
分以從此少欠然性體可從此愈透性機可從此愈熟一忍之所
全者大矣○增益其所不能非有加於良能之外如昔不能堪者
今能堪之昔不能耐者今能耐之昔不能不動者今能不動直從
動心忍性中透出天然自有之能其能無窮無盡無方無限故能
為大聖能為大賢能為明君能為賢相皆所以成天地之能也
上節看必先字此節看而後字天之成人常在先人之自成常在後
作有奮發意是動處不容自己猶有警省意是知處不容自昧
法字與法言法字同謂世臣以法規君者拂字不必解作弼字即所
謂進逆耳之言以拂其君者也兩無字乃人主之心自無之也謂

下五
○八十三

不把這兩件放在心上

這樣看起來千古之窮通得喪歷歷如指諸掌乃下個然後知三字
有惕然警省之意憂患安樂在心上說就中分出一個生死路頭
見得涉境大把握在此蓋心不憂患則憂患不能脫也心樂安樂
則安樂可終保也可見安樂憂患皆天所以愛人成人處善承天
者無往不生不善承天者無往不死張子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
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人若不從此中討出憂勤惕厲心
法縱富貴不過奉養若貧賤則真是折磨亦安能卓然自立而不
為困窮所抑哉
教亦多術章

天之若人勞人憊人皆婉孌裁成鼓舞之意聖賢即有時拒人絕

人不容人皆點窩委曲造就之機此是天之教人多端人宜善承
聖賢之教人多術人勿自棄也

告子上篇是孟子之內聖下篇是孟子之外王總體天降大任之
心以救入井之孺子故盡心章言知天事天本此

盡心上篇

盡心章

通章心字性字天字身字命字俱是本體盡字知字存字養字事字
不二字修字立字俱是工夫首節是明次節是誠末節是明誠至
其極○天之命我而為人人具之有心心之靈為性性之自出為
天天之一定為命若非於心性原頭看得透徹則存養無從下手
又非於天壽關頭判得清楚則性命終難奏泊總之統括在盡心

下五
○八十四

關鍵在存養歸宿在脩身立命

人有為氣之靈身之主性之為而實為三才萬化之樞人多為形
氣所使情欲所牽習俗所囿昧却原來本體舍却當然功夫自其
墮落今欲做今天學問先看盡心二字此非是滿心之量有淨盡
竭盡二義淨盡者掃除廓清不使塵情客念一毫沾帶於胸中竭
盡者學問思辨要使精神志慮全副盡歸之理路如此則洗脫極
而性光日朗研究透而性體日瑩真積力久一旦豁然貫通便是
虛無不具靈無不應即此可以透入性宗矣既知此性則便見得
繼善源頭直與太虛相通者實為心之本體其在有生之初天心
仁愛以此理氣全副賦畀於我有生之後窮通順逆一一降鑒提
醒於我一點靈光天人不問眼界開朗自然罷手不得便是知天

究言之心到盡處便是性性宗徹處即通天矣○人心一日靜一日與天通人心一月靜一月與天通人心時時靜時時與天通天人常相通吾心即太空人從太空來何故負太空

上是悟門既開其下手親切功夫止是存養二字言天既不越於我之心性則非天又豈在心性之外心有真妄性惟一真故心曰存心存即是性故方曰養清心寡欲守方寸而不奪於外誘曰存勿忘勿助順自然而不病於作為曰養靜時默存動時惺存靜時寂養動時順養存養皆合動靜言心雖是有思慮畢竟要合着那無思無慮的性體非有二也○吾人日用間飲食男女喜怒哀樂辭受取與仕止久速之類皆心之所在即從此保守吾心皆性之所在即從此陶鑄吾性使心性本體日新又新存養工夫綿綿不斷

下五

〇十五

如此則天之賦畀我者一一不敢暴棄天之降鑒提醒我者一一謹凜欽承此便是勅天之幾便是祇畏上帝能知能事能事愈知故曰所以事天也○性亦可言存以學之見成言故曰成性存存心亦可言養以心之本體言故曰養心寡欲其實無二

承上言存養事天之後知崇禮卑人盡天顯真見此身原是一段化機可聚可散可去可來可久可暫可死可生天使之天即當速還造化天使之壽不妨久代天工境地雖超心膽愈小不肯藉口了徹性令忽畧躬修責備此身一毫不肯放鬆一時不肯錯過完完全全不少欠缺以聽造物者之使我自為去來如是則形骸肢體雖與人同而所以視聽言動精神志慮渾是一團天理可以達天代天回天補天先天弗違後天奉時在乾坤謂之肖子在宇宙謂

之完人今日在名教謂之聖賢將來在冥漠謂之神明始焉命自天操今則天操者人亦可以操矣此便是千古人品自家鼎立乾坤造化不能制之故曰立命○天能窮孔子七十年之不帝王不能窮孔子千萬世之不至聖天能窮顏子三十載之不脫陋巷不能窮顏子千百載之不在兩間所謂命自我立聖賢至今存也

形色天性此身即是天命但形色有夭壽天命無夭壽在人自悟而自修耳盡心知性是悟存心養性是修修於悟後乃是實修悟從修徹方為真悟夭壽不二修後大悟也却又修身不已是愈修愈修愈修愈悟身心皆性命可以超凡而入聖矣○盡心是格物致知到物格知至則知性知天矣存養事天即誠正修也立命即令天止至善也又不止立一己之命齊家立一家之命治國立一國

下五

〇十六

之命平天下立天下之命教萬世立萬世之命○或先知天而後事天或先事天而後知天或知與事一時並進隨功力所至俱可達天俱可作聖不必各執此非彼也

莫非命章

上章言天人一貫之學此章言君子所以合天小人所以恃天故曰發未盡之旨言心性固是命凡一切所值莫非命也蓋仁義禮智是性命形骸肢體是身命綱常倫紀是命之流行吉凶禍福夭壽窮通是命之顯赫總足於稔主宰其命俱正原無一毫差謬只是人要順受其正順受是身心倫紀一循天理即遭遇不齊一毫不敢希聖怨尤不敢喪心滅性自立巖墻必要存養修身盡道而死存順沒寧方為天之正命不然枉桡而死自棄棄天甚矣此可見

順受處即為正命而存養修身即順受也○註解極確謂莫之致而至者乃為正命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若有以致之則所自取非天所為矣嚴牆桎梏皆行險徼倖之類若是忠臣烈士遇刑憲遭桎梏仍是正命在我章

上節即從吾所好下節即如不可求意求之有道者謂不可以非道苟求名心不可棄廉耻不可損分義不可越得之有命謂不可以有求必○榮枯無定數寵辱無定算人暫無常時總是言不可妄求意人有多少營謀天却有一定主張故曰求有道得有命○我即下物皆備之我求是隨處體認隨處涵養功夫世人不肯身心性上用工只是一切世味念放不下故每日營求在外忘

下五

○今七

却在孟子此章將理路世路滋味判明白令人併心一路牽知求身心性命者未必不享富貴利達求富貴利達者則忘却身心性命也

萬物章

上章說求在我而求之一字却說得渾淪未破故此章直指個我體出來令人從強恕下手正求在我者實落處○首節是天然本體次節是得力受用三節是下手功夫

萬物皆備之渾淪然天理即仁體也但勿露仁字只言大而倫物小而事物件件具備在我身其散殊為萬物其統會為我萬象森羅本無內外山川謂剖破藩籬看乾坤一大家看透皆備處並不復名之為我故○賢皆曰無我○楊子離萬物言我墨子離我言萬物

具不識此全體○反身只是反觀非說工夫誠是充滿無欠缺樂是靜極萬物之理無不真切動應萬物之宜無不順適即本體流行充滿的景象○心體未到誠處自當勉強行恕量度推心漸漸能見得萬物皆是一體中物夫求仁莫近求在我者也

行之章

萬物皆備於我矣則性也天也命也道也昭昭而示人奈何行之者不體認則雖行而不著夫習之者不體認則雖習而不察矣此所以終身由之不知其道者衆乎一齊都在虛明裏撒過今生誤爾曹○著是大緊曉得察是精明透徹衆人狗象而忘理聖人下學而上達從來如此人不可無耻章

下五

○今八

行已須有耻故人不無凡人於不善之事安心為之這便是無耻的人若能以無耻為耻則必改行從善終身無復有耻辱之事夫耻之於人章

人生只此不為不欲之心可以無不可為可以無不可至故曰耻之於人大矣蓋人惟自耻不善還有悔悟改過的日子若無所用耻將任心做去無所不為故只消這無耻一件不如人將件件不如人何若人有古之賢王章

通章雖說君重士士亦自重上下相反而實相成然語意要將性分壓倒人爵須重看好善樂道四字見古之賢王本重士而古之賢士又自重

好遊章

士只有一已只有一身身只有一善而善即德義是也尊德樂義則此已自然站得穩掣得定操縱自如又焉往而不自得也哉古人無善獨善正在自己上得力尊德樂義是一篇骨子

尊德則自有事而不以人之知遇為尊樂義則自有樂而不以人之見用為樂窮時亦有德義故貧賤不能移達時亦有德義故富貴不變塞已之為人望者惟有此道望如泰山喬嶽一般非止慰民待澤之心縱有功業及民而非從道上幹出民且指摘其非素挾也即此是失望作名望望重望看為妙

引古人不第作証有慨想意若謂窮達無得之人求且善於今而未

○今九

一遇其惟古人能之乎此見古來自得無欲者類如此○見世如

玉光劍氣自有不可磨滅處雖在草莽中一段精采發見維持一世與易之兄龍在田同意朱勉齋先生曰修身見世功夫貫徹顯通天人一世不盡見百世必有見者○不得志是窮窮能修身見世是窮則獨善其身得志是達達能澤加於民是達則兼善天下第要知兼善非加獨善非損陋巷簞瓢與治平水土同道

待文王章

其實一待字便斷送了人一生

韓魏章

自視欲然想此中真是碧空止水見得本來無物是無加無損的境地非藉富貴之說○人果有得於尊德樂義萬物皆備之我自然

着不得外物添設

以佚道章

二道字最重金從為民之實心上看出註不得已三字盡之

王者之民章

騷虞禪緯只在有意無意上別出○殺不怨利不庸遷善不知所過者化也過不止徑行之地允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之過又云纔露着便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言過化而存神自在其中所過者化大本晉為達達一而貫也所存者神達道源於大本貫本一也一而貫即易無體貫本一即神無方天地以教化而妙川流王者以存神而行過化真是一理一機故曰同流即騷虞如也之實霸者安

○今十

足語此○所過是神行於天地之間殺是神威利是神惠教是神

道民之皞皞其神遊景象固如此

仁言章

此見布空言不如行實事急功令又不如興教化意亦相串蓋善政者特仁言所發之令而善教者則有以溫而為仁聲之寔也仁言句不重第以興善政句耳如曰仁言不如仁聲矣仁聲之所從出者安在政在善政善教耳而政教故自有淺深也

善政不是取民財蓋言其所得於民者財而已如惟正之供亦是

所不學章

此是直指赤子之真心為仁義欲入自識其良心而保任之也首節良知良能且虛說只就真機發動處言之次節正言良知良能之

實三節正見其所以為良然則盡仁盡義惟無失其孩提稍長之良心而已

良善也性也猶言善知性知也陽明先生講良知只要人因知以悟良耳蓋知者吾心之體屬之乾故乾以易知能者心之用屬之坤故坤以簡能因世人知慮大紛擾所以指示源頭不是禁人學且慮也須悟得良知不學不慮致良知却要殫學殫慮究竟要合到那不學不慮處此章却不重學慮

愛敬情也仁義性也不學不慮之愛敬情善即性善也人何必外求仁義

深山章

此是大舜一幅深山圖只靜虛動直四字盡之居深山無異野人是

虛明中萬理淵渥遇一番若決江河是流行時性真洋溢總之聖心常寂而常通常應而常定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具在當體與夫子叩兩端吾與回言章泰看

無為章

五子全是把真心提醒人不為不欲此真心也初念最明白就要當下掃除直還本真更有何事陽明先生致良知功夫原如此了當人之有德章

德慧者德性中之靈慧術智者心術中之巧智德無慧則知經而不權術無智則可常而不可變離德之慧即小慧離術之智即私智惟德慧術智乃為聖賢蒙傑作用○智慧忌淺如惟燈匣光顯不露故下一存字凡愛患中儘有涵藏處從存處透會

有事君章

此章不重列臣品之高下只要人取法乎上意蓋天地間有第一流

人品則有第一流事業有志用世者便當以第一流自期容悅是以自身見容為悅

安社稷是真安國家在建立功業着念此亦可謂一國之士

天民是全盡天理之民達對窮看達而道可行於天下然後出而行

道不然寧沒世不知耳此正以天道自處不徇人為行所以謂之

天民然此於己雖能正而道有所待未必自然能及物也

大人正已亦不外全天民之理而物正則不尸社稷之功此不論或

窮或達而其道德流注精神風采能使天下聞見之者動則變變則化格君易俗轉移世道不動之地浮雲太虛感通之間雲行雨

○九十二

施非有意於正物也物自正耳此乃是聖賢精神不是豪傑事業

社稷至有關於一國國士也如子產甯武之屬天民關於天下天下

士也如伊呂之屬大人無論國與天下在一世一世重在萬世萬

世重此乾乾三五天地合德孔子是也

三樂章

一是天倫之樂在一家一是身心之樂在一己一是教化之樂在萬

世皆吾性中真樂王天下際遇耳何足動心此章活看最妙○如

重首節是一家太和位育景象即不愧不怍皆從此孝弟立根教

育英才亦即此守先待後故稱第一樂如重二節則誠身工夫所

以安父母兄弟在此所以教育英才亦在此前後開繫故稱第

二樂如重三節則一身一家之樂必教育英才大有造於天下萬

世方見性盡國清故以三樂收之俱當活看總見三樂之君子家庭就是唐虞身心貫徹天人教澤流通宇宙看來比王天下者未嘗分毫欠缺何樂如之○一樂是天性二樂是盡道三樂是行教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廣土衆民章

此是君子一幅定性圖只在仁義禮智根於心一句存字可味欲之樂之是性之作用非性之所存不加不損則性之本體也定性功夫全從心上培根

廣土衆民澤可遠施君子雖是欲之所樂還不在此就是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雖是樂之所具真性亦不在是中天下定四海便是上章王天下意上以王天下之樂無與於性分此言樂之

下章

猶言豈不樂只所性不存則真樂不存矣非上下相悖上王天下指勢分之陰言此言四海指行道言微有不同

上二節俱是大行事於性體毫無所加即窮若乎於性體毫無所損其不加不損者何故蓋此性體原是生來天與的本分完完全全人人具足一定不為勢分所移故也繞說性便見分變說分定便見無可加損因本分原無不足何得而加本不待於外而足何得而損此分字即前有物有則之則也正通極於天命之性之源○不加不損如皓皓晴空一月明天下人賞之如此無一人賞亦如此大行窮若不加不損則不以生存不以死亡又可知○大行時欲之樂之為世道耳窮若若世道無福君子之為君子自若也性原無損

既是分定人人皆然何以獨稱君子所性蓋分定是定於天君子以定於天者而定於心則根心獨在君子耳常人只是斧斤伐牛羊牧私欲剗削其性根所以一味求樂於外看得富貴功名大重得則揚揚失則戚戚有加有損而不能定正以性根先搖故也○上下總是一節性即分也分即仁義禮智也此是吾人大主宰吾身真命脉君子存之養之培植灌溉不為物斷不為欲搖從心上左定根基凡掀天揭地事業從此出者都是性不從此出者即震世功業都當不得性○根心是立天下之大本也本立道生辟面益背四體盡是天真自家分內受用不盡真是然而成之動中天則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更何問大行與窮居哉此所謂定性即所謂不動心即所謂立命○不言而喻只形容無心順應之

下章

九四

妙是從心所欲不踰矩

通章要見君子生來與人同所以獨根心生色若此全是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功夫做成所以大用之不愧四海小用之不愧四境不用之不愧四壁不愧四體性根常定故也

遯卦章

重在養老上借文王以款動當時大意見王道因民而易行○伯夷志在待天下之清太公志在定一世之亂○五畝三段是概言文王治岐之政下承言所謂西伯養老者亦不過如此此謂善養老也所謂二字指伯夷太公所稱來易其田疇章

此章見富民之道即仁天下之道易田疇是計口而授驅民而農

時而使薄稅歛是一在官八在民有正供無橫歛食以時如養
以時宴享以時用以禮是酌豐儉之施定隆殺之宜此二節即是
使菽粟如水火處無弗與者正影仁的光景民之仁不是相周相
恤只當其富時父有以為慈子有以為孝仁讓之心油然而興便
是仁

孔子章

孔子之大以學術言孔子纂性布局以開宗立教於天下其言也折
中於千萬古之既往而垂憲於千萬世之將來蓋窮天地亘古今
一人而已矣此其所造泰山不足以喻其高其所言滄海不足以
喻其深此是形容孔子大處而其所以大者非有本不能試觀水
之瀾日月之光其有本可知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豈

下五

〇九五

其無本而能若是此又是形容孔子所以大處學孔子者豈不以
孔子之大為期哉然而不可以一蹴至也水以海為歸必盈科以
漸而行君子以聖道之大為期亦必成章以漸而達如所謂善信
而美大美大而聖神皆繇漸致但常思水之盈何自而盈必非滄
溝之雨集所致章之成何自而成必非外而之襲取所能君子察
此可以有志於本矣學者果真見大則必反本一意操修自有一
段成章處而日就月將其進自不可量故孔子有取於斐然成章
者為狂簡之見其大也有志聖道者其察之〇通章見聖學之大
山狀之可也水狀之可也日月狀之亦可也二語以蔽之曰眼界
欲空脚跟欲實

孔子二字提起以天下觀孔子則天下無孔子求孔子於吾心則吾

心有孔子〇登泰山二句言置孔子於小處惟孔子為大置孔子
於大處亦只是孔子為大小魯小天下孔子之上達也自平地而
登東山登泰山孔子之下學也至上達則不獨山可伏矣又若海
之水平觀每則難為水矣遊於聖人之門則難為言矣難為水不
但濬濟即江淮河漢皆為支流難為言不但由學即諸子百家皆
為唾餘

水之瀾日月之明就形容聖心上看有所謂本也孔子之道所以若
此其大都是心源活潑心地昭融上來〇觀水先觀瀾欲知夫
子之性道先觀夫子之文章日月有明一也容光必照貫也

水以源達而為瀾日月以明達而為光君子之志於道豈無所歸達
哉亦必日積月累漸次充養先成箇大波瀾之章先成箇大明備

下五

〇六六

之章然後可以上達而入聖〇水非海也盈科而行放乎四海水
即海矣人非聖也能成章而達人即聖矣成章以前有工夫纔成
章以後有功夫纔行達成章即充實之謂後來美大聖神都從此
進上去達到盡頭處就是登東山泰山而與孔子之高齊肩了〇
遊聖人之門若欲從孔子登東山泰山觀小魯小天下之光景先
觀自家牛山之木牛羊驢否欲從孔子觀四海之瀾先觀自家搖
九仞之井曾及泉否欲從孔子觀日月之容光先觀自家充實之
光輝有否如是方是成章方許從孔等遊或有不能且請自鷄鳴
而起時聖學為善既可為舜之徒何不可為孔之徒不熱華學為
利為顯之徒何顏面遊聖人之門

鷄鳴章

此章分別聖狂之界只在一念有覺之初知字須一拈出即擇之惟
精意○鷄鳴而起二起字不止起念即起身之起二為字即作為
之為蓋為善為利即從此開端做起○鷄鳴是天開於子一念善
即一陽始生積之則六畫皆乾一念利即一陰始生積之則六畫
皆陰人正當於此時遏欲存理學先研幾
欲知之說正醒人獨知之一字直點破舜跖開頭幾與問字有別
幾是念頭初發初念止有一善一差脚便入於利即如乘間伺隙
一般非是兩念平分也詩曰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
立終為蹠路人一日有鷄鳴日日有鷄鳴孟子正以鷄鳴喚醒人
心之大寐幾何人不負此鷄鳴也
揚子取為我章

下五

〇九十七

章言關子其意居多揚子之言曰人人不撓一毛不利天下天下治
矣其弊也必至於天下無一捐軀殉國者故無君墨子捐全身以
利天下其弊也必至輕許人以死而反遺其親故無父○子莫即
儒家之外道○為我是執古之學者為己之說兼愛是執仁者愛
人之說執中是執允執厥中之說在三子本心自以為究心道理
有功世道只緣學問不精見道不明不免以近似為真所以禍流
天下後世得罪聖人之門耳
唐虞授受之中孔得為時孟發為權子莫正竊中之似者如時當重
自守即專為我亦無妨他又恐犯揚氏一邊而泥兼愛之說以濟
之時當為人即主兼愛亦無妨他又恐成墨氏一邊而泥為我之
說以濟之這是無權便與揚墨之執一同也○顏子之陋巷為纓

之過門亦各執其一也然一權其為唐虞之時一權其為春秋之
時故易地則皆然非權則顏而揚矣禹稷墨子之去難子思
之守國亦各執其一也然一權其為師之時一權其為臣之時故
易地則皆然非權則曾而楊思而墨矣

吾儒之一以一而貫萬異端之一舉一而廢百賊道是害仁義時中
之道總是執着自己一箇見識而於隨時變化之用皆泥而不通
機者非食章

人生有打不破處不過是這饑渴開頭就是受萬鍾總是為饑渴耳
故曰飲食知味除了飲食更有何道人心亦皆有害就是饑渴之
害為心害

病只在一半字人能將心之所其處盡情洗滌淡然不生癢楚便是

下五

〇九十八

刀鋸鼎鑊學問如此方寸見定中有主而外物不能奪學問造詣
何憂不前可見淡泊嗜欲乃為學根基

柳下惠章

介者辨得明守得確之謂如易所稱介於石是也不易正是介處惟
有三公不易之介乃為百世可師之和
有為章

玩此章人須有銳然的志意強壯的力量耐久的精神方是真有為
漢只重有為二句要人狠下手做直究竟止見有為者這個念頭
不可負這個名頭不可虛○泉源行地義理在心搗土見泉祛欲
見道志猛氣強力深功久泥沙既盡流水自來用處旋轉輾轉靜
時中涵星斗井之為喻妙矣哉何地無泉誰人無道不為耳非不

能也○造之以道掘井也深造之以道掘井九仞也直至取之左
右逢其源則及泉矣虞廷掘之以精一便沛然若决江河孔門掘
之以博約便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及泉何如曰問渠那得清如
許為有源頭活水來及泉後仍須防護功夫曰一泓清可沁詩脾
冷煖原來只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
性之章

只重誠偽二字三之字與後章者字不同者字言此等樣聖人之字
則自各人身上之理言日用應酬動以天者真動以人者假要培
這箇根子本天之外別無功夫

堯舜非不身行此道但他天性渾全道理都從性中流出湯武非是
失却性始求之身形色天性身與性非兩但不是合下裏得任性

而出寔從身所修為力行以復性者也五霸之身亦非不有此性
只是不反身假借名義徒在事跡上鋪排○堯舜以水盥盛水也
水即米水即水湯武以水晶盛水也雖內外一色常有殼存焉堯
舜無跡湯武有跡堯舜無渣滓湯武有渣滓堯舜無包裹湯武有
包裹性之身之此可為喻○歸者還其本念也此五霸與帝王血
脉間隔處堯舜歸於天湯武歸於性歸於天者有而不有歸於性
者不有而有五霸倘一知之則猶有歸真之路惜乎五霸昧昧終
身不知其非真有也

自古有天生聖神之資决無聖神不學之理此非以不假學為聖之
優以假學為聖之劣精一執中堯舜之學即堯舜之所為性之也
承上章譬之掘井堯舜不待掘沛然若决江河放乎四海者也故曰

性之湯武掘之而沛然者也故曰身之五霸則七八月之間雨集
涸可立待者也故曰假之只見溝澮皆盈遂不信天地間有混沌
之源泉故曰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予不狎章

要認志字明白伊尹一生之志只欲堯舜其君公天下而不私耳有
伊尹之志則可洗發出伊尹無伊尹之志則簒也又防閑萬世倘
伊尹之外復有人則亦王莽董卓耳如何行得○太甲之宅憂桐
宮三祀禮也特其不惠而近習狎之故伊尹不令居宮中而居之
於桐遠其宦官妾而動其姐且几筵之恩也喪既畢而君過敗
迎之即位亦禮也伊尹以禮事其君太甲循禮而自正其身當時
君臣宴然安於即位著代之常而已矣無有放豎駭世之事也○

霍子孟始不以此事孝昭故近於色而孝昭天既不以此事昌邑
故近於佞而昌邑廢古人所以嘆其不學無術也
不素餐章

安富尊榮是氣運得之以昌也孝弟忠信是風俗得之以厚也○丑
所謂不素餐以事功言孟子所謂不素餐以道德言事功有售有
不售道德則無往而非用也俱要本君子之身上來安是得君子
為之柱石富是得君子為之阜成尊是得君子而致強仁之威榮
是得君子而收發身之效

士何事章
王子墊與公孫丑同意豈知惟尚志仁義之君子方能為君為子弟
造福也通章以尚志為主仁義正見志之所為尚處重在士字生

色蓋舉世溺於功利而士獨以仁義為志則聖賢之大學與帝王
之大事一以貫之矣志即所以為事不分兩樣○凡宇宙許大經
綸那件不從心上做起若只在事功上着根根甚便淺了大人以
志為尚事功都拋却只把心體上打疊得乾淨則清虛一念亭亭
獨上便有倒視日月的意思○殺一無罪四句汎說居惡在四句
正說其尚志處大人之事脩矣不是脩他日大人之事脩具脩也
即萬物皆脩於我之脩裁成輔相左右民物原無窮達之異士今
日之懷抱即今日之大人他日經綸即他日之大人原無增減此
正孟子自占地步處○自志之所棲泊曰居謂存之心者必體天
地好生之德自志之所率循曰由謂見諸事者必循天理裁制之
宜大人事情即在居仁由義中勘出莽一點好生之心胸中嘗抱

孟子下章

○百一

着充舜拂萬鍾塵氛之擾物外獨見個巢由所志在此所事在此
仲子不義章

孟子要斷出仲子離母之罪乃借其矯激之小節以形之兩信字只
因人被他瞞過特為點出見得時人之耳目易掩君子之公論難
逃所以立天下好異之防也使仲子失倫不虧則與三以天下讓
祿以天下弗顧何異○以其小者是以其舍簞食之小義信其為
克讓之大節而遂以庶稱之決無此理○看齊國竟如簞食豆羹
只為識得義耳

舜為天子章

其曰執之而已想卓陶當月守法之心如此其曰棄天下如敝屣想
舜當日愛親之心如此是形容他極至的念頭見道在為臣便當

知有法雖天子父不論况其他乎道在為子便當知有親雖天下
可棄况其他乎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智有未暇論然到極不
得已處亦須有個變通出來此方是天理人情之至若合下無如
此的心其初便從權智去則不可

孟子自范章

重况居天下之廣居一句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即在衆人中精采
自覺不同因見王子觸膝起來故詞氣反覆感歎若此語語嘆王
子實語語嘆廣居也○喟然一歎眼裏有着王子心裏想着廣居
所以說移氣移體此二句不着王子身上須虛說居即所處之地
位養不但祿養如耳目所薰染心志所服習皆是移如造化容移
之移轉換不覺

孟子下章

○百一

孟子曰三字勿作羨文乃既嘆而又言也看來王子之氣體只從外
聖之見得他與人不類若居廣居者之氣體從內看出定有一股
精神手承超出尋常器局之外者其光景又當何如○王子盡人
之子也氣體生於人者也君子則天之子也氣體裕於天者也然
廣居人子原頭皆有只王子居而不居廣居王子而居廣居便是
充舜氣象○末節只言勢位之居相似者固多若廣居之大天下
莫得而似之矣

食而弗愛章

敬字一章之骨實字又敬字之骨然實字即在敬字內無兩層上節
恭敬是下節實字下節恭敬即上節敬字總是說人君不能留君
子不是說君子不當留

形色天性章

只是欲人盡性意把聖人立個樣子以勉人希聖

形色天性也是有物有則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一節乃踐形二字的註疏○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之火在薪中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色以顯○性曰天性是指繼善時通乎天命者這天性寓於形色中原是合一不離的故說形色天性也在常人一團情識用事填滿了這形色將性真俱已虧欠賢人有意去制形色非禮弗動還不能到合一處惟是聖人天性完全隨處充滿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把形色中都是天性貫徹所謂形神俱妙者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下加一色字性上加一天字色則落於相天則超於神入神出相則

下五

百三

曰聖人遺神着相則曰人蓋聖人以性而踐其形象人則以形而鑒其性○告子執形氣言性孟子超形氣言性儒釋分宗在此欲短喪章

以至情二字為主吃緊仁亦教之孝弟而已矣一句教孝弟只承終兄臂者說教短喪在言外○抱無窮之慕者視三年猶一日拘有限之分者得一日為三年此可觀人子真心不容已處我國朝始均嫡庶母俱以三年之服真可謂盡人子之性矣士生斯世而有不移孝為忠者非夫也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

君子一身天下萬世之責歸焉玩所以二字則因材施教而施有多方委曲成就在此便是樂得資材而教育之一節註疏真是天地無私

物聖人無棄人○化是君子化他猶點化之意得一時而化之之士不知將來感人德多少達人材多少答問多少私淑多少故居

首○德是天資純朴材是天資明敏然此中亦有學力君子特因而成之達之成之者矯其偏以歸正陶其駁以歸純也達之者引掖其將開之路利導其未至之境也成德謂不虧其體達才謂不滯其用答問是言教此四項俱是見知私淑艾是聞知○私淑艾者前數項都有乃隨其人之分量以自得耳或淑之而時雨化或淑之而成德或淑之為達材或淑之而詩書問答○看來答問亦不可忽如時雨化成德達材私淑那一件不從答問中見○雨化見教之神成德見教之善達材答問見教之恕私淑艾見教之遠總是天降下民作之師以助上帝

下五

百四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見其品不論高下智愚人不論先後遠近而君子之精神流貫君子之功化陶鎔其無棄人如大造無棄物道則高矣章

高美登天之疑似偏指上達孟子言上達不在下學之外學者要知泥下學為下學不是能者若認下學之外別有上達亦不是能者○說箇登天不可及則學者却步矣何不為卑近易行之法使得幾及而可以擎擎求至也孟子說不改繩墨是不憤不啓不排不駁引而不發是舉一隅躍如也中道而立即無行不與○天地間道理不容不洩故君子引之不容盡洩故引而不發此是天地成物之心非不欲發不能發也躍如是得之之妙即在那學之之法上恍然見得君子不發道而道有自發者道猶路也中道謂中於

道而立乃躍然見光景之在前卓然有定體之可躋惟俟能者悟性高而學又到不忽其易不阻其難直從所引之端以會那躍如之秘而下學可以上達也○躍如就在引而不發內中道而立就在躍如內從之就在中道內

所引固說正意不必言射照射看來更明如說君子的教法只授以學而不告以所得如引滿其弓而不發矢那矢在弓上自躍如欲出引是教者居其半不發是學者居其半故說中道而立能者就依我所引的發將出來一往中的這全要學者自去做教者如何替的他

天下有道章

說一殉字見道與身生死相離不得設身出矣而道又不行道屈矣

而身又不隱使殉人以圖富貴亦何為也

滕更章

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意之不誠挾長謂年長於師挾有熟勞謂已曾有功於師者挾故謂已與師有故舊之好餘皆明於不可已章

以處事言見該做的決已不得以待人言見該厚的決薄不得以修為言見該從容的決性急不得此三者皆說人情所至者以示戒非過不及之說已其不可已者急心勝也薄其所厚者忍心勝也銳於進者躁心勝也

君子之於物章

此重推恩有等下解上格無兩層宜以親親為主語氣當疊說下道

仁之而弗親句未說何者當親故下二句說親其所親而於民則仁於物則愛也○愛之弗仁謂品節雖嚴而取用不廢也仁之弗親謂好惡雖同而恩誼未篤也親與愛總是一個仁但有厚薄遠近之不同君子全體是仁觸處自有天則親疎貴賤毫髮不差○天地間理一而分殊理一則齊親疎合貴賤而不嫌於同分殊則明親疎辨貴賤而不嫌於異同則無為我之私異則無兼愛之失知者章

上章見聖賢經綸有序而不容紊此章見聖賢經綸有要而不容泛章內重急務字為小知小仁而終○世主勵精圖治何嘗不欲盡物而周知盡人而博濟顧其勢有所不能若不在緊要處用之則智必窮於所知仁必窮於所愛非惟不足為治而亦不成其仁知

矣把堯舜提醒處見得仁知至堯舜極矣然知不過急先務仁不過急親賢乃所以成其無不知無不愛而世主奈何舍其所當務務其所不必務哉此之謂不知務是通章結脉

無不知無不愛以仁知之全體言急先務急親賢以仁知之切要言急先務則綱舉而目張乃正所以存衆務也急親賢則由一以及萬乃正所以親萬民也

畫心下篇

不仁哉章

親親仁民仁愛物此經濟定序也即所謂要務堯舜知此所以成唐虞惠王諸君不知所以成戰國秦秋

章意借梁王以醒當世所以杜天下之殺機也自此以下四章大抵

為時君好戰而發○仁者發源是愛自然能及其所不愛不仁者
發源是不愛自然不暇顧其所愛○所不愛所愛只以土地對子
弟說梁王初心原不料害及子弟只是爭地心勝而太子為虜似
驅為殉一轍

春秋無義戰章

此章意在尊王一部春秋只以無義戰三字斷之征者上伐下也一
句是斷案的律令春秋以經言不以時言言春秋一書未始以戰
為義也言在春秋意在戰國○二節正明所以無義戰之故見得
諸侯有罪天子討而正之諸侯奉而伐之是天地間之大義繞說
戰便是敵國相征了將天子放在何處故曰春秋無義戰○春秋
書戰二十三書伐二百餘皆無取之者即召陵城濮之師其事似

下五

善然皆不稟王命故一則書遂以志譏一則書及以誅意○征與
伐何別曰有不義之伐無不義之征

盡信書章

此不但教人善讀書正為戰國杜殺機非真欲人不信書也欲不以
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血流漂杵是商紂之
人離心離德自相殺耳非武王之殺人如此也戰國君臣藉口武
王之殺以便己私故孟子並書言抹殺觀後章百姓若崩厥角稽
首則非武王之殺可知○仁人無敵句是斷案而何其血之流杵
句是翻案語○血流漂杵書解云前途倒戈商人自殺其實仁人
無敵於天下前途倒戈後途也該倒戈倘商人自相殺猶有敵之
者矣如何說得故孟子不信真按本塞源之論

我善為陳章

此章專為強兵者發言所恃在仁不在戰也○良醫數試雖家其不
長矣猛將數用雖勝其不祚矣何者其所試而用者即吾所恃之
元氣也○國君好仁有平日修德行政言不專主吊民上說好仁
則天下自無敵戰雖善安所用之○山崩曰崩墓焉民情一時響
應光景正好仁無敵之證○末節從湯武看來決言仁者無敵
梓匠輪與章

巧非在規矩外也而規矩非巧能者即規矩是巧不能者亦規矩而
已故規矩傳而巧不傳巧無敵而規矩敵○物不精不為神數不
妙不為術故精者神之所合妙者知之所遇可以性通難以言論
舜之飯章

下五

飯糗茹草四字畫出舜窮困風味被珍八字畫出舜榮華景象若將
終身若固有之畫出舜澹漠的精神空明的境界○窮居不損大
行不加始終一舜而已此與論禹稷顓子章俱隱隱自負

吾今而後章

吾今而後知是叫醒今人之意言好殺者必亡殘刻之禍必中其身
及其子孫此言正可止殺○梁惠章說子弟此章說父兄更悚切
○知是知之以天道知之以人理奈何人獨不知也

古之為關章

古人創制立法與天下共凡以為民耳後世往往借古人之美意而
行今人之厲政衰世之法莫不如此不獨一關也即存古法者猶
失古意如此况其變古法者乎無限感慨

身不行道章

閨門化原要從這裡做起身不行道是素行有咎舉動不當雖妻主順子主承亦無以責其行道便化不行於妻子矣你看使人不以道出言不當便不能行於妻子而可不行道乎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而况天下乎身不行道二句重下二句即抽出言之○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件言之○兩道字一樣即天理當然之則見一言一行決不可離道

周於利章

周字如所謂識到守到氣又到是也缺陷世界利不可周圓滿性體德不可不周不能亂是仁義之德不亂於楊墨帝王之德不亂於

功利守先待後正君善俗皆孟子本身事○農儲粟士儲識儲氣儲識在勤學儲氣在砥行遇卒而周章見義而巽懦皆中無儲也
荀非其人應好名之人句蓋既為好名之人便非真能讓之人也緣他好利根子原在身子裏不曾拔去所以簞食豆羹見於色○馮少墟先生云扶持名教顧惜名節此正君子務實勝處却非好名若不扶持名教不顧惜名節而曰我不好名是無忌憚之尤者也

不信仁賢章
三段文雖平而以仁賢為本禮義自仁賢而出政事自仁賢而脩也信字又仁賢之本有而不信猶之乎無耳

信字不止用他推心置腹始終如一之意不信如陳見悃誠而上不

然其信皆是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空虛猶云朝廷無人也百官庶府只取充位而已○禮義主名分上說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政事却不為財用設也而財用則政事之所經理彼天下大勢煩簡疎密相均相制無非財用之奏理○周禮九職任萬民生之有道也九賦歛財賄取之有度也九式節財用用之有節也總是開源節流意
不仁而得國章

章意七國之君如齊之田氏晉之韓趙魏皆以不仁得國而又欲以不仁得天下者孟子有因其欲取天下之志而進之以仁因為之說曰國或可以不仁得也天下不可以不仁得也此亦孟子一時之言耳要而論之不仁可以得國亦可以得天下如秦魏晉五代

之君是也但以不仁得者亦以不仁失之耳○得國與得天下何異得國者得之於諸侯之手得天下者得之於天下人之心得之於諸侯之手者彼先自處於不仁故可以乘間竊發心出於天下人之公決非威勢所能悍服也

民為貴章

孟子生平崇王黜霸在民為貴三字終始一貫社稷與君都是借來形民為貴

民為貴只是匹夫匹婦或能勝予之意戰國之君視民如草芥不知與廢存亡皆出此焉故其言若此

世之論貴者自諸侯大夫而上至天子極矣然天子必本於得丘民未可見天子之貴以丘民之貴貴之也○諸侯是為民而主此社

稷○社稷是為民而立以禦民災患

聖人百世之師章

章內風字最妙風善感人勿萌而甲拆聖人猶之造化也披拂所及感化無窮○百世之師只以制行高流澤遠渾言

風俗最易移人伯夷從一世頑懦風俗中以蕙立自奮故能以兩袖清風吹噓頑懦下惠從一世薄鄙風俗中以敦寬自奮故能以滿座春風絳盞鄙薄原是自家不肯以頑懦薄鄙自甘所以自我特立能師百世○心之精神謂之聖夷惠之清和已至其極乃是先揭百世之精神以獨會於一身故百世之下只是脉脉一點精氣自然攝入人心人亦圓於其鼓舞之中而不自覺若行不造其極安能風動後世使之曠百世而相感也○聞其風而頑蕙懦立薄

八下五

○百十一

敦鄙寬二聖人之靈真百世常在二聖人之權真百世常尊所以如此者只是不肯甘心流俗污世能自為奮起故也學者把念副精神意向汨溺流俗污世中無怪草木同腐矣○頑可蕙懦可立薄可敦鄙可寬信乎人性皆善信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人顧自奮何如耳○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曰動猶有迹也若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千秋感慨而有餘此章贊在夷惠意在仲尼聖之偏者猶為百世師則進乎此者其為萬世師無疑矣復曰而况於親炙之者乎猶自恨私淑五世之內也其旨深矣○管東溟先生曰論聖人於三代之後人但知以言教師當世而不知其以風教師百世師

當世者謂之顯賢化育師百世者謂之幽賢神明仁也者人也章

當時人不識道因不識人祇緣以仁屬之空虛與道遂不相湊泊耳不知仁即是人就人身中嘗覺常靈觸之即通叩之即應如惻隱怵惕必不容已原是人之血脉這等樣合看起來便是道蓋言仁不言人則仁虛而道無可見惟合而言之則生生之理流露於日用常行之間所謂率性之道也○合者不相離也非分而言之合而言之謂若把分合來說則稟受之物此仁已着在人身了何常不合即不相離便是合○仁也者人也即是合而言之就人而精言之曰仁就仁而形言之曰人就仁與人合言之曰道蓋合言之則仁也人也之名泯而道之名見矣

八下五

○百十二

君子之厄章

陳蔡之厄是聖人之困亦氣數之窮也孟子此言其在去齊梁時乎貉稽章

通章士字重引詩不是說文王孔子亦曾不理於口分明是責脩他為士必如文王孔子而後可○有分辨曰理好反無分辨妄如管議地謂不理於口孟子說但是為士的便不得於流俗為世所憎因茲故衆多其口

孔子士而師天下者文王士而君天下者孟子告貉稽有二意一則以聖人尚不免遭謗况學者乎是慰之也一則欲其反觀內省德如文孔即見愠無害如已德未至則當自反自修而不可專咎他人○憂心情愠愠於群小見非之來雖聖賢亦不能免肆不珍

厥溫亦不煩厥問見非毀之來於聖賢亦無所碍

賢者以其昭昭章

昭昭使昭昭本躬行也昏昏使昭昭徒有格套而已明德之學沉淪已久然猶曰使人昭昭則其昏昏之中尚有昭昭之一脉可引也奈何安於今也

謂高子幸

全是責高子工夫間斷誤問數語最可以見道心人心危微之幾介然為間四字正緊關介然不止是條然有分別之義為間不止是少頃有隔斷之義用即由也影學者用功說茅塞子心指內欲外物交蔽說

牛山章判此心消長之關山徑章判此心通塞之關心欲長而不消

也當知用一靜字心欲通而不塞也當知用一動字靜謂人欲準

畫動謂天理流行此兩字便是捷茅要訣問此心何如可以介然用之成路曰請與天地聖賢時相往來何如是為問不用曰只因

詩書味短聖賢面生詩曰昨日土墻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黃山谷曰人胸中久不令義理

流灌則俗塵生其間佛境則面目無光對人則語言無味士人欲

不茅塞其心也請於斯語留神

禹之聲章
論樂者當會其性情本其功德又諒其時勢然後可以見作者之精神而定其優劣豈區區在一器之末乎○禹之追蠡以時之久非用之多也

齊饑章

君子視人饑由已豈恤一笑而不言第言之有益則為善救言之無益則非善道即馮婦後番之攘臂不知果能搏虎否孟子之意正如此○卒為善士即上孟卒然問曰之卒偶然也

前發棠已有故事則今日只消舉而行之足矣乃齊王坐視其饑而不發則意不欲後發又可知也君子不自量而援故事以請不以為沽名則以為市德矣通重其為士者笑之句笑者笑其事之無濟也非笑其不知止之說也○此必去齊時事蓋久而禮衰矣陳臻詞氣亦未嘗要孟子必請口之於味章

君子灼見性命合一處故論性不落軀殼論命不涉杳茫如口之於

味等人皆以為性也而求盡焉不知性中有命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等人皆以為命也而推諉焉不知命在性中君子不謂命也前是命當聽其在天後是性當盡其在我

口之於味以及四肢於安佚此正與生俱生之性所謂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也然此性原有天然之節限一毫不可撓越即謂之命告子乃曰食色性也正是見性不見命孟子則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也故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何以不謂之性君子性仁義而不性食色也既不謂性則昏明強弱之性君子亦不謂性可知已

此是從形色內洞觀天命之精豈有以形體之所欲者為性也仁之於父子以至聖人之於天道此正維皇降衷之命所謂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也然此命又是本然之生理一毫不待安排即謂之

性告子乃曰義外也非內也正是見命不見性孟子則以為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何以不謂之命君子不命仁義禮智於天而根仁義禮智於心也天道尚不謂命則祿壽窮通之命君子亦不謂命可知已此是君子從自身上求以盡性豈肯以是為玄虛之命委之於穆太虛內也耳目口鼻四肢人見以為落在形骸塊然而不神今曰性也有命焉是推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處以見性之求脉極其玄遠如此不得丟却源頭認形骸為塊然之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仁義禮智天道人見以為來自於穆窮然而不測今曰命也有性焉是直反到愚夫愚婦可與知與能處以見命之落脉極其切近如此不得丟却現在認於穆為窮然之物也故曰祿壽不貳修身以

下主

○百十五

侯之所以立命也○聲色臭味安佚通於命則嗜欲莫非天機仁義禮智天道盡其性則天則渾乎人事君子不謂性要見立命意君子不謂命要見盡性意盡性正以立命也

浩生不害章

善者人生之天理即性善也透性窮神以此起頭即以此結果始而為人之可欲者此理也終而為人之不可知者亦此理也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乎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耳

善人信人不可作對須照末節言善人也亦庶幾乎信人也若論本地風光實泊然無可欲也渾然無所有也本虛而無所謂實也無所謂光輝也故必化之而後入聖至於化始能歸根本地矣然曰化之則尚有所化者在也至於聖不可知則無方無體變化無窮

非惟人不能知即已亦不能自知共斯為神妙而難名夫此心之可欲者善也即理義悅心天爵樂善之意此欲出於理不着於情蓋性分中自有悅心之妙是反之身心自覺有無窮之味津津乎樂而不倦臺臺乎悅而獨得則謂之善若人見吾可欲屬言外意

有諸已看一有字是堅固之意或存或亡不可謂之有即有九分非十分有亦分數不相當亦未是信的地位到了信則中之所有者確為可據矣○可欲指性善而言所謂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者也信指性之根心而言所謂反身而誠覺萬物皆備者也

充實即上文信字充之而至於實謂所有之善充足飽滿於身雖有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也美

下主

○百十六

即純懿字樣無垢疵無虧欠意

光輝即其所充實之美不容揜藏處在身則辟面盎背在事則德澤化光是則所謂大也大即善之圓滿處○以瓦礫積之雖如丘山無繇有光輝若積珠玉小積即有小光輝大積即有大光輝今善則珠玉也故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而化者若水之融於日若金之鎔於火內化其所為充實之真外化其所為光輝之形大處猶有思勉工夫熟後消鎔變化不見有大之形迹其暢於四肢者不言而喻發於事業者無為而成是不思不勉從容中道故謂之聖人

以聖字不足以盡之故更著神字神不出於聖之外畢竟加聖一等若聖神果是一樣孟子不該說四之下夫聖如明珠神如明珠却

又走盤如夷惠清和便可知孔子聖之時便不可知孔子亦言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聖神果是兩等聖不可知亦特復了善的源頭蓋原頭之善本於不學不慮者也此不可知與赤子之不識不知同○湯武皆聖人也可謂神乎堯舜孔子亦皆聖人也可不謂神乎

二之中若稱他善却遠在善上此却是信的能信處尚未完滿故言二之中須知二四之間不是安身之地自善信而上還有無限地步善信豈是住脚處此正鞭策正子

通章見人有六品一品是神人二品是聖人三品是大人四品是英人五品是信人六品是善人總一善字做成結胎全在善信信即善之實也美即善之積也大即善之發也聖即善之安也神即善之至也

之至也

逃墨章

非徒欲成就楊墨並欲收楊墨以為用意見異端之未來也不得不嚴以拒之其來也不得不寬以容之總是天地父母之心

楊與墨總是學仁義之道而差焉者也但墨氏有用而無體楊氏有體而無用體備而徐加設施較易耳楊子自為是早暗門墨子燕受是高明門世上大力量人多先誤入墨子一路緣他力量做不來自覺煩苦料他要逃墨歸楊楊子為我於世法上終行不去不得通達又要逃楊歸儒是逃楊固儒之地逃墨亦儒之機也不是楊子勝墨

通節要有一辨字吾儒不可不與楊墨辨然辨宜在未歸之先既歸

則當徐以俟其自悟
有布縷章

為當時取民無制者歟○力役之征自丁口所出○三征俱是少不得的故各下有字君子取民雖有定制而常有不忍盡取之心可見惠民不必罷征而殃民不必橫歛只一緩急之間而生死相關如此可不慎哉

諸侯之實章

提醒世主全在實字雖是三件然政事一件又所以撫養人民經畫土地○明王投珠抵璧正以聖人自有大寶苟紂衣珠玉自焚豈非殷鑒

盆成括章

孔子之學曰空空顏子之學曰若無才如周公尚不可有况乎小也君子以有才為幸小人以無才為幸須重道字看開得道大其才自不小

孟子之勝章

或人之意見得不以竊屨來寔以竊屨往矣或人終不悟

人皆有所不章

孟子教人盡仁義只達不忍不為便都說盡了

人總說仁義便以為難事不知包舉正在自家念頭裡不忍不為人皆有之患不能達耳其提醒人處在人皆有三字是指出體段以示人教人寔下手去做蓋人之真心為氣拘物蔽縱有不忍不為都行不去故下個達字使前念後念曲暢旁通再不為私意隔礙

非是從忍處為處遏抑之直從不忍不為初機時提醒令不至於有忍有為耳此是順稟法不是逆折法自其端倪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克達方可克不克亦不謂之達工夫只是一件○不忍之心萌於穀餼而以求大欲則不能達不為之心萌於呼蹴而以為宮室妻妾等則不能達萌處乃天然之雨露也不能達乃人為之牛羊也必去牛羊之所牧方見雨露之所潤

害人而曰心害人未至害人之心無不至穿窬而曰心穿窬未往穿窬之心已先往○人再沒有要害人的心就是在那裡做害人的事他心裡畢竟不欲的無欲害人亦非一端有明明白白害人者有始無欲害人而終害人者有外若不害人而內實害人者須一充開則真心隨在周流故曰仁不可勝用

○下五

○章九

義之類多端克無受爾汝及言結不過類中二項言所謂克無穿窬者豈必盜賊事然後見得不可為如以貪昧隱忍甘受爾汝或以語默用意探取人情是皆心術暗昧非光明正大之心皆穿窬之類也○凡人爾汝所加報然其不欲受者猶爾汝之名也我實有可輕賤處是爾汝之實也我能即此克之凡有所依違於中不能自快有所遷就於外不能自主者皆當克去使修之屋漏者可質之天地可對之鬼神於一切苟且污辱的事皆所不為使人終不得以爾汝加我此所謂克無受爾汝之實也如此則心地到處光明無所往而不為義矣

末節提出士亦妙見得爾汝之名不論士即平等之人尚覺得不肯受至於以言結以不言結士君子往往坐此而不覺此正細微處

如何不克○穿窬是妄意室中之藏有盜心因有盜行以語默結人是妄意人心中之事雖無盜行却亦是有盜心

卷浩然之氣則無受爾汝之實慎獨知之學則無結人之為

言近章

章意專為好議論而不務自修者祇提出修身二字以見根宗一理也在言上有遠近在守上有博約取譬之如已田人田

如告子公孫輩則言近而指不遠失之淺陋如莊列之徒則指遠而道不存失之荒唐皆非善言也楊朱為我則守約而施不博是為無用墨子兼愛則施博而守不約是為無體皆非善道也言守只是一道須要理會議論得停當纔做得停當○言不近則玄虛而無實或言近矣又淺陋而無味所以必言近而指遠者方為善言

○下五

○百千

守不約則泛濫而無歸或守約矣又拘泥而不廣故必守約而施博者方為善道指是言中含蓄的指趣施是守中發出的施為不下帶而道存所謂不離當身者是也隱然見治平之道即在此身上言之耳

遠莫遠於天下天下平至博也近莫近於此身修身至約也要冰一守守守者非守其身之軀殼已也吾身之理便包含天下之理○身上發議論即從身上運經綸○不曰耕田而曰芸田蓋身謂之修有修去私欲之意所求於人者重要人去修身而所以自任者輕自己不去修身此又為不守約而務施博者作一叮嚀耳自任輕是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也

克舜性章

此勉人不可不盡性意動容周旋一節是論性之德自然然而君子行法一節是論反之事當然而然是令人照湯武以法堯舜

非專評堯舜湯武也君子二字明指學聖人者

性者與性之不同之字指理言者字指人言性者純天之德反之法天之健反之與身之亦有別身是躬行實踐反是修為復性耳要見得與堯舜一樣○堯舜本體渾全不假修習現成是一個性故說性者是形皆化而為神物皆化而為則者也湯武由克己復禮反轉來的故說反之是反其形以歸神反其物以全則者也○堯舜豈無學蓋以性為學也湯武豈非性蓋學以復性也

聖人舉動處便是禮即由仁義行意德盛曰至則性粹矣此是性之妙○正行如顏行正行亦非不好只多了安排念頭此却是自

然而信

堯舜性之之聖法自我出即是造命下堯舜一等則必行法俟命法字即性之理凡天理所當為的端端正正有一規矩準繩立於此一毫不敢放過君子遵而行之循循天理一稟於法而此外絕不計較是所謂順受其正者俟命不過純其行法之心非二念也而已矣見作聖之法更無他道○法蕪心法身法奉天理以周旋也法實載命令實行法兩者原非相判○動容中禮無所為而為固是率性即行法俟命亦非有所為而為復性也

說大人章

此不是把自家與大人較須把我字說得大方妙吃緊在古之制一句聲勢赫奕孰與夫道德尊嚴今人非是畏大人直是畏其宮室

等之巍巍耳孟子非是藐大人亦是藐其宮室等之巍巍耳勿視巍巍全從浩然中養來此即所謂藐也不是禮貌上倨傲待他○視以眼界言志以心界言古制原在聖賢心上三不為是鄙之之詞凡人窮居時談修庸之事則曰我弗為一當得志遂不覺悠然縱肆惟無制耳士君子得志自有行道濟時澤今法後的事業豈效此等輩所為此是上念天命下念民心自有所制而不敢為也制即行法俟命的法字識得道理便有個當然之則不可踰越妄為處所謂制也制可以藐不制古可以藐今在我可以藐在彼

養心章

養心莫善於寡欲心字決指天理言欲字決指人欲言蓋人欲分數多則天理分數少人欲分數少則天理分數多○口之於味

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於安佚此人事也聖賢亦安

能察而絕之但未來希想當前恣肆過後留滯此皆所謂欲也故孟子令其寡之周子令其無之非是欲人斷絕其事只是欲人潔濯其心○孔子對顏子故言克已周子對寡欲人故言無欲孟子對多欲人故言寡欲寡欲二字是孟子救人權宜方法原非絕頂之談世人不知成曰欲不可無也亦不可多也此則左袒人欲者也不知寡欲田地豈學人安身立命之境乎必寡之又寡至無欲受用終身行不了○人心欲念有起則覺有覺則除件件捫情歸性之謂寡但不能保其不起故不言無而言寡耳寡字是用工不在分數多寡上說

魯管仲羊秉章

至重不忍二字此是吾之口中有父存物之味中有父存是雖吾之
父不存而吾心之父存也此曾子不忍之心也人子如生如存這
點念頭終身不辭觸物偶動特借羊聚點出若計較羊聚膾炙便
認影子作真人於不忍源頭何啻千里

孔子在陳章

道統之傳止有一中即章末所謂經也中道之絕續辨於真似孔子
之思狂狷思其真也惡鄉原惡其似也孟子拈出互經而已矣可
謂得中之嫡派○狂狷不在人情世態上留神只在人心世道上
留神鄉原不在人心世道上留神只在人情世態上留神心分邪
正品分真假世分治亂狂狷於中行分偏全分生熟鄉原於狂狷
分邪正分真假○今日為狂狷固小有功於堯舜將來為中行尤

下五

百五

大有功於堯舜故孔子思其人為堯舜之道計也使一鄉皆稱焉
原人一人是堯舜罪人使一鄉皆化為原人人是堯舜罪人故
孔子思其人亦為堯舜之道計也

進取不忘其初初是最先第一念狂者不染世情不繫本性一毫不
受轉換故能不忘其初心○初本色也媚世念頭俱後來添入惟
不失本色者近是

中庸二字是一章主腦故思其少只推狂者說○聖賢諸人只言其

槩如字有不能盡舉意孔子之所謂狂要着孔子二字

事功則稱古帝王學術則稱古聖賢動輒以古人自期不掩非行不
掩言之謂乃不遮掩以自蓋是短處亦是好處見其正大光明全
不自家掩護

狂又不可得指人心之習壞言不屑不潔以心言不以事言要玩屑
字潔之與不潔辨也義利之途顯屑之與不屑辨也心迹之介微
是又其次又是一種人品非狷次於狂也

狂者得聖人之神狷者得聖人之骨鄉原得聖人之皮衆人以皮相
故原之聖人以神相故賊之○過我門謂其託迹於吾門之道也
不入我室謂其似之而非不入吾道之實也下不可入堯舜之道
正是不入我室意

鄉原媚世如何敢譏狂狷蓋狂狷世俗之所不滿者也鄉原亦從而
不滿正是媚世心腸其譏狂者慕古則便以今人自安其譏狷者
察合則必以諧俗為志既不取為聖賢又不敢為豪傑又不是憤
然蚩蚩之庶民東首東尾消沮閑藏哄過了一生賊一鄉并以賊

下五

百五

天下後世最為斯道大害

聖人在世善者好之不善者必惡之鄉原之為人忠信廉潔既足以
媚君子同流合污又足以媚小人全副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聖賢
看得他明明白白何得不惡○流俗汚世君子正該去變化他即
不能亦須中立不倚謂何與之合同反是引誘他不好了這便沒
有實心為人之意以此欺世即為不忠信以此盜名即為不廉潔
止可謂之似耳

義萬變而不窮佞亦有圓轉之意信一成而不毀利口便捷亦有確
然之意

君子是孟子自寓經即上文所謂德堯舜孔子所傳之中道也又經
只在開明人心更無別法經者大中至正萬世不易之常道君子

反經凡身之所行事之所施言之所辨務合乎中正之理耳直舉向之既晦者及而明之舉向之既亂者及而理之舉向之既壞者及而扶之但使真忠信真廉潔立的在此似者為庶庶民誰去信從他只剩得一個卿原耳邪惡不遂無乎可見君子獨自一個攻異端其勢尚孤今庶民與直是合天下攻異端了妙妙

孔子惡鄉原孟闢楊墨是一生得力處
君子反經而已矣今日反經不必辨楊墨闢佛老惟是易富貴利達之習為道德仁義之歸天下自然太平○惡鄉原為其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則狂狷之可與入可知故下章直指堯舜正統所在由堯舜章

道體有道脈有道運有道統何謂道體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婦

愚不肖天理流行隨在充滿是也何謂道脈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之類是也何謂道運一治一亂一晦一明是也何謂道統使道體散之天下者會之一身道脈隔之世代寄之迹象者融之神化道運晦而明亂而治是也故道體偏之人人道脈寄之文獻道運道統賴之聖賢擔荷

通章是孟子叙道統以終七篇繼往開來之義重一知字此知且天地而不滅無其人觀面不解有共人千古猶通所云見知羽翼道統者也聞知主盟道統者也總之使此知不昧耳見斯道在天地間決無絕而不續之理章內之字指何物即上章所謂中也經也即上孟首篇仁義是也自堯舜至孔子中間相傳只是純然仁義不雜一毫利欲人能於此見得分明便是見知堯舜之道聞得分

明便是聞知堯舜之道孟子一書主張在是學人宜從此求知不然總多見多聞王陽明先生所謂箇箇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若遮迷○禹皋諸人須有証驗禹執中之命皋典禮之謨湯有制事制心之學伊尹一德之輔葉朱建中之語文王緝熙敬止之學太公丹書之戒散宜生敷教之迪孔子則有識大識小之學其實道統相傳不在事迹上○斯道在天地間一脈相傳刻刻流行代代相續如湯文繼起只消會得堯舜精神何須定要禹皋手中討個明白大抵孟子意思正為從古聖人定有個親炙的有個興起的斯道必不斷絕即今世既未遠居亦甚近則洙泗之傳定自有在難道歷世相傳之道統至今中斬了不成是孟子但於孔子後自任堯舜以來一個人耳

聖人問世而一生每以五百年為常期斯道有絕而必續定以聞知者為繫屬此節末二語說者紛紛如以孟子任見知則與太公望散宜生諸人同局且置顏魯於何地况孟子曰姑舍是即顏閔亦非其類則必不任見知明矣觀聞知者為湯為文王為孔子則其必任聞知又明矣仔細看來說個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似任聞知說個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又似任見知及細玩然而兩字是與上文二句相反之辭是說去聖人之世未遠似不敢當聞知又說近聖人之居甚近似當任見知然而無有見知乎孔子則亦無有乎聞知者爾予未得為孔子徒也是不曾見知的註脚又曰予私淑諸人也是自任聞知的註疏見得見知既非我則亦聞知別無人宛然有當今之世合我其誰意此節馮少墟辛復元徐筆

洞三先生俱有發明並附於左

馮少墟先生曰玩通章見孔子得統於文文得統於湯湯得統於堯舜而中間禹皋陶諸人特為之承前啟後云爾然而無有乎爾二句人徒知孟子以禹皋陶諸人自任而不知其所以自任之意正是為後來之湯文孔子者地耳此其屬望後人的意思至懇至切真是聖人天地之心

辛復元先生曰孟子於子思為見知於孔子為聞知然而二句非專指自家正恐自家統緒今日日前無見知者將來安得有聞知上句望當時下句望後世

徐筆洞先生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兩個予字是反而揣身之詞然而無有乎爾二句是設為問世之詞揣身者繼往

下注

○再七

之意問世者待來之思○孟子孔子時地相近孟子自幸則然其實隨地可擔道統何拘鄒魯隨時可擔道統何必五百士顧自立何如耳世有聖人我固當為見知世無聖人我亦當為聞知繼不可醉生夢死孤負此知

有孔子不可無孟子有孟子不可無程朱薛敬軒篤信程朱真是我明一砥柱○周程朱薛以前非無哲人維持道統周程朱薛以後非無哲人維持道統惟至周程朱薛而統於一此滴滴孔門真血脉也請有志有識者尚論之

四書則下孟卷之終

四書則

無卷數 山西巡撫採進本

明桑拱陽撰拱陽字暉升蒲州人崇禎癸酉舉人其書取諸家講章立說不同者刪定歸一間以已意參之命之曰則以見其則不遠之意先大學中庸次論語孟子各有圖說總論大旨為舉業而作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二
十六卷(一)

〔明〕徐養元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康熙留耕堂刻
本

序

昔者子輿氏曰夫道
一而已矣一者何心
是也陸象山亦云南
海有聖人出焉此心
同此理同也北海有
聖人出焉此心同此
理同也同卽一也學

董序

者將以明道豈文之
尚哉如以文而已者
炫奇弔詭將何所不
至學楊子雲樊宗師
而不至漸爲魑魅而
不知矣故天下之理
愈淺近則愈淵懸近
取諸身目視耳聽至

尋常矣然目之所見
無遠近也耳則能近
不能遠耳之所聞無
內外也目則能外不
能內又何以稱焉諸
子百家言人人殊談
奇變幻至不可窮卒
有踰於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朋友之義者
乎固知掃地祭天蒞
藻羞神理之至者文
弗加也余友徐長善
少年爲制舉時備極
攻苦于先儒說書之
言皆能會釋而折衷
之以歸于至當甫博

一第未久卽返初服
無所用其未足者故
于諸書選定最多其
已行世者有四書集
說余曾爲序言弁首
矣晚復更爲裁定貫
以常語曰四書兒言
集說垂成而病旣成

遂以易簀今長善之
墓宿草矣冢君子重
不忍其親之苦心斯
道者湮沒而弗彰也
數米併食以授梓人
將竣復問序于予嗟
乎長善之意予則知
之天下無道則言有

枝葉所謂詖淫邪遁
生心害政者是也若
兒未能言父母可以
心求兒方能言乃心
惟在父母四書兒言
者固所謂心理同然
一真不隔者也羣言
淆亂衷諸聖聖人者

亦不失其赤子之心
豈有他哉天下之人
苟能因兒言以見聖
賢之心而因以自見
其心則長善之爲功
于世不小夫誠能自
見其心則併可歸於
無言吾道一以貫之

意者其有待于斯乎

嘗

康熙丙午春暮

智光道人董國祥

書

序

堯山長善徐先生余兄弟
輩齡年之業師也癸未登
第酉戌閒較士楚中未幾

親序

解綬端以著書明道爲事
如四書集說等刻旣已不
脛走四方家弦而戶籥矣
已而念篇帙浩繁貧士難

以購求且後生小子未易

觀覽復取大全蒙引存疑
淺說諸書擇其中最明白
易曉者彙爲四書兒言集

親序

說付之梨棗吾師嘉惠後
學之心可謂委曲而周至
矣乃剗剗未終忽歌梁木
子重兄經營葬事畢問序

於余且兢兢以半途爲懼
余自愧力薄不能了此復
令走都門謀之家崑林兄
相與翊贊之吾師未竟之
業庶乎克底有成耳夫易
著山泉詩譏佩觸誘掖獎
勸恆於童稚之時基之吾
師不憚拮據撫抄輯刊布俾

魏序

三

天下之讀是書者人人得
聖賢之真詮而不惑於異
端邪說行見理學昌明英
才蔚起發蒙養正之功當
駕蔡虛齋陳紫峰諸先生
而上之也

魏序

四

皆

大清康熙四年歲在乙巳

栢鄉門人魏喬訥頓首

拜題

序

五

四書字畫辨疑

上論

習从羽从白習从習非

謀从謀非

傳从傳非

汎从汎汎非

良从良非

儉从儉非

異从異非

辱从寸在辰下

詔从詔非

蔽从蔽非

邪从邪非

踰从踰非

遲从遲非

御从御非

觀从觀非

度从度非

損从損非

庭从庭非

忍从忍忍非

笑从竹天竹得

倩从倩非

繪从繪非

賈从賈非

奧从奧非

窳从窳非

禱从禱非

郁从郁非

科从科非

窳从窳非

禱从禱非

雖从雖非

浮从浮非

傷从傷非

果从果非

途从途非

諫从諫非

各从各非

歌从歌非

四書字畫辨疑

上論

一

歌从歌非

封从封非

類从類非

詔从詔非

處从處非

約从約非

類从類非

通从通非

惠从惠非

怨从怨非

勞从勞非

鄰从鄰非

數从數非

疏从疏非

綏从綏非

數从數非

魯从魯非

侯从侯非

履从履非

憎从憎非

漆从漆非

帶从帶非

賓从賓非

寢从寢非

牆从牆非

產从產非

滅从滅非

蔡从蔡非

藥从藥非

稅从稅非

乘从乘非

清从清非

再从再非

甯从甯非

念从念非

直从直非

顏从顏非

面从面非

弓从弓非

庚从庚非

乘从乘非

急从急非

角从角非

舍从舍非

孽从孽非

復从復非

屬从屬非

箴从箴非

孤从孤非

黃	從日从黃	隅	從止从角	穆	從禾从稷	照	從火从照
君	從尹从君	父	從父从非	慈	從慈从非	與	從中从力从與
交	從交从井	瞻	從瞻从井	澳	從澳从井	萊	從萊从井
倚	從倚从井	切	從切从井	磨	從磨从井	兮	從兮从井
側	從側从井	戲	從戲从井	王	從王从井	賢	從賢从井
沒	從沒从井	聽	從聽从井	綸	從綸从井	情	從情从井
盡	從盡从井	辭	從辭从井	志	從志从井	嘗	從嘗从井
竊	從竊从井	程	從程从井	補	從補从井	言	從言从井
久	從久从井	蓋	從蓋从井	通	從通从井	焉	從焉从井
來	從來从井	裏	從裏从井	精	從精从井	全	從全从井
體	從體从井	毋	從毋从井	謙	從謙从井	慎	從慎从井
巴	從巴从井	大	從大从井	五	從五从井	心	從心从井
開	從開从井	然	從然从井	視	從視从井	已	從已从井
肺	從肺从井	益	從益从井	形	從形从井	會	從會从井
指	從指从井	嚴	從嚴从井	富	從富从井	潤	從潤从井
廣	從廣从井	胖	從胖从井	悅	從悅从井	恐	從恐从井
懼	從懼从井	樂	從樂从井	憂	從憂从井	愛	從愛从井
賤	從賤从井	矜	從矜从井	教	從教从井	情	從情从井
美	從美从井	諺	從諺从井	出	從出从井	苗	從苗从井
成	從成从井	命	從命从井	保	從保从井	遠	從遠从井
養	從養从井	與	從與从井	讓	從讓从井	食	從食从井
戾	從戾从井	機	從機从井	堯	從堯从井	舜	從舜从井
帥	從帥从井	從	從從从井	桀	從桀从井	暴	從暴从井
令	從令从井	反	從反从井	藏	從藏从井	喻	從喻从井

柔	从女非	報	从報非	枉	从衣从壬	革	从革非
矯	从矯非	倚	从倚非	變	从又俗从	怪	从植非
述	从述非	遵	从遵非	半	从半非	塗	从塗非
廢	从廢非	婦	从婦非	飛	从飛非	躍	从躍非
淵	从淵淵俱非	耽	从耽非	改	从己有過之	朋	从月非
難	从難非	友	从友非	謹	从謹非	夷	从夷非
登	从登非	怨	从怨非	尤	从乙加險	險	从險非
承	从承非	高	从高非	卑	从卑非	妻	从妻非
承	从承非	祭	从祭非	祀	从祀非	神	从神非
覆	从覆非	嘉	从嘉非	憲	从憲非	度	从度非
四書字畫辨疑		禮	从禮非	侯	从侯非	蔡	从蔡非
廟	从廟非	祖	从祖非	器	从器非	昭	从昭非
奏	从奏非	郊	从郊非	社	从社非	禱	从禱非
策	从策非	樹	从樹非	虛	从虛非	勇	从勇非
羣	从羣非	恥	从恥非	懷	从懷非	勤	从勤非
諛	从諛非	任	从任非	泉	从泉非	稱	从稱非
送	从送非	往	从往非	絕	从絕非	危	从危非
朝	从朝非	博	从博非	贊	从贊非	將	从將非
次	从次非	著	从著非	禍	从禍非	禍	从禍非
祥	从祥非	龜	从龜非	辰	从辰非	辰	从辰非
徵	从徵非	堀	从堀非	辰	从辰非	辰	从辰非

災	構	毫	解	訖	捷	檢	曳	營	屬	上孟	刑	四書字畫辨疑	愧	網	狷	莊	啓	啓	建	汝	殖	冠	禽	繫
从大从川中加	从構非	从毫非	从解非	从訖非	从捷非	从檢非	从曳非	从營非	从屬非	从人从大从用	从二从千	从愧非	从網非	从狷非	从莊非	从啓非	从啓非	从建非	从汝非	从殖非	从冠非	从禽非	从繫非	
強	快	枝	補	幸	襄	梃	步	切	取	取	恭	中	簡	照	密	裕	章	幾	說	純	純	龍	勻	洩
从強非	从快非	从枝非	从補非	从幸非	从襄非	从梃非	从步非	从切非	从取非	从取非	从恭非	从簡非	从照非	从密非	从裕非	从章非	从幾非	从說非	从純非	从純非	从龍非	从勻非	从洩非	
惛	弱	起	鈞	嚴	領	釋	從	填	洛	洛	八	八	潛	就	溢	殺	聰	永	未	溫	溫	龜	龜	龜
从惛非	从弱非	从起非	从鈞非	从嚴非	从領非	从釋非	从從非	从填非	从洛非	从洛非	从八非	从八非	从潛非	从就非	从溢非	从殺非	从聰非	从永非	从未非	从溫非	从溫非	从龜非	从龜非	

阮	惕	穆	假	辜	臨	撓	解	膠	屬	鑿	閔	四書字畫辨疑	係	壹	奇	揚	榮	愚	巡	越	愚	初	奮	奮
从阮非	从惕非	从穆非	从假非	从辜非	从臨非	从撓非	从解非	从膠非	从屬非	从鑿非	从閔非	从係非	从壹非	从奇非	从揚非	从榮非	从愚非	从巡非	从越非	从愚非	从初非	从奮非	从奮非	
担	面	戶	濕	潔	厥	揭	懸	高	鼎	業	業	上孟	促	木	厥	衰	荒	荒	雪	枯	霽	免	微	微
从担非	从面非	从戶非	从濕非	从潔非	从厥非	从揭非	从懸非	从高非	从鼎非	从業非	从業非	从係非	从木非	从厥非	从衰非	从荒非	从荒非	从雪非	从枯非	从霽非	从免非	从微非	从微非	
楊	術	活	暇	拔	懶	刺	丑	鉉	金	業	業	九	置	范	斷	豈	蒙	招	聘	聘	聘	聘	聘	聘
从楊非	从術非	从活非	从暇非	从拔非	从懶非	从刺非	从丑非	从鉉非	从金非	从業非	从業非	从係非	从范非	从斷非	从豈非	从蒙非	从招非	从聘非	从聘非	从聘非	从聘非	从聘非	从聘非	
裸	悅	座	陰	萃	紆	紆	郵	郵	滋	統	充	充	充	充	充	充	充	充	充	充	充	充	充	充
从裸非	从悅非	从座非	从陰非	从萃非	从紆非	从紆非	从郵非	从郵非	从滋非	从統非	从充非	从充非	从充非	从充非	从充非	从充非	从充非	从充非	从充非	从充非	从充非	从充非	从充非	

婁	從婁非	輪	從輪非	準	從平非	純	從純非
撥	從撥非	沓	從水从月俗	鑿	從鑿非	慕	下从心有从
麗	從麗麗俱非	裸	从衣从果俗	褻	从二从女	墻	从牆非
毆	從毆非	獵	從獵非	叢	從叢非	鴟	從鴟非
睥	從睥非	胃	從胃非	瞭	從瞭非	淳	從淳非
兇	下从人俗从	嫂	從嫂非	豺	從豺非	勢	從勢非
倌	從倌非	底	從底同	條	從條非	郢	從郢非
漆	從漆非	涉	從涉加一	寇	從完从支俗	膏	從膏非
導	從導非	收	從收非	搏	從搏非	資	從資非
逢	從逢非	汔	從汔非	檣	從檣非	蒙	從蒙非
鼻	從鼻非	狼	從狼非	瞞	從瞞非	墻	從墻非
四	從四非	下	從下非	士	從士非		
號	從號非	忽	從忽非	忸	從忸非	捫	從捫非
牀	從牀非	鬱	從鬱非	忸	從忸非	忸	從忸非
兜	從兜非	丙	從丙非	鯨	從鯨非	庫	從庫非
葵	從葵非	丹	從丹非	髮	從髮非	詭	從詭非
橘	從橘非	痲	從痲非	髮	從髮非	鯨	從鯨非
號	從號非	奇	從奇非	錡	從錡非	垂	從垂非
籍	從籍非	卻	從卻非	薄	從薄非	淹	從淹非
析	從析非	櫛	從櫛非	莽	從莽非	湍	從湍非
激	從激非	酌	從酌非	釅	從釅非	姿	從姿非
磽	從磽非	率	從率非	梁	從梁非	綴	從綴非
瘳	從瘳非						

稗	從釋非	穀	從穀非	櫛	從櫛非	樓	從樓非
鈞	從鈞非	翅	從翅非	樓	從樓非	樓	從樓非
弁	從弁非	凱	從凱非	機	從機非	輕	從輕非
解	從解非	盟	從盟非	決	從決非	趙	從趙非
亮	從亮非	寐	從寐非	豕	從豕非	鹽	從鹽非
妖	從妖非	昏	從昏非	孽	從孽非	豕	從豕非
摩	從摩非	初	從初非	餐	從餐非	整	從整非
范	從范非	銳	從銳非	康	從康非	爛	從爛非
珍	從珍非	奮	從奮非	炙	從炙非	隕	從隕非
臻	從臻非	軌	從軌非	攪	從攪非	括	從括非
輕	從輕非	康	從康非	餽	從餽非	膠	從膠非
爽	從爽非	從	從從非	環	從環非	膠	從膠非
涼	從涼非	從	從從非	環	從環非	膠	從膠非

右所攷校字遠照洪武正韻旁及六書統字學字彙諸書得按詳訂明言字从某成俗从某非一一絲分眉列從來訛沿舛襲其知其謬者一洗而正之不獨為應制科者之助其於國家同文之治亦不無少補云

康熙戊申仲冬月新安俞廷棟吉雲甫重校

疑字辨總錄	論語	而衆星其之	不如諸夏之亡也	其如示諸斯乎	無所取材	井有仁焉	不至於穀	毋慈毋必毋固毋我	瓜祭	莫春者	九合諸侯	四書發字辨	鄉原	君子義以為上	君子不施其親	日知其所以亡	多見其不知量也	大學	在親民	知止而后有定	克明峻德	此之謂自謙	身有所忿懣	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其作俱後于路	其古無字	示視同	其義同	仁作人	至作志	毋作無	瓜作與	莫作暮	九作糾	鄉作向	上動同	施作施	亡作無	多與孰同	親當作新	后後同下凡有	後作後	謙作謙	身作心	其作俱後于路	其古無字	

上恤孤而民不倍	原非同出倍字
儀監于殷	儀詩作室
命也	命作畏
中庸	素作素
素隱行怪	僻字同後凡僻
辟如行遠必自邇	字多僻此
樂爾妻俗	字同
憲憲令德	憲作顯
其如示諸掌乎	示視同
既粟稱事	既作飲粟原同
一卷石之多	卷與事同
裁及其身者也	裁古史字
霜露所除	除音德
奏假無言	假格同
孟子	官音易
時日害喪	酒洗同
順比死者一酒之	由舊同
由水之就下	以已通
無以	惜音同
吾惜	作同同後辟字
欲辟土地	若微此
句踐事吳	句音鈞
一人衡行於天下	衡音同
反其施倪	施音同

太王居邠	邠音同
由反手也	由音同
猶方百里起	猶音通
內交	內音通
由弓人而恥為弓	由音通
木若以美然	以已通
龍斷	龍音也
今滕絕長補短	絕音也
草尚之風	草音也
則市買不貳	市音也
出疆必載質	出音也
不以急乎	以已通
匪厥玄黃	匪音同
閉門而不內	內音同
已賴顧曰	賴音同
利其爵	音史同
駸魚駸爵	駸音同爵音同
道在爾	道音通
人不足與適也	適音通
其橫逾由是也	由音通
由已溺之	由音通
舜尚見帝	尚音同
庶人不傳質為臣	質音同
者矣	者音同後者字

無或乎	屈而不信	越人關弓	君不鄉道	曾益其所不能	衡於慮	法家拂士	舉非九朝	終身所然	尼於陳蔡	四書章句	士憎茲多
莫測	信仲同	趙齊同	關學同	耕向同	會和同	衡和同	拂和同	虞和同	初和同	新和同	尼和同
四	精作喻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論卷之一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鍾子重 甫較閱
靖子寧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此章言為學之道必足於己及於人而又能忘於己焉則學成德至而為君子矣

學之為言效也以己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者以求其知能之謂也而字是承上起下之辭時是無時不然習是重復溫習之是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說是有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己

子曰聖賢教人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求知未能而求知求能凡有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一

一

可效處皆當效之也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蓋未能理會得時便去學已學了又去重學如學做此一件事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夫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習之功若習得專一一定是脫然通解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有自得於心而不能以語人者矣不亦說乎如小兒為字知得字合恁地寫須將心思量安排持將筆去寫成幾箇字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到後來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大抵學到說時已是進了一步只說後便自住不得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是同類朋友自遠方來是近者既至遠者畢來樂是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

所當戒也

巧是奸令是善巧言令色凡辭色間務為華藻以悅人視聽者皆是

仁字以心之德言鮮矣仁大體是無仁了

子曰人有此心以共有是德也只是心在時便是仁此心不在便不

是仁只爭一箇為己為人如物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亦何害若

乃善為甘美之辭而使聽之者喜這便是巧言務為柔順之色而使

見之者悅這便是令色這樣的人但做這模樣務以悅人其心還在

腔子裏否一向逐外人欲溫熾天理滅矣又去那裏討仁也夫知巧

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學者不可不察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此章曾子言省身慎行之事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

四

論語

省是有察思是盡心的意思信是誠實忠是就心上說信是就事上

說是言行相顧之謂傳是傳授習是習熟傳習不可專主知須兼行

說時復思習也重復踐行亦習也

曾子說我於一日之間嘗以三件事省察已身三者雖何大率人情

處自己事時甚著緊為別人事便自不如已事切了已自有私意

偏病却最重須是去却此心為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

思量便盡已之心不得兩兼滅裂始為他謀若不合做則直與說道

事決然不可為不可說道這事恐也不可做或做也不妨不曾著心

設爾如此便是不忠我故為人謀則省其或有不忠乎與朋友交凡

事當要自家實底心與之交有便道有無便道無不但謂言語以實

凡事皆要實我與朋友交則省其或有不信乎立志不堅信道不篤

傳之於師多因循苟且而不能習之於己我則省其所傳者察或行

所未習乎吾以此三者省其身若果有之則身為所累而不敢不

速改若果無之則心得所安而不敢不加施一日之間兢兢業業如

此焉嘗有須臾寧乎曾子自治誠切如此蓋進德工夫也夫曾子之

學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也不足哉然不肖別成只是見得此三事實

有纖毫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自百特此事較急耳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此章言治國之要

道者治之理也乘是車四馬駕車叫做一乘千乘之國是出兵

車千乘的大國敬事是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無信是

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節用是用度有節愛人是凡人皆當

愛使民以時是不用農功之時

子曰治千乘之國其要有一要敬事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致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

五

論語

謹不敢慢敬了又須信如與民期會及律令賞罰之類領示臣民

不食其言節已之用度不濫用盡其所入度其所出節用了又須愛

人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但是人皆當愛又須使民以時如春來當

耕夏來當耘秋來當斂便當隨時使去做至冬來農隙之時方用他

得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

力始得親於上上下下相關方可以為治此三言者若推其極竟舜之

治亦不過此故以為治國之要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

交

此章推言為弟子之職弟子如今所謂子弟即小學生輩也入則

孝是在家庭之內要善事父母出則弟是出在宗族鄉黨之間要善

事兄長謹字當訓敬慎敬慎是字義行有常其意也信是言的有實

況字解微學字衆是衆人就是親近仁是仁厚有德的人修力是修

說

刺的工夫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學者講其理而習其事

孔子說凡爲人第爲人子的人人則善事父母以盡其孝出則善事

兄長以盡其弟所自必詳而自焉有常動作威儀出入起居皆有常

度而不妨所自必信而自焉有物信之見於言者以實之謂也況衆

衆人無憎嫌人及不自古便宜之知皆是行中自見識言動立身

這有仁厚有德的人我便當親他而有嚴憚切誨之益行此數事外

有餘利工夫如汎愛衆何曾便時時有衆之可愛便有仁者於此得

以時時親之便可將此工夫去學文蓋詩書所載皆聖人教人爲人

之道而禮樂射御書數亦日用之不可闕者故有餘力自當學矣非

謂行到從容地位也蓋德固不可一日而不修學亦不可一日而不

講此爲弟子之職知行兼備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爲聖爲賢蓋

亦不外是也南軒張氏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一 六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

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此章是子夏重本之言希賢

上一箇賢字解作好字下一箇賢字是有德的賢人易色是能移易

其好色之心能竭其力謂凡其力之所能爲者皆當竭盡而無餘能

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不爲一己之私計與朋友交取友也言而有信

不空言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謂能盡此四者雖或以爲未嘗

爲學吾必謂之已學矣存疑

子夏曰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故學者之務有

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有人於此賢人之其好色之心是

好賢之心篤有似移其好色之心最誠無有似事父母者能盡力

爲之不換推只微七八分留兩分外事君能委致其身如送這身與

他看他如何使不爲己之私計與朋友交說的都是著實的言語言

焉而必踐其言或行焉而後見諸言內不欺已外不欺人蓋是四者

皆人倫之大者人固有實衷自好不待學而自能此數者然使其爲

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人雖說他未曾爲學我必謂之已學矣若

使未嘗學問而但出於資性之聰明則不過一事之偶合一時之興

取豈能事事盡美如是乎此可見爲學皆用力於根本切要之地而

不專在於言語文字之末也直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此章是修身之要朱子

重是厚重威是威嚴固是堅固直解

子曰君子之學當以厚重爲質尤當以忠信爲主而輔之以勝己之

友終之以改過之見蓋爲學之道須先自外面有形象處把捉扶登

起來人不厚重則見于外者必無威嚴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此

是說君子之道大概如此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一 七

主忠信

忠信是誠實忠爲實心信爲實事主忠信是以忠信常爲吾心之主

以威重爲質則學可固矣然不忠信則學皆無實如木之無本水之

無源一身都空了故善學者必以忠信爲主凡事物之來皆盡吾誠

心以應之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正而

思動而爲無往而不在是爲誠實無爲樸實頭有這骨子然後能進

德也朱子

無友不如己者

此理不易知亦不易行苟不得賢師友則明相與正而友不如我

者豈能有益是朋友纔不如我時便無教養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則無益且如人學作文須是與勝己者商量然後有所發明若只與不如己者商量則好者彼或不知不足彼或不識我又只見其不勝已臨深以為高深無激勵之意豈不為害所以此上忠信又當友勝已也

過則勿憚改

憚是畏難的意思勿憚改是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程子

主忠信則學之本立矣友勝已則學有所資矣然或憚於改過則自治不勇而惡日長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子故凡有過則常速改若今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便改則善可自此而積此主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一

八

會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此章是為當時君大夫為民上者端風化之本章引

慎是謹慎終是親之曾說追是追思遠不止親父母凡遠祖皆是民德歸厚是上之人如此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東陽許氏

會子曰惟民生厚本厚則民心之薄也亦在上之人無以倡之耳苟在上者致慎於親終而喪之日凡事以禮而不使少有後日之悔與思於既遠而祭之時一念至誠而有怵惕悽愴之心則已之德厚矣由是而下民化之亦能慎終追遠而各念所生其德亦歸於厚恰似著衣如此已壞了更加一件是之謂厚慎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所自不能已者民德歸厚不迫復其本然者爾豈有增益之哉雲峯胡氏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此章只是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章引

求是夫子訪求於人與是邦君以政事說與夫子抑是反語能與是疑辭直解

子禽問於子貢說夫子周流四方每到一國必然就知這一國的政事果是夫子訪求於人然後得而聞之與或是各國的君自以其政事說與夫子而知之與此設兩端之疑也章引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是恁地溫和厚厚良是恁地良善易直恭是端嚴恭敬儉是不放肆收斂之意讓謙遜也以得之是人皆親信而樂告之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一

九

若無故而與蓋夫子盛德充積于中而光輝自發於外故其容止言動無一不備此乃盛德之光輝發見於接人之際者其德容如此所以各國的君自然敬之而不忽信之而不疑都把他國中的政事可因可幸的來訪問於夫子故夫子因而聞之耳就如所謂求者而論之這等樣求豈不異於他人之求之者與蓋他人之求求也夫子以其德容而自致不求之求也若說是與則夫子之所求聞政者由時君不由夫子亦有德非聖人而時君與之以政者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則非求亦非與也章引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此章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與

志者行之本形者行者志之已形者也三年言其久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不改是不改其父在所以行者是半上落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遽改之

子曰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放為然雖無其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或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若父之道已是終身行之可也若不合於道則不得不改然其事有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事雖不善無甚緊要不改則不當於理要改則亦未可急必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便不覺乃見其孝蓋孝子之心自有所不忍耳若遽改之則有死其親之心有撓親過之意所行雖善亦未得為孝此就觀其行中又細看其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一

十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此章謂禮之行貴於和而又不可一於和也此章引禮是尊卑上下的禮節禮之用乃禮之行處非人之用禮禮是心安意可事事中節不待勉強如此斯字解作此字小太是小事大義由是行

有子說禮之在人如尊卑上下等級隆殺一定而不可易其體固最嚴然其為用必和順從容無勉强乖戾之意乃為可貴蓋吾心安處便是和凡恰好處亦皆是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是和處不待勉強如此須是如此吾心方安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也昔者先王制禮惟其和焉此其所以為美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推之四海而準傳之萬世而無弊小而動靜食息大而君臣父

何者不由於是哉此固自然之理而禮之全體如此也

知和之和不與上節和字同而和是專一於和與上節和字不同領仰天理中本然之節不以禮節之是於和便是離却禮了夫禮既以和為貴安無不有矣而後有所不行何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只是說行底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有箇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恣知和而和却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係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蓋禮之用和禮中之和也知和而和禮外之和也大其體之全也本如此而人之偏乃如此人之於理有毫釐之差則失之故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一

十一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此章有子教人謹始慮終之意有疑信是約信與人期約近是合近義是合其宜言可復不失信也恭凡致恭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近禮是其中其節恥自內生辱自外至因循傍也偶然依倚親又較厚如親仁之親宗則宗主之

有子曰人之言行交接凡有悔於終者皆由不能謹之於始若能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則可無自失之悔矣如今人與人要約不先度其事且鶴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若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如致敬於人合當拜却自長揖則為

不及於禮禮數不至人必怒之豈不為辱合當與那人相揖却去焉則是過於禮禮數過當被人不答豈不為恥故凡施做於人就要求酌務合乎禮之節文自不至於過不及而取恥辱矣與人相俵本圖交久但所依的不是好人初間不仔細斟酌與之相依下情却是宗他了後雖悔之亦不可追故當其結交之始就要審擇不可失了那有道可親之人則不但一時相依日後亦倚靠得著可以為宗而主之矣夫約信必合於事之安防其過也致恭必中於禮之節無過不及也因不失其親擇交之道也上兩節安明理下一節要知人工夫全在約信致敬因依時此教人以謹始處終之意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此章言為志力行之事朱氏公遷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一

三

朱氏公遷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窮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敏是急速的意思事非專指行事凡學問思辨窮理之事皆事也就足親近有道是有道德的賢人正是正其是非學以行言而知在其中致知力行皆為學朱氏公遷

孔子說凡人之為學厭怠者多為好者少所以不能成就惟君子之於學專心致志無一毫外慕之私就是食以養生也不去求飽居以容身也不去求安志在學自不暇及於求安飽是其存心處如此於求道之事如致知力行不敏則道不能至譬如行千里之途遇力不足處若不發憤勉強行去則中道而廢安能到得故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言語常思其有餘則謹慎收斂訥訥然如不出口不敢有一些放肆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易得不足故須敏是其用工處如此然有這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止其是非也不得然猶不敢自以為

是又必親近有道德的賢人以考正吾之是非乃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使吾之道都恰好而無差也蓋人不從事於道不可以言學不務得乎道不可以言好今觀君子不求安飽則其立志堅矣敏於事慎於言則其用工實矣取正有道則其趨向正矣以此求道則其道終可得乃可謂好學也已此是以見好學者之其難得也

此章言道無終窮學無止法

○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此章言道無終窮學無止法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一

三

朱氏公遷

之常也若能處貧而無卑屈之意處富而無矜肆之心這等的人其所得為何如子曰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一者之病無語無驕則能自守矣斯亦可也然而非其至者蓋無語無驕是知得諸驕不好而不為之耳不如那貧而樂的人心廣體胖處食自有其樂不自知其為貧也那富而好禮的人樂善循理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貧而好禮而驕最不好添一無字恰是蓋得過樂與好禮乃於此上加工隨貧富所治當如此分明爭一等也

子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詩是衛風淇澳之篇

子曰我以無語無驕為至矣而人子所有貧而樂富而好禮之云此其淺焉高下亦自分明即人子斯言則見天下之理無終窮而學

問之功無止息也。六人之爲學如磨石者既切之而復磨之如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精而益精是詩也其卽夫子斯言之謂與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是已曾說過的謂處貧富之道來是未曾言及的謂學問之功

孔子因于貢引詩蒹葭遂制詩之說詩有三百篇之多其言辭後婉意味深長非有穎悟之資不足以語此如賜也纔可與言詩也已矣我但告之以處貧富之道而未及大詩而此詩所言又非專言貧富之道爾乃能因我所已言而知我所未言觸類於一言之間而得意言語之外與爾言詩必能達詩人之深味而知義理之無窮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此章自學者立心處言之。

四書本義卷一

上論卷一

五

論語

四書本義卷一

上論卷一

五

論語

上已知只欲知己之善下知人却欲知人之善惡。事畢許氏

子曰君子求在我者不求人知如不見知於人此務外好名者之所患君子則以爲學問在己知不知在人自家德行充於中固不待人之知何患之有惟是我不知人則賢否混淆是非顛倒這是理有未明心有所蔽此病之在我者故當以爲患也蓋學到知人地位甚高須是先從裏面做出見得道理明白然知人若自家不能知得人便是自家不知得道理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此章爲當時之徒法而無德者言之。

政者正也以政之理言德是得之於心行之於身須是實到這裏始得爲政以德只如爲政有德相似北辰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共是問。

子曰天下之本在人心心之服在德人君居萬民之上要使那不正的人歸於正這叫做政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已身不正安能正人故必有德以爲動化之本如爲孝是心中得此孝爲仁是心中得此仁若是外面德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爲政以德亦不是把德去爲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豈無所爲但人所以歸仰乃以其德耳豈不待作爲而天下歸之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不動而衆星皆拱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北辰在天猶天之心人君南面以爲之主北辰居中以爲主是則不動之辰而

以爲羣動之本以德則能正人矣能正己以正人則天下皆歸於正矣取象於北辰蓋此意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此章聖人示人知要之學也。

四書本義卷一

上論卷一

五

論語

詩是詩經三百是三百篇一言是一句蔽字解作蓋字如以一物蓋盡衆物思是心思無邪是心思之正。

子曰學者必務知要如詩之爲經凡三百篇一篇自爲一事一事自爲一義可謂多矣只是其他便就一事上各見其意然就中有一句言語足以盡其義而無餘者皆領綱篇之辭有曰思無邪詩有善有惡說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說不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如關雎二詩詩曰壯猷鳴詩文王大明詩固是出於性情之正如桑中濮上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此詩來使讀者有所愧恥而以爲戒此詩之立教如此只是要正人心要得人思無邪且又寬緩不迫爲溫柔溫厚故讀之者所美者皆可以爲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爲戒約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篇思無邪折而言之則一篇中自有一箇思無邪惟思無邪一語直截舉全體

言之包說得盡見得詩教之本意其全備得許多字

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後理會思之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惡此章聖人言政刑之民之

道是率先引導之意以是法制禁令齊足齊是刑是刑罰免是率

而不敢為非免於罪以無所懼

當時為政者徒以政刑治民而不知以德禮為之本故孔子說人君

之治天下不過是安人為善禁人為惡而已但化之有本而致之有

漸若不知本原所在只把法禁令去開導他如事親則禁約他不

為事長則禁約他不弟使之本行遵守其有不從教令者便加之

刑罰使一齊都歸於孝弟無有違犯這等樣治民雖則能使民不敢

為惡然只是遵守法令懼怕刑罰亦不敢為惡以苟免於刑罰而已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

未能絕其為惡之心自以為惡為可恥也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

知恥矣是尚不知不善之可惡又安能進於善耶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禮是制度品節指五禮之文物而

言格字解做至字有恥且格是民恥於不善而必至於善

治以政刑民固苟免而無恥矣若使君之道民不徒以其法而皆本

於躬行之實如先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

以教民弟如安其家人安兄弟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此則民既有

所觀感而興起矣然其間亦有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以齊之有箇規矩準繩如言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何都有箇制度品節則使賢者而就不肖者金而及是等樣治民將

見那百姓每良心自然感發不但知惡之可恥而更下行為又且知

善之當為而力行以至於善矣有恥且格蓋義理人心所同得教

以德禮故有不待勉強而從者豈待求苟免刑罰而已乎

致民之化如此此可見人君治民當以禮為本以政刑為末以本

為末以末為輔則天下可治若果其本而徒恃其末而欲天下之治

也難矣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此章是聖人自言一生為學進德工夫效驗次第如此

志於學是一面學一面力行而志以聖人為志

子曰我今七十歲時節就有志於聖賢大學之道凡致知力行之事

修己治人之方都著實用工夫蓋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

四十而立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

立是把捉得定心有定定而物不能動搖

志方是趨向要求討道理猶是兩件物事如人適某處方行路又預

十平進修持守之功到立時便是脚下已踏實了世間事物皆動搖

我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則得而守之無所用志矣

四十而不惑

不惑是於事物當然之理皆曉之而無疑

既立矣又加以十年積索涵養之功而知見明徹無所滯礙蓋於事

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之辨那一邊道理是如何無不判然於胸中

更不用守矣

五十而知天命

天命是源頭來處知天命是知其所以然

蓋不惑方是隨事物上見得道理合是如此又充積十年到知天命

則知道通理所以然天命付之萬物乃是事物所以當然之故故父之慈子之孝須知父子是一箇人慈孝是天之所以與我者見得他本原一絲未處也如天命之謂性幸而之謂道四十是見得那率性之謂道五十是見得那天命之謂性又如門前有一溪其先知得溪中有水其後知得小溪源處天一人一頁而利然矣

六十而耳順

耳順是有人於耳即通於心無所不通所聞皆道也

知天命則猶思而後得又十年則凡耳之所聞者皆是道理而無所蔽微微去微微精熟貫通不用思量纔聞言便悟了蓋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人耳無不順若用力若不用力而自至於此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一

大

明新堂

從字解作隨字論是過矩是為方的器具不踰矩是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

由六十而進至於七十但覺十年之間無所用力而從容自到左來右去盡是天理隨其心之所欲而行之自不過於法度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蓋人心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漸安排入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為不要埋沒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為之只要剔刮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吾自初至老學於道而不倦德隨年而漸進而其次第大約有如此此吾進德之序也夫聖人生知安行本無積累之漸然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人不及知者反復參驗見其必然然後有以自信此尤足見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此章明孝必以禮為要

這是違悖

孟懿子問於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纔叫做孝孔子說孝親之道只在無違而已不當為而為固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無違二字簡要含蓄大有深意只因懿子不能再問故孔子未及明言其意耳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於我我對曰無違

御是御車孟孫御懿子

孔子因懿子不能再問故因樊遲御車乃告他說孟孫曾問孝於我我對說孝在無違蓋欲將樊遲之問以發明所言之意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禮即理之節文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一

大

明新堂

樊遲問孔子之言就問黃如何叫做無違孔子說所謂無違只是不違乎禮而已禮只是合做底大夫以大夫之禮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如父母在生之時凡朝夕定省左右奉養都依著這禮親沒之時凡殯葬之具必誠必信也都依著這禮到祭祀之時外則備物內則盡志又都依著這禮自始至終無一毫苟且之意則為敬親之至矣若得為而不為則是苟且以事親非孝也不得為而為則是陷其親於有違之地亦不孝也蓋不以禮便是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便是違背於理始終二於禮是乃所謂無違也當時三家僭禮自犯違了聖人說底本淵不特為三家僭禮而設然語意渾然推廣之無不包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此章指親心憂念其子之至切所在欲人子之體之也

孟武伯問於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纔是孝孔子說欲知人子事親之理當體父母愛子之心凡人父母本有不愛其子者惟愛之也切

故憂之也。澤唯恐其有疾病而常以爲憂。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憂其憂之。不說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愛子之切處。不獨謹疾而已。武伯所問者。事親之道。人子所答者。父母愛子之心。知父母愛子之心如何。則知人子事親之道當如何矣。然觀聖人恁地說。則亦可知其人與。朱子

子游問季子曰今之存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此章言爲子必敬

養是飲食供奉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大概是把當事視無形

聽無聲非特恭謹而已別是分別

三

藏板

子游問於孔子說如何是孝孔子說人子事親固要飲食供奉以養其口體然必內有尊敬的誠心然後可以言孝如今世俗之所謂孝者只是說能以飲食供奉父母而已殊不知飲食供奉豈但父母爲然雖至於犬馬之賤一殷與飽飲食都能有以養之但不敬爾然則養其親而敬有所不至則與養那犬馬的何所分別乎人雖至愚曉惡以大馬視其親者然幾敬之間尊敬之心一有不至則是以視其親者實無異於犬馬而不自知也當時之人只以能養爲孝恐子游爲人愛有餘而敬不足亦未免如此故特以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深著夫不能敬者之罪以深警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此章聖人所以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禮疏黃氏
色謂容色有事父兄之事有酒食子弟之酒食也先生謂父兄饌飲
食也。包註

子夏問孝。孔子說事親之際。惟是有那愉悅和婉的顏色。最爲難能。蓋色非可以僞爲也。惟深愛之心。徹於中。而後愉婉之色。形於外。非其真有深愛存乎其心。惟恐一毫拂其親之意者。安能使愉婉之狀。親見於顏色也哉。故事親有此而後。可謂之真孝。若夫父兄有事。爲子弟的替他代勞。子弟有酒飯時。與父兄飲饌。此則力之所能。而事之無難爲者。曾是以而可以爲孝乎。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故夫子因其所失而告之如此。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問也不愚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 卷一

三

藏板金

不違是意不相背如愚是只似一箇跌底還是顏子退省是夫子省
察私是顏子之私是他自作用處發落發也與箇見底真箇便去徹
於辟面益背皆見之聖人此語是抑揚其辭以喜之非是初見他如
愚而終知其不愚也

子曰道未易言未易知明者能得其端而生疑愚者一主於昏而無得有疑則有辯無得則無疑這兩等人其心雖異其迹則同今我與顏回終日間講論道理不止一端所言多矣他只默默聽受都無可否不曾有一些相背也未嘗有一語問難看他氣象如似那昏愚無知的一般似無所啓發及其退處乎獨而吾省之則見其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與之言者一一徹底出來更無窒礙其踐履之實雖即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有發見處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便其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以至博文約禮夏之時商之輅周之萇舜之

樂歷代之典章文物自原本至於條目他皆一一理會得來恰如親與一人做一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曉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相似然則回也豈真昏愚也哉夫吾與回言終日則見其如愚退而省其私則見其不愚如愚是他淳厚不淺露恁地時意思常藏在裏面不愚是他天資高功深力到見得道理熟故言入於心隨即融化更無渣滓故其發見於日用之間自然和順也然吾久已知回之不愚矣

子曰視其所以

此章言觀人自著而至微則人之情不能匿矣

視是大綱且看這一箇人以字解作爲字

子曰欲取人不可無知人之明欲知人不可無觀人之法蓋人之所爲非善則惡犬綱且看這一箇人是爲善底人是爲惡的人爲善的

則言其義

上論卷一

三

便是君子爲惡的便是小人其大略可知也

觀其所由

非常曰觀詳於觀觀所由是有他意思來處如何

夫所爲之不善者固不必言而所爲善亦未知其出於誠實否耶故爲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本意以爲已事所當然無所爲而爲之乃是爲已若以爲可以求知於人而爲之是意所從來已不善了譬如讀書是所爲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此做亦然多般有爲已而讀者行爲名而讀者有爲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果出於真實則善矣不然則亦僞耳豈得爲君子哉

察其所安

察密於觀安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

如惡惡臭不是勉強做來自無厭倦之慮若他本心愛如此雖自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僞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強教他恭儉一時之間亦能恭儉次第依舊自然踞傲了心方安這雖已勝似前一項人不是到此裏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安意耳必不會有終故又言心所安處處一節深一節也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廋是藏匿事言之者以見其必不能隱也

在已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如此人安所匿其情哉據其迹而徐考其心即其顯而漸極其微此聖人觀人之法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一

三

此章爲人師者言之

溫只是時習如一杯羹在此恐怕冷了將去溫來梅是舊日所已知者知新是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師是師範可云者明未至此者不足以爲師非以爲能如是而爲師有餘也孔子說天下之義理無窮而人之聞見有限若專靠記問則胸中所儲能有幾何若能於舊日所聞的但理會得了時時溫習這故中底道理漸漸發得出來覺滋味深長自有新得則是在我之義理因溫故而有以自得之又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然其應無窮故可以爲師且如有一人有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就此理上推究出來益不溫故固是問斷下若不知新只是記得箇硬本子更不解去裏面按尋道理則記問之學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說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

九事更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也蓋不溫故而不知新固不可得而求若溫故而不知新亦不足以為人師如無源之水其出有窮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待學者無已之求哉惟溫故而知新於以爲師其庶矣乎

子曰君子不器

此章是說君子學問功效之大

君子是成德全才之君子器是器皿不器是無所不施也

子曰人心元有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備但人拘於才之有限可以器言形器既成各周其用若舟楫以濟川車輿以行陸反之則不能若君子則學既有成而德已就格致誠正之道所以修諸已者既無不盡修齊治平之術所以推於人者亦無不明體無不具故隨所用而皆通大用之則大幾小用之則小效不

圖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一

論

朱子

拘於一所也

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此章是聖人因子貢多言而發也

先行其言是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是言之於既行之後

子貢問於孔子說君子是成德之人學者如何用功纔到得這箇地

位孔子說凡人言常有餘行常不足多是只管說去到後來都不逮

這便是行不顯言非君子也聖人何常教人不言若道只要自家行

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但識得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底却不要只

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若去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

步步着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意麼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纔說

得有實處豈不爲篤實之君子乎孔子因子貢多言故警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此章明君子小人德行不同之事

周是普遍比是偏黨

子曰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間而已均已均一與人親厚也大概君子心

公而大所以周徧無所不愛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爲諸侯則愛一

國爲天子則愛天下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無不是此愛

即有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國享其治

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

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惟善是與不必人之同

已人前背後都如此心都一般不偏偏在一箇此其所以爲君子也

至於小人則不然他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合親底他却自有愛

憎但見同於己者與之不同於己者惡之惟偏比阿黨而已便親厚

也只親厚得一兩箇而不能周皆是與人親厚但君子意思自然廣

圖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一

論

朱子

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較外面相似裏面大差了故幾微之間

不可不辨故聖人拳拳欲學者致審須要於相去不遠處分別得大

相遠處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此章是說學與思二者不可偏廢

學是未能如此便去學做思是研窮其理之所以然罔是昏昧底意

思殆是不安穩

孔子教人說天下的道理散於萬事而會於吾心故必加致知力行

的工夫而後能實有諸已這叫做學必加治道探索的王夫而後能

盡其精微這叫做思這兩件工夫問一不可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

中義理方得這叫做思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思低頭做不思

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如人說這事合意地做自家不曾思量這

道理是合如何則固然而已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傍事上體察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泉元不安靜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置得一張弓一隻箭向壁邊去射也如何得須是學與思互相發用學而思則理益明而不局於籠淺思而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虛二者偏廢則各有其弊矣求道者不可不知所務哉直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此章戒學者當正其學術而不可他用其心也案引攻是專治而欲精之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自爲一件道理學道家佛家之類皆是皆是傷害朱子

圖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一

美

論語集注

子曰自古聖人只有一箇平正通達的道理可以修己可以治人之道所以太平人心所以端正都由於此。舍此之外便是異端異端不是天生出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學者自家學有定止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惑於其術且專治而欲精之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以之修己便壞了自己的性情以之治人便壞了天下的風俗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所以說斯害也已直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此章是聖人正告子路以求知之道案引

誨是教誨誨女知之是教女以知之之道是知也是無自欺之蔽子路氣象驕蹇不能隨事精察便自說曉會得益有強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呼其名而告之說也長子以知之之道乎天下之義理有所知必有所不知人只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終無界限了則心中鶻突更無開明時終於不知已矣但於所知的卽認以爲已知於所不知道的卽說是我尚未知則雖或不能

盡知而何者爲知何者爲不知自家心裏明白而無自欺之蔽矣豈不爲知乎。蓋先去此一段蔽然後有可進之機也案引

子張學干祿

此章是教人不以干祿爲意朱子

于是求學干祿是其爲學有干祿底意思存疑

昔子張從學於聖門以干求祿爲意他時已是不正底心了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疑是所未信者殆是所未安者慎其餘指無疑無殆處尤是罪過悔是慎悔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朱子

子張不理會自己身上事先萌利祿之心故孔子教之說學本義

圖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一

子

論語集注

身不可爲利祿動亦盡其在我者而已蓋人黨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聞見所以爲言行之資也正是合用功處若聞見寡陋不足以爲學故聞欲求其多也而於多聞之中有疑說而未信的未可言也則聞之不言其餘所不疑者而又未可以勿言必慎而信之能如是則所言皆實而人不厭惡外來的罪過自然少了豈不寡尤見欲求其多也而於多見之中有疑殆而未安的未可以行也則闕之不行其餘所已安者可以行矣而又未可以易行必慎而行之能如是則所行皆實而已無愧怍心裏的懍懍自然少了豈不寡悔蓋聞見不多則不能參考得失能無尤悔乎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了不可言者亦言不可行者亦行能無尤悔乎既闕其疑殆而或未能謹其餘則所言所行雖是而不能無過當之病又能無尤悔乎若言能寡尤行能寡悔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亦

何暇有于祿之心耶然雖不求祿却自有得祿道理不待于而自得故曰祿在其中矣然則君子亦修在己祿之得不得非所計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此章言治國使民服之道

何為則民服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舉是舉用直是正直的君子錯是舍置而不用諸是諸助錯是邪枉的小人

哀公問於孔子說人君若百姓之上不知何所作為機能使民都心服孔子對說人君若要民服只要順民好惡之公心而已大凡正直君子必然人人愛敬他尊他得位行道邪枉小人必然人人憎惡他怕他誤國害民這便是民心所在人君若能舉用那正直的君子授之以位凡邪枉的小人都含羞之不便參於其間則用舍各宜合了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 卷一 天

人心好惡之公百姓自然惟情愛戴無一人之不服矣若人君舉用了那邪枉的小人使之在位而凡正直君子却含羞之不能有所簡拔則用舍顛倒便拂了人心好惡之公百姓每必然心非口謬雖欲強其服從而不可得矣蓋進賢退不肖乃治國之大本而好賢惡不肖乃人之正性然則人君於用人之際可不慎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此章明使民敬忠勸善之法在己之自盡其道也

莊嚴也敬是恭敬忠是盡心不欺的意思勸是相勸為善孝是上孝於親慈是慈於眾推此意以及人兼內外而言

季康子問於孔子說為人上者要使百姓每敬事於我而不敢慢違忠於我而不敢欺相勸為善而不敢為惡果何道以使之乎孔子說

為民上者不要求諸人只當盡其責誠能於臨民之時容貌整肅無有惰慢則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民之得於瞻仰者纔有所敬畏而不致怠慢矣季以事親為樣子以明率之又慈以使眾則推以及人而以恩結之二者須一齊有民方忠於已善者不舉用不善者便棄之則民不解使勸惟眾具善者而後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善康子之意必要使人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為而民自應者方其端非季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為益只做得自己工夫如此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此章聖人告或人以為政之道也

奚字解作何字為政是出仕而理國政

魯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謂孔子說夫子有這等抱負正當乘時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 卷一 天

有為何故不仕出仕而理國政乎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書是周書君陳篇孝乎是美夫孝之辭孝是孝順父母友是相親愛的意思友于兄弟是善於兄弟施行也施於有政是行於此二者即有為政之道也

孔子不仕之意有難以告或人者故只托辭以答之說女嬃我之不宜為政豈不聞周書所言之孝乎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則能施於有政他說君陳能孝順父母以友愛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推廣其孝友之心以為內外明尊卑序長幼使一家之老者舉安少者舉懷是家之政也

季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以孝友為之本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舉斯心加諸彼善推其所為而其政行於一家這就是為政了何

居官任職乃謂之爲政乎所謂政者只是正人之不正而已施之於國使一國的人服從教化固是爲政修之於家先使一家之人和睦整齊也是爲政此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古人故托以告之然使夫子得時得位其爲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說去也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夫大車無輓小車無輓其何以行之哉此章明信不可無也

信是誠實大車是平地任載之車牛車也輓是轅端橫木以縛輓者小車兵車田車乘車也皆駕馴馬輓是轅端上曲鉤衡者行之之行指車言

孔子說人之立心誠實乃萬事之根本人若無了信實便事事虛妄如今日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何也人必有信而後可行譬如車必有輓輓而後可行也若大車無了那輓則無以駕牛小車無了那輓則無以駕馬一步也運動不得其何以行之哉決然是不可也人若存心不誠言行無實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益無所往而不見阻也與車無輓輓者何以與哉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此章聖人言古今之通義因往推來也

凡朝代更換叫做一世

子張問於孔子說有一代之典必有一代的事迹不知自今已後朝代興亡至於十世之遠其事迹亦可得而前知也乎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因是相襲而不改禮是君臣父子夫婦之二綱仁義禮智信之五常

這其中都有節文故叫做禮損是減省益是增益

此一章因字最重于張之問蓋欲知來夫子言其既往者以明之曰欲知未來當觀已往蓋古往今來一定之理千萬年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亦只是就這上損其益其不足做得來恰好而已如殷繼夏而有天下者其於三綱五常禮之大者則同因乎夏而不變若夫制度文爲之間或有餘者而損之或不足者而益之亦皆有已然之迹可知也周繼殷而有天下者也其於三綱五常禮之大者則亦因殷之舊而不能變若夫制度文爲或太過而損之或不及而益之亦皆有已然之迹而可知也蓋所因之禮是天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亦是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觀三代之已往者如此則自今以後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綱常亘萬古而不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無不可得而知者豈但十世而已乎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此二節一是不當爲而爲一是當爲而不爲

其指祭者而言非其鬼是所不當祭的鬼神謂是求媚的意思

孔子說人之祭享鬼神各有其分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是乃當然之分祭之可也若是已所不當祭的鬼神也去祭他其其心有所謂也蓋精誠神氣之不屬但欲諂之以祈福耳

見義不爲無勇也

義是事之宜凡道理上所當行的便是勇是勇敢

若夫道理當爲的事便該著實做將去是有勇若見得這事是道理

所賞爲的這亦不爲無見却乃因循退縮不能毅然爲之這便是無
浩然之氣以配道義所以謂之無勇也此可見人當用力於人道之
所安而不可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也

白菊論訂四書本義集說上論卷之一

上論卷一

三

藏板

白菊論訂四書本義集說上論卷之二

莫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甫較閱 靖子寧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此章是譏季氏之僭

季氏是魯國大夫魯桓公之孫份是樂舞的行列舞是樂舞庭是季
氏家廟之庭忍是敢忍

四書本義集說上論卷二

上論卷二

藏板

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他初心也須知其爲不安竊便自爲而用之
殊不知此事太矣天下不義之事孰有過於此者哉其忍於無君一
至於此遂絕天理失其初心而無所忌憚更何事不忍爲凡適已自
便剝下欺公者皆將無所不爲矣此夫子正君臣之大義亦撥亂之
意也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樂取於三家之堂

此章是譏三家之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三家是仲孫叔孫季孫雍是周頌篇名徹是徹饌相是助祭辟公是
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是深遠的意思天子之容貌奚取是何取此
義言其甚無謂也堂廟堂也堂外爲堂

昔者周天子祭祀宗廟祭畢之時則歌雍詩以徹饌今魯大夫仲孫
叔孫季孫祭其祖廟於收俎豆的時節也歌這詩是僭用天子之禮

矣故孔子讀之說雖詩中有云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說天子宗廟之中助祭的是列國的諸侯上祭者是天子其敬德之容則穆穆然幽微而深遠蓋本天子之事有此則歌此詩道其實也餘人自是用他不得今三家之堂助祭者不過陪臣主祭者不過大夫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人丁之穆穆乎既無此事則何取此義而歌之於堂乎是不信禮矣而其無謂亦甚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此章言禮樂資仁而行之也

仁是本心之全德禮是天理之節文樂是天理之和樂此以禮樂之文言不止玉帛鐘鼓如進退周旋亦皆是如禮何如樂何譬如設祭何一般足與禮樂自不相關了

孔子說仁之在人乃本心的全德人能全此心德便心裏常是恭敬則行出來的儀文便纔是禮心裏常是和樂則播之于聲容便纔是樂蓋仁具於心而為禮樂之本天理不亡則見得禮樂本意皆是天

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而和然後禮樂為之用若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用酬酢盡是非僻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然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模樣自與那禮不相管攝奈那禮何人而不仁雖周旋於鐘鼓鏘鏘之際然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奈那樂何蓋心裏不慈地外面強做慈地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譬如人身體麻木都不醒了只是對風樂不相干事又如那不善養舟必不奈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奈一馬何心既不在自然呼喚喚不來他亦不為吾用矣此可見禮樂不可斯須而或去人心不可更

刻而不仁欲用禮樂者求之心焉可也

○林放問禮之本

此章言禮之本意也

禮之本禮之初也

魯有林放者見世人行禮繁文太盛以為禮之初意恐不如此故問

子曰大哉問

當時習於繁文八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林放此問大段美夫子之心故孔子說大哉女之問也然得禮之本則雖不便是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如木有根本則有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也

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

禮是禮之吉者喪是禮之凶者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然也

夫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凡物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禮初頭只是儉末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來事如人之行禮其初豈無些恭敬之心亦緣他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恭敬之心故與其奢而過於文則寧儉焉儉雖非禮之中而實本之所在也又如居喪之禮初頭只是戚惻但不忍而已若習熟於禮文要行得皆無窒礙則反埋沒了衷心則哀戚必不能盡故與其易而節文之習熟則寧戚焉戚雖非禮之中而實喪禮之本也天下事雖都由心做但儉戚底發未盡在容易底發過去了譬之於花只是一筒花葉却有全而未開底有開而將離披底那儉戚底便猶花之未全開底容易底便猶花之離披底蓋天下之事每自質而趨末而

世運之來必多文而滅質禮固自有簡得中恰好處非以儉戚為可尚然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此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為是言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此章孔子傷時之亂而痛之也

夷狄是化外之地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總叫做夷狄諸夏是中國夏大也言有禮義之大有文章之華也亡與無同是無上下之分孔子曰諸夏所以異於夷狄者以有君臣之分耳今夷狄雖正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之然後可立也倒反不似我中夏居中國去人倫者弱臣強反僭亂而無上下之分也夫諸夏者禮樂之所由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足以聖人歎之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鳴呼曾

曰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二

四

泰山不如林放乎

此章譏季氏非禮祭泰山也

旅是祭名陳其祭事以祈焉泰山是東岳泰山就是教正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下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季氏是魯大夫也要行祭吉之禮於泰山之神則其禮犯分僭上無君臣之義當有為其家臣時適有旅祭事故孔子欲其救正之謂他說爾為之臣獨不能救其陷於僭竊之罪與冉有說他的意思已定吾力不能挽回之也孔子於是歎息說爾既不能救而止之則季氏必遂祭泰山矣雖然季氏必祭而泰山必不享鬼神雖幽不外乎人心有所不安神其享之乎彼林放尚能問禮之本曾謂泰山肯享非禮之祭而不如林放乎是季氏上祭泰山非惟分不當為而日神必不享則亦何益之有

哉聖人言此欲季氏知其無益其祭可以止矣林放尚知祭文之非禮冉有乃不能救僭祭之非亦可以厚愧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此章明君子無所爭也

爭是爭競射是射禮必也射乎是言於射而後有爭升是將射升堂下是射畢而下飲是勝飲不勝者其爭也君子言爭得來也是君子

孔子說有德行的君子他心平氣和與人恭遜無有爭競求他有爭競處必也觀之於行射禮之時乎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能無爭然君子於此雖若有爭而其本射也則自出次而當階自當階而及階凡三揖以讓而升也及其既射則相揖以降俟眾耦皆降了勝者乃又揖不勝者升取願立飲其升降揖遜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

禮樂未常斯須去身者也夫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則其爭也乃君子之爭而非小人之爭畢竟是不爭也以此觀之信乎君子之無所爭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二

五

子夏問曰

美日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此章是子夏因論詩而知學存疑

倩笑貌口輔之好也笑則見其口輔之好盼動目貌目之美黑白分明盼如也素是粉地絢是采色這三句都是逸詩上二句是賦下一句是比

逸詩上說人於笑時口輔端好其眼目黑白分明有此等自然的美質而又輔以華采如素地上加以采色的一般子夏未達其旨疑其以素爲飾意蓋以只此倩盼之素質便是絢麗之色矣乃問於孔子說逸詩有言巧笑倩兮美日盼兮素以爲絢兮素則無文絢乃華飾

說逸詩有言巧笑倩兮美日盼兮素以爲絢兮素則無文絢乃華飾

素與紉本異也。今言素以爲紉，其言果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

繪是繪畫，素是白。

孔子說詩言素以爲紉，不是說素即是紉，乃是說因素爲紉耳。如繪畫之事，必先有了質素，然後加以各樣采色，是素在紉先。紉在素後，猶人之相貌，必先自然美好，然後可以加以華飾也。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以儀文之，禮言起予是發我之志意。

予夏一聞孔子之言，遂有悟於心，說繪事後素，則是先有素而後有紉也。可見素地未成，繪何所施？誠心不足，文將焉用？世之所謂禮文者，其在於後乎？必有爲之先者矣。有爲之先者，而後飾之以威儀華采，則文質彬彬，而可謂之君子。若未有質而徒事於禮文，卒歸於僞，則書本義集說上論卷二

上論卷二

六

耳。非君子之學也。予夏因論詩而知學如此。孔子言繪事後素，原未思並列禮後乎處，而予夏首以爲言，聖人胸中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無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故喜而稱之。說能起發我之志意者，是女商也。蓋詩人之言，其旨甚微，而寓意深遠，善說詩者能求之於語言之外，而不拘泥於文字之末，乃爲得之似你這等明悟，纔可與論詩也。已盡深喜之辭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此章聖人志在述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傳以示來世，而文獻不足，徵故發此歎也。

禮是制度，文爲杞宋二國名，杞是夏之後，宋是殷之後，徵是證成之意。文是書籍，獻是賢人。

子曰：夏殷二代之禮，皆聖人隨時損益之制。吾嘗欲廣詢博問，得其禮以傳之於後，然有夏一代之禮，其制度文章，吾能說之，但也只說得箇大綱，須是有所說方端的，是則吾欲證之而杞爲夏之後，亦無足以徵吾言。無徵則又誰信之？有殷一代之禮，制度文章，我亦能言其大略，然亦必有證而後人信之。今殷之後雖有宋國，尚存然亦不足取以爲證矣。杞宋所以不足徵者，正以典籍放逸，賢才衰謝，故也。使其文獻若是，則我能取之以證成吾言，而二代之禮，不至於泯滅無傳矣。今也不足惜哉。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此章是聖人歎魯禘之失禮。

禘是王者大祭之名。古者天子既祭其始祖，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這禮五年一舉，叫做禘禮。是祭先

上論卷二

七

孔子說我嘗聞君臣舉行禘祭，我也曾在太廟中觀其行禮，何如？但見他未曾降神之先，誠敬尚在，猶有可觀。及到灌地降神之後，則浸以懈怠，而誠意微矣。夫既無誠意，則禮器之設皆爲虛器，禮文之施皆爲虛文。吾不欲觀之矣。蓋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已之實病，故夫子有以戒之。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此章說禘是先王報本追遠之意。仁孝誠敬之極，莫引示與看視的視字同，斯字解做此字，掌是手，掌是示。

或人見魯常行禘祭之禮，而不知當勤制禮之意，故以禘之說問於孔子。孔子以禘之意最深，長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於

其始祖已自大段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祭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致如何推得聖人根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故制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講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曉不得此此豈或人所能知哉故但答之說此吾所不敢知也若知得此說時則其人見得道理極高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而以之處他其自自然沛然於以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天下道理燦然都在目前豈不如視諸斯之易乎門人遂記夫子所謂視諸斯者乃自指其手掌而言以其明白易見就如看自家手掌一般初無難事也此可見神之說非聖人不能制亦非聖人不能知如或人者何足以語此此孔子所以不輕告之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二

人

此章記聖人祭祀之誠意而又引其言以明之

祭是祭先祖祭神是祭外神

門人記說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登客可接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在官時祭外神雖神明若有若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在之誠則一也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此是孔子平日的言語不與祭是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如不祭是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孔子常自說吾於祭祀必親行之乃像於心若或有後不得已而使他人代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雖其禮則固已行矣而此心則猶還似不曾祭的一般蓋聖人所敬者不在禮而在意也即此言觀之

則其祭祀必致如在之誠益可知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此章是聖人通辭以答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媚是親順與是室之西南隅竈是竈神古者夏月祭竈先設主祭於竈墀然後迎尸入與而設饌以祭蓋祭於其所近於祭祭於奧則尊之也故當時俗語莫與難尊而祭之主竈雖卑而當時用事所以媚於奧不如媚於竈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心欲孔子附已故以奧比君之勢分崇高難以自結以竈比已之卑微用事易於求乃問於孔子說俗語有云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其意果何謂也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二

九

獲字解做得罪禱告求也

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已緊要足媚字不好夫子知其意抑之曰不然媚於奧與媚於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蓋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也此可見人當順理以事天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此章是聖人美周文之盛而從之也

監字解做視字二代指夏商郁郁是文盛的模样

子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為始終而前後相為損益固非一人一口之所能致也蓋我周之興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武王周公制作之功德二代之後集其禮之大成而損益之制度儀章

此章聖人明禮意之所存也
此章聖人明禮意之所存也
子曰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廟是魯周公廟入是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鄉人之子指孔子說孔子父以梁紇會為鄉邑大夫故呼孔子為鄉人之子
孔子始仕初入大廟而助祭每事都詳細訪問聖人於禮固無所不知然平日講學但問其名而未識其器物若夫器數制度之末掌之

有司察亦有所不知者雖已經講論然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盡此見聖人臨事敬慎不自足處或人不知而疑之說鄉人之子孔丘素以知禮見稱如今看來誰說他知禮蓋知者不待於問問者必有不知他在大廟之中事事都問則其不知禮也明矣孔子聞之說禮者敬而已矣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議其物也故問以審之敬其事也仰此便是禮也此可見夫子慎禮而審定氣和又如

此聖人之德量宏哉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此章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也
射是射箭主皮是穿透皮革射不主皮這一句是射禮中的話說科字解做等字古道猶言古禮
子曰鄉射禮有云射不主皮但取其中而貫革與不貫革不論其所

以然者何也以人之力有強弱之不同等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然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之夫若以貫革為貴則惟有力者得射矣所以習禮之意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了弓矢又審固即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貴之貫革哉是古昔盛時尚德而不尚力其道如此也夫射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以觀德兵爭則尚武則上貫革二者固各有所宜當武士克商之後假武修文則禮射固不主皮矣今周衰禮廢列國兵爭雖禮射亦主皮而古道之廢也久矣故孔子歎之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此章孔子不欲廢禮也
告是告朔朔是正朔餼是牲牢
古時天子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
每遇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魯自文公以後把這告廟之禮廢而不行了而有司每月猶照常辦備此羊子貢以此禮今既不行餼羊徒為靡費故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是愛惜
孔子呼子貢之名而曉之說謂之欲去乎餼羊者特以告朔之禮既廢餼羊之供無實愛惜此羊而欲去之耳自我觀之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時雖不告朔而羊尚在是禮之大體雖亡而猶此一節存也庶幾後之人猶有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盡猶固禮之所寓若去羊則是並此一節之禮去之矣不尤為可惜耶此可見聖人所惜者禮所有者大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
此章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也
子曰鄉射禮有云射不主皮但取其中而貫革與不貫革不論其所

此皆聖人明禮之當然也。宋子

禮是恭敬之見於儀文者乃道理當然的去處。這是求禮。直解

孔子說臣之於君有尊卑上下的定分。便自有恭敬奉承的定禮。故事君者必至禮而後止。豈於禮之外又有加益。但時事君者事上簡慢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禮也。聖人言此非但以明已之志。實以教當時之失也。存疑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此章明君臣之禮各欲自盡而已。宋子

禮是有節文。不簡慢的意思。忠是實心。諸類

定公問於孔子說為人君的使令臣下為人臣的奉事君上都有箇道理。不知當如之何。孔子對說以尊卑者易以節須當有節文。對之誠養之厚。禮貌必隆。委任必重。這乃是使臣的道理。以下事上者。

易以欺須當盡其心敬其事而後其食。知有國不知有身。這乃是事君的道理。蓋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宋子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此章言正樂之和也。耶政

主

此章言正樂之和也。耶政

關雎是周風詩之首篇。樂是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是不失其正。哀是哀窮寃思。賢才不傷是不害於和。宋子

孔子說詩樂貴於得中。自他詩觀之。言樂者常易至於淫。淫言愛者常易至於悲。惟關雎之詩。最得性情之正。夫關雎之詩。言人為文。王得后妃而作也。惟后妃有是德。宜配君子。故詩人於既得而樂之。至於琴瑟鐘鼓。雖如此之盛。宜也。豈失其正乎。故樂而不淫。方其未得而憂之。則以其無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功。故其憂思之發。引於

如此不能自已也。雖至於淫。亦何害於和乎。故哀而不傷。夫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由性之正。故發乎情。亦正。惟是有那性情。方有那辭氣。聲音。觀詩者。因其辭。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絃。則聲音亦略可見矣。明氏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此章聖人責宰我之易其言。宋子

社是為壇以祭地。戰栗是恐懼的模樣。直解

古之建國者。左祖右社。社者。人非土穀不生。社兼樹在其中。祭之以報其功也。武王勝商。又班列其商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一曰周社。一曰亳社。亳社者。商社也。哀公四年亳社災。意者哀公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故問社之義於宰我。夫有國則有社。

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若人君不修德。用賢則國亡。而不能保其社。我宰我之答。哀公者。宜用此意。乃不知而妄對。說古之立社者。必栽樹。木夏后氏立社。則以松。樹殷人立社。則以柏。樹周人立社。則以栗。樹然其所以以栗者。何義也。曰。戮人必於社。立社以栗。蓋欲使民知所戰栗也。夫祭地以報功。乃立社之本意。至於所栽的樹木。則各因其土之所宜。而非有取義於其剛也。宰我不知而對。妄甚矣。直解

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此章言正樂之和也。耶政

主

此章言正樂之和也。耶政

遂事是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諫是諫正。咎是罪責。直解

孔子因宰我該說的不說。無要緊不該說的。却又說。况使民戰栗之語。下面又將許多事。故原言以深責之。說大凡事既成矣。雖有失亦不必說了。以說之無益也。事雖未成。然勢不能已。而既遂矣。雖有失亦不必諫了。以諫之無益也。事自已成。至於既往矣。雖有失亦

不必管了以答之也。今言出爾之口入公之耳豈可更諫而後之哉。所謂斯言之地不可為也。雖責爾竟何益哉。夫子言此雖云不答其既往實以答之於將來欲使之謹於言爾。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此章是聖人將器小二字斷管仲者與解只是器小底兩件事也。

管仲是齊大夫名夷吾器指其人之局量規模說器小譬如說小家樣是以分聲言。

管仲和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當時皆以為莫大之功孔子却見他一生全無本領不是從反身修德上做工只是用私意小智做出來僅能以功利自強其國再容受不去了故局量稱其則規矩也卑狹若王任之才必不如是故謙之說管仲雖有其功然其胸中

四書本義

上論卷二

十四

蘊及所施設處全沒有正大光明的氣象其器不亦小哉蓋深責借之辭而為仲惜爾。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儉是儉約三歸是臺名攝字解儉字。

當時王道不明管仲人物功業都無人見得破夫子器小之說時人都不解故或疑器小之為儉說夫子以管仲為器小得非以其儉約而然乎蓋以儉則收斂而不開闊近於器小也孔子說管氏築三歸之臺以為遊觀之所其興作之廣可知又多設官攝每人各治一事不相兼攝其自使之驕侈可知其奢如此豈得謂之儉乎。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就不知禮。邦君是有國的諸侯樹塞門是進藏好是安會玷是放酒杯的。

案凡賓主獻酬飲畢則反置酒杯於此故叫做反玷。

孔子說管仲為非儉或人又不知故疑不儉為知禮說知禮之人多文飾而不儉然則管仲知禮乎孔子說禮莫大於名分不可一毫僭差者也。且如有國的諸侯纔得設屏於門以蔽內外管仲位為大夫常用簾乃亦用諸侯之屏而塞門列國之君自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玷於堂兩楹間迎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酬畢復倚於玷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而有反玷其僭如此焉得為知禮若以管仲為知禮則天下皆知禮之人矣誰是不知禮者乎蓋孔子器小二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春與僭亦只是他器小中一兩件事耳孔子所以說他奢而犯禮只是應或人儉與知禮之問非是直以此事證他器小也。

四書本義

上論卷二

十五

子曰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有翁如也從之純如也嘒如也經如也以成。

此章是聖人明正樂之法。

語是告語魯大師是魯樂官樂其可知言不可不知也始是樂之初翁是合從是放謂聲音發揚出來放手大作也純是和嘒是明白。純是相續不絕底意思成是樂之一終以成是至於成。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為聲音者故以正樂之法諸魯大師使之知說汝為典樂之官必知道樂之節奏然後可以作樂今先王之樂猶未盡亡其始終條理之妙不可不知也。然聲有清濁高下而括之以五音音亦各有清濁高下而統之以十二律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黃鍾一宮合得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聲也不得或始作之時必五聲六律聲然合奏無一音之不備而翁然其合焉然不可拘。

迫生源若其聲音發揚而放手大作也又欲其相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故五聲之中雖有清濁高下之不齊必有律以和之使清濁高下各得分數如五味之調而純然其和焉然則易以混而無別又須宮自宮商自商不相侵奪而後可故和中也一首自爲一首而欲其熾然分明然分明中又不可斷續蓋五音既不相奪則血脈易得間斷又須前唱後和宮商相繼繁榮如貫珠而絃然其連綿以至於成從而收聲以爲一終地大始作從之以成是關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翁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妙由此而至於九成其道理不過如此故大師豈可以不知乎此夫子將正樂而語之辭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

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是衛邑對人是官各見是相見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見之是通使得見喪是失位去國木鐸是古人施政教時用以警衆的器具金口木舌屈之則有聲即今之鈴是也孔子周流到衛國之儀邑有簡字封疆的官來請見說凡賢人君子來到這地方我必求見亦未嘗有拒我而不得見也今夫子幸至於此獨不客我一見乎門人求見之誠篤之引見於孔子封人既見孔子而問乃封門人說大當之失位去國固其一時之不遇然二三子何必以此爲憂乎天下豈無道已久矣極矣必盛以夫子之道德如是吾知天將使夫得位設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豈久失位也哉封人一見夫子雖微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爲此言然不惟見

聖人之有當乎天而又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然亦賢而有德之人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是舜的樂名武是武王的樂名盡美是說聲容到極盛的去處盡善是說盛美之中到極妙的去處美如說人生底好善則其中有德行也

門人記說自古帝王有成功盛德於天下則必作樂以宣之故觀樂之情文便可以知其功德然其間亦自有不同者吾夫子嘗說帝舜之樂叫做大韶他作於紹堯致治之後其聲音舞蹈至於九成便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德地和平底意思固極其盛美而可觀矣然不但盡美也及就聲容裏面看其所以爲是聲容者美之

中又有到極妙的去處有不可形容者又盡善也武王之樂叫做大武他作於伐暴救民之日其節奏行列至於六成便象那順天應人

伐紂救民底意思固極其美盛而可觀矣然就其美之中而求之看其所以爲是聲容者便覺有未到得極妙的去處微有未滿意處所以說未盡善也蓋韶武之樂正是聖人底一箇影子故其美者皆布在聲容之間亦不爭多都一般而盡善未盡善者却是美之所以然處乃聖人身上事便覺得其實略有些子不相似處耳此韶武自有淺深今若要強道舜武同道亦不得也觀孔子此言而一聖之優劣亦可窺見矣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此言聖人教人重本也寬是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爲禮是爲禮事臨喪

是親臨死後何以親是把他甚麼去說他

孔子說凡事有本必得其本而後其末有可觀如居上緊要在克己為禮緊要在敬臨喪緊要在哀所謂本也惟有是三者方可說其末至看他至與不至盡與不盡行此三者之得失使居上的時刻項項而無寬弘之大體行禮的忠信簡慢而無恭敬之意為禮的專事矯飾而無哀痛之真誠則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揖讓哭泣之數縱其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謂類是禮方就他禮之中有那箇處那箇處若只似水相似更論量備甚麼吾何以觀之哉蓋其言其不足取也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此章言若必擇仁也

四書本義

上論卷二

大

朱熹

鄉村好底意思擇是揀擇處是居處

子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若使一里之中人人皆習於仁厚此乃俗之至美者也但有見識的人必然擇居於此蓋陶染習以成其德朋雖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若卜居者不能揀擇仁厚之里而處之則是不知美惡其心之昏昧不明亦甚矣豈得謂之知乎古人居必擇鄉蓋以此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此章明仁性也

約是貧約樂是豐樂安是順道理合做處便做不待安排布置利如貪利皆深知篤好而必得之

孔子說仁之在人乃本心之德能全此德而後中心有主不為外物所攝若那不仁之人私欲錮蔽失其本心中既無主則外物得以

之使他當貧賤困窮之地勉强而暫處則有之若人則移於約矣為

飢寒所迫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山外去一般故必溫溫豈可以久處約乎使他處富貴安逸之地暫時暫或矯飾差久則移於樂矣為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下知不覺至於嗜養如水之溢入渠來一般故必溫溫豈可以長處樂乎惟仁者之人溫溫焉厚義理自然具是不待思而為之而所為自帖帖地皆是義理所謂安仁也仁者心便是仁處約自然不溢處樂自然不淫恰似如今要做一件事信手做將去自是合道理更不待逐旋安排也知者之人是真箇見得箇仁就之則利去之則害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去其非雖未能無私意只是知得私意不是著脚所在又知得無私意處是好所在這裏千方百計要克去箇私意處約則固守而不至於溢處樂則固守而不至於溢所謂利仁也安仁利仁則所在

四書本義

上論卷二

大

朱熹

者天理故安於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是仁知之分量

雖殊而其能全乎仁則一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為之動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此章言惟仁者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也

惟字解做獨字仁者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私意的人好是喜是惡是憎是惡

子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仁者心中渾是正理見人之善者則好之見不善者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乎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意故見得好惡十分分明其所好皆乃理之所當好而所好當於理矣是能好人也其所惡者乃理之所當惡而所惡當於理矣是能惡人也

也

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此章爲善未誠而時有出入者

苟字解做誠字如苟日新之苟志是志向之堅定新安陳氏

子曰今人多說我欲爲善然常不免有爲惡之事者皆不仁之念累之也如其心真志於仁志向堅定而又加以誠焉仁是最切身底

道理志於仁大段親切做工夫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於爲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譬如向東行底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西向之

理西行人亦然然方志仁時便無惡若間斷不志仁時惡又生人特患志仁未誠耳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此章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造次顚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二

子

富是財多貴是位高道是道理當然不以其道得之是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處是居處貧是乏財賤是無位不以其道是君子履仁履義於不當得貧賤然却得貧賤去是自家離去

子曰聖賢之學內外大小皆宜明理先要謹細行而內實爲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爲之搖搖故人之所遇有順有逆然取舍之間皆宜審擇如富貴是天下人之所同欲也然人之常情欲之則必趨之矣今或不以其道得之便是自到面前者亦須是審但覺有一毫不是處亦不處也貧賤是天下人之所同惡也常人之情惡之則必避之矣今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不當貧賤却要安不於上面計較說我不當得貧賤有汲汲求去之心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去是我元有而自離去之

非道之富貴則必害非道之貧賤則安之則心純天理而無人欲矣是乃所謂仁也即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也若於富貴貪之而不窮貧賤厭之而必去則是人欲之私而天理之公滅矣便是去仁了

君子去仁便是不成箇君子惡乎成名乎此是箇大界限先要人分別路頭若是立脚處好了細密工夫方下得若上面無立脚處了其他可見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終食之間是一頓飯的時候違是違背造次猶言草次倉卒也追促不暇之意顚沛是傾覆流離之際是字解做此字指仁而說

去仁不可以爲君子然君子之所以不去仁者又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自至靜之中以至應接之處自一時之近以至終身之遠兢兢業業靜存動察其心常在於仁未嘗有一頓飯的時候敢背而去之雖造次之時急遽苟且當那等忙迫他的心也只是在這仁上雖顚沛之際傾覆流離違那等患難他的心也只是在這仁上蓋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君子之不去乎仁蓋如此由大段分明處到這至細至微處節節有工夫漸漸加密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取舍之分益明此乃用功於仁之序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二

三

子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此章聖人反覆歎息勉進學者之用力於仁也

好仁者是資性渾厚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底羞

經 166—626

惡之心較多尚字解作加字

孔子說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當好不仁當惡然我看如今的人都不會見有好仁者與那惡不仁者何以言之蓋我所謂好仁者不是略略地好仁必須是真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故視天下之物無以尚乎此若是說我好仁又却物皆有好便是不會好仁所以說我未見好仁者我所謂惡不仁者亦不是略略惡不仁必須是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故其所以為仁者凡不仁之事不使我見惡不仁者蓋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皆自己身上事有此二等然而皆可謂之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好仁惡不仁成德之事固難得而見之然仁本各具於人惟人不肯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二

三

用力故視之為難耳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欲仁仁斯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用力於好仁便至於無以尚之之域矣用力於惡不仁便至於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之域矣蓋此心一向散漫放肆若打一發動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却不故用力未見其力量不足做不將去的也

蓋有之矣

一見也

然人品不同事難一概或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中間自是欲進不能則用力而力不足者疑亦有之矣但當今之世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如此用力不足者這般人亦是難得亦未見其人焉看來只是人不肯用力而已耳孔子此言無非欲學者因是自整而用力於仁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此章言人雖有過不可以其過而忽之也勉齋黃氏過是過差以事言然是黨類聚君子小人而言仁以心言是仁之所存知仁非是專要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陽指君子而言雲華胡氏

子曰過雖在人不可有然亦曰其過不可一輕蓋君子小人其類不同其過也亦各隨其類焉固不可一律齊也人情於人之過失多不致察不知雖過也然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也如有好底人無私意而過只是理會事錯了便也見得仁在矣蓋仁者人之本心也君子不失其本心故觀其無心之過猶可知其本心之存若小人本心已亡又何觀焉雲華胡氏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此章是甚言道之不可不聞也葉引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二

三

道只是眼前分明底道理聞道是知得多有箇透徹處謂心悟也葉引

子曰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時不可以不聞而亦不可以易聞也謂之人而昧其所以為人之理與草木禽獸同生死豈不亦枉道一生故人而不聞道則生也枉了死也枉了若是有平日積累之勤果能見得道理分明而一旦有融會貫通之處必能信之篤守之固則生也不虛死也不虛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為賢萬一即死則亦不至昏昧過了一生就是晚一沒了其心亦安而可以無遺憾矣非謂必死只是便死也不妨是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朱子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此章是勵為士而識趣卑陋者也新安黃氏士是為學之人道是事物當然之理即孔子之所求者也惡衣是粗惡

的衣服惡食是惡惡的飲食是惡惡的

孔子說人之為學有志於斯道者必是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
誘之小斯人也與之誘道則識見高明議論精微然後能至於道也
若夫士而為學其志亦將以求道也却乃於惡衣惡食特以其不美
於觀聽而自中焉似這般乎上落下底人識致卑凡也志底不力只
名為志道及外物來誘則又遷變了與不學無識之俗人何異其內
不重德不深可知矣何足與議哉可見學者有志斯道必先掃去了
此一以俗見為得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此章言君子處天下之事心無私而聽於理也

於天下言於天下之事適是必行的意思莫是必不行的意思義是

吾心所處之安者此字解做從字

四書本義集覽

上卷二

三

四

子曰聖人之學以道為主而隨事沈隱有義存焉不可先有意必之
私也如有一件事來心裏主於必行這便是道心裏主於必不行這
便是莫這兩件都是私心若夫君子之於凡天下之事也無適無莫
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只看義理合如何區處見得分明毫髮不差
而惟是之從耳如義果當行則行其行也以義非存有心於行也義
果不當行則不行其不行也以義非存有心於不行也故未應則無
思無為而此理已具它應則無適無莫而惟義之從此所以惟君子
於天下之事為能斷決得中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此章言君子小人所安不同也

懷是思念德是固有之善土是居處之所安者刑是刑法惡是利之
所在

孔子說君子小人為人不問而其所思念者亦異蓋德者人得於天
之善理如仁義禮智得於天之所付者君子常切思懷念念不忘欲
至於至善之地蓋無所為而為善者也小人不知有此利其欲心惟
思自逸凡義所當去處乃溺於便安而不能決去蓋自為其所有者
也君子惟思念刑法而不收犯之惜先王治人之具以自修省所以
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皆為其知有所畏也若小
人則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得苟得譬如見人有好田宅便
思量欲得其田宅見人有好官爵便思量欲得其官爵只是利人之
所有而已君子小人之所懷如此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此章言心存乎利為取怨之道也

放依也行是每事依利而行多怨是多為人所怨

四書本義集覽

上卷二

五

六

子曰人只據義道理做去亦安能盡無怨於人但識道理者須道是
雖有怨者如何恤得他若放於利而行凡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去
做則無一言一動不在於利者更不恤他人則利已害人處必多故
其怨之者不但一二人而已所以多怨也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此章言治國者必須禮讓也

禮是尊卑上下的禮節讓是遜讓即禮之實處何有不嫌如禮何
言不能用禮

當時君人夫使事威儀文物之間以為禮而無遠讓之實心故孔子
曰國以禮而治禮以讓而行禮者自君心外敬至於事為之節文本
末兼備者也而讓為禮之實則所為恭敬辭遜之心是也君子欲治
天下須自家盡得恭敬辭遜之實心方見得天地人物無一之可怨

無一之可欲則天地人物總在吾和氣中譬如凡事就身上快則
些子辭官居卑辭多受少底意思既有其富自然足處動得人心一
家讓一國興讓其能如此則下面人自是興起更相讓讓如耕者讓
治起於事爭起於不讓而無讓則上下之分截然而至誠
未有不動者故曰何有若不能若其敬讓之實心以好爭之心而
徒欲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動得他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
况爲國乎大率先王制禮正妻什實頭用若不能以此爲國則是禮
爲虛文爾其如也何夫有禮之實則爲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爲禮
且不足此可見爲國以禮行禮以讓先王化民成俗之道要於此
矣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此章言君子求其仕已者而已矣

上論卷二

美

此章言君子求其仕已者而已矣

孔子說天下事有在於人者不必計惟有實係於己者爲可憂如爵
位之不得人常憂之君子則以人不我其責在人於我何憂何患
之有惟所以立乎其位者致其澤民之具則則有之若在我者有不
足祇自愧而已譬如俗語說不自重官做只怕有官不會做一般故
必以爲患焉名譽之不著人常憂之君子則以學在己知不知在人
何患之有惟可以見知之實乃吾分內事何難其實則是我自己
虧欠故必於此而求焉只是盡心可知之實非是要做此事便委委
疎以期於知也此正爲己之學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觀之

子曰唯

此章會子以忠恕明夫子之道也

參是會子的各道字虛說一是一二三四之一以心言只是一箇道
理實是通唯是應之速

會子先於孔子之教者日用之常禮文之制莫不學這箇事見得一
道理那箇事見得一道理一身觀歷之只是未會轉合得來孔子
知其用力已到許多道理都理會得但於體用本原的士處尚未能
確然有見恐以爲有許多般故呼其名而告之說參乎汝知吾道乎
吾之道應事接物不是各自有箇道理只是以一心貫萬事有甚事
來只這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如事若忠是此理事親孝
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理皆此一理貫通之譬如樹木
千枝萬葉雖是葉都舒舒都是從這生氣流注貫去又譬如一潭之
水出爲千條萬派田中也是此水池中也是此水海中也是此水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二

美

此章言君子求其仕已者而已矣

會子真積力久工夫已到只欠箇一以貫之到此亦是他就踐履處都
理會過了且豁然知此是一箇道理達契之深而應之速說唯而
不復有所疑問矣蓋會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
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便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故一
點他便醒如一條索會子都將錢十十數成了瓦只是未至至此則
一庫錢得一條索穿子也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夫子之進忠恕而已矣

門人是孔子弟子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只是一件
事而已矣者竭盡無餘之辭

孔子貫之竟惟會子爲能默契其餘衆人都不知及孔子出門
人問說一貫之旨何謂也會子說夫子之道無他只是忠恕而已矣
蓋盡已之謂忠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若留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

之忠推已之謂恕須是推己心以及人知已心之所欲方是恕若有
一處不到便不得謂之恕忠是體恕是用忠上於內思見於外忠在
一心上恕則貫於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者便各有一箇一老者
安之是這一箇一少者懷之亦是這一箇一聖人只是箇忠恕更無
餘法但聖人則皆自然流行出來無待於推而萬物自各得其所以
已豈復有他說也哉若曾子者可謂善發聖人之蘊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明君子小人所曉不同也

喻字解做曉字是於頭尾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義是天理之所宜
利是人心之所欲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

子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爲而然也凡有所爲而然
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在此義利之分也君子之於義見得條曲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二

天

義利辨

透徹故自樂爲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而爲之
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却不理會事
之所空即如此一物君子就上而自喻得義小人只是喻得利而已
譬如金在地君子便思量不當得小人便認取去又如今做官須
是惡地廉勤自君子爲之只是道合著如此自小人爲之他只知道如
此做可以得人說好可以求知於人而君子小人所喻不同如此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此章言爲己之學與三人有共師焉同意

賢是有德的人思齊是思與賢者等不賢是無德的人省是自察
子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然徒見之而不反諸身則無益於我
非爲己之學也惟是見人之賢者知其德性之可貴可貴則必思我

亦有是善入之所賦未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其
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而後已見不賢者則彼是情欲汨沒所以至
此必須惕然省察恐已亦有是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爲小人之歸
也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是說人子諫親之道

幾諫也只是漸漸細密諫不恚峻果硬要攔截志是父母之志不從
是不從已諫又敬是又當恭敬不違是不違那幾諫之意勞是勞苦
子曰人子之事父母也還有過亦不容不諫然雖當諫過之時亦不
敢伸已之直必下氣怡色柔聲而婉順以諫如見父母心中纔不從

所諫便又起敬起孝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下不
違欲諫之心務欲置父母於無過之地而後已又須委曲作道理以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二

无

義利辨

諫就是諫了又諫被父母嗔怪或加以怒責勞苦之事亦當從容
受不可遂懷怨恨之心惟積誠以感動之而已矣所謂幾諫者如此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此章言爲人子者須是以父母之心爲心

方是方向

子曰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小置人子愛親之心亦當跬步不忘若是
有父母在堂不可出外遠遊遠遊則不惟父母思念之切人子去親

處既遠溫清定省之禮自此間闕所以不遠遊如或有事勢須當遊
亦必有定所如往東則不更從西行往南則不更從北行欲使親知

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如此以父母之心爲心則

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此章言孝子當知父母之年亦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南齊書

孔子說父母之年為人所共知者須常記念在心不可以不知也蓋人子惟常記念父母之年只這一事一既喜其壽長上又懼其來日之無多而哀矣人生百年日則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姑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而可喜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猶可喜也而期者僅十年尤可懼也故可喜之中政自有可懼者在焉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過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便欲及時盡力而愛日之誠自不能已矣朱子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此章明古人慎言之心也原疏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二

子

出是發言逮字解做及字直解

子曰人之所以易其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恥也若是無恥底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當正事若古之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其出諸口必不易蓋為身行之將不及而徒言之可恥之甚也後之學者易言不知恥之何哉原疏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此章亦禮與其奢也寧儉之意朱子

約是收斂近裏著實之意非苟簡而已失是過失鮮是少直解
子曰凡入須要檢束今人規矩準繩便有所操守或是侈然自肆未有不差錯底若能於凡事收斂向裏不放此雖未必盡合於中道然溢於禮法之外者鮮矣然凡事要約約底自然鮮失也

朱子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此章慎言貴行也朱子

欲君子自欲也此與德欲其盛禮欲其恭欲字同訥者言之難出諸口也敏者力行而不惰也朱子
孔子說放言其易力行其難故言常失之有餘行常失之不足惟成德之君子心只要做篤實工夫一言則欲訥而難出諸口行則欲敏而力行不惰篤實自修無一毫徇外之意也蓋敏訥雖若出於天然可習也言繁以訥端之行緩以敏端之由我而已此即場觀警悟之法也不自覺其氣質秉貴於學哉致堂胡氏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此章勉人修德也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二

三

德是行道有得於心者指有德之人而言之孤是獨立鄰如鄰舍上句以理言下句以事言朱子

子曰乘輿好德人所同故同德相應天理自然之合也人惟無德則已有德則自不孤立方以類聚同志相求一德立而百善從之吉人為善便自有吉人相伴必有鄰也朱子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此章為爲結交忠善而事未善者聖人特言以警之朱子

數是煩數為是疏片疏是疏遠朱子
子游說人臣以匡救為忠朋友以切磋為義固皆理之當然然若有過而諫諍苟或專務懇直至於煩數而無止則君必厭惡不以爲忠而反以爲諂加之以斥辱矣事君者可不戒哉朋友有過而相規苟或徒好盡言至於煩數而不止則彼必厭惡不以爲德而反以爲讒

必將日至於疏遠矣交友者可不戒哉 疏解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論卷之二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二

三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論卷之三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靖子寧 甫較閱
鎮子重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此章言聖人量才求配之意 程子

公冶長是孔子弟子女嫁與人叫做妻縲是黑索紲是拘繫犯罪的人以黑索拘繫於獄中叫做縲紲其子指長也非其罪是非長有罪子是所生的女古人男女皆謂之子 直解

門人記孔子曾說公冶長者可以女配之而為妻也謂可妻則其平

昔之素行必有以取之矣又說長雖曾拘繫於獄中似不可妻然自是為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紲不足以污其素行實無害於可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三

一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是孔子弟子廢是棄而不川 直解

門人又記孔子曾說南容者能謹其言行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而見用於治朝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

南容必不陷於刑戮而免禍於亂世以其謹於言行故如此則其賢

可知矣於是以其兄之女為之配而妻之大抵人都是好人可托

或先是見公冶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是箇好人又將兄之

女妻之或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見之女少在後嫁俱本可知大抵

皆聖人正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此章論子賤之德也 耶路

子賤是孔子弟子君子是大概說若人者若此人也斯字解做此字

上一箇斯字是說此人下一箇斯字是說此德

門人記孔子曾說子賤他的學力已到成德的地位君子諱其若人乎然子賤所以能為君子是他自己向上有志進修亦由我魯國多君子人才聚盛故得以尊師取友而成其德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此章明子貢之德也

器如器皿瑚璉是宗廟中盛黍稷的器以玉為之夏時叫做瑚商時叫做璉

子貢問於孔子說賜也學於夫子亦嘗有志於進修但造詣之淺深自家不能知道夫子說賜之品地為何如孔子說人之為學將以致用如世間器皿以適用為第一要義是箇有用的成材可用蓋器也子貢曰器之為類不同有貴有賤有人有小賜果何器也子曰汝自是箇非常之器乃器中之瑚璉貴重而華美者也蓋以瑚璉用於宗廟是貴重飾以玉是華美了良之才可使從政為卿大夫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宏於宗廟朝廷而足以為宗廟之先故孔子以此方之此正所謂擬人以具倫也使子貢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此章明口不須佞也

雍是仲弓的名仁是有德佞是才直解仲弓在德行之科重厚簡默非徇外而事口者但人情以佞為賢所以人言仲弓說雍也厚重有德仁則仁矣惜乎不佞無有口才也

子貢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孔子說汝以佞為不佞是以佞為賢矣自我言之有佞佞之才者多入於不善亦何用佞佞者無實之辯善為說辭而奪乎正理只是箇口快却未問是與不是一時言便抵當得人去撰得說話也好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必如此心口既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往往取憎於人蓋口才雖俗人所習而實正人之所惡也亦何益之有哉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此章聖人喜漆雕開志道之深也

仕是出仕做官斯指此理而言信是自保得過底意恩知與行皆然說是喜悅

門人記漆雕開者漆他之才已自可仕故孔子使他出仕而為政漆雕開乃不安於小成對曰吾人於這道理上須是自有所得見得透全無些子疑處方知其真然而自保其不妄方是信開於此理雖是已見得如此却自思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尚未可以仕而治人也

求道之志欲到十分地位若一分未到處不自己足其志之堅
務學之篤又出理人使仕意量之小故不覺洋洋而悅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
勇過我無所取材

此章與欲居九夷同意 大全註

桴是木筏材與鼓同是度量之意思 直解

孔子有感而歎說世不我用吾道已不行於天下矣其乘桴浮
於海外乎然能從我遠去者惟仲由勇於爲義其斯人與夫子此歎
特傷天下之無賢君而假設之言耳子路聞之遂以夫子爲必行而
喜其與已足矣哉度子故夫子復曉之曰不憚浮海之阻而敢於必
行由也好勇可謂過我矣但以吾言爲實然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
於義也我豈真有憤世長往之心而果爲絕人逃世之事哉有所疑

四書本義集說

二論卷三

四

藏板

而不能自己耳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此章言木心之德難全故夫子不許三子之仁也 勿軒熊氏

仁是木心之全德 直解

孟武伯問於孔子說夫子之門人如子路者果能全其心德而爲仁
人矣乎孔子以仁道至大不可輕許故說仁具於各人之心難以必
其有無仲由之仁與不仁我亦不知也 直解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千乘之國是諸侯大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的賦兵也古以田賦出

兵故謂之兵賦 直解

孟武伯以知弟子者莫如師夫子豈有不知的故又以爲問孔子說
由也好勇而果斷就是千乘的大國若用他管理那兵賦的事必能

謂結伯率有勇而知方其才之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豈
不得而知也 直解

才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室是家邑是縣邑百乘是卿大夫之家有采地十里可出兵車百乘
的邑長家臣通叫做宰 直解

武伯又問若冉求者何如抑能全其心德而爲仁人矣乎孔子說求
也多才雖是千室的大邑百乘的大家若用他作邑長或用他作家
臣必能修其職業而人安政舉其才之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
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直解

亦也何如子曰亦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束帶是著禮服而束帶於其上賓客是四方來聘的使臣 直解

孟武伯又問若公西赤者何如抑能全其心德而爲仁人矣乎孔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三

五

藏板

說亦也知禮若使他束帶立於朝廷之上應對那四方來聘的賓客
必能通兩國之情達賓主之意而不至於失禮其才之可見者如此
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夫子但言三子之才各有所長
若仁則不是易事夫子雖不說三子無仁但言不知其仁則無在其
中矣蓋說簡仁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無私欲渾然天理便是
仁有一毫私欲便不是仁仁譬如全白不仁如黑須是十分全白方
謂之白纔有一點黑點便不得白了所以三子當不得這個仁字
聖人只稱其才然三子亦不是卻不仁但是不純爾故夫子以不知
告之 直解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此章聖人深賜意於子貢而進之也 直解

愈字解作勝字 直解

聖人之道大段用敬悟曉得底敬悟曉得時方纔荷得去如子貢雖
所行未實然却也是曉得荷得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
語故問之說你與顏回所學孰爲勝乎蓋顏子在聖門是第一箇人
聖人把子貢來較量使他自看使其見處更大一格則所行自然又
進一步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也問一以知十賜也問一以知二

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
而言則氏

子貢說賜也何敢望回也問一以知十賜也問一以知二

一件事問得回也明府所照便真箇見得徹頭徹尾知得周備如箇
明鏡在此物事畢照便是問一知十賜也只是暗處想像將這物來

此併如將此子貢照去只照去一知二此賜與回十分及二

四書本義集說

卷三

六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知也

與許也上弗如是說子貢弗如顏子下與女弗如是說吾深許女這
說弗如處

子貢自以爲弗如顏子則是有可進之機矣故孔子曰凡人有不及

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今女自屈於回以爲不如回女

是誠弗如也然女肯自以爲弗如是自知之明則不難於自屈也自

知之明則不安於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難於已至吾正深許女這

弗如之說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於此何諒

此章聖人於宰予既責其昏惰復以其行不檢者而責之所以深

是當晝而睡朽木是腐壞的木植朽是牆壁上蓋上泥粉誅是
何諒是說不足責

子學於孔子之門一旦晝寢而寢這便是昏昧怠惰不肯好學的

人故孔子責之說凡木之堅者然後可以雕若朽腐之木不可雕琢

刻畫以成器物也凡牆之固者然後可圻若糞土之牆不可圻墻

泥以成華美也學莫先於立志誠能立志以自強則氣亦從之不至

於昏惰何有於晝寢如此則有受教之地而後教可施今女乃廢惰

晝寢雖欲施功教之亦終無成也然則我之於子亦何用於諒責之

乎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

此改是

宰予能言其平日所言必皆好學篤志之語故夫子既責其晝寢

情復以其行不檢者重責之曰昔者吾於人也聽其言如是則信

其行亦如是而今以後吾於人也聽其言如是不遽信其如是必觀

其行之實而後信之我之所以收此聽言信行之失者蓋因宰予之

事而改之也然聽言信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晝寢學

者特以宰予能言之故而重責之云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根子曰根也柢焉得剛

此章明剛之體也

剛是堅強不屈之意剛者便是卓然有立不爲物欲所累底人然若

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溺於愛而癖者焉得剛言不得爲剛

孔子說凡人立身於天地間須是有剛強之德乃爲可貴然我看如

今的人都未見有剛強者此所謂剛者言植立得固不可屈撓也至

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擴充其誠學

有所得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這刀有此剛則能割物一般夫子歎曰未見正言其人之難得也或者不知所謂剛之義乃對曰申棧子曰所謂剛者堅強不屈之意惟無怒者乃能之今棧也怒怒與剛正相反人最怕是怒纔有些怒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如今人纔食定一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如何勝得他焉得而能剛也觀聖人此言則申棧想只是箇梓梓自好底人故當時以為剛然不知梓梓自好只是客氣如此便有以意氣加人之意只此亦便是怒矣夫子歎以為未見也

及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

此章聖人教子貢退步做工夫不可以躐等也

無者自然而然非爾所及是未到此田地

四書本義集說

上卷三

人

子貢自言其志於夫子說天下之人皆同此心大凡非禮之事我不欲人有加於我我便亦欲無以此加之於人者子貢此言因是他志量高處然口無自然之至便是這箇心都無了是甚地位未到此地位便自要擔當了便不去做工夫所以孔子說學者只要充擴此心漸漸勉強做向前去如今便說欲無加諸人無者自然而然而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爾工夫未到此田地非爾所及且只要退一步做工夫也

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此章子貢問夫子性與天道之至論而歎美也

文章是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性是人所受於天之理就人

上卷行者是天道人

義禮智之性

子貢當初只是理會文字才用功至此方始得聞孔子說性與天道故歎美之曰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學者可得正聞也若夫此理具於人心細微此理在天曰天道則謂微精與未可連與學者言恐其腦度利想馳心高妙反踴等而無益故罕言之不以驟語學者而學者不可得而聞也此蓋子貢晚年進德始得聞性與天道故歎之如此然聖門教人循序漸進於此亦可見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此章子路勇於爲善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卷三

九

夕有所聞夕即行之猛勇精進使所聞皆見諸行不徒托之空聞也若有所聞而未及行則其心惕然唯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譬如人之飲食有珍羞異饌須臾不得盡方好若與不盡亦徒然子路不急於聞而急於行真能用其勇矣此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爲弗及而著之如此推敬之辭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

之文也

此章因論謚而發乃聖人不沒人善之意

孔文子是衛國的大夫謚文子敏是聰敏下問是問於在下的人古時有爵位者沒必有謚人有賢否則其謚有美惡孔文子得謚爲文是箇美謚子貢疑其爲人不足以當之乃問於孔子說孔文子之爲人若無足取者何以得謚爲文也孔子說凡人資性明敏的便恃

古他的聰明不肯向學他雖有明敏之資却不放自恃凡禮樂器物古今事變一一講習討論而無有厭心其勤學如此爵位尊顯的便看得自家過高恥於下問他雖居大夫之位却不放自寬凡事有未知的一一訪問於人雖下僚之卑小民之賤也虛心問之而不以為恥其好問如此蓋古人誦法甚寬人有善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為誦亦有只有一善則取一善為誦而隱其能惡故誦法中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文子之行亦與之相合蓋一善足取亦公論之所錄也是以亦謂之文也然豈經天緯地之文哉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此章天子產之德也 鄭康成 子產是鄭大夫恭是謙遜敬是謹恪惠是恩惠義是裁制經畫使民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三 十

盡就條理有剛斷之意 朱子 孔子嘗稱說鄭大夫子產之為人符合於君子之道者四件何以見之彼恭以持己君子之道也子產之行己也則有善不矜有勞不伐推賢讓能退然恭遜以自居是有君子之道一也敬以事君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事上也則內修國政外睦諸侯小心盡職始終敬謹而無怠是有君子之道二也仁以育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養民也則利必為之與害必為之去件件都替百姓留心而有厚下之深恩是有君子之道三也義以正民君子之道也子產之使民也辨上下之等均彼此之利事事都有節限制而無姑息之弊政是有君子之道四也四者皆道理之當然而君子之所尚也子產備此四美豈非賢大夫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是齊大夫善與人交是說能盡交友之道 直解

子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撫以威儀用觀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但交友者多善交者少惟晏平仲則善與人交而能得其道焉蓋凡人輕交而易絕初則敬久則玩此恆情也惟平仲始固相敬至於久而亦然不以習狎而生怠忽之心故交好之義始終不替也 直解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此章明臧文仲不知也 鄭康成

臧文仲魯大夫 禮曰文是作室以居之蔡是龜之名山是刻鏤為山節是柱頭斗拱藻水草名是畫為藻文梲是聚上短柱 朱子

子曰臧文仲人皆以為知然所貴於知者為其明見理之是非也世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三 十一

俗以小慧為知故於文仲有惑焉試舉他一事言之且如魯之有大龜雖所以為占卜之用然不過以決疑示兆而已臧文仲初無所據而為藏龜之室又將那柱頭上都刻為山形梁上的短柱都畫上水草夫卜筮之事人固不可不信但古之聖人作為卜筮者是以神補人非以神主人也他既藏於鬼神便是他心一向倒在下筮上了既重於此必輕於彼而人道所當然者必在所略矣此是何等樣知耶臧文仲在當時既沒其言行人皆說是非常底人夫子明之使人知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南軒張氏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是楚國執政的官。子文是楚人，仕是進用，已罷官，猶是楚人。子張問於孔子：「設楚國之令尹有子文者，曾三次進用而退，令尹他絕無喜悅之色，及至三次罷官，他也無愠怒之色，其喜怒不形如此，他既罷了令尹，又把舊日所行的政事一一告於新任的令尹，略無猜嫌忌忌之心，其物我無間如此，這等爲人大子，以爲何如？」孔子說：「今人有些小利害，便至於頭紅面赤，子文却三仕三已，略無喜愠，若有喜愠之心，只做得一番過，如何做得兩三番過？有些小所長，便不肯輕以告人，而子文乃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此豈是容易處事，其地位亦甚高，這便是不合戀朝廷的名，只要於濟國家的政事是箇實心爲國的人，可以爲忠矣。」子張說：「制行如此，亦難矣，獨不得爲仁乎？」子曰：「仁須表裏心事一一中理，乃可言。今未知子文之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果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安得達以仁。」

上論卷三 主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陳文子都是齊國的大夫，馬四匹爲一乘，十乘是四十匹，違是去，猶是相似。直解：子張又說：「當初齊大夫崔子弑了齊君，那時也有同惡相濟的，也有隱忍不去的，獨有陳文子者，盡其爲道，不肯與之同列，有馬十乘之富，飄然棄而去之，略無貪戀顧惜之意，及到他國，見其臣皆不忠，便說這就與吾國崔子一般，又違而違之，其者於去就如此，夫子以爲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去了去也，自是箇好人，更有許多人拚捨去不得，底文子不戀其富，不居危亂之邦，是箇潔白不污的人，可以爲清矣。子張曰：「制行如此，亦人所難能，獨不可謂之仁乎？」子曰：「若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未知文子之所以潔身去亂者，果見夫義理之當然，脫然無所累，而非有不得已於利害之故乎？安得達以仁計之？夫仁者，心之德，須就其理上著實研究出來，使二子果無私心，則當不特謂之忠清，而謂之仁。不然，則二子之忠清，只得喚做忠清，忠清雖有，自仁中出者，然即使聖人爲之，亦只是忠清，蓋忠清在事，而仁在心也。此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恐其張謬忠清而不識仁爾。」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此章言君子務實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尚也。朱子

季文子是魯大夫，三思是思之已審，而後展轉思之，無已非謂三次思量也，再是兩次思量。直解

上論卷三 主

昔魯有先大夫季文子者，每事必反覆計慮，思了又思，展轉數次，然後施行，遂相傳以爲是箇用心周密的人。孔子聞之，說：「天下事固有難易，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豈可不熟思？但凡事初一上商量，有未得者，須著仔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已見得是得，成箇體段了，又須平心更著思一遍，審處其言行不當，行便自可夾斷了，若於其中又要思，豈不是利那箇是皆則子思百算，不能得了，少間都滾得一番沒理會了，如稱稱物相似，却到不定矣。蓋善應天下之事者，惟當以正信勝之，明於方思之初而決於既思之後，則無不當者矣。」朱子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此章美衛大夫甯武子之德也。直解

武子是衛大夫諡曰武知是明知也思是伴思有才不自累不可
乃亦猶莊子之難能深予之之辭 朱子

孔子說寧武子之爲衛大夫也當國家有道治平無事之日則明目
張膽知無不爲無少委曲他的才能知識都昭然可見便做箇明知
的人及至國家無道危急存亡之日則縮頭隱隱不露圭角便做箇
愚人自我言之那有道無所作為安分做去亦無事可見固不可不
謂知但其知時人猶可得而及也至成公無道失國若智巧之士必
且深避不肯出來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能操脫禍
患保身濟君卒得兩全非他能沉晦何以致此若此以智自免之士
武子却似箇愚底但其愚底來好若使他人處此不失於此則失於
彼此武子之愚所以不可及也如武子者亦自可以爲法矣 朱子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三

古

朱子

此章孔子在陳既久言其欲歸之意也 邢疏
陳是陳國此三在陳之時明年即自衛反魯當是鄉黨小子指門人
之在魯者斐是有文采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我是義節
使過不及歸於中道 朱子

孔子周流四方本欲行道於天下蓋通行於時自然傳於後然行之
於時而傳之於後則傳之尤廣也至是歷聘諸國見當時不能行其
道在陳淹留既久乃發歎說吾之初心本欲行道於天下今周流四
方而竟不一遇我其歸於魯國與我其歸於魯國與吾之從行者朝
夕有商量無可憂者但留魯國之人儘有識見高明志趣遠大不
拘拘於小節的看他規模體段已是斐然有文理之可觀隨其資質
也是自成一家人了做得一章有頭有尾不是半上落下狂簡真簡了
得狂簡底事那有箇次第自成箇模樣了但這般人只管是妄他

却不理會事恐一向過高了自己爲足不知裁正而武陷於異
罪耳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或可與進於道然
溺于高遠又有服略世故之弊故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備是以
不可不有以裁之而使歸於中正也 朱子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此章孔子特發夷齊之憤言其清而有量也 朱子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子念是追念舊惡是那入既改其惡惡是
怨恨希字解做少字 直解

孔子說伯夷叔齊古之至清分者也以其平日之節說之分者宜其
惡惡直是惡之狹隘而不容解不能處世矣然其居之以寬他胸中
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
無可惡者蓋於其所爲亦率夫天理之常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
間也這却是他清之好處故被其所惡之人亦不甚怨之也聖賢之
心大率如此故孔子特明之耳 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三

古

朱子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此章明直者不當委曲也 邢疏

微生高是魯人素有直名醢是醢 朱子

魯人有微生高者素以直見稱於時人或慕其名而不察其實故孔
子舉一事以斷之說人皆以微生高爲直如今有宋誰說他是直人
蓋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爲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爲則不得爲直矣今
微生高者人會問他求醢其家本是沒有却不直說乃轉問隣家求
來與他醢有甚難得之物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我無了那人有他自
去求今却轉乞與之這箇便是自家要做一而人情說是我爲你乞
得從思歸於己此是其心術他事尚如此到處干騙萬騙亦只是這

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於此小物事亦遂不肖拾况朋友子慈地
畏首畏尾踰前望後掉寸老脚如何做得事我則願有乘的車馬著

矣然猶有箇善勞在未免於有意只是不違仁氣象若孔子則不言

而行不爲而成。渾然天理流行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安仁者也。聖人之所爲也。蓋子路是就意氣上做工夫。顏子是就義理上做工夫。然顏子是性分上事。孔子所言是天理上事。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子底小。聖人底大。此二子之所以未及於聖人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此章言知過非難。能自訟之爲難。

已矣乎。是恐其終不得見而數之之辭。內自訟是心裏自家悔責。子以人非聖人。孰能無過。無過之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夫有過而能改者。斯亦可矣。然必自知其過而內自訟。乃能改其過而復於無過也。譬如人爭訟。一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後已。有過則必當內自攻責。必至於改。而後已。我觀當今之人。有過而能自知者。蓋已鮮矣。若夫知過而內自訟者。寧不爲尤鮮乎。已矣乎。

吾終不得見其人。手夫子此歎。若恐其終不得見者。特恐學者不知過之可改。而甘心於自棄耳。

上論卷三

大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此章是聖人爲學之意。見美質不足恃。學力所當盡也。

十室之邑。是十家的小邑。忠信是美質。淳實可進於道者。直解。

孔子說人之造道。固在於天資。而尤須乎學力。我之得聞斯道。非徒以資質之美而已。實由好學以成之也。若但以資質言之。則豈必如天下之廣。彼如十室之邑。邑之至小者也。亦必有忠信之質。如丘者焉。但不如丘之好學。以充其資質耳。以此見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爲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爲鄉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

子曰：「雖也可使南面。」

此章明行簡之法。解。

南面是人君之位。直解。

仲弓素以德行著名。故孔子稱許他。說雍也其器宇謙量恢恢乎有人君之度。就使之居南面之位。亦無不可。蓋仲弓寬洪而不偏急。簡重而不煩躁。得人君之體。故夫子以是許之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是魯人。可者。便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是不煩瑣的意思。

孔子許仲弓可使南面。蓋以其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仲弓蓋有以簡見夫子之意。有在於簡。又自覺其所以爲簡。有與人不類者。故以子桑伯子亦是一箇簡底人來問孔子。看如何。將因夫子之與否。以證簡之得失。想見仲弓平旦也。疑道人故因而發問也。子曰此人

附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三

九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居如居室之居。只訓主字。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簡。行簡只是喜靜惡動。怕事苟安之人。

孔子說簡可也。簡正以其簡爲可爾。這便見他有未盡善處矣。仲弓遂詳論之。說於上。臨下之道。固貴乎簡。然有簡當之簡。有苟簡之簡。如心中自處以敬。凡事嚴肅。以之臨下。所行處又安不焦煩碎使人易爲奉承。則事不煩民不長定是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然非居敬不能行簡。然居敬又須行簡也。若先自處以簡。則心中先無簡主事了。其一身又脫略於規矩之外。以是行簡。則所行一發疎放。把紀綱法度都廢弛了。無從度之可守。必有意忽不舉之處。失不亦失之。大簡乎。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處已也。蓋居敬行簡是

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然則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

不同之

然

夫子雖未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乃能然契

其旨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亦見得他深沈詳審處所以夫子深

許之曰雍也以居敬之簡爲可以居簡之簡爲過其言誠然乎此可

見孔子許其可使南面者其意亦正在於此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此章聖人明顏子好學之深也

遷是移不遷怒是怒於甲者不移於乙貳如貳官之貳有了一箇又

明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三

子

朱子

添一箇不貳過是過於前者不復於後

魯哀公問於孔子夫子之門人弟子甚衆不知誰是好學的人孔子

對說人之爲學必是潛心克己深造而有得然後謂之好學吾弟子

獨當時有顏回者是箇好學的人何以見之入之常情怒於甲未免

移於乙過於前未免復於後復回也如人有一事可怒他亦未嘗無

怒但隨其來而應之而在彼初無容心不以此動其血氣蓋因物之

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違或微有差大略有些子不足於心所謂過也

他遇過即克己見一不善便自知之更不復萌作這一番改時其餘

是這一套須頓消了他聞一如十箇處貫通他覺得這一件過便再

有千頭萬緒是這一番一齊打並掃除了不使之依礙於內又安得

有貳他這工夫原只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純熟至此則這裏真

是渾然更無些子渣滓似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水消霧

釋方過之初服顏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克己之功而好學之

符驗如此這是他終身到處也可謂其好學矣惜乎不幸短命死矣

今弟子中已無此人求其真實好學如顏回者吾未之聞矣豈不真

可惜哉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

之粟五秉

此章言聖人於辭受取予雖是義之當否而已新安陳氏

便是出使母是子華之母釜是六斗四升庾是十六斗乘是十六斛

與之粟是冉子之粟五秉則八十斛矣

門人記說子華爲夫子出使於齊國有母在冉子恐其缺於養屬乃

爲之請粟於夫子夫子說與他一釜冉子病其少而請益夫子說與

他一庾冉子又病其少乃自與以已之粟五秉夫子華爲夫子使可

以無與也冉子爲其母請疑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

莫喻也

子曰亦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適是往周是周濟急是貧窮窘急繼是繼

夫子因冉子之過與乃敘之說我非吝於財而不與之也蓋赤之往

齊國也所乘者肥壯之馬所衣者輕暖之裘則其家之富足可知吾

嘗聞之君子但周濟那貧窮窘急之人不繼結那富足的人使子華

而有所不給則固當周之矣而子華無是之患也汝多與之是繼富

非周急也此不當與而與者人子教之以義如此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

宰是邑長與是宰的俸祿

門人又記說夫子爲魯司寇時弟子原思爲魯邑之宰夫子與之粟

九百思却乃辭而不受焉蓋其素性狷介故雖常祿亦辭
而明過於廉而非禮之中矣五解

曰房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謂是止之謂五家爲隣二十五家爲里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
百家爲黨

天子門原思之辭祿乃故之成爾毋辭也蓋官有常祿乃國家之定
制安得以私意辭之或若俸祿有餘則爾之降里鄉黨有貧乏者不
妨推以與之不亦可乎這是不當辭而辭者天子故之以義如此由
是觀之弟子爲師使義也自富而請衆請益非義也不繼富而與之
少亦義也宰常祿當與義也九百之辭非義也有餘以同鄉黨亦義
也夫子於亦非吝於思非吝辭受取予唯是義之富吾爾冉求爲
自多與以爲惠原憲甘貧辭常祿以爲廉皆祭義未精故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此章論仲弓之德也

謂是皆後議論不是對仲弓說犂是雜文騂是赤色角是角周正周
人尚赤故牛之赤色而又頭角周正者乃用於祭祀若雜色之牛賤
之而不用也山川是山川之神

仲弓聖門高弟也想當時人必行以其父賤而行惡病之者故孔子
私論之曰雜文之牛固不可用爲犧牲而其所生之子却純赤色且
其角周正如此自可以用爲犧牲使人欲不之用山川之神其
肯舍諸諸辭欲勿用人之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夫
子言此以見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言賢者固自當見用於世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此章稱顏子之仁其餘未及也

仁是心之德三月姑借以言其久遠是遠去至是到得這日布
借以言其暫越氏

曰仁者心之德心是知覺底仁是理仁根於心必具乎仁本是一
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
相違合爲一物矣回也他心裏天理純然能至三箇月之久無一毫
私偶間雜而不違於仁不是三月後一向差去只是此心常存無少
間斷即三月後未免有繼毫私意略斷一斷但他纔間斷便覺當下
便能接續將去雖當下便能接續畢竟是會間斷來若無這些子便
是聖人也其餘人則或有一日一番到這裏或有一月一番到這裏
日至者至得頻數恐不能久月至者或旬日或一二日皆不可知
回也自有優劣也蓋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圓被塵垢一塵遮不
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回也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三 五

次無塵垢或月一次無塵垢少間又暗了又譬如磨子三月不磨
自家在自已屋裏作主心心念念只在這裏行也在這裏坐也在這
裏雖暫時出外去便覺不是自家起便歸來日月至焉者是從外面
到底雖亦是徹底會到一番亦不是易易見得他地但或日一到
裏或月一到這裏便又出去不若回之金久而弗先也

○季康子問仲弓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
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
也盛於從政乎何有

此章明三子之才各有所長皆可以從政前新張氏
從政是爲大夫果是果敢決斷達是通於物理藝是多才能
季康子問孔子以仲弓可使爲大夫而從君之政與子曰由也果
者氣剛於事之來也當斷則斷而心無所礙可行則行而人不能挽

於從政乎何有又問焉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達者達明於事之來也探之於理而可否無差稱以權之而輕重不素於從政乎何有又問求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求也藝藝者多才能其於應事接物之間必有流通轉變之術設施措置之方繁瑣且細皆足以泛應而不窮其於從政乎何有此三子者各有所長故皆可以從政也

南軒張氏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此章明閔子不臣季氏之賢也

費是季氏的私邑辭是辭了他復是再來召汶水名在齊南魯北境

上子
季氏不臣邑宰數時至是使人召閔子騫為費邑之宰閔子本心不欲仕大夫之家故因使者辭之曰你好替我辭了他若辭不得而再

來召我則我必之汶上出境而去斷然是不往也始言善為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其決真有德行者泰於遠退之言也

新安陳氏
○伯牛有疾子問之曰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此章孔子痛惜伯牛有德而遭惡疾也

有疾是有惡疾痛是意言是疾者莫之致而至斯人言其德行不應有惡疾再言之者痛惜之甚

伯牛有非常之疾孔子往問之曰牖中執其手而與之承談談疾勢如此其死必矣然其以此疾而怨乃氣數使然而非常理所可測及

之致而至是誠命也又痛惜之曰不意此人乃有此疾不意此人乃

有此疾不應有而有之非命而何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

此章歎顏子之賢賢哉回也以下是其所以為賢也

賢是有德之稱簞是竹器食是飯瓢是瓢陋巷是僻陋之巷不堪是受不得的意思其樂是元有此樂不改其樂是胸中自有樂故貧賤而亦不以累其心

孔子稱顏子曰賢哉回也何以見其賢也蓋其所食者一簞之食所飲者一瓢之飲又居處於荒陋的巷中其困窮至於如此若使他人處之有不勝其愁苦者然顏子之心自有其樂不以貧賤累其心而

改其所樂也真可謂賢哉回也蓋人心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

因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三
這裏都黑宰地安頓不能得恰好須是直淨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為一無所窒礙豈有不樂而今顏子緣能非禮勿視聽言動這四事做得實工夫透自然至此私欲既去天

理流行動靜語默日用之間無非天理胸中泰然已自成就向上去了欲罷不能豈不可樂此與貧賤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名其樂非樂單陋巷也

程子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

冉求曰冉子以學也

此章勉冉子以學也

說是企慕欲得之意中道是已行到中塗處是沒奈何捨置了不終其事盡字在地上說借作閑中意用

冉求曰夫子之道其理也禮智其具則禮樂政教其文則詩書易春秋其內正有可時之味在求也之心不是不慕夫子之道而求

至之只是力之不足欲進而不能耳冉求此言乃自謙之辭而實
復求進之心矣故孔子曰所謂力不足者非無所用其力也是好學
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不可勉者蓋亦進道而
行只管前去至於半塗氣力竭無奈何捨置了如人持車馬行遠
路行到中塗十分去不得方纔放下又如駑駘之馬則不可使便及
得驥驂然且行向前去行不得下家奈何却不行如此方謂之力不
足今汝未嘗用力便說力不足乃溺於怠惰安於小成是住了全
不做益盡地以自限豈屬庸力不足者哉夫以盡為力不足其亦
未如用力與使其知所以用力豈有力不足者其亦未知說夫子之
道與使其知說夫子之道豈肯進也求也局於藝故夫子非之乃廢
以激而進之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三

云

此章戒子夏為君子也

孔子嘗教子夏說凡人博學先王之道以潤其身者皆謂之儒然同
此為學者也而有君子小人之分有一樣君子之儒有一樣小人之
儒所謂君子儒者精以明道凡欲知力行只欲求得於己為仁為
為義但知其為吾性分所固有雖分所當為而己是為己
之學而君子儒也若後知力自只欲求知於人於其才名不就已分
上做工夫譬如今日已會讀書自能曉文字便道別人不會自以
為說得行便說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人多於此含糊去不分界
限毫釐間便分君子小人此處便要見分曉始得法之為學為君子
子儒無為小人儒君子儒則上達為小人儒則下達可不謹哉子
夏是商賈富家

居於人情投時好之與恐其或流入於小人之儒也故夫子以是
告之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安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
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此章明子羽公正也

武城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宰是邑長人是賢人焉爾乎三字簡
助辭澹臺姓滅明名徑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公事是官府中
公舉的事如鄉飲鄉射讀法之類
子游為武城宰孔子問設為政以人才為先一邑之中必有德行道
義可以表正風俗者汝今為宰亦曾得有甚麼人與之相處否乎
子游對說有澹臺滅明者乃武城之賢人也其為人也尋常行履
必由大路不由小徑或時謁見必是為邑中的公事而非公事則未
嘗親至於偃之室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欲進見小之意可知非
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道徇人之私可見偃非只取
此二事也舉此二事公且方其意思甚好可見其人物矣偃之所知
者惟斯人而已如此不特可見滅明正大之情亦以知非子游自持
身正大者亦不能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此章言功以不伐為善也
孟之反是魯大夫伐是於不伐是不自伐其功是謙走殿是在
軍後策是鞭直解
孔子說凡人但有功勞未有不白足於人者只為好勝之心有
些小功能便受不得這功勞私意上求若魯大夫孟之反者能不
伐矣何以見之彼戰敗而奔以殿後為功當時齊與魯戰魯師敗績

夫人都往前奔走之反得在後而堵截敵人保全士卒可謂有功矣他却不自以為功及將入國門之時乃繼乘其所乘之馬向人說我非敢於拒敵故意在後只是馬疲乏不能前進耳軍敗以殿後為功則人皆為目歸他若不想地說便是承當這箇殿後之功了想反之本心益曰戰敗而還上受國辱我又何故錄此占一功非特於心有愧實不安耳此皆忠厚之心所到也別事不知何如只此一節便可以為法蓋人之私意多端聖人所以言此者正提起與人看使人知所克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此章孔子歎世好諛悅色也

祝鮀是衛大夫佞是有口才而字猶與字宋朝是宋國的公子美是容色之美難免是說不免為人所惡

附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三

天

附書本義集說

孔子說方今世道不古人心偷薄不好直而好諛不悅德而悅色故必言辭便佞如祝鮀容色美好如宋朝然後可以取人之悅若不有祝鮀之佞與宋朝之美則人將厭而棄之求免於今世之憎疾亦難矣風俗大壞人情不美安吾夫子之傷之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此章即戶言道示人所當必由也

戶是門戶道是人倫事物日用之理莫是不肯何莫是怪而歎之之辭

孔子說事必有道如室必有戶出必由戶是必然底更脫不得誰能出不由戶至於道乃事物當然之理若大路然但緣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其為人之所當由而亦不難由也而世之人乃何故不肯由道也當由而不由不亦深可怪哉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此章言君子之道貴文質得其宜也

質是質實文是文采野是村鄙的人史是管文籍之官乃周官府史齊桓之史彬彬是勻稱的意思

孔子說凡人要質實又要文采文質是不可以相勝幾勝便不好若質而勝文凡一言也在意幸然而不知語默之則凡一動也從情直遂而不知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則謂之野一味粗鄙簡略而已非君子也文而勝質品節詳明而忠誠之不足文物燦然而實意之反疎此則謂之史文雖多而不知其意非君子也惟是文質並重然相難而適相稱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威儀文辭之中自有忠信誠懇者存忠信誠懇之美自有威儀文辭之著則非野亦非史矣夫然後可以謂之君子矣可見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以至於成德之域也

附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三

天

附書本義集說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此章明人以正直為德

生是生理直是無邪曲罔是虛罔不直只是脫空作偽做人不誠實罔之生生字是生存之生幸是僥倖

孔子說人得天地之正理以生其是是非非善善惡惡都有箇本然的公心當然的正理所謂直也是生理本直人則順其性而不違如水有源便流這纔流出來無阻滯處如父子便有親君臣便有義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底發出來都遏不住而今若順這箇行便是直則生於天地之間乃為無愧若立心制行屈曲支離滅盡此直理則是枉了天理安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罔益低回委曲苟全其生者也如木方生被折了便不

正多應是死到不得死幸然如此蓋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直便見有生生之理滅絕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也聖人警人之意莫切於此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此章言人之學進用心淺深之異也

知之是知有此道好之是深嗜焉好而必欲得之樂之是有所得而樂雨不如以地位之高下淺深

子曰人之於道講習討論明於心而知所往知也深愛慕慕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真心實意而未必得之好也體之於身由生而然由勉而安從容和順無所勉強義精仁熟不疑所行者樂也學者當自知之始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為至然人為物欲昏蔽知此理者少故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之蓋知之者方是在彼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三

手

雷鳴

而我知之好之者則是知之已至分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是亦人之難能也然好之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乃為己之所有故非篤好之不能得之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進於樂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是於吾身則樂莫大焉學至於樂則成矣好之者不如矣然則學者當由知而好由好而樂蓋進其所未至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此章言教人之法當因其才也

中人是中等的人以上以下兼資學力說語是告語語上之上是上等精微的道理

子曰道無精粗教有等級不可以概施也故凡資質學力在中人以生語之以理之高深者則易入彼自有以受之在我不為難等

以語上也若資質學力在中人以下者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一時無計頭處稍安意顯等非徒無益而反有害不可以語上也若是就他地位上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應幾漸漸長進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矣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也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此章明仁知之用也

務是專用其力的意思民之義是人道之所宜鬼神是合當祭祀底事是不可棄近泥著此二句是就事上說先難是先為人所難為後獲是無期望之心此二句在處心積慮處說事也從心與做出來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三

手

雷鳴

樊遲問如何可以言知子曰是非之心知也蓋人生日用自有當為的道理若鬼神雖與人道相為感通自當敬然不可棄近泥著幾處若便不是惟是專務於人道之所宜只是就分明處用力至於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清敬而遠之蓋所以報事之禮而已而不諂清之以要福則是知務其所當務而不務其所不當務可謂知矣又問如何可以言仁孔子說所謂仁者只是要克去私心這工夫最難仁者但先為人所難為惟知為仁而已不必有期望之心若又計其效之所得乃私心也只此私心便是不仁仁者之心如是故求仁者之心亦當如是若心一於理而不計其私可謂仁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此章明知仁而形容之也

此章明知仁而形容之也

如是運動周流靜是安靜不遷樂是快活底意思凡運動處皆動
靜是悠久之意樂水樂山言其情動靜言其體樂壽言其效各不相
沿皆從知仁上看出有疑

子曰惟聖人爲兼仁知自聖人而下則各隨其材有所成就今各就
其一體而言之知者通達故周流曲折隨事而應各當其理未嘗或
滯於一隅其理與氣皆與本相似故心所喜者水仁者安仁故渾
厚端重外物不足以遷移之其理與氣皆與山相似故心所喜者
由此知者仁者之情也知者隨事處空無所凝滯日用之間流行運
轉不容止息故其理與氣皆動仁者渾然天理無人欲之擾而安於其
所當然故其體段常契此知者仁者之體也知者動而無所凝滯便
有簡快活底意思故欲樂也仁者靜而悠久不變便有簡長遠底意
思故多壽考也此知者仁者之效也由是而觀之可以知其所以爲
仁者本義集說 上論 卷三 五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此章言齊魯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朱子
變是變易而作新之至於魯至於孔子時之魯也道是先王之治道
朱子

孔子說我周封太公於齊封周公於魯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二國有
太公周公之餘化其政教風俗固純然文武之盛也至於今日則齊
魯非昔日之齊魯矣然齊自桓公之霸太公遺法變易難矣故其俗
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崇禮敬教信義猶有先王之遺
風聖王有作於齊心變助利而爲禮敬變誇詐而爲信義須先整理
了已壞了這承前修其字語若點綴魯方可以整頓起來又一變方

可乎道魯雖衰弱不振猶存周公之法制元舊底却不大大改換但
與章廢隆而已若得人以修舉之而舉廢與類以復周公之舊扶衰
救弊以還文武之初則可以知王道盛時也至於變而之道則盡善
盡美無以復加矣是皆道理合當如此然其施爲緩急之序蓋亦略
可見矣

○子曰觚不觚哉觚哉

此章聖人重歎於觚而有所感也漢氏
觚是器之有棱者上觚指其器不觚謂其制觚哉觚哉是聲觚之一
字而重歎之朱子

孔子之時天下之物失其制者多矣孔子獨舉觚而歎之曰大凡物
必有其實然後稱其名道既失矣實已非矣而猶虛負其名者如以
是器而名之爲觚以其制之有觚也今觀是觚則不觚焉觚哉觚哉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 卷三

五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
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此章明仁者之心也朱子

井有仁焉當作人物的人字從是從之於井而教之逝是使之往教
陷是陷之於井是就這一事上說欺是乘其所不知而詐之罔是昧
之以理之所無是總說朱子
宰我欲極觀仁者愛衆之所至而不知爲仁之道乃問於孔子說仁
者既以愛人爲心則問人有難使當往教雖是有人告他說有人溺
於井中亦當隨之入井而救之乎孔子說何爲而若此之愚也蓋愛
不足以盡仁仁者固以能愛爲覺不可以名仁仁者自必能覺拯溺
仁者之所爲也役其身無益於人者仁者之所不爲也大凡仁人君

下告之以井有人焉而使之奔走往來則固可得而使之也若使之
隨人入井而陷之則不可也如人之墜井有此理而共有無則非君
子之所能必知故雖或未必真有而猶可欺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
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哉不特
此事如此凡他事皆然故好仁者貴夫學也新安陳氏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此章言學者之事
博學是求之極其廣文凡詩書六藝及所為所行處道理皆是約是
約求乃約上身來之字指其人而言非指所學之文而言也禮是持
守有節文處畔字解作背字此解

孔子說君子之學將以求道也然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
學之事多聞多見于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
事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博學頭緒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却只
是一箇如視也是這箇如視也是這箇如視也是這箇如視也考
時自是頭項多則得行時却只是一理所以為約不博學則所謂約
者未知是與不是或不能不問於道然徒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便
是無歸宿處亦便是離畔於道也故君子博學於文凡聖賢之成法
事理之當然遠近取捨無不搜括其精而約之以禮這道理
在於日用動靜語默人倫之間有繩墨可依據者都收括在一身上
而動必以禮夫言言所載與夫事理之當然者皆道也禮者天理之
節文即道之所在也人能如此用功則所知者皆道所踐履者皆道
而博不失之雜約不失之陋這上進去只管是長進至即根已見
了縱所得淺亦常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為一可也吳中陸氏

上論卷三

書

聖賢堂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此章言聖人時室之用而子路未可與權也夫子

南子是衛靈公的夫人矢字解做誓字否是不合道理厭是棄絕
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不得已而見之當時聖人既以為可見否
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子路不知此義只說南子是簡淫亂的人不該
見他心裏不悅孔子也不明言其意但出誓言以告之說若使我之
所為不合於理不由其道者天必棄絕我矣天必棄絕我矣蓋欲飲
子路之信以效其愚而使之自有得於心耳慶源輔氏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此章言中庸人不能中庸之德也

中是恰那無過不及底說庸是箇常然之理萬古萬世不可變易處
為德是德合乎中庸至是極至是少是難

孔子說天下之事出乎中則過未至則不及都不是至善常行的道
理惟中庸之為德無過不及依本分不為性異之事是箇恰好道理
而互古今不可變易處底其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乎自世教衰民不興
行隨他偏長處做將去謹愿者則小廉曲謹而不能屈勉以求其至
放縱者則跌蕩不羈而不能裁抑以合乎中都不是天下之正理故
鮮有此中庸之德也今已久矣孔子深有感於世道之衰故歎之如
此直解

上論卷三

書

聖賢堂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
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此章明仁道也

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眾是及之廣自眾之
被吾恩澤而言濟眾難於博施是進步幾何事於仁是制止於仁
而云何謂慈地一殿仁以通理言仁箇徹頭徹尾物事聖以地位言

也聖乎逮下句讀不是仁上面更有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平

疑而未定之辭猶病是心猶有所不足於此

子貢有志於仁而未知其方以為仁道之大非窮高極遠不足以

仁故就功用上說如有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衆功效溥博如此

夫子以為何如可以謂之仁乎子曰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

是仁博施濟衆是無盡地頭何清得更說仁必也行仁極致之聖乎

堯舜亦嘗以此為病尚自微不微也非堯舜不能盡仁道亦勢有所

不能爾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無可了之理若

要就事上說便儘無下手處矣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立是安有底意思如在此住得穩便是立身要成立亦是立達是發

用底意思如行要到便是達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俱兼欲

說存疑

子貢所問是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出仁之

本體而告之曰夫所謂仁者心無私欲之謂而已知已欲自立於世

而即以已及人扶持培植思慮量得他使之有以自立知已欲自達

其志而即以已及人思慮量得他無過塞阻抑使之有以自達此

仁者之心只無私意便自然流達於此觀之可以知仁之本體矣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字解做喻字是比方較量的意思方是術直解

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仁之本體如此則為仁者亦不必求之於遠矣

唯能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無異於己然即推其

所欲以及於人如己欲立也以我之欲立而知人之亦欲立於是推

之以立人已欲達也以我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於是推之及達

人此則為仁之方也已蓋凡己之欲立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

施之者仁之本體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

者為仁之方也於此觀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入理之公

矣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然必待博施濟衆而後為仁則有終身不

得仁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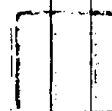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三

四書訂四書本義集說上論卷之三

經

經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重
靖子重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此章聖人謙言著述之意也

述是傳舊作是創始竊字解微私字比是擬效老彭是商時的賢大夫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一

藏板

子曰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上古聖人繼天立極自羲皇以降至於文武周公凡當說底當做底無不說無不做大略亦將盡了後人個不容大創作其間然或遺或不及或偏滯廢墜或末備則有之但因其見成底而循理之損其過益其不及救其偏補其缺增其所未備使歸於中正完全則古聖王之創作皆自我而成成矣但人多信遺不為不能好學或好而不信或信而不好如好之者則曰他也且信地說信之者雖知是有箇道理恁地畢竟是欠了箇好底意思也惟先商時賢大夫有老彭者於時但述修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焉信而好古事既信古又好古今我亦竊比於我老彭而已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而於古之賢人猶不敢顯然目附如此然集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自文

子曰然則識之學而不厭海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此章聖人謙言成德之事

此章是記習能不忘為己有非著力記憶之謂學是時習之謂學也

此章貴自得而不自以為得又必欲人之同得如平時讀書方能

記得或因人勸提方能存得若然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則所得者深所有者固矣由是而加學習之功則又日知其所不知日行其所未行而無厭意之意至於誨人亦必期人之有成略無倦憊之心夫默識者得之於心自不能忘則與道融浹說者異矣非心與理安能如此人之為學有些小閒隙時便是厭視人與已若無干涉之安能不倦亦須是心無閒斷方能如此我汲汲於此惟日不足只管自見得欠闕處而何者能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此章聖人言要在修身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二

藏板

是過惡十分不好底以改過言家引
子曰日新之要有四修德也講學也徙義也改過也德必修而後成理之既得於吾心者便是為我有底物事更須日日磨礱勿令閒斷如誠意正心修身去欲存理以全其德必常去修理他然後德成於我今也或有不修學必講而後明如致知格物須是常去講論他習其所已知究其所未知如此則於所學之理無不明矣今也或有不講至於事之合安處是義如我這一件事雖無過惡然覺得未甚合安須從令合安或問人說如何方是恰好處便當從而從之今也乃或不能從若不善則元初做得不善十分不好須著速改始得今也乃或不能改如重明志無由成學無由明善日損而惡日長尚何日新之有哉是吾憂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

孔子燕居之時體貌也

居是閒暇無事之時申申是不拘促有展布之意以容言天天是和悅底意思以色言為中中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

門人記說凡閒暇之時在眾人易以怠肆君子則亦未免於持皆非

盛德之氣象也惟大于道德內充而其容色之見於外者無不各得

其宜如閒暇無事非見賓承祭之時其容則申申然而舒泰其色則

天然而和悅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蓋盛德之至自然之

待也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型之閒矣

子曰其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此章聖人驗之於身而歎斯道之不行也

當孔子盛時希跡常存行周公之道誠意所感遂夢見之及其老則

無復是夢矣然後知斯道之果不行也故歎之說凡人年有老少則

血氣有盛衰甚矣吾血氣之衰也如何見得蓋吾當強壯之年常常

夢見周公恍然若與之相遇到如今許久不復夢見周公矣若只是

初不夢見時也未見得衰處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也精神

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過其微兆自是怠地此則吾道不行之驗而平

日倦倦想思不能自已者亦可以已矣

子曰志於道

此章言為學之道當如是也

志是念念不忘向往求索之意凡思慮講究踐履皆是道是日用合

於人倫日用所當行底道理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實有用力處

於口學莫先於立志然或惑於他岐而所適非其正則趨向差矣故

於人倫日用所當行底道理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實有用力處

於口學莫先於立志然或惑於他岐而所適非其正則趨向差矣故

於人倫日用所當行底道理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實有用力處

於口學莫先於立志然或惑於他岐而所適非其正則趨向差矣故

於人倫日用所當行底道理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實有用力處

於口學莫先於立志然或惑於他岐而所適非其正則趨向差矣故

於人倫日用所當行底道理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實有用力處

於口學莫先於立志然或惑於他岐而所適非其正則趨向差矣故

於人倫日用所當行底道理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實有用力處

於口學莫先於立志然或惑於他岐而所適非其正則趨向差矣故

於人倫日用所當行底道理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實有用力處

於口學莫先於立志然或惑於他岐而所適非其正則趨向差矣故

於人倫日用所當行底道理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實有用力處

自禁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

朱子

至於禮樂之文則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同者雖
事沒甚要緊然亦少不得須是游於藝此成德之餘功也小學之初
習其文成德之餘適其意生熟滋味通別小學者至此方得他用朝
夕游焉以傳其義理之趣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應物有餘而心
亦無所放矣自志道至依仁是由粗入精自依仁至游藝是自本兼
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學者於此有以不
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閒無少
閒隙而游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此章言已誨人不倦也

脩是脯乃乾肉也十脔爲一束古人初相見必執贄以爲禮一束之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五

脩乃其至薄者自行束脩以上言隨其厚薄之不同誨是教誨

子曰人但知自行束脩以上之禮禮物雖有厚薄之不同要皆有求
教之誠者也我則未嘗不教之者除是不知來學則我不得而往教
之耳此可見聖人之心其愛人也終無已時故其責人也自不至於
太甚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此章言誨人之法亦勉人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

憤是憤懣之意啓如啓戶略開之也是因其心不能通而通之悱是

屈伸之貌發如弓之張而爲之發其機是因其辭不能達而達之隅

是四方皆角處反是反復問難復是再告
子曰學貴於有所得如憤者心求道而未得則其心憤然而不能自
已是其心已求道而不得則彼將豁然而無疑矣若未至於

憤則在彼本無求通之心我何從而開之乎此所以不啓也

欲言而未盡心下七八道了。一時欲發揮出來却未能則其貌悱然
而不伸因而發之彼將沛然而莫禦矣若未至於悱則在彼本無欲
言之意我何從而達之乎此吾之所以不發也至於我之所以復告
者必能於我之所言觸類旁通因此識彼我舉其一隅而彼則能以
三隅反譬如提起東方一角的事他就把南西北方的道理都曉的
了然後詳以告之則彼此相安而其心易入矣蓋舉一隅其餘三隅
須是他自去理會若示之以一隅而彼不能以三隅反則是不能自
用其力者于這一隅亦恐未必理會得雖詳詳而告之亦終茫然而
無得耳我何爲而強聒乎此吾所以不再舉也夫以孔子之誨人不
倦猶必因人而施如此然則學者可不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哉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六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此章見聖人人性情之正也

有喪者是有喪之家側是邊旁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

門人記說惟聖人爲得其性情之正遇哀死則其心真切而不能自
已如人家有死喪之事而夫子食於其側則未嘗飽蓋臨喪哀感食

之而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是哭哭是哭他人之喪是日是一日之內哭是哭歌

又如夫子於是日弔喪而哭則其一日之閒不復歌蓋聖人之心

如春夏秋冬不遠寒燠也須臾過去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遠忘而
不能爲樂也二者皆聖人自然安行其性情之正莫非道也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此章聖人言已之行藏唯顏淵與已同而子路不知也

行是出而行道舍是不用藏是退藏不止藏一身許多事都藏了

收斂之心雖切然得便放不得便休一句專在則字上如可以

往則往可以久則久之類是也有是夫猶云能然也

聖人無我顏淵子路於聖人亦無我故其安於去就之際略同所以孔

子稱許他說吾人出處進退只有時之所遇如何命不足道也若夫

扶世立功名者則知行而不知藏潔身遺世者則知藏而不知行我

以為用舍行藏之間如雲則行潦則止爾世苟用之時可行也則出

而行務本當必於行也世苟舍之時當藏也則退而藏初未嘗必於

藏也行藏脫然無所係累惟有此本領則有此事業禮樂制度點化

出來都成好物件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兒收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七

藏器具望衆都滿運轉都不得唯我與爾幾有是隨時處中的道理

故無意必於其間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也

勉齋黃氏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一萬二千五百人叫做一軍大國則有三軍與是相與之與非與許

之與

子路見夫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乃就

謂說用舍行藏夫子既與顏淵共之矣設使夫子統領三軍而行戰

伐之事則將與誰共事乎子路此間雖無私意然猶有罔必之心矣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暴虎是不用兵器空手搏虎馮河是不用舟楫徒步涉河懼是戒謹

恐懼底心或是成其謀

孔子說君子之所貴者在乎義理之勇而不在血氣之剛若是徒手

搏虎徒步涉河乃自負其勇亦未必盡死但雖死亦不悔這是輕舉

妄動有勇無謀的人吾不與之行三軍也我所與行三軍者必是有

簡戒謹恐懼底心閉口已自思量卻是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常

有兢兢業業凜凜危懼之意思又好用計謀預先斟酌的停當然後決

然以成之這纔是持重審智勇兼備的人使之用兵必能全勝吾

方與之行三軍耳何暇於徒勇哉子路好勇而無所取裁故孔子以

是抑而教之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此章是聖人設辭明富之決不可求也

執鞭是賤職不可求是行命非求之可得上一句是假設之辭下二

句方是正意

富貴貧賤在聖人則安於義在中人則安於命又其下者則固不知

義為何物而亦不知人之生也有命而謂富貴可以力求矣故孔子

設言以曉之曰人之所以後從焉以求富者意以富可求也若使富

而可以人力求之則雖爲執鞭至賤之士而可以得富吾亦爲之而

不辭矣但人之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存焉決非人力之所能強求者

如非求之所得則亦安於義理而從吾所好耳何必營營以徒取

辱哉

○子之所慎齊戰疾

此章記聖人所慎之行也

齊是將祭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戰是戰陣之事疾是疾病

門人記說夫子之所最謹慎者有三件事其一曰齊蓋齊以交神

致其精誠而後承祭夫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也故戒慎之
一曰敬蓋戰則祭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兵凶戰危不必其勝固當
慎之其一曰疾蓋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夫子敬身安體若
偶嬰疾病則慎以治之夫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
不謹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之以垂教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此章聖人天韶樂也

三月大約言其久不圖是不意也

舜之後封於陳爲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獨
得其傳於今當是時齊雖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未必如在齊
之善夫子周流至齊得聞其音乃從而學之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
知其人有以究極其情文之備而飲食不足奪其心至於三月之久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九

如所謂發憤忘食終日不食者門人因而見之遂謂其不知肉味
深有所契於心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雍熙之時心可得而知神可
得而會而口不可得而言言不可得而盡也遂不覺發歎說阿也但
聞韶樂之美猶不意其爲樂之至於如此之美也蓋其三月忘味之
後而凡韶樂之所以美處聖人蓋深得之矣故不覺其歎息之深如
此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此章是夷齊之仁而知桓之不仁也

爲字解微助字衛君名桓是靈公之孫世子蒯聵之子諾是答應之
辭

昔衛靈公之時世子蒯聵得罪出奔靈公聽國人遂立蒯聵之子桓
及晉人送蒯聵歸國桓拒之不受子以兵拒父是不少不順臣不須

疑而問但此時孔子在衛衛國之人卻說蒯聵得罪於父於義當絕
輒以蒯聵而立於體爲安未有明言拒父爭國之爲非者冉有疑以
蒯聵承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亦或當立或孔子亦以爲宜乃私
問於子貢說衛君之立國人固皆爲之矣不知夫子之意亦以爲當
然而助之乎子貢諾而應之說吾將入見夫子而問之蓋亦未能深
知夫子之心而不能善答出有之詞也

子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子長子是伯夷第三子是叔齊孤竹君曾
有遺命要立叔齊爲君及卒叔齊又讓伯夷而不肯立伯夷說父命
不可違叔齊說倫序不可亂兩人互相推讓都逃去了這是兄弟遜
國的事正與衛君父子爭國的相反何人也是慨問總是怨悔仁是

論語卷之四

十

合於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
子貢善問故微其辭以測聖人之旨乃入而問孔子說伯夷叔齊是
何等人也孔子說二子品行高潔乃古之賢人也子貢又問說二子
固足賢人不知讓國之後其心亦有所怨悔否乎夫夷齊之賢子貢
蓋不待夫子之言而知之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爲或出于一時激
發適中之行而其中心或亦有所難而未脫然無一毫之芥微則
其迹雖高終亦勉強而爲之而不可以概責之于眾人則衛君之爭
猶未爲甚得罪于天理也故又就身上本原處再審一番有違事是
義理必合如此否耳孔子曰凡事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之
謂仁夷齊之讓是合當得地伯夷以父命爲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
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爲重是叔齊之心合乎天理而
後叔齊之心方安兄弟所處皆天理之當然其志將以求夫仁也

○客遂見利仁也何悲之有子貢於此疑然如夫二子之為是非其
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微矣持是心以兩手衛名父子之聞其得罪
於天理而見絕於聖人向何疑哉故知所決而出謂世有說夫子必
不為尚古也正解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如浮雲

此章是聖人樂無不自示人以內重而自見外輕之意也家引
飯是喫蔬食是相伙蔬是胃樂是別有樂處富貴是勢位奉養之盛

子曰君子之樂無往而不在于如飯蔬食飲水飲食如此其非傳夜臥
無枕曲肱而枕之寢處又如此其荒涼固亦極矣但我之所樂務不
以是而有所損亦在其中矣若使不義而富且貴者勢利奉養雖盛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十一

新解

於我觀之如浮雲之無有吾心固不為之動也夫子此言蓋即當時
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聖人之心左來
右去盡是天理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
時之或息又如氣壯底人遇寒不怕遇寒亦不怕有此方見得不
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則亦隨其所遇
若固有之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此章孔子緊易時自謙之辭也

加字當作假字是借五十一字當作卒字是終易即是如今易經所載
的道理無大過是無其差失矣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係象說其文以爲十翼蓋深見大易道之無
窮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故曰易道無窮皆自然而然不

通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以天理言則爲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
爲進退存亡如他如先有其事方有其文若無那事亦不說到那裏

易則錯綜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
長盛衰有是其事都出於此故包括得許多道理非年高德邵心與

理協然識神會未易學也人之處事履於憂患之途又不可以不學
我嘗欲學之而盡其妙今則老矣大言假借我數年使我得終其學

易之功或觀其象而玩其辭或觀其變而玩其占於天地萬物之理
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能見得盡而融會於一心由是見諸行事於

能審動靜之時得趨避之正雖未必全然無過而亦可以無大過矣
所謂大過者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是過如利於貞正

非正則是過不能恐懼修省亦是過聖人學易則明於天理之吉凶
消長所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而人與天合矣尚何過之有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十一

新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此章記聖人平日常言不遇如此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也

雅字解做常字是執持直解

門人記說夫子之教人其平日所常言者大約止有三件詩以治性
情使得其正可以與觀禮學恕以事君父事親事長上之政事乃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在於執守而行之故教人
執禮蓋這詩書人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

則節文度數所當執守不可闕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
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此章聖人自言其爲人也

葉公楚葉縣尹偁公問是問孔子之爲人直解

集公問孔子之為人於子路。子路不對。集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一則集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詭形容聖人也。新安陳氏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奚字解微何字發憤是有所感發忘食是發憤使至於忘食忘憂是樂使至於忘憂是達事上說。朱子

孔子聞而教之說。集公之問蓋亦欲知我也。汝何不說其爲人也。惟知好學而已。方其理有未得則意思發憤不肯半上落下。直是做到底。故感之極深。便至於忘食。既得則樂之既至。便至於忘憂。一憤一樂。循環代至。以是二者。僥焉日有孳孳。無有止法。但見義理之無窮。不知歲月之有變。雖年歲將老。亦不自知焉。者是乃我之爲人也。

聖人此言。似自言其好學之篤耳。雖若平旦然深味之。則聖人全體。

圖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三

極至渾然天理而脫然無所累之意亦在其中矣。朱子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此章聖人自移向下以教人之意也。朱子

生知是不待學而知者。古是古人的真精神。敏是速乃汲汲之意。朱子

孔子說天地間的道理。凡精粗大小。那一件不是吾人之所當知。我

今雖有所知。豈是聰明睿知生來便自然能知於義理。合下便悟地。

一助便破。而不待學習者乎。蓋我之所知者。得之於學也。只是見得

這箇道理。都具於古人之典籍。必須事事理會過。若夫禮樂名物。古

今事變。目未及見。耳未及聞者。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且不是只就一

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便要無所不學。蓋爲信好學。汲汲焉勉

力以求之。是以學力所到。義理自然貫通。而能有所知其真。其生而

知之者。哉。此聖人自移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闊。自視猶

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爲設辭也。朱子

不語怪力亂神。

此章記聖人爲教。不道無益之事也。所疏

此是言。語怪是怪異。如天地變異之類。力是勇力。若弄盤舟。烏獲舉

十鈞之屬。亂是悖亂。如臣弑君。子弑父。神是鬼神之事。王註

門人記說。夫子教人。固無所隱然。亦有所不語者。惟力亂神是也。夫

惟者。說其無據。虛誕不經。最易惑人之聽。聞惑人之志。志者。力者。

以強陵弱。以衆暴寡。專用血氣。而不顧義理者也。亂者。人倫之大變。

天理所不容者也。此皆非理之正。在所不當言。鬼神雖非不正。然乃

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其理幽深。驟而語之。反益其惑。亦不輕以語

人也。蓋聖人一語一默。之閒。莫不有存焉。於性力亂三者。或不得

已而及之。必有謂戒於神。則或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者。其事則未

未嘗言之。皆以其無益於教化也。王註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此章言學無常師也。所疏

三人行。是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師是師範。從是從他模倣。改之是不

從其惡。所疏

子曰：人若以自修爲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非足以發

吾義理之正者。就如三人同行。亦必有我之師範存焉。蓋人之所爲。

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此章聖人極斷利以理也

生是賦而德是才之司馬知予何是沒余我何言不能害已

孔子適宋宋司馬相如欲害孔子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

曉之說人之生牛禍福皆係於天天之意不可知若天無意於我必

不生我以如是之德天既生我以如是之德則亦不可謂天無意於

我者也桓魋亦人耳其將奈我何哉蓋必不能違天而害我也此便

是聖人樂天知命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

矣然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

嘗不開暇所謂並行不悖也

論語卷之四

論語卷之四

五

論語卷之四

丘也

子曰三子以我為隱子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三子者是

此章二三子不能窺見聖人故夫子告之以無隱也

二三子指梁紇子說隱是隱而不教與字解作示字

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

或有不曾得聞者乃謂夫子之道必有高深而不可幾及者而平日

教人則皆無甚高深之論是必有所隱而然不知夫子之勤止語

然無不是這箇道理聖人雖教人灑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無非

教也故孔子教之說二三子其將以我為有所隱諱而不言乎不知

吾之於爾爾未嘗有所隱也雖道有大小精粗然就其小者近者而

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故凡日用飲食居處之間無一

所行而不昭然以示爾者丘之為丘是如此也要在學者下學

自見得耳在我則仍無所隱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此章記聖人教人之四事也

文是詩書六藝之文行是體道於身忠是實心就已上看信是實理

就事上看

門人記說夫子以成就後學為心其為教大要有四事四者何學文

以明其理也修行以履其事也感於物而發其心者必無一念之不

忠也本諸心而應於物者必無一事之不信也此四者夫子之所以

教也蓋教不以文無出入學者初時須是先與他講說如說事親是

如此事兄是如此說與事理便是文講學既明須是自家體此而行

之方是行又恐行之未誠實更須反之於心而求衷信當實故又教

之以忠信也夫學文者致知之事修行者力行之事忠信所以誠

實於力行而忠其體信其用也聖人之教必兼是四者而四者之序

又如此所以謂之四教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此章是聖人屢致思而及有恆之人復申言有恆之義蓋示人入德

之門也

聖人是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是才德出眾之名俱兼學賢言

孔子說天下之人品等第每有不同而隨其才器造詣皆可上達彼

神明不測大而化之的聖人人人之至也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學而

至於為君子者斯可矣蓋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見他理會得熟

後至於聖人造其體而無以復加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

得去但其體而未能充實者也然其才德超出於眾則其為學亦

以成矣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也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善人是志仁無惡的人有恆是存心有常的人俱以實言 欽大張氏
孔子說君子去聖人不遠不惟不可得而見至於天資粹美志仁無
惡的善人吾亦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存心之有常者斯亦可矣蓋善
人是天資從來地好成人知得有善有惡皆為善而不肯為惡者
也有恆也不到事事廣而足只是依本分把持得定亦就固而不
務虛夸守其一端則終身不易者以是而力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
前時張氏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亡是絕無為是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華蓋是充滿約是寡少
泰是侈泰凡語言張大容止華飾皆是 漢說

則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七

新張氏

久不變若使本無也而為有之狀本虛也而為盈之狀本約也而為
泰之狀似這等虛誇無實雖一時偽為以欺人而本之則無自將不
繼於後又豈敢望其有常哉知無恆之失則知有恆之義矣人惟有
恆而充之以學則因可由善人而君子由君子而聖人不止於有恆
而已此吾所以思見其人也 前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此章言聖人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也 新安陳氏

釣是以一竿釣綱是以大繩繫綱極本取魚弋是以生絲為繩繫矢
而弋飛鳥綱羅之宿是宿鳥 孔註

門人記說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於物也或有祭祀之需有
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有不得免焉然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
取魚也只用釣餌以釣之而已不會以大繩繫綱擗截水中而盡取

之也其射鳥也但以絲繫矢射其飛者而已若鳥之宿者則不當出
其不意而射取之也蓋不免於釣弋者取物之義也不綱不弋宿者
愛物之仁也仁之至義之盡皆天理之公也夫子之得邦家則立政
行山為國而無害於民 前時張氏

○子曰吾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
識之之方也

此章聖人示人以求知之方也

不知見不知其理作是妄作事問是問得好話說見是日見識是記
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著 朱子

子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者皆妄而已我則
無是也然我所以無不知而作者豈是生來便曉得許多道理蓋我
以天下之義理無窮非聞見廣博則無以開聰明而擴智慮於是多
聞天下之理從中又揀擇其尤善者而從而行之必有得於已譬如
一般物好惡未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惡底擇來擇去則好
惡日見又多見天下之事雖泛泛見得未處便都從他然都且記著
他終始首尾得失此為是彼為非放在這裏他日行去不差此雖未
及乎知之至然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若知者則所知
結一之不實此則亦是求到那知處知之次也又何妄作之有哉 前解

則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太

新張氏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此章聖人待物之弘如也 程子

互鄉是箇地名見是得見惑是疑以為不當見 朱引
有地名互鄉者其人都習於不善難與言善一日有箇童子求見孔
子許其進見未加非絕門人疑之以為不當見也 朱引
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係其往也不與其退也唯何

甚

潔是修治進是進而求見與是許往是前日退是退而為不善甚是其之意

孔子說君子之教待人寬恕人既一旦自潔而進見我則但許其今日之潔耳固不能保其往日所為之善也但許今日之進見耳非其既退所為之善不善而亦許之也蓋既往之事不必追將來之事亦不必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若追其既往逆其將來則非中庸之行而為已甚矣我何為而絕人於已甚乎二三子亦可以無疑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此章聖人言仁之近且易使人知自勉而不憚於用力也象引仁是心之德仁遠乎哉且虛說欲是反而求之至是即此而在

圖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子

時人皆以仁道遠而難為故夫子以工夫之切近者勉而進之曰世之憚於求仁者蓋將以仁為遠於人也自我觀之仁之為德也果遠於人乎哉凡物之遠者求之或未必得得之或未必速夫仁者乃心之德有此心即有此心即具此仁我固有之非在外也是可自必底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隨求隨得一念方動應念而生非自外而來亦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者蓋仁道不遠行之即是為仁由已未有力不足者也由是而常加操存之功則心德漸以純全而可以造於中心安仁之地矣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此章記聖人諱國惡之辭也昭公此章記聖人諱國惡之辭也昭公司敗官名昭公魯君昔魯昭公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陳國司敗以昭公娶同

姓為夫人是失禮之大者而乃預知禮之名有所不足於心故問之以試孔子曰人皆以昭公為知禮果知禮乎孔子說知禮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禮與否而又未嘗顯言其事其對之宜如此也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黨是庇護的意思孟子是長子是宋國的姓

司敗問孔子之言不以為然及孔子既退適孔子弟子巫馬期在前乃迎揖而進之與他說我聞君子之為人平心正直而公其是非賢否於人不私其人而為之黨也山今觀之君子亦何黨於人乎何以言之蓋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別也同姓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禮也吳秦伯之後晉周公之後同是姬姓而魯君乃娶吳國之女為夫人是為娶同姓也正犯此禮乃假辭進德不稱之曰吳孟黨而得之

圖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子

日吳孟子夫子是宋姓也娶吳國之女而冒宋國之姓其能掩乎若君而可謂之知禮則人人皆可謂之知禮矣誰為不知禮者乎夫君不知禮而夫子以知禮與之非黨而何是聖人用意之忠厚司敗蓋有所不知矣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巫馬期述司敗之言以告孔子孔子名說道我為諱君之過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娶同姓為知禮亦不可也且有一箇不言而已乃自引以為己之過說這委的是我說差了然凡人有過而不得開其過此不幸之大者也丘也幸矣苟有過夫人必知之孔子既受以為過而不辭則司敗所言吳孟子之事固在所不辨矣既不失臣子忠厚之至而亦不昧天下是非之公聖人問答之間真可為萬世法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此章記聖人重於正音亦與人爲善之意也
歌是歌詠與人歌是與之同歌者是彼人歌善反是重歌使之自歌也

和是已自歌以應人之歌

門人記說聖人好善之心無窮即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行不可勝既者如與人共歌而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樂其善必使重歌之善其歌意然後自和而答之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善不待取於人而後足乃欲得其計如此其謙遜密可知也若不待其曲終而遽抑之則此難了他不盡其意幾於伐已之善以抑彼之善矣故歌必全章以盡其首尾節奏之善然後又使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歌善之意而又不捨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以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與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三

此章聖人之謙辭亦欲人知言行之難易緩急而勉其實也

文是言不背道而有次第條理者莫是疑辭猶人是不不能過人而猶

可以及人躬行君子是躬行之君子未之有得是全未有得

孔子說人之所以爲君子者不在於言而在於行若論文辭言不背

道而有次第條理我雖未能過人而猶可以及人也唯以是道體之

於身見之於事這乃是成德之君子我反而求之則全未有得唯勉

焉以求至而已孔子此言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

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必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遜其

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

以得爲效焉見其汲汲如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

而指意反覆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然亦勉人爲其實而不

廢其文但有先後緩急之序而已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諱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
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章聖人不取當仁聖之名而示人以造仁聖之學也
聖是大而化之德極其盛而又無其迹也仁是心德渾全而人道之備者正是德之盛處聖則仁之熟而至於化非有出於仁之外也抑是反諸辭爲之正而仁聖之道海人是以此教人云爾已矣是只可道如此耳

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心德渾全之謂仁若是這聖與仁則吾豈敢當哉抑以仁聖之道爲之於已而不厭以是道訓誨夫人而不倦則可謂如此而已矣此聖人以勉然者自處非故選其名而却居其實也公西華聞而歎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蓋爲之可能也不厭不可能也諱人可能也不倦不可能也蓋非實有是道於已則必有諱而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三

厭倦也是則夫子辭仁聖之名而自處於勉強行道之列然於不厭

不倦深味之則成已成物純亦不已之妙又見其自然矣欲辭其名

能掩其實乎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諫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子曰丘之禱久矣

此章聖人不求於鬼神也

禱是祈禱誅是哀辭上下神祇是上之天神下之地祇

孔子曾有疾病子路請命於夫子欲祈禱鬼神以祈福佑夫疾病而

行禱乃臣下迫切之至情然而任子路爲夫子禱則可請於夫子而

後禱則夫子不爲也蓋病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請於鬼神以

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爲是哉故不直斥其非先問說疾病行禱者

此理否乎子路對說於理有之諫辭中有云禱爾於上下神祇是說

人有疾病曾禱告於天神地祇欲以轉禍而為福則是古人有行之者矣蓋夫子疑子路禱之非正故以有諸叩之及子路舉詠聖人知非淫祀於是曉之說所謂禱者是說平日所為不善今速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譴怒耳若我平生一言一動不敢得罪於鬼神有即遷有過即改少非逆老無非對越神明之時則丘之禱亦已久矣不待今日而禱也時爾於上下神祇我也知有此理但在我不用禱耳蓋欲子路深省夫禱之理也苟知其有是理則知夫子之何用禱也夫禱者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閒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矣朱子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此章戒人奢儉也邢疏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三

論語

奢是奢侈不孫是僭越不循理的意思儉是省約固是簡陋子日禮自有箇中制如奢而務繁文奢侈靡便自是不敢故有奢儉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便是不孫若儉而無浮費則惺各鄙吝而必至於困窮失之過儉失之不足皆非中道然奢而僭犯為害甚於儉而止此而已就這兩樣較來則與其不孫也寧可為固而已此聖人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之意也朱子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此章言君子小人心貌不同也邢疏

坦是平坦蕩蕩是寬舒貌戚戚是憂愁不寧的意思皆兼內外言孔子說欲知君子小人之分但觀其心術氣象自然不同蓋君子心從天理發而後行不顧乎外故仰焉不愧於天俯焉不作於人利害不能為之驚敗壞不能為之惑但見其坦然而蕩蕩心廣體胖無適而

不寬舒自得也小人役於物行險徼倖日不足求各役於各求利役於利思得患失但見其常是戚戚無時而不憂慮也夫循理則樂役物則憂一念既差而人品頓殊如此人亦何為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朱子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此章記聖人之德也邢疏

溫是和厚厲是嚴肅威是有威可畏猛是暴戾恭是莊敬安是安舒

溫成恭三字是上厲不猛安恭恭說朱子
門人記說吾夫子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渾然是「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者就大體上強為之形容其容色隨時不同而無一之不中和也時平溫也溫而厲和厚之中自有嚴肅者在可親也而不可犯也使自有威底意思時乎威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三

論語

威而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尊嚴之中自無暴戾可畏也亦可達也時乎恭也恭而安恭出於自然無矜持也蓋周旋中禮而有忘其恭者焉此皆聖人從心不踰矩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毫髮無差也門人熟察而詳記之得諸容貌之間者如此而已朱子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此章論泰伯讓位之德也邢疏

泰伯周太王之子太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且太王因見昌有聖德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遂與仲雍逃於荊蠻於是太王乃立季歷傳位至文武而有天下焉朱子讓是因讓孔子追原周家王業之所由起因見泰伯之事歷世久遠幾於泯滅故特表而出之說人但知我周太王懿王遂王季其勤王家至於文武遂成王業都是周家賢聖之君不知太王之長子泰伯者其德

可謂極至而無以復加也已矣何以言之則家王景之與實始於太玉而泰伯嫡長當立則後來的天下乃泰伯之所立有者也泰伯因見太王意在賢子聖孫仰與仲雍逃去不返因此王季文王承其統緒遂開入百年之周人知其以國讓不知其實以天下讓也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更歷三世事變流傳故人莫得而稱頌之焉夫以天下讓其讓大矣三以天下讓其讓誠矣而又派其迹使民無得而稱其能而全於父子兄弟之間而絕無一毫為名之累豈非極至而不可加者乎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統此章言德以得中為貴也

禮是大理之節文只是有合當處地勢是煩勞感是畏懼的模樣是悖亂直是徑直統是急切的意思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行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子

孔子說人之立身行事必合乎天理之節文而後可以無太過不及之弊如恭美德也恭而無禮以節文之則不當恭而恭其弊也自為罷勞慎亦美德也慎而無禮以節文之則不當慎而慎其弊也自為者有之其弊也應從為畏懼而己勇亦美德也勇而無禮以節文之則不當勇而勇而犯上作亂者有之其弊也亂流於陵犯直亦美德也直而無禮以節文之則不當直而直而誣父攘羊者有之其弊也絞傷於急切矣其弊如此何所貴乎恭慎勇直哉蓋四者雖皆美德有禮以節文之則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節文之則是人欲之私而已可見君子當勤必以禮而不可須臾離也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此章言上行下效也

是平日相與或有功勞的在人還是來倫是薄

孔子說在上位的君子凡有舉動自無每事必仰而做效之不獨不傾也君子若能厚於其親如父母及兄弟之屬與之各盡其道則於其親篤矣夫親親仁也仁則其亦與於仁而各盡其親自然倫理止而思其久矣其能於此故舊盡心以處之而不妄其平生之好則為之也上而民之亦不偷而各厚於故舊自然教化行而民信矣夫夫一處親故之間而上行下效其應如響如此為人上者可不自盡其道以為化導斯民之本哉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此章言曾子之孝不敢毀傷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子

免於毀傷小子就指門人弟子說

曾子平日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一日有疾呼其在門弟子而教之說父母全而生之子今而歸之不虧體不辱親纔叫做孝汝輩試問本矣而視吾之手視吾之足有一之毀傷不全者乎然吾之所以得全此身者亦非容易就是詩經上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象似臨深淵懼其或墜象似履薄冰懼其或陷吾平日所以保身者若如此然猶恐萬一蹉跌而不免於毀傷使吾生尚在則猶未敢必他日之何如今則已矣自今以後吾知其得終免於虧損而可以無恐矣汝小子其念之哉語畢而又呼小子以致其反覆丁寧之意亦欲其知已之戒謹恐懼而一舉足不敢忘親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此章言人之為孝誠其大也

孟敬子是魯大夫問是問其疾

曾子有疾孟敬子往問其疾

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是自言

曾子將有以告之恐其忽而不之識故先自發言說大凡鳥之將死

恐懼迫切故其鳴叫必哀人之將死亦然之良心發見故其言辭必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

遠鄙倍矣登豆之事則有司存

君子以立言對有司說實是重道字是全體字所貴者三一是說中

其緊要者容貌舉一身而言斯字只是自然意道是無復有造氣

暴是粗厲不精細慢是放肆正是整頓底意思顏色以見於面者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信是信實近信是其中有道信辭是言辭氣是聲氣都是粗微

背理道是竹器都是祭祀所用的有司是執事之人

曾子因孟敬子平日好禮居於細微而忽於大體故告之說道雖

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乎道者只有三事三者何人之容貌少得和

平不暴則慢如人很戾固是暴精不溫恭亦是暴係肆固是慢稍息

緩亦是慢此所以多失容也君子不動容貌則已一動容貌便要自

然遠了暴慢之氣而容貌皆得其道矣人之顏色不近信便是色莊

多見人顏色自恣地而中不恣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

皆是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與信遠了此所以多失色也

君子不正顏色則已一正顏色便須其中有儀表其如一無色莊之

偽而顏色皆得其道矣今人談論有雖無其差錯只是淺陋者此是

經文有說得似高而實於理者此是傍此所以多失言也君子不

出辭氣則已一出辭氣便要自然遠鄙倍而辭氣皆得其道矣是皆

修身之要為政之本雖不是做工夫處然便是做工夫處因是平日

曾下操有工夫然印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令間斷蓋動止出之閒即

存養地也暴慢信鄙倍印省察之條件遠之近之即所貴乎道之工

夫但動容貌遠暴慢便是不遠暴慢便不是顏色近信便是不近信

便不是辭氣遠鄙倍便是不遠鄙倍便不是君子所重只在此三

若夫遠之之事器數之本以道言之則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

其分則有司之守所貴在此則所處在彼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而

非君子之所重矣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但是於自己身上

大處却不曾理會則是棄本而求末也何貴於學乎此善言也于其

識之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者

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此章曾子追思其父之賢而稱之也

能是知夫義理不能是有所未知者多是博聞廣見所知者多寡是

聞見寡寡所知無幾有即所謂能無即不能實即所謂多虛即其寡

俱以所造之高下言是知之事犯是小小觸犯處校是計校此句獨

以行言是仁之事事交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指

曾子說人前有所得便說自己已自餘他人不足且十事曉得九事那

一事便不肯問人過有觸犯便說自己的是他人的不是誰能容受

若自己覺得有不能處惟恐一善之不盡彼雖不能我所問者却是

彼之能乃問於不能自己學問充足本是多的乃問於寡少的人其

心欲然自視雖有也却似無的一般雖充足也却似空虛的一般略

無一毫自滿之意其深知義理之無窮如此人有小小觸犯他處

者廣大如蚊蚋過前目不覺得何與之哉又不見物我之有間此這等的不可多見惟舊日我友乃曾從事於此其工夫已正在著力未若力之閒蓋幾於無我而所以未達一間者也今也則亡豈不重可惜哉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此章論君子之德行也

可以是以才可以也託是付託六尺是年十五以下派是嗣君寄也是付託的意思百里是侯國命是政令大節是大關係處不可奪是節不可奪也以事發言不就君子身上說君子才德出眾之名與是疑辭也是決辭

曾子說天下之言成德者期於君子然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堯

曾子

者兼備而後為德之成也有人於此其才雖把六尺幼冲之君付託與他亦可以承受而輔佐之既能保衛其國家而又能養成其君德雖他侯國一國之政令委寄與他亦可以擔當而總攝之既能安定其社稷而又能撫輯其人民其才之過人如此然此猶未見其難也至於事變之來國勢之危人心搖動其從違趨避乃大節之所關也其人以此而所以輔幼君攝國政者先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際志氣堅定惟以義所當然為上無所顧忌終不能搖動死生在節兼備如此信乎其為君子人也蓋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無其才而徒有其節不能了得他事也雖做好人然濟得甚事若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故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既有其才又有其節非有德者不能所謂君子不器者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此章明士行也

弘是寬廣容受得許多眾理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此任是死字猶云擔子也與已任之任同道是路遠

曾子說士立身天地間要為聖賢須是見得道理分明無絲毫苟且要容受之多承載之闊心裏是多少大無是時道理事物都著得呵做弘若不弘只是見得一邊守得一義一理便自足更著不得便是滯於一隅如看文字只執一說見眾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又如執一兩件事終身行之皆是不弘不弘則隘矣又要執守之堅且耐明且做必期於有終叫做毅若不毅便倒倒西既知此道理當恁地做不能行又不能守知得道理不當恁地却又不能割捨便是毅不毅則傾矣士不可以隘焉而不弘候焉而不毅也然士之所以不可以不弘且毅者為何蓋以士之擔子重而路遠又遠弘乃能勝得重重任毅便能擔得遠夫不弘則不能勝其重弘而不毅雖勝得重任恐去而倒了是故不可以不弘毅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三

曾子

然果何以見其任之重而道之遠蓋仁者人心之全德大而三綱五常小而百行萬善無一之不統于是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踐而力行之以為己任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此其任不亦重乎且其任是仁也與生俱生無一念之間斷直至沒身而後已若一息尚存此志亦不容少懈惟是向前策勵再無駐足之時其道不亦遠乎夫其任重而道遠者如此世間有一種全不知者固無怪矣

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自家全不費工夫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遠與不遠所以爲士者不肯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也

子曰興於詩

此章示人立身也德終身得後之大第也

興是興起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

子曰學者所貴必先有以興其好善惡惡之心然後其善實有諸已意實無諸已而能卓然有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既能立了然後進而至於義精仁熟之域而成矣然其所以興所以立所以成又皆各有所由得是故其始之興也必於詩而得之詩本於人之性情有夫刺風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能容咏歎之附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本義集說

立於禮

此是中有定力善必爲惡必去非外物之所能搖奪

興因以詩矣其中之立也必得於禮禮以恭儉辭讓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物若甚難強者故其未立時也先已學勿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至於成人以後及其大者服習之久而自得焉則是踏實地卓然自立而有以立其肌膚之會諸體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酬酢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故學者之中得力在此

成於樂

成是成就顯化

立固以禮失其終之成也必得於樂先王教人之法以樂官爲學捷

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本都在這裏小詩已學了至於甚安日久則其

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耳目和其心志使人淪肌浹髓

與理爲一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欲飲之汁意皆滂澤而無餘道理

飽強本純熟者皆消融而無迹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古人自

少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一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然立成乃

其得效次第如此只是一箇心興於詩與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

成於樂成此心也興於詩便見有着力處立於禮便見有得力處成

於樂便見有無所用力處此可見詩禮樂之當學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章言聖人之道深遠不易使人知也

民指凡民而言山是身之所行知是心悟其理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孔子說道理在天地間都是人所當知的然爲上者之於凡民道以

德齊以禮教以人倫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皆民生日用之事同家

人所能行者故能使之由之若夫理之所以然如父子之所以慈孝

者則莫不原於天命之性雖學者有未易得聞者無緣逐箇與他講

說亦如何說得他曉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之蓋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爲

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使之知則人求知之心勝

而由之不安甚者是遂不復由而惟知之是務其害豈可勝言由之而

自知則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之知則知之必不至智者亦過之而

與不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生蓋勢有所不能非不使之知

也

此章言人固不可自爲亂而亦不可以自取亂也

勇是勇敢兩箇字都是疾惡的意思亂是悖亂已甚是過甚

子曰人之生亂有二有亂在我者有亂雖在人而致之亦在我者如

人之好勇若不疾貧則猶安分未便至亂雖疾貧若不好勇則不至

於肆暴而橫行亦未便爲亂惟其好勇而又自疾其貧而不安自行

一不義取非其有日長月滋必作亂也此其亂在我者人而不仁本

心已失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使之無所容則勢窮

事迫彼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激而生

亂者此其亂在人而致之亦在我也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

則一聖人言此所以示人當知所警戒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此章其言驕吝之不可爲有才而無德者言也

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周公是周公且才美是威儀技藝是詩人

所無吝是吝嗇扶已所有

孔子說人之處世固貴於有才而不可自恃其才古聖人才藝之多

莫如周公然假如周公底才那樣美設使以已有是才而自驕

人皆不如已又忌人有是才而怪吝自私不欲善與人同則大本已

失連他才美都壞下其餘才藝之末亦何足觀哉夫有周公之才之

美而一涉驕吝尚不足觀況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

之不可也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此章言謀道而不謀食者之難得也

三年學是學之久至字當作心志的志字穀是俸祿不易得是如此

之人不易得

子曰世固有千祿而後學者亦有學問之功始加而利祿之念隨之

者今世學者之通此也夫惟三年之久從事於學無所爲而爲但知

學以謀道明善誠身求盡其爲人之理而已初無求祿之心則是謀

道不謀食爲已不爲人如此者斯亦難矣不易得也蓋人少有不爲

祿而仕者故孔子言之如此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此章言君子之修身處世當如是也

篤信是信得深厚牢固好學是慕道心切汲汲然講學以明之守死

是以死守之更不移易守死未必死以死言之所守者堅也善道是

不壞了道所守處要恰好

子曰學者須以篤志爲先於道理的確有見則信之極其誠實雖

論紛紛動移不得又要好學以明其理不篤信則不能好學亦有德

篤信而不能好學者愈篤信而愈不正不可同矣故篤信乃能好學

而篤信又須是好學要守死遇事心裏主定在此則守之極其堅固

雖生死利害搖奪不得又要善道事必由理行必合義不可徇匹夫

之小信而乖中庸之大道不守死則不能善道然亦有守死而不

以善其道者但知守死也無益故守死乃能善道而守死又須是善

道盡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能篤信好學又守死善道

此四者之所以更相爲用而不可有一闕焉者也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危是將危亡不入是在外不入亂邦是未危而刑政紀綱紊亂者不

居是當去天下來一世而亂

君子而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則知之明行之果出處去就無往不

然後爲君子之全德其遇危邦也未仕在外則不入其在亂邦也已

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謀則當去之而不居當天下之有道也則見而仕不必十分太平然後出有道如天將曉雖未其明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以行其道天下無道也則隱而不仕亦不必十分大亂然後隱無道如天將夜雖未其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必不可支持則見是而作可也蓋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耶若下無道則無進而可居而有德而已

邦有道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此邦字單言在一世而兼國恥是愧恥

所貴於士者為其進而用則有可行之道退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退不失已進不失義也若乃邦國有道正君子向用之時也當此而乃為世所棄困處於貧賤之中則其無善可稱無才可錄可知矣豈不可愧恥乎至若邦國無道乃小人向用之時也當此而乃與世相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三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此章或人侵官也

位是職位謀是思所以處之使他人事惟政是政事直解孔子說凡人有是職位則有是責任有是責任則有是謀為任公卿大夫之職則當謀公卿大夫之政此各有分限不可以相踰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皆是身在此則只得守此蓋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不在其位而謀其政則使他人事惟有干預之虞是為思出其位犯非其分矣豈安分者之為乎

子曰師摯之始闕雉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此章美師摯正樂之音也

師是太師摯是樂之官摯是魯太師之名始是在官之始闕雉是詩經國風首篇亂是樂之卒章闕雉之亂是以闕雉為章卷耳鳴樂采蘋采芣合樂洋洋是美盛之意蓋是滿闕雉之亂洋洋盈耳舉終以該始自始至終皆美盛也

子曰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吾自衛反魯適遇師摯在官之始其大樂之作主於卒章闕雉之亂歌樂與衆樂俱作之時其聲洋洋乎極其美盛滿耳而可聽也其一時音樂之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吾能亡於追思而歎之哉新安陳氏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愚罔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此章聖人疾小人之性與常度反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三

狂是狂而大直是無偏曲侗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愚是愚而乃謹守故常不敢妄動性性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信是誠實無虛詐一是一是二外如是內亦如是吾不知之是我不知道他是何等樣人

子曰氣質不齊中才以上有德而無病信矣中才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猶可取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下之者藥才也如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凡心下有事卻說出來在外亦無遮蓋這是狂人然狂者多半直但直行將去也如今有狂人者都恣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利處但知有己反以責人却不直侗者無知是不聰明心下鶻突底人然無知者多謙厚凡事都是恣地謙屈不敢妄動也然而今侗者却不思妄動性性者無能為底人然無能者不解作為養他無能為故為人亦無虛詐却一向恣

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為底人也都會許多說計又不誠信為實我
三樣人我也不曉得他是為何如人矣蓋狂何怪怪者氣稟之偏故
直原信猶是天資之美至不血不願不信者則氣質之變矣既拘於
氣稟而氣質又不美如此黃藥才也夫子所以絕之然聖人無棄人
此蓋亦不磨之教誨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此章警學者當如是也
學是為學如不及是如有所迫而不及的意恐以功言猶恐失是
警恐其或失之以心言

孔子說人之為學將以致知力行而求進於聖賢之道也故風樂夜
寐孜孜汲汲儘力向前如進亡不及一履儘力起去更不放緩一
如此猶恐不獲其心中就就業業恐終不及而失之才說姑待明日
讀書本義集說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此章美舜禹也
巍巍是至高高大底意思以氣象言不與是不相干之意

子曰凡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為
物所役是白卑了若舜禹直是高出庶物高出萬物之表蓋巍巍
乎其德之高大也以匹夫而一旦有天下是何等尊貴威權奉養却不
把來在身上如不會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會把一毫來奉已則天下
為小舜禹之心為大有以包乎天下而天下不足以繫其心矣也不
是天下做天下我做我都不照管他只不把他來動心意只看舜之

好問好察下車泣罪他會謂我貴為天子不可下問下泣罪八
之非飲令卑宮室他會謂我富有天下當厚自奉養乎真有天下而
不與也信乎其巍巍也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

此章美堯也
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是準則言與天平等兩唯字
只是堯之德不必謂堯能如此而他聖不與也蕩蕩是廣遠之稱
名是名狀直解

子曰自古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
不及大矣哉堯之為君也果何以見其大哉巍巍乎極其高大而無
不覆目者唯天而已然天如此大堯德亦如此大與之平等蓋天之
體無一物而不覆而堯之德則舉萬物而皆備也夫惟其德與天同
大是以但見其德之所被廣遠無盡蕩蕩乎無能名亦如天之不可
以言語形容也惟其不可名此所以為大也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上文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言堯功業之高成功是事業成就煥
是光明之貌文章是禮樂法度

堯之德固蕩蕩無能名也然於不可名言之中而其所發見者
亦有成功之可見也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事業成就則
巍巍尚有莫可得而尚者焉又有文章之可觀也禮樂法度皆其所
施布之天下者則煥然至盛有不可得而掩者焉大人外上無小卑
然此猶不足以盡堯耳天之德雖名也所可見者四時生成之功月
星辰之文而已聖人與天一也故可見者此爾若其德則積之

布之身而治效默運於四表不言而信不令而從又烏得以言
容之哉終不可名也夫哉堯之爲君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此章論人才難得而及周之德也

五人是指舜舉皋陶伯益

門人將述孔子論周才之言先記說舜恭己無爲有禹平水土兼
宅百揆而天下之民得乎土而居之庶績亦成熙矣發播百穀而天
下之民舉無飢矣契敷五教而天下之民自相親睦矣皋陶明刑而
天下之民無敢作非矣伯益掌山澤而鳥獸魚鼈咸若天下之民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而惡物不爲害矣虞廷之臣五人其九也此
舜之所以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堯

治亂謂之亂

周武王嘗自言曰下有治亂之臣十人在外有周公且召公奭太公
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在內有賢妃已美爲之輔佐
所以克商而造有周之業者此十人之力也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才難是古語然是孔子然之唐是堯有天下之號虞是舜有天下之
號除是交會之閒斯字主周言

孔子有感而歎之說吾聞古語說人才之盛最是難得以此觀之豈
不信然矣乎我看武王得臣十人而周室安人才之盛如此考之於
古惟唐虞交會之際堯舜聖人繼作而五人者實爲之佐而天下治
視之有周爲獨勝耳降而夏商皆不能及也然十人之中已美又爲
婦人耳以此言之謂有十人看來只是九人而已亦未滿十數也

人才不以多寡爲盛衰顧其人物地位何如耳然猶有此數人
是才之難得也才難一言信乎其不誣矣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孔子曰武王之克商而及文王之德又曰才者德之用我周之人才固
爲難得而德亦極其盛者也我周未克商有天下之時殷紂淫亂文
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以大勢計之三分之內二分都歸
於周蓋有天下之大半矣當是時以仁伐暴以周代殷特一反掌之
閒耳我周猶曾堅守臣節不之取又率商之畔國以服事於殷非盛
德之極能如是乎然則我周之德其可謂至德而無以復加者矣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
與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之四

早

此章美夏商之功德也

閒是有辨際可指而非讓之非是薄鬼神是鬼神地祇之類惡字解
做粗字敵是敵勝竟冠上有板者皆祭服也溝洫是田間水道用
以定經界又旱則蓄水潦則泄水也

孔子說帝王之治天下事無大小莫不有至當不易的道理少有不
恰合處則人得指其辨際而讓之我觀大禹所行之事件件合宜無
一些罅隙可以非議矣何也儉者或一於儉而不知所豐者或一
於豐而不知所儉是皆不無可議禹之時九州作貢至食非不足也
乃於已之飲食則薄之至於鬼神則致孝焉享祀必豐潔也禹之時
至帛葛國文繡非不足也乃已之常服則質粗惡至於承祭之饌
則致美之務米盡制焉禹之時四海爲家非不可備非禮之說也乃
自處之宮室則從卑陋至於民間之溝洫則盡力不以爲勞焉凡若

此者聖其所宜也。儉者所宜也。各適其安。即各適其中也。舜稱禹克
殛於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於此見其能行之。所以無辨際之可議
也。夫何間然之有。朱子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論語上卷之四

論語卷之四

聖

藏板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論卷之五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棋手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此章記聖人之所罕言者無非教也。雙峰說氏

罕是少言。言不是不言。又不可多言。利不獨財利之利。如作事須

守禮當處皆是命。是窮通之命。仁是人心之本體。龜山說氏

門人記說夫子平日教人有常言者。詩書禮樂是也。有不吉者。怪力

亂神是也。有不善者。又不可多言。特罕言之者。則有三件。利與命

與仁是也。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若窮

全不要利。又不成去利而就害。若纔說者。少間便使人生計較。所以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之五

一

藏板

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不
能全不計較。但不至於妨義耳。若乃惟利之辨。則忘義矣。故罕言。至
於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天之所以賦與人者。是
理也。人之所以待天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氣數又不可盡
安之。而至於廢人事。孔子亦非不說。如云不知命之類。只是都不說
著。便又使人不知箇限量。若只說著。時便又使人百事都放倒了。
不去做。故聖人亦罕言之也。至於仁之道。至大。致言之。不惟使人
等亦使人有慨之之心。蓋舉口便說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雖對問
仁者多矣。蓋但言求仁之方面而已。仁之本體。則亦未嘗多言也。夫罕
言利者。防學者趨乎此。罕言命與仁者。以學者未易及此也。既處學
者沒溺於利欲之卑汚。又慮學者躐等於命與仁之精微。又大其說
慮遠矣。新安陳氏

○達巷黨人曰：「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此章言聖人道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尹氏

五百家爲黨，達巷是黨名。黨人是達巷黨之人。大哉二字意在博學，是美之無所成名，又是惜之非以無所成名爲大。家引

有箇達巷黨人，口口私議說：凡人知識有限，常患於狹，下今觀孔子，大矣哉！其學博乎？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如此固可見其大矣。然凡學

精於一藝者，則人以一藝稱之，而得有所成名，彼雖博學而泛，衆舉藝則人不得以一藝稱之，而無所成名，夫其大雖大矣，而其名之不

成亦可惜也。家說

子問之謂門弟子曰：「吾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執是專執，御是御車。面解

達巷黨人大孔子之博學，而疑其不能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孔子聞黨人之言，乃承之以謙，却把博學都放下，只

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一藝以成名，謂門弟子曰：「他說我博學無所成名，蓋以我不專執一藝也。然則吾將何所執乎？」六藝之中，有所

謂御與射者，守著一件，皆足以成名。我將專執御者之事乎？抑將專執射者之事乎？這兩樣較來，執御猶易，而可以成名。然則我將執御

矣。然聖人果真欲執御以成名乎？亦見達巷黨人之不足以知夫子矣。蓋道無往不在，何必專攻一藝以成名哉？承之以謙之說，姑釋其

辭而未暇及其餘也。家引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此章言聖人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尹氏

見是冠中之別號，麻冕是用麻布染作緇色，以爲冠者，純是絲，儉是省約。朱子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而改用絲爲之用，絲比用麻較爲省約，是之謂儉。儉，非禮也。然

於義而可從也，故吾亦從衆，不必於止與否。面解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拜下是臣與君行禮，拜於堂下，泰是驕慢。面解

臣之拜君而必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者亦古制之禮也。而今也則皆拜於堂上，是驕慢而爲，今泰則有虧於君臣之義，非細故也。

故雖違背衆人之所行，吾寧從乎拜下。蓋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家引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此章言聖人絕去四事，與常人異也。面解

絕是無之盡，四者謂非字，都與有無的無字同。非禁止之辭，意是私意，必是期必，固是執滯，不化我是私已。朱子

門人記說：人心本自虛明，但爲物欲牽引，便不能隨事順應。而有四者之累，聖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渾然一氣，私耳細察之，則皆無有。

有箇億度的心，這叫做意。意是凡事順理則意自正，不順理則只是自家私意而已。又有箇專主的心，凡起意作一事，便用期必之望，必期

欲事成而後已，這叫做必。事既成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而不化，只

管固執，這叫做固。固是之謂固，只要自己便利，不顧天下之公理，只

成就一箇我，這叫做我。此四者人情之所不能無也。若吾夫子只

理當爲便，爲不當爲，便不爲。渾然天理，不任私意，是無意也。隨事順

理，不會道我要做，我不要做，不先期必是無必也。達而不滯，無所滯

心而論其本則一天理流行而然大公物各付物泊然順應蓋其
純乎理而無一念之間事任乎理而無一毫之雜如鑑空水止而
累自然無所容焉此所以自始至終而絕無四者之病也

子畏於匡

此章聖人以斯文為己任也

遇難而有成心則微其是地名

陽虎曾暴於匡匡人恨之孔子一日適陳經過其地匡人見夫子貌

似陽虎舉兵圍之記者以衆情言之故云子畏於匡其實孔子無所
畏也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文是禮樂制度用世之事茲是此孔子自謂其地

夫子有戒心於匡弟子皆懼孔子解之說道算因文而顯文必得人

圖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五

四

五

而傳文王未沒則前乎聖人之文傳在文王今文王既沒又其不
在我乎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

喪是喪失而不可考後死者是對上文文王言之孔子自謂也

夫斯文之興喪皆天也一代禮樂制度若喪便掃地若天之將喪斯

文也則我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而文不在茲矣今既得與於斯文

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我之一身斯文之所在

也斯文之所在天意之所在也豈偶然哉匡人其奈我何必不能盡

天言已也蓋天生聖人以在斯道遠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則繼往聖開來學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孔子接文王之統皆天也

則未文武周公之禮悉已前厥法度亦皆蕩然無有孔子於天之將

喪斯文便言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為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此章言子貢不貴於多能也

大宰是官名此聖字指子貢與是疑辭

大宰問於子貢說夫子其生知之聖人與何其禮樂射御釣弋獵較

之屬無所不通而多能如此也此大宰就把多能當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固字與又字相應縱是故縱不為限豈將如今說將以此聖字兼

才德言之又是兼而有之

子貢說汝以多能為聖乎不知聖之所以為聖者固在德而不在多

能也若吾夫子固是天然縱他將次做箇聖人不限其所至者矣既

圖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五

五

五

聖則無不通天生聖人氣象清明自是與他人不同雖是材藝他做
得自別是又兼乎多能耳然則多能乃聖之餘事而豈足以盡夫子

之聖哉子貢之言蓋智足以知聖人者也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大宰以多能為聖此不知聖人者也子貢以多能為聖人係事雖智

足以知聖人然聖在於德固不在多能雖聖人未有多能者但多

能不可以謂人故孔子問大宰子貢問各之言固不肯以聖自居又

恐人遂以多能為聖乃自明其意說大宰其知我乎如大宰之言則

吾之多能得諸天矣殊不知我這多能亦有其故不是聖也蓋吾少

也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細之事耳非天與以聖而自無不通也且

多能亦不可以律人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豈必多能乎豈不在多

能也君子既不貴於多能又豈可以是以為聖哉然則以我為聖固不

以學在多能尤夫之遠矣

子曰吾不試故藝

此章孔子弟子琴牢試是用藝是技藝

琴牢亦曰夫子常謂吾因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也以琴牢所聞證之夫子吾少也藝故多能者尤信此門人記夫子之言又見他小小技藝若使其門便做出大功業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突然則多能非君子之所貴而夫子之所以為聖誠不在於多能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則義兩端而竭焉

此章言孔子教人必盡其誠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五

六

無知是無知識是凡空空指鄙夫言是無能為之義兩端即足於兩端就一事而言譬如說兩頭端是盡言徹頭徹尾都盡也

孔子說我果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但我平日告人不欺不盡耳

人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也固不待賢者問之而後告就是簡陋之夫來問於我在他雖是空空然無能也我却不欺以其愚而忽之

之所以告之者務必窮吾所知發其事之終始兩端以盡之說連說近道理那箇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徹頭徹尾都盡無愛惜乎其意之所知我明如此而已矣有何所知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此章聖人嘆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也

鳳是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是河中龍馬負圖竹聖王之瑞已矣夫是絕望之辭

子曰必有祥瑞符斯可以見治世之徵必有聖王在上斯可以修吾道之行吾聞聖王之世鳳凰感德而至河圖應期而出皆以兆文明之祥也今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則聖王其不興矣聖王不興天下其誰用我也然則吾之道其亦如是而已矣夫不復修其能行矣

子見齊衰者見衣紫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此章言聖人之誠心內外皆也

齊衰是麻服齊衰是有下紵者周視之喪服也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見是冠衣是上服紫是下服見而衣紫者之盛服也雖是無目見之是當坐而見其來少是其年少於我作是起過之是彼坐而我過之趨是疾行也

門人記說聖人之心寂感自然內外如一方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鏡一有所感則隨感而應如善夫子平日但見有喪而服齊衰的人

有爵位而見衣裳的人與齊而無目的人夫子見此三種之人他雖年少當坐也必作起如過其前則必疾趨而行此夫子真有幾尊有位恤不成人也夫作與趨者敬之貌也見見衣紫者敬心生焉而因用其敬見齊衰與齊者則哀矜之心動於中而自加敬也聖人主誠所以表裏皆如此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此章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

喟然是歎聲彌是愈甚的意思

顏淵遊於聖門學既有得乃喟然歎說其矣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也仰之庶幾可及又如無高及至上得一層了又有一層

愈高而不可及鑽之庶幾可入及鑽得一重了又都有一重見其愈堅而不可入鑽之却似在前及到着力赶上又却在後只是箇中庸不可能奢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放得做又不及恁地難學摸不著做來做去只管不到聖人恰好處此我始時之所見如此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是有次序誘是引進博是廣博文是載道之具約是約束禮是天理之節文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

夫子之道高妙如此使不有善教之施則學者亦何由而入哉幸而夫子則循循有序而善於誘人之進焉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

變事者六理會以開廣我之知識總會貫通而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又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於視聽言動上皆

附書本義集說 八 上論卷五 九

由於規矩準繩而所守得其要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

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雖夫子教人之法皆然而若有

以見夫子之為我設耳此長中間用力之方也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竭才是氣力盡處言至此卻別處也如有是有箇模樣見得親切

卓是立貌卓爾亦在平日用行事之間就聖人身上說末字解做無

字末由也已足者力不得

聖人既而盡誘掖之道今有用功處乃知所向在博文了又約禮約

禮了又博文其功交進互發且見趣味至於欲罷不能已是作不得

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不知不覺到氣力盡處及夫

既竭吾才如此精專方見得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

流行卓然如此分曉向之高堅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曉悟者今皆

見其定體而處已治人應事接物雖精粗巨細萬變不同莫不各有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底道理矣此皆不欲盡力以求變化然化可以養而至不可以力而通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自覺得著力自無所用其力聖人便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這處如何大段所立也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且此處從容細感不似初間用假許多氣力也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

此章言聖人不欺也

臣是家臣

孔子疾病子路慮及身後之事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儻同凡人

西書本義集說 九 上論卷五

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為大夫有家臣矣故欲使門人為臣

其喪以尊異之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病間是少可久矣哉指從來而言詐是不實

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實之說久矣哉由

之行詐而不實也言其為大夫時曾有家臣今既去位則不當有

家臣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乃為此有家臣之事則使我將誰欺無

乃欲欺天乎義理不可犯人而欺天莫大之罪矣子路此事未有不

奸亦未為欺但見不遠却把做好事去做了不知其實却不見了只

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

且子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三三子之手乎且子縱不得大葬

下死於道路乎

無事也。二三子門人也。大非是君臣禮葬於道路是棄而不葬也。

次之欲用家臣豈欲以是而尊我乎不特義理不可犯且不知家臣之有無亦不為不輕重也就使我有臣而死其手我寧可死於二三子之手乎就使我不得以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我寧安死而棄於道路乎一服是死一服是葬乃至於行詐而欺天亦得何心哉此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買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也。

此章上言聖人藏德待用也。

韞是藏也。韞是謂藏諸中。兩箇買字即是價值的價字。沽是賣也。言之明其必以沽也待買是居而待買。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 卷五

十

衛 衛 衛

子貢說天下有重寶則必有重用且如物之貴重者莫如玉而美玉則尤重者今有美好之玉於此此物也只是韞匱而藏之歟抑復將出用之求價值之相當者而賣之歟子貢之意蓋以美玉比夫子而以藏沽喻行藏而設言以問之耳孔子說玉本有用之物使不沽之是使有用為無用矣其沽之哉其沽之哉必以沽也但求價而沽則所未然我却是待價者也理則當沽然不可求法必待大以善價來求者而後與之焉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不可以自私而天下之寶尤當為天下惜之不可以自輕也不待價而來之則涉於奔競之私併與木然之美失之矣。

子欲居九夷

此章聖人傷中國無明君也。

九夷是東方九種夷人。

孔子見道不行故欲居九夷。偶發此數亦乘桴浮海之意。非戲言也。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是之何陋之有。

陋是鄙陋何陋之有言君子所居則化。夫子去父母之國而遲遲其行況舍中國而之夷狄乎或人不知乃說九夷之地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其俗鄙陋如之何其可居也孔子說天下無不可變之人亦無不可化之俗九夷雖是鄙陋然陋在彼不在我君子所過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何陋之有此蓋亦有激而云爾非素志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此章聖人言正廢樂之事也。

自衛反魯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反魯雅頌是大雅小雅頌是周頌頌頌商頌都是詩經的篇名其中的詩辭就是樂音衛舉雅頌蓋其大者耳。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 卷五

十一

衛 衛 衛

孔子說周之禮樂盡在我魯國詩辭本是全備的自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亦謬亂失次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多矣吾為此慮然於聲音節奏亦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故自衛反魯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發闕者補之失次者序之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闕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佑祭或用諸宗廟或用諸朝廷各得其所以無有紊亂者矣這是孔子自序其正樂之事如此。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章是聖人自視有關事卑而意切也。

蓋人雖見聖人仁之至就義之至猶他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故自

謙曰人於日用倫理之間起居飲食之際每視爲近易若必一一求盡其道蓋亦甚難如山仕朝廷則盡其忠順以事公卿也入居私門則盡其孝弟以事父兄也若有喪事則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也未嘗爲酒亂其性也此亦非有其高之行然於天理之當爲者求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論其則上大加愈精密道理即愈無窮行之無憾則不易也反之於己果何有於哉此聖人之謙辭然其至誠無息之心躬行實踐之學於此亦可見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此章言道體無須臾之或息所以示人體道當無須臾之或息也川是水之流處逝只訓往斯字指川流處不舍是不息

天地之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無體不可見有這許多物事從那上流出來因此可以見道便是與那道爲一體無障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五

主

朱子

蔽無遮礙天地萬物俱在裏面吾身也在裏面吾之心即天地之心獨水之流而不息最易見者如水之流而不息便見得道體之本然也但人於天理流行之際雖不省察便間斷了少有私欲以間之便與天地不相似唯聖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故孔子偶在川上有感而發歎說天地之間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有如是夫不以晝夜而或舍也往是前而已去底來是後面接續去底二者皆往也不有往者便如水被些障塞不得恁地滔滔流去然使往過而來不續則其機息而非生道亦無以見往者之無窮聖人見川流因歎大抵過去底物不息即天運流行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當如此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章聖人疾時人薄於德而厚於色也

德是天所賦予的正理

孔子歎息說人之常情但見有美色則未有不知好者若夫德乃八之所本有亦人之所當好也若至誠而奸則內外表裏如一而心志各色皆應有不可損者使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至於好德則多虛偽不實故吾未見有好德如好色之真誠者也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此章喻人之爲學應於自息成於自強也

孔子說人之爲學不日進則日退然其進止之機皆係於已非由於人譬如爲山所未成者一簣之士所少亦不多矣如是而止者吾自止耳非有人尼之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之士其去爲山尚遠由是而進則其山可成矣其進也亦吾自往耳非有人能使之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五

主

朱子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此章美顏淵好學也

孔子說吾之教人雖言無不盡然受教者多能體而力行之者少若我以道理告之而彼即能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而不見其有怠惰者求之吾門其回也與

子曰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此章以顏淵蚤死聖人於後歎息之也

止是止息

顏淵既沒孔子追思而歎息說情平顏氏之子吾但見其進也未見其有止息也蓋顏子一箇規模許多大若到成就結果處必有大段可觀因他未到那處進益未止故痛惜之甚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此章聖人勉人進學意也

苗是穀之始生者秀是吐華實是成穀

子曰人之由始學而發達由發達而成就譬如穀之由苗而秀而實而實一般養苗者不失其耕耘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苗

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或舍而弗耘致愆而助長則或但生苗而不開花秀發者有矣夫或雖開花秀發而不結實者有矣夫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益有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 卷五 古 諸已秀而不實者也學者當以既秀而實自勉矣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此章聖人警人使及時勉學也

後生是年少的人可畏是其勢可畏焉知是未必之辭求是將來

是今日無聞是無可聞於人

孔子說後生的人其勢可畏蓋其年富而進學有餘日力強而進學

有餘功足以積學成德安知將來者之道德不如我今日也誠可畏也然所以可畏者正惟以此耳若或不自勉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

把好時節都挨過了則四五十將轉盼而至而無善聞於人焉則年已過矣縱勉強亦不能矣終為庸人之歸耳斯亦不足畏也已可不懼哉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為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章言聽言者必當虛已而受也

法語之言是直言規諫改是改其大異與之言是異順與他說釋是

釋其微意之所在未字解做無字

孔子說進言者固當因人而施聽言者必當虛已而受人有過以正

道言之此等言語辭嚴義正人所敬憚能無從乎然從之未為難彼

曲善人不傷人意能無說乎然說之未為難但言婉而意微必將來

細心尋釋其緒而知其意之所在斯為貴也夫聞善將以善其身也苟或暫說而不釋其故而從而不改其非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吾莫如之何也已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 卷五 主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此章言人守志不移也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則有三軍帥是將匹夫是庶人志是中有

子曰以三軍之衆而拱護一帥安不可奪也然三軍之勇在人若三

軍離心則帥便可被人奪了至於匹夫之微勢孤力獨似可奪矣然

匹夫之志在己只是一箇心在我而已我自家所守要如此雖千萬

人無所用其力不可奪也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赭紮絛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此章聖人於子路取其所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衣是著衣赭是紮絛是雜用麻苧類以置之夷狄中衣之賤者狐貉二獸各其皮可以為裘衣之貴者不恥是不以動其心

孔子說凡人不戚戚於處貧則汲汲於求富故貧富相形之際未有不助其心者若是身上穿著敝壞的緇袍與那穿著狐貉貴服的人並立而其心恬然不以為恥者其惟仲由之為人也與蓋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可以進於道矣

不伎不求何用不戚

伎是求為的意思求足貪求戚字謂戚者字

無累而人已戚何用不戚不戚者此詩者仲由可以當之矣蓋伎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此已之無而欲取之也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如嫉他使羨慕他只是這般見識爾是皆為外物之所累者也能於外物一無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哉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五

去

御書

終身誦之是常常誦此不伎不求之言是道是亦道之所在何足以臧是亦不足為善

夫何用不戚者以其可進道也非以其不復求進於道也乃子路遂將這兩句詩誦常常誦者將終身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無長進欠故孔子又勉勵之說道不容以易求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此章喻君子欲學者必周於德也

歲寒是歲暮之時天氣寒冷彫是彫零松栢至春後方易榮故曰後

形變時義

蓋衆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在濁世臨利害遇事變方見君子之與衆人而特立正不苟容故孔子有感於此而比喩於歲寒一室重陰近寒生也惟惟木葉無不彫而松栢獨蒼然不變然後知松栢之有心其四時而有常後於衆木之彫也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此章言學之序也

知是一箇分辨不亂之意恐是疑惑仁者心便是理愛是愛思勇是

一箇果敢必行之意懼是恐懼此皆以成德者言但以知者居仁者之先是學之序也不可以知者等俱為進學者之人

子曰為學之序知以知之仁以守之勇以行之而己蓋人之不免於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五

七

御書

疑惑者凡以見理不明故也惟夫知者平日把天下的道理都講究研窮明白透徹於心故事物之來其是非可否無不洞達分曉則自然不惑人之不能無憂慮者以私心為累故也惟夫仁者通體是理無一點私心看是甚麼事來不問大小改頭換面來自家此心各各是一箇道理應酬去不待事來方始安排就是貧賤夷狄患難告窮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何憂之有人之所以不免於恐懼者凡以正氣不充不能主乎義理也惟夫勇者執持堅定做工夫不退轉方能守得到頭遇事當行便行當斷便斷一毫推阻他不得何懼之有夫進學以知為先然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仁能守之若無這勇雖有仁知少閒亦會放倒了故不到頭半途而廢故有仁知而後有勇然而仁知又少勇不得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末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末可與立可與立末可與權

此章言道以達權為極也

引與是說可與共為此事可與共學是知所以求之可與通是知所往可與立是篤志固執而不變權如權衡之權衡物而其輕重者也

子曰人之為學所造自有淺深若小童隨其性而不可誣其所求至也彼其冥然不知者固不足以共學矣如人能有志向上而不安於自樂斯固可與共學矣

通則亦徒學而已那初學的人誠見未定能必其一心同通而不為他岐之所惑乎故可與其學求可通與之適道也若能同通而行不為他岐所惑斯固可與適道矣然學以踐履為實地必須躬行自得然後能有所執持那適道的人沈德本固能必其卓然自守不為外誘之所奪乎故可與適道矣可通與之立也若能卓然自守不為外誘之所奪乎故可與適道矣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

大

留時

外誘所奪斯固可與立矣然應事接物各有當然的道理若無權衡則不知輕重惟聖人則不用權衡而知輕重聖人則是權衡也那能立的人守而不化能必其圓活變通而適時措之宜乎故可與立矣可通與之權也蓋經者只是存得箇大經大法正當道理而已若精微曲折處固非經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權量輕重使合於義是道理上面更有一重道理乃經之要妙微密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熟者不足以與權也是故知為已則可與共學夫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學者固不容以臆等而進而學必至於能權然後可以為學之成也

此章言理之所在思則得之也

新安陳氏

唐棣即今都李梅也當作翻翩然的翻字反字當作翻字言其北風翻反搖動之意爾思以思其人言此逸詞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詩人之所思者固本知其所指何在孔子遂借其言而友之說天下之事不思其難致而患其不思人言之而思之而復以至之遠自阻是亦未嘗用心以思之也理之所在思則得之夫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始見其遠耳這是孔子借詩辭以勉人之意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此章記聖人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也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

大

留時

鄉黨一簞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進出來惟聖人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無時無處而不然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是以紀之詳也這一節記孔子處鄉黨宗廟朝廷之容恂恂如也信實的模樣然亦有溫恭之意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之意也

其在宗廟朝廷便言唯謹爾

便便是明辯謹是不放

議論或儀節有該講究的則問之必審或事體有該商確的則辯之必明但言所當言常謹慎而不放肆耳蓋宗廟乃禮法之所在在宗廟而明辯則可以議制度文物之情微升降揖遜之委折朝廷為政事之所出在朝廷而明辯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也此聖人盛德之至故隨所處而皆合以禮之中也如此

○朝與下大夫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問問如也

此章記聖人在朝廷事一按上之不同也侃侃是朝直上人人是卿大夫在魯自下大夫為上大夫此當記為下大夫之時問問是和悅而

門人記說吾人在朝與眾大夫相接之時下人人位不甚重與已

平等者故言可以直遂常言則言無所隱諱但見其侃侃如也若與上大夫言則於已者則合辭別處也須辯別然雖有所諍須有含蓄

則書本義集說

上論

子

則書本義集說

不盡底意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但見其從容和悅委曲言之而問問如也蓋和悅則不失事上之恭靜則又不失在己義理之正也此

君未視朝時如此也

君在殿踏如也與與如也

君在是君視朝殿踏是恭敬不寧之貌與與是威儀中適之貌殿踏又且與與正是恭而安之意

夫子當君臨朝之時其心敬謹不敢一毫怠忽看他進退周旋却是

殿踏不安的模樣但常人過於矜持不免失之拘迫夫子則從容和

緩得其中而且安適但見其與與如也殿踏如也又且與與如也恭

敬之中有和意也其視問問侃侃者又不同矣君未視朝則其侍同

列也或莊或和所施各異君既視朝則其視君也一於齊栗專肅而

已觀諸上下之間而其辭貌各得其當非聖人德盛不能如此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蹀如也

此章記聖人為君擯相之客也

擯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古者列國諸侯朝聘往來聘之時主人有擯賓有介色勃如是顏色變動足蹀如是足蹀是蹀蹀是

門人記說若夫子當君命有召使之為擯迎接賓客一則言命則敬

履則盤旋退避有似欲進前而不能的模樣皆敬君命故也這是承

命之初其敬有如此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襟如也

推手向前叫做揖只是拱起手而以命傳之非如今之作揖也所與立是同為擯者古者擯用命殺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

則書本義集說

上論

子

則書本義集說

通末介傳中介直至賓之上介方聞之賓如賓則傳命於上介上介

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

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左右手是揖左人傳命出揖

右人傳命入禮是整齊的模樣

凡擯用三人夫子此時適為次擯則上擯末擯居於身之左右矣故

揖所與同為擯者或揖左人傳命而出則以手向左或揖右人傳命

而入則以手向右然手雖有左右而身則端整自如未嘗隨之而動

但見其衣之前後肅然其整齊也

趨進翼如也

手易微臂易掉今也。有是如所謂造次不違者是也。這與上一條是行禮之時其敬有如此者。五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備矣

賓退是主君送賓就館之時

行禮既畢主君送賓以出賓方退出之際主君之敬未懈夫子必復命於君說賓已去不復回顧矣所以計君之敬也這是禮畢之後其敬有如此者。色勃足是禮被命之時也。出迎進道行禮之際也。皆退禮畢之後也。皆主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賓之左右衣之前後手之望迎皆禮文之末者聖人於此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五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此章記聖人在朝之容也

由書本義集說

上論

三

公門是朝門鞠躬是曲身如不容是似客不得他的模樣。五門人記說吾夫子趨朝之時一入公門便肅然起敬容而不動。但見君門雖大而斂其身如狹小不容受其身也。夫公門高大則室無所不容矣。今以眇然之躬入之如不容焉。則心小而敬謹可知矣。五

立不中門行不趨闕

中門是中於門謂當根闕之間。君出入處也。蓋門之中有闕扉之兩傍有根根闕之間即中。古人常掩左扉人皆出在門外見人所以當根闕之間為君位所謂中門者謂在屏之中也。若是踐闕是門限。吾夫子在朝其所立的去處必不敢當門之中。但挨闕傍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其行過的去處不敢踐門限。蓋恐踐闕而失之。肆也。此時尚未面君而敬謹之心已無不至矣。此解

過位色勃如也足蹶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過位是過君之虛位蓋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所謂外朝也。似不足是不敢出聲。

夫子既入內朝行過君之虛位就如君在上面的一般。其顏色則勃然變動其行步則蹶然而蹶。其言辭則訥訥然謹慎收斂如不能出聲者。蓋去君漸近則其敬益加與人朝之初不同矣。五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解氣似不息者

攝是兩手擺衣齊是衣之下縫解是氣息是鼻息出入者也。

夫子既已面君而行朝禮若將升堂時則以兩手當胸前提掣案使起恐上階時踏著案有顛仆之患。仍復則斂其身以至君所屏藏其氣。恰似沒有鼻息的一般。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細微自不覺其出入耳。蓋愈近君則愈敬便其視過位之威。

由書本義集說

上論

五

又不同矣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蹌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因是自堂而出等是階之級是故舒氣解顏怡怡是和悅沒階是下盡階趨是疾走復位是復朝班之位。

夫子升堂見君已畢出而降階一等當此時放氣不屏故逞顏色稍

稍舒放有怡怡和悅之意然其敬君之心有終不忘者但見其下盡

階則趨而翼如手容之恭如故也復其班位之後又蹶蹶不寧而身容之肅如故也。此夫子在朝之容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自入以至始終一於敬也。新安陳氏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跼蹐如有循

此章記聖人為君聘於鄰國之禮也。外子
主是諸侯命主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只是捧至君前而已

少間仍退還如不勝是似力不能勝上下高低也是其手微有上下
授是以物與人上如揖是尚不過於揖下如授是下不低於授物躬
如不勝是一意上如揖下如授是一意授色是祇而色留指端是行
步得勢如有循是如緣物

門人記說夫子為魯人時承君命以聘問鄰國其行禮之時執著
圭而命上於君而君通信曲身而行如其力有不能舉者夫一
圭之重有幾何豈有不勝之理但敬謹之至容儀一似不勝者耳
有時退還上則如與人相揖而然不失之太卑只是步趨之間手與心齊其手
則如以物與人者然而不失之太卑只是步趨之間手與心齊其手
微有上下但尚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也其面則勃然變動而有戰
懼之色上器在手所當戒懼尤異於他時也其步趨則果足促後更
地而行如緣物一般步行促而足不甚舉緣手中有圭不得端齊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五

論語

禮記

亦防顛仆也蓋君之命主乃國之大寶聖人之心極其敬慎故見於
容色者如此

享禮有容色

享是獻享禮是行正聘禮畢而後行享禮獻其圭璧琮璜皮幣與馬
之類有容色是和

凡聘問之後復陳主幣與馬之類以獻其君謂之享禮夫子既聘而
行享獻之禮此正展達情意之時一於莊則情不過故有至和之容
色也蓋聘是初見時故其意極於恭敬既聘而享則此聘時漸舒矣
聘者將君之命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享則達君之意非和無以通
聘問之情也

私說愉愉如也

私親是公事已畢以私禮見也愉愉是和

公事之後使臣又有私禮以獻其君謂之私親夫子既享而以私禮
見所以將已之誠又與公禮不同故益愉愉然其和悅焉蓋執圭正
在將事之際自當極其嚴肅享則用物以將敬比初見又不同故須
用和私親是私禮又是第二節事故又和也

君子不以紺緌飾

此章記聖人衣服之制

吾子謂孔子紺是青赤色如今深底青色齊服盛色也取是絳色
三年之喪既期而練其服以緌為飾是常服領絳

門人記說吾夫子之衣服各有定制如常服則不用紺緌二色以為
領絳紺者齊服盛色以為飾衣似衣齊服緌乃練服之飾用之則強
與喪服無別也此常服領絳之制別嫌疑而重喪祭也

紅紫不以為褻服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五

論語

禮記

褻服是私居之服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故私居之服不用紅紫二色

當暑袷絺綌必表而出之

袷字解做單字絺綌都是葛布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表是外見謂先
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

夫子當暑月著單絺綌之衣必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
不見體也蓋暑服雖宜於輕淺而亦不宜於見體此暑服之制也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緇是黑色羔裘是用黑羊皮為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素衣是
白色衣鹿是鹿子其色白是視朝之服卿大夫士亦然受外國聘字
亦素衣麕裘狐色黃黃衣狐裘是大蜡息民之祭服

吾夫子不但暑服冬服亦有其制衣裘不欲其文之者故必加綈裘以覆之且欲其色之稱如黑色之衣則以楊人黃肌之裘取比色之相稱也此冬衣之制也

裘裘長短右袂

裘裘是私居之表裘是裘之制

大子私家所著之裘其制則長其袖必短其右邊之袖蓋作事常用右手取其便於舉動也此又裘裘之制也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一獸其皮可以為裘居是私居

然裘裘以何為之狐貉之毛最為潔厚用以私居居不厭溫取其適體而已此又裘裘所安用之制也

去喪無所不佩

去喪是除喪佩是備佩所安佩如玉與鳴璫之屬

居喪則不佩若去喪則無所不佩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纓右珪捍之類德佩所以比德事佩所以供緩急之用皆在所佩也此又一通制也

非帷裳必殺之

帷裳是朝祭之服其裳用正幅如斬殺是斜裁其幅而倒合之

帷裳則不殺除非帷裳則必殺之使上袂下圓以就裳而有縫也帷裳殺則近於發故不殺但於要間為量袂而流要耳非帷裳是燕居見賓等服不如朝祭之正幅將裳六幅裁為十二而倒合之取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一皆在下使上狹下闊以就裳不為褻褻也此又裳之制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

玄是黑色弔是弔喪

羔裘玄冠皆吉服也孔子不用之以弔喪蓋喪主素吉上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其情也此弔服之制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是月之吉也服者衣冠冕裳之總名

孔子在魯安仕之時至於每月朔日必衣朝服以朝於魯君所以致其不忘君之敬也致仕之時人多不朝夫子則必謹其所服而朝此又致仕時朝君之制也以上所記夫子衣服之制皆是與當時人不

齊必有明衣布

此章記聖人謹齊之事也

齊是將祭祀而齊戒明衣是沐浴之衣布是以布為之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是改常饌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是易常處

齊所以交神明平日飲酒茹葷惟齊則變食不飲酒不茹葷其居處也又必變了常時所坐之處若常時坐於此齊則又易其處以不

齊必有明衣布

此章記聖人謹齊之事也

齊是將祭祀而齊戒明衣是沐浴之衣布是以布為之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是改常饌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是易常處

齊所以交神明平日飲酒茹葷惟齊則變食不飲酒不茹葷其居處也又必變了常時所坐之處若常時坐於此齊則又易其處以不

與平時同也變食還生蓋皆變易其常致數而不敢違寧處也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此章記聖人飲食之節也

食不厭精是饗膳是魚肉之細切也

門人記說者夫子日用飲食雖未嘗心計然於飯則不厭其精於膾則不厭其細蓋食精膾細皆足以養人故以是為善也

食而不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任不食不時不食

傷是飯傷於熱濕傷是味變餒是稠敗是腐色惡是顏色變臭惡是氣味變失任是失烹調生熟之節不時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及非朝夕日中時

夫子於飯若傷於熱濕而味變者魚餒爛而肉腐敗者則不食物雖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

天

新

未敗而顏色已變者亦不食氣味已變者亦不食其烹調生熟之

節者不食五穀果實之類尚未成熟及非朝夕日中時不食蓋以上數者食之皆足以傷生故夫子謹之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是切肉不正是不方正其醬是指其所食物而言如是魚膾宜用

芥醬食滿魚用卵醬食糜腥滿鵝鵝滿鵝用醯醬如內則所云是也

夫子食肉必須方正如折解牲體脊脊臂肱之屬禮有正斂若解割

不得其正則不食古之制飲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其醬醬之為品

不一飲食各有所宜皆有義意不是氣味相安必是相制不得之則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肉雖多是有肉雖多勝是過食氣是殺氣量是限量亂是田

夫子有肉雖多食之不使過食氣蓋食以穀為主以肉為輔

食氣則滋味太厚反失養生之道故必節之而不多食也有時而飲

酒則不為限是但取其決洽而已可也而不至於醉亂蓋酒雖為人

合歡然亂則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聖人飲無定量亦無亂態蓋

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以如此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是買脯是乾肉

凡酒脯出於家造者則精潔而日無傷生之虞若酒不自作未必精

潔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也

不撤薑食

撤是去

不多食

不多食是不過飽

夫子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適可而止惟理是從所欲不存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

祭於公是助祭於公祭肉是所得肅肉肅是經宿祭肉是家之祭肉

不出三日是不過三日不食是人

夫子當助祭於公庭所得的肅肉歸則頒賜不待經宿蓋重神惠而

尊君賜故不敢遲至於家之祭肉雖可少緩未能當日分賜然亦不

過三日皆以頒之於人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發鬼神

之餘故亦不久留也

食不語寢不言

食是正舍哺時語是答違言是自言。朱子

夫子當食之時不與人語蓋方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當寢之時不先自發言蓋寢息安靜故不言也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范氏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蔬是粗瓜字解作必字祭是當食之時每品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齊如是嚴敬之說。孔註

夫子食無不祭祭無不敬雖是粗飯菜羹亦必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而其祭雖小亦必齊如其嚴敬也夫必祭則無不祭之食必齊如則無不敬之祭此聖人之誠也這都是聖人飲食之節無不中禮者如此。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 卷五

三

席不正不坐

此章言聖人心安於正之意也。謝氏

席是坐席古人皆席地而坐。直解

門人記說夫子心存至正無毫髮之差如設席必整端正少有不正則不肯就坐表形於外者雖小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慶源輔氏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此章記聖人若鄉之事也

杖者是老人古者六十杖於鄉。朱子

門人記說夫子居鄉之時或與鄉人宴會其中有年老的人宴畢既出夫子即隨之而出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未出固不敢先既出亦不敢後其恭謹如此。直解

鄉人饋朝服而立於阼階

饋是古人逐疫之禮周禮方相氏主索瘞鬼而驅逐之季冬十二月間命有司大儺以驅邪氣朝服是當時有官者之常服阼階是東階王人之位。朱子

夫子居家遇鄉人行大儺之禮夫子則必朝服而立於阼階蓋雖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朱子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此章記聖人與人交之誠意也。朱子

問是遣使往問人是夫子所交之人。朱子

門人記說夫子交人一由於主誠而不欺如所交的人任於他邦遣使去問候他則必從後再拜而送之蓋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廢敬也。慶源輔氏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 卷五

三

達是通曉。直解

季康子曾饋之以藥大夫有賜美常拜受夫子則拜而受之凡賜食必當以拜夫子以康子所賜者藥也藥則未知所用何品所療何病所以只拜而受之而不嘗然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不惟在受之意

有所不能達於彼而在彼之心亦不能無惑於我故明告之曰丘也未達不敢嘗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於此一事之間而得三善焉。直解

○殿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此章見聖人用愛之心也。直解

殿是馬房孔子家殿也焚是燒退朝是自君之朝來傷人是恐人殺馬而傷人。吳氏

門人記說夫子養馬之廢為火所焚夫子方退朝始聞之時即問說得無傷人乎不復問焉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而舍卒之際適出常情之外有非安排用意所為者此門人所以謹記之以垂教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此章記聖人事君之禮也

食是熟物腥是生肉熟是烹調使熟薦是薦之謂之畜是養

門人記說夫子為大夫時魯君或賜之以食則儼然如對君上必正

席致敬而先嘗之然後頒之於人食恐餘餘故不以薦也帝固正矣

至此又以正為禮也所以尊君之賜也君或賜之以生肉則必烹調

使熟而薦之於祖考所以榮君之賜也君或賜之以生物如羊豕之

類則必畜而養之無故不敢殺家有祭享及大賓乃用之所以仁君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五

室

直解

之賜也所賜既殊所處亦異毫髮不差其受賜之盡禮如此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侍食是賜食於君側君祭是置品物於豆間以祭飯即是食

夫子或侍君側而賜之以食則其心尤加敬謹君祭則已不祭而先

飯若為君嘗食者然益每食必祭者禮之常然食於君前則不敢以

客禮自處況君已先祭自當統於所尊此夫子所以不祭也為君嘗

食者膳夫之職然敬君之至則不嫌以膳夫自居此夫子所以先飯

也其侍食之盡禮如此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東首是首在東拖紳解微引室紳即是大帶

夫子時或寢疾將君臨視之於床常時多是東首亦有隨意臥時但

君視之還南牖下則必正東首之禮此時臥病不能著衣束帶又不

可以繫衣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其敬君之至不以疾而廢禮如此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俟是待駕是以馬駕車而解

夫子為大夫時或君有命召之則其心急於趨命即時徒步前往不

待既駕而後行也其敬君之命如此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此章記聖人交朋友之義也

朋友是於自家情分相厚者無所歸是無親戚上之殯是殯歛

門人記說朋友五倫之一遇死喪而能收之人情所難也夫子於朋

友不幸而死則無親戚可以依歸者即自任說當於我而殯歛之蓋

不忍其暴露而轉於溝壑也然但曰殯而不曰葬者必計告之未及

四書本義集說

上論卷五

室

直解

故也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祭肉是祭祀的胙肉而解

朋友有通財之義常情鮮不有以物為輕重者夫子於朋友所饋之

物雖是車馬之重若非祭祀的胙肉則亦直受而不拜蓋祭肉則拜

者禮也車馬不拜者義也且友既以義合當須而殯歛義也當饋而饋

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拜此可見聖人之交朋友一

於義也

○寢不尸居不客

此章記聖人容貌之變也

尸居臥四肢展布手足似死人居是私居容是客儀

門人記說夫子心存莊敬無一念怠惰之氣雖寢處之時亦必收斂

未嘗偃臥如尸也。承祭見賓乃修容儀。如私居之時則申天天步舒自在而不為容儀也。蓋寢而尸則過於肆情慢設於身體也。若而客則過於檢恭而無禮則勞也。聖人德盛仁熟自不尸不容所以為有遺之氣象也。直解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喪必以貌

狎是素親狎其人與我素熟也變是變色貌是數相見貌是禮貌

夫子見有喪而服齊衰的人雖平日親狎必勃然改其常度見冠冕有爵的人與無目的人雖數相見亦必加以禮貌夫必變於齊衰者哀有喪也加禮於冕者尊有爵而不敢忽也加禮於瞽者矜不成人而亦不敢忽也而變其貌皆不期然而然也。存疑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凶服者式之式

上論

三

直解

凶服是送死之衣服式是古人乘車偶有所欲則俯而憑於車前之橫木這叫做式版是戶口土地的版籍負版者是持邦國之圖籍者孔註

夫子在車中見有穿著凶服的便惻然不寧而為之式亦所以哀有喪也見有負著版籍的便肅然起敬而為之式蓋重民數也蓋在車并如此也。存疑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盛饌是肴饌豐盛變色而作是改容而起

夫子當宴享之時見主人有饌則必變色而起以致其敬蓋主敬客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敬當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朱子

迅雷風烈必變

迅是疾烈是猛

夫子遇有疾雷猛風則必變色改容蓋敬天之怒非驚懼失次也聖人一動容之間其各有攸當如此。直解

升車必正立執綬

此章記聖人升車之容也

升車是上車綬是六轡之總索挽以上車門人記說升車者必立而執綬但人情容易忽略或至偏倚若夫子之升車亦必莊敬嚴肅正立執綬而無所偏倚焉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直解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是回頭而顧疾是急遽親指是以手指物

夫子在車中則瞻視有常雖有顧時然前視則不過衡轡之前傍視則不過轡轡之後不內顧也言語必慎不急遽發言也手容必恭不以手指物也三者非獨恐其惑眾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蓋大夫得乘車親瞻所係夫子謹之非勉而能蓋勸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新安陳氏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此章記聖人感物而歎也

色是人顏色不善舉是飛去翔是回翔集是下止。直解門人記說鳥之為物但見人顏色不善則飛而遠去必回翔審視擇可止之地而後集焉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也。朱子

日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山梁是山脊雌雉是野雞時是雄之飲啄得其時其是向如眾星拱之之其是雄鳴也。直解

孔子偶見山脊上有兩雌雞因欲說此山橋邊之雌雞時哉時哉若謂時當飛而飛時當下而下皆得其時也此時子路在側其而向之若有取之之意雄乃三鳴而起焉此正色斯舉矣之一証也故入必見幾而作如鳥之見色而舉審擇所處如鳥之翔而後集則去就不失其正而有合乎時中之道矣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上論卷之五終

上論卷五

美

留學堂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下論卷之六

竟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鎮子

靖子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此章聖人欲損過以就中也

先進後進如今人說前帶後帶是逐漸進上之意禮樂凡日用之間一禮一樂皆是野人是鄉野之民事野鄉村之人從來是朴實君子是賢士大夫兼德位而言

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不可一日無禮樂也但周之盛時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當時文質得中及今文勝故舊時尊卑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朴野恰似郊外野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六

一

人的模樣何其朴也今曉近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爲君子恰似賢人君子的模樣何其美也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正容謹節依許多威儀行將去後人便自做得忒好看了古人於樂便雍容平淡今人便只是繁碎而已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是用禮樂只據目前言不是待行其道而用禮樂

今時之人固皆願爲君子而不屑爲野人也若我則不然惟不用禮樂則已如用之則吾必從先進蓋前輩的人於禮樂皆淳厚質實我今但欲反薄歸厚一依前輩的規模雖曰野人之名有所不恤也夫以孔子之必用先進如此可見先進於禮樂少文武成康之君即彬彬之君子非質朴也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在當時則爲崇質在理則爲適中即從周也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

周未文盛救之當然行不悖者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此章是門人因聖人追思與顏之賢分目以記其人也

從是隨從陳蔡是二國名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追思

前事因發歎說我當初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我者至於今日或

散之四方或出仕他國皆不在吾門矣蓋以其相從於患難之中故

念之而不忘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

游子夏

德行足潛心體道篤志力行得之於心而見於行事者言語是吾為

辭令者政事是達於為國治民之事者文學是學於詩書禮樂之文

四書本義集說

而能言其意者

門人因孔子追思陳蔡諸賢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並目其所長

當時從夫子於陳蔡者長於德行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也長於言語者則有宰我子貢也長於政事者則有冉有季路其人

也長於文學者則有子游子夏其人也此十人者皆從夫子於陳蔡

間者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此章聖人深贊顏子也

助是起發增益於已譬如助的一般說是喜說

子曰凡問人之言者必有所疑然後有所問必有所問然後有所發

是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諸子有吾門曰言語間常有發吾之所未

發者我固嘗得其助矣若回也則非有助於我者也他於吾之言凡

精凡粗若大若細莫不惟然領受而略無毫髮之疑如終日不遺

之不情皆無所不悅無所疑問者也蓋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融

有非羣弟子所可及者大子益深喜之故抑揚其辭以稱之如此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此章歎美閔子騫之孝行也

閔是別與不問是無與謂昆弟是兄弟也

子曰夫孝德之本也人之百莫大於孝然而能盡其道者鮮矣以今

觀之孝哉其閔子騫一人也人之百莫大於孝然而能盡其道者鮮矣以今

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可謂孝矣然父母昆弟猶其孝友者固有之

又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亦未可知也今閔子騫事父母下順兄

弟動靜盡善父母兄弟稱其孝友而人皆信之無異辭初不異於父

四書本義集說

而能言其意者

母兄弟之言使非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何以得此乎以

是觀之則閔子騫之孝可知矣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此章美南容謹言也

三復是再三反復佩服不忘之意白圭是詩經篇中的說語其詩說

白圭若玷缺了尚可磨得若言語差了不可追悔矣乃是要謹言的

意思

門人記說南容之為人常再三反復白圭之詩日日讀之玩味此詩

反復吟味不少休廢益深有意於此也南容之欲謹其言如此此

邦有追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

今也則亡

此章和子之好學也

解見上論哀公問章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

此并三章記顏子死時孔子之語也

顏路是顏淵之父

顏淵死家素貧其槨也無槨其父顏路不忍顏淵之無槨以夫子於顏淵平日師弟之間恩義兼盡意其當無所虧乃請夫子所乘之車賣之以買槨殊不知顏淵既貧其槨也可以無槨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才不才亦各言其子此兩句慢說回鯉字出鯉是孔子之子伯鯉從大夫之後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徒行是步行吾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六

四

留明堂

不徒行以爲之槨全是說鯉

夫子以義止之曰子之才或不才然以父視之則皆謂之子天下父子之情一也向吾鯉也死吾槨之亦只是有棺而無槨當是時吾亦未嘗徒行而以車爲之槨蓋以吾既從大夫之後大夫賜命車則義當得乘車而不可徒行也觀於此言則知葬可以無槨大夫不可以徒行夫子豈吝一車而不以周之蓋蓋其有所不可故耳此可以觀聖人之用情矣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痛傷之聲天喪予是言其已再言之是痛惜之甚也

顏淵死夫子傷痛然則天喪予矣夫其喪予矣豈特喪回而已哉蓋悼道無傳者天喪已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勸矣

慟是哀之過

顏淵死夫子哭之至於慟門人之從夫子者說夫子之哭慟矣欲其節哀也

曰有慟乎

當時夫子哀傷之至猶不自知乃問曰有慟乎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夫人是此夫人即指顏淵也即言其自慟

然此人其死可惜哭之宜慟若其此人乃之禍而將誰爲其哭顏淵非他人之比也視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與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門人是顏子之門人厚葬兼衣衾棺槨墳墓說不可是說非禮之當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六

五

留明堂

然

顏淵既沒其家甚貧不能具葬事顏子之門人以其師有賢行故欲豐厚其禮以葬之夫子止之曰不可蓋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蓋門人欲厚葬之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聖人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遺憾也

門人厚葬之

門人不聽夫子之言既而厚葬之以兩車爲槨觀之疑顏路聽之也

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視子猶父是恩無不厚矣無不厚不得視猶子是說使我不得以禮處之二三子是其門人

家貧而厚葬非理也蓋所以葬禮上故夫子責之曰回也平日盡道

於我視子猶父也則身後之事厚薄當否亦將惟我之所為矣今我不得盡道於回使理順心安於地下而無憾是使我不辨禍福子也然此非我之所為也厚葬之意我固止之彼固不聽而為之乃爾二三子之所為也使我不得以禮處汝謂之何哉此乃以發上文不可之意蓋以深責門人也夫喪子之狀有漸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諸軍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而非道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章言學之有序不可躐等也朱子事鬼神是所以奉祭祀之意如祭山川五祀祖先之類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人事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蔡氏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六

卷六

季路問事鬼神之道何如孔子說明則為人幽則為鬼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以貫之矣若明之未能事人不得父兄長上之懽心幽之而事鬼神使之來格來享未之有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亦先求其所以事人之道耶季路又問死者人之魂必有不如其道何如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須知道人生受天所賦有多少道理自然完具無少欠闕推原於始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却轉折來看其終則死底道理乃生底道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怍可知矣蓋死之道即生是也並無別理未知生焉知死亦先求其所以生之道耶蓋由明始然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曰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此章聖人樂弟子各盡其誠實不少加飾也。付側是侍立於旁閔子是和悅而又正直的模樣行行是剛強之貌侃侃是剛直之貌

門人記說閔子侍立於夫子之旁其氣象與鄉和而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靜者也但見其間閔如也子路則剛強發露但見其行行如也冉有子貢的氣象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但其侃侃如也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閔子純於德自然有間閔氣象剛固是深沉底侃侃是發露底行行是發露底粗底閔子氣象雖不同然皆有剛明正大之象有疑必問有疑必吐無有隱匿委曲底意思故孔子見之欣然而樂樂者樂得其才而教育之振發有濟何以讚其成就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七

卷七

不得其死是不得以壽終然者未定之辭朱子四子之中惟子路過於剛強有取剛之理夫子亦嘗警之說我者仲由的氣象却似不得正命而死的一股孔子此言非指子路也蓋子路之盛而危其不明于大義有取死之理故特賜言使知剛戒也乎其不至死於非命也使子路能變其氣質亦必有所以處死者彰顯其言之中哉

○魯人為長府

此章聖人重於勞民也。魯人亦當道之人夫府是藏名藏貨財曰府府猶聚也言財貨之所聚也為是改作徹其舊而更新之魯國有藏貨財的長府魯人要將舊制折毀從新改造一番

閔子齊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是因實是事只如俗說想舊

閑子以其勞民傷財困竭之曰凡改作事出於不得已則爲之可也
以子觀之公之長府若猶在所得已因舊事可也何必復更改作
此勞費之事乎觀閑子斯言始言仍舊貫如之何繼之曰何必更作
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而其中則有確乎不可易者可見閑
子閑閑之氣象矣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人語閑子說中是當於理

閑子之言其意甚善故孔子聞而喜之乃稱美說此人不言則已言
則必當於理一言之間既有以切中乎事理之安而舒徐曲折又足
以感動乎在位之心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也便長
府因閑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此夫子所以稱之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六

八

解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此章言子路之才學分限也

瑟是樂器古之爲士者無故不去琴瑟奚字解作何字
子路好勇故其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不合雅頌蓋其氣質剛勇而
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孔子聞而警之說由之瑟何爲於
丘之門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孔子此言蓋欲使子路深自警
醒知其不和而變化其氣質耳非遽絕之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門人蓋孔子之門人堂是廳堂高明之地猶道之正大高明處也室
是房宇一家之深處猶道之精微之與也
門人不敬謂孔子言爲賤子路遂不敬子路夫子曉之說汝等豈以

由也爲不足敬耶入道之大第其正大高明故去處若如驅堂一

其精微深遠的去處譬如房室一般時也之學所知者已得其根本
節目之大而不蔽於近小所行者已合乎天理民彝之正而不流於
卑污是其所學也適乎高明之域如人升堂已非宮牆外望者可比
矣但所見雖大而猶未至於精義入神之妙所行雖正而猶未至於
純粹至善之地是其所造特未入精微之奧耳如人之升堂而未入
室其於聖人之域則未入也由也之所造如此安可以一事之失而
遽忽之哉孔子斯言固不專爲鼓瑟發亦非是堂是一箇道理室又
是一箇道理然就鼓瑟一事而言亦見得子路之升堂而未入室處
故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爲子路言也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爲
門人言也爲子路言則諷其所短爲門人言則表其所長無非故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六

九

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此章言道以中庸爲至也

師是顏孫師商是卜商過是太過不及是不足
子貢問於孔子說門弟子中若顏孫師卜商者一人所造果孰爲賢
子曰師也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凡大賢以上聖人之事他地位未
到便常將大話蓋將去其疎曠多如此故每至於太過商也篤信謹
守而規模狹隘合下淺狹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故每失之不及二
子合下資質便是這模樣故其成德各偏所造如此此聖人即二子
之爲人而以義理斷之一箇是過一箇是不足也

曰然則師愈與

愈是勝以才質言
子貢問說師既是過商既是不及然則師愈於商與

子曰過猶不及

過猶不及以義理言總是前意

孔子過不及之言亦是言二子各有所偏不相上下之意而子貢乃以為過者勝於不及故子曰非也過亦猶夫不及耳蓋道以中庸為至才高者過之則一出一入卑者不及則怠惰廢弛不及者固失中過者亦為失中亦難定其為孰賢也子貢所謂然則師愈者以才質言也夫子所謂過猶不及者以義理言也以才質論之則過雖若勝於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此章聖人惡黨惡而害民也

富於周公是富過周公聚斂大抵都是法外加賦非惟正之供附益是增加的意思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六

十

附益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是非吾輩人絕之也小子是門人鳴鼓是聲其罪攻是責如攻其惡之攻

聖人以其黨惡而害民故從而責之曰求也所為若此非吾輩人也小子於求有朋友之義大家該教正他使還善改過鳴鼓聲其罪以責之可也蓋絕之在我正之又在友師嚴友親之意於此見聖人於絕之中而有不終絕之義可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柴也愚

此章論四子所性之偏語之使自勵也

柴是高柴愚是知識上欠凡事少通變存疑人之氣質不能無偏所貴乎學者為能矯偏而擴充之以歸於中也故大子於四子各舉其性質之偏處以告之曰柴也之性質其病在於膠固而不通審知不足而厚有餘只是箇謹厚不曾見得道理是其愚也

參也魯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六

十一

附益

魯是遲鈍

參也之性質在於遲鈍而不敏人一看曉得他便者兩三遍看人一遍記得他便者兩三遍記是其魯也

師也辟

辟是便辟習於容止少誠實

師也之性質其病在於務外留意於容儀而少誠實是其辟也

由也喭

喭是粗俗不細膩欠文氣

由也之性質其病在於粗鄙而凡陋是其喭也柴參近道而柴欠疏明參欠明敏師由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密此皆其氣質之偏夫子以是告之蓋欲使知其所病處而克治之如愚者使進於明鈍者使進於敏辟者使進於誠喭者使濟以文自覺以治其偏而歸於中

所已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此章聖人以子貢與顏子並言亦是欲進子貢也存疑

庶是近言近道也屢空言數至空既只當貧字看

子曰回也其庶乎幾與道爲也且又貧富初不計較故其家屢至

於空之到此境界不改其樂人下之物豈有能動其心者哉如此益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命是天命不受命是不能順受正命便生計較是聚貨殖是貨財

生須只當富字看非謂殖那貨也亦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

耳便是意度中是得其理以事之成敗言是果他長處說

若賜之爲人則不然貧富有命而賜則生計較機生計較便是不受

命而貨財由是生殖焉則不能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矣然用其才識

之敏而料事每每切中如其所料則亦有過人者此二子之優劣也

聖人言此是欲子貢去其不如回者以求其如回者而已矣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此章論善人所行之道也

善人之道只是箇善人底道理踐是踐履迹是舊迹前人所做過

底樣子是成法也室只是深與處

子張問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何如子曰所謂善人者是天真渾然一

箇好人資質至善而無惡他所有底事自然皆善不至於惡不消得

循塗守轍按本子學古人已做底事做得來也恁地好亦自與暗合

道理然他自不能曉合只暗合而已所以亦不入於室到聖人深

與地信不得也蓋天資自然有善則不待循塗而能有其善然而

不能加學則亦不足以入聖人之室此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亦善人

之所以止於爲善人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色莊者乎

此章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論篤是言之篤厚者貌亦有言中與是與之是許可的意思君子是

心口如一色莊是心與口進

子曰人之情爲未易知也若但以外貌爲實而遂許其爲人君子者

子色莊者乎未可知也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篤實者自然篤實色

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實中未必篤實蓋有君子而論篤者有

莊而論篤者所以難定也使其爲君子之人則與之誠是矣若是

色莊之人而亦與之不幾於失人乎必觀其行事乃可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

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聞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

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亦也惑哉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

人故退之

此章聖人於二子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適不及之患也

問是問義諸是謂辭有父兄在言當察命而行退是退還不爲兼人

是一人兼二人之義猶云加倍於人故退之這退字是裁抑的意思

子路問於夫子凡有聞斯行諸子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

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冉有問於夫子凡有聞斯行諸子曰見義不爲是無勇也聞斯行

之由求之則未必同時亦未必互問然問同答異公西華疑之曰由

也問聞斯行諸夫子告他說有父兄在則既以稟命為恭及求也
聞斯行諸夫子又告他說聞斯行之則又以必行為足赤也不能
或敢問其說子曰求也資稟賦凡事只退避不為稟命不待處也若
又告以稟命則一發退縮不果為矣故曰聞斯行之以進之進之者
鼓其退縮之懦而為振作之勇便見善則聞義則從而無遠之畏
縮之患也由也夫稟賦果其勇過倍於人則於所當為者不患其不
能為矣特恐為之之意或過於所當稟命者有聞耳故告以有父兄
在以退之退之者抑其銳進之心而為詳審之意使事必當理斷必
聞告而無疎略妄動之失也夫聖人之於二子一進之一退之無非
約之義理之中而無過不及之患使非公西華能問則聖人造就二
三子之心就從而知之哉新安陳氏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何敢死

西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六

古

此章見聖賢處患難之義也公運朱氏

後是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何敢死是不赴闕而必死朱子

子有戒心於匡顏淵相失在後方其相失之際夫子懼其為匡人所害及其既至也不勝其喜幸之意乃迎而謂之曰吾以汝為死矣顏

淵對曰夫子為死生回知夫子之在朱子以天未喪斯文必之也夫子而

生回其敢以死乎此可見聖賢不以死為重而以善道為正處患難之道也公運朱氏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此章明為臣事君之道所以正衛侯扶綱常也胡氏

子然足季氏子弟

季子然問於孔子說仲由冉求其德器才識可以謂之大臣與一子

以聖門高弟而仕於季氏雖視顏淵為歉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人
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故子然以此自多而致問也慶源輔氏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是非常朱子

季子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而致問則其顏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

且大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當大臣之道故夫子特

輕以抑之曰吾以子為異常之問乃以由求為問此是輕二子非固

輕二子也柳季氏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是不從君之欲引之以向道而後已不可則止是公行已
之志不合則去朱子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若君出處之宏慶源輔氏蓋責難之道君不向道必引

西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六

古

之以向道而後已而不容悅以苟順君之私欲若進不以正言不見

從則不可仕也己之志在於行道道既不行決不苟仕而必去蓋必

行己之志也便可矣而志不可奪身可退而道不可屈所謂大臣者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是備臣數朱子

今由與求也其可謂備臣數而已蓋大臣者異乎羣臣而起乎其

者也雖居小官而能舉其職或德浮於位則其位非大臣其道則大

臣矣具臣者等於羣臣而混乎其中者也雖居三公九卿之位而不

能稱其職亦不失其為具臣也朱子

曰然則從之者與

從是從君所欲朱子

季子然又問說由來既不可以為大臣然則凡事只聽命於所事者與直解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弑父與君言其大者龜山楊氏

子曰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大義則聞之熟矣若夫弑父與君之事亦不能獨之以必從知他必可保蓋深許二子以臨難不可奪之節也方子然欲假由求以誇人故夫子極言其夫大臣之選及其欲資由求以助已故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應答之際可以沮僭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胡氏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此章言學而後入政求聞以政學者也左傳

子羔是高柴的字宰是邑宰通解

讀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六

十六

留時堂

子路為費氏宰以費數呼難治而子羔重厚有德足以化民因欲舉

子羔為費邑之宰錢說

子曰賊夫人之子

賊是害夫人之子就指子羔說直解

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幾遽使之治數呼之已則內焉有妨於治已而身心性情不可得而養外焉有妨於治人而人民政事不可得而理德由此而不立學由此而不成功以之而廢業以之而墮道不是愛他實所以害之也故夫子責之曰賊夫人之子矣錢說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讀書是讀書錢說

子路因夫子之責遂強為辭說以應之曰習邑之中有民人焉皆所當治也有社稷焉皆所當事也若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何必

讀書拘拘於章句之末然後為學耶錢說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佞不是諂佞是口快底人事不論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錢說夫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須窮究在此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仰仕以爲學則理未明而用必空其下至於假神而害民者幾希矣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本不是如此但理屈辭窮而取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直責之曰是吾所以惡夫佞者正謂其不問其理之是非而惟以口給取勝也錢說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此章聖人因四子侍坐使各言其志以觀其自知之何如因而可否勉勵之無非教之所在也存疑

讀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六

十七

留時堂

曾皙是曾參父名點錢說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四子侍坐夫子欲誘之盡言以觀其志乃曰吾雖以一日少長於汝

而而為之師然汝勿以我長而難於盡言務使有懷必吐也此是教他盡言也錢說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居是平居以是用此專指出仕之事錢說

蓋汝方其平居之時則可以口人不我知也假使有人知汝而將舉之則汝亦將何以施諸川哉試為我言其所待用之具何如此是教他言志也錢說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

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爾是輕速之貌對下而發爾含瑟而作言之干來之因慢露出大
字下句大國又不可不止于乘矣然亦不可說是小國爾是管束二千五
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加之以師旅是說有兵戰之事因是頓仍健
是殺不熟饒是菜不熟三年古者三年考績要其成也勇是以力言
方是向知方是向義以理言爾是微笑

子路齒先諸子固皆自對然其氣質粗勇不知道理無處不在言動
應對之間皆不可苟故一聞夫子之言遂率爾而對曰以千乘之國
而管束乎大國之間則動輒有所牽制而不得自爲又加之以師旅
之典因之以饒饒之歲夫兵與則國危而民生無以安歲凶則民困
而國用無以足此其時勢若難爲矣由也爲之將及三年之久有敢
以厚民生有教以淑民志可使民奮其果敢之氣自無畏懼之心以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大

論語

之敵以之禦侮則勝改則取而皆有勇不徒勇也又且皆知所
向義而有尊君親上之誠焉有若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
是則由之志也子路此言蓋以貴才展盡底蘊也門人記夫子於是
時發笑之蓋子路不但失之率爾其言志亦終是有激昂軒輊之氣
而不足於中和此夫子所以哂之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
其禮樂以俟君子

方六七十里是小國方六十里則又小矣足是富足君子猶言賢者
俟君子言非已所能

孔子既問子路之志遂以次問於冉求說爾之志何如對曰子路所
任者非求之所能也求不過方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此等小國求
也爲之制其田里而敬之制其徭役而薄其稅斂比及三年可

使民皆富足而不特仰事俯育之有資亦且水旱凶荒之有備而已

然此特富而未有教也若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
樂既富而又教之方是道也然此非求之所敢當也則必以俟夫君
子惟君子身有禮樂然後能以教民使民興於禮以樂教民使民
興於樂求不敢居自見得還闕此一以也此雖冉有謙退又以子路
見哂故其辭益遜然其實冉有之才亦不過如此而已蓋亦自道其
實也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
焉

宗廟之事是禘祫祭會同是諸侯會同於天子諸
侯時見曰會不以常期見也兩君相見亦曰會宋襄公曰同王十二年
不巡狩則六服一會見天子端是玄端其衣正幅素之玄色故曰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九

論語

玄端是禮服章甫是緇布冠是禮冠也端章甫帶生讓若相皆然乃
禮法之場盛服也相是贊君之禮者言小是謙辭禮初無大相小相
願爲小相如云從大夫之後一般

夫子又呼公西華而問說爾之志何如公西華見冉有以禮樂歸諸
君子亦有推讓之意若毅然欲從事於禮樂則是以君子自居矣故
將言已志而先爲遜辭曰宗廟之事非敢說我便能之誠願卽其事
而學焉彼其宗廟有祭祀之事或如諸侯會同以服則玄端以冠則
章甫禮樂之所在也於是時也亦則願爲小相而贊禮於其間焉學
而爲之如斯而已矣

點爾何如鼓瑟希舞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
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
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希是問歟。鏗爾是瑟之餘音。帶下句讀。鼓瑟希。非瑟音希也。鏗爾以手推瑟而起其音。鏗爾也。作是起。撰是具。為政之具也。亦各言其志。是令點言其志。非謂三子亦各言其志也。與後面一句不同。莫春是季。春三月。春服是單。袷之衣。浴是盥。濯手足。沂是水名。雩是祈雨之祭。名使童男女舞之。因謂其處為舞方有增。增樹木可以休息。風是乘涼。詠是歌。詠唱然是歡息之聲。與是言通。管仲鼓瑟希。朱子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先對。聖人見他鼓瑟意思。慈地自得。且問從別人上去。待都說了。却問他。曰。爾之志何如。曰。點一承夫子之問。鼓瑟方纔。間歇投瑟之聲。鏗爾可聽。置瑟起對曰。點之志與三子為政之具不同。似若有難言者。子曰。縱異於三子。何傷乎。亦各言其志而已矣。曾點乃從容對曰。點之志非有他也。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而已。方莫春之時。天氣和煦。於是冬衣既解。春服既成。矣因而偕那同志之徒。冠而成人者五六人。年少的童子六七人。相與洗濯乎沂水之濱。乘涼於舞雩之下。興盡歌詠。先王之遺而歸。點志如斯而已矣。夫子一聞其言。有契於心。遂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蓋日用之間。無不是這個道理。觸處發見。豈是安排得來。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萬物各遂其性。堯舜氣象也。夫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便是這意思。只緣人為入欲隔了。自看此意思。不見曾點。他天資高。却被他看破這意思。但舉其一事而言之。便自說著。這是他合下便見得聖人大本源頭是如此。了無所係著。無所作爲。世間細小功業。皆不足以入其心。便於細微工夫有所欠闕耳。若充其所見。再加細微節目工夫。堯舜事業亦可為矣。若三子所志。未免拘於一國一君之小規。規於事為之末。向上更進不待也。夫子以點之所見。已極高明了。其氣象不侔。所以喜而

三子者。出會哲。後會哲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諸子言志已畢。曾皙以夫子獨與已之志。而於子路則喲之。於三子則默焉。無言。未知果以為何如。如立後三子皆出。獨留身任後問於夫子。說通開三子之所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三子之志趣各止於所能也。是他實做得方知如此說也。

曰。夫子何哂由也。

曾皙又問說夫子何為獨笑仲由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為。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耳。朱子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禮是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言禮則理在其中矣。已涉治國上。不止一身。故是讓遜。直解

夫子說凡為國者。必以禮讓為先。而禮則以辭遜為本。凡事惟順理而行。事各當其物。各當其理。此堯舜氣象也。學之與事。初非二致。學者須要養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之地。曉得事事都有箇道理。不任才智。而一以理處之。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停典庸禮。命德討罪。天下之事。一以貫之。堯舜事業。固所役為也。今由也言辭急遽。既無雍容退避氣象。而又以才智自負。略無謙厚之意。此吾所以笑之也。此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耳。無他說也。直解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曾皙見夫子之哂由也。以其不讓。如求所言。亦以君國之事。自居而不讓者。而不見哂。故微問之曰。唯求則非邦也。與。子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而非邦也者。則求之所任。亦君國之事也。朱子

亦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六
會哲又問唯亦則非邦也與子曰宗廟會同兩項事非諸侯而何曰
其言曰願為小相不過言其卑者而自處耳夫以赤之才而為之小
又孰能出於其右而為之大乎然則亦所任者蓋亦君國之事矣總
是會哲認其言不諛意未完故問之夫子雖不答所以不哂之故然
已深許之則其哂于路者足特哂其卑爾且意氣激昂軒發殊少雍
容退遜之風耳非哂其欲為邦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

此章明仁只要克己復禮就道也

朱子

仁是本心之全體問仁是問如何方是仁此便是問所以為仁也克
是勝譬如相殺定要克勝他已是身之私欲氣質之偏耳目口鼻人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六

三

禮記

我思克三者都在裏面而耳目口鼻之意較多復是反如行者之反
歸於家禮是天理之節文復禮是欲盡而禮還滿腔子裏盡是天理
帶事說為仁如謂之相似是做得這箇模樣便是仁一日如一日用
其力之意歸猶歸至之意是天下莫不以仁稱之亦即下章無怨之
意非是一日便能如此只是有此理指其成功之日而言是言克己
復禮之效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處在我而不
在人

朱子

聖門之學以求仁為要然仁道至大難以顏淵之天資又得聖人傳
文約禮之教而服行矣然猶未能真見其所以為仁者故於此問如
何方是仁子曰仁者本心之全體也心之全體莫非天理有規矩可
以憑據天理即全體也然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則是人
欲即無不為天理又不為人欲底只是仁在內為心欲所蔽如一重

膜遮了如何得仁故為仁者須是隨其所知者與立一箇界限將那
未能復禮時底都把作人欲斷定却從這一邊體認雖恐不足處克
將去發時固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如
孤軍卒遇強敵只是盡力向前定要克勝得他也這已與禮正相對
克得那一分人欲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人欲便復得
這二分天理來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己了方去
復禮然亦有但知克己而不能復於禮者故克己了又須著復於禮
若未能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惟是克去
已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明底工夫且如立如齊是克去未盡故
克已便要復禮而克己又須復禮仁禮非是二物克盡已私皆歸於
禮方始是仁譬之溝渠要流通此水須開溝溝渠然後水方流通仁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六

三

禮記

是地頭底已復禮是工夫所以到那地頭底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
不透過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是乃所以為仁此間不容
髮克己復禮便是倘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這箇道理乃天下人心
所同具的克盡盡有專人不許以仁便是我為仁工夫有所未至若
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猶工夫到此這與已無不克禮無不復則事事
皆是一日有此心則一日有此德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
為仁也為仁之效甚速而至大如此然這克己工夫是白著力做底
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緊自就身上細體認覺得纔有私意便克
去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事由人則有所制故難若由己則無所
制這私欲是我自心自愛的不是我人叫我要的我不要便不要更
無一人阻得禮是我自家有的物不是假借之於人一要便在這裏
何難之有如刀割物刀是自己刀就此便割物不須更借別人刀此

可見為仁之機斷之在已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是條件要夫子指出條目所在與他去下工夫非禮即已只略略

出天理些便喚做私欲勿是從心上勿去使禁止之便克去事如事

事之事上事字是用力活字下事字是死字

顏淵問夫子之言則已能致祭於天理人欲所由動之幾矣故不復

有所疑問而直請問說克已復禮用功的條目何如更欲聖人詳言

之耳子曰視聽言動四者身之用也皆有箇自然的天則是則所謂

禮也非禮便喚作人欲即已也必謹於萌動之初制於未發之始視

必以禮而一毫非禮即禁止之於心而勿視聽必以禮而一毫非禮

即禁止之於心而勿聽言必以禮而一毫非禮即禁止之於心而勿

言動必以禮而一毫非禮即禁止之於心而勿動只心術間幾微打

些子非禮處也須要淨盡斷斷皆克已也私既克無非天理便是

是禮而仁在是矣所謂克已復禮為仁者如此顏淵問夫子之言固

已熟識其理欲之幾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已任而不疑

曰回雖不敏請從事夫子此言務欲克去其私聽言動之私以復於

天理節文之內使本心之德復全於我豈敢自誇於質之不敏以負

夫子之教哉此顏子致勇決於此而直以仁爲己任矣蓋此一章聖

人只是要他克已復禮而後反觀只說這四個字非禮即已克已便

復禮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要在視聽言動上克已復禮克已復禮

便是仁此克己之道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此章明仁在敬恕坤道也

大賓是有德有位的賓客大祭如郊廟祭祀之類無怨只說怨得是

底此六句作一片看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

無怨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仲弓問於孔子說如何可以爲仁孔子說之說爲仁之道不外於存

心有心之敬惟在敬恕而已敬以持已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

心德全矣故爲仁者當出門之時此心肅然敬便如見大賓的一

般當其使民之際此心儼然起敬便如承大祭的一般出門使民而

不敬者有矣未有見人資承大祭而不敬者當出門使民則其敬如

此未出門使民時可知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著用力

也是固無他無處而不敬矣又必於人之施諸已有不欲也則推已

之心以及於人亦勿以施於人蓋人之自私自利者都是只見自家

不見別人不知人心猶已知得人心猶已此理便不過此心便不妄

理不過心不安雖欲自私自利亦不自容故推以及人則待人猶已

是之謂恕也世有能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氣却無溫厚愛

人氣象若敬而無恕則又無以行之能敬能恕則此理自吾心流行

於人倫庶幾之際無忤味抑塞之患日用之間無少間隙私意直無

所容而仁自在其中矣山是身在邦也以上則得於君以下則得於

民而在邦無怨身在家也則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而在邦無怨

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是飽滿德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內外

閒幾有一人怨便是未徹也故其以是而自考乎仲弓問夫子之言

而自知其力足以爲之故直以爲已任而不疑曰雍雖不敏請事夫

子此言務欲主敬行恕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克已復禮是成然

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亦全是天理矣此坤道也

○司馬牛問仁

此章言求仁之端也

司馬牛是孔子弟子名牛問禮之弟

司馬牛問如何可以爲仁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仁者是仁者之人訥是忍是難

子曰本心之存與不存察其言而可知仁者之人言自然訥持守得

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學

仁者即當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只信口說便是

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方說時他心裏也不自知得如何有仁也可

圖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六

三十六

論語

馬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這是司馬牛身上病痛得此病方好

將息充養而所以求仁之方亦不外是矣

曰其言也訥所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難對易說爲之難是爲之不輕易有矣

司馬牛以其言也訥是強閉之而不出故疑未足以盡仁又問曰仁

道至大只這言不輕易便可謂之仁矣乎子曰汝知仁者之言訥而

不知仁者之言所以訥大率說得容易底都不曾見箇事理便天來

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這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也

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行得這心在見箇事來便

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便是只知得這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非

強閉之而不出也學仁者得得言語不妄發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

在這裏即求仁之端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此章明君子也

君子是成德的人憂是心懷憂我懼是懼懼將至

司馬牛問於孔子說君子之人何如孔子告之說成德之人心常舒

泰絕無憂恐惡懼之私人能如是斯可以爲君子矣

曰不憂不懼所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說君子之道大矣只這不憂不懼便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

汝疑不憂不懼未足爲君子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乎亦未知

君子之所以不憂不懼者固自有本也蓋由其平日所謂光明正大

內存於心無一毫之疚病則吾之氣足以配乎道義吾之志足以質

諸鬼神禍患無自而至固不至於憂懼縱有意外之患可憂懼亦不

之憂懼矣不至於憂懼者患難吉也不憂不懼者理直氣壯也無愧

圖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六

三十七

論語

於心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蓋君子自然之德也夫子復告之曰

此非寬之也勉之也使其能至于內省不疚則德全而無疵故無入

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此章言人當任命又當修其任已也

亡是無幾說

司馬牛之兄爲祝於宋而其弟子頃子中亦與之同惡司馬牛慮其

得禍故憂愁說人皆有兄弟相安相樂於無事而我之兄弟獨不

以相保是我獨無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聞蓋聞之夫子

子夏曰商書問諸夫子矣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着力不得天是非我與好有一人主宰然是你着力不得朱子
死生有命稟於有生之初不可得而後富貴在天眼下這這者其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今其已者於天命也何必憂哉存疑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孟子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敬是持已以敬失是間斷把捉不定便是失恭是接人以恭禮是師文無過不及敬在心恭在容朱子

既安於命又當修其在己者若安於命而不修己是聽於天而不盡乎人矣故要兩盡其道也苟能持己以敬而無間斷接人以恭而有

附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六

三

孟子

節文則四海之內皆愛敬之如兄弟矣敬非難敬而無失爲難恭爲能之中節則未必能皆不能得人之愛敬故必敬而無失則持身無過而又恭而有禮自足以起人之愛敬矣然則君子思不能自修耳九州之人尚皆可以視視又何患乎無兄弟也蓋死生富貴惟當聽其在天恭敬禮節則當盡其在己若大段着力不得也不奈何若未

然底可講尚可着力也受之果何益哉漢說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澤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

諸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此章論明也邢疏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澍是毀人之行膚受是肌膚所受利害切身愬是愬已之冤不行是能察之而不聽信遠是明之至而不蔽於近朱子

子張問如何方可謂之明子曰人須居敬窮理居敬則心有所把持而難動窮理則人情曲折皆在所照而不可惑若事本非實而語人

者是不干己底事纔說得便不能入他須是開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如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曰浸潤之澤又如那愬冤者是切已底事若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人要殺盡不如此不足以病動他故教以切已利害之言曰所受之愬浸潤則其來舒緩膚受則其來急迫緩則不覺覺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來急則不覺詳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皆人所難察者也若能察而不行焉則可見其

心之明矣抑不但可謂明也若能於浸潤之澤膚受之愬而不行焉則其心不蔽於近其可謂明之遠也已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凡人之情狀皆無足言也其謂之明且遠也不亦宏哉蓋子張之爲人

西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六

三

孟子

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略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於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姑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漢說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此章言爲政之事雖處變而不失信也朱子
信是在人心不容變底民信之矣謂至此而民信之非謂至此方施信於民而後民信朱子

子貢問政於孔子子曰爲政之道以食兵爲先而信者又民生不可一日無者也故施信於民使民亦不失信於我必制出里薄稅教使

民有常產而不失其財則名厚實而足食此什伍時簡教使民有勇而知方則戎備備而足兵有是二者然後教化得行則民以信事上而無欺詐離畔之心所謂民信之矣朱子

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實了真却做三項事認了又開
防禦不及事勢窮促難以兼得欲去信不可欲使信則兵食不能兩
全欲存兵必須令民出粟給兵使民食足然兵又選食而散者是兵
又不足也有故必不得已於三者之中姑去其一則以何爲先子曰食足
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其長如子弟喻文見子是擇項羽可制挺以
鍵堅利雖無兵而守固矣必不得已則兵或可去也下

棘子成疾時人之文勝而曰君子行事惟當存其本質就是了何用
 文采反使實意之不存乎。直解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夫子之說是指子成之言君子也猶云說得來也君子駟是四馬。直解
 子貢曰惜乎夫子此說固崇本抑末之意君子也然意雖厚而言則
 有病不無矯枉過正之失既已出於口雖駟馬不能追及之矣。直解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

猶是與之相等。髹是皮去毛者。朱子

夫子但知質之不可無而不知文之亦不可無也。蓋人之爲道無質

不立無文不行以文而較之質質固重而文亦與之相等以質而較之文文固重而質亦與之相等升鍾文猶質也質猶文也朱子不可相無君子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卷六

研

小人之所以辨正在此也。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

無以辨矣。就如虎豹之鞞，和那犬羊之鞞，都是一般，看不山好，歹，工。

蓋虎豹之皮所以異於犬羊者在於毛君子之人所以異於小人者。

在於文然則文豈可以偏廢哉直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此章明稅法也

年是年歲饑荒用是國用年歲民賦稅不能辦存疑

哀公問於有若說如今年歲饑荒民之賦稅不能辦國用不足將如

之何公之意蓋欲加鱣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盡微乎

蓋是何不徹足通是均周行井田之法。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共井

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半民得其九公取其一取通同均勻之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此言質文俱不可無也
棘子成是魯人云云君子以懿文懿是質其文是文采

韓子成是會公太君子以經一以質是質其文是文采

意故叫做做

有若對曰年饑則民困矣何不復行我周舊法什一取民之制焉有若之意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微也

二是十內稅一古者公田之法十畝內收一畝宣公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事
哀公不喻其意曰我魯自宣公履畝以來已是十分取二了今我之用度尚然不足如之何更行舊法也公言此以示加賦之意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孰是誰

有若對曰君民一體休戚相關如今朝廷上的費用那一件不是小民出辦車乘民所出每果民所供板幹力役民所為民之財即上之財民之力即上之力

有差等指地稅可以次第而舉一毫不過取於民使之豐足殷實是百姓足矣民富即君不憂獨食將見民之生計既饒則錢穀易於措辦凡軍國之需莫不樂於輸將君雖不足無人與君不足者無人與君不足則當竭力以奉其上矣何不足之患哉若十取其二或又從而加之并地不均賦微無度使百姓困乏不給是百姓不足矣民貧則君亦不能獨富將見小民生計既窘賦稅無從出辦君雖欲獨足無人與君足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能保其足哉君欲足用盡先行微以足其民乎民足則君自足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此章言人當有常德也
崇是日有增加的意思行道而有得於心叫做德辨是別疑是心有

所崇德德行辨惑惑知主是聖將這箇做主忠是盡心而不欺信是誠實而無偽從是遷改而從之義是理之所當為者

子張問孔子說得於心之謂德所當崇也誠於心之謂信所當辨也茲欲崇之辨之果何所用其力乎子曰人之遷德必先立箇實心每事要得忠信且如一句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了須是要將這箇做上使存於心者無一念之不實又能於理之所當為者便遷改以從之自家一件事本合義遷徙去那事上見得又未其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遷徙他德便會崇若不先立忠信即空了徙去其處德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亦何終得進益主忠信是制腳處徙義是進步處主忠信則其徙義也有地而可據徙義則其主忠信也有用而日新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漸漸進去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益高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受惡只作一人看上二句欲其生死字重下二句既又字重
辨惑者祛其蔽也然必有以辨之然後有以祛之如有一箇人在此我愛之則欲其生我惡之則欲其死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焉可以隨己之所欲且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忽然要他生又忽然要他死又不能自主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其矣其惑也使知其所以惑者在此是即所謂辨也此必子張或有此弊故因而言之也

齊景公名杵臼

此章見明倫為政治之本也

齊景公一日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君臣臣父子

孔子對之意曰為政以教養倫為九族倫以君臣父子為大故為政者必也君便當是簡君臣便當是簡父子便當是簡子君君臣臣父子子只此簡字為政事之通然此入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為政之道何以如此當此之時景公又政而大夫陳恆制齊則君不君臣不臣矣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則父不父子不子矣夫子告之以此非不告以教也根本所在一失徒法不能以自行矣故以對也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言將危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季氏

景公問孔子之言深有契於心遂稱贊說此言其切要之論也如果君不成簡君臣不成簡臣父不成簡父子不成簡子君臣父子俱失其道則紀綱頹敗法度廢弛國之滅亡無日矣雖有米粟吾豈得安享而食之乎夫景公善孔子之言亦可謂本心之明矣然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蓋悅而不釋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者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此章言子路有明斷篤信之德也

片言譬如說一言半句折是斷獄是爭訟

孔子說人之爭訟者情勢多端聽訟者雖極力以訊鞠之尚有不得其情者若能於片言之間斷曲直使各得其情辭未畢而人已信之吾其惟仲由也與蓋子路為人忠信明決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是未嘗發言折獄之先已如此故言出而人信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子路無宿諾

宿是留諾是有所許於人此一句是門人記的以平素之所養而言

記者因夫子之言遂記之說子路平日為人最有信行若受人之託已應承了則必急於踐其言曾未嘗有宿留而不行者大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於踐言而不遲者明決也忠信明決所謂信有言前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言之有素也門人記之非惟以見子路之所以能片言折獄而亦以見夫子之所以以是與子路者良有以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此章言為人上者以使民無訟為貴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季氏

若使之耳

孔子說為人上者因民之訟而判其孰為直而孰為曲此事吾猶可及人不為難也然此不過治其末塞其流決民之爭而已必也正其本清其源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躬行化民而民不爭使民自然無訟之可聽乃為可貴也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出而能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無矣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事行之以忠

此章論為政之心也

政是治人之事不外教養居是有諸心是自已事倦是倦怠行是施諸事者是待人己之德是盡心而無倦子張問於孔子說如何是為政之道孔子告之說凡人心所存主什麼居設施於事叫做行為為政之道要此心常常怠地提省在這裏做

主不可頃刻放倒便事事應得去若初頃乘些銳氣去做以開做到下稍有頭無尾則必倦矣須是始終如一不以時之久遠而少有懈怠之意至於見之於事者應按時或恐有不誠處表如是與不如是則欺矣須是事事算實人做不徒有其政而無其心表裏如一乃是著實方是忠也能如是則政無不舉矣為政之道何以加此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者也故孔子因問而告之

此章言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也

成是就其事之意不可以誘掖獎勵四字來當他

子曰君子小人用心不同然其所以不同者以其所有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也君子存心本於厚而所好又在於善故已有是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見人之善則喜心生其樂之如在

西書本義集說

論語

三六

卷六

已也誘掖之為迎之於未成之先獎勵之以作之於將成之際皆所以致其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救正之救正之不可則羈之惟患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嫉人之勝已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每相反也其用心不同如此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此章言為政在乎修己也

政者正也是謂政字且虛說言政只是正人帥是表帥的意思直解季康子問於孔子說如何是為政之道孔子對說子欲知為政之方先須識政字之義為政之方以正人之不正以歸於正也然必先自正其身而後可以正人之不正固未有己之不正而能正人者夫如是則人之正不正在我而己子能身帥以正則人皆歸於正矣

孰敢有不正者乎今子為政不宜貴之於人惟當求之於己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此章言民從上化也

欲是貪欲雖賞之不竊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其

季康子患國多盜賊因問於孔子欲求其止盜之方孔子對曰民之為盜主於貪心而所以昏之者上也蓋上者下之視使君子清心克已不事貪欲則上行下效廉恥風行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貪欲為貴則雖賞以誘之便為盜竊而其心愧恥自不肯為之矣向何盜之患哉正盜之方安無加於此者蓋亦反其本耶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西書本義集說

論語

三七

卷六

此章言為政不須刑殺但在上自正則民化之也無道是惡人但罪未至死者就是成有道是善人欲如欲仁而得仁之欲謂其只欲乎善也君子指在上者小人指在下者此二句且虛說上是加假是使頑廉倒倚的意思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說優劣不去則嘉禾不生惡人不去則善人受害今欲殺乎無道以成就乎有道何如孔子對曰為政者民所視效

子為政則民之善不善在我而已焉用殺但使子欲善之心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而躬行以率之則民皆率從不變化之而皆歸於善矣蓋君子之德能感人之風也小人之德能感人之風也草加之風無不偃者小人而欲君子之化無不順從此乃理之必然者也然則民之所以未之從者則吾欲善之誠不篤而已何以復為哉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則欲化惡人以為善人蓋民性本善

為上者以善德之末有不趨於善者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此章論士行須是務實不遠近名也

達是通達

子張問於孔子說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曰何哉爾之所謂達者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聞是名譽者聞

子張對曰吾之所謂達者蓋在邦則有聞於邦在家則有聞於家

稱播於人耳譽望服乎人心如此而已

則書本義集說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子張不識達字之意故以聞為達不知聞與達相似而實不同乃

偽之所以分不可不審故夫子明辨之曰汝所言邦家必聞是乃所

謂聞也非所謂達也聞是求聞於人達是行得無礙人自信已豈

可昧於所從哉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質是朴實就實性上說直是無偏曲一直做去新就事上說亦實也

雖漸及於事然主於心上尚多好義是事事處處要得其宜就有行

而不但好之而已察言觀色是察人之言語觀人之顏色以驗在已

之得失處是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下人是謙退不敢以意氣加

人慮以下人就是察言觀色說是一件事

夫所謂達也者其始也初非有心於達也乃是自家實去做工夫收

此是教從躬行實踐處做出來底只是朴實無華飾一直做去無

曲而所行又事事處處要得其宜其立心行己之善如此然猶不

自是而察人言語之從違觀人顏色之向背以驗其言行之是非又

常常仔細思量惟恐其不收斂照管不及有以辭氣加人處這一

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而能如此則德

修於已而自孚於人其在邦也以之事則得乎於民必得乎下

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而達於一邦焉其在室也以之事則得於

親父兄安之宗族悅之而達於一家焉所行自無窒礙矣此則所謂

達也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色是外貌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取仁是莊飾做箇仁者為善的樣

樣行是行於已達是背行違是其實則不仁也居之不疑是以仁自

則書本義集說

居而不疑

夫所謂聞也者是箇做作底事務故出於人知而已其中本非仁

也却乃矯情飾貌做出箇善人君子模樣然見於外者雖皆似於

仁檢點他行已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全然相背是與實直而好

義者異矣又自以為是而無所忌憚要人信已故泰然自居而不疑

恰似實是箇仁者的一般蓋以自疑則人不信之也及又與察言觀

色慮以下人者異矣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全是造作擺布得來

然以其專務於此故亦得名譽者聞故其在邦也亦輒見稱於朝廷

州里焉其在家也亦得見稱於父兄宗族焉所謂聞者如此蓋達是

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底退一步底底惟恐人不知故務張誇大一時若

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近前一步底底惟恐人不知故務張誇大一時若

可喜其實無足取者聞與達相似而誠偽不同如此學者其可以至

得乎。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此章言修身之事也。

舞雩之處有壇榭樹木故下可遊。此是理之得於心者。崇是自此而愈高起修是治而去之慝是惡之匿於心者。

孔子閒遊於舞雩之下。樊遲從之。因問說理得於心之謂德。如何可崇。惡匿於心之謂慝。如何可修。事蔽於心之謂惑。如何可辨。

子曰善哉問。

夫子以其問之切於為己。故從而美之曰善哉。此問也。此二者皆學者為學之要也。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附書本義集說

論語

學

解

先事是先其所事。只知有所當為者為之而已。後得是初不計較其功效。攻是專治。忿是忿恨。一朝之忿。是忿不終期。暫時之忿。

夫崇德者。謹於為善也。人只有一箇心。只是一直去做。合做底事。便是天理。更無他岐。幾分成分兩邊。便不得。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

之心。先計較此事有其功效。便是為利而做。便是人欲。便於這上。不專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闕了一兩分。連那所做底事都壞了。這德便消。如何得有積累之功。如何得崇。惟先其事而後其得。但做自家合做底事。知所當為。而無為之心。則心一而不分。功常而固。

剛義理之得於心也。由近以致遠。積小以成大。日進而不知德。自此而愈高。起矣。非崇德與。修慝者。嚴於去惡也。慝是惡之匿於心者。人所不知而已。矧知之。但常情。親人則明。自親則暗。貴人則嚴。自貴則寬。故惡常匿於心。若纔去。後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怠了。於己之

惡便由來而不暇自治矣。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檢點。

能自攻其惡而不暇及於責人。則何惡不夫。所以修慝也。辨惑者。明於其所蔽而徹之也。若夫一朝之忿。恨甚小。非不共戴天之仇。終身之恨也。乃不能自制。而與人爭鬪。遂至於忘其身。罔以連累父母。這豈不是惑蔽之甚。與能於此覺悟而懲之。則心無所蔽。而惑可辨矣。樊遲問。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此章明仁知也。

○樊遲問。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愛人。知人。仁知之用。亦以已能者言。

樊遲問。說如何可以為仁。孔子告之。說仁主於愛。必也於人之親疎厚薄。皆在其所愛之中。斯可謂仁矣。又問。說如何可以為知。孔子告之。說知主於知必也於人之邪正賢否。莫逃其洞察之下。斯可謂知矣。此以仁知之用言。然亦可見其能仁且知矣。蓋本末未嘗相離。即體之所以流行者也。

即體之所以流行者也。

樊遲未達。

未達。是未達其旨。說

仁者。愛人。知者。知人。此理自明白。而何有不達者。遲之意。蓋以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所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故疑仁知之相

悖也。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是舉用。直是正直的君子。錯是合置。枉是邪枉的小人。

夫子解之曰。此自不相妨。仁知雖有二用。其實只是一理。如立心正大。舉動光明。此人之直者也。吾真知其為直。則舉而用之。若夫立心偏狹。舉動曖昧。此人之枉者也。吾真知其為枉。則舍而置之。由是那

邪枉的人見吾之所舉者在於直亦不感發而去惡以從之
使枉者直矣是於知人之中自有愛人之實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
相爲用矣子何疑哉樊遲問仁知是者乎說夫子亦平谷之反此
再答方是申說仁知每常說仁知者是慈愛而慈愛是辨別惟是舉
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自相爲用若不論枉直
一團愛他也不得人而惟先知了方能到放得仁也

樊遲退見于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也譬如說前者一版

退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之理退而見

子夏曰齊也吾見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此言

何謂也夫舉直錯諸枉吾固知其爲知矣但能使枉者直則未知其

則書本義集說 論語 卷六 聖

意之所在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富是盛所包者廣

子夏一聞其說就說富哉夫子之言乎言中所含之意不墮於一

偏不滯於一隅自有所該止言知而已也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

者遠矣

伊尹是湯之相選於衆是選於衆人之中不仁者遠是人皆化而爲

仁不見有不仁者若不知邪惡去之

昔者舜自天下選於衆人之中而得皋陶乃舉而任之爲士師由是

天下之人感聖陶之見衆而化己之不與也遂皆化而爲仁而不仁

者若見其遠去而無迹矣湯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而得伊尹乃舉

者若見其遠去而無迹矣

者若見其遠去而無迹矣

者若見其遠去而無迹矣

而仁之爲同衡由是天下之人感伊尹之見舉而化己之不與也
皆化而爲仁而不仁者若見其遠去而無迹矣夫舉皋陶伊尹者是
舉直錯諸枉也人皆化而爲仁所謂能使枉者直也然則夫子斯言
豈專爲知者之事哉蓋子夏於聖人之言蓋已深體而默識之矣故
沛然無疑而暗與聖人之言相發乎此可見仁知合一仁表而有知
知裏而有仁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至於不
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相爲用而不悖矣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此章論友也

忠是盡心告是告戒道是引善道是委曲開導善道亦不出忠告之

外不可非不肯也言不可以忠告而善道也

子貢問處友之道子曰友所以輔仁或以德業相勸或以過失相規

則書本義集說 論語 卷六 聖

必盡此心之誠以告之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底善始得既

誠矣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又必善其說以道之心乎

氣和語明意盡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精切簡當而有餘思大率

欲伸己意而問者不肯也忠告而善道之則在我者盡矣如此而猶

不見者是不可以忠告而善道也則當止而不可復告不止則自取

辱矣無自辱焉蓋朋友以義合者也理當如此爾然亦必二者俱盡

而彼不從然後安止若在我者有未盡便欲責人小非交友之道也

聖人

○子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此章言友於友者惟其講學輔仁之功也

文是讀書六藝之文友是朋友輔是相助的意思仁是心之全德

句相連說

句相連說

句相連說

句相連說

曾子曰人之講學修德皆有資於朋友故君子之於友也必以文而
會之非徒居終日言不及義也朋友會聚論文講學彼此相資互
相啓發未知者求其知未真知者求其真知也於是乃以友而輔仁
氣質賴以薰陶德業賴以敦告過失賴以裁規取彼之善以助我之
善焉夫以文會友者致知之方以友輔仁者力行之事既資朋友以
講學而致其知猶資朋友以輔仁而力於行則學益明而德日進矣
朋友為吾知行之助如此人其可不須友以成哉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下論卷之六

論語卷六

四

留學堂

白菊齋訂四書本義集說論語卷之七

堯山 徐養元長善甫手輯

男徐

鍾子重

甫校閱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此章言身為政之本也

先是率他以身先之勞是為他勸勞其事

子路問為政之方子曰為政莫先於典民之行然必以身先之欲民

親其親必先之以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件件都從已身上做

箇樣子與他看則民自有所親感而效無不行矣以作民事如循行

肝陌勸課農桑之類凡是以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與他做

則民競相勸勉而事無不舉矣為政之道不外此二端而已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一

留學堂

請益曰無倦

益是增益意在先之勞之外他是倦怠無倦意不出乎先之勞之

之內

先之勞之固足以盡政之遺矣而子路猶請益焉意以為政亦多端

矣先之勞之外豈無所當用心者乎夫子以勇者喜於有為而不

能持久能先之勞之於始未必能先之勞之於終故告之曰大凡事

使人為之則易身親為之則難其難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已底事

所以易倦況人情又易得始勤終怠鮮克有終故為政者在於斯二

者持之以久而始終無倦焉則為政之道盡於此矣夫豈復有所加

哉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此章言為政之大體也

宰是邑長先是先教他理會有司是舉職職是寬宥過是失誤

有德者才是有能者賢才是未用之賢才不兼已用者說舉是舉之以爲有司三句平說

仲弓爲季氏屬邑之宰問政於孔子子曰先其德而後教

者有典兵賦者有典禮制者隨其大小各有司司若不分任於先何

以責成於後故必先授其任於有司教他理會皆惟考其成功則已

不勞而事畢舉矣人之過失大者於事或有利害不得不懲若小

差失一槩苛責則法太密而下無全人故於小過則寬宥之則刑不

濫而人心悅矣至於賢才不舉則舉務必至於廢弛故凡賢而有爲

才而有能者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這便是爲

政之道也

此解

論語卷七

曰爲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知是盡知人其舍諸是皆將舉而用之

此解

論語卷七

仲弓以先有司可能也故小過亦可能也獨賢才之伏無蓋而一人

之智有限焉能盡知一時之賢才而舉之耶子曰爾但舉其所知之

賢才爾所不知者人未必不知皆將舉而用之矣其肯舍之哉夫人

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之賢才如此則天下之事

無不舉亦自可無遺賢之患矣若必自己盡知而盡舉之何其示人

之不廣耶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矣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奚笑先

此章言爲政之道當以正名爲先

論語卷七

笑不認制制統制不明名實乖亂甚矣此時孔子自楚反乎衛

方仕於衛因問孔子說衛君待子而爲政不知子之爲政其所設

者將何以爲先乎

子曰必也正名乎

名是名分正名是正百事之名

子曰凡事皆有不可不正者臣父之是具大者若使我爲政於衛

必也事事皆要正名使君臣父子之閒倫理昭然名實不紊此乃政

事之根本有國者之急務也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是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

子路識見未到此乃不深思其意率爾妄對說有是哉夫子之迂闊

而不達於時務也夫爲政惟取其今日所安者而行之可矣奚必拘

拘於名之正耶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是鄙俗闕如是疑之狀

論語卷七

三

論語卷七

夫爲政必先正名此子路之所不知也便當且闕其疑今乃徑以夫

子爲迂故孔子責之曰野哉由也夫君子於事理有不通曉處則姑

闕其疑以俟考問可也奚可率爾妄對耶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言是說話不順是說出便有礙事不成不但說事不得成就事不成

就了也不成箇事體言不順事不成都是就不正來

吾之所以先欲正名者豈故爲是之迂哉蓋以爲政之道必名分先

正然後自凡施爲皆有條理若名不當其實是多不正名不正則口

頭說出來便有礙如父便是父祖便是祖今說父是我祖是我父

足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

足 禮樂只是一件物事安頓得齊齊整整有次序便是禮無那爭底

意思便是樂事不成以事為禮樂却是那事底理不與是相這理也

沒了刑罰不中是有淫刑濫罰獨言刑罰者舉其害之重者言之禮

樂不與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朱子

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無序而不和事上面都

無道理了便禮樂無安頓處何由而起乎故禮樂不與禮樂不與事

失其禮而不和故慶賞刑威無一中節凡施於政事者無非私意

皆倒行逆施各失其道故刑罰不中刑罰不中所及非不善之人則

民踰地踰天動罹法網莫知趨避之路矣將安所置其手足乎其初

只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做不得也朱子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必字義力說苟是苟且於其言無所苟只是說名不可不正獨舉言

者有其名必有其實也朱子

刑罰中皆存足矣君子於其言也必使名正而可見諸言言順而可

見諸行求當其實無所苟而已矣蓋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

吾之欲先正名者意正為此子乃反以為迂豈知治體者哉直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此章是教樊遲以學大人之事也朱子

稼是稼穡播種五穀之事圃是園圃種植蔬菜之事當時須自有一種

話說如有為神農之言許行若輩耕之說之類朱子

樊遲遊於聖人之門所學者何事乃請學治稼之事夫子拒之曰稼

之事老農知之吾不如老農安得為子言又請學治圃之事夫子又

拒之曰圃之事老圃知之吾不如老圃安得為子言聖人兩言不如

則拒之者至矣朱子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須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五

小人是細民是以位而言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

也如使爲上者能好禮而動容則旋皆中其節能自處以敬矣
之得於觀瞻者自將儼然畏之誰敢不敬乎能好義而設施則
合其宜則民自帖然守之誰敢不服乎能好信而以實心實意待人
則至誠動物而民亦以實心實意應之誰敢不以情實歸上者乎在
已者皆盡其道在下者各以其類應之所謂正己而物正者大入之
德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皆將襁負其子而歸之矣
又安用身親爲稼穡之事哉此可見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但爲
所當爲而於此自有不必爲者何必屑屑留心耶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此章言學貴於有得而適用也

誦是誦誦周禮註云倍文曰誦以辟節之曰誦詩三百是詩經三百
篇授之以政是與之以位而使其行政達是通達不達是不通於政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六

留明室

理當行不行不當行而行或行之而裁處不當皆不達也就行上說
非謂不曉之而已使於四方是將君之命出使於他國專是獨便有
正介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能致說不假衆介之助
是謂能專對多三百也奚字解做何字以訓用爲字只誦助辭亦奚
以爲言何用誦詩爲

子曰誦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諸用不明其理記誦之末學也明理
而不達諸用章句之腐儒也如詩之爲經也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可
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而聖人之所以修德於已施於事
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且其言溫厚長於誦論故誦詩而有得從其
得且盛者不從其失且衰者自有所不容已故必達於政事於詩有
得必是於應對言詞之間委曲和平得審命之微不流於弱而取侮
於人不過於激而貽禍於國故能言誦詩時便思量要如此誦

詩而有得則自然有此效驗若誦詩三百授之以政而莫知所誦
使於四方而不能專對則此效驗雖有記誦之數全無心得之益
詩雖多亦何用爲則是不曾誦也蓋窮經將以致用也誦詩者爲人
耶爲己耶誦說耶踐行耶兩皆照精切耶者之不同而能不能判
矣驗之於心決冷而通貫體之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奚不能之足
患哉舉此以例其餘大抵讀書只是此法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章言爲政者當以身先也

令是教令

子曰上之教民也不在教令而在其身其身若正雖不令民而教自
行其身若不正雖令民如是不從從違之本不繫於令繫於
所以示之者何如耳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二

留明室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此章歎魯衛之衰亂不相遠也

魯是周公之後衛是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兄弟也言其相類不是
說相爲伯使

子曰魯衛本是兄弟之國以今日觀之兩國之政亦正是兄弟也是
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如此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

矣

此章聖人稱公子荆居室之善也
公子荆是衛大夫居室是處家善居室者言善爲家也三有指家中
所需者不但器用如錢財富室田園皆是非指所居之室言也始有
是初備者是聊且粗略之意合是粗糲聚是凡百所需之物都有了

但末應備其少自足是增多完是齊備無一件欠缺猶未至於充實而有文米富有足有餘益美是其完者俱精好工緻而有文三矣字之意見得則之知足處

世祿之家多怙後其勢然也則爲衛之公子未始有累夫子願其善於居室方其初也始有之特在他人雖合而猶不以爲合必求至於盡合也彼則曰吾今已苟合矣推其心使其止於始有則亦以足爲足而不復望矣既而少有也在他人雖完而猶以爲未完必求至於盡完也彼則曰吾今已苟完矣推其心使其止於少有則亦以是爲足而不復求矣又久之至於富有也在他人雖美而猶未以爲美必求至於盡美也彼則曰吾今已苟美矣推其心蓋不啻盡美極備而無以復加矣夫由合而完而美既可見其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曰合曰完曰美直謂苟且而已終無泰侈之意又可見其所欲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人

富

易足而有餘無盡美之心其善居室爲何如此雖姑舉其一事之善然不以外物爲富而無窮滿而弗溢非賢而能之乎此可爲居室之法矣

子適衛冉有僕

此章言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爲有序也

通字解使往字僕是御車

孔子周流四方行到衛國時冉有爲孔子御車而行

子曰庶矣哉

庶是衆言衛人衆多

夫子入其境見其人民生聚之衆因歎曰庶矣哉此衛國之民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富之是制田里薄稅收以富之

冉有說有國者固欲其民之蕃庶然不知既庶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子曰庶而不富則民雖繁其生而無以養其生安能長保其庶乎必也制其田里薄其賦斂以富之田里是富之之原不制田里則禾食無所從出如何使之富然田里雖制而不薄賦斂則取於民非藏富於民矣故必使民豐衣足食無貧乏之患這是王者厚生之政所當加於既庶之後者也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教之是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冉有又說有國者固欲民之富足然不知既富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子曰富而不教則民雖厚其生而無以正其德他幾遷居乖爭易起則近於禽獸安能長保其富乎必也設爲學校教之禮義使百姓孝親敬長與仁讓之俗也學校是教之之地然學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教之則人心無自而開明學校亦徒設而已所以相因而不可廢這是王者正德之政所當加於既富之後者也聖賢一問答之間而王道之規模施爲之次第皆具於此矣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九

富

子曰苟有用我者三月而可也三年有成

此章聖人自言爲政之道也

用我是舉國委已而聽非嘗試而使之也三月是周一歲之月可者僅能言紀綱布也或曰紀綱粗布者井也紀綱布方是僅可不是紀綱僅可有成是治功成也三年有成者即其井月所立之規模也

孔子說當今之世無用我者耳誠使有人委國而授之以政而用我焉雖至於三月而已矣者華曆者與吾民之政舉教民之政行天綱

小紀次第舉之必有可觀者也。由是而充之，至三年之久，則功難效，蓄財足而兵強，牧行而民服，而治功可成也。蓋聖人爲政，須一切順，許多不好底撤換了，方做自家底，故近之則非月已可遠，則三年有成。當時無賢君使聖人濟世之抱負，徒托諸空言，惜哉。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此章言善人之功如是也。

善人是天資仁厚的人，爲邦百年，是相繼而久，勝殘是化殘暴之人，使不爲惡者爲惡者，都消化漸盡了。一般去殺，是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刑殺所以誅殘暴勝殘，故殺可去也。是言是古有是言，誠哉是言，是信有此理。

孔子說古語有云：善人治國累代相繼，至於百年之久，亦可以化殘暴之人，使之同歸於善，不用刑殺，而天下自治矣。古語如此，誠哉是言。信有此理。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十

言信有此理也。蓋善人不踐迹，亦不入於室之人也。只是能使人不爲不善，但有這般見識，這般心算，積累做將去，到此自是能使人與善，自是不陷於刑辟，此善人之效，大槩如此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此章言聖效之大，成以見仁澤之難浹也。

王者是聖人受命而興，三十年爲一世，仁是教化浹洽，無一人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

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師民以禮，使民化。薰蒸透徹，周備自己之仁，而己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入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箇道理，浸灌透徹，無一人之不然，即一人而言，又無一事之不然，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變化風移俗易，民歸於仁，而禮樂可興，如人一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

癢癢相傳，所謂仁也。然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如有聖人受命而興，亦未可遽期其效，必是積之以漸，仁心仁政，涵育薰陶，至於三十年之久，然後仁也。夫豈一時可致者哉？此可見非王道不足以成治功，非悠久不足以行王道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此章專爲臣而發，言欲正人在先正其身也。

從政是大夫事，與爲政不同。孔子說政所以正人也，而其本在於正身，苟能居仁由義，先自正其身矣，其於從事於政治而正人也，何難之有？若立身行己，一有未善，不能自正其身，則儀表不端，焉能率下？其如正人何哉？求有已不正而可以正人者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二

此章明政事之別，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也。

朝是季氏之私朝，季氏專魯之政，其臣之見季氏亦曰朝，脩禮之稱也。此是記者之辭，要是晚也，遲也，非日晚也。政是國政，事是家事，以是用與聞。古人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

冉有爲季氏宰，朝於季氏而退，來見孔子，孔子問說今日何來之晚也。冉有對說：適有國政，相與商議，所以未遲。子曰：此必季氏之家事也。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冉子所聞實是國政，非是家事，夫子亦知是國政，但是時季氏專魯，政不藏於公朝，而藏於私家，謀於私室，則雖政亦事也。故深譏之，正欲問冉有，使知國政之不可私議於家也。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此章論興喪之源也

幾是期必的意思

定公問只一句言語便可興起國家亦有之乎孔子對曰一言未必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人是時人

然亦有之今時人有句話說道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時人之言如此如能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也則必兢兢業業臨深

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將見君德日以清明政事日以修治國家之

興端可必矣然則此一言也豈不可以必期於興邦乎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十二

留聲堂

曰一言而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

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無樂是他無所樂

定公又問說一言興邦既聞之矣若說一句言語便可以喪亡其國

者亦有之乎孔子對說言之問亦未可如是而必期其禍也然亦

有之今時人有言說道子為君他無所樂只是隨我所言臣下都遵

奉而行無敢違背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

邦乎

時人之言如此自今言之君令臣從固無敢有違者然也要看君之

所言何如如其所言而善臣從之不亦善乎如其所言不善也臣

要臣下依著行去不敢違背則忠言不至於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求

有不喪邦者也然則此一言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如為君之難

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讓諂面諛之人至邦未必遠

興喪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葉公問政

此章言為政之道當如是也

葉公是楚大夫

葉公問政於孔子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近遠不可就一色說說是喜說來是來歸附句平說

孔子說為政之道在得民心若能施惠於民使近者被其澤而喜說

遠者聞其風而來歸則為政之道得矣夫大小強弱非所論也夫近說

遠來皆政之驗此須有施為之次第而夫子專言其效者為政以得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三

留聲堂

民為要行吾之所當行而其效如此乃即所謂政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

此章言政在寬大告子夏以切已之事也

莒父是魯邑名速是急速小利是小小便安兩開說速是通達

子夏為莒父邑宰問政於孔子子曰為政之道在乎無欲速為政有

許多事又要時候創無容你速得如養民也則必利用厚生如教民

也則必仁漸義摩必須推行有漸不可方為其事而遽責其效也又

在乎無見小利如養民也則必則於民生之遂而後已如教民也則

必期於民性之復而後已若見得民性自宜略敘政不大為惡便

說治已至了是見小之弊必須志量廣大不可以近利而自足也

蓋事之久速有自然之次第必有漸而後可以達也欲速則求治太

急而所為必苟欲其通達反不能達矣此所以不可欲速也事之大
小有自然之分量為政須以遠大自期待見小利則循目前而忘
遠之謀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失矣此所以不可見也
也蓋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以此教之其實為政之道亦不外乎此
矣直解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此章明為直之禮也

直躬是直身而行據是有因而盜證是證明

葉公與孔子說吾鄉黨之中有直身而行無所私曲的人其父盜人
之羊而已為之子乃從而證明其事夫父子至親尚且不隱則其直
也為何如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子

直

隱是容隱那章
孔子說吾黨之直者與此不同子苟有過父為隱之父苟有過子為
隱之夫是曰是非曰非有謂無謂無曰直直之常也父為子隱子
為父隱非指隱以為直也父子主恩於理當相隱於情亦當相隱委
曲以全其恩以是順天理合人情雖不求為直然隱其所當隱直固
在其中矣若是父子相證則天理人情兩有所平何取其為直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此章言心有而理得所以為仁

居處就一身上說恭是敬之見於外者執事指應事而言敬是恭之
存於中者事雖外而敬則有心心總於事也與人指接物而言忠是
盡心而不欺之字解做往字案是舍去的意思猶云能行五者於天

子曰夷狄來重以見輕也

樊遲問如何可以為仁子曰仁體事而無不在故為仁之道必須道
事而檢束其心大凡日用之間不是閑居即是應事不是應事便是
接人若此心稍有不在則失其本然之理而不足以為仁矣故為仁
者居處必欲其恭尊嚴恭莊而暴慢之氣不失於身體處事必欲其
敬主一無適而苟且之意不萌於念慮與人交也必欲其忠內外一
致而欺詐之念不形於人已又必守此三者奉奉服膺而勿失雖之
夷狄亦不可棄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是這箇道理蓋道不
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臾無斷斷方得也夫居處恭則心存於居處
之時而一身動靜皆得其理矣執事敬則心存於執事之時而事事
皆得其理矣與人忠則心存於與人之時而待人不失其道矣又能
持守而無間斷則私意無所容這道理到處皆在將至於全體不息
而渾然天理之周流矣豈非為仁之道乎直解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子

直

可謂士矣

此章明士行也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言何如始稱士之名也稱是豈易行已有恥是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之事皆恥而不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是為臣
奉命出使遭時制安不辱君命此特舉一事而言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所貴乎為士者節行為立身之
本才略為用世之具若於行己之間以道義為大閑凡非義之事皆
廢而不為及其奉君命而出使於四方不獨貴於能言而已又能盡
其職不致辱了君命夫行己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則不辱君
命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行足以有為者也若此者始可謂之士矣

曰敢問其夫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宗族是同宗族屬稱孝鄉黨是見孝弟而稱之

子貢又問說全材不能多得故問亦有次於此而可稱為上者乎

曰尊義於已不窮於外士之上也未能不窮於外而能有義於已者

士之次也今有人焉善事父母為孝宗族內親見其孝而稱之善事

長上為弟鄉黨差遠見其弟而稱之此雖一夫之私行而無益於人

國然能孝能弟則大本立矣亦可以為次一等之上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果是必行硜是小石之堅確者硜硜者小人之貌也小人只以規模

器量淺狹言對大人為小非為惡之小人也

子貢又問曰敢問其次子曰今有人焉言必信行必果雖欲守其平日之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十六

即明室

所言行焉必果惟欲執乎二已之所見識最淺狹非有大人君子之

器度乃硜硜然堅確之小人哉此其本末似皆無足觀所成者然

所信者雖不管是不足而猶知有信也所果者雖不管是不足而猶

知有果也亦不害其為自守猶有可取焉抑亦可以為次矣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是心不卜之筮斗是量名容十升

筮是竹器容平一升斗筭之人言其器細計數也

子貢又問說今之從政而為大夫者何如亦有可取者乎夫子歎息

而鄙之說此輩乃猥瑣之徒斗筭小器何足置之議論而數之也子

貢平日蓋欲為皎皎之行然這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見行已有

恥不辱君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凡此節大皆是要向平實處

做工夫每問皆下下面問今之從政者理人便與他截斷蓋皆言

之以傳實自得之事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此章聖人思得狂狷之人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於道也

子

中行是中道上行者是資質上做出底非謂依乎中庸也與之是教

之狂是有志的人狷是有守的人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進取是

進而取法乎上有所不為是不為非禮之事此二句就他好處說言

其所以有取於狂狷者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為是行之

過也

子曰天下好人自有三等一等志極高而行不掩者是謂之狂又一

等智未及而守有餘者是謂之狷又一等有狂者之志而所為又精

密有狷者之節而又不至於過激此則所謂中行也中行者其上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十七

即明室

狂者其次也狷者又其次也道以中庸為至若得那中道而行之

以傳授之以至於義精仁熟從容中道之地固吾之所深願者然已

難得這般恰好底人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雖是好然無益於

事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責之以任道則不足也必也有在於狂狷

乎狂者狷者雖非中道各墮於一偏然狂者志趣激昂有心於進取

而有遠大之意狷者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

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有節節猶可因其志節而為之資而於二者

之過處裁抑之使之備而中就中於不及處便之鼓而及也如此則皆

近道矣蓋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設於狂狷有

可望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聖豈善哉

此章言人決不可以無恆也

南人是南國之人恆是常公至是巫祝祀鬼神的人醫是行醫的
善夫慈不專指巫醫蓋無所用而可也

孔子說南國之人有常言說凡人而無恆久之心則有始無終多變
難測不可以作平醫蓋交鬼神而無常則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
則人何敢托以死生哉南人之言如此蓋以其重也此雖常言實有
至理不亦善乎巫醫雖賤役然亦必有常乃可為之無常之人則在
我者無定守矣何所用而可耶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承如承承之承蓋是羞辱如人送羞辱與之也此易恆卦九三爻辭

然不獨南人有此言易經中恆卦九三爻辭也說人而不恆其德則
多咎而外侮將至人皆得以羞辱進之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大

留明室

子曰不占而已矣

吉是觀其變而玩其占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

孔子既引此辭又說大易之戒明顯如此凡其不知不恆之患者由
於自不占而已矣苟玩其占而不惕然自悟哉此可見無恆者雖賤
不可為且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以無恆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此章別君子小人志行不同之事也

和是相於理無乖戾之心同是同其私有阿比之意和於理則不可
同同其私則不能和

孔子說君子小人志行不同故其處人亦異君子之公其有心
也公公則與人相和是大家都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同寅協
恭而無忌克之意道理所在則我以為是彼亦以為是此唱彼

和不相違背道若不是則雖我所是彼以為非亦不相妨蓋惟聖
視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無阿諛諂媚之風也若小人則只是徇私
意私則喜狎昵樂忘克故但相與阿比而已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
聚也便分箇彼己故有些小利害便至於分爭而不和也此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
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此章別好惡也
鄉人是一鄉之人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夫子答
子貢鄉人皆好之皆惡之之間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大

留明室

子貢問曰夫大自勿及長鄉之惡者莫邪人若也賢者必為鄉人之
所好今鄉人皆好之可以為賢乎子曰有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

者不免媚世以取容鄉人皆好惡是同流合污之人未可遽以為賢
也子貢又問曰此則鄉人皆惡之亦可以為賢乎子曰有勿而不遜
弟長而無違為鄉人所不齒者鄉人皆惡惡是詭世戾俗之人亦豈
可遽謂之賢也蓋一鄉之人安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其類自為
好惡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
者不嫌則必其無可好之實不如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
其不善者以其異乎已而惡之是其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
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乃可必其人之賢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
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此章言君子小人持已待人不同之事也

君子小人指當時卿大夫之得政者而言事是服事自我非彼而己說喜悅自彼悅我而言器便是隨其才器而使之求備是求全責備說不以道不說是難說器便是易事說不以道而說是易說求備是難事朱氏

孔子說君子之人易於服事却難取其喜悅也何也君子之心公而恕無許多勞機其所悅者義理而已而非說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則與人為善隨才器而取之不求備而天下無不可用之人所以說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若夫小人則難於服事而易於取說也何也小人之自私而刻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弊縫處去趨奉他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則輕視人才求全責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所以說小人難事而易說也天理人欲之關每相反而已矣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三

論語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此章論君子小人禮貌不同之事也無施泰是安舒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矜肆是負才者氣象伊璠孔子說君子小人其存心不同故其氣象亦自有辨君子循理內省不疚則心廣體胖富貴貧賤安於所遇無入而不自得但見其安舒自在而已何嘗矜已傲物而或涉於驕乎小人是欲資得苟取遂得志滿便負他才能負他勢位作惡氣於禮法之外但見其矜誇自足而已何嘗從容不迫而有所謂泰乎欲知君子小人之分觀諸此而已矣朱子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此章言質之近乎仁者也朱子剛是體質堅強不軟不懦是堅心不為物挫無今色訥是遲鈍是

似不能言者模樣不專謂言之鈍也近仁是如此之人於求仁者乃即其資稟而言非論其學問工夫也朱氏

孔子說仁為心德人心所必有者但資稟柔靡者不免有物欲之累華辯者不免有外馳之失故其去仁也遠矣若夫剛者強勁而不撓毅者堅忍而不侮木者質朴而無華訥者遲鈍而不佞這四樣資稟雖未可便以為仁而實與仁相近蓋剛毅則不偏於物欲欲之分數少自然理之分數多矣木訥則不至於外馳心不外馳自然能存於內矣此四者天資之近仁者也加以學力則不止於近矣朱子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此章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也朱子切切是懇到德德是詳勉怡怡是和悅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只是一切切是懇到德德是詳勉怡怡是和悅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只是一切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三

論語

句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分別其義朱子子路問於孔子說必何如而後可以謂之士矣子曰所謂士者涵泳於詩書禮樂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若夫行行而剛強自好非所以為士也必其誠意之切切然懇到德德然詳勉而又怡怡然一團和氣之可掬如此可謂士矣然此三者皆不可闕而又不可混於所施也於朋友則當切切偲偲教告懲勸有若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而有相親之意則無善柔之損矣於兄弟則當怡怡以敦天性之愛則無厭恩之禍矣子路負行行之氣而不能以自克則切切偲偲之意稍少而不善其用故夫子箴之以此朱子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此章言善人教民之效也朱子

善人是天資好善之人即為邦百年之善人也教民是教之以善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不是專教之戰亦可以為是處其時可矣

是就武是兵言以攻戰也孔子說善人之道有忠愛惻怛之心使其教民而盡本末兼該之法教之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之義教之務農講武則民知重本而足食足兵積而至於七年之久亦可以使之從事於行陳之閒而敵愾禦侮矣此善人教民之效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此章言兵不可以不慎也

以是用不教民是不習之民棄是棄其民言必破敗

孔子說兵者死地戰者危事若平素不教民則民不知尊君親上之義坐作進退之法一旦驅之於戰必有敗亡之禍適足以殺其無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三

論語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此章明恥辱也

憲是原思名穀是食祿之義雖是平說然就原憲分上觀之則微重

在邦有道穀新安陳氏

原憲問於孔子何者為可恥之事孔子告之說人之可恥莫過於無能而苟祿如邦有道不能為為而但知食祿邦無道不能得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有道無道只合食祿無建明豈不可深恥乎原憲甘貧守道其志卓然能不為者也固知邦無道而祿得祿之為恥矣夫子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未免於素餐之愧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故以是而並告之以廣其志使知邦無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道而苟祿亦不可庶乎有以自勉而益充其所未為

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章明仁德也

克是好勝人伐是自矜怨是忿恨欲是貪欲不行是禁制之使不發出來

原憲問人而有克伐怨欲之心能於此皆制之而不行焉斯可以為仁矣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可以為難是說這箇工夫亦人所難也亦處處答他不是說你如此亦可為難意所問亦不曾說我克伐怨欲不行也吾不知是未可便謂之仁

子曰常人之情一有克伐怨欲之心萌於中則必行之於外而不能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三

論語

以自制今能制之使不行斯亦難能矣然不行只是禁止之過在習中不使之行耳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於胸中其要行之心未嘗忘也譬如停賊在家中只是不放出去外頭作過畢竟窩藏又譬如一株草剷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剷去此箇意思如何此豈克已求仁之謂哉謂之仁則吾不知也蓋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求勝彼其處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怨簡其處耳曰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簡其處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病疾一齊是斷私欲不縱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此聖人同不之深若意告原憲處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

此章言君子當安而能遷也

此是思念居是意所便安處言不止居處者亦非但以爲可快意則不是

子曰所貴乎士者爲其能道足以御情志足以帥氣也苟於意之所便安處而懸懸不能忘則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趨利背義於所當爲者必不能知所從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以爲士哉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此言放人言行之法也危是峻峻廉隅之稱非諛諂也孫是卑順加謙遜之意非阿諛也

孔子說君子處世其言行固當一出於正不可少貶以徇人然又貴有相時而動之安如常邦有道之時時可以遂其直也則當高峻其言明是非辨邪正侃然正論有舉世所不敢言者而獨言之高峻其行慎取與潔去就挺然勁氣之不同有舉世所不能爲者而獨爲之蓋道與時合無所顧忌言與行俱高而無害也若夫邦無道之時時不可以遂其直也亦必危其行也仍舊高峻不可少屈而不變其已之所守至於言則少孫焉亦非失其正特稍置委曲豈道與時違遠害而亡夫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當孫保身之道也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王西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此章欲修身者知所重觀人者知所尚也

有德者是有所得者必有言是言則成文有言者是能言者不必有德是說或使依口給仁者是心無私累必有真是見義必爲不必有仁是說武血氣之強而已

孔子說人有存諸中的是根本有發出外的是枝葉即其所信以知其所發據其所發則未可信其所存如行道而有得於心者

之德有德者雖不尚大言然和順之德積諸其心而和順之英華自達於外是言乃德之符也故必有言者大言者則未必有其德言一也有君子之言有忠莊之言若但聽其言而取之則君子色莊何從而辨別之乎故未可遽信其爲有德也心德渾全之謂仁仁者雖不期於勇然心無私累故見義必爲是勇乃仁之發也若夫有勇者則未必其有仁蓋勇一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若但從其勇而觀之則義理血氣何從而辨別之乎故未可遽信其有仁也蓋此得以兼彼彼不得以兼此修己者豈可不以德仁爲先而觀人者又豈可以言勇爲重哉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舉世升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此章賤不義而貴有德也

南宮适即南宮羿是有窮國之君善射羿是羿臣宋足之子蓋他是力能陸地行舟俱不得其死是羿爲其臣與宋殺而代之羿爲夏后少康所誅躬稼是禹平水土躬稼耨耨躬稼之事有天下是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宋周武亦亦有天下君子以人言尚德以心言存義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能射羿能舉世升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然一則爲其臣宋足所殺一則爲夏后少康所誅俱不得其死然禹平水土稷播百穀躬稼之事以權力言之似出天下然一則親受舜禪而有天下一則主周武正亦有天下是說德之可貴而力之不足恃說得也好然亦有德如禹稷而不有天下者亦有

得善終者凡事必之必然有時而或不然君子之心亦未
一爲而不計其效之在彼也故夫子不答然適之言如此可謂
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侯其出而贊美之曰向
力而不尚德則今世之所趨也尚德而不尚力則僅見於適之一人
耳君子哉若人也尚德哉若人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未有人而仁者也

此章勉君子而懲小人也
君子小人以心術邪正言不仁是容有不仁處未有仁是甚言小人之不仁

子曰仁者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少有開斷便亦是不仁
若喪失本心何得更有仁在雖有天理滅未盡者亦不得以稱之也
如君子之心雖是天理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閒心不在焉少有開斷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則亦未免爲不仁所以君子而不仁者尚有以夫若夫小人立心刻
行專在於私天理已自無有縱有一點明處決不勝其物欲之蔽固
未有小人而能仁者也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黑是照管
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雖有一點白處却留不得白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此章爲當時有知愛而不知勞忠而不知誨者發也
勞是勞苦之事誨是規正之言忠愛以心言勞誨以事言曰其心之
忠愛中來也兩箇能勿字便見理勢之必濟處
孔子說天地間有必至之理則有必至之事此天理人情之至莫之
不爲者也故父之於子也不愛之則已愛之能勿勞乎其勞之也
必矣惟其愛之心切故自不能以不勞苦其心志禁其驕佚蓋望
之以爲聖爲賢自不肯以姑息養養而餒之是其勞之者正所以

愛之也愛之能勿勞乎臣之於君也惟其忠之之念重故自不
不悔而納其君於無過蓋誠望之以爲克爲舜自不忍以絀然取
而事之是其誨之者正所以忠之也忠焉能勿誨乎蓋愛而不勞更
不成箇愛忠而不誨便不成箇忠忠愛於人者決不容已矣然則愛
而不知勞忠而不知誨者皆非能忠愛人也

○子曰爲命裨諲章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

此章言鄭國辭命之善以夫衆賢之也
命是辭命裨諲世叔子羽子產都是鄭大夫草創是造爲章句是
壽討論是講論行人是奉使之官修飾是增損之東里是地名子產

所居潤色是加以文采
子曰辭命亦有國之要務辭命不善無以交鄰事太解忿息爭也鄭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則以夫衆賢之力耳鄭國將有諸侯
辭命之事以裨諲素善造謀故使之草創於以具其規模立其大意
焉又恐草創者未必皆合於典故義理也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
論將章章來探討其典故而以義理論斷之討論則典故已合義理
鄭當了然辭諲恐未停當故或有處太繁或有處太簡未必無過不
及之說子羽行人之官然於應對又使之修飾之或去其繁或增
其簡則其辭大槩得安矣然又未可觀也東里子產又從而潤
色之易其詞讀更其字而化其陳而使之新易其俚而使之雅而辭
氣光明辭說允當矣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後成其辭
密各盡所長世叔討論而裨諲不以爲執子羽潤色而子羽不以爲
蓋求辭命之善而不由其已也是以應對諸侯皆有敗事辭命之當
慎可知矣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此章詳評子產子西管仲之爲人也邦疏
惠是愛惠孔註

或人問於孔子子產之爲人何如孔註子曰子產爲政斷法德崇恭自正封疆錫刑書幣爭要皆以豐財足用崇恭保民其用法雖深焉敢雖嚴然其心則以愛人爲主雖說道政尚嚴猛其實乃是用以濟寬爾所以爲惠人也朱子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是楚公子申彼哉者外之之辭朱子

或人又問子西之爲人何如孔子無所可否但應之說彼哉彼哉則其爲人可知矣朱子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淡齒無怨言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天

微子篇

人也猶言此人也猶詩所謂伊人伯氏是齊大夫駢邑是地名伯氏食邑三百是三百戶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疏食是飽飯沒齒是終身孔註

或人又問管仲之爲人何如孔子說此人其功足以服人者也昔齊大夫伯氏有罪桓公奪其所封之駢邑三百戶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後來窮約食飽飯以至終身皆無怨言以其當理也觀此而管仲之功可知矣是則管仲之爲人也孔註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此章論人之常情富飽其難而不可忽其易也朱子
怨是有不平於中無怨者以義命自安也貧而無怨不及貧而樂者又勝似無怨者無窮者以義命自守也雖易須兼事勢人情說

子曰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也蓋貧者逆境故多不足之心有所不平於中皆爲怨也若能安於義命而無怨尤不平之心則有所守者不能所以難富則順境也但若知義理稍能安分便自無驕所以易二者其勢如此知無怨之難則人當勉其難知無驕之易人又豈可忽其易哉孔註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此章詳評大夫孟公綽之才性也邦疏

孟公綽是魯大夫趙魏皆晉卿老是家臣之長優是有餘滕薛是二國名大夫是在國政者朱子

孔子說人之材器各有所宜如孟公綽之爲人也以之爲趙魏大夫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幹事之繁則有餘力矣以之爲滕薛大夫國小政繁而位高責重則有所不可也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爲魯大夫想不稱職聖人分明是說不可爲卿大夫却不直說而說滕薛且不說他短先免他長處而帶著短說趙魏且優况小於趙魏者乎滕薛且不可况大於滕薛者乎則公綽之不可爲卿大夫可知矣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三九

微子篇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此章論成人之行也邦疏

成人猶言全人是完成底人武仲是魯大夫臧孫乾公綽即前章孟公綽不欲是廉潔無欲卞莊子是卞邑大夫藝是多才能四句未宜說到盡好處去爲有下文文之以禮樂句在文之是加之只是節和二字是說工夫此一句最重應者天理之節文是箇中底物樂是孟子樂之實之樂亦可以爲成人對聖人而言也朱子

此章論滅系統要君之事亦春秋誅意之法也朱子

防是武仲故邑為後是朱子後要是有挾而求也朱子
武仲得罪於魯出奔於邾而自邾歸防使人請立臧氏之後於魯而後去孔子即其事而誅其心說臧武仲既以得罪出奔雖欲立後只宜陳辭於魯以隱處分不當入防以請推其心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其辭若順其意實有所挾蓋劫之以不得不從之幾雖曰不聖君君不信也當時之人卻未見得他意思將以武仲之有先祀為故夫子謂之亦誅意之法也朱子

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

此章論二霸之事也朱子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諱也朱子也朱子正者正行其事非大正也亦猶管仲之仁正以事功而言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三

論語

子曰齊桓公晉文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就霸者之中論桓文之事則文非桓比也晉文公大抵陰謀取勝比之齊桓公諱而不正也齊桓公猶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比之晉文公正而不諱也即如伐楚一事文公欲解宋圍乃伐曹衛以致楚欲與楚戰又復曹衛以携楚不能聲罪致討若桓公伐楚則以正祭不供而聲其罪又退師召陵而許其盟舉動猶為光明其他事亦多類此故論其彼善於此則桓稍優於文也然夫子亦就二公之事論之耳其於王者之道豈可同日而語哉朱子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此章論管仲有仁者之功也朱子
桓公子糾齊襄公之二弟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

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桓公以為相朱子

子路問說桓公使魯殺公子糾召忽殺命而死於義得矣彼管仲者同為子糾之臣乃獨不死蓋忘君事讎忍心害理之人也求不得為仁乎朱子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是管仲之意思不以兵車是不假威力如其仁是誰如管仲之仁謂其有仁之功也朱子再言是深許之意朱子

子曰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非大賢以上之安仁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之顯著言者如管仲亦足以為仁矣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不過明大義以驅之桓公信以一之而已不假於威力而諸侯莫不率從是皆管仲之力也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三

論語

仁之功矣誰能如其仁誰能如其仁其功有足褒而其不死亦未為害也子路所疑是心術聖人所許是事功故不容其未仁之問而錄其相桓之功者錄其功而不計其過也蓋其過小其功大也至於忘君事讎一節則姑置勿論初亦未嘗為解釋也朱子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此章稱管仲之功以明桓公之有過也朱子公選

子貢罪管仲而在又相之

子貢問於孔子說管仲之為人其非仁者與當桓公殺公子糾之時彼不能死則亦已矣或曰君臣之義未正可以死可以無死也乃又事桓公而為之相何也朱子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不足長言為諸侯之長臣是正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其賜足為不被髮左衽之惠微是無任是衣倫被髮左衽是夷狄之

孔子說子徒知管仲桓公之過而不知管仲桓公之功自周之天子微弱夷狄縱橫天下日入於不正矣幸而有管仲者輔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使天下之名分以正界限以嚴而商夷不敢以犯中國一匡天下非特當時賴之至於今吾民猶得以享安寧之福昔管仲之賜也便當時若無管仲則中國皆屬於夷狄昔如今年被髮左衽矣管仲桓公有大功如此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白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匹夫匹婦謂庶人無別廢妄惟夫婦相匹而已諒是小信經是經緯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三十四 管仲相桓之功在天下後世如此其不死而又相之也意蓋有在矣

豈若匹夫匹婦所見淺狹等一己之小信而無終身之遠圖自經於溝瀆之中與草木同腐而人莫之知也安可棄其功而誅其過哉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此章稱文子為賢之美為無愧於論也 新安陳氏

公叔文子即前章衛大夫公孫枝其後為貞惠文子臣是先為文子家臣大夫是為大夫僕是各公是公朝同升諸公是薦之與已同進於公朝

大夫僕乃公叔文子之家臣也文子知其賢遂薦之於朝而與已同進為公朝之臣

子周之臣可以為文矣

文子之諡為貞惠文子蓋以修其班荆以與四鄰交鄰國之社稷不屬故諡以文初不為薦其臣僕同升諸公而謂之文也孔子於其既諡之後聞其嘗有此薦賢之美事故稱之曰文子所為若此是亦可以為文而無愧於諡矣人子非指此為文也蓋薦賢實國之大事而人臣之盛節故夫子稱其為文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

此章言治國在於任人也 康子是魯大夫季康子喪是失位

孔子曾談及衛靈公無道之事大抵言其憂倫不叙綱紀不振在當時諸侯中最為失德也康子曰既是無道如此何故能保其位而不至於喪亡乎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三十五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仲叔圉即孔文子三人皆衛臣仲叔圉三句至衛靈公用人言

子曰靈公雖無道而其用人一節猶有可觀衛叔圉長於治賓客也則用之治賓客應對諸侯祝鮀長於治宗廟也則用之治宗廟祭祀之事王孫賈長於治軍旅也則使之治軍旅將帥之任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之際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落後召禍治宗廟得其人則邊豆靜嘉牲牷肥腯為繫屬人心之本治軍旅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窺三者皆國之大本也夫三人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各有所長靈公用之各當其才使得以盡其所長如是則亦足以維持使之無喪也矣其史人以公之無道而得其才猶足以無喪用人者當當其才也

子曰其言之不忤則為之也難

此章教人謹言以為力行之本也 餘四朱氏

作是慚愧難是賤言之難 朱子
子曰凡人有必為之志其於言也必度吾所能行者言之所不能者必慚愧而不敢輕言如是則所言者皆吾所能行者而為之也易矣若其人也放口大言略不慚愧恐我這箇行不得此是全無必為之志不自度其能行與否而胡亂說去吾固知其為之也難矣 朱子

陳成子弑簡公

此章聖人請討弑逆討賊救亂之心也 餘四朱氏
成子是齊大夫陳恆簡公是齊君 朱子

齊大夫陳成子厚施於國以邀人心有篡奪之意簡公惡之使其臣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三六

沐浴而朝將告君故先齊齊必沐浴 朱子

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而朝重其事而不敢忽以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死無國手諸君與兵以討之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機也斯事一正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沐浴而告下天急也 朱子

公曰告夫三子

三子是三家 朱子

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

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朱子

孔子曰試逆之厥法所必討矣今雖不在位然嘗從大夫之後此等大事不敢不以告聞我則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乃使我曰告夫三

子者 朱子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魯之三家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以君命之重也故不得已而一往告焉三子果以為不可孔子乃正言之曰弑君乃齊之大變討賊實魯之大義從違在汝我不敢必而君臣大義所係甚重以吾從大夫之後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也夫子初告時與簡公欲討陳恆非是託以告三子然以致仕從大夫之後而激於義不敢不告則正為君卿大夫者當何如以此應之則其所以告之者亦深矣 朱子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此章言事君以不欺為本也 朱子

欺是偽言不實犯是犯顏諫爭一戒一勸兩而平說之辭 朱子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三六

子路問事君之道子曰凡進言於人者偽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或燭理不明好強其不知以為知是以陷於欺耳故事君之道莫不可欺必盡吾一心之誠無懷欺罔之意而能犯顏以諫爭之蓋能勿欺而不能犯罔未免有回互之失然能犯矣而不能勿欺則未免有矯飾之病非忠愛之誠也子路性勇犯非其所難而不欺甚難凡言於人者要他聽或至於說得太過則亦近於欺故孔子以是戒而勉之 朱子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此章言君子小人人品不同所達亦異天理人欲之分也 朱子

上達是達向上去下達是達向下去俱有日新不已之意 朱子
孔子之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小人之所以為小人始焉不過一念之少殊終焉遂至迥向之遠然何以言之天理本自高明惟君子就中

透到那總頭處不特知到這裏行也到這裏了故一日長進一日譬如登山是一步高似一步蓋循仁義履矩而日進於極仁極義極禮極知高明之地矣人欲本自卑下小人拘於聲色貨利之人欲故一日洗滌似一日如人墜水相似只待被他墜下去只見沈了初間只是爭些子少間究竟將去越見差得多月完乎汗下也學者當知所擇矣前解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此章言古今學者用心得失之際也

爲己是欲得之於己爲人是欲見知於人

子曰學者須先正路頭有差在毫釐之間者直見的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意思自通知誠自明踐履自正日積月累漸漸純熟若見不透

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終做事不得也故同此一箇學俱學之者用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卷七 天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卷七

天

朱子

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要得之於己其工夫必深若已無實得

不容己道有未明必孜孜焉以明其道德有未立則憂憂焉以進其

德必求到有實得然後已惟知爲己而已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

於人其工夫必苟且糊塗決不若爲己者之深切也惟知爲人而已

同一學也爲己爲人之間古今不同如此學者當審其幾於用心之

初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子曰使子使乎

此章論爲大人遠行之德而子位能知其心也

遠伯玉是爲大夫名遠使是差人亦非僕隸之謂

遠伯玉是爲大夫名遠使是差人亦非僕隸之謂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

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是命之坐夫子指伯玉過是念慮言行之差再言使乎者

之也言使得其人

孔子教其主以及其使特命之坐而問之曰夫子近日常所爲使

者對曰吾大子之所爲者亦無他其心時常兢兢業業惟恐其身之有

過而常加省察其言皆順理而寡尤行皆合安而寡悔位以爲學

問功疎不免於有過而常加克治也使者不以伯玉之德若見於外

者言而以伯玉之心克治於內者言且曰欲而未能不獨其言謙抑

卑下而又深有所得於聖賢爲己之學常如不及之意亦可謂深知若

子之心而善於辭令者矣故夫子於其既出而稱之說斯人也其真

可謂使者乎其真可謂使者乎再言而歎美之蓋以伯玉之賢夫子

亦信之也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章言君子思也

此章言君子思也

位者說得開是身所處之地非獨職位這一句是易經中問艮卦的

象辭

曾子嘗稱述易辭曰君子素位而行身之所處在是則心之所思在

是夫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思止而不越越

所處而思則爲出其位矣如爲人子則思孝爲人臣則思忠忠孝當

則思所以行當當者當則思所以行當惟求以盡其本分所當

爲之事而所思不出乎其位之外也蓋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

矣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此章論言行相副以君子之能如此者言也

此章論言行相副以君子之能如此者言也

此章論言行相副以君子之能如此者言也

此章論言行相副以君子之能如此者言也

此章論言行相副以君子之能如此者言也

此章論言行相副以君子之能如此者言也

此章論言行相副以君子之能如此者言也

此章論言行相副以君子之能如此者言也

此章論言行相副以君子之能如此者言也

行過於其言如云就七分而行十分相似
○子曰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言則恥不敢盡而行則過之也恥則必
擇其所能行者言之雖能行得猶留一兩分不敢盡說至所不能行
者則絕不敢出諸口恐其言之浮於行也至於行則必欲有餘而過
其言欲其行之浮於言也夫言易於於有餘也而恥之行易至於不
足也而過之此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也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為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此章言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
不憂不惑不懼只是各其德耳

孔子說君子之道有三件及之於我一件也不能二者何曰仁曰知
曰勇是也理一也得此道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蓋仁者心德渾全
衆天知命故自不憂得此道而不惑者知者之事也知者性體虛明

無足以蔽其心故自不惑得此道而不懼者勇者之事也勇者至大
至剛自無足以動其心故不懼此三者達道之大也夫道體無窮聖
人未嘗見其有餘然亦有勉進學者之意

子曰夫子自道也
自道是自家說自家的事不是自謙自謙意在中

孔子道全德備其於此三者蓋已各造其極而時出之豈復有所未
能者乎故于貢問其言而歎說此乃夫子自言其實有者如是耳而
乃以為未能蓋聖不自聖之心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此章抑子貢也

方是比乎哉是疑辭
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此雖亦窮理之事然事務為此

則心馳於外而自治者疎矣故夫子反言以警之說惟賢者自家
問工夫有餘乃可較量他人賜也汝有工夫去方人其賢乎哉若在
我則方急於自治而不暇及此也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為夫
子之所不暇為耶其所以抑而教之者深矣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此章勉人修德也

患其不能是患己之無能
子曰君子求在我而已不患己有能而人不己知惟患己之不能也
蓋人不己知其病在人己不能其病在己故不患彼而患此也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此章言明照之知也

逆是未至而迎之詐是人欺已億是未見而意之不信是不實抑字
是挑轉言語之辭先覺是許不信情態這裏便自然明足以知之

識見學問二者存疑
子曰人不曾誑我先揣摩這此人必是詐我叫做逆詐人未有不信
底意便道那人必是不信叫做億不信此則不可也然他許不信情

態已露見了却都不覺却在這裏理會其事又便是昏迷呆底相似
子抑亦自家要覺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其明足以知之自

然先覺固不先事而豫計也臨事而隨於小人之性其斯為誠明
之君子乎蓋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如人在室外而料室內之虛實先
覺是以義理照之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不逆不億待物之誠也
先覺明之明也非格物致知洞然明如者不能也蓋此章是說人
於日用間便要如此固是不得先去逆度亦是要人自著此精采看
方得也

凡章聖人之中道也 虞源輔氏

務爲給以悅人

爲口給希世以求用也

疾是惡，固是執一不通。朱子

疾是惡，固是執一不通。朱子

執一而不通耶故因

習本義集說

習本義集說

論語 卷七

型

留學
叻
生

易天下也微生畝以

此章以馬比君子也。

此章以馬比君子也。

驥是古之善馬名德

驥是古之善馬名德

哉可見人不以從情

哉可見人不以從情

或曰以爲然則何如

或曰以爲然則何如

德是恩惠，怨是人有怨於我。

德是恩惠，怨是人有怨於我。

子曰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恩惠於我者又將

子曰於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恩惠於我者又將

與千金者更無輕重

與千金者更無輕重

直是直道

直是直道

四書本義集說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 卷七

पु.

留聲室

笑子

笑子

10

...

通耳

此章聖人自明其志也。

此章聖人自明其志也。

莫我知，是人不知已。

莫我知，是人不知已。

子曰人莫我知也夫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下學是下學此事上達是上達此理只是一理理只在事中夫子所答辭只渾淪一意只是解何為莫知下一句

夫子忽然說這一句必有箇落處他人亦莫知惟子貢便知得道

語必有意思在於是問曰人皆知夫子是聖人何為說道莫之知也

子曰今人所以知於人者都是大驚小怪張眉弩眼作得來不得於

天則怨天不得於人則尤人我不得於天亦不怨天不得於人亦不

尤人與世都不相干涉方其下學人事之卑與衆人所共又無甚奇

特異動人處而致其知然理在事中外不在理外只是這一件理會

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意思見識便透過去

層層級級透過去自然日進乎高明不是別有一箇太廣上達又不

是下學中便自有上達然須是下學方能上達如水無石如木無風

貼地在這裏自做理會人亦無難知得及其上達天理之妙忽然上

達去人又捉摸不着如何知得我知我者畢竟只是天理與我然契

耳知我者其天乎以此見聖人渾然天理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

之妙矣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此章言道之廢行皆由天命也

公伯寮是魯人想是說子服景伯是魯大夫子服何忌告是告孔

子夫子伯李孫志是疑心有罪我陳其尸曰肆大夫以上於朝

陳者在市

子路方仕於魯為季氏宰魯人有公伯寮者乃諷愬之於季孫

傳之憲子路子服景伯不平因以其事告於孔子說季孫之於子路

因公伯寮之言而有疑心矣說邪害正法不可容吾力猶能辨子路

之無罪於季孫便之諫寮而陳其尸於市朝言欲為子路報怨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上二句且虛說

子曰何必如此士君子之生於世也使其時苟我用是道之將行也

道之將行命之通也豈人之所能使耶使其時不我用是道之將廢

也道之將廢命之窮也亦豈人之所能尼耶道之廢興一係乎命如

此公伯寮其如命何今使寮之愬得行是天未欲道之行耳又何必

尤於寮哉聖人不言命此言命者是為景伯說耳

○子曰賢者辟世

此章言賢者之行也

辟世是天下無道而隱

子曰自古賢者之行其出處自非一端大抵皆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者也固有見世無道則隱其身而不出者

其大辟世

辟世是去亂國適治邦世與地以地勢之廣狹言

其大或見此邦無道則去而之他邦者

其大辟世

辟世是禮義衰而去

其大能操持治亂但觀於有厭已之色於斯舉而去之者

其大辟世

其式以言語不合而去者賢者能遠照故超然高舉見幾而作

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而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子曰作者七人矣

此章記隱者以見世道之衰也

作是起首起而隱去

子曰君子之出處視乎世道之盛衰今起而隱去者有七人矣亦不為不多矣此孔子憂世之意蓋有天地間賢人隱之傷焉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此章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也

石門是地名晨門是掌啓門者蓋賢而隱於抱關者也奚自是問其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聖六

微明室

何所從來

子路相從夫子晚宿於石門時有晨門者問說汝從何來子路說我

從孔氏而來晨門曰是知世不可為而強為之者與晨門見已而不

見聖人故云然不知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為孔子任道無所不可

其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晨門自處其身則是而其言聖人則非

矣

○子擊磬於衛有衛賁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此章見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也

磬是樂器衛是國賁是草器有心謂契契然非謂其有心於擊磬也

衆引

孔子時在衛國偶然擊磬則其憂世之心已寓於磬矣適有一隱士

擔着草器行過孔子之門聞其磬聲曰有心哉此之擊磬者乎聖人

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隱而曰擊磬經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經是石磈專確之意指磬聲而言已足止以承泚水曰厲揭是揭

衣也

衛賁者聞孔子之擊磬既歎其為有心乃又識之說斯人也鄙哉經

與時違則亦惟潔身以去亂而已何為可止而不止乎君子當隨世

以行已若遇水必以濟遇苦水深而去則穿若下體之衣而過之

遇著水淺的去處則揭起下體之衣而過之蓋深則厲淺則揭

則當揭而不當厲知其不可則當不為今人莫已知而不止不繼

深之宜不亦經乎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聖七

微明室

果是果於忘世未足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已之道

夫子問衛賁識已之言而曰斯人其果於忘世者哉然人之出處若

但如此一決去不反者能之則亦無所難矣而我實不能也聖人之

出處因時變舒與道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出無

窮此豈衛賁所能與哉

○子張曰書云高宗諱三年不言何謂也

此章論天子諸侯居喪之禮也

書是商書說高宗是商王武丁諱居喪於窮處也

子張問於孔子說商書說高宗武丁居於窮處三年不言

三年不言則臣下何所稟令不識此書之直果何謂也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百君則諸侯亦然已指百官總已足總攝已職家宰是天子官

王治者孔註

孔子說何必高宗為然自古為君的都是如此考之古禮君則則君居處守典不親政事不發號令百官各自總已職運他衙門大大小小事都總束上來一聽家宰之度分三年後畢然後王自親政此人君所以得三年不言之故蓋古制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此章言禮達而分定也

禮是日用常行之禮易使是趨事赴功

子曰禮者大聖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散見於日用事物之間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于之事父此禮也弟之事兄此禮也臣之當事君下之當事上亦此禮也上好禮必是自身去行是禮而師詳明而誠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吳

意退還既足為親戚之地又立教去率人見無禮於父兄君上者則痛惡之見有禮於父兄君上者則崇獎之必如此方是好禮若然則禮教風行達於其下民皆知子當事父弟當事兄臣當事君下當事上而各分定矣而而使民以有事焉亦自然皆安已之是禮上之命而易使也蓋樂於從命而非以勢力強之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子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子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此章論君子之道也

敬非但是外面恭敬須是裏面無些子放縱無些子偏邪方是蓋其微上下也舉遠近而統言之人者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安是無一物不得其所安人安百姓是因于路之間而以功效之及物者言也病是有歉於心的意思

子路問說何如而後可以為君子子曰君子之人其修己也兢兢焉敬以直內戒懼於不覿不聞之中使心無非僻之干業業焉敬以防

外者察於莫見莫顯之際使身無非僻之累天內一於敬則天理之本然者以存外一於敬則人欲之將萌者以遏內外交養動靜不違則身無不修矣君子之所以為君子者如此子路曰君子之道如此而已子曰修己以敬修其心則心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為無不自然各當其理以之於人則人得其養以之教人則人服其教而所以安人者不外此子路又問說君子之道大矣乃止於如斯而已

乎子曰修己以敬則雖天下之大百姓之眾以之養民則無一民不遂其生以之教民則無一民不復其性而所以安百姓者亦不外此矣修己以安百姓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夫豈有所加哉蓋安人者修己之功而敬之至也安百姓者修己之極而安

四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吳

人之盡也是雖若有大小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修己以敬之一意蓋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疑不足以盡君子故可以其克己之盛自然及物者公之以見決非君子不足以當之要之只是修己以敬則其事皆了也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此章聖人責無禮也

原壤是孔子故舊夷是踴躍候是待見孔子來而踴躍以待之不孫弟是不顧弟於長上無述是無德行可稱述賊者害人之名叩是擊

原壤孔子之故人也見孔子之來乃伸兩足其踞以待孔子其疎放如此孔子見其無禮故責之曰幼而不孫弟於長上及長無德行可

病速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又老而不死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亡天既數責之復以杖擊其脚歷令其不踞蓋聖人於敗壞禮教之人深惡而痛責之如此直解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此章言童子當循序依禮也

闕黨是黨名將命是傳賓主之語出入益是學有進益

闕黨之中有童子者來學於孔子孔子使之各應賓客而傳其往來之命或人問於孔子說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夫子使之為此以能異之與直解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居於位是居於正位童子與先生並行成人乃有位先生成人也並行是不差在後欲速成是欲速進成人之列直解

附書本義集說

論語卷七

五

闕黨室

子曰童子當閑坐也而此童子吾惟見其居於正位是不能循乎閑坐之禮又童子當隨行也而此童子吾惟見其與先生並行是不能循乎隨行之禮又其不立乎童子之所而無自求益者也但欲速成而速進於成人之列耳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幼之序習揖讓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寬而異之也



ZW 21181888542849